宋刻單行五臣注文選三十卷葉二十四行〻二十三字前有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呂延祚所上表及高力士所宣口勅又紹興辛巳龜山江琪咨聞及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家善本兩木記字體清朗悅目洵為宋槧上駟宋諱如玄敬殷桓讓徵(見目錄)朗構驚(西都賦)貞匡警(西京)楨頡(吳都)禎樂恒(魏都)構(留賦)背濶筆五臣注自李匡乂資暇集姚寬西溪叢語王楙野客叢書歷詆其迂陋鄙陋世遂右崇賢而抑五臣自六臣注合本出並以附驥以傳為五臣幸而五臣單注本遂微故自來藏書家鮮有及之者幾絕響人間矣惟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有之謂爲不失蕭統之舊四庫提要亦謂未見此本然則流傳之少僅僅有此識希世秘籍也原爲汲古閣物有毛奏杵收藏諸印（印文極精）後歸傳是樓有徐健菴諸印原裝楠木匣面刻傳是樓藏書字樣匣已毀敗不適用光緒癸卯得諸蔣香生家辛亥之變百物蕩然獨行篋所攜宋元槧舊鈔本數種不甘同罹劫灰故古人所傳之籍自我而斬而倉卒又無術以自全因商諸李鉅庭大令（名鳳高別字拙翁夏口人）爲趙孫之託茫茫塵劫事閱八年矣乙未三月鉅庭於千里外訪余

滬寓廬兩重逢藏書無恙為之距躍三百噫八年避地千里還書此豈流俗人之所為耶還書一癖古人不免其賢於古人又何如耶鉅庭為鄂中名宿博雅好古樸實無華在贛時一官蹭蹬未嘗挂懷自公退食輒以校讀異書為樂而又尚義守信如此求之古人亦不多見況世衰道微之今日耶嗚呼僅矣人與書俱僅矣不禁讚歎懽喜而為之記乙未三月既望捆緣老人桃鐙書

書內紅筆狠籍亦出宋人之手凡宋諱擡名如懸序樹署郡西完郡東貢廓京西構轂勖慎京東莞郡南旭頊紈郡吳丸

雊(魏都)熿(甘泉)烔(藉田)敦向(魯靈光)等字皆有缸囤當為甯宗時人讀本往容鄂垣義甯李丈石觀察(葆洵)見之瞿然曰宋刻宋印而又宋讀真人間奇書也為之嘆賞不置

憶十年前樹緣丈曾命余作千里還書衕為叟口李鉅庭大令也壬申五月讀此書識吾墨緣 吳湖帆

進集注文選表

臣延祚言臣受之於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

理刊書啓衷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輙極鄙懷

臣延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嘗覽古集至

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閲翫未已吟

讀無斁風雅其來不之能尚則有遺詞激切

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兆飾物反諷假

時維情非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

宿儒推而傳之成六十卷忽發章句是徵載

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覈注引則陷

於末學質訪指趣則巋然舊文祇謂攪心胡

爲析理臣懲其若是志爲訓釋乃求得衢州

常山縣尉臣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
良處士臣張銑臣呂向臣李周翰等或藝術
精遠塵遊不雜或詞論頴曜巖居自脩相與
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懷目
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為志森乎可觀記其
所善名曰集注并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
其利博後事元龜為學之師豁若撤蒙爛然
見景載謂激俗誠維便人伏惟
陛下潛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克光洪
猷有彰　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
進謹於
朝堂拜表以

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
罪謹言

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臣呂延祚上表

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勑曰朕近留心此書
比見注本唯只引事不說意義略看數卷卿
此書甚好賜絹及綵一百段即宜領取

凡物久則弊弊則新文選之行尚矣
轉相摹刻不知幾家字經三寫誤謬
滋多所謂久則弊也㻂　謹將監本與
古本參校攷正的無舛錯其亦弊則
新與收書君子請將見行板本比對

便可槩見紹興辛巳龜山江琪咨聞

建陽崇化書坊
陳八郎宅善本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銑曰梁姓蕭氏梁典云武帝子名統字德施謚曰昭明〕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銑曰式用也眇遠也覿見也言用視太初遠見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濟曰茹如紬也言上古巢居穴處飲食血肉編藉毛羽時人質樸文章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去聲〕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也由從也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書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翰曰天文日月星辰時變失常人文禮樂典籍化成謂化下使成理〕文之時義遠矣哉〔翰曰美文功也〕若夫椎輪為大輅〔音路〕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昨能〕微增冰之凜〔力錦〕何哉〔向曰椎輪古棧車大輅玉輅寧安質樸增厚積深曾則微無凜冷也言玉輅因椎輪生增冰由積水成然玉輅無質積水無寒何哉言何故如斯哉蓋自設疑問以發後詞〕蓋踵

（音歷）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向曰踵繼也厲嚴也物謂輅冰也言因時變改漸加華厲不可備知）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銑曰嘗暫也試論之六義者謂歌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政事曰雅成功曰頌各隨作者之志名也）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良曰言今之述作者詩賦殊體不同古詩隨志立名者也謂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荀宋表之於前（濟曰荀卿宋玉為文章之首也）賈馬繼之於末（翰曰賈誼司馬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寔繁（向曰降下也言荀宋已下文章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音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濟曰張衡西京賦相如上林賦並託憑虛亡是以述邑居楊雄作羽獵長楊賦以戒畋獵）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許去聲）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銑曰言紀事詠其流既廣不可盡載於此也）又楚人屈

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銑曰言屈原秉節忠諒思慮深遠屢進逆耳時君不能從諫如流遂遭放湘水之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音素向曰耿介忠烈也壹鬱憂思也靡無也言無所申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良曰原既放逐懷石將自沉於水故作懷沙賦以見志初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也騷人之文自茲而作銑曰原於是著離騷離別也騷愁也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向曰形見也凡作詩者言其志也情發於內必見於言關雎七余麟趾音止正始之道著桑間濮音卜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濟曰表出也關雎麟趾詩之篇名也明王理也桑間濮上之音淫樂出於亡國風雅謂詞政事粲然明白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江下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入矣翰曰漢火德故稱炎武帝居十二帝之中故稱中葉言文章漸殊於古退傅謂韋孟傅楚元王孫戊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也降將謂李陵降匈奴

與蘇武別梁梁上作五言詩自此始也是區分也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

互興分鑣彼嬌並驅丘遇反取聲也向曰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言此已上各執一

體互有興作亦猶鑣轡雖異驅騖乃同鑣轡排抹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襃讚

成功向曰游揚揄揚也謂揚其德業讚其功成也吉甫有穆音目若之談季

子有至矣之歎銑曰尹吉甫作頌曰穆若清風吳公子季札聘魯觀周樂歎曰至矣哉此亦作頌之

體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若此良曰舒布猶張

設也如彼謂吉甫也總成謂總括而成也若此謂今之詞頌也次則箴音針興於補闕戒出

於弼匡翰曰箴所以攻疾防患亦猶金石之針以療疾也戒敬言弼輔匡正言可以補闕輔正論去則析

先激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良曰析分也謂論之體哉論則分別精微銘則述其功美

使可稱名也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濟曰誄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誄

之若有德者後世圖畫其形為文以讚美也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

列向曰詔者照也照人之闇使見事且誥者告也告諭令曉教者效也言上為下效令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表者明於內

以表於外奏進也牋表飾也記之言志也書誓符檄胡激之品弔祭悲哀之作銑曰書者如也序言如意曰書諸侯約信曰誓符孚也徵召防僞事質中孚檄者皦也喻彼令皦然明白弔問也祭祀也悲盖傷痛之文也哀愛念也愛念之辭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濟曰答客東方朔答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篇辭引以進序碑碣誌狀濟曰篇循偏也偏述一章之事辭循思也寄辭以遣思序舒也舒其物理碑披也披戴其功美也碣傑也亦碑類誌記其年代狀摹其德行衆制鋒起源流閒去出良曰鋒起閧出皆衆多也譬陶匏蒲包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音甫黻甫勿不同俱爲悅目之翫向曰譬喻也陶壎匏笙也白黑曰黼黑青曰黻言音聲彩色雖異耳目之翫不殊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音緘撫餘閑居多暇日銑曰余昭明自謂監監國撫撫軍也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音軌忘倦向曰歷觀泛覽言徧涉文章之林囿心遊目想謂慕之深也晷日影言日昃不知其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平七代數去逾千祀翰曰姬周姓也眇焉悠邈言遠也七代謂自周至梁也逾越也祀年

也言數千年也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匹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音相帙向曰縹青白色囊衣有底袋也用以盛書緗淺黃色也帙書衣盈溢言多也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濟曰略除也集取也若夫姬

蕪穢喻惡也清英喻善也兼倍也言文章之多若不去惡留善雖欲倍加其功太半亦不能偏覽安能盡乎

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向曰奧深也言周孔之書明並日月深如鬼神也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銑曰倫理也言可為孝敬之法式人理之師友也豈可重去以芟音衫夷加之剪截良曰芟刈夷平剪刻截豈可者言不可老莊之作管孟之流濟曰老老子莊莊周管管仲孟孟軻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翰曰謂上老莊管孟之書以其無文並略而不取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濟曰忠正之臣抗直謂進直言謀夫之話下快辨士之端銑曰謀夫謂謀策之人也話善言也辨士辨捷之士也言端若辨士有古諧氷釋泉涌金相玉振良曰相質也振發聲

也言金相王聲尊所謂坐狙余七丘議稷下翰曰狙丘稷下皆齊地之丘山也由巴置館於
稷下以延遊說之士仲連之郤秦軍向曰秦將圍趙聞魯仲連在趙秦為之退捨軍食
音異其音饑之下齊國良曰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留侯之發
八難去銑曰張良封於留侯時高祖用食其之計將封六國後良以八難理之高祖乃止曲逆之吐
六奇銑曰陳平封曲逆侯從高祖平天下凡六出奇計蓋乃事美一時語流
千載概古害見墳籍旁出子史銑曰概謂梗概謂大畧也子謂諸子史謂史書
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
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
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入異同銑曰春秋序云紀事者以事繫時以時繫年褒
貶謂有德者褒之無德者貶之所以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
論去之綜作宋緝此立辭采序述之錯比避遥文華翰曰讚以
美事論言得失也綜緝猶合綴也序序事述述史錯雜比次也事出於沈思義歸乎

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濟曰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故與篇章同拾而雜集之遠自成周迄于聖代良曰迄至也聖代謂梁也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于貴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銑曰彙類也

文選序終

重校新雕文選目録

第一卷 京都上
班孟堅西都賦
東都賦
張平子西京賦
第二卷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
南都賦
左太冲蜀都賦
第三卷 京都下
左太冲吳都賦
魏都賦
第四卷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　楊子雲羽獵賦
第五卷
田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
潘安仁射雉賦
紀行　班叔皮北征賦
曹大家東征賦　潘安仁西征賦
第六卷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

宮殿　　鮑明遠蕪城賦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
何平叔景福殿賦
江海　　木玄虛海賦
郭景純江賦
第七卷　○物色
宋玉風賦　　潘安仁秋興賦
謝惠連雪賦　　謝希逸月賦
鳥獸　　賈誼鵩鳥賦
禰正平鸚鵡賦　　張茂先鷦鷯賦
顔延年赭白馬賦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第八卷
志下
歸田賦　張平子思玄賦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别賦
第九卷
論文
　　　　陸士衡文賦
音樂
　　　　王子淵洞簫賦
傅武仲舞賦　馬季長長笛賦
嵇叔夜琴賦　潘安仁笙賦

成公子安嘯賦

第十卷　○情

宋玉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曹子建洛神賦

詩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　張茂先勵志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

應詔詩　潘安仁關中

公讌　曹子建公讌

王仲宣公讌　劉公幹公讌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集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　皇太子釋奠會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徐州應詔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二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
潘安仁金谷集作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
沈休文別范安成

第十一卷

詠史
王仲宣詠史
曹子建三良　左太冲詠史
張景陽詠史　盧子諒覽古
謝宣遠張子房　顏延年秋胡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
應休璉百一　何敬祖游仙
招隱
郭景純游仙詩十首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謝叔源游西池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游南亭　游赤石進帆海

石壁精舍還湖中　登石門最高頂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謝玄暉游東田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宿東園
沈道士館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

臨終

歐陽堅石臨終

第十二卷

哀傷

嵇叔夜幽憤
曹子建七哀　王仲宣七哀二首
張孟陽七哀二首　潘安仁悼亡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顏延年拜陵廟作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
任彥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贈荅上

王仲宣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　贈從弟三首
曹子建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贈丁翼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荅賈謐　於承明作與士龍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顧交阯公真　贈從兄車騎
荅張士然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　又贈弟士龍

第十三卷

贈荅下

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

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贈河陽　贈侍御史王元貺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　郭泰機荅傅咸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　荅元機
荅張士然　劉越石荅盧諶
重贈盧諶　盧子諒贈劉琨
贈崔溫　荅魏子悌
謝宣遠荅靈運　於安城荅靈運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
詶從弟惠連　顏延年贈王太常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直東宮荅鄭尚書　和謝監靈運
王僧達荅顏延年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詶王晉安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
范彥龍贈張徐州　古意贈王中書詩
任彥昇贈郭桐廬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
在懷縣作　潘正叔迎大駕
陸士衡赴洛　赴洛道中作

為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陶淵明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
辛丑歲七月赴駕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謝靈運初發都　過始寧墅
富春渚　七里瀨
發江中孤嶼　初去郡
初發石首城　道路憶山中
入彭蠡湖口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第十四卷　○詩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
還至梁城作○始平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敬亭山　休沐重還道中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京洛夜發
江文通望荊山　丘希範且發漁浦潭
沈休文早發定山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
古樂府四首　班婕妤怨詩行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

挽歌

繆熙伯挽歌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

雜歌

荆軻歌

漢高帝歌　劉越石扶風歌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第十五卷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　劉公幹雜詩

魏文帝雜詩　曹子建朔風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　傅休奕雜詩
張茂先雜詩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　曹顏遠思友人
感舊詩　何敬祖雜詩
王正長雜詩　棗道彥雜詩
左太沖雜詩　張季鷹雜詩
張景陽雜詩十首　盧子諒時興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
讀山海經詩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擣衣詩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
齋中讀書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石門雜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竹

王景玄雜詩　鮑明遠數
翫月城西門解中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
直中書省　觀朝雨
郡內登望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和王著作八公山　和徐都曹
和王主簿怨情　沈休文和謝宣城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
直學省愁臥　詠湖中鴈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第十六卷　○雜擬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四愁
陶淵明擬古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袁陽源傚白馬篇　傚古詩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
代君子有所思　范彥龍傚古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騷上

屈平離騷經

第十七卷

騷下

屈平九歌六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第十八卷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　賢良詔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

令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脩楚元王墓教

策秀才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

第十九卷

表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亮出師表

曹植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祜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亮讓中書令表　桓溫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第二十卷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

鄒陽上書吳王

於獄中上書自明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

重諫舉兵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

奏彈劉整

沈休文奏彈王源

牋

楊德祖荅臨菑侯牋

繁休伯與文帝牋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牋
勸今上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第二十一卷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　朱叔元與彭寵書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阮元瑜爲曹公作與孫權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又與鍾大理書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又與吳季重書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第二十二卷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浩書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

移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檄吳将校部曲文　鍾士季檄蜀文

難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第二十三卷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

楊子雲解嘲　○班孟堅荅賓戲

辭

漢武帝秋風辭　陶淵明歸去来

序

卜子夏毛詩序　孔安国尚書序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石季倫思歸引序　陸士衡豪士賦序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

頌

第二十四卷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楊子雲趙充國頌　史孝山出師頌

劉伯倫酒德頌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司馬長卿封禪文

楊子雲劇秦美新 ○ 班孟堅典引

史論

第二十五卷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

晉紀摠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
後漢二十八將論　宦者傳論
逸民傳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恩幸傳論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
述成紀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

第二十六卷
論上
賈誼過秦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班叔皮王命論
魏文帝典論論文　曹元首六代論
韋弘嗣博奕論

第二十七卷

論中　嵇叔夜養生論
李蕭遠運命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五等諸侯論　劉孝標辨命論

第二十八卷

論下　劉孝標廣絶交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箴　張茂先女史箴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崔子玉座右銘
張孟陽劒閣銘　陸佐公石闕銘
新刻漏銘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
潘安仁楊荊州誄　楊仲武誄

第二十九卷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陶徵士誄
顏延年楊給事誄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哀策文
潘安仁哀永逝文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
陳仲弓碑文
王仲寶褚淵碑文
第三十卷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
顏延之祭屈原文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重校新雕文選目錄終

官

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

文選卷第一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并序　張平子西京賦

東都賦

兩都賦序　班孟堅銑曰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作兩都賦以諷之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向曰或者不定之辭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翰曰言成王康王既沒德澤不流詩頌都寢息也大漢初定日不暇給翰曰高祖自漢王昇為天子故稱大漢日不暇給言不暇崇文化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濟曰武帝宣帝始立禮官考校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銑曰金馬門名漢時有賢良並待詔於此石渠閣名王校祕書蕭何所造署司也樂府聚樂之所協律都尉武帝置之以考校律呂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向曰鴻大也言福祥徵應甚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良曰薦進也所獲祥瑞並令樂府作歌以進郊廟

抑字下五臣有國家之遺美五字

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濟曰並因瑞以爲年號之紀紀記也）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襃劉向之屬（向曰並以言語才華進爲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向曰論思正道獻納於上）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大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翰曰謂間作文章）或以抒（臣與）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銑曰抒舒也舒散情性成其文章通諷諫之道宣君上之德盡忠孝之心）雍容揄揚著（張慮）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向曰雍和容緩揄引揚舉亞次嗣代也言諷諭之事著於後代亦爲雅頌之次）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良曰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翰曰言與夏殷周同風炳明也）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濟曰夷平隆盛也言代有工盛學者隨時精麤不可齊）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濟曰建立也言因時立德不以古今易其法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

義一也（翰曰皋陶舜臣也奚斯魯公子咸作歌頌以美國風及孔子脩詩書並采而列之）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銑曰稽考也如彼謂皋陶如此謂相如之輩）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濟曰班固自言作賦之事雖細微然先臣皋陶舊法國家歌頌遺美不可闕之）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宮室浚（音峻）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向曰海內國內也京師洛陽也浚深也隍城池也樹草曰苑畜獸曰囿言備制度不可奢）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向曰西土長安也長安人怨天子之居洛咸懷怨思冀天子西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濟曰長安人欲天子往故盛稱西京之美言洛邑之陋）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音縣）曜（銑曰極猶止也眩曜猶惑亂）折以今之法度（良曰言先作西都賦極陳奢麗後作東都賦盛稱法度以折之）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濟曰假為賓主以相問荅時漢都洛陽故東稱主西稱賓）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銑曰皇大也經營猶搆立也言漢初立有意都洛陽）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銑曰輟止康安也我天子也言天子止於河洛以為不安是以

西遷上都上都西京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向曰問主人聞遷都之故見長安之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翰曰攄舒也懷舊都也蓄積也幽情深情也皇道皇王之道弘大也漢京長安也賓曰唯唯上聲良曰應對之辭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濟曰秦地於禹時跨梁雍二州漢稱長安言可長安子孫也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良曰函谷谷名其谷似函故曰函谷二崤两山名在秦東故曰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濟曰表儀表也大華山在秦東終南山在前瞻望以為標表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向曰褒斜谷名隴首山名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良曰洪河大河也涇渭二水名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銑曰華實果木之實毛謂草木蓄滋如毛之生於皮也腴肥沃田居九州之上言第一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烏号區焉濟曰言四塞之險易為備禦隩猶深以美也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濟曰橫被廣被也六合四方上下也三成周秦漢天子居之千里曰畿龍興脩德虎視彊暴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濟曰受命天命也悟見也精五星也東井星秦分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

東井協合也河圖河出闓也帝王符應故曰靈奉春建策、留侯寅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翰曰高祖將都洛陽戍卒婁敬說都關中上以問留侯良曰所言是也即日駕幸西都旣至拜敬爲奉春君皇大也此謂天意人事合應以發我皇大明之德乃眷西顧、是惟作京、濟曰高祖眷下民西顧是以作京都於是睎音希秦嶺睋音我北阜、向曰睎望睋視也秦嶺北阜皆山名挾胡蜨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銑曰挾帶也灃灞二水名據依也龍首山名圖謀也億載久遠也宏大也言謀久遠之消度大規作而起都邑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銑曰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爲十二世世增修飾故至窮極奢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呼遐周池而成淵、向曰言立此城基固如金雉長三丈高一丈呀大也言城下池周繞而大乃成深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銑曰披開也三條三達之路面三門四面十二門内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濟曰閭閻門也閭里中門且千言多九市開場、貨別隧分、濟曰長安九市各貨市其他隧逕市中道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音田城溢郭、旁流百廛、濟曰闐滿也滿溢城郭流出百廛五畝曰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良曰言人衆塵大合火煙與雲相連於是旣庶、

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銑曰庶衆也既衆又富言為娛樂无有彊畔言此都人士女麗美過於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向曰遊士遊人也皆僭於公侯車服肆市也市中婦人服飾奢侈過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濟曰豪舉謂豪俠之人自相稱舉以誇於遊俠謂輕死重義之人原平原君嘗孟嘗君春春申君陵信陵君並招置賓客競為奢侈言鄉曲之人名節與之相次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翰曰騁騖猶馳逐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良曰浮行也宣帝杜陵文帝霸陵在南高惠景武昭帝此五陵皆在北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銑曰名都謂近都之縣對郭與京都相對也邑居相承士人多宅於此故稱英俊之域紱冕士以服飾興起也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向曰如雲言多也七相謂車千秋黃霸王嘉韋賢平當魏相王商五公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公侯御史大夫將軍通稱為公焉與豪傑之士貨殖之人同遷於陵五都臨淄邯鄲南陽宛洛蜀也貨殖為財貨富田之家三選一曰七相五公二曰豪傑三曰貨殖七遷充奉陵也七陵則上所謂杜霸二陵及五陵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銑曰彊幹彊帝室弱枝弱諸侯壯其上都以臨萬國封

隄一作提
紛一作分

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角力諸夏，兼其所有。翰曰逴犖超絕也言以夏超絕兼鄰國而有之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向曰崇高穹深陸海珍藏，藍田美玉。濟曰海者言其物如海故言陸海珍藏謂美玉出藍田商洛緣其隈，鄠音戶杜濱其足。濟曰商洛山名鄠杜二縣名隈水曲濱水涯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翰曰言水物雜出與蜀相類故云近蜀其陰則冠古亂以九嵕子紅，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銑曰九嵕山名上有九峯冠猶戴也甘泉山名漢置宮於上以祈祀故言靈宮秦漢之所極觀古亂，淵雲之所頌歎，良曰秦漢之君皆以此遊觀淵謂王子淵雲謂楊雄並作賦頌以美之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銑曰源本也鄭渠韓之水工為秦決涇水溉田名曰鄭渠趙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名曰白渠人賴此以為衣食隄封五萬，疆埸音亦綺紛。溝塍音乘刻鏤，原隰龍鱗。濟曰隄積土也封隈也疆埸畔也溝小渠塍畦界溝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綺紛刻鏤龍鱗言其地之畦疆相交錯成文章決渠降雨，荷插楚甲成雲。銑曰渠以灌田故比雨插可致水故比雲也鍬五穀垂穎，桑麻敷紛。翰曰穎穗也敷紛盛皃東郊則有通溝大漕在到，潰渭洞

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翰曰潰同皆通也漕水運也言東郊有溝涌於河渭泛舟可以通山東之運亦與淮湖海通波瀾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良曰麓山足也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陂池旁頺皃蜀漢秦川二郡名言林苑旁類連此二郡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濟曰繚繞也周牆謂苑牆周匝四百餘里言屬也離宮別館謂天子行處別署所至之處皆有池沼故言往往稱神靈美之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銑曰九真國獻奇獸似麟大宛國獻汗血馬黃支國貢生犀條枝國貢大鳥踰崐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向曰崐崘山名巨海大海踰越過也三萬里言所從來遠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向曰言建宮室方圓取象天地經南北也緯東西也言東西南北合陰陽之法據坤靈之正位倣膚罔太紫之圓方良曰坤地也言得地靈中正之位倣學北極太微紫微星宮以為規矩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翰曰中天言高及天半華闕也豐大也冠山言未央殿在龍首山上如戴大冠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濟曰瓌美究盡抗舉也因美材盡奇巧舉應龍之象梁也如虹故言虹梁列棼紛橑老以布翼荷棟桴敷而

瑱一作碩

高驤（向曰棼橑皆棟也橑椽也言棟上布椽如翼也驤舉也謂虹梁荷負而舉）雕玉瑱（見上）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當）發五色之渥彩光爓（豔）朗以景彰（良曰雕刻楹柱也瑱柱下石也璫椽頭飾也渥潤也言刻玉爲柱石以金璧飾椽端濯以五色光爓朗然景影彰明也）於是左墄（彩則）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濟曰墄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爲級重軒謂重欄一十二階言南面之階有三閨房小室也周通猶徧通也門大門闥中門洞開言相當也）列鍾虡（巨）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向曰鍾虡鍾格也秦始皇銷兵器鑄金人十二置於門右闥門也）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銑曰仍因也衡閾門限也言端門因龍首增崖以爲限峻路大路也啟開也扉門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閑）（向曰寢〻室崇臺高臺閒館閑居之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濟曰言大極殿旁諸臺館煥然似鉤陳諸星環遶紫微宮）清涼宣溫（向曰言涼者宣明殿溫者溫室）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銑曰並殿名）區宇若茲不可殫（丹）論（銑曰殫盡也）增盤崔嵬（徂回 五回）登降照爛（濟曰增盤閣名崔嵬高貌登降照爛謂上下俱光明）殊形詭（軌）制每各異觀（濟曰言形制詭譎異於常見）乘茵（因）步輦惟所息宴（良曰茵褥也輦人車言後

編一作綸

宮或行于茵成載十輦所至之處皆可宴息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肘腋椒房以椒塗壁后妃居之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濟曰並殿名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向曰昭陽殿名成帝作也特獨也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於業以藻繡絡以綸連向曰呈亦露也裛衣纏絡繞也言皆以藻繡編綾纏繞不露其土木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濟曰隋侯得大珠色如明月錯落分布珠皃金釭銜璧是為列錢濟曰金釭燈盞也釦壁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似列錢翡翠火齊慈計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向曰翡翠鳥羽也火齊珠也懸黎垂棘皆璧也夜光亦珠也英明也言流光含明也於是玄墀釦叩砌玉階彤庭碝而兖碱音咸綵緻直利琳珉音民青熒銑曰玄墀以漆飾墀墀階也釦砌鑲砌也玉階以玉飾階彤赤色也以雕漆飾庭碝碱珉之石次玉也綵緻言所密也琳玉名青熒光也珊瑚碧樹周阿而生良曰珊瑚碧樹樹也阿曲也言生於宮曲紅羅颯蘇合纚所綺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向曰言宮中美人被纚長神皃繽紛盛皃言精光可燭曜俯仰之能其備神人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

廷一作庭

䖏乎斯列者蓋以百數濟曰言後宮有十四等謂昭儀婕妤娙娥傛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清也窈窕美皃迭迭也蒙寵貴者蓋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向曰寮官也言朝廷百寮之位即有相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等爲謀謨於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式亦反銑曰統理也言佐命輔翼以成理化流布也蕩滌也謂布大漢愷悌之德滌亡秦毒螫之風也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翰曰斯人謂此士人也揚舉也舉樂和之聲於祖宗先君也黎庶衆民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濟曰天祿石渠閣名藏典籍之處命夫惇音敦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銑曰惇勉也誨教也言勉教故老名儒師傳者先生稱也稽考也考校典籍之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銑曰承明廬名宏大也達著作者述之所大雅大達君子於此爲君羣元元之本本謂典籍根本殫盡也洽聞也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濟曰啓開也校理幽秘之文也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平之署翰曰鉤陳星名衛紫微宮今離宮別衛以取象焉嚴更言嚴肅理更總禮官

塗一作涂
墱一作隥
混一作掍

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向曰總羣皆聚也言聚甲科廉孝之人列於禁衛）虎賁（音奔）贅衣閹（音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銑曰虎賁武士贅衣侍從閹寺皆刑餘人掌宮禁門戶言此寺人於階陛之下使執戟陳列百重也司主也言各有所主）周廬千列徼（音叫）道綺錯輦路經營脩涂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翰曰周廬設於周衛盡以直宿也徼道循禁道也輦路樓陛也脩長也桂宮宮名明光殿名長樂宮名彌終也亙竟也言長塗飛閣從未央長樂以相連接）堎墱（都鄧）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銑曰墱閣道也超出墉城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與外相連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音孤）稜而棲金爵（向曰鳳闕闕名也南有璧門觚稜闕角也角上樓金爵金爵鳳）內則別風嶕（慈遥）嶢（牛條）眇麗巧而竦擢（向曰別風闕名嶕嶢高也言高峻而擢出）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良曰闔閉也言宮殿千門萬戶皆夕閉朝開夕為陰朝為陽）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良曰正殿露寢也崔嵬高也言其高峻俯臨未央宮）經駘（音台）盪（音蕩）而出馺（蘇合）娑（蘇可）洞枍（烏詣）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濟曰駘蕩馺娑枍詣殿名天梁宮名蓋戴覆也激日景而納光言宮殿光色與日景而相激射）

却一作郤

彷一作徬

而入宮室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音逸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音分楣音眉銑曰神明臺名特獨也偃蹇高皃躋升也軼過也太半三分有二雄曰虹雌曰霓楣擔也言此臺高而上升二分過雲雨之上虹霓迴帶於棼楣言縈曲若佩帶於椽檻雖輕迅與僄匹照狡猶愕五各眙勑吏而不能階銑曰愕眙驚皃階升也輕迅僄狡謂捷疾也言雖捷疾之人亦驚懼不能升攀井幹音寒而未半目眩胡偏轉而意迷捨櫺音靈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兄往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翰曰井幹樓名也稽留也言此樓高升之未半目眩意迷捨櫺檻欄也捨欄倚立若已墜矣而復留止魂神失度下就低覲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烏鳥窱他鳥而不見陽翰曰懲恐也言恐懼不敢登望下而彷徨若不忍去也縈紆迴曲也杳窱深也陽明也言步此甬道迴曲深邃不見明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良曰排推也闥門也飛闥言臨空如飛也表外也言自甬道排門出望若見天外洋洋然不知所歸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音傷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七羊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濟曰碣石海畔山唐中太液皆池名以象滄海湯湯然若揚波濤於

墖一作塌

理一作修

碣石之下神岳即碣石也將將水激山之聲又於池爲三山象瀛洲方壺蓬萊蓬萊在二山之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自由崒慈律金石崢仕耕嶸音宏濟曰靈草神木言美也崷崒言不周落崷崒崢嶸高峻皃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於害之混濁鮮顥胡暠氣之清英銑曰抗舉也金莖銅柱也作仙人掌以舉盤於其上軼過也鮮潔也顥白也言過埃塵之上以承潔白清英之露也騁文成之丕誕徒旱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群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銑曰武帝以方士李少君爲文成將軍欒大爲五利將軍丕大也誕循術也刑法也言馳騁二人之大術法庶爲宮觀庶使赤松子王喬遊焉攸所寧安也言此實列仙所館之處非我常人之所安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苦華狄耀威靈而講武事濟曰言其娛樂以壯觀望也囿育獸處言講武於此以威戎狄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音田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向曰言南多鳥西多獸荊人知鳥梁人知獸故命使之毛羣獸類飛羽鳥類接翼側足言多也禁林苑也屯聚也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銑曰水衡虞人掌山澤之官營表謂正行列也種別君羣分部曲各有所

西都賦

罘(音浮)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濟曰：罘，獸網也。紘，網綱也。籠絡猶圍繞。列卒周匝，謂徧列士卒。星羅雲布，言衆也。)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濟曰：乘輿，天子也。法駕，六馬駕也。羣臣，百官也。飛廉，館名。言帥百官自飛廉館而入苑。)遂繞鄷(音豐)鄗(音浩)，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音藥)，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汝九)躪(力震)其十二三，乃拗(於六)怒而少息。(銑曰：鄷鄗，地名。上蘭，觀名。六師，六軍也。言天子縱六軍逐百獸，駭驚也。震震爚爚，光明皃。蹂躪猶踐踏也。拗，抑也。踐踏禽獸，十分殺其二三，拗士卒怒心，以少自息焉。)爾乃期門佽(且利)飛，列刃攢鏃(音族)，要(音腰)趹(音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音几)，弦不再控(音空)，矢不單殺，中必疊雙。(良曰：武帝置期門佽飛官，掌戈射。鏃，稍類。趹，奔也。言期門佽飛之徒，以刃攢鏃，要禽獸。絲，網也。鋒，兵刃也。觸值，皆者也。謂鳥獸驚而自著鋒鏑。機，弩牙也。掎，發也。不虛發，言必中也。控，引也。弦不再引，言射者不再引弓，一發中雙。)颮颮(音樸)紛紛，矰(音曾)繳(音酌)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銑曰：颮颮紛紛，中物皃。矰繳，箭上加縷而射。相纏，謂多也。風毛雨血，言毛血雜下如風雨。)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夷秀)失木，豺狼懾(章懾)竄。(向曰：平原赤，言殺多。勇士，猛士也。厲，嚴整也。失木墮竄，驚懼也。)爾

赴一作趍

磛一作嶃

乃移師赴險并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音似觸蹶居衛反濟曰謂移師旅以執深穢言虎兕窮迫自相觸突而顛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音制掎音几僄匹妙狡扼猛噬脫角挫脰音豆徒搏音博獨殺翰曰許少古捷人秦成壯士也掎執也僄狡捷獸猛而噬人挫折脰頸也徒搏空手搏之言使捷壯士搏之或脫其角或折其脛而殺之挾師豹拖徒可熊螭勑离曳犀犛音貍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音宜蹶磛下監巖巨石頹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翰曰師豹熊螭犀犛象羆皆猛大獸也挾拖曳頓皆持撮皃洞壑深壑峻高也言越深壑高崖巨石頹落仆倒摧折也言蹶嶄巖令大石下落擊其松柏草木摧倒无餘也殄盡也夷殺也謂盡殺禽獸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illegible]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茲夜反銑曰屬玉館名長楊宮名榭謂臺上有木於此臺榭觀山川之形躰士卒殺獲原野蕭條盡望四裔无草木但有禽獸相枕而死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音祚陳輕騎以行包白茅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銑曰言收所獲之禽會師衆以論功賜胙賜其餘炰炙肉言以騎行炙以車載酒煎割鮮以饗士卒烽燧火也言舉火以示飲饗賜畢

投一作揄

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濟曰饗賜謂士卒也勞者已之逸者溥之故言齊大輅天子車鑾車上鈴也容与徘徊順動皃

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音宜濟曰豫章館名也言集此館武帝鑿昆明池作牽牛織女於左右以象天河言廣大猶雲漢无涯際

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于獵猗猗若摛勑离錦布繡燭燿乎其陂向曰蘭茝香草曄〻花色皃猗〻美皃摛舒也言草樹花色美盛如舒布錦繡燭燿於塘陂〻昆明池

鳥則玄鶴白鷺黃鵠胡穀鵁交鸛音貫鶬倉音鴰括音鴇保音鶂五鬩鳧鷖烏兮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翰曰皆水鳥名也雲集霧散衆多往來皃

於是後宮乘輚士眼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達濫淡徒敢浮向曰後宮后妃之屬輚輅臥車龍舟畫龍於舟爲蓋〻名華旗絲旗也袪舉也黼帷繡帷也鏡照也靡隨也微風輕風也澹淡浮皃

櫂直敎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呼宏厲天鳥群翔魚窺淵良曰震動越揚也謍大聲厲附也櫂女謳舟人歌也言舟女歌與鼓吹齊動其声大若附於天也鳥聞驚起而飛魚聞窺淵而沈

招白鷴音閑下雙鵠投文竿出比目良曰招取也下落也白鷴双鵠

皆鳥也投引也文竿翠羽飾竿也比目魚也撫鴻罿音衝御矰音曾繳音酌方舟並騖音務俛

仰極樂濟曰撫持鴻大罿網方並也言持網繳射並舟而騖俯仰以盡其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

溥音普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

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翰曰言如風雲之搖辛也溥覽徧覽也岐岐山雍雍縣言此中宮館

百有餘所朝夕行止不改易其儲蓄供具也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

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銑曰上下謂天地也究盡也休美也祐福也言礼天下山川之神以盡美福之用游童歡

謠即采之從臣獻嘉頌者以高下次序之第次也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

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

音該畝商循族世之所鬻以六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

其所濟曰言此時都邑繫多以相連屬也國諸侯國也言京緒十世餘趾也大夫稱家亦承百年職業士但食先人舊德族族肅肅而已農謂農

人先疇先人所畝脩理也鬻賣也言商人理代族所賣之物工巧人亦用曾祖高祖之法則粲乎隱隱明盛皃得其所言不失業若曰

者翰曰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皆賓之自謂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

宮館一作館室

攻一作功　討一作計　托一作拓

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濟曰徒但也舊墟故居也言我但觀故居之遺聞耆老之言十分之中未能知其一端故不能周徧舉之

〇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　銑曰喟然歎聲主人將有言故先歎也痛乎傷痛之辭言賓生於漢代當有淳和之性長居秦地故爲秦奢侈風俗所移易子實秦人矜夸宮館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　翰曰昭襄始皇二主也言賓習秦之風但矜夸宮館保河山識始皇虐害天下崇其奢侈安知我大漢云爲之意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濟曰元始也奮起也布衣庶人之服皇大也言漢始起庶人之服以登大位朞年也創建也六籍六經也靡無也言數年間建萬代之業雖六經前聖无能紀述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托音託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銑曰橫逆不順也言當時攻討雖橫逆而順天人也天下初定故婁敬說帝都西以就險蕭何權立宮殿以重威時豈太平而安之許不得已而居之吾子曾不是覩顧曜後嗣之末造

不亦暗乎良曰吾子謂賓也顧反末无造成也言賓曽不足觀權宜之理而反眩曜後嗣无成之事以爲美是暗也今擬

語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翰曰子謂賓也建武光武年号永平明帝年号監示也太清謂无爲化也將以二帝之理示无爲之化以變賓惑亂之志往者王莽作逆漢

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向曰言莽作逆以絶漢祚言天意人事同亂六合之内以扣殘戚于

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絶壑無完柩音柏郛音孚罔遺室原野

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

之或紀翰曰幾近泯盡亡无也言王莽亂時生人近无鬼神盡絶完全郛郭罔无也无全柩者皆遇害死也遺失者盡被焚燒崩摧厭猶積也言人肉積原野人血流川谷此於秦末項羽之災猶未及此之半言自書契已來不可紀録故下人號而上訴

上帝懷而降監平乃致命乎聖皇向曰聖皇光武也言下人苦莽之亂号位上訴於天天亦懷而下視故致天子之命於光武也監示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

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振音振濟曰握振也乾符赤伏符也闡開也坤珍洛書也皇圖謂河圖也稽考也帝文天文也赫怒也赫然怒莽之亂起義兵誅之天下應之如雷擊破莽兵於昆陽城也憑盛

也言以齊如齊霸據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銑曰大河黃河北嶽常山
營壞也光武渡河據北嶽諸將請上尊號乃設壇場鄗南即皇帝位因改鄗為高邑建都河洛言都洛陽紹百王之荒屯因
造化之盪滌音狄向曰紹繼也言百王屯難之後而光武繼之盪滌猶除也言造化始除其惡法體元立制繼
天而作濟曰元善也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
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良曰系繼也唐堯漢之先言光武繼唐堯之統接前漢之緒茂育猶滋養也恢大也言滋養羣生大
復前後之疆宇勳功也在昔謂先人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
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而已哉良曰方軌並跡猶齊跡也紛綸眾也后辟君也險
易喻理亂也言光武踰三皇五帝之功豈與衆君者跡而取近古一聖治亂之法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
氏之所以基皇德也銑曰建武年號也肇始也言建武元年天地改命夫婦父子君臣人倫之法皆以更始亦猶伏
羲畫八卦之後以成父子君臣之道以立大德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
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濟曰輿車也器樂器也械兵戈也言今創作此物即與黃帝同功軒轅黃帝之姓龔行

剋一作克　中一作信

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濟曰言我能恭行天罰以誅王莽乃与湯武伐桀紂同事明其功業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濟曰盤庚所可比後渡河南居成湯故都郭道復興言今居洛陽亦中興之則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向曰且就也土中洛陽也言我今就洛陽而都有成王太平之制度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向曰階因也光武不因尺土封不勒一人之柄升天子之位与高祖同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銑曰剋節允信也言剋己復礼奉承終始行恭信之道与文帝同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向曰憲法也言法其舊章考其古事封岱山也勒成謂功成而勒石也儀礼也封禪之儀炳然与武帝同也世宗武帝廟號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旣該而帝王之道備矣翰曰眇遠也該備也言按六經校古人之德今光武過遠之言仁聖之德帝王之道咸備於光武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平鴻藻申景鑠酌切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旣肅銑曰熙光也洽合合也言光武既明而明帝繼之故曰重光累和也三雍講礼之処袞龍朝服畫龍於上鴻大也藻文章也景大也鑠美也謂申揚於光武廟也雅樂正樂也言明帝

東都賦

順一作填

脩礿祟禦神人允洽羣目有序以祗穆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薛曰大輅天子法駕言動法駕遵天子之衢直也省方觀四方也巡狩循行守牧之人謂察四方之事御諸侯之政窮盡也覽盡方國事物之所有无被及也燭照也考聲教所及幽遠之處則以皇明照之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極薛曰言增周之舊制以修洛邑巍巍翼翼中法度也總統也言修飾漢京於諸夏之中以統八方之極也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薛曰此城內宮室殿庭光色美麗正合礼度奢者居之不可踰儉者見之不以為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用乎梁騶誼合乎靈囿薛曰因原順泉不穿築也蘋藻水草也潛藏也言可藏魚也圃博也言豐博之草可養禽獸也梁騶紫囿詩篇名以喻天命也制同義合言與此詩意合也若乃順時節而蒐音搜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言因蒐狩之時簡閱兵講武則依王制風雅之事即王制孔篇名也雅詩小雅篇歷騶虞覽四鐵音姪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

乘輿乃出銑曰歷覧皆觀也嘉善也騶虞駟鐵車攻吉日皆小雅章名礼官掌礼之官整儀正也乘輿天子也於是
發鯨魚鏗音坑華鍾向曰天子出則撞鍾海内有鯨魚海畔有蒲牢獸鯨魚每擊此獸輒大叫故為鍾者鑄蒲牢於鍾
上刻撞為鯨魚形而擊之取其相感而鳴發聲鏗擊也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音林麗音離和鑾
玲瓏天官景從祲音浸威盛容翰曰玉輅玉飾車也時龍隨方色之馬凡稱龍者美馬之言也鳳蓋羽蓋
也棽麗玲瓏皃和鑾鈴也玲瓏和声也天官冢宰百官也景影也言如影隨形又景慕也言慕聖王之道而從之祲盛也謂盛其威容山靈
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良曰山靈山神屬御天子車也方神四方神雨師畢星精風
伯其星精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音蟬彗叅卒雲羽旄掃
霓旌旗拂天濟曰千乘万騎天子法駕也紛紜多也元大也戎兵也竟滿也戈鋋矛稍也彗掃也羽毛可以麾衆也掃霓拂
天言高也焱焱翊念炎炎揚光飛文吐焰生風欱素合野歕普悶山日月
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濟曰焱々炎々旌旗皃飛揚光彩成其文章焰光也欱歕側吹吸也言車騎儀
飾之盛可以吹吸山野之氣赫奪日月之明搖震皆動也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
隊勒三軍誓將帥銑曰中囿苑中也駢併也屯陳師衆併部曲列成校隊勒誓皆約令然後舉烽

伐鼓中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向曰伐擊也言本烽擊鼓以申令三驅〻逐也三驅之法先下已及左右馳者皆逐之向已者於三〻故曰三驅驍勇也霆擊電騖言疾]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音弟]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銑曰由基善射者范氏善御者睼迎視也詭異也言射者不迎視其禽御者不詭異以爲遇物言車騎輕捷鳥獸不暇翔去也]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音紀]餘足士怒未渫[音薛]先驅復路屬車按節[翰曰指顧指麾回頭也倏忽言疾也獲車載禽車實滿也言指麾之間所獲已滿中多獸不極其樂殺不盡殺物踠屈也渫散也先驅天子行以盡自也按抑抑志也言馬足力有餘士之憤怒未散以先驅復其歸路屬車之士皆抑志隨之]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向曰薦進也三犧三牲也效猶報也五牲麋鹿麏狼兔也天曰神地曰祇懷安也百靈百神也]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良曰覲見也緝光明也宣布也言見羣臣於明堂以揚光明之德布天子之風靈臺〻觀祲氣也休美也徵應也言天子升此臺觀氣以考美祥]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銑曰參比也言俯仰天地之象以比其身思與合德]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徒敢]海漘[音純]北動

應
膺

幽崖音宜南曜朱垠音銀向曰目視瞰望也中夏中国四表四裔荒也言夆德以威之稜威也河源河所出也海湄海畔也崖垠皆畔岸也盪澹動曜皆威德振燿之皃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隣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音涉水慄奔走而來賓濟曰隣近也界絕謂絕遠不相近自孝武孝宣帝以來不能征討臣服者皆恐懼而來賓服遂綏哀牢開永昌銑曰綏安也哀牢国名其国人來慕漢作帝置永昌郡安之春王三朝音昭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翰曰三朝歲月日之朝歲謂元日會同諸侯朝聘之名也言元日諸侯外蕃各以圖籍珍宝而貢焉天子受之乃設礼樂以安撫諸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濟曰雲龍門名贊助也盛宗礼樂並供帳具陳於門庭列百官以助諸国君也究盡也言盡帝皇之容儀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音香向曰庭實貢器物千品言多也旨美也鍾罍觴皆酒器也珍味也御食也大牢牛也謂饗牲注爾乃食舉雍撤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苦耕鍧呼萌管絃燁于煜音育翰曰食舉雍撤皆樂名人師官名鏗鍧聲也燁煜樂器之光

武一作舞　具作供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翰曰八佾韶武舞皆樂名大古謂上古樂也畢盡也言今古之樂由此奏之 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音禁佅音賣兜丁侯離，罔不具集。良曰間迭也僸佅兜離四夷樂名言四夷之奏此樂亦不具集於庭是德廣所及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音因熅於君，調元氣。銑曰万樂白礼備足言一也暨至也皇天子也浹霑也言天子之歡霑及群臣醉和樂之不感天而降烟熅烟熅即元氣 然後撞鍾告罷，百僚遂退。向曰言擊鍾以告罷百官退居令作也 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濟曰台怠惰也東作務農也言天子御万國之歡咸以浴我情澤因懼生奢侈之心而怠於農務 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良曰舊章謂勸農之詔下之名言下於人大素質也此命有司布其法度明節儉樸素之風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使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音任，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

於淵（濟曰除後宮之美麗罷織乘輿之服御止工商淫巧之物盛桑之事耕耘除草也陶瓦匏瓠也皆以為器珍貴捐棄也捐金於山沉珠於淵言名皆在于）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常利）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銑曰瑕穢惡也鏡清淨也寂寞无外慮也言百姓承天子淳樸之化滌盪瑕穢惡心恬然无慮優游自得如金玉之溫潤）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音詵）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銑曰學校庠序皆學名也如林盈門言多也獻酬之義相酬仁也俎豆禮器也交錯莘莘多美也言四海既多學校皆手舞足蹈歌詠仁德）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向曰登降俯揖讓也飫飽也仁人說酒曰飫宴也玄德天也讜言中正也嗟美交歎之德以和合樂頌之言以稱時之盛）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濟曰蜀書也言西都賓徒知論詠古書不能精辨書理書我大漢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濟曰末流謂今多從也言子但識舊典而徒馳）

騁大奢侈而已凡溫習故事而知其新者已為難能知德者鮮矣鮮少也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濟曰西戎西京也言西京偏僻以險為防禦宗豈知我處天地之中平坦通達使萬国歸之如輻湊轂言此所以折賓 秦嶺九嵕則工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銑曰曷何也言彼秦嶺九嵕涇渭之徒何如我洛都有四瀆五嶽控帶河洛圖書之淵洛出書河出圖故言圖書之淵 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向曰言彼作建章甘泉之宮以御列仙豈如我靈臺統和天人哉 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翰曰辟雍宣德化之所擁水環之以象德教流行也言西京有太液昆明鳥獸之囿何如我辟雍宣布德化之富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翰曰盛稱西賓游俠踰侈是犯義侵礼之事豈與我東都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威儀也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良曰子謂賓也告造至也言徒稱阿房造天不知我京洛有制度知函谷之可關不知我王者之無外言德化之遠 主人之詞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徒頰然意下捧手

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濟曰瞿然驚視皃逡巡却行貌揲然猶恐懼主人述東都制度未畢賓乃驚視却行恐懼捧手告辭主人却令復位以授其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向曰卒終也謂賓授詩終業乃美之也言此詩事義[illegible]揚雄相如[illegible]也匪非也但主人自好學抑亦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illegible]賓自卑[illegible]狂簡猶妄作也言當時妄作今不知所裁制也正道謂所授詩也言既閱此詩請終身而誦之其詞曰於音烏昭明堂明堂孔陽向曰於歎美之詞孔甚也陽明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聖皇宗祀穆穆煌煌翰曰聖皇謂明帝也宗祀謂尊其祀典於明堂之上穆穆煌煌和盛皃上帝宴饗五位時序濟曰上帝天神宴饗宴其饗食祀也五位五方神也時序各得次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向曰誰謂可配上帝於明堂者即光武也普天率土各以其職濟曰普天率土之賓各以其職助祭於此猗歟緝熙允懷多福濟曰猗歟歎美也允信懷來也謂有此光明之德信來其多福

明堂詩

明篇造 梁注云天 舟諸侯維 天方舟士特 乇報反七 一音才早反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音商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翰曰辟雍擁水環之故曰湯湯莅臨止至也言天子臨至乃編舟為橋梁而度皤皤音國老乃父乃兄翰曰皤皤老皃國老謂三老五更言天子以父事三老以兄事五更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音烏赫太上示我漢行翰曰抑抑威也皇儀天子威儀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天子無父兄能善事三老五更可為孝友矣於赫美盛太上天也言天示我漢家所行之事洪化惟神永觀厥成銑曰洪大永長厥其也言我大化乃惟神長觀其成功

○辟雍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銑曰經營也靈臺天子觀氣祲之臺崇高也帝明帝也爰於也言營此靈臺既高天子勤力而升於此臺以考校歲時政理善惡三光日月星五行金木水火土言三光通其精耀五行布其次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音繁廡音武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悉與反良曰習習祁祁風雨和皃百穀庶草謂非一種也蓁蓁蕃廡皆盛皃屢數也言能使風雨以時百穀草木皆盛故數致豐年於美也美我皇家之樂胥語助

○靈臺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許妖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其炳兮被龍文濟曰盧江能山崩得寶鼎鼎湖出黃金鼎故言嶽脩貢川效珍也景光也言鼎之光色歊然出雲而紛縕

侈一作奓

世一作代

焉煥炳明也龍文謂鼎上鏤為龍文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濟曰祖廟光武廟也聖神天地神也言以此鼎升宗廟享天地以明神靈之德彌過億萬年也

寶鼎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濟曰啓開也靈篇即瑞圖也光武時日南獻白雉明帝時獲素烏皓白也奮振也翹英羽也言此白雉素烏振發其白羽容色潔白明朗也於美也淳精言不雜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向曰皇德漢皇之德侔等也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言今獲白雉明我皇等成王之德膺當也言代祚延長而當上天之福慶

白雉詩、

○西京賦

張平子濟曰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人少善屬文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已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以諷諫之

有憑虛公子者心侈體忲忲太音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向曰憑託也虛無也實無此公子假言發問者也言公子心多侈溢體安驕泰好知古事舊史氏謂太史掌國典者是以多識前世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濟曰載事也安處何也言何處有此先生亦假言也夫人在陽時

鮮一作尠

俗化一作化俗

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銑曰陽春夏也陰秋冬也詳逸也慘戚也言此氣牽屬於天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向曰沃肥也瘠瘦也言處肥土則逸樂處瘦土則勞苦此地之所繫慘則鮮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翰曰褊少也言慘戚寡於為歡勞苦少於為惠能違易其理者寡矣小謂常人大謂王者言常人因勞逸沃瘠以殊言王者亦因險易彊弱亦勞易也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俗化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乎革諸翰曰為帝者當順陽時處沃土使人歡言逸以成奢泰之俗二化之本用此推移也覈驗也何以驗之自發問也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濟曰即就也言平王東遷宣王就豫州而都後遂王室微弱則知政之興衰无不由上地而作作起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向曰言先生豈不見西京之事將為吾子陳之吾子亦先生也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銑曰涘涯里居也朔北名也言漢都渭涯號曰長安秦居渭北是為咸陽左有崤戶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音備屓許備高掌遠蹠章適以流河

崟一作崛
鎬一作滈

曲厥跡猶存翰曰崤山及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曰左二華太華少華也言此二山如綴之於長安巨大也靈神也贔屭作力貌蹠跡也言大神作力開山手足之迹猶存右有隴坻丁礼之隘烏介隔閡音礙華戎岐梁汧音牽雍陳寶鳴雞在焉濟曰隴坻坂名在此坂為華夏戎狄之限閡也岐梁皆山名也汧水名也雍縣名也陳寶鳴雞祠也言雞祠在陳倉邸其神來時然有聲野雞皆鳴故以名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屈崔音摧崒情卒濟曰終南太一皆山名隆崛特起崔崒隱轔鬱律皆險出貌嶓冢山名隱轔音鄰鬱律連岡乎嶓音波冢言二山與之相連也抱杜含鄠音戶欱呼合灃音豐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向曰杜杜陵鄠鄠縣言山勢含抱也灃水流入故言欱鎬水流出故言吐珍玉玉英也生於藍田故云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據音涇澶禪音漫靡迤作鎮於近良曰據倚也大阜曰陵廣平曰原漢渭水名澶漫靡迤連長兒言此陵為國之近鎮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音固陰冱乎故寒日良曰涸堅冱閉也日北夏至時也九嵕甘泉之地其氣堅閉至此時猶含凍焉可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清謂去其暑氣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銑曰地下平曰衍沃肥也厥其也上上第一也寔是實奧美也神者美言之澤畔曰皐昔者大帝悅秦繆音目公而

叶一作汁

謟一作滔

經綸一作徑輪

稽一作啓

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濟曰大帝天也翦盡也覲見也言天況繆公而見之饗以鈞天樂帝醉乃以金策賜繆公雍州之地而盡翦鶉首之分鶉首秦分是時也並為彊國者有六濟曰韓魏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濟曰言六國皆為秦并而居之豈不異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叶以旅于東井向曰五緯五星也叶合也旅陳也言高祖入關五星合列于東井東井星野秦分婁敬委輅劉格幹音干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音忌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啓銑曰委脫也輅挽車也幹正也言婁敬之脫弃車輅以議都洛陽為非而丁之天啓謂五星之聚甚謀也人謀謂婁敬也帝高祖也言高祖圖此之時亦有慮神祇之衢宜定以為大邑天邑帝都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音汾榆天命不謟土刀疇敢以渝良曰伊在也虔敬也天衢洛陽也枌榆豐社也謟疑也渝易也言我豈在不思洛陽不懷歸豐社天命不善故不都也誰敢易之於是經綸考廣袤音茂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去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濟曰量度也經綸營也廣袤謂東西南北也言經營城洫郭郛皆殊異八方之都邑豈考於往故舊制爾乃覽秦

韡一作韠

砌一作切

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濟曰跨越也迫脅迫窄也周宣王築室百堵五板曰堵周制明堂中廣九筵九尺曰筵言欲觀秦之制越周之法度以百堵爲側陋九筵爲迫窄故增廣之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向曰嶢高也閶闔天門也言法紫微以造未央立高闕以象天門疏龍首以抗殿狀嵬峩以岌魚立嶪五合亘雄虹之長梁結棼音汾橑以相接銑曰龍首山名疏之構殿於上故言抗抗舉也嵬峩岌嶪高壯皃虹梁勢如虹棼屋棟橑椽也蔕音帝倒茄音加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音衰與璧璫音當流景曜之韡音偉曄于劫反銑曰蔕根也茄藕莖也藻井當棟中交木如井畫以藻文飾蓮莖綴其根於井中其花下垂故云倒也狎獵花葉參差皃華榱謂彩椽也以璧爲璫飾椽頭也光色耀日而明盛彫楹玉碣音竭繡栭音而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㮰音毗濟曰楹柱也栭節也楣梁也彫刻也繡畫爲繡文采謂雲飾之殿有三階軒檻欄也㮰楯也言皆飾爲文彩右平左墄倉則向曰言階左平坦右致墄墄階切也青瑣窻也以青飾之丹墀階也以丹漆塗之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砌厓隒魚險反向曰刊削也層累堂高也厓隒邊限也謂刊削累其階令下高設砌以爲邊限坻音墀鍔鱗眴音詢棧仕限齴音眼巉册掩嶮宜檢反向曰皆毀階高峻之皃襄岸夷塗脩路峻險向曰

襄高也陛殿階也峻升也險危也言殿
階之上途路甚平而長然升者謂之危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
帝居陽曜陰藏翰曰襲亦重也謂設重門以防寇賊福同也謂宮殿皆同天帝所居陽曜陰藏陽日也言光色可以曜月
深邃可以藏陰洪鍾萬鈞猛虡趪趪音黄負笋業而餘怒乃奮翅
而騰驤良曰洪大也三十斤曰鈞猛謂獸趪趪作力貌虡傍木曰笋横木曰業驤馳也言刻猛獸為虡置笋業懸大鍾於上作力若
有餘怒將奮翅有起馳之象虡鍾架趺也朝堂承東温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良曰
温調玉臺昆德皆臺殿之名嵳峩嶕嶫罔識所則翰曰言形狀高峻不能識其法則若夫長年
神仙宣室玉堂良曰四殿名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良曰皆館名譬衆
星之環北極叛音判赫盛戲音羲以煇音渾煌音皇銑曰言宮館環繞正殿所猶衆星環繞北
極叛換也煥然光煇之盛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厦耽耽都監九戶開闢銑曰周曰
路寢漢曰正殿皆朝見諸侯也大厦殿名以象明堂置九室室有一戶故曰九戶耽耽深邃貌嘉木樹庭芳草如積
高門有閌音抗列坐金狄翰曰言嘉木芳草積之於庭如積言多也閌門限也金狄金人也謂刻金人於門之左右
内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音牒叶韻翰曰

常侍謁者皆內宮也奉命奉詔命以當進御蘭臺〻名校書處也金馬官者署門造亦處也言處居此宿次有天祿石渠

校文之處濟曰天祿石渠皆閣名以校書焉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音叫道濟曰武威章溝皆署名徼道循更之道言虎賁衛兵補屋也

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言千者舉大數也屯營也八營謂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声胡騎言此八營皆衛尉掌之晝夜巡警植鎩所拜懸獻音伐

用戒不虞濟曰植立也鎩兵仗也虞度也獻打更木也言立兵擊木以戒不虞之事後宮則昭陽飛翔

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鴛鸞向曰皆後宮殿名羣窈窕之華麗

嗟內顧之所觀良曰言羣女窈窕華麗也嗟嘆声也言歎而內顧所見者皆美故其館室次舍

采飾纖縟音辱裛以藻繡文以朱綠銑曰言為館室去為舍息之處纖細縟繫也謂館室之上纏飾藻繡朱綠之文翡翠火齊計才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

以為燭翰曰翡翠鳥羽也火齊珠也懸黎夜光璧也言以衆寶飾之綴明珠於內以當燭金釭音工侯玉階彤庭

煇煇音暉煇〻赤色向曰圮砌珊蘇瑚胡音琳林碧瓀而兗珉音旻璘音隣彬音悲珍物

羅生煥若崐崘錐厰裁去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銑曰珊瑚珠樹也

碧石瑞珉也白玉名璘彬瑞色皃崙山天帝居也言以此珍寶之物羅布煥然如崑崙之上雖館宇不至廣大其彫飾華麗擬於天子此說後宮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向曰鉤陳宮者閣道飛陛也言此道穹崇然連長樂明光二殿徑直也直北通桂宮桂宮宮名命般音班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濟曰般般輸尔王爾皆古巧人也互多能盡其奇能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從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良曰言帝遊行之處宮人供奉皆不移也懸樂架也供帳之物皆以官辦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向曰言天子所幸宮役既多下輦之處即為燕樂雖窮年不歸亦不能周徧言中間瑰奇盡未嘗見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向曰坦大也憑滿也言雖宮室神麗猶恐尊卑不殊此宇既大心雖已滿亦未攄散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濟曰思法紫微宮之制作恨阿房之宮不得處也覛音脉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良曰覛視也林光殿名秦始皇作故言秦餘處甘泉之爽塏音愷乃隆崇而弘敷翰曰甘泉山名爽明也塏大也隆崇高皃弘敷猶延曼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銑曰武帝先作迎風館於甘泉山後加露寒儲胥二館託喬

眇一作訬
辧一作辮
倜一作䫶
文一作交

基於山岡直墆徒治霓玉結以高居濟曰吞高高也言皆高而又在山岡之上墆霓皆高危貌通天眇以疎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辧音葩華以交紛下刻陗七笑其若削良曰通天臺名峙立也倍尋曰常徑准也言竦出而立在高百常擢拔也莖擢如木上拔也辧華交紛言文綵交錯也刻陗謂刻令險陗如削成翔鶤音昆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音零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向曰翔飛也鶤大鳥也逮及也青鳥黃雀小鳥也言臺高大鳥之飛尚不及況小鳥乎俯下也謂伏於櫺檻下聞雷霆之声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翰曰武帝時栢梁宮遭火越巫令帝起建章宮以厭火祥其宮宇制度兼未央宮之大圓闕竦以造天去若雙碣音竭之相望鳳騫音軒翥之預於甍音萌摽咸遡音素風而欲翔翰曰造至也言闕上竦若至天如碣石之山相望矣遡向也謂作金鳳置於棟上日猶向風而飛閶闔之内別風嶕音誰嶢何工巧之瑰瑋音偉文綺豁以疏寮濟曰寮窗也別風闕在閶闔門内嶕嶢高峻也結綺為文以飾之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濟曰上躋也言高躡雲霧亭亭迢迢高貌神明崛元屈其特起井幹音寒疊而百增峙游極於

西京賦

及一作反

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向曰
銑曰井幹樓名疊謂樓形重疊極梁也言置遊梁於浮柱以欂櫨相承累積重構而上也北辰北極星也望北極星之高以起此樓消
雰音氛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音勘宛虹之長鬐音收察雲
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銑曰消除也雰埃塵微也中宸天地交會
之際上為陽下為陰清澂亦為陽故云集重陽也宛謂屈曲也鬐著虹背鬐也雲師畢星精也言登此樓見宛虹雲師所依闥閣門也眺視也上飛門而
視正見瑤光玉繩之星將乍往而未半怵音黜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
趫丘嬌孰能超而究升良曰將往升樓未至及半已恐懼矣非都盧輕捷誰能超騰究盡而升也都盧山名其山人善
緣高也馺蘇臈娑蘇可駘音殆盪燾徒到奡五結桔音吉桀居列枍音翳詣承光睽
呼圭罛音呼庨呼交豁呼谷銑曰馺娑駘盪枍詣承光並臺名餘皆高峻深邃貌增桴音孚重棼音汾鍔鍔
列列及宇業業飛檐轙轙魚綺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向曰鍔鍔列列業業
皆高峻貌轙轙偃起貌流景內照言日月之光含采飾之輝相引而入宇內也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
不脫扃結駟方蘄音祈轢音歷輻音福輕騖音務容於一扉翰曰天梁宮名闈門也扃旗關名

連一作途
呼一作嘑
隥一作墱
堂一作唐
象一作潒

轊馬街也櫟謂櫟其車輻爲聲以為急車也言出宮門高大車上載旗亦不脫扃而入四馬齊銜櫟輻而走乃一旁之地而容也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音叶庭詭異門千戶萬綜曰連閣謂閣道如雲延蔓相連接閈閈也言隔一門自有一庭門千戶万言多重閨幽闥轉相逾延移賤望叫窱徒弔以徑廷他頂眇不知其所返綜曰閨闥互相通而深遠入者眇然而迷不知還路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隥道邐力氏倚以正東向曰珍臺臺名在城東蹇產高大皃隥道閣道也言此閣道西入宮邐倚長遠之皃自宮言之故言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他而內外潛通濟曰閬風崑崙山也金墉城也言珍臺之高閣道之長有似閬風之山也橫越也謂越洫過城也城尉官名也弛廢也柝擊不以守更也言城尉不廢守更而閣道之中潛行以通內外前開堂中彌望廣象觀臨太液滄池漭莫朗沆胡朗反良曰建章宮中有唐中池周數十里彌望極望也廣象寬大也太液池名倉池蒼色故曰倉池漭沆深大皃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音戶以弘敞銑曰漸臺臺名在太液池中昈昈文也言此臺赤文赫然而又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曾罪嵬音罪下嶄仕咸巖以嵓音巖吾音五銑曰駢羅謂二山相布貌巖齒林岑壘嵬嶄巖嵓吾上下皆

西京賦

於一作以

險按不齊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巨隕於重涯濯靈
芝於朱柯濟曰海曲曰島山菌芝類也言風激射於島山而水起其濤波浸濯芝菌於重涯之上重涯岸也芝赤色故云朱柯海
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翰曰海若海神玄渚也之深也言神游深者鯨魚隨波而蹉跎蹉跎
失流皃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向曰李少君欒大皆方術之士以仙道干
武帝帝信之以爲貞固之實立脩茎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
飡必性命之可度翰曰脩長也屑末也瓊蘂玉英也言承雲表之露和玉英之末服之冀挂命可度世而不死美
往昔之松喬要平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
慕翰曰松喬羨門皆仙人也羨之思與相逢於天路黃帝乘龍於鼎湖之山以升仙言思相此事不冀於俗之人若歷世而
長存何遽營乎陵墓良曰遽急也言長生不死何急營其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
旁開三門參音三塗夷庭方軌十二衢相經濟曰夷平也庭正也西京城面三門門三
道皆平正可齊列十二車其中衢亦相經緯廛里端直甍音萌宇齊平濟曰廛里居邑里舍棟宇也北
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音豸陊音豸木衣音意綈音帝錦

士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魚几反銑曰第館宅甲第第一也程撐陁崩陊落也言第一之宅
當道正開門皆擇巧匠以致其功使無崩落之期土不之上加以綈錦朱紫之色武庫藏兵器之處也蘭錡兵架也陳列於甲第之門若今戟門
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向曰宅居也石顯董賢皆漢之倖臣言非此二人誰能居此爾乃廓開九
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翰曰郭大
也長安有九市闤闠市門也旗亭市門樓也五重言累積五重也隧市道也周礼市致大胥職今但屬二輔郡尉環貨方至
鳥集鱗萃鬻音育者兼贏音盈求者不匱翰曰環貨謂珍物也鳥集鱗萃言多也鬻賣也兼倍
也賣者倍贏其利求者無所之少爾乃商賈音古百族裨必丁販夫婦鬻良雜苦蚩
眩音縣邊鄙濟曰行曰商坐曰賈族類也裨益也販謂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良善也苦惡也蚩欺也眩或也言裨販之人以善物
和惡物欺或邊遠人鄙陋遠也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向曰昏強也優饒也言何必強作勤勞之
事為欺詐之利自得豐饒足可恃也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良曰許皇后史良娣宣成二帝時皆
恣為奢侈市人男女服飾奢麗皆過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
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濟曰翁伯販脂濁氏賣脯質氏洒削張里馬醫言此等人皆以是業而富或鍾鼎而食或

重取而遊雖勇言公侯之牡皆不過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
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去如雲向曰游俠謂交結豪強也又曰游俠
謂輕死重義也張子羅趙君都言此二人並長安名豪家義俠各為人報仇王氣皆擬貌不已田文也為負輕生重氣之志故君羣黨衆多如雲
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乞嬌悍音汗虓呼交豁呼合如虎如貙勅俱睚五懈眥仕解
蠆敕介芥尸僵音姜路隅向曰茂陵陽陵皆漢帝陵也原涉朱安並居此陵趫悍捷也虓豁勇也言其捷勇如虎貙之
猛也貙虎類睚眥皆蠆芥怒皃言此二人怒必殺人於路傍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烏路而公孫
誅銑曰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下獄時帝捕朱安賀請捕安以贖子罪後果得之安於獄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賀父子俱死獄中若
其五縣遊麗辯論去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氂
力之擘音百肌分理翰曰五縣五陵之縣辯論謂談說之士咸善也否惡也毫氂皆細微言此人彈剔善惡雖毫氂肌理之間亦能
分擘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于鬼反銑曰言此衙士所好者褒之使生毛羽惡者毀之令生瘡痏
瘡也郊甸之內鄉邑殷音隱賑音軫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
音格隱隱展展丁謹冠帶交錯方圓接軫翰曰殷賑富饒也槅車軛也貨出曰遷貨入曰引商

旅既多載物之車或出或入隱展相連言轝兒冠帶職無也方並也軫車後横木也互輳接軫言多也封畿千里統以京

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良曰畿内千里並京兆尹之中外宮館百四十五所右極盩知留厔知栗

并卷酆鄠音户左暨其器河華遂至虢土向曰盩厔酆鄠皆縣名河黄河也華華山也虢地名

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音

作繞黃山而款牛首向曰跨越彌掩也大陸曰阜鼎湖山名細柳地名長楊五柞皆宫名黄山牛首皆山名款至也繚

垣綿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銑曰繚繞綿聯長也垣牆也緜聯不絶兒植物草樹也動

物禽獸也止居也衆鳥翩翻羣獸駓音丕騃音俟散似驚波聚以京峙向曰

駓騃行走兒京峙高丘也言鳥獸散若驚波聚如高丘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銑曰上言苑中禽獸多而且

奇伯益不能知其名隸首不能筭其數伯益舜掌山林之官隸首黃帝時筭人林麓之饒于何不有良曰山足曰麓

木則樅七容栝古活椶子公楠音南梓音宰棫音域楩鼻緜楓音風良曰並木名嘉卉灌叢

蔚若鄧林翰曰木叢生曰灌鄧林夸父與日競走於道渴死弃其杖化爲林其林高茂故以爲比鬱蓊音翁薆

烏改薱對橚音肅爽櫹音蕭槮音森吐葩颺音揚榮布葉垂陰良曰華榮繁

皃草則葴[音針]莎[蘇和]菅[音姦]蒯[古壞]薇蕨荔[音隷]苀[胡郎]王芻莔[音萌]臺戎葵懷羊[此皆草名]苯[音本]䔿[子本]蓬[蒲夢]茸[如腫]彌皋被岡[良曰言竟茂盛或被滿高岡]篠[星了]簜[徒朗]敷衍編町[音定]成篁山谷原隰泱[烏黨]漭[馬黨]無疆[濟曰篠竹箭簜大竹也町畎畝也言竹生舒布蔓延連畎畝而成叢也山谷原隰之上泱漭然無疆畔]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音止]周以金堤樹以柳杞[濟曰沚小渚也水色黑故云玄沚金堤言堤堅如金樹植也柳杞木名]豫章珍館揭[音竭]焉中峙[山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銑曰豫章館名在上林揭高也立牽牛織女之象於池之東西以象天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音似向曰扶桑日出處濛汜日入處言此池廣大如日月自中出入]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陟連]鯉鱮[翔与]鮦[音重]鮪[有上軌]鯢[音倪]鱨[音常]魦[音沙]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向曰言鱗介之屬或長額短項或大口折鼻狀類各異非一族元巨皆大也]鳥則鷫[音宿]鷞[音霜]鴰[音括]鴇[音保]駕[音加]鵝[音我]鴻鶤[音昆]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集隼[司尹]歸鳧沸卉砰[普萌]訇[呼萌]衆形殊聲不可

勝論(薛曰隼鶡鳥類餘皆水鳥名沸卉砰訇鳥奮迅聲言此鳥形狀既多音響亦異不可勝述)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音博)鷙(音至 薛曰言陰氣始盛風霜殺草木之時則蟲鷹隼豺也候殺氣以祭鳥獸搏擊也鷙猛也)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補我)林薄(翰曰振整也維綱也絡紘也衍舒布也謂綱大紀天地也蕩簸謂搖動草木叢生曰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音銀)鍔(音咢 銑曰畢盡也駭驚也咸皆也作起也寓寄也草伏木棲謂禽獸驚走未得草則伏遇木則棲失其所處寄以他戍起彼謂起於本處集此謂集於靈囿霍繹紛泊飛走貌无有垠鍔言多也垠鍔際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槎(音乍)木翦棘(銑曰虞人掌禽獸之官營域獵場也言焚除草萊斫木翦棘為驅逐之處)結罝(音嗟)百里迒(音剛)杜蹊塞麀(音憂)鹿麌麌(危守)駢田偪仄(良曰罝網也迒蹊皆獸逕也杜塞也麀牝鹿麌麌攢立貌駢謂駢列於田以相偪側)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illegible])戴翠帽倚金較(音角)璿弁玉纓遺光儵(音叔)爚(音藥 良曰形畫也軫車也駁白馬畫為里六翠帽車蓋也以翠羽飾之余較以金玉飾也弁馬纓冠也皆以玉飾之言光耀儵爚有餘色)建玄弋樹招搖栖鳴鳶曳雲

稍所交弧旌枉矢虹工旃蜺旄綜曰玄弋招搖皆星名鳴鳶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焉雲稍旗也弧與枉矢皆星名盡以飾幟也旃旌亦旗類畫虹蜺於上因名之華蓋承辰天畢前驅翰曰辰北辰星也華蓋覆之王者法以作之畢鳥網取象畢星先驅載之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楚瘦載獫呂驗猲音歇獢許喬反銑曰千乘萬騎言多也雷動龍趨言迅疾也屬車後車也簉副也獫猲獢皆獵狗也載之以車也匪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翰曰祕書道術書也小說也有九百篇本洛陽人虞初所著從容閑和貌言此非小說徒玩好閑和以書術自道俟待也儲具也謂備具以待君問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音班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良曰蚩尤作兵戎秉執也禁止也禦捍也若順也旃之也言使蚩尤秉鉞奮振其鬣被文繡之衣止其不順知神鬼之姦淸驚避山神螭魍水神言此神無能逢遇之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濟曰陳列也武旅勇武貴之旅也飛廉館名壘辟吉星名以為軍名上蘭觀名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音畝濟曰部曲行伍皆校隊之名燎火也京薪也謂積之如京以燒之駭震擊也雷鼓八面鼓也獵徒士卒也莽長草迾音列卒清候武士赫怒上緹音啼衣韎音賣韐音夾睢

西京賦

盱跋扈光焰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

為之陁音雉堵銑曰列遊也消候戒道也武夫之士赫然發怒縱衣韎韐武士衣服也睢盱張目兒跋扈勇壯兒燭照也囂呼聲也天庭海浦謂昭震高遠也吳嶽雍州之鎮也陁堵崩落也百禽凌音陵遽騤渠追瞿奔觸昌句喪

精亡魂失歸忘趣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銑曰凌猶怖也騤瞿奔走兒言百獸怖急奔走不知所趣皆自觸輪關輻不待激遮而逢也關輻謂刺於車輻間飛罕潚音蕭箾音朔流鏑檑爆音朴

矢不虛捨鋋音蟬不苟躍向曰罕鳥網也潚箾著物兒鏑箭鏃檑爆中聲鋋小矛也躍投也矛箭不虛投言發必中

當足見蹍女展值輪被轢音歷僵音薑禽斃獸爛若磧七亦礫音歷向曰足蹈曰蹍車駕馬曰轢磧砂石也僵斃皆死也言禽獸死者如砂石也但觀罝羅之所羂古犬結竿

殳之所揘音橫畢音筆向曰罝羅網也羂絓結縛也竿殳及矛朝木之屬揘畢猶擊刺叉簇楚角之所攙

仕衔捔助角徒搏之所撞直江抋蒲結反銑曰叉簇攙捔皆貫穿之也徒搏擊手也撞抋謂撞而抋倒白日未

及移晷已獮思衍其十七八銑曰日晷日影也獮殺也言日未移影十分已殺七八分若夫游鷮

舉喬高翬音暉絕阬音岡踰斥毚音讒兔聯絲猭敕緣陵巒超壑比諸

東郭䠑之能獲良曰鵕翬皆雉名遊高飛也毚兔老兔也聯遂成兒絕踰陵超皆越也東郭狡兔也言此兔驕捷比之不可能獲也乃使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苦交摯於韝音溝下韓盧噬於緤音薛末良曰迅羽輕足謂鷹犬也括多前也尋影追括言疾也發舉飛走兒青骹鷹名韓盧犬名摯執也韝臂韝著以縶牽犬繩也言鷹鷙雉於韝下犬噬兔於繩末及其猛毅髬音丕髵音而隅目高匡威懾之兕音似虎莫之敢亢音岡翰曰猛毅猛獸也髬髵奮鬣兒隅目謂目有角也匡眼匡也亢當也此獸作怒兒虎亦畏之無敢當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失鬘莫亞䰉作計髽責瓜植髮隅中袒音但裼音錫先歷戟手跿先先踽禹禹盤桓翰曰中黃國名其俗多勇力者育賁獲烏獲皆古之勇力者朱鬘祥額也鬛髽結束也言結其髮植之如竿袒裼肉袒也戟手手如戟跿踽盤桓搏物之兒鼻赤象圈巨狿音延摣音側家髴音沸猬音胃批音㳿貔音酸狻音俊指苦諧枳音比落突棘藩翰曰亦象大象巨狿大獸鼻異謂執其鼻圈謂也髴猬狻狻皆猛獸名摣批捭擸之兒捭擸抱言擘擸其藩落藩落皆籬梗古杏林為之靡拉郎答樸補木叢為之摧殘濟曰梗刺林木拉摧折殘言旅突之使擗破也木有刺曰梗輕牽挺銳兌僄匹眇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

[魚蹇]獵昆駼[音途]杪[音眇]木末擭[烏獲]獑[音讒]猢[音胡]超殊榛[音臻]摕[庭結]飛

鼯[音吾濟曰輕銳謂捷疾之徒也洞穴深穴也擭摕皆探投也封狐昆駼二獸名獑猢猨類飛鼯飛鼠]是時後宮嬖[音閉]

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臯樂北風之同車盤

于遊畋其樂只且[子余反良曰嬖幸也昭儀後宮官名亞次也常次天子輿賈氏賈大夫背如臯射雉妻見而笑也北]

[風詩云攜手同車言盤遊之樂不可極也只且辭也]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五計]

集乎長楊之宮[良曰殫窮皆盡也邪睨邪視也長楊宮名]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

胔[在智]數課眾寡[銑曰行夫士卒也展息也數謂數其功課多少]置互擺[音捭]牲頒[分]賜獲

鹵割鮮野饗犒[苦勞]勤賞功[銑曰頒布也生執曰鹵犒勞也互以挂肉擺謂披破牲體以作錫士卒割]

[新殺之獸勞賞勤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音禮]方駕授饔[音雍]升

觴舉燧既釂[將曜]鳴鐘[銑曰千列百重士卒多也饔熟食也謂車載酒肉以行也舉燧齊飲鳴鐘告盡]膳

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步包]夥[音禍]清酤[音戶]𦎧[音支]皇恩溥洪德

施徒御悅士忘疲[向曰膳夫宰人也貳副也空無也察廉皆視也炰炙也清酤美夥𦎧皆多溥博洪大也言皇恩博洽]

[illegible]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儴音襄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向曰巾車掌主車官旆旌也儴佯猶徘徊末盡志也五柞館名旋迴也憩息也登豫章簡去矰音曾紅蒲且子余發弋高鴻挂白鵠聯飛龍磻音波不特絓胡卦往必加雙翰曰豫章館在池中矰紅繳射也弋射也挂聯皆網也磻石箭鏃也絓著也白鵠飛龍皆鳥之名言不著一而已必加於雙於是命舟牧為水嬉許其浮鷁首翳雲芝垂翟音狄葆音保建羽旗翰曰舟牧主舟之官嬉戲也鷁鳥名也畫為舡頭象之翟葆皆羊毛也羽旗隼旗齊栧音曳女縱棹歌發引去和去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銑曰栧棹皆楫也言令女鼓棹發此歌聲以相和也葭笛從曲令急淮南陽阿皆曲名也河馮湘娥蝄蜽皆水神也蛟蛇龍類也然後釣魴音房鱧音禮纚鰋音偃鮋音由摭音隻紫貝搏耆龜搤音扼水豹馽竹立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翰曰纚網也摭拾也紫貝耆龜皆水蟲搤捉也馽係也水豹[illegible]皆水獸澤虞主水官也濫施[illegible]春秋言不必順時而取之擿他歷漻音了澥音解搜川瀆布九罭音域設罜麗音鹿摷音交鯤音昆鮞音而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向曰擿探

也𤁽澥小水也九罭罜罽魚網也摷殄皆盡也鯤鮞小魚也萊藕水草也蜃蛤蚌屬拔掇根取也剝取其肉逞欲畋魰音魚效獲

麑音迷麌鳥老撂古巧蔓老音洋浪音郎乾池滌藪銑曰逞極也畋[?]取[?]也藪大澤也撂參滌淨盡

謂偏搜索也乾池滌藪言搜盡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拾卵蚳音遲蝝音緣盡

取君句取樂今日遑恤我後翰曰在腹曰胎卵曰卵子也蚳蟻子也蝝蝗子也謂盡取也皇暇恤憂也何暇憂後之樂何

假晏後壯既定且寧焉知傾陁音雉向曰言今見安焉知後之傾壞陁壞大駕幸乎平樂

樂之館帳甲乙而襲翠被濟曰大駕天子駕也平樂館名甲乙帳名襲衆用也謂用翡翠飾帳攢

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侈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侈

戲濟曰攢聚也紛雜瑰可愛也迴望館名程試也謂課其技能以為角觝戲也角觝令人兩兩相當角力也烏獲扛鼎

都盧尋橦音直江衝狹燕濯胸突銛音息廉鋒跳音條丸劍之揮霍走

索上而相逢銑曰烏獲秦之壯士扛舉也都盧山名其山人善緣橦竿也狹以草為環插刀四邊使人躍入其中[?]出入[?]

之飛濯也跳[?]也丸鈴也揮霍捽劍上下貌索謂以細繩係兩頭二人各從一頭於上交而相舞細華嶽峩峩岡巒

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

瑟蒼龍吹篪音池向曰華山西嶽假作以為戲即今之山車也上捍草木垂其東實離離分布皃總會僊倡謂集仙之倡伎戲

豹舞羆並假作其形篪簫類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於為蛇音移洪涯立而

指麾被毛羽之襳音衫纚音師翰曰女娥娥皇女英也暢達也蝼蛇餘声詰曲也洪涯古樂人指麾謂分析伎戲也

襳纚毛不皃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飄匹霏芳非

向皆分為作之此句漢書高帝紀曰自度曲注曰度曲歌終也役其次謂之更次復陸重閣轉石成雷陸陵

若復閣道也於上博石以象雷聲礔匹礰音歷激而增音磅普耕磕苦蓋象乎天威曲度

謂曲之節度也雲雷霹靂皆幻化為之研惝若也其下加竹似天之威也巨獸百尋是為蔓延以延神山

崔嵬欻許律從背見熊虎升而挐居加攫音[illegible]猨狖手究超而高援

鉄曰巨大也加下猨狖也言作大獸名為曼延之戲分物伸山於背致能虎猨狖之屬皆相挐攫於山上怪獸陸梁大雀踆

踆七倫白象行孕垂鼻轔音鄰輑鈞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音苑

以蝹蝹於云反良曰陸梁踆踆皆行走兒孕產也謂偽作象令行產其子轔輑象兒昇下垂兒海鱗大魚也初為魚後化為龍蜿蜿蝹蝹

龍行之兒含利颬颬呼家化為仙車驪音離駕四鹿芝蓋九葩蟾常占蜍

常余與龜水人弄蛇薛綜曰含利獸名颬颬開口兒言初為獸後化為仙人車仍以驪馬駕之芝蓋以芝英為蓋葩花也蟾蜍蝦
蟆也水人俚人也能禁固弄蛇奇幻胡辦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
地成川流渭通涇薛綜曰奇幻謂幻人能分一身作數人或吞刀或吐火或起雲霧或畫地成川河杳冥昏闇兒東
海黃公赤刀粵祝音咒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
售常呪及翰曰有東海人能以赤刀以越人祝法厭白虎觀有術不能行謂白虎所殺蠱惑也售行也謂挾不正之道者於是不得行爾
乃建戲車樹脩旃倀音倀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音根絓
音前譬隕絕而復聯翰曰樹植也脩長也旃謂橦建於戲車上旗殺也僮小兒也言眾小兒見其材伎於橦上翩翻上下
兒突然投身將落復以足跟絓橦上若絕而復連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
彌向曰又橦上作百馬以一轡馳騁其伎態不可窮盡彌盡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
甲翰曰鮮甲北胡也發射也言假作人形彎弓以射西羌北胡於是眾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
懷萃濟曰眾變謂伎樂也酲飽也萃至也言伎樂畢心飽於悅樂悵怏恨然思念所至之處陰戒期門微
行要平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濟曰武帝習與期門郎陰為戒勑與之微行出不欲識謂之

要屈屈下謂之尊卑天子所以世傳者禮服之言既微行懷藏璽紱自降同賤微便旋閭閻周觀郊隧若神龍之變化彰皇后之為貴綜曰便旋猶廻轉也閭閻里門也郊遂近郭之道龍也能變化言天子或同微人或復尊位更化亦猶龍神焉彰明也以此光明天子之貴矣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音宴婉兗衰及良曰歡悅也捐弃也衰色老惡嬿婉美兒言適所悅之所從而幸之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良曰羽觴杯上綴羽以速飲也祕舞謂希見之奇曲也妖蠱豔美也夏姬夏之美女虞氏謂虞公之歌者羸形宮女之形羸弱似不勝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跐音此豸音雉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皮美反翰曰驚鶴以喻也謂青商之音也嬋娟跐豸姿媚妖麗也縱躰迅訊言舞容如此不節驚羣鶴罷言舞容以之振朱屣於盤樽奮紅袖之颯纚音史要音杳紹脩態麗服颺菁昭藐流眄一顧傾城銑曰言振朱履於盤樽之間颯纚舞袖貌颺明也菁華英也昭藐美視兒言此之美人一顧可使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良曰展季柳下惠桑門西国沙門此二人至貞潔見此之美亦經營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

惟愛所丁銑曰丁當也後宮自皇后已下位有十四等皆曰親於榮寵盛衰不常惟皆意若從之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向曰衛皇后以黑髮見寵趙飛燕以身輕蒙幸爾乃逞至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善曰媮濟曰逞快言快至盡娛也唐詩刺昭公儉也云子有車馬不馳不驅宛其死矣他人是媮媮樂也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濟曰言自君所作即為故事何必拘於禮也成帝初立昭儀增位在婕妤之上賢董賢也為大司馬後封高安侯世言既為公又為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翰曰成帝謂趙昭儀曰使天下無出趙氏上也帝將禪位於董賢以法虞舜時王閎爭之乃止載則渝變也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躭樂是從何慮何思翰曰高祖創業未酣斬其勞子孫繼躰以承其基趾足為永逸但躭樂從意而已何所思慮哉多歷年所二百餘基銑曰從高祖至下莽二百三十年也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音帝深則難朽濟曰但以京師沃野豐饒山川險固其為襟帶易為守備處之者自彊盛據之者能長久亦由水木之深遠難為枯竭故奢泰肆情而馨烈彌

茂[良曰肆力也彌益也列業也言人於此固之地故得於此肆力自後而馨香之業並以茂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綜曰鄙生公子自謂嘆也言我生漢後三百年外未聞之事傳人之耳髣髴如夢中矣未能見其一隅]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備音]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綜曰此謂東都也而不歸西京何如殷人數遷乎言似之也殷自契至湯八遷自湯至盤庚五遷相亶甲居之也耿祖乙居河水所毀曰圯是不常其土地盤庚作誥人遷都之言是人不欲徙故言苦也]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濟曰言聖德同天掩括四海為家也富有之業无大於我漢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翰曰儉嗇猶節也齷齪小也但恨不能靡麗華國獨為齷齪以自小也蟋蟀詩也所以刺儉嗇言今忘此詩意不為禮之謂何疑問之詞]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向曰豈亦欲得西京奢麗而不能往將能往而不欲去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辨之之說也[綜曰蒙公子謙也惑焉言我竊惑此意焉願聞所辨說]

文選卷第一

文選卷第二　賦乙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一首　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蜀都賦一首

東京賦　張平子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向曰大辯若訥]憮[音武]然有閒[良曰憮然猶默然有閒猶有傾也先生怪公子盛稱西京奢麗無度故默然有傾將陳東京之事]乃莞爾而笑[銑曰莞爾小笑皃]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濟曰若客謂公子也為末學近所受膚薄貴於耳聞賤於目見]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向曰古謂西京今謂東京言公子外雖有胷內實無心所以不能識禮經之節制若此之用心誠宜以彼西京奢侈為榮以我東京儉約為陋]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若回]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而知新研覈[胡格]是非近於此惑也[翰曰悝嘲也如之何猶如何也之助句也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公大慙言由余西戎孤臣也尚能嘲穆公之奢著泰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有溫故知新研覈是非之資而

反近惑於此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良曰

姬周姓也言周之末年不能行政政多邪僻宮君也鄰近也始自幽厲二王小人在位與君子為鄰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嬴氏搏

音附翼擇肉西邑翰曰嬴氏秦姓搏猶加也言秦因周之衰若虎加翼得擇肉而食謂據西邑之險擇諸侯而取之是

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良曰七雄韓魏燕趙齊楚秦楚築章華於

前趙建叢臺於後銑曰楚靈王為章華宮趙武靈王起叢臺秦政利觜長距終得

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也向曰秦始皇帝名正擅專也喻大下為大場十國為鬭雞利觜長距終畢

擅之言始皇兵強欲竟滅六國專有天下思為奢麗無如己者乃措阿房傍起甘泉結雲閣觀

南山濟曰秦起阿房宮作甘泉前殿二世起雲閣欲與南山齊又起觀於南山顛也征稅盡人力彈然後

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翰曰彈亦盡也太半三分取二也夷殺也參夷謂夷三族之刑矣言

秦國用費盡更重稅人三分取二不能出者殺其三族也其遇民也若薙土帝氏之芟所銜草既

蘊崇之又行火焉向曰薙氏掌除草蘊崇積聚而又燒之秦之虐民有類於此也惵惵徒牒黔

首豈徒跼局高天蹐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銑曰惵惵

東京賦

枳一作軹

衆懼皃黔首人也謂偪傳蹐輕足行也言黔首振懼豈但畏天地偪傳輕行而已恐秦劫戮之驅以就役惟力是視翰曰言秦驅逼役人但視其力不察其飢寒勞苦也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濟曰百姓不能忍秦之苦若檐重而行晝夜不息及漢乃捨皆欣欣戴荷高祖之德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濟曰膺當也籙五勝之籙圖河圖順天意以誅秦漢以火德旗幟皆赤大號天發號令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銑曰諸侯無道者則亡之存道者則固之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枳上塗音度協韻向曰高祖圍項羽垓下掃滅之秦王子嬰繫頸以組降於枳道枳道亭名也因秦宮業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銑曰我高祖也言高祖新平天下據秦宮府未暇營作洛宮也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傍規摹莫胡踰溢不度入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不康良曰西匠西人為匠也臧善也康安也高祖既西都秦中復使西人營理宮室西人當翫阿房之踰溢過度不善雖使抑損尚過周宮觀者猶以為陋高祖尚以為奢泰而不可安也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良曰高祖也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翰曰文文帝菲菲薄節儉致太平也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

然之功濟曰武武帝定越地爲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是大啓土宇也遂登太山升肅然以紀其功宣重直用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銑曰亘〻帝享獻也呼韓單于顧獻國寶也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翰曰高皇帝爲太祖廟文皇帝爲太宗廟武皇帝爲代宗廟宣皇帝爲中宗廟此四廟代〻不迁毀其主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銑曰彝器鍾鼎祖宗之器以銘紀功勳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故舊蔽善而揚惡祗章移吾子之不知言也向曰爽差也先生以爲公子之意稱西京之盛宜不嫌於故舊理當陳飾美事以成其言且春秋諱國惡今公子捨四帝純懿之德不述取元成哀平之過以談是蔽善揚惡反以嫌於故舊是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銑曰肆放革改也有虞帝舜也合宮總期皆明堂名夏癸桀也作瑤臺殷辛紂也作瓊室皆以珏瓊飾之故以名焉今公子以奢放爲賢則黃帝與帝舜作合宮總章皆是不如桀紂作瑤臺瓊室也若此湯武誰復改易此弊而用師伐滅之盍音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乎良曰盍何不也何不覽東京儉約悟西京奢泰也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濟曰至德及遠故可廻待四海之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濟曰險隘妨害之處也恃險不及守位遠

影一作景

矣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翰曰苟且也諒信也公子稱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先生言但人心不信雖有於此復何補乎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向曰負恃也二關函谷武關皆忘之黍沛公攻武關入秦又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若此險阻不足恃明矣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銑曰偏據謂西京宅中謂東京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影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良曰先王成周王也邑洛邑也掩度觀視也隩九州之内也靡無也言成王經始此邑度視九州之内無地不營以土圭之法測正日影而出其不縮不盈正得天地之中四時風雨於此交會故建立王城審曲面勢濟曰審其曲折觀其面勢泝音素洛背河左伊右瀍向曰泝向也洛河伊瀍皆水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銑曰谷陽西十里九阪之道謂之九阿旋旋門坂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銑曰盟津河名太谷谷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音接乎轘轅翰曰轘轅坂名言大道伊闕之界迂迴而行轘轅之上雖邪亦捷也太室作鎮揭音竭以熊耳銑曰太室嵩高別名熊耳山名揭表也鎮國鎮也底柱輟流鐔徒南以大岯音丕良曰底柱大岯皆山名底柱山在水中若輟止於流也鐔者劒也大岯險要亦猶是也温液湯泉

黑丹石緇音滓良曰緇黑也言丹黑上石相雜王鮪岫居能鼈三趾翰曰山有穴曰岫王
鮪亦魚居穴中故云岫居鼈三足曰能皆出此水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濟曰宓妃神女伊洛之精也當其館
於此中其神挻然可紀龍圖授羲龜書俾姒必利良曰俾與也羲伏羲也得龍圖於河姒禹姓也得龜書於
洛言二水授與之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濟曰召公先相宅云
我卜澗洛食言吉也周公往營繩直而制甍弘魏舒是廓是極向曰廓開也極致也言致功開立之長弘
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也經途九軌城隅九雉銑曰軌轍也言途可容九軌雉高三
丈隅角也度堂以筵度室以几翰曰筵席也几俎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皆取几筵為准京邑
翼翼四方所視良曰翼翼冀美兒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欲圮巨猾
閒夫釁許覲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
或貳其取威也重矣向曰宅居圮毀也神器帝位也三六十八載也言漢初不居我東京所以中有毀絕巨大也猾
謂王莽閒伺覬隙而竊盜輕弄帝位歷十八載偷以自安蒸衆也昧衆人不敢貳心求於昧者懼莽之威深重矣此皆由西都之禍也我世
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良曰世祖光武皇帝也忿莽內之逆乃起於南陽白水後

既一作乃

討王郎旋於鄗地鄗地參分野羣龍飛鳳翔喻聖人之起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翰曰凡國有難君召將以授斧鉞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喻王莽也昔共工作乱帝嚳使祝融攻滅之光武以二十八將誅王莽亦猶是也欃槍旬始羣凶靡餘銑曰欃槍彗星也旬始妖星也喻羣賊光武討而滅之區宇乂寧思和求中良曰天下乂安思陰陽和求天地中將都於此也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濟曰睿聖哲智玄遠通覽洛宮之美而都之茲此也言光武聖智曰止曰時昭明有融向曰時是也融長也言光武當卜是洛邑必有昭明長久之福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翰曰言能光大武德又使仁道滿盛也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銑曰光武登岱山封禪勒石紀功成可與黃帝比其崇高逮至顯宗六合殷昌良曰顯宗孝明皇帝也逮及也及至顯宗之時天下殷富昌盛也既新崇德遂作德陽良曰崇德德陽皆殿名天下富盛乃理宮室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七將反向曰南端門名闈門也言此門特達衆門而起應門亦門名將將高皃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宮南濟曰木主仁故立崇賢門於東金主義故立金門於西以明仁義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翰曰雲龍神虎皆門名龍爲木列在東武爲金列在西雲神皆龍虎所用也龍可使屯集武可使屯置也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向曰象魏闕也一名

觀六典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旌明也懸之於闕以明之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音勑迎春壽安永寧濟曰八者皆殿名飛閣神行莫我能形銑曰閣道相通不行於地故云飛神者謂不知其行不見其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音宜渚戲躍魚淵游龜蠵音惟良曰濯龍殿名芳林園名蠵龜類永安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列清鵯音匹鶋音居秋棲鶻音骨鵃竹交春鳴雎七余鳩䴉呂知黃關關嚶嚶濟曰永安離宮二名幽流洑流也列冷也鵯鶋鶻鵃雎鳩䴉黃皆鳥名也關關嚶嚶二聲也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歡安福銑曰三者皆殿名謻音移門曲榭邪阻城洫翰曰謻門二名宮室相接謂之謻有木曰榭言邪狀城也奇樹珍果鉤盾音允所職向曰言珍若美之此鉤盾主小苑也西登少華亭候脩敕良曰[illegible]中有[illegible]山有亭有候勑整也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濟曰寔安也九龍門名嘉德殿名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言尚質我天子好儉約乃安止於此於東則洪池清籞音語淥水澹澹徒敢內阜川禽外豐葭菼土敢獻

鼈蜃（示忍）與龜魚供蝸（古花）蠯（蒲生）與菱芡（巨儼反翰曰供池之名蔣於池水上作室可用捿鳥皂多也蜃蛤菱芡皆草名蜃蝸皆水族可獻者也）

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良曰平樂觀名都為大場作樂使人觀之）

龍雀蟠（音盤）蜿（元）天馬半漢（濟曰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並置平樂觀蟠蜿龍雀皃半漢天馬皃）

瑰異譎詭粲爛炳煥（銑曰瑰異譎詭並奇世粲爛炳煥並明也）奢未及

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向曰尺合法則）於是觀禮禮舉義

具（濟曰觀其礼具見其義也）經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良曰亟急也經始之際不欲於急是百姓自來義不終日而成）

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銑曰

言天子猶以為百姓為之勞苦我居之逸樂乃思堯舜茅茨不剪夫禹卑宮室將師法之）乃營三宮布政頒（音班）

常複（音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良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頒

布也所以布常礼之呂複謂重檐也明堂九房而八牖授猶賦也順隨也鄉方也言頒政賦教以隨時月而居其方）造舟清池

惟水泱泱（音央濟曰造舟比舟為橋也泱泱水流皃）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

表賢簡能（叉來反協韻向曰謂辟雍也其行礼射有才德者則進用之有衰退者則距絕之此表異其賢簡別所能）馮（皮冰）相

息覿觀祲音浸祈褫音絲禳災銑曰祲氣分氣也祈求也褫福也禳除也馮相氏主候星宿氣分氣之宮也祈福除災
於是孟春元日羣后傍戾翰曰元日歲朔也戾至也諸侯四方而至百僚師師于
斯胥洎良曰僚官胥相也洎及也百官至相師法於此相及藩國奉聘要伊遥荒來質[illegible]
頡銑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蕃服綏服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五百里曰荒服此五服之君皆來聘留質以質之具惟帝臣
獻琛執贄音至向曰具俱也琛玉也贄幣也言獻王執贄幣於此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
以二良曰數万言多也以二列為二行也爾乃九賓重平声臚音盧人列濟曰九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
夫士也言積重多也臚人鴻臚也主賓客之官羅列其尊卑以朝也崇牙張鏞音庸鼓設良曰崇牙上飾筍虡以挂鍾
故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音殺龍輅充庭雲旗拂霓五結反銑曰鎩鋒刃也虎戟中
郎將必階而立于戟交鎩龍輅天子車雲旗之名拂霓言高皆以陳設之狀夏正三朝庭燎晣晣音[illegible]
曰夏以建寅為正虞用之三朝歲月日之朝庭燎樊燭也晣晣火明兒撞鴻鍾伐靈鼓旁震八鄙軯
普萌礚苦代隱訇火宏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翰曰八鄙八方也軯礚隱訇皆鍾鼓聲其
發越迅疾若此是時稱警蹕已下彤輂於東廂銑曰白土帝輂動左右稱警蹕東西序曰廂天子至

文比冠通天佩玉璽（音徙）紆黃組要（平）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

之尹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良曰通天天子冠名要帶也干將劍名白黑謂之斧扆依也施斧文屏風於後次席竹席紛純謂以組為緣聽々朝也）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

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向曰辟君也司儀掌九儀辨尊卑等班也勑贄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奠定也言班等既定）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七羊）焉

信天下之壯觀也（翰曰三揖者公卿將揖揖衛也言三揖之人才儀揖旅衆也言衆揖之士傍揖言不出也穆々皇々[illegible]將々皆盛美之皃）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人

隱而除其眚（所景）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良曰羨延也東除東階也恤憂也隱痛也眚病也言天子憂民之所痛為除其災於不得其所猶納己於隍池之中）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

以寧靜（向曰皇暇也匪敢怠慢何暇為安靜自樂）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寮逮輿臺（銑曰京大也賚賜也輿臺至賤稱上賜大官下及賤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虛氣）浹（子頰）乎家陪（翰曰膳夫王供食人熟曰饔生曰餼浹徧也陪諸侯之臣也言大享賜官僚生熟之物徧於公卿之家）春醴（音礼）惟醇燔

伐灸芬芬銑曰醴酒也芬芬香元也燔灸飲食之香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

官已事而踆七旬反濟曰君臣歡康具醉而熏薰然言日官畢禮事此皆踆退而退勤屢省向曰并茂乾

乾良曰尚書云屢省乃成易曰終日乾乾言勤茂此道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銑曰

言合玄遠之德通自然之道憲先靈而齊軌必三蘇濫思以顧愆翰曰憲法也先靈先聖也軌跡

愆過也言猶三思慮之有過招有道於仄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

旅束帛之戔戔音殘濟曰言求賢於仄陋又舉能直諫者耿絜清白貌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束帛貌上

下通情式宴且盤向曰式用也宴安也盤樂也及將祀天郊報地功銑曰將行南郊祭天報

地之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翰曰祈求也玄天也虔敬也肅肅之儀盡

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向曰殫盡也言獻精誠敬奉禋祀曰

允矣天子也濟曰允信也言信矣天子之德乃整法服正下冕帶向曰法服天子服也整其

冠帶也珩音行紞丁敢紘音宏綖音延玉笄綦音其會火龍黼黻藻繂音律

鞶步干厲銑曰皆冠帶名結飛雲之袷音合輅音路樹翠羽之高蓋翰曰袷猶次也言次

車樹翠羽爲蓋如飛雲建辰旒之太常紛颷悠以容裔向曰辰日月星辰畫之於旒垂十二旒名太常颷悠容裔從風轉蕩皃六玄虬渠幽之奕奕齊騰驤之沛普外艾良曰玄黑也天子乘六馬馬高七尺曰虬騰驤沛艾馬行之皃龍輈張流華轙音蟻金鍐士揔鏤鍚音陽銑曰輈車轅刻爲龍華華彩也載轡謂之轙金鍐鏤鍚皆馬之飾方釳音乞左纛徒到鉤膺玉瓖音襄濟曰纛以牛旄尾爲之皆馬上飾鑾聲噦噦呼外和鈴鉠鉠於良反銑曰噦噦鉠鉠皆鑾鈴聲重輪貳轄跊轂飛軨音零良曰重爲輪以貳轄括之跊轂刻其轂爲文飛軨畫緻油繫軸羽蓋葳蕤音威葩瑵音爪曲莖濟曰葳蕤羽蓋皃瑵與爪同言羽蓋悉以金作華飾之具莖低曲而縻迆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繫綏向曰五時之服各隨其車之方色以相副皆載龍旂繫多綏絡於其間立戈迆戈止戛農輿輅木銑曰戛長矛也戈短故立於車上矛長故靡昇迆邪柱也農輿籍田車也車無飾曰木屬之欲車九九乘軒並轂良曰屬車後車也九九八十一乘也並轂言車多並行軖音伏弩重旃朱旄青屋翰曰軖載弩車餘皆車上飾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銑曰言導引之次已定先車乃行鑾旗皮軒通帛綪千見斾銑曰鑾旗皮軒皆車也通帛旃斾皆旌旗雲罕九斿鈒所及戟轇音交轕

音葛向曰雲罕九斿亦旌旗別名鈒鋋也轇轕雜亂皃髶而利髦音毛被繡虎夫戴鶡音葛翰曰髶髦
髦頭萁騎也衣繡衣武賁之士戴鶡冠駙音附承華之蒲梢所交飛流蘇之騷殺桑葛反良
曰駙副也蒲梢汗血馬也言取承華廄蒲梢馬駙馬以為副流蘇五采毛為馬飾騷殺飄颻皃總輕武於後陳奏
嚴鼓之嘈音曹囋才達反銑曰輕捷武猛者謂以軍江在後陳列鼓奏嚴毅之聲耳嘈囋震發也戎士介
而揚揮戴金鉦音征而建黃鉞翰曰戎士武士也介甲也言武士帶甲乃揚舉揮發也鉦鐃類黃鉞金
飾斧清道按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音隣殿丁見未出
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音真叶韻濟曰天子清道而行若天之行轉星之陳布肅肅習習隱隱轔轔皆車馬
聲言後車未出城前驅已自郊而反言車騎之多畛界也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向曰
言敬神之美盛於夏德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良曰孤竹雲和皆山名出竹與梓可為管瑟因以為名
之雷鼓鼝鼝烏玄六變既畢銑曰雷鼓鼓名鼝鼝鼓鼓聲耳凡樂六變為成冠華秉翟
列舞八佾良曰言舞人冠華冠秉翟毛也佾列也天子八列元祀惟稱羣望咸秩翰曰
元大也稱舉也秩序也君舉望羣山均秩祭者也言大祀既舉望祭之山皆有次序颺槱音由燎之炎煬音揚致

槱作芊　宗作廟

高煙於太一向曰槱木名周禮用之燎燎之煙上至於太一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濟曰歆饗食祚報也天神既歆德馨報我聖主元吉之福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銑曰宗尊也配於上帝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徂回反向曰摧至也辨五方之位正其法則則五方精靈帥然來至也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候木而允懷濟曰漢以火德故稱赤氏言尊我赤氏之光四方之靈皆美悅而信安之懋美也允信也懷安也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良曰不忘祖考躬追養於宗祧吐堯奉蒸嘗與禴音藥祠銑曰祭者所以追養也祧遠祖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物牲辯音徧省設其楅衡向曰將祭之物必徧省視之設楅衡持牲物令不得觸也毛炰音包豚胉音博亦有和羹良曰毛炰豚也胉豚膊亦有以和羹美滌濯靜嘉禮儀孔明濟曰加善也靜絜也孔甚也言滌濯絜善禮儀甚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音皇濟曰萬舞干舞也奕奕舞皃喤喤鐘鼓聲靈祖皇考來顧來饗平古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向曰神既來饗醉止於此降福穰穰言多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銑曰農祥謂大駟房星正月中晨見南方農之祥候也是時土脉潤起可以耕也膏潤也

飾一作設

乘鑾輅而駕蒼龍良曰蒼青色乘此將藉田介馭閒以剡以冉耜向曰剡利也置利耜於介者左馭者右故曰間耜金也躬三推土回於天田脩帝藉於千畝濟曰天田天子之藉田禮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爲藉田千畝供禘亭細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銑曰禘郊祀於郊以供黍稷勤己戒怠惰也兆人勸於疆場音亦感懋力以耘耔音子翰曰疆場田畔也耘去草也耔擁本也懋勉也兆民沐化相勸勉理田春日載陽合射辟雍銑曰載陽二月也將行射禮設業設虡其舉宮懸金鏞向曰鏞大鍾也業虡懸鍾之具也宮懸四面懸也鼖音汾鼓路鼗音逃樹羽幢幢音童翰曰鼖鼓大鼓也路鼗小鼓也樹羽毛摽飾鼓也幢幢羽皃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良曰言此時禮物備有儀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翰曰伯夷舜秩宗也使相禮儀夔舜典樂也使之爲工言后者以其爲諸侯世時雖無此二人言我今使賢皆此類故稱之張大侯制五正音征翰曰周礼云王射三侯五正言王張五采之侯即五正侯也設三乏之厞音翡司旌銑曰厞隱也張三侯故設三乏乏以皮革爲之令人隱於內舉旌以指箭中并夾古洽既飾儲乎廣庭濟曰并鉗箭具箭前高手取不及當用鉗取之儲置於射堂之庭於是皇輿夙駕輦上仕於東階良曰夙早也輦輦都也都在東階以待天子以須消啓明掃

朝霞登天光於扶桑 向曰須待也天光日也言大明星消滅不見朝霞掃除日上於扶桑乃天子出時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 濟曰弭節猶按節也陪乘從車也大丙太一御也風后黃帝時三公或按節爲御或使從車俱行亦類上文使伯夷與夔

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 濟曰攝提星名隨斗柄所建十二月也玉衡北斗中星主迴轉所主天子隨攝持所建玉衡所運至於射宮其與天合德

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側留虞奏 銑曰王出入則奏王夏王射奏騶虞

決拾既次彫弓斯彀古候反 向曰次比也彀張也決以象骨爲之著右手拾以韋爲之著左臂言二物相比彫弓遂張也 彫弓言彫畫也

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 良曰天子親射者助陽氣達萬物也暮春有草木未生者皆通達使生昭明也明誠心遠喻天下

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音叨餮他結之貪欲 音俞叶韻翰曰饕餮貪財食也 言皆以德業滌除之時不生也

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驁 銑曰衍布也遐亦遠也驁馳驁也 言仁義四散及於遠方也

日月會於龍狵音尨恤人事之勞疚 濟曰狵尾也尾星龍星也日月會尾謂十月時也疚病也此時撫恤勞苦病疾也

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 良曰孟冬之月勞農以休息人力勤勞使飲酒歡欣

執鑾刀以袒割奉觴

敘一作次

豆於國叟翰曰鑾刀上鈴也祖肉袒也觴酒器也豆籩豆也國叟三老五更也天子酉事三老兄事五更親執刀肉袒割牲奉酒及籩豆於三老五更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向曰三壽三老也言天子降至尊之位迎送拜此三老若以教川天下恭敬也敬慎威儀示民不偷以朱反叶韻向曰偷踰也我有嘉賓其樂愉愉銑曰賓三老也愉愉和悅皃声教布濩盈溢天區翰曰濩散也言布散盈山區宇文德既昭武節是宣濟曰文德謂郊祀尊三老等武節謂講武三農之隙曜威中原向曰隙暇也三農謂春夏秋是其務農之時冬則農之暇也曜威謂曜兵威歲惟仲冬大閱西園濟曰大閱簡車馬也西園上林苑也虞人掌焉先期戒事良曰先期告日以刑備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向曰悉盡也率猶斂也鳩聚也獸之所同是謂告備向曰可聚乃告備具乃御小戎撫輕軒翰曰小戎車輕可敺獵也中田四牡既佶且閑銑曰四牡四馬也佶健也閑習也言四馬至于中田皆翹健慣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為營濟曰繽紛風吹皃結聚徒為營城敘和樹表司鐸授鉦濟曰和軍門曰大閱虞人為表言設列軍門建樹標表鉦鐸所以節進退言主者授人使擊發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銑曰言鉦鐸坐于教進退之節具謂此也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銑曰牲牛羊豕也斬牲者示人以死刑明不從令者必斬陳

師鞠旅教達禁成（翰曰鞠告也皆知教令識禁忌）火列具舉武士星敷（銑曰使人俱執火武士布散若星）鵞鸛（音灌）魚麗（音離）箕張翼舒（濟曰鵞鳥与鸛皆陣名魚麗陣勢箕張翼舒亦陣之形）軌陳掩迒（音剛）匪疾匪徐（向曰掩覆迒迹也言車軌之塵下覆落其迹是不疾不徐而得中）馭不詭遇射不翦毛（翰曰射背去者不犆射前翦斷其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良曰六禽鳧鴈雉鶉鷃鴞也升上也上獻宗廟四膏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時膳供四時之膳）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伏侯）放麟（銑曰既成禮而解網不欲多殺麟獸也稱放則餘獸可知）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翰曰殫盡也若此可教於儉明於仁也）慕天乙之弛（式氏）罟（音古）因教祝以懷人（向曰天乙湯也懷安也湯見網置四面湯去其三面置一面祝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犯命者今慕此以安万人）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濟曰儀法也姬伯文王也文王將獵渭水之陽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霸王之師果遇太公載以俱歸言我講武法此而思之也）澤浸昆蟲威振八寓（翰曰浸潤也昆蟲小蟲也潤及之言恩澤廣威德遠表八寓八方也）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良曰言好遊樂而不荒淫信文武之道）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濟曰璅璅鄙陋也岐陽岐山之陽也成王所獵敖地名宣王所獵蒐狩皆

儀也言天子過之彼皆鄙陋何足比數爾乃卒歲大儺奴何敺除群癘銑曰儺逐疫也歲終之日為之
以清京室也厲疫癘鬼方相秉鉞巫覡胡激操七刀茢音例向曰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秉持也鉞斧也男曰覡
女曰巫茢黍穰可以掃鬼侲音震子萬童丹首玄製銑曰侲子童子也皆朱冠玄衣桃弧棘矢
所發無臬音刈叶韻良曰弧弓也臬限也无限其數飛礫雨散剛癉音亶必斃向曰礫石也癉鬼也
言投石如雨剛堅之鬼皆死也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翰曰煌火光也火馳星流言急也赤
疫鬼名急逐惡鬼奔於四方然後淩天池絕飛梁銑曰天池海也淩渡也飛梁浮橋也言逐鬼渡海為浮橋絕過
之將至海外擒殺也捎所交魑魅斮側角獝葵筆狂斬蜲紆危蛇逸斯腦奴老方良向曰捎斮斬腦
皆殺害也餘並惡鬼名囚耕父於清泠音零溺女魃蒲葛於神潢音黃良曰清泠神潢皆水名也
耕父女魃皆旱鬼也言囚溺二鬼於二水之中殘夔魖音虛與罔象殪煙計野仲而殲子廉游光
翰曰殘殪殲殺害也夔魖罔象野仲游光皆鬼名八靈為之震慴之涉況鬾音岐蜮音域與畢方
濟曰八靈八方神也震慴也鬾蜮小鬼畢方老鬼言擒殺眾鬼於四海之外八方之神尚猶慴懼況老小之鬼乎言怖懼之甚度朔作
梗音更守以鬱壘音鬱律神荼音徒副焉對操七刀索葦向曰梗猶梗也揔敕也一古有神荼與鬱壘兄弟

二人能執鬼度朔山鬼所出入處山上有桃樹二人於樹下簡閱百鬼无道理者縛以葦索而飼虎言度朔有鬼爲人病者使二人對執素葦以縛之

目察區陬刃婁司執遺鬼銑曰區陬隅隙也言鬱壘神荼察視隅陬之間有遺餘之鬼將執之夫大儺驅逐豈能見鬼逐殺於海外拜索而縛之乎盡作者飾其事壯其詞京室密清罔有不韙韙翰曰密靜罔无韙美也言掃去衆鬼京室清靜无有不美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濟曰庶衆也育養也若此言德化及之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向曰卜征卜行將巡狩也考其嘉祥終然吉善而後行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良曰岱嶽泰山也巡狩至此勸其稼穡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於六反濟曰衡秤也律管也軌車跡也量斗斛也舒緩也燠暑也使天下衡律軌量皆同爲一而寒暑急緩齊均也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銑曰省察也幽昧也黜退也陟升也察有暗者退之明者升之既畢而歸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僕闇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翰曰舊墟西京也僕侍也闇風閶闔之風也言待此風自西遐遠而至乃祀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向曰春爲發生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地戶而出言春將者爲有蟄蟲潛居未出者故巡遊以啓發出之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徒戶銑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豫亦猶也言秋游者觀收成見豐年之多稌稌稻也嘉田畯之

勤一作行

零一作令

匪懈勤致賚于九㐆音戶良曰畯主田吏九㐆農正也嘉其勤而匪懈皆賜賚之左瞰音勘暘谷
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莫補反翰向曰摹法也瞰視也暘谷日出處
睨亦視也玄圃在崐崘山言天子巡狩東視日出之處而視崑崘之上眇然於天末為期規以万代之業且歸來以釋勞
膺多福以安念手王反銑曰膺當念寧也言自巡狩而還釋吏士之劬勞受多福以安寧總集瑞命備
致嘉祥良曰總會集聚也瑞命嘉祥皆王者之美應圉音語林氏之騶音鄒虞擾澤馬
與騰黃濟曰圉牢也擾馴也林氏有珍獸名騶虞澤馬騰黃皆神馬也言皆得牢養馴擾之鳴女牀之鸞鳥
舞丹穴之鳳凰向曰女牀山有鸞鳥丹穴山有鳳凰言皆集於此而鳴舞植華平之春圃豐
朱草於中唐銑曰華平瑞木名朱草瑞草名中唐中庭也言種植於圃豐盛於庭惠風廣被澤洎幽
荒向曰惠風仁惠之風洎及也幽荒九州之外言恩澤及遠北燮素頰丁零南諧越裳銑曰燮和也丁零越
裳皆國名言能以德諧和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音郎翰曰樂浪大秦東西遠國名言盛德包過於此重
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翰曰僉皆也稽首拜也重舌謂曉夷狄之語重為數也詞不以譯比資若此譯
語度九重之國乃至於此比曰來歸于我王而拜首於前也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郡

植一作殖
當一作將

盤改奢節儉則合美乎斯干銑曰迁邑易京謂改都東京也盤殷王盤庚言与之同德斯干刺儉之詩亦与之合義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看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剋己履老氏之常足翰曰孔子云剋己復礼老子云知足常足將使心不亂於所在目不見其可欲向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乱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音紙濟曰犀象牙角也賤簡藏抵皆輕弃不用翡翠不裂瑇瑁不簇音族良曰不割裂其羽不乂簇其躰以為用所貴惟賢所寶惟穀翰曰賢可理人穀可食人故特寶貴之人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苦角反良曰慤實也末謂浮華本謂忠實人皆去彼取此于斯之時海內同說曰吁漢帝之德馨侯其禕於雖而銑曰侯惟也禕美也而語助蓋蓂莢為難蒔神志也故曠代而不覿惟我后能植之以至和平方當數所五諸朝階向曰蒔栽也覿見也后君也植種也蓂莢瑞草生於階下月一日日生一莢十六日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則一莢厭不落王者證以知月大小言此草不可栽我君能植之於朝階方數莢之數以辯月大小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良曰胡何也懷安也柔和柔也聲與風

望一作仰

翔淳從雲遊銑曰言仁聲德澤隨風從雲布覆沾天下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濟曰我賴賴我也皆賴我君之德无所求也德寓天覆音赴輝烈光燭翰曰寓猶蓋也言帝德為蓋如天之覆下人輝列光燭皆明也言德之自上而照猶天垂日月而明狹三王之趢音祿趗〻木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向曰狹陋也趢趗小兒軼過也踵继也武跡也屬及也我既陋小三王過越五帝追继二皇之遠迹誰謂車遲而不及言可与爭先也二皇伏羲神農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大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翰曰懿美也槩盡也究亦盡也梗槩猶大綱賓謂公子也先生稱大馬謙也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銑曰遁去也離羅也戚憂也言遁流而去失其歸心自放不離樂无節度後必羅其憂患[illegible]是也幾集衣於喪國我未之學也濟曰幾近也謂公子之失言且夫挈苦結瓶之智守不假器況纂祖管帝業而輕天位良曰挈提也瓶器言提器之小人用智守器尚不肯假借与人而况继帝之業得輕其位者乎言公子多說奢侈之事輕帝位者何足尚也瞻望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銑曰二祖高祖光武也庸功也肆勤也翹〻危皃言瞻此二祖其功甚勤勞常懼翹〻然若乘

於一作以

懼一作畏

奔馬而无轡勒危懼之甚是以成功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子余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行其焉如向曰焉何也如往也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泉化為魚豫且射中目怵惕謂見老子云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謂輜也夫白龍化為魚則見傷於豫且始皇高祖雖有万乘見譏於張良曰言天子行在於安靜遲重獨自輕微行將何往也此折公子於西京微行要亞之也夫人君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翰曰黈纊塞耳者不欲聞不急之言內顧者不欲外視目下之私珮以制容鑾以節塗音度叶韻銑曰言聽鑾鈴珮之聲尊以為節制行不變玉駕不亂步良曰行緩為得中則玉聲不變馬步整齊鑾聲乃和卻走馬於糞車何惜騕烏皎褭寧小與飛兔向曰騕褭飛兔駿馬名騕日行五千里兔行三千里老子云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糞者田糞車也言礼義大布甲兵不起卻走馬以務農雖有駿馬无所用誰復愛惜之方其用財取物常懼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銑曰殄尽也言儉約而愛人山無槎仕假枿五葛畋不麛烏老胎向曰所木曰槎斬不而復生曰枿山不為槎枿畋不月傷麛胎言仁之至也復折公子攘胎拾卵擭麛兒麑草木繁廡音武鳥獸阜滋銑曰廡盛皐大也人忘其勞樂輸其財銑曰省役

（薄斂）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良曰衍溢雍和熙盛也）洪恩素蓄人心固結（良曰重言高祖已下積蓄恩惠人心牢固）執義顧主夫懷貞節（銑曰王莽時人皆顧思漢主雖匹夫猶懷貞正之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音鐵叶韻）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翰曰姦慝王莽也干逆也玄神也神人之謀陰行十八年而成變也）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銑結反濟曰天階天子位也聖皇光武也彰明秩常也）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吾子苟好勦（子小）民以媮（音逾）樂忘人怨之為仇也（良曰勦盡也媮遊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好盡人力以供佳一時之樂不知人怨為己讎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向曰殫盡也寵驕也憂患也言盡人財以恣其驕不悟人叛己而取憂患）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濟曰君之臨人猶舟之在水御之失道必致傾覆）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櫱（魚竭）栽（音哉銑曰蘗栽小樹也皆從微至著猶不可不慎）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去聲叶韻翰曰昧早丕大也言早起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復懈怠而況首為奢泰服行之者豈能改而栽之為儉約）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詞雖係（音計）以

頽牆填塹七念亂以收罝音嗟解罘音浮卒無補於風規祇音支以

昭其愆尤銑曰言西京之時司馬相如作上林賦云頽牆填塹揚雄羽獵賦云收罝解罘以諷諫生終不納使其不得補於風人之規諫適足以明其愆過而已臣濟奢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音託

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向曰濟益也柝守夜所擊木也是時賊臣益為奢侈以陵其君不為國家長久之計故王莽得為篡逆莽使兵擊木守關而三輔兵已入長安此則西京朝廷顛覆不可扶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

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向曰入染也言凡人以所學為是以已習為安猶久處鮑魚之市不覺其臭亦猶習染奢侈之事不知其非咸池不齊度於鼃烏瓜咬烏交而眾聽者惑

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翰曰咸池黃帝樂也鼃咬淫聲其聲豈可齊度而眾人聽者不辨其聲美惡而疑之子野師曠也善於音律若聽此音而不疑惑者獨師曠而已言公子昧奢儉之得失與眾人聽正樂與淫聲而不相辨豈可同於師曠不惑乎客

既醉於大道飽其文義銑曰客公子也得道義之味勸德畏戒喜懼交爭良曰交爭於胷中罔然若酲朝瘵夕倦奪氣褫音雉魄之為者也濟曰酲酒病也

褫奪也罔然若朝病酒與夕疲倦奪移神氣攜散魂魄其為如此妄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

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 翰曰吾子先生子公子自責已迷幸得先生為我指南 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 良曰言先生之言信實有驗我自鄙陋无識而今之後乃知至德馨香咸在東京 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 銑曰泯絶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 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向曰大庭氏往古君也走僃走使之人公子自謙

南都賦

張平子

翰曰南都在南陽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議欲廢之故衡作是賦盛稱此都是光武所起處又有上代宗廟以諷之

於音烏顯樂都既麗且康 向曰於歎美之詞麗美康安也樂都謂南都 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濟曰京東京漢漢水 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 銑曰爽明也塏高也閑敞清閑寛敞兒郁郁衆美兒難詳難悉也 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栢揭音竭其東 良曰以武關山為關揭表也以桐栢山為表 流滄浪而

爲隍廓方城而爲墉(翰曰滄浪水名隍城池也流此水以爲城池廓猶開也墉牆也方城山名開以爲城牆)湯谷涌其後淯(音育)水盪其胷(良曰湯谷淯水皆水名胷謂前也)推淮引湍(音專)三方是通(銑曰淮水自北而去故曰推湍水名求故曰引三方謂南有淯水西有滄浪北有湯谷涌水東流)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銅錫鉛鍇(苦駭)赭(音者)堊(音惡)流黄緑碧紫英青雘(烏郭)丹粟太一餘糧中黄瑴(音角)玉(向曰堅剛也金彩金也之精者彩若玉璞玉之未理者鍇白鐵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流黄黄石流黄也緑若紫英玉類太一餘糧石總名中黄謂石中子黄石脂也瑴玉工名)松子神陂赤靈解角(翰曰松子亭名在下有神陂赤靈赤龍也入此解骨角也)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泉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濟曰有神耕父處豐山游清泠之泉出入有光鄭交甫南遊於漢皋臺下見二女佩珠而游)其山則崆(口江)㟅(五江)嶱(苦葛)嵑(九葛)嵣(大郎)㟐(音莽)嵺(音寮)剌(力葛反向曰此皆山名高峻漸大之皃)岝(仕白)峉(音額)嶊(祚回)嵬(五回)嶔(去今)巇(許宜)屹(魚乞)嵲(五結反向曰嶔巇不平危險連絕皃)幽谷嶜(音岑)崟(音吟)夏含霜雪(翰曰嶜崟峻極皃言山谷峻極深邃雖當夏之月含蓄霜雪)或峮(丘筠)嶙(音隣)而纚(力氏)聯或豁爾而中絶(良曰峮嶙相連皃纚聯纚迆相屬皃)

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五結反叶韻向曰巍高兒若夫天封大狐列
仙之陬千侯反翰曰天封大狐皆山名聚居為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宜綺嶇
良曰曠蕩寬廣也言山上平衍廣大列仙於此聚居坂坻音遲巀音截嶭五結而成巘魚勉谿壑錯
繆音謬而盤紆銑曰坻岸也巀嶭高峻兒巘山若甑形也錯繆雜亂也盤紆屈曲也芝房菌音窘蠢昌尹生
其隈玉膏滵音密溢流其隅翰曰芝房草成房也菌蠢芝兒玉膏玉之脂膏滵溢流兒隈隅皆側也崐
崘無以俊閬音浪風不能踰向曰崐崘閬風皆山名俊大踰過也言此都諸山峻嶮崐崘閬風無以為大亦不
過足其木則樫羽莖松楔先結櫻音即槾音萬栢杻女久橿音彊楓柙音甲櫨音盧櫪
帝女之桑楈音胥枒音耶栟音并櫚音閭柍於兩柘之夜檍音憶檀[illegible]結根竦
本垂條嬋音蟬媛音爰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蕊之蓑蓑素回反叶韻濟曰嬋
媛枝相連引也萋萋茂盛兒蓑蓑花蕊下垂兒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良曰言林樹柯葉鬱紛猶
雲森然生風遇雲合是重其陰其風吹是增其哀也攢在官立叢駢青冥音冥瞑音眠叶韻向曰駢竝也言樹木攢而[illegible]
眾色幽昧杳藹蓊鬱於谷底森林蓴蓴祖本而刺天銑曰[illegible]上折[illegible]虎豹

南都賦

黃熊游其下㲉呼穀玃居縛猱奴刀狿音延戲其巔良曰皆獸名巔山頂也鸞鸑音岳鵷於袁雛仕俱翔其上騰猨飛鸓音壘棲其閒銑曰鸞鸑鵷雛皆鳥名猨鸓鼠名其下則籦音鍾籠音龍箽音董篯錯夬篠蘇了簳音幹箛音孤箠音追翰曰皆竹名緣衍坻音遲坂澶徒幹漫陸離向曰緣衍澶漫布散弱皃陸離猶參差阿烏可那奴可蓊烏孔茸如冗風靡美雲披翰曰阿那垂皃蓊茸亂窈皃風靡雲披皆竹動皃爾其川瀆則滮音彪澧音禮瀿音繁瀊音盤發源巖穴銑曰滮澧瀿瀊皆水名潛盧洞出沒滑音骨瀎音潑潏音決良曰盧山傍穴也言水洞出沒穴沒滑瀎潏疾流之皃布濩音護漫汗漭音莽沆胡朗洋溢良曰音溢大也總括趣音趨欱呼合箭馳風疾濟曰言江并湘交諸水故汹湧趨之流湍投瀐音戩砏普貧汃音八輣音耕軋烏黠反翰曰瀐水行出也砏汃輣軋波相激之聲長輸去遠逝瀏音流淚力計淢音域汩為筆反銑曰瀏淚淢汩疾流皃其水蟲則有鸚龜鳴蜌潛龍伏螭丑知反濟曰皆水蟲名鱏音尋鱣張連鰅音隅鱅常容黿鼉蛟音交蠵戶圭反濟曰鱏鱣鰅鱅皆魚名黿鼉蛟蠵皆水獸名巨蚌函音含珠駮音剝蝦蜲紆危蛇逸斯反濟曰駮文大也言蚌含珠而游大蝦蜲蛇而

行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翰曰鉗盧玉池陂澤名貯水渟音亭洿音烏亘望無涯音宜銑曰洿濁水不流水也亘竟也其草則有麓千表苧直呂蕡音頃莞音括蔣音將蒲音孤蒹葭銑曰皆水草名藻茆音卯菱芡音儼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向曰藻茆菱芡芙蓉皆水草名芬葩香氣榮言芙蓉順風開花菲披然有芳香其鳥則有鴛鴦鵠洪谷鷖烏芳鴻鴇音保駕音加鵝鶬苦扎鶂雅扎鸊步覓鶙吐雞鷫音肅鸘所良鶤音昆鸕音盧皆鳥名良曰嚶嚶鳥耕和鳴澹徒濫淡徒敢隨波良曰嚶嚶鳥聲澹淡水流兒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銑曰竇水孔也溝澮古會脉連堤塍音承相輑苦均反輑口會溝澮之類稻田畦脉連猶並脉相連輑亦相連也朝雲不興而潢潦音老獨臻濟曰潦不流之水也言大小之水可以溉田朝雲不起自當雨水決泄音薛則暵音漢爲溉古既爲陸銑曰暵乾也水入爲溉水出爲陸冬稌音杜夏穱側角隨時代熟良曰稌稻穱麥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紵菽麥稷黍百穀蕃廡音武翼翼與與向曰紵紵麻也蕃廡盛兒翼翼與與盛兒若其園圃則有蓼音了蕺側立蘘而羊荷藷音諸柘之夜薑蕃音繁菥先歷蓂音覓芋于遇瓜翰曰皆以菜之屬

乃有櫻烏耕梅山柿鋤滓椺音侯桃梨栗樗音郢棗若榴穰而羊橙直耕

鄧橘銑曰皆果名鄧地名出橙橘其香草則有薜蒲計荔力計蕙若薇武非蕪

蓀音孫萇音場晻於感曖音愛蓊烏揔蔚含芬吐芳翰曰晻曖蓊蔚皆茂盛皃若其廚

膳則有華薌音鄉重秬音巨滍皐香秔公行反向曰華薌鄉名出重秬滍皐澤名出香秔

稻名歸鴈鳴鷄滑黃稻鮮魚以爲芍藥音略綜曰和齊曰芍芍藥調五味之和酸甜

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翰曰菁蔓菁蘇蔱音殺紫薑拂

徹羶腥向曰言蘇蔱紫薑香辛能拂除羶腥之氣也蔱蔱香菜也酒則九醞於運甘醴十旬兼

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良曰九醞十旬皆酒名敷布也醪酒膏徑寸布於酒上有浮蟻如水萍其

甘不爽醉而不酲銑曰爽傷也酲酒病言甘不傷其口醉不病其身及其糺宗綏族禴音藥

祠蒸嘗向曰糺合宗族也綏安也禴祠蒸嘗四時祭祀之名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

升宴於蘭堂濟曰速召也將進也言此時召遠方之朋故嘉賓是進爲揖讓之禮而升堂言蘭者取其芬芳珍羞

琅音郎玕充溢圓方翰曰珍美也羞飲食也琅玕玉名飲食良美比之所以爲美器有圓方皆充溢其中彫琢狎戚中

授作受

獵甲金銀琳琅向曰獵獵衆飾皃琳琅玉名言彫琢金銀琳琅以爲器侍者蠱媚音也巾幘音備

鮮明良曰蠱媚美容儀也巾幘皆女服被服雜錯履蹝華英銑曰雜錯非一也華英光輝也言履復躡華

生光彈儇緣才齊敏授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銑曰儇捷也敏疾也

言與才齊敏受爵許獻酬既交不違於禮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擫奴牒良曰籥樂器也言樂聲結風也清角發

徵聽者增哀翰曰既奏清角又奏清徵故增其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晞音希

也所以盡客主之情驩乾也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良曰夜歡宴也終此喜樂儀於

是暮春之禊胡計元巳音似之辰方軌齊軫祓音拂于陽濱向曰元巳三日

也言暮春三日亦遊旅有車禊于水之陽濱祓除疾病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

繽紛銑曰網連帷之繩姣好也駱驛繽紛衆多皃致飾程蠱音冶便婢緣紹便姸綿娟一緣反又向曰妖冶紹娟

娟多容姿也微眺流睇徒計蛾眉連卷音權向曰睇傾視也連卷曲皃於是齊僮唱兮

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翰曰白鶴飛繭曳緒皆舞人之

容也猶若鶴飛繭曳絲緒而相連脩袖繚繞音了而滿庭羅襪武躡叶聶蹀徒頰而容與

南都賦

既一作將

向曰倏長也繚繞飄颺皃躡蹀少頃步而行其容與也
翩䌰䌰其若絕眩音縣將墜而復舉
翹遙遷延蹩蒲結躠素結僊步眠躚星田反銑曰皆舞之容狀眩謂顧視結九秋之增傷
怨西荊之折盤良曰古樂府九秋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亂亂聲尚激青雲西荊即楚也折盤舞曲名彈箏吹
笙更古衡為新聲寡婦悲吟鵾音昆雞哀鳴坐者情欷於虛蕩魂
傷情銑曰寡婦鵾雞皆曲名悽欷猶悽愴也使人視神蕩越情意感傷於是羣士放逐馳子沙
場驤騄音綠齊鑣彼苗黃閒機張足逸驚飆鏃作木析先歷毫芒音亡俯
貫魴鱮音序仰落雙鶬音倉魚不及竄七乱鳥不暇翔翰曰驤騄駿馬名齊
鑣齊鑾也黃閒弩弓也逸驚飆言馬足疾也析毫芒言射之妙也魴鱮魚名俯射之鶬鳥名仰射之不及竄不暇翔言中疾也
輕舟兮浮青紕亂北渚兮楬音渴南涯汏音大儳仕咸儕仕前兮舡容
裔陽侯澆古堯兮掩鳧鷖烏兮追水豹兮鞭蝄蜽憚丁達夔龍兮
怖蛟螭敕離反向曰正絕流曰亂楬揭揭也汏水波也儳儕皃容舡行皃陽侯波神也大波為陽侯澆鳧鷖水鳥水豹蛟蛇也蝄蜽水神
也夔龍蛟螭水獸也言乘舟追蛟蛟鞭捷水神驚怖水獸憚驚鳥也於是日既逮昏樂者未荒濟曰[illegible]

而一作言 代一作世 孝一作考 都一作邦

樂者未至荒淫收歡命駕分背廻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翰曰塘堤也言背堤而歸雷震風厲馳車之聲馬超龍驤比其疾夕暮而歸其樂難忘斯乃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與良曰言未都南都之美何足為稱辭觀耳目之事將述背南陽之意故設此詞夫南陽者眞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代則劉后甘厥龍醢音海覛音脉曽縣而來遷翰曰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以為醢以進夏后夏后食之又使求之懼而遷於曽縣曽縣即南陽郡劉累漢遠代之祖也覛視也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銑曰先帝謂堯也水經云曽縣立堯山於西山謂之堯山漢承堯之後故追孝而立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音繁翰曰劉累自夏而遷於此故云固靈根於夏葉終于殷周秦三代然後漢興乃蕃盛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翰曰純至也宏大也孰誰也揆度也旃之也近則孝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濟曰春陵孝侯長沙定王曾孫以春陵下濕難處上書願徙南陽守墓元帝許之於是北徙故云思故也不安居於長沙西穢之路自湘江北行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之飛榮翰曰孝侯因家南陽也漢火德故言曜朱光也光武高祖九代孫故謂之九世飛榮也榮光榮也察茲都之神偉啓天

睿哲一作明睿

狼一作狠

心而寤靈向曰言孝侯能察此都之神奇實上天啓開其心又寤先靈之意使之王也偉奇也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良曰言高大皃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保綏翰曰御房帝舊房也相徽言俱美聖皇光武也綏安也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向曰建武中更名舂陵為章陵青葱茂盛皃微微幽淨皃陵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銑曰皇祖高祖也歆享祭祀使万代不衰歇也帝王光武也言光武善我此地專擅天下之美稱鍾儀操南音不忘於本顧懷謂光武不忘過章陵且其君子弘懿睿哲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申與時抑揚濟曰弘大也懿美也之聖也哲智也允信也良善也言君子有大善聖智信溫恭善於容止言詞我高祖光武兼之故能隨時屈申抑揚方今天地之睢虛睢剌達帝乱其政豺狼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良曰方向也向今猶向時也睢剌謂禍亂也言向時奉莽天下禍亂帝失其政教故豺狼得肆其暴虐正是高祖光武革命之秋豺狼皆喻莽臣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九縛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音件陷扃蹵此育踏咸陽翰曰攫戾執猛壯勇之人也拒拒門也能排之扃門限也能陷之所以蹵踏咸陽也此皆高祖光武之將士高祖階其塗光

焉一作然

武覽其英良曰高祖略南陽郡而入武關故謂階其塗光武起於此故謂臨覽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向曰反距謂反覆距關高祖都西而距東光武居東而距西故能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銑曰去危乘安謂太平也視人所安而設教周邵之儔據鼎足焉以庀婢匹王職良曰庀理也言漢家亦有周公邵公之儔輔佐可依如鼎足者以理天子之職搢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以言济曰倫理也典法也賦布也搢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言賢智之臣經理訓法出入布納以善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翰曰烈業也昭明也宣通也於是乎兒音倪齯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焉被黃髮者銑曰兒齯眉壽鮐背黃髮皆老人也皤皤亦老皃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之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音霏良曰翠華葢也太常旗也葳蕤裶裶皆旗皃言老人見天子而作是歌駟飛龍兮騤騤音逵振和鑾兮京師向曰騤騤壯健皃和鑾振響發於京師言東京也和鑾車上之鈴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銑曰徘徊安行狀來歸〻向南都也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濟曰南都老人見此皆曰不思天子之歌辭哉遂以復頌之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翰曰皇祖高祖也止謂略南陽也光武起南陽

據河洛謂東京也本枝百代位天子焉求代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焉銑曰本枝俱茂可以百代克能也桑梓謂南郡言光武能行孝思舊因諫桓帝何不往之意言眞人南巡者亦冀天子復南巡見舊邑里

三都賦序

左太沖向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也少博覽史記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銑曰美麗有法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於宜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於六良曰詩衛風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濟曰詩秦風云西戎版屋亂我心曲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

准作本

色銑曰潤其文章使有光色若斯之類匪啇失至于茲向曰匪啇言多也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巵紙移無當去雖寶非用向曰巵酒器也當底也且有玉器無底雖是寶物終不堪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濟曰侈大也經常也若大言而無徵驗者雖華麗不可以為常而論去者莫不詆丁礼訐斤謁其研精作者大氏丁礼舉為憲章良曰詆呵訐斥也大氏猶大都也言以其有研精之處莫敢呵責又斥發之大都仍文以為法則也積習生常有自來矣翰曰言習常已久余既思摹莫蒲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銑曰摹法稽考志記也魁梧猶大也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賛事者宜准其實非本非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翰曰尚書云任土作貢易曰君子以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故常慎之聊舉其一隅攝其

體統歸諸詁訓焉銑曰詁訓古言也率一隅攝取其體裁統理皆歸諸古人之言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向曰大冲假立蜀公子吳王孫相誇以奢麗後以魏先主引法度折之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胡交函音咸有皇帝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翰曰錯雜跱立也九土九州也各在星之分野而万國雜列其中崤函西京河洛東京宅里皆居之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古孝而陳之銑曰吾子謂王孫也揚搉粗略也公子不直斥王孫而言左右者尊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山我眉之重阻濟曰廓開也句括抗舉阻險也蜀王之先名蠶叢蠶叢至開明凡二万四千歲故云兆基上代秦惠王時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其後置郡以李冰爲守穿兩江爲人開田是時蜀人始伏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故曰開國中古靈關玉壘峨眉皆山名宇猶爲區宇也江水分爲二故云帶二江水陸所臻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烏覽藹焉良曰臻至也豐蔚山林果實之饒貌也八區八方也菴藹茂盛貌也於

前則跨躡犍音乾牂音臧枕之鴆倚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向曰跨躡枕倚皆憑
據也犍牂交趾皆郡名涂道也亘長也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
雲濟曰阜大山也糺紛雜亂也言山藏雲觸石而出鬱葐音汾蒀於文以翠微崛魚勿巍巍
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銑曰翠微山氣之輕縹者葐蒀氣皃崛特起也巍巍
峨峨皆高皃霄天也秀猶拔擢也崛岉山有赤水其氣上蒸為霞言此亦有之龍池灟胡角瀑步角濆扶刎其隈
漏江伏流潰胡內其阿汩音骨若湯谷之揚濤沛普賴若濛汜音似之
涌波翰曰龍池池名漏江伏流皆江名灟瀑水沸聲濆潰皆疾流皃汩沛水壯盛皃湯谷水名日所出濛汜水名日所入言此水類
之隈阿皆出也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音宜旁挺龍目側生荔音麗
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彫常曄曄而
猗猗向曰邛竹竹名菌桂木藥名龍目荔枝皆果木名萋萋離離茂盛皃隆盛也言此物無彫落仰盛冬而生曄曄猗猗皆光色皃
孔翠群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音生夜啼金馬騁光而絕
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音扇於天垂

魄一作珀

濟曰孔孔雀翠翡翠白雉皆鳥名犀象猩猩皆獸名金馬碧雞神物也言此二神曜彩光儀也蜀有火井以家火投之須臾如雷聲焰出通天言火在井故云沈熒熒光也其間則有虎魄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音歷符采彪筆尤炳音丙暉麗灼音酌爍舒藥反良曰丹青石色也虎魄江珠瑕英金沙銀礫皆珍寶也彪炳爍光采皃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劒閣阻以石門銑曰華容水名崐崙山名劒閣谷名石門山名流漢湯湯音傷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向曰湯湯流皃雷奔水声也即就也遠望眩轉若天迴也之迴就見水氣如雲霧之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丑知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翰曰鱗魚之屬介甲也龜鼈之屬蛟螭水神也碧玉水石也嘉魚魚名也丙穴穴名也良木大木也褒谷谷名其樹則有木蘭梫士林桂杞櫹音蕭椅於其桐椶音宗椰音邪楔耕八樅七松反向曰皆木名楩婢緜柟音南幽藹於谷底松栢蓊鬱於山峯翰曰楩柟下木名幽藹蓊鬱茂盛皃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義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摽濟曰言山木之高也岐樹奇枝也高摽高枝也義和日馭也馭日至此礙於高樹故假道而行陽烏日中烏云至此亦迴羽翼於高枝而進巢居棲翔聿兼鄧

林良曰巢居鳥也聿循是也言衆鳥之游止蕉倍於鄧林鄧林林名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步交其陽鵰鶚鴥音聿其陰猨狖待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翰曰宅居也窠鳥巢也咆号也鵰鶚鳥名鴥疾皃狖獸名希空虛捷疾也於東則左縣巴中百濮音卜所充外負銅梁於宕徒浪渠內函音含要害以膏腴音俞向曰縣歷也巴中地名百濮夷名充滿此地銅梁山名宕渠一名要害陵固膏腴肥沃也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音租圃濵以鹽池也向曰巴菽巴戟皆藥名靈壽木名桃枝竹屬樊藩也蒩草名根可食故種之於圃以爲藩籬鹽池利人亦濵其側鷩必滅鵕音啼山棲元龜水處潛龍蟠於沮子預澤應鳴鼓而興雨良曰鷩鵕鳥名也元龜大龜也沮猶下濕也巴東有澤人謂有龍焉鳴鼓其傍則雨發丹沙赩許力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翰曰丹沙石藥名赩熾赤光丹沙色也蜜房蜜窠蜂房也郁毓豐盛皃山圖赤斧列仙名由采此服之遂得仙道不朽老也若乃剛悍音汗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音叢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綺驕容世於樂府濟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募取以定三秦閬中有渝水左右者

銳氣嘉舞高祖好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於西則右挾胡蝶岷山湧瀆發川陪以白
狼夷歌成章良曰岷山江水所出故云湧發川瀆也白狼夷名歌成章韻也坰野草昧林麓黝於糾
儵音叔交讓所植蹲音存鴟所伏濟曰言野外之草昧然布於地黝儵茂盛皃交讓木名蹲鴟芋名百
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音禍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
環碧砮音奴芒音亡消或豐綠荑音啼或蕃代元丹椒蘼蕪布濩護於
中阿風連莚餘戰蔓萬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包敷蘂葳
蕤落英飄颻銑曰寒卉冬生草也馥香也夥多也青珠黃環皆寶貝也碧砮碧玉可為矢鏃芒消石藥綠荑蘼蕪皆香草也丹椒椒名風連藥名布濩敷蔓皃阿曲也莚蔓相連屬皃蘭皋中生蘭也葩花也飾自為文飾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敷布也蘂花心也葳蕤花鮮好皃英亦花也飄颻飛揚也神農是嘗盧跗是料聊芳追氣邪味蠲癘痟
音消良曰言此草藥經神農嘗之扁鵲盧人也故曰盧也跗俞跗皆古之善醫者音料此藥而用之此藥芬芳能退去氣病與邪病其味可以蠲除癘與痟病也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末
浸以緜洛翰曰封域土境也博廣也水潛行曰演沫水沫也緜洛皆水名浸潤此地溝洫脈散疆里綺

漠一作莫

就一作熟

桃一作陶

石一作若

錯桼稷油油稉古衡稻漠漠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皮尤池而爲陸澤雖星畢之滂普郎沲尚未濟其膏液銑曰脉散言溝洫水分散循血脉分散也彊里彊場邑里也如錦綺之雜錯油油漠漠茂盛皃言水自渠而灌田故指渠口爲雲門猶雲來則雨至也滮池蓄水池也言自此而灑田實爲陸地之潤澤凡月附於畢星則雨雖其滂沲也終不可齊此之膏液

爾乃邑居隱賑之忍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良曰隱賑冨盛皃鹽井也橘柚果樹名也

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柹梬郢楟亭榹斯桃函含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坼異色同榮朱櫻春就素柰夏成良曰果木名函懷列行羅布也最生於此中良曰甲折花開也言同發榮異其光色也櫻柰皆果木名就成也

若乃大火流涼風厲列白露凝微霜結翰曰大火心星也流行於西正秋時也言此時風氣高厲霜露凝結也紫梨津潤樼音臻栗鏬火亞發蒲桃亂潰胡對石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苦母烈良曰紫梨樼栗蒲桃石榴皆果木名津潤梨中含水也鏬發皮開拆也亂潰蒲桃一要也競裂石榴競開也甘至自零言孰皆自落酷烈香氣也

其圃則有蒟俱宇蒻若茱萸瓜疇田芋于句區甘蔗之夜辛薑陽區丁古丁陰

敷向曰蒟蒻茱萸瓜芋甘蔗辛薑皆菜蔬之屬可食者疇界埒也蓲暢也言物皆暢氣盈蓲而生若薑之類皆生於陰也故云陰敷布也

日往菲薇月來扶疎任土所麗眾獻而儲銑曰菲薇扶疎果木茂盛皃麗附也附生於此土任而貢焉所獻眾多而相積

其沃瀛則有攢在官蔣音將叢蒲綠菱紅蓮雜以

蘊藻糅女久以蘋蘩翰曰瀛澤中也蔣蒲菱蓮蘊藻蘋蘩皆水中草糅亦雜也總莖柅柅奴礼裛

於業葉蓁蓁音臻蕡扶云實時味王公羞焉向曰總聚也裛衣中也柅柅蓁蓁茂盛皃蕡實也言與實四時食之味可以羞進於王公也

其中則有鴻儔鵠侶振鷺鵜鶘晨鳧旦

至候鴈銜蘆良曰鴻鴈君羣飛故云儔侶振鷺鵜鶘二鳥名晨鳧常以晨飛也鴈候時南北故曰候鴈銜蘆以禦繒繳。木

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胡浪清渠翰曰言此鳥春秋往來也飛于雲宿于水哢吭玄也有岸其哢鳴聲

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銑曰黿鳴則鼈應故曰命也孟春獺祭魚將食之先祭也

玄曰赤黿鼈色也鱣張連鮪于鬼鱒在本魴鮷音啼鱧音禮鯊鱨音常向曰皆魚名差鱗次色

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良曰魚鱗參差其色相次若錦之容質重報其文章濤波也謂游戲

各得其性而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

都良曰金石言堅也區區城也言美麗崇高也成都蜀都也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塏擬承明而起廬濟曰闢十八門也方軌並車迹言塗可以並車行也新宮名漢有承明廬此擬而起之爽塏高明也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窓而瞰苦濫江向曰陽城閣名延長也言閱榭高若飛于雲中軒檻也綺窓彫畫若綺也瞰示也內則議殿爵堂虎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銑曰議殿爵堂殿堂名虎議虎威二門名宣化崇禮皆各邈遐開門洞通也金鋪門之飾以金為之玉題椽上飾以玉為之暉映言光明也外則軌躅直六八達里閈汗對出比屋連甍千廡武萬室良曰軌車也躅迹也八達八通之道閈里門也對出相對而立甍棟也比屋千廡皆言閭閻相次也亦有甲第當衢向術濟曰甲第第一宅也言第一宅皆向道為之當向也衢術皆道也壇宇顯敞高門納駟音悉叶韻庭扣苦后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濟曰匪非也疇誰也恤居也壇猶宅也敞高也納駟可納駟馬車也葛諸葛亮姜姜維為大將軍非此二人誰能居也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

竹一作杖

重羅肆巨千賄呼罪貨山積纖麗星繁翰曰亞次也少城小城也言市鄽之衆商賈如淵隧

市也隧道肆舖也羅列百重巨千言多也賄化貨財帛也纖麗細好之物山積星繁衆盛皃都人士女袨縣服靚才性

粧賈古貿墆徒結鬻究錯縱橫異物詭譎奇於八方向曰袨服

盛服也靚粧謂粉白黛黑也賈賣也貿易也墆貯也鬻賣也舛錯交錯也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竹傳

節於大夏之邑蒟句醬流味於番潘禺之鄉良曰橦華不名其華可績為布桄榔木

名中有屑如麪可食之張騫云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南越傳曰使唐蒙諷曉南越越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答曰道西北牂牁下言二物皆出

於蜀而流及遠方也輿輦雜沓徒合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

譁鼎沸則哤麥江聒古活宇宙囂許驕塵張兆皃天則埃烏壒蓋曜靈

雜沓衆多也混并雜亂也叛衍猶漫衍也相傾相與言人衆相征突而傾側也諠譁之聲如鼎中之沸亂聒於天地也車馬之塵盛昏上蔽日曜靈也埃壒塵昏也曜靈日也

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

色江波黃潤比毗筒籝盈金所過濟曰闤闠市門也離猶異也言房室雖異其機杼和鳴貝錦斐然

成其文章濯於江水益發其色貝錦織文也斐文章皃黃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籝之金籝盛金之器

侈侈隆富卓

僊一作躚

鄭埒名公擅（常翁）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居兩）巨萬鈲（音[illegible]）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濟曰侈侈盛皃隆大也巨萬萬億也鈲摫兼呈王孫也鄭程鄭也皆蜀之富人也於相校平貨殖名也二人皆擅取山川之利家多財至於[illegible]之間栽木為訾言鄭卓為衣日攬其果者皆有守課得於王者翕習威盛皃言其雄寫所以顯發乃公自成）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向曰三蜀蜀都[illegible]一國廣漢也分置廣漢至武帝分置犍為養其交道結附儔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紙）出則連騎歸從百兩（翰曰抵擊也大車稱兩言從車百乘）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核（胡逆）四陳觴以清醥（匹眇）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絃漢女擊節（翰曰肴核桃梅也核桃杏之屬醥酒也鮮殺也紫鱗魚也羽爵爵形如鳥形也巴姬漢女謂其美女也）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疾）厲紆長袖而屢舞翩僊僊以裔裔（向曰西音蜀之曲名促柱急絃也飉厲衣袖動皃舞者翩僊僊裔裔皆舞皃）合（古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良曰合樽促席近其席引[illegible]相罰酒厚令人飲故醉累月）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

蜀都賦

漾一作瀁　　獱一作蹢

倫從禽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

駟繽紛良曰王孫卓王孫也郤公郤之言家富人從禽獵也巷無居人言皆觀獵也驥子良馬魚文盛箭器也校隊也繽紛衆多皃

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翰曰踰過也金隄名玉津津名自月朔

至月晦畢非一日一食也蹴六蹈蒙籠涉獵寥廓鷹犬倏叔眒舒罻紆

羅絡洛幕向曰蹈踏也蒙籠草樹茂盛皃涉獵經過也寥廓山谷曠遠皃倏眒輕疾也罻羅網也絡幕張設皃毛羣

陸離羽族紛泊音白翕響揮霍中網林薄銑曰毛羣羽族鳥獸也陸離分散也紛泊飛揚

也翕響揮霍倏律紛亂皃皆著網及林薄之間屠麖京麋翦旄麈主帶文蛇跨彫虎口

麖獸也翦犛麈皆獸名其尾可用飾前之蛇虎雖可畏而能帶跨之言勇也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

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兀之蹇

産戕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

拔象齒戾犀角鳥鍛翮獸廢足飛鳥傷其羽獸折其足無不中也殆而朅絧列

來相與第如滇田丁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檥輕舟娉江妃與神

沈一作氾

醪一作清

游向曰沿而游獵之極也楫去也弟如目如也眞也泄也泄名試使也水客舟于也漾浮行也江妃神女也婕服之相與游也罨音奄

翡翠釣鰋音偃鮋音由下高鵠出潛虯音璆銑曰罨網也鰋鮋魚名也鵠飛高故射下之虬龍在水故

鈎出之吹洞簫發櫂音棹謳感鱏音尋魚動陽侯濟曰洞簫樂器名也櫂謳鼓櫂而歌也瓠

巴彈琴鱏魚出聽陽侯大波神皆聞簫謳而感動騰波沸涌珠貝沈浮若雲漢含星而

光耀洪流向曰言陽侯騰涌珠貝沈若天漢之星照於水中將饗獠力召者張帝幕會

平原酌醪酤音沽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音亥轟轟

呼宏闐闐音田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良曰猶…酣醉…也

銑曰轟轟闐闐車馬聲若風吹雨散言散分不聚數百里間言眾多也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

踊躍也焉獨三川為世朝市濟曰踊躍歡勿也三川謂東京若乃卓犖音洛奇譎

倜儻罔已一經人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

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音迄蠁音嚮之興作向曰卓犖奇譎倜儻皆謂異也作僮起就皃經緯猶織文

也神怪謂長孔血杜宇鼈靈之類是也人理揖如君臣上下之文張

本峨山之地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言岷山精上為東方星絡云

維昌僰也云帝於此會雙建福也於此爲都是大也朐䏰蝁生蟲蝨蚑類其
也其羣望之如氣之布寫也言大福之興有如此蟲羣飛而多也盟作皆
起也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安變化於非常羌乞良見偉
於疇昔銑曰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杜宇王蜀爲帝死化爲子規鳥此皆妄爲變化蓋非常理羌歎聲偉美也歎其見美
於昔時近則江漢炳丙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嶠爵若君平王
褒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呼絹道德摛勑离藻
掞傷豔天庭考四海而爲雋後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
爲譽造作者以爲程向曰炳明也世載猶生也言江漢明靈故代代生英哲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揚雄皆蜀郡人也蔚
繁富貌皭清淨貌也相如爲文繁富故云蔚嚴君平懷道清淨故云皭若曄光彩也言王褒文詞論生光彩若草木秀盛而發也揚雄含深文章挺
拔而生絢明也摛猶發也掞猶蓋也君平作老子指歸揚雄作太玄經故云幽思明道德也言帝讀相如子虛賦誦而善之元帝善王褒所作甘泉洞
簫頌令後宮貴人誦之揚雄作羽獵賦天子異焉故云發藻掞天庭四海之內此爲俊異漢之中代此得擅名天下以爲延譽文章取爲程準至
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繩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
善曰障隔也塍埒猶[illegible]畦之畔也言此峻阻視長城向曰豁開也言此豁谿若函都關山巨防皆可吞納也
一人守隘萬夫

莫向良曰言路險也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去聲銑曰公孫述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恃其地險自立為天子躍馬為良於此也先主劉備漢後也自立於蜀為帝故云劉宗下輦而自王之輦天子車也

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濟曰孰誰尚勝也無量猶無窮也

文選卷第二

蜀都賦

瑋一作偉　世一作代

文選卷第三　賦丙　京都下

左太冲吳都賦一首　魏都賦一首

吳都賦　左太冲

東吳王孫囅勑忍然而咍呼來反翰曰囅大笑也楚人謂笑曰咍相笑弄兒謂西蜀公子盛稱山川險阻而王孫以為未足多盛也故笑弄之欲資其後辭曰吳天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濟曰謂世星吳分野下料音聊物土析星歷於地理者也向曰料計析分別也計其土地上下定其貢賦而分別之吾先帝世曽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良曰帝世謂虞舜之世也曽[illegible]九州外有八紘紘綱紀也言為天之綱紀洪大也緒業也宅亦大也宅居也言先帝經歷覽此八紘大業一統六合方居天下又飛集於遠方之宇游客栖會稽六合謂四方上下鳥策篆素玉牒音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銑曰鳥謂鳥迹書策竹簡之史篆大篆皆書也素謂帛也所以書之玉牒石記皆典策類也烏何也梁岷蜀之二山名陟方王者巡省之名也館宮舍宅行宮天子行幸所止處也基跡也今觀先代典策向聞蜀之有此迹乎謂舜遊吳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音愚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illegible]　以

覿示覩

為龍袞險之右翰曰瑋美也吾子謂西蜀公子也岷同二山名也右言公子特之以為險殺之以為美也右者言其要害居猶人有右手徇亂後蹲音存鴟昌夷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翰曰蹲鴟芋也沃饒也言其苗有似鴟之蹲也可世世濟人飢厄九陽數謂重陽用事亢陽之時蹲鴟葉太常陰其根不死故得濟陽九之厄齷齪音屋楚角而筭固

亦曲士之所歎銑曰齷齪局小皃筭計也曲士小人也言蜀局小人之計且為小人所歎而況於我乎旁魄蒲博

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向曰旁魄混同言若混同而論都邑則蜀都褊小不足以為大人之壯觀何則向曰發疑問之詞故言何如此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向曰蜀之土地甲險故不足以養生周衛謂防衛

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翰曰公孫述為漢光武所滅諸葛亮也鄉大夫稱家亮死後蜀國亡滅此云諸葛亮家之而滅者舉大以明之茲乃喪亂之丘墟顛

覆之軌轍安可以儷音戾王公而著風列也銑曰軌轍車迹也儷偶也言蜀都可以偶王公之德而著其風列

翫其磧七亦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良曰翫習也磧礫淺水而有石者玉淵淵深而有玉也公子所習淺近如此水之淺近也不知我國如玉淵之深焉驪龍龍名也龍蟠必在深淵今公子不窺則不知龍在淵

習其敝邑而不覿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直連也濟曰

壯一作巨

蜀侶知習其敝小都邑不見上国則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邦国也躔行歷之所子獨未聞大吳之壯麗乎翰曰子公子也上責公子齷齪小節不見上邦之英雄比將為公子說吳都壯麗自設問云獨未聞大吳之美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銑曰造始也太伯周大王世子大王欲立之讓弟季歷遂逃至荊亦虫号曰勾吳故吳国始自於此也延陵季子吳公子以其賢將立之季子讓不受後封延陵蓋端委之所章高節之所興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皋委弃其位以存讓體以興高節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銑曰言我吳都復建立太伯延陵之至德以創制大業世無得而稱美焉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音史於千乘音承濟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之讓節以成風俗甚讓千乘之重如脫屣弃之躧屣也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音決望也良曰率土謂天下也觖相又觖拓姜之皃若悉天下以比論則非列国之所以觖拓姜而況蜀之小国乎故其經略上當星紀翰曰經略猶經營也星紀斗牛星名拓音託土畫疆卓犖呂角兼并良曰言拓土境畫封疆卓犖甚絕出羣皃兼并吞納也言其廣大可以吞納天下包括干越跨躡蠻荆向曰干越越地名而為吳所并故云包括跨躡者足之所及也言荊亦虫之地亦吳之所得婺音慕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向曰婺女星越之分野軫星楚之分其地並為吳所吞則其星之精曜若客寄寓於吳矣

湯一作暘

吳都賦

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濟曰衡山南嶽本不在吳分故指之以為吳野之鎮龍川水名目望也言望此水控帶其郊坰

爾其山澤則嵬五回嶷魚力嶢五聊屼五骨巊烏頂冥莫頂鬱岪音拂濟曰並山高險之皃

潰渱音洪泮音半汗滇汀見𣶢音眄淼音眇漫向曰並水流廣大皃

或涌川而開瀆，翰曰瀆川細水言積細以成其瀆瀆大水之通稱

或吞江而納漢。向曰九江南入震澤故曰吞江漢水南入於江故曰納漢

磈磈胡罪硊硊乃罪反銑曰皆山石皃

滮滮皮流涆涆古汗反良曰皆水流皃

磤丘金碒魚今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翰曰言山水廣遠

百川派普拜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音賴翰曰水別流曰派江海下故百川歸會之控亦引也言水清濁雜流混其波濤合其湍瀨同入于海

濆扶粉薄沸騰，寂寥長邁。翰曰水相激盪濆薄波浪涌起為沸騰也寂寥無声也邁遠行也言衆水混合既入廣大之處無沸騰之声澹然常行也

濞普祕焉洶洶呼恭，隱焉礚礚。苦代反向曰濞水暴至声也洶洶疾流長皃隱焉礚礚遠聞之声

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翰曰言大荒國名東極言極天地之東言廣遠也

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翰曰扶桑湯谷皆日出之所言水流遠至於此滂沛水多皃

潮波汩于筆起，迴復萬里。良曰汩疾也言江海潮上感水皆逆

流須臾萬里歊(虛嬌)霧逢(音蓬)浡(蒲沒)雲蒸昏昧(末)良曰歊氣也逢浡煩鬱之狀水氣蒸而為雲故昏昧也泓澄奫(於旻)潫(於權)澒(胡貢)溶(余腫)沆(戶朗)瀁(余兩)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音纏)湉(音恬)漠而無涯摠有流而為長(上聲)翰曰此上皆水深廣皃有流百川言摠合百川為之長也究盡也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翰曰瓌奇言奇異之物育於此也鱗者龍魚之也甲者龜鼈也於是乎長鯨吞航(胡郎)脩鯢吐浪向曰鯨鯢大魚能吞舟航吐波浪也躍龍騰虵蛟鯔(音緇)琵琶王鮪(音偉)鯸鮐(音台)鮣(音印)龜鱕(音翻)䱜(音錯)烏賊擁劍勾(古侯)鼊(音辟)鯖(音青)鰐(音鄂)涵(胡南)泳乎其中向曰言此水族皆游泳於水中葺(七入)鱗鏤甲詭類舛錯銑曰言海物皆如葺飾其鱗影鏤其甲詭怪異類互相舛錯也泝(素故)洄順流噞(牛劍)喁(魚恭反)沉浮翰曰泝洄流上也言水物或逆流或順流噞喁出口於水上也鳥則鵾雞鸀(音濁)鳿(音玉)鸘(音霜)鵠鷺鴻鶢(音爰)鶋(音居)避風候雁造(七報)江銑曰鶢鶋每息游風於魯門造至也言鴻雁候時而來居於此鸂鶒(音勑)鷛(音庸)鶏(音渠)鶄(音青)鶖(音秋)鶬(音倉)鸛(音灌)鷗鷁(五激)鸕(音盧)泛濫乎其上銑曰皆鳥名也泛濫輩游於水上也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

輿自玩翰曰言鳥爲游自得其性也彫啄蔓藻刷蕩漪瀾音闌濟曰彫傷蔓藻水草言鳥羣游傷啄蔓藻以食之刷蕩毛羽於湍瀨之上矣魚鳥聱魚幽耴魚乙反向曰聱耴衆聲皃魚當無聲比文魚鳥聱耴者文之失也萬物蠢昌允生芒芒黖黖許意反翰曰蠢動也萬物春蠢生於天地之間皆有氣色芒芒黖黖氣不明皃慌呼廣罔奄欻許勿神化翕忽良曰慌罔不明皃奄欻翕忽變化疾速皃函音含幽育明窮性極形銑曰物在水故曰含幽珠玉生焉故曰育明者也窮性極形各得其所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向曰蚌蛤珠胎皆盈虧之物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缺巨鼇音敖贔音備屓許器首冠音貫靈山向曰巨鼇大龜也贔屓用力之皃靈山海中蓬萊山而大鼇龜以首戴之冠猶戴也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濟曰大鵬鳥也繽翻飛皃翼若垂天言至大也振盪汪流雷抃重淵良曰振盪動也汪流溟水也抃猶擊也重淵言深也大龜載山動擊於水中其聲如雷霆郍上動宇宙胡可勝源翰曰郍聲也宇宙天下也謂聲動振於天下何可勝說其本源之所由也島嶼音序緜邈洲渚馮隆音崇翰曰海中山曰島洲上有山曰嶼緜邈遠也洲中有草木曰渚馮隆高大皃曠瞻迢遞迥眺冥濛銑曰曠瞻迥眺皆遠望也迢遞長也冥濛不明皃珍怪麗奇隙充銑曰麗著也隙異也言洲嶼有珍怪奇異之物著麗充滿也徑路絕風雲通良曰謂海險

妃一作斐

羌一作嗟

雖淮風雲可通洪桃盤屈丹桂灌叢翰曰洪大也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丹桂者言吳地多桂而叢最生木叢生曰灌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濟曰抗舉也敷布也瓊枝玉樹也珊瑚樹生於水下故云幽茂玲瓏枝葉皃增岡重阻列真之宇銑曰增岡重阻高峻皃其中多居神仙故曰列真之宇寥闊高山也重阻險也玉堂對霤石室相距向曰玉堂石室皆仙人所居其欄霤相接至也距至也藹藹翠幄嫋嫋寧鳥素女銑曰幄帷帳也嫋嫋素女謂神女言山人所居有也江妃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良曰江妃解珮與鄭交甫者海童海神也二者皆於此往來宴語也斯寔神妙之響象羌難得而覼魯和縷翰曰神妙見所述神仙之事仙道至微事或髣髴象響皃象言未審也羌發辭之端覼縷次序也言難知其次第爾乃地勢坱烏郎圠烏點卉木䖆烏老蔓向曰坱圠地勢高下也卉木䖆蔓言草木盛長而延蔓䖆長也遭藪為圃值林為苑銑曰遭逢也有草曰圃有木曰苑言遭藪草為圃值林木則為苑言不待故為之者也異荂若華蓲音歐蘛音哥夏曄于輒冬蒨銑曰異荂蓲蘛言有植草木多也曄榮皃青盛皃言草木夏榮冬不凋也方志所辨中州所羨銑曰方志謂四方物土所記錄者若分辨色類則必有中國之所歎羨草則藿蒳奴荅豆蔻薑彙音謂非一江蘺之屬海苔之類向曰江蘺香草海苔海菜也屬亦類也綸

掩一作晻

吳都賦

音開組紫絳食葛香茅草医反濟曰綸組紫絳四者皆海中草食葛葛根也香茅亦草石帆音凡水松

東風扶留濟曰四者皆草名布護皐澤蟬聯陵丘翰曰布護草聚密皃澤畔曰皐水曰澤蟬聯謂不

絕於丘陵之上夤音緣緣山嶽之岊音節冪歷江海之流翰曰夤緣言衆草滋長皆緣上

山嶽而生山曲曰岊冪歷草掩覆於岸而江海波流於草下也杌五骨白蔕音帝銜朱蕤翰曰杌搖動也蔕花根而

綴於枝上朱蕤花也言莖生於草若草銜之欝兮𦽏以說茂曄曄菲菲銑曰欝𦽏多狀也凡草初生之謂𦽏曄曄盛

皃菲菲美皃言花卉叢生欝𦽏茂莖盛而美之光色炫晃芬馥肹蠁良曰光色炫晃謂花卉向日有光色之皃芬馥

香也肹蠁致類也言香氣積聚如肹蠁之羣飛職貢納其包匭音軌離騷詠其宿莽翰曰職貢謂納於君也

猶入也包裹也匭匣也謂致於裹匣而貢之離騷云宿宿短草莽莽長草木則楓柙音甲櫲章栟櫚枸古侯桹

音郎緜杬音元杶音春櫨音盧文欀音襄楨音貞橿音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

音南榴之木相思之樹向曰皆木名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濟曰言木之宗族茂於岡阜也幽遠

也擢本千尋垂蔭萬畝翰曰本根也言根深枝盛下達千尋傍蔭萬畝之地攢柯拏女家莖

重葩掩葉向曰拏亂也葩花也言木攢其枝柯亂其莖葉花重疊以相掩覆輪菌去鈞虯蟠音盤堛立音琵

𡑞烏立鱗接、向曰輪菌屈曲皃虬龍也埔𡑞相重疊皃言木形屈曲如龍之蟠相重若魚鱗相接也　榮色雜糅女又綢繆縟繡、銑曰糅雜彩色綢繆繁密皃五色曰繡言花有彩色繁密相錯如繡也　霄露霮徒感䨴徒對、與旭許玉日晻烏感𣇈蒲對及向曰霄夜也旭早也霮䨴露重皃晻𣇈昏暗皃言木之茂盛夜含重露朝映旭日常晻𣇈昏暗也

風颳音括颺音揚颮於幼瀏力九颼音搜飀力由鳴條律暢飛音響亮、銑曰颳颺風[illegible]謂木搖動於風颮瀏颼飀風声也律絲竹音韻也暢通其高遠也言風之鳴木條声通者律其音響音高遠　蓋象琴筑竹六并奏笙竽俱唱、此重言風搖林木之声又如此音樂

其上則有猿父哀吟貚胡昆子長嘯、向曰猿父猴也言猴猿哀吟於林木之上貚子獸名此重言風搖林狖余救鼯音吾猓然騰趠勑角飛超丑小反銑曰狖鼯猓然亦猨之類騰趠飛超言其輕捷　爭接懸垂競游遠枝、翰曰言猿猴之屬爭挂木之際垂存遠枝也

驚透沸亂牢落翬音輝散、翰曰此言猿狖之類羣處忽遇人則驚散亂如沸牢落稀踈也翬雉也雉之驚散又不羣偶而去猨狖之類驚去亦如雉之散也

其下則有梟古堯羊麡音儕狼猰烏八貐羊具貙勑俱象烏金之族犀兕音似之黨、濟曰其下謂林木之下餘並獸名族種黨類也　勾爪鋸牙自成鋒頴、良曰此言羣獸爪如勾戟牙如刀鋸鋒頴言利也　精若曜星聲若雷霆、良曰精目睛也言其

目如星之光其聲如雷霆之震怒也 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 良曰山經山海經也夏鼎夏之所鑄鼎也

其竹則篔音云簹音當林箊音於桂箭射筒柚音由梧有篁篻必匹簩音勞有叢 向曰並竹名也竹叢曰篁 苞筍思尹抽節往往縈結 銑曰苞謂筍皮抽節謂進長也往往縈結言多而攢生 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所六矗音蓄森萃蓊烏孔茸而勇蕭瑟 銑曰橚矗森萃長皃森青蔭之狀萃聚也蓊茸茂盛皃蕭瑟聲也 檀欒蟬蜎緣 玉潤碧鮮 向曰檀欒蟬蜎皆美皃玉潤碧鮮言竹色如玉之潤碧之鮮亦玉也 梢雲無以踰嶰音解谷弗能連 良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嶰谷山名生美竹言亦不能連比 鸑音岳鷟仕角食其實鵷雛擾其間 翰曰鸑鷟鳳鳥鳳皇非竹實不食鵷雛鳳類擾亂也言亂如竹間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以嗟葉無蔭龍眼橄音敢欖音覽棎市瞻劉禦霜 向曰皆藥木及果名禦霜謂冬熟也 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 向曰比景國名衡山所出也言此果木結根別梢生於此處 素花斐丹秀芳 銑曰丹美皃也言果木之花美而且芳也 臨青壁係紫房 銑曰青壁山之石壁色青紫房果之紫者係於不上

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祖會羽而翱翔 向曰五色繒綷鷓鴣鳥南而[illegible]經此

果木之中歲其茂盛遂而未去之孔雀以五色羽翰亦常飛集其中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
以重行胡剛反良曰山雞翡翠皆鳥名亦棲巢於中重行言多也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
苦買之垠音銀良曰琛賂珍寶也琨瑤玉名鍇白鐵也阜山也垠畔也言此之物所出火齊去之寶駭雞
之珍翰曰火齊玉名駭雞犀角也雞見則驚之恥貞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
匹眇碧素玉翰曰並玉玉之類隱賑之忍崴烏乖䃬音懷雜插楚甲幽屏必井反翰曰隱賑崴䃬言多也
崴䃬排積兒雜插幽屏謂雜生隱僻之處屏僻也精曜潛穎以頂硩勑列陊直氏山谷翰曰精曜則齊光玉之光雖
在幽僻之處常頴然有異光也硩擿也陊落也言寶主於山谷為人之所擿落也碕巨宜岸為之不枯林木
為之潤黷翰曰碕岸長岸也泉生明珠而岸草不枯玉在於山林木潤黷潤黷色盛也隨侯於是鄙其
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綠銑曰言隨侯夜光珠宋王結綠玉名陋鄙不可尚言此所出可謂貴也其
荒陬子侯譎音決詭過委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向曰言其荒遠陬隅之所也譎詭怪異也
近水有龍穴其內蒸氣為雲雨故云儲儲積也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音孚濟曰陵鯉似鯉魚四足故云若獸浮石石之輕
者水中浮之猶如桴栰雙則比目片則王餘良曰泉室比雙行者爲比目隻行者為王餘片隻也窮陸飲

木極沈水居向曰此說人所居處也窮高也言高陸之地無水斷木取汁歡之極沉水居有甚沉溺之處人居於水中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苦浪慨苦代而泣珠向曰東室則水居者俗傳綃人從水中出於人間賣綃則綃也又云鮫人寄人家臨去乃泣珠於盤以遺主人抗慨泣見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向曰言日南人開北戶向日以就明則以南為幽都亦如中國之北也其四野則畛之忍畷音綴無數膏腴兼倍向曰畛陌中也畷兩陌間道也言阡陌道路多不可數膏腴謂良沃地也兼倍言良沃之地而獲倍於餘鄙原隰殊品窊烏華隆異等都段反向曰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品類也窊下也隆高也言原隰高下等類殊異象耕鳥耘云此之自與穱音捉秀菰音孤穗翠詞於是乎在翰曰舜葬蒼梧山有象為之耕禹葬會稽山有鳥為之耘穱麥也菰蔣草名其子有美可食故云穗煮海爲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銑曰南人種稻一歲再熟蠶一歲八育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向曰徒觀者首重之辭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隧隧之內言深奧也為天下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抵音帝開國之所基址向曰言吳都之土地高有可以為霸王深根固柢開國之基址柢亦根也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銑曰結隅謂城兩相對通門二八水道陸衢銑曰言都郛之內有水道陸衢通也

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良曰經營也言今所以經營都邑始於此者將傳於千年也]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向曰憲法也廓開也漫漫大皃言法紫微星以營宮室開廣庭之寬大]寒暑隔閡[蓋五]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翰曰言宮室深邃冬則寒氣隔而不入夏則熱氣閡而不入雲館二名言此館至高虹蜺之氣繞帶於傍也迴繞也]所以跨跱焕炳萬里也[翰曰跨跱特立也焕炳言其宮宇光明深遠也]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銑曰姑蘇臺名在吳西也言臺高臨四遠而孤立]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銑曰皆挾也吳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為名焉長洲苑名言以洲茂為苑一偏帶猶近也]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䀛[音史]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眮戰反翰曰闚䀛視也吳之東山多寶貨如府藏也倉陵倉名紅粟謂陳久而色赤流衍溢曰謂多而盈]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翰曰武昌建業皆郡名闔閭吳王夫差其子也言今復得開其所營宮殿之法度]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尹時]而捷獵[向曰神龍殿名勾踐將伐吳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以獻吳吳王受之施於姑蘇臺捷獵列次皃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韡[音偉]曄[于輒反向曰臨海赤烏二殿名崔嵬高大皃韡曄光盛皃]東西

膠葛南北崢嶸銑曰膠葛廣遠皃崢嶸峻嶮皃房櫳對榥音晃連閣相經濟曰房櫳室之踈也榥窗也言房皆對窗開道連而相經過也闇闥譎音許詭異出奇名翰曰言門戶譎詭而奇異左稱彎崎音依右號臨硎若耕反翰曰彎崎臨硎皆日險峻皃雕欒鏤楶音即青瑣丹楹濟曰欒栱也楶斗也皆雕鏤其上青瑣門窗爲瑣文朱以青色楹柱也塗以赤色故曰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翰曰言於殿內畫以作雲氣彩圖神仙靈奇之物雖玆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翰曰言鮮居比壯麗蓋未足爲安弱更欲奢侈也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銑曰上言未足少寧今復思比屋於傾宮以瑤爲臺以瓊爲室高闈有閌音抗洞門方軌向曰閌閌宮中之門開限也洞通也方軌並車也一曰通門可以並車而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音旨濟曰馳道天子行之道砥平也樹以青槐亘以淥水良曰亘謂也言淥水橫流於其道玄蔭耽耽音眈清流亹亹音尾向曰耽耽青槐蔭深之狀而亹亹淥水徐流之貌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向曰寺司也一曰宮寺雖列階七里夾棟謂屋多而相夾陽路啓何南之道屯營櫛比必頻廨署棊布翰曰櫛梳也相比次如櫛齒相比廨謂吏廨宅署如棊之分布也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音查下口圂反銑曰橫塘查下閭巷名皆盛也夸大奢也一曰此中之人言談夸大盛長

千延屬飛甍萌舛互向曰長千地名延屬言邑室相連也飛甍舛互言棟宇相交互其居則有
高門鼎貴魁岸豪桀銑曰鼎貴鼎食者魁岸長皃虞魏之昆顧陸之裔
銑曰皆吴之貴姓也昆後也裔亦胄也岐嶷繼體老成奕世銑曰岐嶷少而賢者能繼昆者之德老成者亦少而
有長老之道衣冠赫奕不絶於代躍馬疊迹朱輪累轍翰曰躍馬良馬疾行也朱輪以朱飾車也疊亘亦累轍言其
衆多也陳兵而歸蘭錡魚几內設銑曰言躍馬朱輪之人皆出入陳兵也蘭錡兵戈之木而設之於內冠蓋
雲蔭閭閻闐噎向曰言冠蓋如雲之陰而閭巷爲其闐噎其隣則有任俠之靡輕訬
音眇之客翰曰以義示人人皆信之曰任輕死重義曰俠靡美也輕訬之客謂輕捷之人言其隣近之處相次有之締交翩
翩儐甲胤從自用奕奕向曰締結也翩二往來皃言其結交而往來儐者所以道引於前從者侍從於後奕二盛皃出
躡珠履動以千百濟曰躡開也以珠飾其履履者動以千百言多也里讌巷歌飛觴舉白良口
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有犯令者舉而罰之翹關扛音江鼎拚射壺博翰曰翹扛皆舉也關門關也鼎大鼎也手
拚手抃壺投壺也博二弈也鄱音婆陽暴謔中酒而作向曰鄱陽郡人性多暴急酒半酣之時好爲暴惡之戲中
酒爲半酣也於是樂只衎苦干而歡飲無匱向曰只辭也衎樂也飽而飲匱曰飲匱之也都輦

郛而四奧來暨翰曰都輦天子所居之處郛盛奧遠暨至也言帝都郛盛而四遠之人皆來至也水浮陸行

方舟結駟翰曰方舟並舟也結駟連騎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向曰唱棹鼓棹行而歌也轉轂謂言方舟

結駟唱棹轉轂自早日而至於莫行故云永日開市朝而普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

同廛并都鄙而為一翰曰闤闠市門也言早朝開市普納雜貨如川之流盈溢於市廛也廛市中空地混同品物於此也

并都鄙而為一者言都中及通鄙之人皆通貨物而來并在此一所士女佇眙勑吏工賈音古駢坒蒲必反銑

曰佇眙立視兒駢坒闐駢相次兒比坒次也紵衣絺服雜沓從先勇萃良曰從上萃集也雜遝多亂之兒輕

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音帆而過肆向曰輕輿車也按轡緩行兒隧長市中道也言水流通市中故樓

舡過於肆也舉颿者柱帆用風力也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苦何珬音戍翰曰[illegible]

柑也布絺紵也輻湊來者常也流離珂珬皆寶名自遠至也縶音捷賄紛紜云器用万端濟曰[illegible]貨[illegible]紛紜多兒

金鎰磊砢力可珠琲蒲對闌干翰曰金二十四兩曰一鎰[illegible]曰琲磊砢闌干皆言多也桃笙象

簟韜於筒中濟曰韜藏也桃枝笙竹簟與象牙簟皆藏於竹筒而致貢也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銑曰蕉葛升越皆布類弱於羅紈言細薄儸所立言語徐立衆胡巧㩍力巧交貿木候相競[illegible]音言喧譁

音花喤呼口搯呷呼甲芬葩蔭映向曰嚻語言語不止見舉樛錯亂皃交為貿易相蹋競則也諠譁喤呷皆声也芬葩蔭映人衆多而相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音麥霂音沐而中逵泥濘奴定反向曰此謂人衆之甚也言各動袖求風而得塵起晝日昏暗汗流於地而道路有泥濘霡霂小雨言汗似之富中之甿

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銑曰富中之甿謂肥沃田中所居人也言其貨殖之所選擇者唯乘時而收之及貴而乃出乃得財物多至於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翰曰言富家吞射并兼他人之疆巷盡為己有珠服以珠為飾玉饌言珍美而比於王趫起喬材悍音汗壯

此焉比廬向曰言壯勇之人此中比屋皆是捷若慶忌勇若專諸銑曰慶忌吳王僚子也吳王將殺之逐之不及射之不中其捷如此專諸吳之勇士危冠而出竦劒而趨翰曰危冠高冠也竦劒謂帶劒竦立而趨扈帶鮫函拔投屬鏤力駒反良曰扈者從君王行也鮫函者以鮫皮飾刀拔投屬鏤劒名也皆帶以從君行藏鍦音施於人去戫音伐自閭向曰吳謂矛為鍦戫楯也言其兵仗不須出自武庫人皆有之如藏之於人又游去之時戫楯之器不自閭里取之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向曰鶴膝犀渠皆楯名軍容則矛戟之類儲積也兼儲蓄積也吳鉤越棘純鈞湛盧良曰吳鉤劒類越棘戟也純鈞

湛盧二劍名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濟曰石頭城中置府庫軍儲故云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
湖言其多遂至掩蔽於水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音突膚
濟曰露秋也霜冬也除去也言秋往冬來日月將去草木凋落而鳥獸膚體皆肥腯觀鷹隼誡征夫翰曰言此
鷹隼順時校獵乃教整戎夫也坐組甲建祀姑翰曰組甲以黑索連甲也祀姑幡名坐猶積也命官帥而
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翰曰官官司帥將帥擁鐸執鐸以宣令鐸鈴也具區澤名烏上滸許古忽
狼[月荒]呼光夫南西屠儋都含耳黑齒之酋自由金鄰象郡之渠向曰六者
皆蠻夷名金鄰國名象郡名酋渠皆長也驫必由駥許律飍香幽矞音聿靸蘇合霅徒合驚
捷良曰竝馳走之皃先驅前途向曰言蠻夷酋渠一種為吳王先驅前道也俞騎騁路指南司
方向曰俞騎騎引路也指南車也上出車有木人常指其南方故曰司方轞轞音檻被練鏘鏘將向曰轞轞車聲甲者以練為甲
也鏘鏘行列皃吳王乃巾玉輅軺翊焦驌音肅驦音霜良曰巾巾輅車也而駟車曰軺軺輕車也驌驦良馬也
旗魚須常重光良曰旂旗也魚須魚之長鬚以為旗竿常幡也畫日月五故曰重光攝頻烏號
佩干將向曰烏號弓名攝以手攝而登之干將劍名羽毛揚蕤主雄戟耀芒翰曰羽旄旌旗光芒揚動也

雜羽毛好皃并戟刃之端明皃有光曜也貝胄象弭織音熾文鳥章翰曰胄兜鍪也飾之以貝寶貝弭弓弰飾之以象牙織當作幟字之誤也言旗幟之上畫為鳥文六軍袀翊遵服四騏音其龍驤音襄翰曰天子六軍袀謂上下同服騏馬也驤舉也謂四馬如龍之飛舉峭格周施罿音衝罻音尉罥張向曰峭高也格張網之木也罥匿施之故曰周施罿罻網也罥偏而張之罼罕瑣結罠美巾蹄連綱向曰罼罕皆網名如瑣之連結也綱綱畔繩綴連諸綱也阹丘魚以九疑禦以沅音元湘銑曰阹闌也九疑山名言取闌獸以取之禦禁也沅湘二水名言於水畔為蕃落以禁禽獸輶音由軒干蓼音了擾彀音搆騎熿干貴煌翰曰輶軒輕車也蓼擾亂皃彀張弓也言騎之張弓而行也熿煌疾皃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猨臂駢脅狂趭子曜獷古猛猤嘐李鷹瞵音隣鶚視翰曰袒裼露肉膊也徒搏以手擊獸殺之拔距投石皆壯士所為者部伍也言壯士之部伍者猨臂善引駢脅力壯也狂趭走也獷猤勇也瞵目情也言壯勇之士如鷹鶚之目以視人者也參七南譚翋力荅𦐇伏合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謀諺罠音浪之野向曰參譚翋𦐇相隨眾皃而離合不常莽罠廣大皃言相與騰躍於廣大之野騰躍猶飛走也干鹵殳音殊鋋音蟬暘以良夷勃盧之旅長殺听覷短兵直髮馳騁銑曰干鹵楯也殳鋋戈類也暘夷甲名勃盧矛也殺亦矛也短兵刀劒也直髮馳騁疾而髮上直也儇許緣佻他弔

坌步寸并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音郎乎昧莫之坰曰艮儺北分並疾走皃枚以竹爲之大如箸口銜止諠譁也聊浪放蕩也昧莫有林木暗瞑之處言相與放蕩逐獸至於此坰也鉦音征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焰浮煙載霞載陰翰曰疊鼓声振動也縱火於山猛烈歷於林木之間火焰隨風而飛煙氣蒲山而浮火氣與煙時裴如天有霞有陰拉魯荅擸力荅雷硠音郎崩巒弛尸氏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翰曰巒岑小山也言士卒鼓怒山乃崩弛不崩也拉擸木摧傷之声雷硠山崩声也鳥獸遑遑迫鳥不暇擇木而棲獸不暇擇音而出言困甚㬥虎甝甘胡虪育始緆須司麋麖京麢𢈪六駮追飛生彈鸞鵕京鶴音射猱乃刀挺音廷白雉落黑鷁零鵖子曰鶠虎也蒼驪出緇絆也甝麆麋麖麢六駮飛生皆獸名鸞鵕鳥也行從獸也鵕鳥也皆彈射而致零落陵絕嶛音僚嶕音焦越巉山咸巘士衍山嶮跐此拂踰竹栢獑音斬連緣杞柟南封狶虛巳莬神蜩言上陵盡也嶛嶕高皃言上陵盡於此也越於險峻之所跐踰踐也越緣大奔也言跐踐竹栢之間奔於杞柟之下杞柟木名也封狶大猪也掩剛鏃俱禄潤霜刃染也剛鏃箭鏃也霜刃兵器之刃白如霜也言殺獸一以血流瀰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徜徉寓目幽蔚蔚言止行

也徘徊彷徉志不安也寓目於紛蔚未所之處志存不滿將重焉其游獵之事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
抑揚羽族以觜距爲刀鈹音披毛羣以齒角爲矛鋏古葉皆體著
他略而應卒倉忽所以挂扢古紇而爲創音瘡痏于美衝踤慈聿而斷筋骨
莫不衄女六銳挫芒拉捭比買摧藏雖有石林之岝音嘖崿音額請攘汝羊
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音此之向曰羽族鳥也毛羣獸也鈹亦刀也
鋏亦劒也扢摩磨也衝踤謂抵觸也銳鋒捍懲也摧藏謂折挫也岝崿深險皃攘舉也靡倒也雄虺毒蛇抗舉跐蹋也言雖偏以旁皃將帥士卒之抑揚
言雖鳥獸角距如刀戟戈矛劒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爲瘡痏抵觸而斷筋骨莫不衄挫芒鋒皆摧折挫之也雖石嶮林深之處攘臂則往之雖毒蛇
九頭將舉足而踏之顛覆巢居剖普口破窟宅仰攀鵔思俊鸃音宜俯蹴就六豺
士皆獏音陌銑曰傾鳥巢破獸穴鵔鸃鳥也豺獏獸也刦音劫剞音几熊羆之室剽匹妙掠虎豹之
落翰曰刦剞剽掠發搖侵擊之也室落皆居也熊羆虎豹獸也猩猩啼而就擒𤜵𤜵夫狒笑而被
格向曰猩猩獸性好酒酒醉則不能去乃啼則爲人所擒也𤜵𤜵獸食人見人則執手而笑笑乃食之又因以筒致臂而與之則執筒而笑笑則脣上
掩其目人則抽臂以鑿綴其脣於額而殺之格殺也屠巴虵出象骼翰曰屠殺也骼骨也巴虵大虵也能食象故殺

之出其骨也斬鵬翼掩廣澤翰曰鵬大鵬鳥其翼垂天今斬之故掩蔽廣澤也輕禽狡獸周章夷猶良曰狡勇也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狼跋步葛乎紭音横中忘其所以睒失冉睗音適失其所以去就濟曰狼跋狼狽也紭網也睒睗疾視皃獸皆狼狽於網中忘其看視失其去就恐懼之甚也魂褫直氏氣懾之葉而自踢音唐跰蒲比者應弦而飲羽向曰褫奪也踢跰頓躓者則射之雉應弦而沒羽也飲則沒也形偾方問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向曰偾仆也景影也言其形影而仆僵累積而增多錯雜繆亂以相襲傾藪薄倒岬峽岫音由巖穴無豜音牽豵音宗翳薈無麢音凌鷚力幼反銑曰澤無水曰藪草木俱生曰薄兩山間曰岬山有穴曰岫言此中禽獸索然空也豜豵並獸子麢麛子鷚雉子翳薈幽山之處雖微小之物亦窮盡也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翰曰假借也豐隆雷師也假借行路於雷師霄近天之薄雲也獵曰狩言在地既獵猶未以為足乃將借道於雷師披此重雲而上獵故曰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音秀向曰烏日中烏兔月中兔言將籠網取之使窮盡天地之間飛走之物也嶰音獬澗閴音鶪岡岵音戶童罾音曾罘音浮滿效獲衆音終銑曰嶰山間澗閴空也岡岵皆山無草木曰童罾罘皆羅網此言山間禽獸以空岡岵草木以罾所施羅網之中禽獸皆滿功獲無多也迴靶音霸乎

波一作流

行睨五計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故本萬艘蘇刀而既同。翰曰迴王鄉也睨視也言游獵窮於天之間將迴鄉乎行視之處乃觀魚乎三江之中浮舟航於彭蠡之澤舟航也艘舫之總名也言多混雜而同波

弘舸苦我連舳音逐，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之有裕，邁餘皇於往初。銑曰舸大舡舳舸舡而傍挾木也巨檻亦大舡名艫舡尾言大舡連接也飛雲舡上樓名甚高者蓋海者言多也皆彫飾奇者麗其制度非常之模飾也疊重也峙高也髣髴象似也方壺蓬萊山有神仙宮鷁者言舟比樓重疊如島之峙象似方壺之宮鷁雄首餘皇皆舡之極麗者有裕多也邁過也言此舟之樓閣之盛皆過於往昔也

張組帷，搆流蘇，開軒幌，鏡水區。向曰組綵色也流蘇五色羽飾而垂之軒門也幌帳也言於舟舫樓觀之中設此具而視之鏡猶照也區中也謂此舟艐麗之色皆照見於水中

槁音高工楫子叶師，選自閩禺。音虞向曰槁所以刺舟而行也楫擢也工謂巧善師謂所長皆使其駕馭行舟者閩王及禺國人皆善用舟楫故選擇而用之

習御長風，狎翫靈胥。向曰習御謂使用之也靈胥謂子胥之神人將渡江海者必將祀之以祈安言習舟楫人之使用風波近弄子胥之神恃其所善乃皆無懼

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銑曰責求也言風水勢力急求千里之程在於寸陰之間先於所期須臾而至

櫂音棹謳唱，簫籟鳴，洪波響，諸禽驚。向曰謳歌也籟簫類

言諸禽嘩棹歌簫管洪流之聲足以驚也弋磻音波放稽鷦鵙音明虞機發留鵁鶄翰曰弋取鳥之名磻箭名稽留也虞主獵者機弩牙也鷦鵙鵁鶄鳥名鉤餌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銑曰鉤餌鉤上置食者縱橫言多也緒所以綴綱也接謂相接也詹公任父古之善取魚者筌魱音亘鱛音贈臭鱺所以鱨音嘗鯊音沙罩陟教兩魪音介罺側稍鰝鰕音遐向曰筌取魚器也灑鉤也罩籠也罺式籠魚並以魱鯖鰽鱨並魚名鯊鯊大魚名也乘鱟胡豆黿鼉同罛音孤共羅濟曰乘鱟魚以網罛網也言與黿鼉同其羅網也沈虎潛鹿馽音縶龖音龍僒音隕束徽音暉鯨音京輩中於羣犗牛濁欃槍暴出而相屬翰曰沈虎潛鹿並魚頭虎鹿之身馽龖僒束言俱陷羅網之中徽鯨魚之大者莊子云以大鉤十二犗牛為餌言鯨鯨吞此鉤為人所得欃槍妖星也暴疾也鯨魚死其目睛化出而為此星以指陳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音付於井谷向曰鮒小魚也谷水也井水之中壯魚小也臨大河而釣鯉者見射小魚於井谷必小之今我於江海之山得此大魚必強況而釣鯉者我又輕之無異於鯉者豈不自射鮒之微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安巾反向曰結謂兩舟並繫衆解而進今以左競渡者迎潮也振猶舉也緡綱也迎潮水而上行舉張緡綱也言競渡既畢復舉網而恥俟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銑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如拳入王舟中王怪之

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爲蓱實割而食之甘如蜜今乘江流復思此物而復見也靈夔山精也言訪之於鮫人精衛銜石而

遇繳音酌文鰩音遙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

翰曰繳射也精衛鳥名也生此山赤帝之女游東海溺而死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因此遇射也綸小網也文鰩魚名有翼生西海游

東海夜觸網北山西海乃亡失此物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良曰

題額也螭龍也言夷人雕額鏤身爲文與虯龍之色相似故云比飾又可與虯龍偶對簡其華質則亄音意費把貴

錦繢音會料音遼其虓虎交勇則鶚悍狼戾濟曰言上雕題鏤身人也亄費猶衣飾也錦繢綵也言

其衣飾如錦綵虓猶猛也言其猛勇也悍怒目也言如鶚鷙之怒目狠貌之惡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良曰昧猶

冒也言文身之徒能冒潛險之處搜求瓌奇寶貨之物摸蝳音代蝐音昧捫觜子規蠵音惟銑曰摸捫以手循取蝳蝐

似龜類有文觜蠵大龜可爲器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向曰剖開破之也巨大也回淵深淵也言

破大蚌於深淵之中乃見明月之珠光色洗濯於漣漪細波文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

銑曰畢至也訖竟也索求臻至也言盡天下至異之物竟無求之不至者矣言皆得之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

之中去貧向曰搜索瓌奇珍異之物而谿壑川瀆爲之罄盡竆貧也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

而殉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翰曰襲入也殉求也博物志云澹臺子羽賫千金璧渡河河伯欲得之波浪急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取吾璧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以劍斬蛟殺之浪乃止子羽投璧於河中三投三歸之子羽毀璧而去今哂子羽以璧為河神所謀取乃復入海求以珠寶漢女漢水之神女也晉賈賈大夫也與其妻如臯射雉今言載漢女以入海求齊始賈大夫醜妻如臯射雉也故云追晉賈而同塵也汩于筆乘流以砰普萌宕徒浪翼颸側皆風之颲劉颲劉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向曰砰宕急也颸疾風也颲颲風聲也言疾急如鳥之有翼更假颸風之勢也濤瀨皆波也言丹直衝而上沛沛流皃悠悠遠皃汔虛乙可休而凱歸揖一入天吳與陽侯良曰汔可也言己可休息凱樂而歸天吳水伯也陽侯波神將禮揖而別去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向曰包山山名洞庭湖名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濟曰數軍實謂計士卒殺獲之貲數饗食戎旅謂宴會士卒以勞之桂林苑名落星樓名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銑曰言酒食多飛輕軒而酌綠酃音靈方雙轡而賦珍羞翰曰綠酃酒名人衆故以車行酒也方並也雙轡則四馬也賦猶徧與也言四馬載珍羞徧賦與人也飲烽起釂子曜鼓震音真向曰釂盡爵也言擊鼓示盡士遺倦衆懷忻向曰士卒遺忘倦而忻悅幸乎館娃烏佳之宮張

叶一作汁

女樂而娛羣臣（向曰天子所至之處曰幸館娃宮名也張設也言設女樂以娛樂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銑曰羅列也鈞天謂神樂也言金石絲竹盛如神樂之聲下陳於此）發東歌操南音（銑曰吳作東歌南音南國之音）胤陽阿詠韎（莫介）任（良曰胤猶演也陽阿舞也韎任亦蠻夷樂也）荆豔（余念）楚舞吳歈（音俞）越吟（良曰荆豔楚歌也亦有舞吳歈越吟越人吟也）翕習容裔靡（眉非）靡愔愔（良曰翕習盛皃容裔靡靡愔愔閑麗也）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磬之鏗鈜（音）有殷坻（丁禮）頹於前曲度難勝（升）皆與謠俗叶協律呂相應（翰曰殷坻高貌殷響坻山也叶猶和也協合也若此者言上所奏之歌舞使其叶唱而和之則致高響音復有鐘磬鏗鈜其聲殷而若山頹於前曲度變轉不可勝記皆與俗之謠和合律呂之音相應接也）其奏樂（盧各）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凄風暴興（向曰樂之至感有如此也）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採菱（銑曰延露駕辯綠水採菱皆古雅曲言今皆超踰過之）軍馬弭髦而仰秣（音末）淵魚竦鱗而上升（翰曰伯牙彈琴四馬仰秣瓠巴彈瑟而淵魚出聽言今亦然弭髦言其毛皆順合秣食草也言仰秣者謂食草之際聞音樂仰首而聽餘草在口也竦猶踊出也言魚聞此曲踊鱗而出也）酣湑（思與）半八音并歡情留

良辰征翰曰酣樂也謂酣樂纔半而入音已并雜奏歡情欲留而良辰欻行征行也言惜時晷也魯陽揮戈而

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翰曰曜靈日也太清天也魯陽公與韓戰戰未敗而日暮魯陽公舉戈而揮之日為之回自西至於中時也既往往古也言今思齊古人之精誠使日駐其昃矣

昔者夏后氏朝群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

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向曰夏后氏謂禹也會諸侯於塗山此山在吳故云茲土玉珪也諸侯執之帛束帛也來會者萬國也高大也軌法也可以為四方之法則也春秋之際要盟之主向曰要約也言諸侯約為盟誓

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向曰伍員吳賢臣孫武以兵法奇計教闔閭也勝彊楚於柏舉捷勁越於會稽銑曰闔閭與楚戰於柏舉楚師大敗柏舉地名夫差伐越越王大敗夫差盡得越地而越王走保於會稽山言棲者如鳥之木也闕音掘溝

乎商魯爭長於黃池翰曰夫差掘深溝通於商魯商魯曰地名黃池池名與晉爭長於黃池而吳先歃晉亞之徒

以江湖嶮陂音詖物產殷充良曰陂難也繞霤力救未足言其固鄭白未

足語其豐濟曰繞霤關內險以繞京師如屋霤也鄭白二渠名亦在關內人皆利之言吳有江湖之固物產之充雖關中繞

濟曰鄭氏吉之謂其豐言吳之勝也

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音蓋之風睚五賣眥助賣則挺劒喑音陰嗚烏故則彎弓翰曰言士之勇壯者能陷堅敵必破之人俗有志節梗概之人睚眥瞋目小怒也挺拔也喑嗚含怒未發言如此小怒則拔劒彎弓言勇俠也

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銑曰若擁此虎勇之衆據此險絕之上則必龍騰虎視以爲疆場之藩業

麾城若振槁音考搴音蹇旗若顧指銑曰搴拔也言攻城一麾若拉摧枯槁之木搴取也謂前敵之旗可指而取之

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翰曰元大也言雖勇帶甲中一朝而立大功以開萬代故曰遠致累疊謂積世累葉相續如木葉相累也言王霸之業故紐繼乎重而富彊不絕故曰相繼

樂湑衍古旱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濟曰湑美也所出也言樂美之事皆出此方域之中列仙仙人集其土地

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音稅而附麗濟曰列仙傳云桂父服桂其人形色時白黑黃赤不元故云練形易色赤須仙人食柏葉齒落更生如蟬之蛻身也此人非吳人故云附麗猶美也

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翰曰言中夏之國比於吳都之珍異神仙中國則罕世而不見空見丹青圖畫其象類但知珍寶可貴可利也

舜禹遊焉没齒而忘歸良曰没盡齒年也言舜葬蒼梧禹葬會稽則盡年而忘歸也

精靈留其山阿

翫其奇麗向曰阿曲也精靈神仙之類在其山曲翫其奇異美麗之事割判庶士商榷音角萬
俗翰曰割判謂分別也庶衆也商度也榷略也萬俗風俗也言分別衆事商略萬國之風俗也國有鬱𩕄而顯
敞邦有湫子小阨烏界而踡音拳跼良曰鬱𩕄茂也鞅鞅掌皆盛皃明敞高厲貴湫下阨小踡跼不奇也言分別庶士商略
萬俗則有鬱𩕄茂鞅掌高厲者則有下小踡跼不舒展也伊兹都之函音含弘傾神州而榅音縕櫝
翰曰伊於也弘大也神州中國帝居也榅藏櫝櫃言惟此都之大也而包含中國若藏之於櫃中仰南斗以斟酌兼
二儀之優渥向曰南斗吳分將仰取以用酌酒二儀天地也優渥者優游也由此而揆之西蜀之
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尋木龍燭
也翰曰棘林棘剌之木螢燿螢蟲之光尋木大木龍燭鍾山神也開目以燭天下言吳蜀大小相比則蜀爲棘林螢火之光吳爲大木龍燭之照
從此度之則吳蜀相懸絕之極否音圮泰之相背也銑曰否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泰天地交萬物通故相背也亦猶
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濟曰帝天也懸解猶縱遣也疏屬山名山海經云二負殺其君楔䝟帝乃
桎梏於疏屬山桎梏謂杻械拘繫也言吳則猶於縱得天之性也之道而蜀猶杻械拘繫不通之人否泰之相背矣庸可共世
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苦學乎銑曰豐厚也确薄也确确之也言吳美蜀惡豈可共代而論大小同

年而詭豊碕哉暨其幽遐獨邃寥音遼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天歷儻他浪之極異崛君屈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翰曰寥廓閑奧皆深皃該及也趾足蹈履也倜儻殊絕之稱崛詭奇異也理美也言幽遐獨寥邃深之處耳目不及足趾不履之所則有殊絕奇異之物藏其美於終古人所不知而人皆如寐而未寤必不能先覺而獨見知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向曰孟浪鄙野之語梗概大綱也而王孫之奇都邑奢靡當云如我所傳此鄙野遺言而略舉大綱而未得好妙者誇俊之心未已

魏都賦

左太沖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香于衡而語曰異音異乎交益之士良曰睟容溫潤之皃眉上曰衡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但夸僑游乃張目舉眉登而告曰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異乎怪詞也士人之通稱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風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言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艱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當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大過土壤風俗所乖積習其俗殊異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日爲之常性

爲一作于

固非天生自得皆言染而成也

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口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矣是非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耶為吾子復覿德音以釋二客競為辯囿也銑曰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辯囿言辯者多詞林苑囿之有草木也

夫大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濟曰大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權輿始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昇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嶽列秀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遠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角也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向曰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以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穴也蠻陬子侯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麥耕也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言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譯語引而導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

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帝位居體謂居於君體言居尊位居君體者以中夏為咽喉之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

不一作弗

人一作民

爲屏也向曰守養所民也番屏皆接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而子大夫之賢尚不曾庶翼等

威附麗皇極等良曰先生謂客爲子大夫之賢者王客之義也翼佐也〻等威〻儀麗著也皇大極中責其不曾庶幾翼佐

以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思稟正朔樂率貢職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從其正朔納

其貢賦也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向曰詭曲也匪非也非人請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

不稟魏之正朔而出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懷其鴆毒於絕遠之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銑曰

險阻也言吳誇壯鐵身之卒以爲卒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

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曰膠言君子或默或語其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逃其奢多也飾華若匪人懷離以

矜然假倔屈強而攘臂翰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斜角不正徒誇飾以爲沃壤也倔強夷狄

惡性便戾謂王孫兮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岝崿謂攘臂而靡之是也非醇粹之方壯謀踳舛音駁於

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踳乖駁亂也言吳蜀

二客非能醇矣以比於大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則此逵路也猴非亦皃言萍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燕王好巧有衛人詐言能刻木猴於棘

刺之端後作詐發而逃之言二客之之言言丞謬診如中路尋萍棘刺端造木猴也劒閣雖嶛憑之者蹶匪所以

深根固帶也濟曰嶮險憑據也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躓是以非深根固帶之道洞庭雖濬負

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濟曰濬深也負恃也言雖在深阻但德而恃之者必見奔北也軍敗曰北是以非

愛人治國之理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況河冀之爽塏苦改與江

介之湫子小湄向曰桑榆末光謂將西謝也長庚星名昏見於西方若爽明也塏高也介左也湫湄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踰越

長庚之初暉而況魏都居河冀於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小水為齊也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

畿魏都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機濟曰語子子者先生名之也神州赤縣在中國也近國之畿曰畿樞

戶所以轉而開闔也機弩牙也所以發前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于時運距陽九漢綱絕維

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綱法綱維綱之絕者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綱絕其綱維也姦干回內贔音備兵纏

紫微向曰回邪也贔壯也紫微帝宮也言漢綱既絕綱維姦邪內奮其壯兵革纏繞於宮室也翼翼京室耽耽

音耽帝宇銑曰翼翼美也耽耽深邃皃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荊棘旅庭向曰

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焚鳥巢宗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言宮室既盡故荊棘生於庭殷殷於謹寰內繩繩八

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銑曰殷殷繩繩皆衆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

也鉦鐲兵器也寓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寄於城邑之間伊洛榛曠崤
函荒蕪臨菑側持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崤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鄢郢楚地木叢生曰
榛牢落閑寂也言此四都皆亂也榛曠荒蕪閑寂丘墟皆謂居人少也而有魏開國之日締搆之初
萬邑譬焉亦猶犨昌由麋之與子都培塿上部苟下路苟之與方壺也
向曰焉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犨麋古之醜人子都美人培塿小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搆之初而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
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
梓列聖之遺塵濟曰畢昴星魏州分野則魏都也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舜禹也
考之四限則八埏音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翰曰限猶隅也八埏八方
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測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
聽而歌美其風翰曰卜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故曰賞其隆隆則大
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為明王故曰美其風德也
雖則襄代而盛德形於管絃向曰形見也襄代謂春秋襄微時也言雖遇襄微之時而盛德形於管絃則

吳季札所美也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銑曰蘊積也言魏風雖已没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懷
古而積於遠年邇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向曰齊秦國名冀道皆州名
開胸殷衛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鄴南故云開胸如人之胸在前也跨躡燕趙良曰跨躡猶控帶燕趙國
名山林幽岟烏朗川澤迴繚音了恒碣碪五咸碍五各於青霄河汾浩
涆音翰而皓溔與眇反幽岟深邃也迴繚繚繞貌恒碣二山碪碍高貌河汾二水名浩涆皓溔水大流貌南瞻淇
澳於六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音父則冬夏異沼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
出美竹漳滏二水名漳水冷滏水熱故云冬夏異沼沼水之[illegible]辯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
於四表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々自鳴鳴則兵至響驚警也表外也鉦金声所以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鉦者文之
失也溫泉毖音祕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濟曰毖沸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而
自涌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可以蕩滌邪疾而延壽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
壤惟白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墨鹽池在河東古鹽川川一夾水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液亦水名兗州田稼五穀者塍
原隰畇畇音旬墳衍斥斥向曰畇畇平坦貌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廣大貌或嵬烏罪壘

力非而復陸或熿苦黃朗而拓音託落乾坤交泰而烟熅嘉祥徽顯

而豫作翰曰崛嵎高下皃複陸重疊也熿朗光明也拓落寬廣皃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徽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熅而豫作嘉祥之美明視我魏祚也謂漢祖之時有黃龍星見於楚宋之閒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也

是以兆朕准偽振古萌柢音帝疇昔藏氣讖楚禁緯闕象竹帛向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柢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上偃昊天札之賞美者讖小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即山苗星之應矣闕容也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容於讖緯竹帛之上

迴世代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向曰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

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當天心有嬗代之才也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良曰允信臧善也

脩其郭郛繕其城隍良曰繕理也城隍也也經始之制牢籠百王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

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

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濟曰堯之所居茅茨不翦羽禹卑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

古公草創而高門

魏 文三

謨一作模

而一作以

有閑苦浪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 濟曰古公文王祖也爲戎狄侵国遷于岐山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亦有儀也閑門限也言閑以限内外也言險者宣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 兼聖哲之軌幷文質之狀商豐而折中去准當年而爲量思重爻摹大壯 翰曰聖哲謂觀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幷文質者去大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準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爻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其大壯大壯卦名 覽荀卿采蕭相 翰曰荀卿子六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爲奢侈也故皆見而采之蕭何造未央宮 僝鶵拱木於林衡授全謨於梓匠 向曰僝理木之器所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主木之人 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 銑曰言其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其事若而工匠之徒忖度而騁巧妙 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 濟曰闡大也鉤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筌巧也言大此鉤繩巧妙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 揆日晷考星曜 銑曰言考度星日以定南北 建社稷作清廟 良曰清廟祖廟也 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隒魚儉而無陂 翰曰隒小山而无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廻匝比之岡隒而无險也 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 良曰文昌殿名 對若崇山崛起而崔嵬

髣從髴感若玄雲舒蜺以高垂銑曰對山皃髣雲皃言殿之丹青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

瑰材巨世埔立楚墆立除參差枎扶橑音老複結欒櫨音盧疊施濟曰瓌美也巨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之者埔墆相接皃參差不齊皃枎棟橑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欒曲枅櫨斗也累疊而施之丹梁虹申以並亘棌桷森布而支離翰曰亘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謂之榱也森多也支離歷歷然分布之皃也綺井列疏以懸帶華蓮重葩而倒披翰曰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行也疏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帶之懸井中皆畫蓮花自下上見故曰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槩於濊彼尤池濟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雨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槩猶髣髴也濊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霤之水髣髴似也旅楹閑列暉鑒抰烏浪振章人榱題黮從感䨴從對階陼述尹嶙音隣峋音詢翰曰旅陳也楹柱也閑閑列行也言棟柱每間而行上有朱色窈復見日光故暉明也鑒明於抰振抰振屋內也榱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黮䨴謂深黑色謂梁之外有階陼階道上數嶙峋次級皃長庭砥至履平鍾虡夾陳向曰虡鍾格架也夾對也陳布也言相對布於長庭風無纖埃雨無微津翰曰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庭雖風而无埃雖雨而不潤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逌所也遵法也言南端法於

比闕也竦峭猶峻高也竭立也方駕比輪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而行西闢延秋東啓長春銑曰闢啓皆開也延秋長春二門名用覲群臣觀享頤賓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頤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也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翰曰赩光也言中朝太冠盛赩而有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樸非斲去泰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木無彫鎪所留土無綈音題錦玄化所甄經延國風所稟銑曰鎪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无綈錦言土工不文飾玄聖也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国風所稟謂紗約稟於国風也國風詩以美儉也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良曰四者皆門名重闈洞出鏘鏘濟濟良曰闈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与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盛皃珍樹猗猗奇卉萋萋此礼叶韻蕙風如薰甘露如醴銑曰猗猗萋萋草樹盛皃蕙香草也芬香曰薰一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降而草樹之上積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由典刑所藏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闥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著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翰曰藹藹多盛皃蜩蜩蟬也侍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帷幄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模範楷式亞以柱後執

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翰曰亞次也桂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下以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
者通書奏典璽儲吏掌天子印璽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音亦順時腠理則
治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醳醉酒言食与酒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腠理之疾腠理者皮膚間也於後則椒
鶴文石永巷閻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濟曰椒房明鶴二者堂名文石室名后妃所止永巷
庭也閻術謂宮門道路曲也楸梓木蘭皆坊名宮名次舍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
炳煥特有溫室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益速而易就溫室殿名丹青炳煥文也
儀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瑞綷祖對以藻詠芳終古此焉
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竟翰曰言於温室宇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竟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可以知安
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号也言舜作績其旨聲盖以為懲戒今之温室亦与齊競右則疏圃曲池下畹於遠高
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音傷良曰疏圃菜園也畹田也高堂園中亭也曲池相蘭故曰蘭渚莓二盛皃石瀨有
石而淺流湯湯急流皃弱䓘子公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際千麗呂梁
向曰䓘木之細枝二頭垂石而輕葉搖動其芳香睇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馳道周屈

於菓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向曰延閣胤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揭拔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玉井臺金鳳臺矣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力救下冰室而冱冥銑曰亢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基下曰陰基勢如華山削成也重霤重屋密之也冰室冱冥言清陰而寒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搆峩峩清塵彯彯匹遥反翰曰長廊有周迴曰周軒中高天也天子庭曰丹墀猋風也增高也搆亦架也峩峩高皃塵宇深淨而无濁塵故曰清塵彯彯輕舉也雲雀踶亭低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向曰雲雀鳳也踶踏甍屋脊言矯舉也言仰頭於屋脊踏立而舉首也壯大也摛發也言鳳之大翼光發周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窈冥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光於綺窻也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遥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翰曰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消遥閑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故万物齊一在此時也長塗牟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魚几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向曰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徼道

也言五有[illegible]過肅嚴也程節法言漏刻嚴肅而唱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
也衛侍者也閑邪防惡也周无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者言侍衛之人
防其邪惡故天鵝勞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輲輲隆厦重起銑曰墉城墻也濬深也洫溝嬰繞也堞城上女牆涘水涯也言宮闕繞崇城之堞帶深溝之涯也輲〻高也隆夏大屋也言宮闕四門輲〻而高也大厦重疊而起也

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趾翰曰上清天也埃壒塵昏之氣謂樓觀高峻行遠天若混然而自成名超越塵昏之所資貞混然之氣以為造化之始也邈〻亭〻高遠也標立也

臨焦原而弗怳誰勁捷而無怨於月理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代祀翰曰焦原山名代知其險言樓觀高險雖臨焦原亦不比況悍懼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樓堅固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乎

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良曰陽靈日也雲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北自下望之若亭亭在其上雲雨之神濛霧於內

菀以玄武陪以幽林繚音了垣開囿觀宇相臨銑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為垣囿環繞以為苑囿〻中觀宇相臨言多也

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向曰碩大也草木叢生曰灌圍木竦尋者大木也篠叢生曰篁修竹也言其節竹懷清風肅肅之氣蒲桃䕺蔓延而垂密故多陰

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胡管雚胡官蒻音若森

向曰回曲也淮谿也積水衆流相合為他皞貟分別也言衆草木林然分別於内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七心潭以心羽翮頡頏鱗介浮沈銑曰丹藕蓮也的皪映水皃芰菱也浸潭浮皃羽翮鳥也頡頏水浮皃鱗魚也介龜也言或浮或沉栖者擇木雊者擇音翰曰雊鳥鳴也言不迫逐不傷其性皆得安理如此也

若咆步交渤蒲没澥解与姑餘常鳴鶴而在陰濟曰咆鳴也渤澥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近在此若在江海以自得言不失其天性鳴鶴在陰言皆自得其類

表清御音語勸虞箴思国卹忘從禽椎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音金向曰禦謂池沼草木有禽獸之処表而不禁任人取之莫有所以戒勑无為田獵卹憂也思国之所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獵以自卑也椎蘇樵草也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无忌者也即鹿死中所畜任人縱之亦非所禁戒与人共之

腜腜亰回坰野奕奕菑畝甘荼音涂伊蠢生種斯阜翰曰腜腜美也奕奕盛也田一歲曰菑甘荼也荼苦菜也因維蠢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荼薺多稻麥

西門溉无七其前史起灌其後墱丁鄧流十二同原異口翰曰西門豹史起並為鄴令俱開漳水溉田鄴人皆為歌詠泚水之処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口分泒口各別也蓄為屯雲泄為行雨銑曰蓄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雨也

水澍之豎粳古衡稌徒五陸蒔時稷黍良曰稌稻此時種也黝黝一柳桑柘

太一作奉

油油麻紵翰曰疇〻里也桑柘之美色也油〻潤色紵似麻可以為布均田畫疇蕃廬錯列
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叶韻良曰均田畫疇時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而布
蔭翳繁貌盛皃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濟曰
言人甘其食美其服隔阻也踰絕也言太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
隅石杠音江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
滄浪而可濯方步櫩以占而有踰向曰櫩接也隅角用也控引也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
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步櫩廊之下也習習冠蓋
莘莘所巾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
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銑曰習〻盛也莘〻衆也蒸徒人也斑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
營署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閭里〻閭各便得其所也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常
之號大理之名夏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兄重門再
扃師尹爰止毗世作貞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礼六官

飾一作飭

之一作石

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夏大夏之屋在其門墻也言府寺之制其同一揆而墻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見闕兩階之間作為禎祥肅然嚴整扃開也言有重門故其開亦當再矣師尹王國之政事者爰於也毗佐也隨拜也言此居止可以佐王而為政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良曰四者皆坊名亦有戚里寘宮之東濟曰戚里外戚所居之里而置在帝宮之東寘置也閈出長者巷包諸公濟曰閈門也言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都護之堂殿居綺窗向曰都護官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窗輿騎朝猥蹀䠞毀古其中銑曰輿居也騎馬也猥多也蹀䠞言累積也天下郡車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內營客館以周坊飾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銑曰營搆館舍飾賓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也瑋美也豐大也閈巷門也閎門中道也自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葺七立牆冪室房廡雜襲剞居綺劂居衛罔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知戀無以儔槀街之邸不能及翰曰葺覆也冪帛覆也廡廊也言房廡雜錯以相掩習剞劂斤斧也罔無也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也廣成傳舍之客館槀街邸蠻夷之館漢時所立言此二者不能及我所制鄴三市而開廛籍平逵之九達翰曰鄴開也廛市中道也逵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與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班列肆以兼羅

材一作財

致一作風

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
音堯嶭五結侈所眺之博大向曰𨒅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闤闠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
少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也言至日中盡會
於市也抗立也旗亭市樓嶢嶭高貌言此樓至高也侈美眺視也言美所
視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棰馬袖幕紛半良曰隧路
也言百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摩擊也軫車後言相連貫至
於萬數皆憑軾棰馬幕覆車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一八方
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子遺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濟曰使八方君同歸於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異見質劑市吏
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筭也
材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翰曰言物之財用皆工人之所化用賄布帛也
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
異物至王國之物於市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皆窳音庾而
就攻不鬻邪而預賈音古著馴致之醇醲翰曰周備也窳濫也攻堅也著明馴順也
醇醲樸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夫
濫材不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賈盡貨明順置法以勸醇樸之理白藏平之
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銑曰白藏庫名藏即庫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之無

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く主庫与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賨音琮幏音家積墆徒結琛幣充牣音仞

開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向曰賨南夷稅名幏布也墆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

曰幣牣滿也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關石秤也言不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也燕弧盈庫而委勁冀

馬填廄音救而駔祖朗駿者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滿庫委積其勁硬者廄養馬屋也駔壯也冀馬也冀北所生馬填

滿廄中布[illegible]發至乎勍巨京敵糺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

向曰勍大也糺紛亂也庶土天下也罔無寧安也聖武く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振曜其威靈介胄重襲

旌旗躍茲弓珧以解檠巨景矛鋋延飄英良曰介甲也胄兜鍪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旌旗

竿也言旌旗舉竿也以珍寶飾弓曰珧檠弓匣也解檠開弓匣矛鋋皆兵器為風飄其英く旗飾也三屬之甲縵莫幹胡

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平嬴弋精反銑曰屬連也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纓名控引簡擇也

言引滿弓絃擇處而發擇物無不中故妙擬更嬴更嬴古之善射者齊被練而銛息廉戈襲偏裻都祿

以讀音舍列畢出征而中律熟可正以四伐向曰言士卒齊整皆服練帛執銛利之戈襲

者也偏裻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裻之裳以為行列也軍師く出行盡中軌勝之法執奇正之計

碩畫胡麥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並氣彌鋭銑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精通妙理
舉無遺者目見所為皆合宜制鋒〻刃推舉也十二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世之氣彌加猛鋭
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尅剪方命呑滅咆白交咻休音雲撤叛換席
卷虔劉祲子鴆威八紘荒阻率由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月三捷尅之方放也咆咻猶咆哮也
言放棄生命咆哮不賓者皆除剪呑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祲衛也言反易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衛以威德布於八方則荒阻
之俗皆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輷輷音田反旆悠
悠凱歸同飲䟽爵普疇朝無刓五官印國無費留向曰謂戰勝將休兵
從衆師乃洗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旅輷〻衆声兒悠〻旆旌飛兒戩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礼卿良會將士有功者分其爵邑疇等使當
其功刓印〻角刓鈍項羽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刓言今有功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刓印功不賞曰費留謂令賞之故無此也
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胡甲刃
虹旌攝麾以就卷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而能為宴樂武士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戢斂其柯藏柙其刃
虹旌書馬虹者攝收其麾旌以卷藏之皆示不服用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

文三

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求其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
庾流衍翰曰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自古聖帝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栢理謂使知其情通而要
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囹圄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
於是東鯷音啼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憓音惠朔北思韙音偉縣
縣迴途驟山驟水襁居兩負賮慈贄二戢重譯貢篚向曰東鯷西傾國名
即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韙美也縣縣遠皃迴長也襁以繩繫篚書賮賮其王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德
縣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篚篚書賮其土物重譯言而來貢也髽側爪首之豪鐻音渠耳之傑服其荒
服斂衽而魏闕銑曰髽髽首也鐻耳夷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多荒本服而來斂衽袖也魏闕高闕也言以斂衽而拜於高
闕之下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晣折晣列有客祁
祁載華載裔入声叶靡岌岌冠縰所綺纍纍力追辮辛髮翰曰置酒於文昌殿
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旦明也庭大于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晣晣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載裔言四方華夏之
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縰則岌岌然縰冠也岌岌高皃蕃夷之人則辮髮行列纍纍然清酤音古如濟

開一作闓

濁醪如河良曰清酤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之凍醴流澌息玆溫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一讌酣胥無譁呼瓜反向曰醴酒之味遇寒乃東澌冰也酎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王行食者衍衍皤皤並多皃愔愔和悦之皃能者飲不能者止醧讌胥樂也謂酣樂而不諠譁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嘈曹音嚮音

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翰曰廣樂大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樂五莖顓頊耶樂宭首也冒猶籠罷也言数奏樂皆首出韶夏籠罷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釣天廣樂之聲二嬴謂秦穆公趙簡子秦與趙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帝為其奏釣天廣樂故忘二嬴之所曾聆聽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翰曰干盾戚斧也羽翟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世業之所

日用耳目之所開覺雜糅女又紛錯兼該古孩汜梵凡博敷翰曰謂樂以防侮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發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糅文綵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汜博猶廣大也言礼樂之音文綵乱雜司兼普汜而觀之可謂博大也鞮都鞻居遇所掌之音䩫末音邁昧任而金禁音金之曲以娛四

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向曰鞮鞻樂官掌四夷樂韎昧任禁皆四夷樂名所以各為其方樂以娛之此盖和睦八荒之風俗）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去）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銑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也冬獵曰狩〻收也言盡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藉田以為農者先所勸民也言動以礼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〻名使人調理習之文武謂習礼樂武力田獵講武也百官礼樂鏘鏘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也名今則過古書之所著也）林不槎（仕雅）枿（五割）澤不伐夭（烏老）斧斨（七羊）以時罾網以道（良曰槎斬也枿斬去木相也今復出若夭獸之子斨斧斤也言非時不入山林斬枿林木傷伐夭獸礼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隼集擊然後施罾弋故云斧斨以時罾網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皓獸丹魚並符瑞藪澤也沼池也）矞（音聿）雲翔龍澤馬于（耻録）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翰曰矞而雲五色雲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莫黒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向曰其時三足烏九尾狐見詩云莫黒匪烏莫赤匪狐擾馴擾也）嘉穎離合以蕃蕃（子本）醴

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銑曰嘉穎爲嘉禾合穗蓂莢花秀皃浩浩泉流皃此皆明禎祥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而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其明神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下旼旼美貌率土遷善匱沐浴福應宅心醇粹音遂餘糧栖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良曰旼旼和樂皃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匱乏之休浴休徵之進宅居也醇粹猶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謳謠滿路洋溢乎盈耳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祕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黃鳥銜書來訊音信人謀所尊鬼謀所秩翰曰翩翩飛皃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丹書來有文告以祥應我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劉宗委馭巽其神器濟曰委弃也神器帝位漢主委弃天下之尊讓於魏也窺玉策於金縢按圖錄於石室向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迹金縢金匱也所謂玉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良曰五德五行也莅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且單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銑曰涓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者初受位繼絕世脩廢職

情一作恩

體之微幟以變，器械以革。翰曰微幟旌旗器械兵器革改也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濟曰翌明也言文帝有明明之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尾轉籀又遂，篇章畢覿。良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讎答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畢覽憂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向曰著明也憂其賢材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也孽私形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戚本枝別幹，蕃屏皇家。翰曰本根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而別枝幹皆作社稷之蕃屏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濟曰任城王章東阿王植抗旌則威險音驗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銑曰抗立也險猛也摛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文翰則華如春之葩花謂東阿王植英喆知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良曰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皆過也四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猛於彼者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向曰言王侯將相赫赫而盛震震而動皆開揚成務又使天下皆謚者也泰階三台也泰階平則天下太平故欲使此僞兆之人觀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也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情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翰曰謂魏氏禪晉為晉所代祚年有數矣

魏都賦

何以言之遂得美矜晉退何以謝萬國則我自同見紳帝德冲深自退為臣貢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

庸庸追亘卷居勉領亘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

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代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

武而齊其風濟曰榮猶美也庸庸頊頊也亘過也睠睠顧也留留心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王有讓德可謂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頊頊之道追過卷領結繩之王睠顧留心於舜顛之比蹤為讓禹也尊盧赫胥伏羲神農皆古之有道君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遽急也踵繼武迹也言王雖自以道大化高代今醇厚守功大同亦何急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也

是故料音聊其建國析先歷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

損之而無斁音亦申之而有裕非疏糲音曷之士所能精非鄙俚

之言所能具銑曰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揆度其宮室之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令得其所詢謀宮室之命諸揖措杠之事復猶覆也斁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合宜措杠亘之事反覆復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此故非疏賤之士所能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

至於山川之倬陟角詭物產之魁殊

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詢音恂美之所

泉一作淵

不諭向曰諭信也諭交也言山川偉絶物産大殊名奇實異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質皆信美而談之非變改而妄訴也

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泉濟曰鴛鴦交谷虎澗水名龍山山名淀泉而皆掘鯉淀名蓋節泉名

翍翍音祇精衛銜木償音常怨音宛良曰翍翍鳥飛皃精衛鳥名炎帝之女溺死於東海而化為此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欲報其怨

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向曰四郡名列真非一往往出焉良曰真仙也

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景

羽偶仙良曰此皆仙人也練色言顏色美也犢配仙人名眉連仙女言犢配之匹偶玄俗行無形影故曰無景不羽仙人之御故曰偶仙

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濟曰琴高仙人也涿中乘赤鯉魚而遊居涿為周遊

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扶所及翰曰師門為火仙行火行燒為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於野外山林皆燔也

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次之陽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如此鼓瑟真定安皆郡名梨栗所出皆中山郡出美酒同酌曰流同醉曰湎千日言一醉千日也

淇音其洹音桓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向曰淇洹二水名傍出美竹信都郡名棗出焉雍丘

魏都賦

素谿二縣名梁小領縣出處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總清河銑日
襄邑二縣名朝歌清河皆郡名錦繡紅綿纊縑總綃帛也若此之屬繁富夥音禍夠若侯非可單究是
以抑而未罄也向日夥夠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富多多豈可一一尋究盡抑情而未盡也蓋比
物以措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
覽大易於春秋判殊隱而壹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
系胡計反翰曰言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之細美都之閑麗狀雖擇選章句從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美逸去之後毋見知言要選言思慮之深也易云本隱以至明春秋云推見以至隱言雖有遺美至於隱見反殊其致一也上林賦云頹牆填壍者爲漢氏苑囿之大方將頹之使山澤之人得志而我无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得自然故以頹牆爲末事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龍袞之以爲本也其軍容弗
犯信音申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動配管敬之績歌鍾
析先歷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濟曰軍容稟然不可犯乃可申其果毅敎敢爲果致果毅也糾察華夏使不爲非撫安戎狄使不爲亂元大動功也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十一合諸侯故動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鄭伯納歌鍾二肆於晉晉悼懸鍾聲之協而分壹肆賜魏絳言此則魏絳之賢有美聞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得之盛故述絳於此閑

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務之人所務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搦女格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賢士喻於丘山有隱士侯嬴至貧賤為大梁夷門監門者信陵君以車騎迎侯生信陵親為御車過屠人朱亥信陵謙卑為御不怠同軒即為御也秦圍趙信陵遣兵救趙擊破秦軍邯鄲遂存故云搦秦起趙當時魏王之威振動列國故云威振八蕃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知逸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辯說榮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儀張祿為相窒塞也隙嫌也言張儀張祿善為策如之以塞小隙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鮮一齊鋒攻秦一言入說之能敵之故此亦足云二人皆魏人榷惟庸蜀與鴝音劬鵲同窠苦和句古侯吳與鼃烏華黽音猛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良曰榷推也庸蜀蜀地名句吳吳地名蜀多山林比坳狹山如與鴝鵲之同巢褊小也吳有江湖卑濕如與鼃黽同穴

阜𡼏積而崎嶇濟曰言蜀多山阜𡼏山積累崎嶇而險泉流迸集而咉烏明咽良日言泉也多令泛溢流泉迸集言百川水迸集於此咉咽流也隰壤瀸所講漏而沮子豫洳如豫林藪石留力又而蕪穢穹岫閟雲日月恒翳銑曰下濕曰隰、之土流瀸水多浚漏而出沮洳泉泥和皃林藪礫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多草而荒穢孫穹山岫亘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也宅土熇許驕暑封疆障癘曰宅居也熇氣熱也言吳蜀比日有熱氣暑著草莽近障癘惡疾之氣蔡莽螫音適刺力割昆蟲毒噬翰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適割人昆蟲毒蟲蛇皆咬人也漢罪流禦秦餘徙帑力制宦貌蕞音罪陋稟質遳七和脆將衛反良曰秦漢千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列仙亦罪人也宦小也言其小皃蕞陋醜惡遳脆急躁輕脆之皃巷無杼直呂首里罕耆耋或鯢自倪結音計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在官髮濟曰杼直長首者也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又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希耆老鯢結以髮結於兩耳畢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即文身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或明發而嬥徒了歌或浮泳而卒歲銑曰發曉也嬥歌人一婁者歡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於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歲之事風俗以韰下戒倮音果為嫿胡麥人物以戕害為藝良曰韰俠嫿好藝能也言風俗以狹少為果勇為好人物以殘刃殺害以為能威儀所

不攝憲章所不綴濟曰言其遐荒風俗絑也綴猶繫之也由重山之東阨烏介因長

川而據勢向曰重山蜀也阨險也東依也長川吳也據如衣以爲要勢距遠關以闚苦規𨵦音俞時

高樔音巢而陛制漢曰言距守遠關闚𨵦中国是居焉樔而設階陛之制固非其宜矣薄戎縣幕

無異蛛蝥莫侯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銑曰縣幕微細也言二国士戎之兵

如蛛蝥之網觸而乃破瑣猶碎也弱兵碎甲何異螳蜋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爲衛也與先代而常然雖信險

而勦子了絶𢮦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向曰先代吳王夫差之国成公孫述稱蜀帝而亡

雖欲以恃險自勦絶𢮦棄也我度二国則知後轍敗亡无日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翰曰

沛言見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顛覆顧非累卵於疊基焉至觀形而懷怛良曰

累卵十二基子加九卵於上晉平公曰危哉顧二国之危若不啻於此何能徹其形而預懷惕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

華而菴音奄藹濟曰權猶苟且也言二国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暮落覽

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

有此歌謡也二国謂吳會者乎以明蜀矣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矆音躩焉相

顧䁐眠奚焉失所有靦土典懵莫曹容神蕊如捶形茹音汝向曰瞢然慚媿也䁐焉失意皃靦面慚皃懵愧也形茹曰蕊瘁物之自死曰茹言心死也弛氣離坐懘典土墨而謝翰曰施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慨懼踧踖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懘墨面色變墨而慙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音卜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倩狂怵迫遁偪遁迫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自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盡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迹也過以汎剽匹妙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兼重直龍悂邊迷以䠞繆偭彌兖辰光而罔定銑曰汎剽輕薄也單慧猶小才也悂用心誤也䠞次面視也辰曰光也罔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生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若繆言今仰覩先生若目視辰光炫燿不定言敬懼之甚也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向曰二客言先生須美德深沈莫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翰曰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背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良曰言先生之言啓發我心如春雷霆初震而蟄蟲聞之驚飛

無一作不

動鏡昭也又以潛龍升天浮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個昭於其容暉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厥覿蔀音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濟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人性亦有偏習者矣蔀家幽暗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厥近也蘇循悟也亦二客各自言家於幽暗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暖之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 昏情爽曙箴規以顯之向曰爽明曙曉也箴誨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循寒谷吹律而暖至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良曰魏王有徑寸珠昭車前後十二乘三傾五城地十五城也言秦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之璧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賜教戒之為遠大也 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濟曰亮信也信知天下不可有二日國不可有二王 天經地緯理有大歸銑曰天經地緯循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 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悔之也

魏都賦

文選卷第三

文選卷第四　賦丁　五臣注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藉 潘安仁藉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

楊子雲羽獵賦

郊祀 甘泉賦 并序 楊子雲 翰曰漢書云楊雄字子雲蜀郡人也家貧好學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嘗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此以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楊子雲帝即召見拜爲黄門待郎時帝爲趙飛鷰無子往祠甘泉宮雄以制度壯麗因作此賦以諷之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良曰客則楊莊也薦進也雄文則綿竹頌也相如司馬相如也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 音止 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良曰上謂成帝泰畤壇名汾水名時祭后土於汾南故曰汾陰嗣謂求子也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銑曰待詔待天子命也承明殿名 正月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 翰曰成帝當漢之十世上玄天也言設壇郊天冀神之擁祐以休美之祥故尊祭牲加以殊號謂牛曰一元大武是也 同符三皇録功五帝卹胤錫羨 羊箭 拓

音託迹開統銑曰邺夏亂續鍚与羡饒拓廣也言成帝憂无子繼續故脩泰時祭后土也神明饒与福祥儲跡而開理緒於是迺命
群僚歷吉日協靈辰濟曰僚官也歷選靈善也言命羣官選吉日合善時而行之星陳而天行良曰星陳
謂群臣陳列如星天行天子之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銑曰招搖北斗端星太陰大歲前二
辰也鉤陳星名主營鉤陳言皆畫於旌旗以取象焉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音虛而抶丑栗獝其聿
狂向曰堪輿天地之神也使知軍之壁壘梢抶皆擊也夔魖獝狂皆神鬼名也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於謹轔犂忍
而軍裝向曰八神八方之神令其天子警蹕也振衆也殷轔盛皃言八神之衆皆軍服而從蚩尤之倫帶干將而
秉玉戚兮飛蒙茸而容而走陸梁濟曰蚩尤古善用兵者干將劍也秉執戚斧也玉戚以玉飾斧也蒙茸陸梁乱
走皃言使此人帶劍執斧馳走於左右齊總總以撙撙茲損其相膠轕音葛兮猋駭雲
迅奮以方攘如羊反銑曰總總撙撙攢聚皃膠轕雜乱皃猋駭雲迅言其速也奮雷亦速也方攘分散皃駢羅列布鱗
以雜沓兮傑初蟻傂音豸參差魚頡而鳥䎗乱剛反銑曰駢羅列也傑傂參差不齊皃頡躍也䎗
翔也言衆神並列前後其行迅疾如魚躍鳥翔也翕許急赫曶音忽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
粲以成章濟曰翕赫曶霍盛皃疾皃霧也氣蒙天氣言師衆如蒙霧之合半散照爛謂分布而光明文章也於是乘輿迺
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濟曰乘輿天子也鳳皇車名也翳隱也華芝盖名駟四蒼螭兮六素虬

蠖烏郭略蕤儒隹綏灕音離乎襂音參纚所宜反向曰駟駕也蒼螭蒼龍也素虬白龍也蠖略蕤綏龍行皃灕乎襂
纚龍翰下垂皃凡稱龍者皆馬也言龍者美之也帥爾陰閉霅蘇合然陽開良曰帥聚雲散也言聚之則陰閉散之則
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音余旐音兆郅音質偈居竭之旖於綺旎
女氏也翰曰清霄天也軼過也浮景倒景也夫何歎美之辭旗上畫鳥曰旟畫龜曰旐郅偈竿之皃流星旄以電燭兮咸
翠蓋而鸞旗銑曰旄以旄牛尾為之飾以星文其光如電竪於竿上以指麾也翠蓋翠羽飾蓋鸞鸞鳥畫於旗上屯萬騎於
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濟曰屯陳也中營太子營也玉車以玉飾車也萬騎千乘言多也聲駍普萌隱
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先合遺風向曰馺馳也駍隱車騎聲也陸離奔馳皃言車騎之速過於疾雷馺乃遺
風也臨高衍之嵱音勇嵷音聳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音貢天門
兮馳閶闔而入凌兢巨矜反銑曰羾至也嵱嵷衆多也椽欒山名閶闔天門名凌兢寒涼處也言衆臨高平之地乃升椽欒而至於
天門閶闔於宋淙之處也是時未臻夫甘泉也逌望通天之繹繹翰曰臻至也繹繹高皃言未至
言泉宮望見通天臺繹繹然高也下陰潛以慘七敢懍來敢兮上洪紛而相錯良曰慘懍不明皃言臺高
其下潛陰不明其上廣大光彩交錯也直嶢嶢音堯以造錯告天兮厥高慶音羌而不可乎
彌度徒洛反濟曰嶢嶢高也造至彌終也言其嶢嶢然至天覈其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平原唐其壇徒江漫兮列

新荑於林薄翰曰唐道也壇漫廣大皃新荑香草也言平原廣大之地香草徧列於林薄之間 攢并閭與茇步末葀音括兮紛被彼義麗其無鄂五各反銑曰欑植也并閭茇葀皆揣草名也言此草徧植被麗色於林野无涯吟也

崇丘陵之駊音頗騀音我兮深溝嶔苦咸巖而為谷向曰丘陵山之總名駊騀高也嶔巖深皃言山阜之高溝坑之深往往離宮般音班以相爥兮封巒石關迆爾巳靡乎連屬之欲反濟曰般布爥照也言宮館分布有光色以相照封巒石關二觀名迆靡相連屬皃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子罪嗺子水而成觀良曰大夏屋也譎詭為雲水波之文以為詭異摧嗺林木崇積皃言此屋積林之高以成觀闕 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莫見眴音縣而無見良曰撟舉也冥眴昏乱皃言舉首高望令目昏乱 正瀏濫以弘惝音敞兮指東西之漫漫銑曰瀏濫清淨也弘敞高大也言觀其清淨高大指其東西無涯際 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翰曰徊徨謂心驚昏乱謂迷惑言驚其壯麗令魂魄眇然迷惑 據軨音零軒而周流兮忽軮烏朗軋烏黠而無垠音銀向曰據依也軨軒欄檻也軮軋廣大皃言依其欄檻周徧而行蕩大無垠畔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音隣瑸音斌向曰翠碧也謂武帝植玉樹於宮以碧石玉為葉青葱玉樹色也又作璧馬犀牛等為飾璘瑸寶物文彩也 金人仡仡魚乞其承鍾虡音巨兮嵌苦咸巖巖其龍鱗濟曰仡仡勇皃言壯勇之金人飾以龍文令負鍾虡嶔巖嶔巖皆鱗甲開張皃 揚光曜之燎爥兮垂景炎音豔之炘

炘炘（音折。濟曰景日也。炘炘熱氣皃。言宮觀華飾揚其光。翰曰熛然上日未下照之炘炘然與熱氣同盛）配帝宮之懸圃兮，象太一之威神。（銑曰懸圃在崑崙山上天帝所居處也。配匹也。言此宮觀亦可匹之太一天神也。居於紫微宮，言此神體亦取象焉）洪臺掘其獨出兮，㯓（陟里）北極之嶟嶟。（七旬反。銑曰洪大。㯓至也。言大臺崛然高出，上至北極，嶟嶟峻秀皃）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於兩）桭。（音真。翰曰榮梠風也。柍桭屋宇端也。言臺高，列宿日月皆經歷於此）雷鬱律於巖窔（烏叫）兮，電儵忽於墻藩。（翰曰鬱律小聲。巖窔山之深處也。言雷聲小鬧於深窔之處，電光散見於牆藩之上）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良曰逮及。顛墜也。言鬼魅至神亦不及此上，半途而顛墜）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音莫）蠓（孔）而撇（匹列）天。（向曰倒景日景下照也。蔑蠓皆過此撇拂也。撇蔑蠓游氣也。飛梁閣道也。言高及出倒景，過於遊氣，絕此閣道而拂於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銑曰欃槍星名。玄冥北方水神名。熛赤色。造赤闕於南以象方色。應門正門，在闕後也）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于筆）以生川。（銑曰汩疾生水也。言闕高陰於西海幽都，醴泉涌出，疾流而成川）蛟龍連蜷（音拳）於東厓兮，白虎屯圉乎崐崘。（濟曰崑崙山天帝所居，左有青龍，右白虎。言此中象而為之。連蜷長曲皃。屯圉怒盛皃）覽樛流於高光兮，溶（音勇）彷徨於西清。（銑曰高光宮名。彷徨觀名。溶盛貌。樛流長遠皃。西清謂西廂閑處）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翰曰前殿殿名。崔巍高也。和氏璧用以飾殿。瓏玲光明皃）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

扶傾向曰抗舉也浮柱梁上柱也飛欀椽也言檐宇高峻若衆神扶持其傾側也莫莫衆多皃閌音抗閬閬音郎其寥廓

兮似紫宮之崢嶸翰曰閌閬皆高也寥廓虛靜也言此殿高而虛靜有似紫微宮之高深也崢嶸高深皃駢交錯而

曼音萬衍兮㠑崣嵬音擢巍五迴乎其相嬰良曰駢交錯言檐栱相屬也曼衍分布皃峻峞巍山高長皃言

觀与之相嬰繞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良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混猶自然也言上下蒙籠与山同

體如自然而成曳虹彩之流離兮颺音羊翠氣之宛延銑曰言宮觀之高故虹彩翠氣流離於其側宛

延長曲皃龍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濟曰襲繼也言此繼桀之琁室紂之

傾宮登高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者肅然而懼如臨深泉迴猋音摽長肆其碭駭兮翍音披桂椒而鬱栘音夷楊

向曰迴猋風也肆疾也碭過駭起也椒桂香木栘楊木名言其風疾而鬱起則披拂香木鬱茂而栘楊香芬茀方勿以穹隆

兮擊搏上櫨力都而將榮良曰穹崇盛也謂香氣盛擊於曲枅與搏風也櫨曲枅也薌音香呹許乙肸以

掍本乎批結蒲兮聲駍普萌隱而歷鍾銑曰薌与香同呹肸散皃掍同批擊也言香氣与風同歷於鍾乃隱隱而發聲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翰曰排開也玉戶玉飾戶也鋪門首也言風開玉戶颺門首發蘭

蕙芎藭之氣也芎藭香草帷幔弸音朋彋音萌其拂汩于筆兮稍暗暗音烏敢而靚音靜深向曰弸彋帳聲也

拂汩動也稍少也言風擊其帷幔發聲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也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

琴濟曰言寫風聲清濁之音其細如羽聲穆然相和如夔牙彈琴也夔舜樂官牙伯牙也皆古之善樂者般倕棄其剞居綺劂居衛

兮王爾投其鉤繩濟曰般倕王爾皆古巧人也剞劂刀鑿也鉤曲尺繩以准直言見此之妙皆投棄不敢為也雖方征

僑與偓佺兮猶髣髴其若夢良曰方且也征僑偓佺皆古仙人名且仙游寫於此不識其形狀髣髴如夢中矣於

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音閑館琁題玉英蟺音蟺

蜎於緣蠖烏郭濩胡郭之中銑曰言宮觀之上彫鏤變化皆驚駭人之耳目也穆然靜默貌謂天子於珍臺閒館之中靜默思祭祀之事琁

題以玉飾椽頭英華相照也蟺蜎蠖濩宮觀深邃之貌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濟曰言天子澄心清魂儲

以精誠與神垂恩也迺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良曰逆迎釐福也言感動上下迎福於天地人之神也迺搜

逑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乃來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

音齋乎陽靈之宮翰曰搜擇逑求以偶皆也皋皋陶伊伊尹甘棠詩篇名美召公也周公東征管蔡功成周業冠冠群也魁魁桀也言擇取賢

人皋伊之徒自魁桀之風者與之同齋於陽靈宮陽靈宮名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吸清

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良曰若木神木也言吸雲表之霞若木之露以取清潔集乎禮神之

囿登乎頌祇之堂向曰神囿祇堂皆祀神之所作歌頌以祭之建光燿之長旓所交兮昭華

覆之威威翰曰旓旌也華覆華盖也威威猶蕤庭也攀琁機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

銑曰琁璣北斗也三危山名言其高可攀北斗下視三危山也陳衆車於東阬音苦庚兮肆玉軑音大而下馳

濟曰東阬東海也肆恣也玉軑玉飾車軒也言陳列衆車於東海恣其車騎下馳也漂龍淵而還音旋九垠音銀兮窺地

底而上迴向曰漂浮也龍淵劍名垠重也言浮龍淵旋經九重之高窺見地底而上歸迴歸也風䢵䢵音聳而扶轄兮

鸞鳥紛其銜蕤濟曰䢵䢵疾皃蕤綏也言使疾風扶車轄鸞鳳銜纓綏也汎弱水之濎丁挺濙烏挺兮躡

不周之逶於為迤音移向曰弱水水名不周山名濎濙不流皃逶迤長曲皃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屏玉女而却宓妃銑曰西王母仙女也玉女美女宓妃洛水東神也言至西極想王母上壽乃娛好色敗德故屏除美女宓妃也玉

女亡音無所眺其清矑音盧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良曰清矑目瞳子也言屏棄不用无

所睎其眉目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貞翰曰攬撮也精精剛精微也侔法也言撮取

道德精微之理法神明以爲貞用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銑曰言恭敬焚柴以尊所求燒牲于薰天以祭也宗

尊也招搖太一舉洪頤樹靈旗向曰招搖太一皆星神名洪頤旗首也樵蒸焜上配黎四

施向曰樵蒸炬火也配黎猶披離也言炬火之光焜然披離施之於四邊東燭滄海西燿流沙所宜北燭音兄幽

都南煬尚移丹涯良曰燭燿燒煬皆光照也謂東西南北極遠而照玄瓚觩音虬䚸力幽秬鬯泔胡敢

淡濟曰瓚酒器以玄玉飾之觩䚸器皃秬鬯香酒泔淡滿也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

音化摽訛碩麟銑曰肸蠁布寫皃豐融謂饒衍也懿二芬芬香氣盛也訛動也碩麟遠方地名炎火光也標火飛言此感黃龍之瑞動遠方之地也選

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良曰巫咸古神巫之名帝閽天門也言擇取巫咸令叫開天門以延百神

也儐暗音烏感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銑曰暗藹衆多皃言神儐從衆多下於清壇致以祥瑞穰

穰然委積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音憩棠黎翰曰因事畢謂

祭畢也功績既大迴車將歸度三巒山息棠黎館偈息也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向曰閫限

決開也言天地之門開通以出德澤於八荒方國无不諧和登長平兮雷鼓磕苦盍天聲起兮勇士厲

濟曰長平坂名雷鼓六面鼓也磕盛大也言天子登此取聲擊鼓其聲大如雷故曰天聲也勇士厲謂皆嚴整雲飛揚兮雨滂沛于

胥德兮麗萬世翰曰謂天之恩澤霶沛如雲雨于胥德謂君聖臣賢以德相輔其體長至於万代也亂曰翰曰乱理也重理一

篇之意崇崇圜丘隆隱天兮銑曰圜丘祭天之壇崇崇隱天言高也登降峛力崺爾單音

埢音拳垣兮銑曰登降猶上下也峛崺邪道也單埢垣圓大皃增宮參差駢嵯峨兮良曰參差不齊皃嵯峨高

也言宮宇駢列而高也嶺音零巆音營嶙峋洞無涯兮濟曰高深无涯上天之縡音載杳旭

卉兮銑曰縡事也杳高遠也旭美卉衆也言上天之事高遠故其美衆多也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

禋神所依兮良曰聖皇帝也對配祇敬也言能与天相配致敬以奉郊禋故爲神所依附也徘徊招搖靈棲遲兮

向曰招揺神名言神靈徘徊而棲遲於此也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良曰言福祇降福故得子孫无極也

耕藉

藉田賦

潘安仁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性善屬文任西晉爲黄門郎晉武帝時作此賦藉者借也借人力理田以奉宗廟示爲天下先也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銑曰伊維也四年武帝四年也千畝天子耕田數也甸郊野之稱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以類宮掌舍設枑音互向曰周禮有甸師掌郊野野廬氏掌道路封人掌聚土爲壝宮掌舍王設行馬也壝封土爲宮也枑行馬也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丁敢以雲布濟曰春上青故用青幔翠幕也嶽立言高也雲布言盛也黕黕皆色之深也結崇基之靈趾兮啟四塗之廣阼良曰結構也趾壇基也啟開阼階也言壇四面而爲階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銑曰砥石也言千畝之田皆坂而平激引河洛之水以灌田阡陌田畔道也言如繩矢之端葱犗音角服于縹軛於革兮紺轅綴於黛耜向曰犗牛也軛車軛也耜農器也縹謂置之於車也葱縹紺黛皆青色以取東方之象焉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向曰儼儼然也駕馬牛也儲於廛左以向春郊也俟待也萬乘天子也儲牛以待天子躬履耕事百僚先置位以職分

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向曰僚官也言百官各以位次自命至九命咸從天子也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翰曰蒼春衣青故言春服也萋萋盛皃游車天子從車也言百官皆隨從車而行轔轔車聲微風生於輕幰許偃纖埃起於朱輪向曰幰車網也埃細塵也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音真濟曰森衆盛皃言君子皆奉珪璧於階庭位以望天子之車肅然震懼皃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也向曰言諸侯見天子肅然如湛露之見日衆星之向於北辰於是前驅魚麗音離屬車鱗萃向曰前驅先天子行也魚麗陣名屬車天子後車也萃聚也言行列如魚鱗之聚也閶闔洞啓參塗方駟銑曰閶闔天門也參塗謂駟馬而行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翰曰常伯官名行則陪王之乘車太僕執御之官也故言秉轡后妃獻穜直龍稑音六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良曰穜稑種子也后妃獻之播殖器謂耒耜之屬也司農撰之挈壺氏掌刻漏車行即從之蹕所以止行也宮正王之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若莖鎗叉行綃悉遥紈綷七遂縩七大反良曰玉輦車王飾也華蓋車蓋也衝牙佩玉也錚鎗玉聲也綃紈素絲也綷縩衣声也金根照耀以炯古迥晃龍驥騰驤而沛普會艾銑曰金根瑞車也龍驥馬之大者騰驤沛艾皆馬行皃表朱玄於离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暉方綵紛其繁會銑曰朱赤色王南方离也玄黑色王北方坎也青王東方震也縞白色王西方兌也黃王中央也言天子行車服旌旗各以方色而引前[illegible]

言盛也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音吸入蘂雲罕晻烏感藹向曰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輅三曰象輅四曰革輅五曰木輅九旗日月為常也蛟龍為旂也通帛為旃也雜帛為物也熊虎為旗也鳥隼為旟也龜蛇為旐也全羽為旞也析羽為旌也謂繫也鑾鈴也所以節行步瓊鈒以玉飾鈒也入蘂鈒飾也雲罕幡也晻盛皃簫管嘲知交哳知扎以啾子由嘈音曹鼓鞞硡火横隱以砰普萌磕苦蓋反向曰革樂也嘲哳竹聲簫管竹樂也鼓鞞硡隱砰磕革聲也筍悉尹虡音巨嶷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濟曰筍虡以猛獸為飾也軒翥猛獸皃洪大也言大鍾踰越在區宇之外震震音真塡塡塵鶩音務連天以幸乎藉田良曰震震車馬聲也塡塡車馬眾皃鶩上也言塵上連天幸於藉田之所蟬冕頍古迴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巓也向曰蟬冕侍中服也碧玉也謂翠羽蟬翹王者飾也灼灼芊芊蟬王之色也言似夜光之璧出於璞繁茂之松依於山言其秀茂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銑曰撫執也謂天子下壇親耦也二耜為耦也游場染屨洪縻在手翰曰場壝也言天子游步於壤壝染於土以執洪縻也縻牛轡也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濟曰天子親耕三推而止諸侯五推卿大夫九推庶人終於畝以是貴賤以班也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良曰耤田之時都鄙華裔士女咸至其所長知丈幼雜遝徒答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髾所交總髻向曰戾至也言少長咸至也雜遝眾多皃頒斌分布也躡踵側肩掎

掎裳連袂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濟曰踵腳也掎連也袂衣袖也言衆多奔競或
躡踵連袂以致塵埃翳於光景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
向曰言觀者皆動其容儀發音贊美抃舞衢路歌詠聖德也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翰曰民彊
也言人皆勤勉而作思慮盡於種藝之事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向曰靡無督責也言无人責課
人自勤勞不為程課人自勉勵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向曰言天子躬先人勞人自悅使豈
為嚴刑猛制以威之哉言不示也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
向曰言耕則益不耕則損故曰隨時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銑曰言天子以下人為本人以食為天正其末
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向曰末謂商賈本謂農田也言理人之道後其寶貨先於穀食也夫九土
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翰曰九土九州也不任謂不以地宜貢賦也四人謂士農工商不壹不單脩其一業也野有
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銑曰菜蔬之色謂年飢也靡無也言年飢則朝无秩祿也無儲稸以
虞災徒望歲以自畢向曰儲稸謂倉廩也虞備也言无倉廩以備凶災待望歲之空終者三季之衰皆此
物也良曰三季夏殷周也此物謂農也言三季衰亡者不脩農之過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懍圖匱
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惟穀之恤翰曰聖上君也丕大也言我君昧旦思大明至於夕惕常懍懼以憂於人也圖謀

顯一作具

覺之也謂謀之防儉於豐逸之時欽歎恤憂也歎哉所憂者惟穀也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

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銑曰言能三時為農以致倉廩亦足實謂堯湯遭水旱百姓不飢者為用心於農以存救人之術

若乃廟祧土堯有事祝宗諏作侯日簠音甫簋普淖女教則此之自實縮鬯

蕭茅又於是乎出向曰祧遠祖廟也諏謀普大淖和也言謀事於宗廟簠簋豐盛德能大和亦因藉田而致所實縮縮酒茅蕭茅皆

於此出也言亦出於藉田之中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

向曰旨美也以酒旨神曰嘉栗言祭禮豐盛以當人和歲豐神降之吉祥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

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濟曰靈善也言孝者是天地之性人之所善也昔者

明王以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良曰

鮮少也言明聖之君以孝理天下繼之者少逮及也及我天子實光此孝道也儀形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銑曰

形見乎信也言以禮儀見信於萬國盡愛敬之道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

百姓所以固本也向曰祭以致孝農以固本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翰曰能崇農祭

之道其盛德大業可謂至也此一役也而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向曰役謂籍田

田二美謂粢盛豐百姓足不亦遠重乎言遠重之至也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良曰思樂甸畿詩頌

焉所焉後問

翰曰所以美王之親耕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向曰大君天子也戾至也謂天子至止以崇藉田也其農三推萬方以人祇濟曰言天子崇三推之禮萬方敬而從勸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濟曰耨除草也公田謂千畝田也我私謂粢盛之實我簠斯盛我簋斯粢良曰在器曰盛器實曰粢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濟曰陵坻皆小山也庾瓦器也言倉庾之多如山焉念茲在茲永言孝思銑曰言念此藉田在此者敬永長也謂長言孝思之道也民力普存祝史正辭良曰人力普存謂崇牲牷肥腯也祝史正辭謂致信於神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向曰言神祇所歆享降逸豫之福無限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慶善也賴蒙也言天子有善億兆之人皆蒙之也

畋獵

子虛賦

司馬長卿向曰漢書云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少好學擊劍游梁乃著子虛賦梁孝王薨歸成都久之後蜀人楊得音侍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焉有先生者何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假設此三人為辭以諷也後拜為文園令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向曰使者謂子虛也畋謂畋獵畋罷子虛過詫丑駕焉有先生向曰詫誇也言獵罷之後子虛過烏有詫誇於齊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銑曰焉有先生亡是公俱在故相與坐定將有問焉焉有先生問曰今日畋

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向曰先生問子虛与齊王畋樂乎然則何樂言獲少不應至樂子虛對先生云謂齊王誇車騎僕所舉者對楚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良曰先生問子虛可得聞雲夢之事乎）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濟曰王齊王也齊近海故言海濱濱涯也）列卒滿澤罘網彌山（翰曰謂行列士卒也彌覆也言布罘網覆於山也）掩兔轔（力刃）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向曰兔鹿麋麟皆獸名掩謂以網掩之轔猶車轢也腳謂持其腳也騖馳也海出鹽故言鹽浦鮮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車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良曰言得獸之多自矜其功伐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銑曰顧謂齊王顧子虛而問云楚有遊獵之處如此乎孰誰也問楚王之獵与寡人誰勝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者乎（濟曰子虛稱臣於齊王也鄙陋也言我楚之鄙陋人有幸得宿衛時從若遊觀於園之有無且猶未徧安況外澤之多乎言不知也）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良曰唯唯應諾之辭）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

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憶俱岪芳勿鬱

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向曰言山之詰屈高峻擁蔽日月也或半見故云虧也交錯糾

紛上干青雲罷音疲池陂音婆陁音駝下屬江河翰曰言山糾摎結峻給干青雲也罷池旁頹皃陂陁寬闊皃言山旁頹窄寬下連江河

其土則丹青赭堊音惡雌黃白坿音附錫碧金銀眾色

炫燿照爛龍鱗向曰丹丹砂青青雘赭赤土堊白土雌黃白坿石英也錫白臘碧青玉俱生於地故云土也言眾物顏色相照爛然如龍鱗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音旻昆吾瑊音箴玏音勒玄厲碝而兗石碔砆銑曰赤玉玉也玫瑰珠也琳亦珠也瑉石次玉也昆吾山名出鉄瑊玏石之次玉玄厲黑石也碝石碔砆皆石以玉者言生於石中也其東則有

蕙圃衡蘭茝昌待若射音夜干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子餘反良曰圃園屬蘅芷皆香草名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羊爾靡案衍壇徒贊曼莫幹緣以

大江限以巫山向曰靡陁邪長皃案衍窊下皃壇曼平皃皆言原澤上下邪長或窊下或寬平緣於大江以巫山為限也其高燥

蘇報則生葴之林菥音斯苞皮表荔音隸薛莎蘇和青薠音煩向曰高燥謂高原也餘皆草名其埤

音卑溼則生藏莨落唐蒹葭東薔彫胡蓮藕觚音孤盧菴音俺閭軒于眾

物居之不可勝圖良曰埤濕下濕之地餘皆草名言眾草不可圖畫其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音巨石白沙濟曰清池池名激水謂其波激揚也芙蓉菱華水草名鉅
大也言水下有砂石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音陀瑇瑁音毒昧鼈黿音元銑曰皆水蟲也言池中有之其北
則有陰林巨樹楩柟音便南豫章桂椒木蘭檗卜離朱楊樝側加梨梬音郢
栗橘柚芬芳銑曰陰林山北林也巨大也節皆果木名芬芳香氣也其上則有赤猨玃猱鵷鶵孔
鸞騰遠射音夜干向曰上謂林木之上也鵷鶵孔鸞皆鳥名騰遠射干皆猿類善緣木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蟃音萬蜒以戰貙丑朱犴五安反翰曰下謂林木之下許皆猛獸名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
獸向曰專諸勇士也格擊也手格謂空手擊之楚王乃駕馴駮補角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
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銑曰馴養駮獸名彫玉之輿謂刻玉飾車也須竿也旃亦旗也橈弱如珠旗以明月珠飾旗
也言楚王養此獸以當駟馬也靡曳皆執持之兒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向曰建立也干將劍師也雄戟
戟有距者烏號弓名彫畫為文彩也左謂佩之於左臂右夏服之勁箭良曰服盛箭器夏謂夏后氏也其箭利故云勁右謂右邊佩之
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銑曰陽子孫陽也與纖阿皆古之善御者案節謂節馬
足也未舒謂未馳也言馬足未馳已陵轢狡健之獸也蹵蛩蛩轔力刃距虛軼野馬轊于衛陶駼向曰
蹵轔轊皆踐蹈也餘皆獸名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式刃倩[illegible]浰力見雷動猋至星流

霆擊濟曰遺風千里馬名游騏天上獸倏胂倩俐奔逐之皃雷動猋至星流霆擊言奄騎轚射迅疾也弓不虛發中必決
眥牆細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良曰眥目也言射者不虛發弓必決目洞胷月掖絕心系也獲若雨獸言所殺至多如天之雨獸以蔽掩其地焉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覽
乎陰林觀壯士之㬥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古堯郄音劇受詘音屈銑曰弭節安志也徘徊翺翔容與謂得也言王安志自得覽見幽深之林觀壯士之奮怒猛獸恐懼邀遮倦者而取之㔉遮也殫覩衆物之變態向曰殫盡謂盡觀衆物變態之能也於是鄭女曼姬向曰鄭女鄭国之女曼謂容色曼澤也被阿緆音錫投紵縞銑曰阿緆細布投空引也紵縞繒也雜纖羅垂霧縠良曰雜謂錯雜纖細也霧縠其細如霧垂之者衆也襞音必積音積
褰縐側救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向曰襞積褰縐縫級皃紆徐委曲裙下垂皃鬱橈謂文理耕鬱然有似谿谷之狀
衯衯裶裶揚袘以孑戍削翰曰紛紛裶裶衣長皃揚舉也袘衣袖戍削裁制皃飛襳思兼垂髾色交扶輿
倚靡翕呷吁甲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銑曰纖袿飾也髾帶也言美人等彼麗服扶楚王之輿倚靡相隨皃翕呷萃蔡衣裳張起之聲也言衣服飛垂或下摩蕙蘭或上拂羽蓋也錯翡翠之威蕤生繆音了繞玉綏眇
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濟曰言以翠羽為旌飾威蕤羽毛皃玉綏謂以玉裝衣綏綏青執以登車繆繞綏長皃眇眇忽忽猶非人所當見髣髴然若神仙也於是乃相與獠良眼於蕙圃媻音盤姍蘇寒勃窣蘇骨而上金

隄向曰翛徼也言与美人同徼於蕙圃金隄隄名媻姍勃窣美人上隄皃揜翡翠射鵔音駿鸃音儀微矰音曾出

纖繳之藥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翰曰揜謂網取鳥也翡翠鵔鸃皆鳥名矰弋矢也繳射綸

也駕鵝雙鶬玄鶴皆鳥也連加謂以射綸罥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向曰怠倦也言獵士疲倦後發游樂於清池浮文

鷁益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向曰鷁水鳥也畫於船首故曰文鷁也揚舉也旌折羽為之舉於船上枻楫也帷蓋皆以翠

羽飾之取其輕也網瑇瑁鉤紫貝銑曰瑇瑁紫貝皆水蟲也言以網鉤取之也摐楚江金鼓吹鳴籟榜

人歌聲流喝於邁反良曰摐擊也喝列也籟簫也榜人船人也言擊鼓吹簫与船人歌合故其聲流列水蟲駭波鴻沸

普蓋涌泉起奔物會濟曰水蟲魚鼈之屬也駭驚也波鴻水鳥也沸猶亂飛也奔物謂急波也言涌泉騰起与波相會合也礧石

相擊硠硠礚礚苦蓋反銑曰言轉石相擊而為聲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向曰

謂轉石之聲似雷霆也聞數百里之外言聲遠也將息獠良照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

隊纚所綺乎淫淫般音盤乎裔裔翰曰言將息獵者必擊鼓起烽火以招士卒也車兵車也言車騎各案次第以為行隊纚

行般迴也淫淫裔裔部五分列之皃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翰曰陽雲臺至高則高周圍言高出雲之陽故以名焉

怕乎無為憺乎自持勺知略藥音略之和具而後御之銑曰憺怕靜也言以无為之道靜而

自持勺藥調和也謂具五味而後食之御食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力轉割輪淬

七內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翰曰不若不如也言楚王雖獵則以無為自特具五味而食豈如大王終日馳
獵之士下輿以將割野食以為娛樂臣竊觀齊近不如楚矣殆近也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
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濟曰是何言之過也謂責子虛以遊獵之事對齊王也足
下者焉有先生稱子虛也貺惠賜也言足下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惠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
使者出田乃欲勠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銑曰勠力并力也左右謂使者左右
謙不斥言言齊王欲以車騎與使者出田欲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言非夸也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
之風烈先生之餘論向曰齊王問楚地有無者欲聞大国風烈先生遺餘之論先生子虛也今足下不稱楚
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
取也向曰言焉有先生責子虛不述楚王之德而陳雲夢田獵侈靡之事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
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良曰若如也必如所言淫樂之事則非楚国之美實
有而言之是彰君惡无而虛言是傷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也而先生
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濟曰二者謂彰君惡害已信言俱無可行者而先生行之不信是輕齊彰惡是
累楚也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銑曰自此已下焉有先生陳齊境界以折子虛也鉅大也言齊以大海為陼琅邪臺

名在勃海間觀乎成山射乎之罘音浮良曰成山館名可以遊覽罘山名可以射備浮勃澥游孟諸向曰浮亦游也勃澥海分支水名孟諸齊之大澤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翰曰肅慎国名在海外湯谷日所出敷言齊境界皆鄰接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勅成芥濟曰青丘国在海東言齊之秋田至彼彷徨矣遊於海外觀其境土之大吞如雲夢澤者八九於齊国之胸中亦不為刺鯁也蔕芥猶刺鯁也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禼不能計銑曰言非常瑰美珍怪寶物鳥獸之屬乃端如魚鱗之聚充滿於山澤之中禹善分別草木禼善筭弃也言其中草木禹不能名之禽獸之多禼不能計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向曰以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此游戲苑囿之事先生謂子虛也且以礼先生為賓客也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以應哉向曰先生言齊王礼容故不反若何為稱無以應僕哉

上林賦

司馬長卿良曰上林苑名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向曰听笑皃言亡是公笑楚使失對而齊不得理道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銑曰言諸侯納貢獻者豈為財幣而已述所守之職耳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翰曰天子守在四夷言令封列疆界者為欲宗

俘放非爲儌倖耳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向曰言齊爲東藩私与肅愼交通是淫放之義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良曰捐棄踰越也言齊棄國越限田於海外是失礼也國語辭未可言不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濟曰二君謂子虛烏有先生也論謂辯論也言俱不能明君臣上下之礼但務奢遊樂苑囿而已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銑曰但以荒淫奢侈之事以相奢越非揚名發譽之理是貶君於惡損已之道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向曰亡是公將陳上林之事故言齊楚不足道也君謂二客也言二子各未覩此巨麗之處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平其南紫淵徑其北翰曰蒼梧郡名西極國也丹水水名紫淵水名更亦經也終始灞滻出入涇渭翰曰灞滻二水名盡在苑中流不出苑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名流入苑又出苑故云出入酆音豊鎬音浩潦音老潏音決紆餘逶於迤經營乎其內良曰酆鎬潦潏四水名紆餘逶迤屈曲皃經營猶周旋也言旋於苑內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濟曰蕩蕩水皃八川謂灞滻涇渭酆鎬潦潏能形也言分流別趣各有異形東西南北馳騖往來代方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應慮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音戈乎泱漭之野向曰馳騖猶交錯也椒丘丘名上有兩山相對象雙闕焉淤亦洲類桂林林名在苑

峽一作陿
澎一作彭

中言水之經涉於此中汩音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峽之口濟曰汩疾混同也阿隈曲也言疾流合同順隈曲而下觸穹石激堆丁回埼巨依沸乎暴怒洶虛拱湧澎浦橫湃浦拜反銑曰穹石大石也堆埼岸曲也洶湧澎湃水聲也言觸石激岸暴怒而為聲滭音畢沸奔孛宓汩于筆偪音逼側泌音筆瀄乙橫流

逆折轉騰潎匹列洌音列良曰言水之疾激波橫流迴涌以相騰射滂浦宏濞普秘沆胡朗溉音害穹隆雲橈奴教宛潬音善膠戾踰波趨浥於及莅莅下瀨銑曰滂濞沆溉緩流穹崇水石如盤起也雲撓如雲之屈撓也宛潬膠戾宛曲貌踰波謂前波趨後波也趨浥莅莅於下貌也莅莅流貌下於磧瀨也批步結巖衝擁奔揚滯沛外

臨坻音遲注壑瀺士咸灂助角霣音殞墜翰曰批擊也擁曲隈也奔揚滯沛言擊隈流貌坻水中沙也瀺灂水聲也霣墜言此水聲擊岸隕衝出隈湧流臨坂隕隊而豁壑沈沈隱隱砰普耕磅普萌訇呼宏礚苦蓋潏音決潏淈音骨淈湁丑立潗子立鼎沸馳波跳沫汩于筆濦於急漂疾向曰皆水之深盛相激湧沸奔流之貌悠遠長懷寂

漻無聲向曰懷歸也寂漻清深也言水悠遠長歸則清深而無聲肆音四乎永歸然後灝音浩溔羊小潢音晃漾音養安翔徐回翯音學乎滈音浩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銑曰肆放永長也太湖在吳陂池也江湖灝溔水大也翯高水光也言水放長歸於海廣大貌運轉安翔徐回貌也翯白光貌衍溢於陂池也於是乎蛟音交龍赤螭音离䱭音亘

䲛音耆漸離鰅音顒鰫音容鰬音虔魠音託禺禺音顒魼音去鰨音榻揵音虔鰭音耆

音著掉音卓劉徐尾振鱗奮翼潛歔乎深巖銑曰深巖穴曲處也言龍魚之徒皆齊鬐尾奮翮振鱗翼於穴曲之處
魚鼈讙聲萬物衆夥音禍明月珠子的皪音歷江靡音非向曰讙鳴也謂魚鼈戲躍聲也万物非一類
也夥多也明月珠子水寶也的皪光明皃江靡江邊也蜀石黃碝而兖水玉磊砢洛可反向曰蜀石黃碝石皆玉名水精也磊砢相
委積皃磷磷音吝爛爛采色澔音浩汗叢積乎其中翰曰言寶貝玉符彩映曜之皃叢聚積謂叢積於水中
鴻鷫音肅鵠鴇音保鴐音加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音不庸渠箴疵音貲鵁
火交鸕向曰並水鳥名羣浮乎其上沈音禹淫泛濫隨風澹徒咸淡與波搖蕩掩
溥水渚唼所甲喋直甲菁藻咀嚼才削菱藕良曰沈淫泛濫皆水鳥浮游皃掩覆也溥集也言覆集於水渚
之上唼喋咀嚼皆食物皃菁藻菱藕水草名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力孔嵷總崔嵬深林巨木
嶄士咸巖嵾楚金嵳楚宜反濟曰崇山巃嵷皆高皃深林巨木言林木之大也嶄巖嵾嵳險峻不齊皃九嵕子公巀截
嶭五結南山峩峩巖陁遅巘仰蹇錡是摧回臧崣委崛牛鬱崎音倚向曰九嵕
南山名巀嶭峩峩高峻皃巖陁巘錡傾欹皃摧崣崛崎嶇皃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呼含呀呼加豁閜
呼下阜陵別隯都果反銑曰振衆也蹇產詰曲皃谽呀大皃豁閜虛空皃言衆谿谷與詰曲溝瀆皆大而空虛也隯別於陵隯也隯水中山也
崴於隗嵬魚鬼㟪烏罪嵬胡罪丘虛去居堀窟礨郎罪隱轔力忍鬱嵂勿水隥

麗一作灑

陁以爾靡翰曰皆山勢高峻長遠之皃陂皮池貏被豸直爾沇以水溶淫鬻以六反向曰陂池也貏豸漸
頹相連皃沇溶淫鬻谿萬山川繁積皃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銑曰散渙寬廣皃夷平也謂廣平地也皋
澤中有隈隄上十里置一亭是名上皋也千里言廣也築謂築千平也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糅女又以蘼蕪雜以
留夷布結縷攢戾莎良曰皆草名也掩被皆覆也糅亦雜也分布攢植也言眾草覆地雜生分布攢植於其中也揭去例
車衡蘭槀本射夜干茈紫薑蘘而羊荷葴針橙佇生若蓀鮮支黃礫
蔣芧云句青薠音煩翰曰皆香草名也布濩護閎宏澤延式戰曼萬太原麗靡
罔彼廣衍以善應風披靡上上聲向曰閎大也言眾草布徧延曼於原澤之上麗靡謂邪靡也或邪靡於下平之地也披靡謂從
風偃倒之皃也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烏感薆音愛咇非必茀
音勃濟曰眾草吐揚芳香也揚動烈華也郁郁菲菲香美皃肸蠁大作盛氣也言香氣從發積浮而似之布寫謂分布而流也晻薆咇茀言香氣盛也於是
乎周覽氾觀縝丑鄰紛軋芴音勿芒芒怳忽向曰言登望視林苑陂池廣袤蒙密芒芒然目亂而不能辨別縝紛
目亂皃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銑曰視察不見際畔言廣也謂日出於東沼而入於
苑西也陂沼也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良曰言苑南向陽之地盛冬草木生長水不冰凍其獸則
㺎音庸旄貘音陌犛音黎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良曰皆南方獸名其北

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去例)河(良曰苑比潜陰之地盛夏含凍地裂也揭揭衣度也言可涉行冰上而度河也)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音陶)駼(音途)橐駞蛩蛩(巨恭)驒(丁賢)騱(音兮)駃(音決)騠(音啼)驢騾(翰曰此皆北方獸名)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明閣(濟曰彌徧言宮館徧據山谷生徧匝也高廊行廊也謂行廊匝於四邊也閣有兩重上級下級皆可坐故言重坐)華榱璧璫輦道邐(迆是)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銑曰華榱彩飾椽也璧璫以璧飾椽首也輦道閣道也邐迆也連屬也步欄謂屋欄下行也周流謂周徧也長途中宿謂其至閣高遠中道宿方至其上也)夷峻(子公)築堂累臺增成巖突(弟一)洞房(翰曰夷平也峻山也謂于其山頂作堂重累而成故云增城穿巖底也洞通也謂於巖底作室潛通臺上)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音老)而捫(音門)天奔星更(平)於閨闥宛(於遠)虹拖(徒可)於楯(時尹)軒(良曰杳眇深深皃言臺閣高俯觀深遠不見其地仰攀於椽于揥摸及於天也更經也奔星流星也宛屈曲也拖曳也楯軒欄檻也言流星宛虹經越門窗欄檻上)青龍蚴(伊糾)蟉(峙西)於東廂象輿婉(於遠)蟬(音善)於西清(向曰青龍象輿皆車也東廂西清皆屋也蚴蟉婉蟬龍象迴轉之皃也)靈囿燕於閒館(音閑)偓(於角)佺(七全)之倫暴於南榮(向曰閒館閑居之館也南榮謂屋南簷也靈囿偓佺皆仙人名燕燕寢也暴偃臥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銑曰醴泉靈泉也涌出於清室通川謂鑿為渠引水於中庭)磐石振崖嶔(口)巖巖倚傾嵯峨嶕(音捷)嶫(音業)刻削崢嶸(翰曰振整也以盤石整崖)

朝一作晁

岸也欽崟巖崎傾不齊皃嵯峨嶕嶢高皃崢嶸直峻皃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向曰玫瑰火齊珠也碧琳玉也珊瑚寶樹也皆叢生於庭

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音遐駁犖雜揉其間朝采琬琰和氏出焉濟曰瑉音玉旁唐皆玉名玢豳文鱗玉文理也赤瑕并玉也駁犖文彩也雜揉謂雜在其間也朝采琬琰皆玉名和氏璧也出焉言出於此也

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音湊枇杷橪而蘭柿楟音亭柰厚朴梬弋井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於六棣徒計荅遝音沓離力智支銑曰皆果木名夏熟謂當夏而熟羅乎後宮列乎北園駞羊氏丘陵下平原向曰言果木羅列生於宮園也駞連也言連宜丘陵下及平原揚翠葉杌音兀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音戶照曜鉅野翰曰杌搖也言果木之紫花茂之盛鉅大也煌煌扈扈鮮明皃言光色照曜於大野

沙棠櫟音歷櫧音諸華楓音風枰音平櫨音盧留落胥邪以嗟仁頻并閭欃音讒檀木蘭豫章女貞翰曰皆木名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音峻楙木溝反良曰言木長或至千仞大或至連抱也夸張也葰大楙盛也謂枝條直暢實葉大盛攢立叢倚連卷巨專欐力是佹古毀崔千賄錯癹步葛骫音委坑苦行衡閜烏可砢來可反良曰謂木之崔骫累積盤結傾欹皃垂條扶疏落英幡纚所是反良曰扶踈分布皃幡纚飛揚皃紛溶音容萷音蕭蔘所今猗於綺柅女綺從風藰音流莅卉歙音吸銑曰紛溶繁大皃萷蔘高長皃猗柅隨風皃藰莅卉歙風吹聚木之

聲蓋象金石之聲管籥音藥之音向曰蓋木之音聲有似於此偨音差池茈音此虒音直旋還乎後宮雜襲累輯濟曰偨池茈虒樹木不齊見言旋繞後宮重積累集而生也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濟曰言樹大之生緣被陵隰視之不見其畔於是玄猨素雌蜼羊水玃音钁飛蠝音壘蛭音至蜩音調蠼音钁蝚音柔獑音讒胡豰呼谷蛫音詭翰曰皆獸名似猨而捷木處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音矯枝格偃蹇杪士少顛銑曰言衆獸或鳴嘯互相經過也格枝長也杪木末也夭蟜偃蹇蹄挂之狀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勑教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向曰皆獸躍奔散之皃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向曰如此宮者數百千處言多也天子往來皆於宮館止宿至於南廚後宮百官之屬皆當處自具无所移徙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翰曰校獵謂出校隊而獵也象輅以象牙鏤錯之六虯六馬也以玉飾之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向曰畫雲蜺以飾旌旗拖曳靡也皮軒虎皮車也道游車名皆天子儀飾也孫叔奉轡衛公參乘去聲良曰孫叔謂公孫叔子也衛公謂將軍衛青也奉轡參乘謂御侶也扈音戶從去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濟曰扈大也謂大衆從君也橫行不依部曲也四校謂四隊也鼓嚴鑮平縱獠良照者江河為阹羌魚泰山為櫓音魯鼓擊也嚴之鼓也鑮大鍾也謂擊之

獵者法櫓謂欄圈也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銑曰謂車騎之聲如

雷叚動天地也陸離分布皃別追謂散逐畜獸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平聲向曰言士卒之衆流徧山

澤如雲雨之布施生貔音毗豹搏音博犲狼手熊羆音悲足野羊向曰皆獸名生生執搏擊也手手挻

足足踏也蒙鶡音曷蘇絝苦故白虎被斑文跨野馬濟曰皆獸名絝絆也被猶駕也跨綺也凌三

嵕子公之危下磧歷之坻音遲逕峻赴險越壑厲水翰曰三嵕山名磧歷不平也坻坂也厲水

度水也椎直追飛廉弄解豸直是反銑曰飛廉獸名椎謂擊殺也解豸獸名以其觸邪不殺之故云弄也格蝦音遐

蛤鋋猛氏羂古犬驍鳥了裊奴鳥射封豕翰曰皆獸名鋋格羂射皆執殺也箭不苟害解

脰音豆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銑曰言不苟且而害必中頭頸應弓聲倒斃於是乎乘輿

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向曰睨視也乘輿天子也弭案

也言案節往來以視將士進退之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呼并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獲

獸翰曰侵淫漸斬也儵夐謂儵忽也言漸保行伍儵忽遠去追踏輕捷之禽獸轊音衛白鹿捷狡兔軼音逸赤電

遺光耀良曰轊車軸頭也言軸撣白鹿追捷狡兔也軼過也謂電之光耀至速車騎之疾可以過而遺之追怪物出宇宙

彎蕃音煩弱滿白羽射游梟古堯櫟音歷飛遽向曰怪物謂奇禽也宇宙四方也天子作車營亦象

鈞一作均

之宀出宇宙則出於軍營外也番番猶已名白羽箭名言彎之使禽以射游梟也梟惡鳥也轉擊也飛遽神獸之名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壹計一仆音赴濟曰擇肉選其可射之所也先中命處謂所著皆先言其處然後依言而中之弦矢謂放箭也藝猶的也殪仆斃也以有准的故能發而斃也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向曰揚舉也節旌節也言舉旌節上游於空凌歷亂猋乘躡虛元之所故云與神俱也藺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音峻鸃音宜拂翳鳥捎所交鳳皇捷鵷雛掩焦鵬良曰皆鳥名也藺亂遒促拂捎捷掩皆執捉踏搦之稱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儴音相佯降集乎北紘良曰謂遊獵之塗既盡迴車將還招搖儴佯行遊自言行遊降集於北紘也謂目空而還故云降也紘海外也率乎直指晻音奄乎反鄉向曰率循疾也晻猶速也直謂行也言獵罷而速還帝鄉歷石關歷封巒過鳷音支鵲望露寒下棠黎息宜春翰曰皆宮觀名下息皆遊止之稱也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銑曰宣曲宮名牛首池名濯鷁船也謂濯船於此池龍臺細柳皆觀名登升也掩止也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柳布踖音若人臣之所蹈藉良曰謂觀人殺獲勤勞及車騎所踐蹈禽獸也藉謂禽獸死布於地也與其窮極踡谻音豦驚憚丁易讋之涉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徒何藉藉填阬滿谷揜平彌澤向曰踡谻

瘦敗皃龍言伏怖懼不動皃言禽獸表敗怖懼不傷而死者偏滿山澤也他他藉〻言多也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向曰顥天臺名膠葛寬大皃寓室也言遊獵疲怠乃置酒設樂於此撞直江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向曰撞擊也虡鍾格也懸鍾以擊手之千石之鍾者明萬石之虡乃勝也千萬石皆斤兩之數也翠華旗以翠羽飾旗靈鼉以鼉皮為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平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銑曰陶唐舞謂咸池也葛天氏上古之君其樂以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使千萬人唱和故其聲〻蕩山谷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翰曰巴俞舞曲名宋蔡二国出善歌若干遮古曲名文成縣名其人善歌族聚也聚居衆樂与金鼓更迭而起鏗鎗闛音湯鞈音塔洞心駭耳翰曰鏗鎗金聲闛鞈鼓聲洞通也言可通心驚耳荊吳鄭衛之聲銑曰韶舜樂韶護武象之樂良曰韶舜樂名也護湯樂也武〻王樂也象周公樂也陰淫案衍之音銑曰流湯貌也鄢郢繽紛激楚結風向曰鄢郢之人善舞繽紛舞袖皃激急也言楚舞之急可繁結迴風俳音排優侏音朱儒狄鞮之唱濟曰俳優侏儒皆樂人狄鞮西戎樂名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良曰麗靡爛漫美音聲也靡曼美色多态態也言娛樂耳目則置於前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音野閑都靚音靜糚刻飾便平嬛許緣綽昌約約柔橈

戌一作卹

世一作葉

萌一作氓

女效嫚嫚於貞嫵音武媚纖弱翰曰靑琴宓妃皆神女也谷名也此於人俗言猶飾衣服其體貌而纖弱曳獨繭之

褕音俞袣音曳眇閻易以戌削銑曰獨繭謂一繭絲爲衣褕袣衣長皃也閻易行皃易迴轉皃戌削言皮人如刻畫作便平

姍音先嫳結屑與世殊服良曰皆衣服婆娑皃言与時代殊也芬芳漚鬱酷烈淑郁齊言香

氣盛也皓齒粲爛宜笑的皪歷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與心愉

於側翰曰的皪鮮白皃言笑則見其皓齒鮮白故云宜笑連娟眉長皃綿藐遠視也言美女以色授与其君而君弱其魂神以与恩寵則其心愉悅於其側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銑曰芒然自失皃如有所失曰嗟乎此太

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向曰言聽政之暇無事而虛棄日也順天道以殺伐時

休息於此良曰言順秋氣殺伐也於此謂息於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

繼嗣創業垂統也向曰言恐後代以奢侈爲常不返純樸也統理也言非繼業垂理之道也於是乎乃解酒罷

獵良曰解罷也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郎計良曰贍給也萌隸皂

州也言苑囿之地有堪耕種者悉給百姓頹牆塡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良曰頹崩也言崩大孔牆以通山澤

之利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翰曰陂池養魚鼈也勿禁謂勿禁人取以充滿虛宮館謂不聚人以充滿仞滿

也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銑曰出德

卉一作芔

(號謂出號令也省減省也)改制度易服色(翰曰改宮室壯大之度易衣服美麗之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良曰革改也言漢以十二月爲正平明爲朔也)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良曰歷選也襲服也法駕六馬駕也)建華旗鳴玉鸞(濟曰玉珮也鑾鈴也皆以爲行步之節)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濟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囿園也塗道也謂馳騖仁義之道)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向曰春秋代代繁茂故云林也貍首騶虞樂章名以節制度)弋玄鶴舞干戚(向曰弋取也玄鶴鳥故取之也干楯戚斧也可以與樂故舞之)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良曰罕畢也載之所以旌道掩撫也雅小雅也言撫取衆雅也伐檀刺賢人不遇故悲之樂胥詩名美王者得賢材故樂之)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銑曰容礼容也稱禮園者言容之也)述易道放怪獸(向曰奇怪之獸不復獵故放之)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良曰言任羣臣各奏得失之事故海內无不受其因)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向曰言此時天下說我王化向風聽法隨流焉卉猶勃也言勃然興道遷義也)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濟曰錯置也羨溢也謂德盛於三皇功溢於五帝之上如此乃獵之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翰曰馳騁謂獵也抏損也言損士卒之精銳也)費府庫之財而

充一作克

無德厚之恩（翰曰以田獵宮觀而費其府庫之物而施不及百姓故无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銑曰由從也貪負役獲志國政仁者不從此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良曰齊楚矜夸田獵之事亦可哀也）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銑曰齊楚之境不過千里也而囿九百里凡人无以耕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銑曰諸侯小國而愛天子奢侈之事僕下且公自而方然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逡巡避席（向曰二子謂子虛烏有也愀懼也開也）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向曰鄙人子虛自謂也作色卻退以避以席也焉有諸也不知忌諱謂不識忌諱之事）

羽獵賦 并序

揚子雲（銑曰此賦有兩序一者史臣序一者雄賦序也）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翰曰羽獵所也言使士卒負羽獵從謂從成帝也二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銑曰然以為二帝三王之時池臺亭林澤財贍只足可奉郊廟礼賓客充庖廚何以羽獵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充足（翰曰言不奪人地以為苑）

囿故作業有餘而家國俱允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向曰言家國足故致祥瑞畢集廣道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良曰言夏禹任伯益為山澤之官山澤草木不得和盛上謂山下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之與奪人也向曰湯不傷害故用足文王囿百里與人同故以為小宣王囿四十里禁於人故以為大裕饒也此則饒人之與奪人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都堅河銑曰御宿苑名昆吾地名袤貫也滇何謂將伐滇池国其国多深水作此池以象彼国之水以習戰也營建章鳳闕神明馺音颯娑民可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翰曰贍給也地有所割其三垂以給齊人也齊人謂上下齊等無貴賤也亦猶平人也然至羽獵甲東戎馬器械儲偫音值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音許良曰禁禦謂禁苑也謂誇大宮觀尚奢麗誇大也詡大也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銑曰言此非冗召三驅大三面網留一面伺取背己者皆舍之見惡背己之意又恐後葉復脩前好向曰後葉謂後代也前好謂武帝奢侈之事不折中以泉臺

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善曰諷向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礼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今揚雄言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欲以泉臺為折中也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翰曰或謂有人也有人稱伏羲神農而樸素中礼豈或後之帝王亦加文飾而得合礼

論者云否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銑曰論者云謂以對或人也否猶不然也言文質各隨代得宜以前為質素始稱合礼

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向曰古之封泰山禪梁甫者有七十二家文飾質衰礼儀各殊道衡一致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良曰言古來制業乖理之者俱不分

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濟曰言帝王礼儀不同遠近推於五帝三皇誰能知其是非蓋謂其時宜也

遂作頌曰翰曰頌亦賦之流也

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向曰言麗哉美其事也神聖謂成帝也玄宮北方宮也侔法也地出財寶故云富天之至高故云貴言天子當法於地尊比於天也

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楚嚴未足以為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銑曰齊桓楚莊並五霸之彊盛比於成帝不足驂乘扶轂也狹小也言三王以為阨僻乃矯然高舉而大興於也

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音宏

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翰曰寥廓高也登閎高大也言涉五帝三皇之高大建立道德

戎一作戍

落一作路

長一作白

仁義之事以為師法朋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良曰崇列謂陰氣盛也權輿始也言十一月万物始萌於地內草木凋落於外徂落死也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濟曰帝成帝也惟思也言將思田獵之事於靈囿也垠涯也冬尚北故云開北垠不周西北方之風其風殺物故王者取之以為制法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向曰顓頊玄冥北方神名主殺戮者統理也理當方之事終始謂起於冬終於冬也掌山澤之官命典之延及也昆鄰地名閶闔西方門名儲積共偫音雉戎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御自汧音牽渭經營酆鎬銑曰供具之物也戍卒皆夾於道斬去叢聚棘夷平野草御謂禁禦也汧渭酆鎬四水名言此林御不經營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相沓翰曰章皇猶徬徨也周流謂行列周市也流徧也言域之廣日月出入於內也沓合也遠而望之若天與地相連合爾迺虎落三嵕子公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良曰虎落以竹為藩落也三嵕山也言闔落此山其經百里也營之外門曰司馬內門曰殿門也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向曰虞淵日入處也六合營域廣大正南極海邪界日入之處以虞淵為界鴻胡孔濛莫孔沆胡朗茫音莽碣音竭以崇山向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表也言以崇山為表碣也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長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銑曰長楊觀名言營圍既合先置伏兵於此則當昆明之東也賁音奔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音莫邪音耶而羅者以萬計濟曰賁孟

冥一作貿

亞賁育烏獲乃秦武王壯士也蒙猶冒也盾楯也鉄鏌大戟也豎閑名鉏閭戟而羅列者乃計也乃計謂計人數至萬也 其餘荷垂天之畢

音必 張竟壄之罘 音浮 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良曰其餘謂乃計之餘也荷負也畢

天畢言畢大如垂天之四邊也音言蒲靡猶披也朱竿朱旗竿也彗星日月彗星於旗上也畢罘皆網名 青雲為紛紅蜺為繯屬

之乎崑崙之墟 翰曰紛緌皆旌旗飾也言盡畫雲蜺於旗上也屬連也謂連於崑崙之墟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

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 銑曰言儀飾光耀如大星之羅列猶大如濤波之流也淫淫與與行貌要遮遮

要遮音 欃槍為闉 音因 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 向曰欃槍孛星名闉營衛也

也熒惑星名司主也令主天之命天弧星名主弓矢故使發射也 鮮扁 音篇 陸離駢衍佖 一路 路徽車輕武鴻

胡同 絧緁獵 良曰皆衆盛貌也鮮扁陸離駢衍佖路言多也鴻絧緁獵相連次貌 殷殷

上 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

陳於高原之上 羽騎營營昈 音戶 分殊事繽紛往來轠 音雷 轤不絕若光若

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銑曰羽騎羽林之騎昈明也謂明白分別各殊其事也繽紛多兒轠轤連接兒言儀仗之盛並其光若其滅

若滅也歷歷青林眇之故云青林 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

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 濟曰陽朝早朝也天子早朝出玄宮擊大鐘建九旒之旗駕六

駁之馬靈輿華車也蒙公旄頭也謂乘革車使蚩尤挾車轂旄頭為先驅也立歷天之旗曳捎音色交星之旃向曰旗

旗之高歷拂於天星也捎拂也霹音辟靂列缺吐火施鞭翰曰霹靂雷也列缺閃將也謂列缺吐電光如鞭以為御衛萃

傱音從聳沇音允溶音容淋離廓落戲音麾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音濞潚

音肅率鱗羅布列攢音贊以龍翰銑曰八鎮八方也言師旅之盛可戲八方之關飛廉風神也雲師屏翳也謂使風承公之神吸

潚率神動作貌言如魚鱗羅布之攢行也啾啾蹌蹌羊入西園切神光向曰啾啾聲也蹌蹌行貌切近也神光宮

名望平樂館徑竹林蹂汝女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

駟四校騎萬師向曰平樂觀名徑蹂踐皆步歷之也轡者謂執轡人也舉烽火令衆執轡之人施其伎能以千駟文列也校騎校之騎也萬師言

多也虓火交虎之陳從橫膠輵音葛猋拉力荅雷厲驞駍平駖磕反翰

曰虓虎勇健貌言男健之人結陣交錯如風雷之威也驞駍磕謂衆聲也洶洶旭旭天動地岋音吸羨漫半散

蕭條數千萬里之外良曰言鼓動之聲震搖天地上下連接分散蕭條然列於數千里之外遠也若夫壯士忼

慨殊向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向曰忼慨勇貌言壯士雄勇各有不依行列為趣向以騁所象之欲拕

蒼豨音喜跋蒲末犀犛音毛蹶音厥浮麋斮巨狿音延搏玄猨銑曰[illegible]拕跋蹶斮搏皆殺之

名騰空虛歫音巨連卷音拳踔音卓天蟜音喬娭音嬉閒夭閭翰曰[illegible]

溥一作浦

木盤別兒言雄勇之士皆騰空虎至此木止也為之文林叢也謂為娛戲於其間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濟曰言風塵起於林松谷叢林之間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龍轔音吝輕飛濟曰獲夷古之壯士也能腳摧松柏手掌蒺藜蘢草樹聚處也轔轢也輕飛謂鳥之善飛也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牽象犀銑曰般首猛也脩蛇長蛇也赤豹象犀皆獸名履謂之履踐之也帶謂之於身鉤牽皆引也踰音曳巒阬音岡超唐陂良曰踰度也巒阬山也超越也唐陂澤也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流熊耳為綴向曰言車騎之盛如雲之闇藹以泰華熊耳等為旌旗也木仆山還音旋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溥聊浪平乎宇內濟曰仆倒也謂林木摧倒山為之回旋漫漫若在天之外儲與衆行兒聊浪游兒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五計氏控弦皇車幽於糾輵音曷光純之允天地望舒弭轡濟曰逢蒙羿氏皆古之善射者言天晴日晏此人俛仰窮兒絃也皇車謂天子車幽輵車聲也望舒月御也弭轡安行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子心淫蹙子六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翰曰翼翼盛兒上蘭宮名就徙也謂移徧圍徙部伍使曲隊重布皆密各據行伍之次也辟壘天旋神扶防無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古八野掃地良曰辟壘宮名言之車營之累亦取象於天旋謂如天之回旋也扶擊也言士卒如神電之擊觸遇近者皆破碎也故鳥獸不及飛走驚駭也言車馳疾

役獲物之野地之上如帝劍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工犬嘄古堯陽向曰

罕畢獵車也聿皇輕疾皃蹈踏羂繫也飛豹梟陽獸名追天寶出一方應駍普耕聲擊流光埜盡

山窮囊括其雌雄銑曰天寶陳寶神也其形如雌雉言今追之出一方其神來声如電有光如流星故云應駍聲擊光也

雌雄俱在孰之故云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渠脚乎紘中向曰沇沇溶溶禽獸奔走皃噱口皃紘網也言禽獸驚

嗷噭口喘息於網中三軍芒然窮冗而腫閼於曷與去但觀夫僄頻妙禽之紲私列踰

犀兕之抵丁礼觸熊羆之拏女加攫音钁虎豹之凌遽濟曰……閼與舒緩皃言

此獸僄容態舒緩但觀陸別忽逐奔急而已徒角搶七羊題注蹴子陸竦讋之涉怖魂亡魄失

觸輻關脰音豆銑曰題額也注謂衝也言獸驚走之其或角搶地頭柢衝或自車輻而關其頸脰頸也妄發期中進退

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銑曰言矢雖妄發必期於中進退之際必獲而獲之從過夫傷其獸創過輪所踐累

聚如丘陵於是禽殫中去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

溢以江河東瞰音勘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音灼爍書灼其陂音彼

向曰靖冥館名珍山下有池以山為名言館則近於池設岐梁於清溯之館而臨珍池也灌以岐梁謂池水灌岐梁之地溢入於江河也視其

視去東西則亡涯隨珠玉照明於其中也玉石嶜音岑崟音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先怪物暗

宜不可殫形向曰言王之与石皆鍳高大皃青熒光明皃漢女漢水神也怪謂奇怪之物暗冥潛隱皃形見也言不可盡見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耕鳥羣嬉虛眉乎其中噍噍咱粃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普萌磕苦蓋聲若雷霆向曰皆鳥名垂榮謂垂其光榮嚶嚶准乚皆鳥聲上下謂飛鳥或上或下砰磕鼓翅之聲如雷霆也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粦蟲翰曰文身謂越人也伎謂入水格取鱗蟲鱗蟲水族之類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巨衣薄索蛟螭蹈獱首賓獺據黿鼉抾靈蠵流吹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粦騎京魚良曰嚴淵謂嚴淵也嚴碕謂岸岸拚排薄索蹈踐伏竝捉皃洞穴深穴也出於蒼梧郡鉅大也鱗則鯨魚也乘不騎也角音水黑名浮彭蠡目有虞方椎直追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濟曰彭澤也彭蠡澤名有虞謂舜也其次九疑山故浮彭蠡過於九疑乃目望舜也椎擊也夜光流離皆上名剖裂也宓妃洛水神也屈原彭咸伍子胥皆賢臣沉於水故餉之宓妃不誅故鞭之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銑曰鴻鉅皆大也生儒謂有德之稱俄頃也雜殊色也羅列軒冕殊其衣裳也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曶如神向曰唐典堯典也謂堯政理之事也雅頌詩也亦美理政之道也匡正也昭明也言揖讓之禮光明振耀也蠁曶如神也蠁響曶疾也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向曰仁聲仁惠之聲也武誼武事言此化及於北狄南鄰也南鄰南方之國也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制一作創

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翰曰言胡貉之君長聞仁惠之風皆自奉珍來享稱臣於我上也圍口獵營之門也盧山單于庭山也前來入營門後猶陳列於盧山言多也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向曰羣公君臣也常伯侍中也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謂並稱我君崇盛之德也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岳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良曰大夏大禹也成王也侈大也言古封岳禪梁皆此代其誰與也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銑曰上天子也俞然也言天子謙讓而未然也三靈天地人之靈也方將脩德為獵以取天地人之禎祥及醴泉之國滋潤也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濟曰皆祥瑞也言脩德以致也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良曰以雲夢孟諸為奢侈以章華臺為非以文王靈臺合禮故以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烝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銑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烝進也言希往離宮止遊戲之事牆宇咸不彫飾惟人農桑勸使不為台榭而已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翰曰儕齊也謂齊男女使及時婚姻之期恐貧者不被饒故開禁苑散公儲以散給也制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良曰制道德為苑囿廣仁惠以為虞官也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

之盡所以臻茲也濟曰亂弋不過神明偽祥之囿覽觀不出君臣有无之事免不獵故云放置罘不用故云收麋鹿芻草皆与百姓共之不為禁禦言至於此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良曰醇厚洪大鬯通豐廣勗勉也言厚大通之德廣茂世之法勉為勤勞過三皇五帝亦為至矣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銑曰祗莊敬也雍和美穆也言和美恭敬之徒可以崇立君臣賢聖之業不遑暇也未暇為苑囿之麗遊獵侈靡之事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向曰軫車也衡車前横木也謂開此道因從獵所迴還而歸也

文選卷第四

文選卷第五　　　五臣注

賦戊

田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長楊賦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濟曰上主也謂成帝言明年將誇胡今年秋則發人入山捕禽獸明廚許發農西自褒斜以東至弘農南驅漢中翰曰褒斜谷名弘農漢中皆郡名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弋又玃音攫狐兔麋鹿良曰皆獸名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銑曰檻車載獸車也長楊宫名射熊館名載獸輸納於此也以網為周阹音祛縱禽獸其中向曰阹閫陣也言以網閫放縱禽獸於其間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銑曰搏執也其執獲者任取而歸之是時主上自臨觀之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濟曰入苑驅獸不得收稼穡也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翰曰翰筆也言林比其成也子者男子之通稱借以為主客而諷焉藉借

也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向曰扶風郡名太華山名言於數郡八驅擁禽獸椓音卓嶻音截嶭音五結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良曰嶻嶭山名弋繳也紆屈也罝網也言椓嶻嶭為繫繳網捆取南山周匝為網罝網羅貫遠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音祛錫戎獲胡向曰乘車也騎兵騎也莽眾也阹閣陣也錫賜也戎亦胡也皆羅列於山林之間師軍士眾為閣陣胡人所獲禽獸皆以賜之搤音厄能羆拕徒可豪豨銑曰能羆豪豬皆獸各搤拕也拕曳也木擁槍纍音壘以為儲胥濟曰擁槍纍作木槍相纍為柵也儲胥藩蔽也擭禽獸使不得出也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向曰勤勞也不圖不以益也言擾亂農曲屈勞力若不甚而以無益之事為功若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濟曰恐不識者謂之人但見為娛樂不為乾豆若此皆見人子為人我祇天子無事則只歲一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翰曰玄默不言也澹泊清靜也今樂遠出以露威靈良曰威靈聖德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

濟曰蒙籍猶也客卿說惑而問 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 銑曰吁歎也主人荅客云客謂此爲是邪 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向曰言客不能周知此事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濟曰詳審也凡都切近也言利害之事我亦倦談今須倦矣不能審說將爲客略舉大都客自觀其近者而明之 客曰唯唯 聿水反良曰唯唯俯首也 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 烏黠 窳 音庾 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濟曰封豕大豕窫窳鑿齒皆食人之獸以喻秦之君臣也翰曰與猶相也爭者爭天下也 豪俊麋沸雲擾群黎爲之不康 翰曰豪俊謂英雄也不相勝負藉如流也言天下豪傑若此皆起兵若麋之沸雲之亂百姓爲此而不安也擾亂也群黎衆也康安也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良曰帝天也斗極天關皆星也言上天眷顧而命高祖我高祖奉天命順斗極如天關星之運轉以討暴亂 橫巨海漂崐崙 濟曰橫至漂疾也言高祖兵威東至自巨海西自崐崙皆可使卒疾而至 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摲 臨陳 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 銑曰高祖提三尺劍叱呂不亂之軍指麾之間若芟刈城邑下虜將帥降服雖楚兒日之戰不可盡記若言多也摲芟也殫盡也 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 音低 鍪 音牟 生蟣蝨 所乙 介冑被霑汗 音寒協韻 向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鞮鍪首鎧也介甲也冑兜鍪也言不暇梳頭不及餐食生蟣蝨著汗連年戰不得休息此爲萬姓勤除害也 以爲 去 萬姓請命乎皇

天良曰言人不勝其苦故高祖乃請性命於天也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之濟曰各遂其情也規億

載恢帝業翰曰規謀也千萬曰億恢大也謀長久之道以大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濟曰密靜也如助句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音沓不穿濟曰逮及也聖文文帝也隨風乘流言便易也留意於至安之道躬行節儉皂衣皮履不敝穿盡終不為也寧安服行也綈衣皂衣革履皮履也

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

除彫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損絲竹晏衍之樂

憎聞鄭衛幼音要眇音妙之聲向曰大厦大屋無文不為文飾珠寶之玩[illegible]之色芬芳之氣邪淫之聲皆不御聞也[illegible]

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翰曰玉衡斗星也太階三階星也三星正平則天下太平其後熏鬻

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五懈眦即懈閩音旻越相亂濟曰其後謂武帝時也熏鬻匈奴也東夷朝鮮人也橫叛縱橫反叛也羌上與戎有睚眦之鮮閩與越互相攻伐也睚眦相怒之皃

遐甿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良曰遐甿遠人也為此不得安靜中國征役亦遭其患難不安也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濟曰聖武武帝也勃然而怒於此整其軍旅也爰於也

乃命驃衛濟曰驃驃騎將軍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命之使擊匈奴紛紜沸渭雲合電

發良曰紛紜沸渭眾盛皃雲合電發皆疾也飈騰波流機駭蜂軼音逸濟曰飈風也機弩也言怒疾發如機駭而出又

如蜂聚飛而過也皆丞甚盛也兒轟過也疾如奔星擊如震霆向曰霆霹靂也碎轒音份轀於云破穹廬翰曰轒轀匈奴車名穹廬匈奴所居帳也皆破碎也腦沙漠髓余吾良曰沙漠地名余吾水名破其頭以腦塗其地折其骨使髓入其水遂獵乎王庭銑曰遂往至于匈奴王之庭以獵也驅橐音託駞燒熐音覓蠡音驪向曰橐駞大駞也駈之以歸熐蠡聚落也燒之使盡分剓音离單于磔竹厄裂屬國濟曰剓割也單于匈奴號也屬國屬匈奴之國者分割磔裂破也夷阬谷拔蒲末鹵莽莫古刊山石良曰言兵騎平其坑谷拔去鹹草之中削其山石以通道路也夷平也鹵鹹地也刊削也蹂如手屍輿厮音斯係累老弱翰曰死者蹂踐其屍厮役之徒以輿輸轉之老弱者以係累之亦係也吮辭兗鋋音蟬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濟曰吮舐也鋋小矛也瘢耆十夷皆傷也言創及矛所中皆成瘡及被金鏃所傷者蓋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頷音蛤匍匐蛾伏銑曰顙額也稽顙手至額也叩頭時頸向下則頷樹上向也頷耳下骨也匍匐手行也蛾伏如蟻蟲之狀二十餘年尚不敢惕息濟曰惕息言喘息也所以不敢者懼漢威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良曰天兵漢之兵也稱天者重其威也臨至四方先加於匈奴幽都北方匈奴所居迴戈邪指南越相夷翰曰戈戟兵也南越自相夷殺以服于漢靡節西征羌僰蒲北東馳向曰靡安也僰羌名皆東馳入朝也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濟曰遐疏皆遠也域國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良曰上仁茂德古之有道君也不能安者願安於漢也莫不蹻足抗手請

獻厥珍銑曰蹻亢皆舉也言其舉手足顒來獻其珍物也使海內澹然翰曰澹晏安然無事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濟曰金兵刃也革甲也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向曰言成帝之德若此兼包書林聖人之風如雲靡靡而進英華物之美者以喻仁流之美也沈浮言輕重得中洋溢盈溢也八區八方也无不沾及者言德化廣被也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翰曰惟夫樵之賤者笑其不稱帝化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銑曰言士上之意以為人理无有崇高而不隆殺者盛滿而不虧損者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良曰肆弃也言戒慎之甚今所以備長楊非徒然而已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濟曰乃時猶向時也五穀熟曰有年言我向時以有年出兵者將以整車輿勸戎勇也竦勸也振師五莋作音習馬長楊良曰振張兵整也五柞宮名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匹妙翰曰票疾也言考校武力一之輕疾之禽狡壯之獸以戒獵獲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銑曰萃集也然助句也言天子集於南山之上瞰視烏弋國也烏弋極西遠国名西厭月窟東震日域良曰月窟月出穴也在西日域日出處在東言聖德遠及月窟日域皆厭壓震動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御也向曰言揚門防出備欲以示兵於外国乃一時之事耳又恐後代子孫不知及以国之大務荒淫敗獵遂至陵夷而不能禁御此亦微諷之詞也是以車不

安軔音刃日未靡旃從者髟髴委屬而還翰曰猶是不息駕支車少留日不迴靡旃言不移
時也從者髟髴一一皆委使屬車不離軔支輪木也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
之田反五帝之虞濟曰太尊高祖列業也文文帝武武帝三王謂湯於田解綱也五帝謂舜命益作朕虞也今皆反復之令得其所
虞掌山澤之官使農不輟耰音憂工不下機良曰耰以土覆種言得其業也婚姻以時男女
違向曰嫁娶以時則不違其志出愷悌行簡易銑曰愷大也出大弟悌之道于於人簡略易行也矜劬勞休
力役濟曰憂人之苦見百年存孤弱翰曰憂其耄老愍其惸獨帥與之同苦樂良曰帥令均其
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音陶磬之和建碣轄一音害磍音轄之虡濟曰鞀磬樂器
之使之相和虡縣鐘架木也搖鞀於其上碣磍動貌戛吉點擊鳴球掉田躍八列之舞向曰球樂器戛擊拊擊也掉
動也動八行之舞八列八行也酌允鑠肴樂胥思与反向曰允信也鑠美也酌取信美之道以當於酒詩云君子樂胥言樂得賢人
相与理也取此義以當肴饌矣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翰曰雍雍和皃以受福祐也歌投頌吹
合雅銑曰歌聲与頌相投吹聲与雅樂相合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濟曰勤情如此真受神祇之勞
賚方將俟元符長由元天也俟得大瑞之符也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翰曰皆封禪之
礼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向曰言將傳光輝於將來比榮華於往古之號豈徒欲淫覽浮

觀馳騁秔音更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狖由究玃居縛之收多麋鹿之獲哉銑曰芻蕘草也詡亦誇也衆庶百姓也狖玃麋鹿皆獸名言本意不在如此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向曰八寸曰咫離婁古之明目者視之遠近豈可与盲者同哉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將已獲其王侯良曰使胡人王侯莫我而常來朝蓋謂我獲之矣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蒙廓然已昭矣向曰未卒未畢也稽首首至地射者為国之射也言王人發去蒙暗使我廓然昭明

射雉賦

潘安仁翰曰岳既從琅邪其俗善射雉因以講肄之餘而習媒翳之事舉而賦之終以自戒也媒者少養雉子長而狎人能招引野雉翳者所以隱射也

涉清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良曰涉經也清林清淨之林羽族鳥之族類也樂其得性也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翰曰聿述也英羽美翬雉也言述采毛之美禽獨有五色之名稱也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苦瓜姿銑曰厲嚴厲也耿介專一之心也奓豐也姱好也氣雄而色豔若此之好容姿也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濟曰言雉常巡於丘陵以經營畝取所食之物仍畫隸

賁衍分其鬣界不可相侵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良曰春為青陽告謝者春終也夏為朱明肇始也始受謂夏初也蘼木不滋無草不茂濟曰蘼亦无也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所革以改舊向曰莖草苗也射初生見光曜而新也陳故也柯樹枝也槭然而落改舊枝為新也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翰曰泱泱雲皃涓涓小流聲麥漸漸子廉以擢芒雉鷕鷕以小而朝雊古候反良曰漸漸麥芒皃擢拔也鷕鷕雉声雊鳴也眄箱籠以揭驕睨五計驍古堯媒之變態濟曰箱箱籠竹器盛媒者也揭驕驍㜸兒眄視也箱籠之中見驍健之雉媒可能之狀也奮勁骹苦交以角槎倉何瞵音隣悍音仟目以旁睞音類銑曰骹足也槎邪也言媒雖奮竪勁之足角邪而立瞵努目皃言努悍矣之目以旁顧視睞視也鶯綺翼而赬勑貞撾都瓜灼繡頸而衮背濟曰鶯文章也頳赤色撾髀也灼明也言鶯翼如綺之文章髀帶赤色頸如繡采之明皆若衮服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致能音耐協韻向曰軒翥將飛皃言雉對媒將飛而有餘怒思為長鳴呼其野敵效其才能爾乃搫九巳婆場挂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裏料戾以徹鑒表厭伊輒躡以密緻陳二反翰曰搫開除之名也乃除其場挂其翳以待野雉停僮葱翠翳形皃插以柏葉使參差文如鳥翮又似魚鱗之相次望之若有草樹森茂軟之則嬈弱輕利料戾小葱隙也厭躡重布也其裏則有小隙可以徹徐余不外其表則以重布密緻不見其內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銑曰吾遊謂媒雉也晏晚也原禽野丁希

也言立其翳以媒雉晚起而鳴野雉希也而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濟曰企上兮疲倦心目企想寄視
以待之寓寄也何調翰之喬桀邈儔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
應媒向曰調媒雉也喬桀俊逸也扇布巾也故使媒鳴因振巾言媒雉一向俊逸貌殊与儔類不同候我振巾而叫野雉聞而果應之也褰微
罟以長眺已踉音亮蹡七醬而徐來良曰罟翳障上網也踉蹡雉行皃言褰開翳障上之網以望之已見野雉徐行而來
摛勑知朱冠之赩許力赫敷藻翰之陪鰓蘇來反向曰摛發也雉憤朱色故曰朱冠赩赫失色勢布藻文也布
又音平之羽翰陪鰓怒皃首葯音握綠素身拕黼音輔繪翰曰葯猶纏也拕曳也黼繡也繪畫也青鞦
音秋莎靡丹臆音億蘭綷音最銑曰鞦尾閭也青如莎草可偃狀臆當胷前也丹与鞦蘭之同色綷同也或蹶或
啄時行時止濟曰野雉之來若此斑尾揚翹雙角特起翰曰翹尾也言揚尾其班彩之尾首上有兩毛成角
持遠而起良遊呃音厄喔音握引之規裏向曰良遊媒雉也呃喔發聲引野雉於可射之規裏應叱愕立擢
身竦峙濟曰言野雉望媒雉來迅不止恐失於規度故叱之則愕然而立動身驚竦而止也擢動峙止也捧黃間以密彀
音構屬剛罫以潛擬良曰黃間弩名彀彎弩也剛罫矢名言捧弩屬矢密擊潛以擬之倒禽紛以迸落機聲
振而未已翰曰禽雉也中箭而倒紛然躍起而反落弩機所聲尚猶未止也迸猶反也山鷕音鷕悍音汗害飈迅已
甚銑曰山鷕雉名其性悍好而害也聞媒雉之聲其來甚於風飇之迅疾越壑凌岑飛鳴薄廩翰曰言飛至翳前廩謂翳下

盬飲食欼蘗牙低鏃心平望審向曰雉既近故嚙蘗牙低矢鏃以就之用心和平下望審定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銑曰矢中也彩毛飛落霍然若錦之碎逸群之儁擅場挾兩濟曰復有逸群之儁異之雉非獨專擅一場而已櫟音歷雌妒異倏來忽往良曰櫟搏也聞有雉之声則妬之而擊搏其雌偶倏來忽往欲与雉鬭也忌上風之餮吐切切畏映日之儻朗濟曰餮切微動之声儻朗不明之皃覩此而畏已之是多疑之雉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音養翰曰恐此多疑之雉覺有人故屛巾布不敢發累息細喘息也无使雉有声而心煩悶其射伎復懩不可刃欲射之无便也伊義鳥之應機啾攫音钁地以厲響銑曰伊惟也義鳥媒雉也推媒雉能雅找心機挈攫於地啾然厲其部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向曰彼聆媒雉之声逕進音前忽然已交其爪距接其所立之地聆聽壤地也彤盈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良曰彤赤也雉之色望之滿窻皆美可發射遂射之紛然首遂頽落其臆偃仰而倒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去壠濟曰夷靡頽阤也易脩也農不脩其壠言荒廢也稊音啼菽叢糅女又翳薈烏會蓁蒲動茸如勇反濟曰稊草名菽野豆叢雜糅積於其間也翳薈蓁茸深蔚皃言雉隱於此中鳴雄振羽依于其冢翰曰言雄雉振羽翼依止其山頂也冢山頂也捫盧尸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銑曰降下也捫然下高丘馳奔於敵媒雉雖形躬隱蔽其草動也瞻挺音廷穟音遂之傾掉廷了意惏失冉躍失灼以振踊翰曰挺穟草莖也掉動也言瞻草莖頭動知雉將至意惏躍不定也矙

士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向曰斷斷出見言斷出草中我情弥駭神弥悚動恐射之不中望壓烏合而翳皛胡了雉肤許協肩而旋踵良曰欶肩斂身也踵足也言雉既入場望草木皆鬱晧而合且翳皛然獨異其心疑之乃斂身却還其足也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音盧而點項濟曰青顱頭也點中也自欣我士之尋精銳擬射其頭而中於項也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士邪上反濟曰視与射相違目邪按其旁剔也靡聞而驚無見自鷩音鼈翰曰驚鷩猶疑也靡无也此多驚疑之雉也周環迴復繚繞盤辟音闢向曰周迴不止皃戾零結翳旋把縈隨所歷向曰把柄也戾翳之而縈曲隨雉之行使不見已彳丑石亍丑録中輟馥披逼焉中鏑銑曰彳亍行皃中止留也輟止也馥中声也鏑箭也前戾力結重膺傍截疊翮濟曰列割也膺胷也前列貫于胷傍截斷于翮重疊毛厚也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古縣反狷怯也御有此雉也內無固守出不交戰濟曰欲闘而懼來若處子去如激電向曰處子處女也畏人者也言來遲而去速也闚閃物鼸蠲吉玄萊幀貫見歷乍見胡練反翰曰蠲萊也闚閃於草下惝林影下陽乍見是筭分銖商遠邇濟曰為其遠欲筭其分銖商量遠近欲中也揆懸刀騁絕伎良曰縣刀弩牙後刀也伎要唯擬之騁懸絕之妙伎如輊竹二如軒不高不埤婢美反翰曰如輊如軒輕重得所也不高不埤正可發也當咮所值劉裂膆音素破觜良曰咮觜也劉胷膆也箭發与此相當故破裂也至此凡射六雉也夷險殊地馴

麛麑異變濟曰夷平也言所射之地有平險不同雖有馴擾麛麑踈密能否異也昃不暇食久不告倦銑曰所以曰昃不暇食及夜不告倦由用心取中也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胡昭妻為之釋怨翰曰昔賈大夫醜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後与妻同車如皋射一雉中之妻為之一解顏而笑是其夫改其醜皃妻之怨恨自此釋也感恨也言此亦美事不可不解也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羨禽從其已豫向曰凡遊獵所獲者皆冒危險以馳騖乘危此射之藝既安且逸雖自暇我玩豫無勤也清道而行擇地而住良曰選清閒之道而行擇可止之地而住尾飾鑣苗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皁隸此焉君舉音豪協韻銑曰尋其尾可以飾馬鑣在服侍於內可以登俎器而食此事安陋皆擇皁隸與人所為亦可使君子舉而為之也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所不為向曰岳於此自戒也般樂恤身司主也言若耽樂自放忘其身憂但主心於禽獸之雄雌而求獲之既无節度端直之操以傾虧損此老氏垂誡且君子之亦不為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北征賦

班叔皮翰曰後漢書云班彪字叔皮扶風人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遭王莽敗後舉茂材為徐令更始時彪避地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征行也言北行而賦之彪子固及女曹大家並有文章名當代父子才賢自古莫及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音离填塞之阨烏戒災向曰余彪自稱也遭遇亂天下顛墜傾覆罹羅也[illegible]羅王邑不

通塡塞阨險之災時也

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濟曰天皇居之室毀滅為丘墟不可留也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良曰奮袂舉袖也絕此迹遠遊安定也

朝發軔音刃於長都兮夕宿鄠谷之玄宮銑曰長都長安也鄠谷谷名玄宮謂甘泉宮也夕宿於其下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翰曰雲門雲陽縣門也歷此門反顧見通天臺在甘泉宮中高出也崇崇高也

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音詢邠音斌之邑鄉向曰陵岡皆山丘也其行或上或下郇邠国名至此邑鄉而上息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濟曰郇公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祖德及草木故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向曰優渥厚也言公劉之時草木不傷人樂何厚我今日何故獨罹此禍亂也罹羅也殃禍也稱百言多也

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翰曰言我會人事亦化之亂非天命之无常也靡非也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濟曰赤須坂名義渠城名戎王之所居也

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良曰秦昭王母宣太后與戎王淫通昭王殺之起兵伐滅其國言忿其淫亂嘉其北伐也淫狡猶狡亂也穢汚宣后使不貞也

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音非遲遲以歷茲銑曰紛吾兒自謂也言我既去長安舊都車之騑馬何復遲遲不進歷于戎王之邑

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向曰舒節舒其志節也逝往也

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迴以樛居幽流銑曰長路由迴以綿綿也紆曲也樛

流徆緈緈也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脩濟曰泥陽縣名虎之祖伯為定襄守廟在其中遇乱荒廢故歎
息其不脩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良曰彭陽地名遂釋馬於此低弭其節而憂思也日掩
晻烏感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力而反翰曰晻晻不明皃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言王道未明越
使有役也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銑曰言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各歎時皆詩人之情
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莫半反良曰越過也既過安定而行容与容与行皃遵循也漫漫遠皃劇
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怨向曰劇甚也蒙恬為秦將築長城於此民疲而怨故云築怨言成思此人亦太
甚也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翰曰捨弃也趙高胡亥篡立之切憂擁事外夷遼患而備一高
則趙高也胡亥二世名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向曰不能以道德耀遠方而安之顧以厚固脩
其藩落以為固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僁言何夫子妄託兮孰云
地脈而生殘濟曰始皇崩公子胡亥矯殺太子扶蘇自立為二世皇帝賞賜蒙恬死恬歎曰何罪於天而死良久曰余固當死矣起於臨
洮至遼東城塹万餘里此中能不絶地脈此恬之罪也乃飲藥而死虎言恬至死不知其過保言過也登障隧音遂而遙望兮聊須
臾以婆娑良曰障隧城墻也婆娑安容与皃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印音昂於朝那
翰曰獯鬻匈奴名猾乱也朝那塞名匈奴入邊殺北地尉印故至塞而弔之印名尉官也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

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
濞匹備之逆邪濟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不勞師徒但以幣帛加於天下而民自服吳王濞高祖兄仲子文帝時將謀逆稱病不朝因賜
几杖其謀遂解以吳為父兄之国又南越王尉他自立為帝上召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惟大宗之蕩蕩兮豈囊
秦之所圖向曰文帝廟号太宗彪云太宗者互其文也言聖文加幣以懷人彊秦脩邊以禦遠遂蕩蕩然不与同其謀也圖猶謀也隮
子兮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濟曰隮升也高平地名嵯峨高峻皃野蕭條以莽
蕩迴千里而無家銑曰蕭條莽蕩曠遠之皃風飈發以飄颻兮谷水灌倅干以揚
波良曰飄颻風馳皃灌水流皃飛雲霧之杳杳兮涉積雪之皚皚五哀反翰曰杳杳深沉皃皚皚白雪白皃言
步行於此鴈邕邕以羣翔兮鶤雞鳴以嚌嚌音齊向曰邕邕鴈聲鶤雞鳥名嚌嚌聲也遊子
悲其故鄉兮心愴恨以傷懷翰曰遊子彪自謂也至此思其故鄉所以悲懷悽愴良哀非完撫長劒以
慨息兮泣連落以沾裳濟曰撫拍也慨息猶歎息也連落淚流皃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
人之多故良曰涕淚也於邑心不平也多故多事故也夫何陰曀於計之不陽兮嗟久失其
平度向曰言陰曀不見陽景喻前天下亂无明君之道使失和平之法度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
誰訴銑曰訴信也伊鬱猶[?]憂怨也言彼[?]憂怨无所告訴亂曰翰曰亂理也重理前之意夫子固窮遊藝文兮

樂以忘憂惟聖賢兮濟曰夫子孔子也孔子云君子固窮又云游於藝又云樂以忘憂惟聖賢能之藝〻六藝文〻章也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良曰言達人所從之事皆有儀則以能与時消息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向曰思所以自解也言君若能常履信而行則无処不居雖亦蠻貊之鄉何所懼也貊戎夷之種類也

東征賦　　曹大家翰曰後漢書云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号曰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歷而見志焉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銑曰永初後漢年号七年也余大家自稱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翰曰撰擇辰時也以上同又擇良時而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余宿乎偃師良曰趾足也不足於所乘之輿也偃師縣名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悢音亮而懷悲向曰以去故就新所以愴恨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濟曰至明發天曙猶不能寐心中留戀而有違別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椓蠡兮翰曰弛緩也酌酒而飲庶寬其思念喟然而歎便抑止其情自以悲傷為非且上古之人登巢而居椓蠡蚌之肉而食得不陳力而相追言我既不能如此豈得不使其才陳力從仕而相追隨者乎且從眾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銑曰不力

就列皆仕也此亦從賢之事也情且天命也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逕欲從誰良曰惟尊行正自於避衢大道
而使我求邪徑逕將誰乎言不能也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
兮遭鞏縣之多艱濟曰徂往逝行也聊且遨遊魂神心目也歷七邑謂鞏縣成皋滎陽武卷縣陽武封丘也並於此也行過而觀覽焉惟
鞏縣多艱險之難也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翰曰河洛二水交流合流也成皋有旋門阪故
看之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丘袁反向曰峻嶮則旋門拔也滎陽武卷皆縣名食
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銑曰於原武縣食所自頓馬之足暮宿於桑間陽武縣名桑材之間涉封丘
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下音向曰涉經封丘縣界故須踐其路蓋入陳留界乃思京師而竊自歎息小人性
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良曰言小人夫家懷也論語云小人懷土故云書傳有焉遂進道而少
前兮得平丘之北邊翰曰平丘地名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
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向曰匡邑名夫子孔子也論語云子畏於匡言畏匡人圍之也念哀亂之代仰聖人
困厄勤苦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濟曰感念此事駐立及夜到長垣之境界
察農野之居人良曰長垣即子路所理之縣名人邑中之人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
榛榛仕叔反翰曰蒲城子路所理邑也在此縣界久荒廢生荊棘榛榛然子路仲由也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

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向曰惕然驚寤顧問左右想子路威神若在於目言）
（衛太子蒯聵作亂子路攻之不勝而死之人美其勇義在今稱其原美訖至也）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
墳（銑曰蘧瑗衛賢人大夫也丘墳德任人猶慕尚其得焉）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惟經
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濟曰謂仲由蘧瑗）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
而有徵（良曰吳公子季子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可謂其言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凌遲而
不興（翰曰言自後衰亂其人十陵遲不復起也）知性命之在天兮由力行而近仁（向曰人之性命由貴
在於天假為行近於仁道乃可也此大家戒其子）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銑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言勉力仰止也蹈猶履前賢之得而行盡忠恕之道惠與下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神明（濟曰
能若此父通於神明）庶靈祇之鑒昭兮祐貞良而輔信（晉申文曰死後行安靈祇福祐貞良之士輔助行信之人）
使之昌熾）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向曰君子言思成文章孔子云
盍各言爾志盍何也言我為此賦而言志者慕古人也）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
（銑曰先君父彪也行此有作則北征賦不敏大家謙也安敢不法則先君也）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
俟時兮（濟曰言貴賤貧富不由人求但正其身待時而已）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

凶兮良曰言人命之長短共同不靖思其敬慎任吉凶而後可也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

公綽兮翰曰孟公敬行謙約无得怠慢師於孟公綽清靜寡欲之道孟公綽魯大夫也

西征賦

潘安仁向曰岳為長安令作此賦述所歷古跡美惡勸戒焉

歲次玄枵許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銑曰歲在子為玄枵旅亦次也蕤賓五月律也丙丁統一夏之日乙未則岳行之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濟曰潘子岳自稱也式車上橫木京東京也徂往也秦長安也

乃喟然而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良曰言久遠也喟然歎聲寥廓忽怳況往化一氣而甄古延三才翰曰甄成也寥廓忽怳謂天地未開為一氣其後化此一氣分成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向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人之生獨貴任位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智弗能豫良曰鬼神聖智尚不能要豫此者不可究節也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濟曰休明盛代謂晉也菲薄陋質岳自謙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銑曰納招也左傳云陳敬仲曰招我以弓召以旌鉉台謂三公也時岳亦為太尉賈充掾故讃佐三公之功於帝室庶眾績功也嗟鄙夫之常累兮固既得而患失銑曰鄙夫鄙人謂此懷常人之心見以得累自覆見用又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向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以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柳季即惠字也所述之

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故云无此直道而有此一點也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良曰武皇晉武帝也升遐謂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遏絕也天子崩故絕此樂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家宰濟曰家宰三公也天子諒所也天子居喪曰諒闇故百官聽事於三公時楊駿為太傅當此任也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向曰謂楊不以人臣位而負荷帝王之重任雖伊尹周公尚猶危殆況駿不任事者乎夫伊尹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公輔成王有流言之謗此二人尚介於甚可知也窺七貴於漢庭疇一姓之或在翰曰漢庭七貴呂霍上官丁召傅王並后族也皆權重受誅无一姓在者今駿居此重任是取戮之地無危明以安位秖居逼以示專銑曰危高也言駿既无高明之首道以大重位任以勢逼於上未甚尊權也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濟曰駿既專已是自陷於乱逆之地以受戮非天咎禍及之也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謬彰患過辟匹亦之未遠良曰孔子云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无道則可卷而懷之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岳為駿主簿故自歎不斈孔丘行藏蘧伯玉舒卷乃藏於深微謬於彰明咎過患難乃及於我躬固不遠也辟猶及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向曰既羅患難方悟山中潛遁之士卓然長往之道為美也陋吾人之拘攣力全飄萍浮而蓬轉銑曰吾人岳自謂岳自陋薄其身拘攣於名位竟如浮萍轉蓬无所止託寮位儡郎罪其隆替名節漼比會以隳尓落翰曰寮官位壞衰術毀其發也謂誅駿之時岳免主簿危素卵之累凡殼甚玄燕之巢幕心戰懼以兢

悚如臨深而履薄（濟曰殷亦外也苟息累九卵於棊上晉公曰危哉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大子任此猶燕鳥之巢於幕上岳言以之危甚此也詩云戰〻兢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之甚也）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良曰楚王瑋夜詐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而免於難）匪擇木以棲集鮮林焚而鳥存（向曰自喻為駿主簿循鳥不擇木而棲其材見焚則存者鮮矣駿且被誅如我之獲全萬无一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濟曰千年一聖我今遭遇之謂我皇德合天地者也此為嘉會）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銑曰弛廢渥厚也言不誅戮也）甄大義於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濟曰甄表也使我免官歸家復布衣表大義不責而已君恩之深也）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良曰言我皇授度我忠誠俄而命我從末班也）杖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向曰西夏長安也使我收養疲敝之人於此我亦扶攜與尊卑俱入于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翰曰丘孔丘也孔了去魯曰〻偉勳日歸歟〻〻季漢高祖〻〻過沛置酒泣下信惟故鄉可疚所以能傷聖賢之情也疚猶傷也）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銑曰況我匹夫安於舊土之人商於長安者能不惻傷矧況也鎬京長安也）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良曰闕庭天子之庭）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翰曰鞏洛二縣名岳家墳塋在此）余乃越平樂過街郵（音尤）秣馬皐門稅駕西周（濟曰平樂館名街郵亭名皐門周故門名西周河南縣也秣粟秣也稅自也）遠矣姫

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古忽化流岐豳祚隆昌
發舊邦惟新向曰叙周得其來遠矣帝嚳高辛氏也其後生稷為周祖為生人之始也后稷之子不窋居於豳々人慕德至古公亶甫
自豳于岐々人小慕德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昌文王名發武王名言周之祚崇盛自此二王也言后稷以來其国舊及文王受命更
惟新之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良曰武王封紂於收野而歸各邑循守柔道以保義彊執循保也
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銑曰武王望商邑下周自夜不寐言未定乃作何彼寐于保位惟太山
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濟曰武王既封剋則安如太山猶以為危戒公无已故使子孫相繼以百餘年享其福也覽
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向曰亡王桀不
驕淫无道湯伐放之而竄于南巢之地其无道驕淫以取滅亡亦猶坐積薪之上然火於下其然可立待也而猶自比於日云日豈可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人
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翰曰武王戒懼而傳安夏桀驕淫而取亡度量不同相去遼遠考土中於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郟鄏遂鑽龜而啓繇音胄銑曰土中定地之中斯邑
何南縣也言我至此卜其地中及建都營築之始盡成王定鼎於郟鄏々々即此王城也鑽龜啓卜謂周公卜伐於此縣卜詞也平失道而
來遷墮一國而是祐良曰平々王也翳助語也一国晋鄭也平王遭大戎難而東遷依于晋鄭豈時王之無辟
賴先哲以長懋翰曰是時之王能无過辟々先聖祖得所以定長盛也懋盛也望圍北之兩門感虢鄭

之納惠討子頽之樂禍咎尤闕西之效戾濟曰姚姬嬖子周莊王之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
周立子頽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
也夫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
殺子頽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
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元過矣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
良曰晉文公重耳王子帶周襄王庶弟因寵奪
位文公討之而襄王定位弘順殺逆以霸其代靈擁川以止鬬晉演義
以獻說濟曰靈王時穀洛二水鬬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止鬬
古之長人若不隳山防川今吾勤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當逆
曰鬬者兩水會以相鬬
演廣也故云演義獻說咨景悼以迄丏古大政凌遲而彌季儋庶朝之
篡逆歷兩王而干位銑曰景王靈王子悼王景王子敬王悼王弟子朝景王
庶子悼王弟景王寵之欲立子朝王乃崩悼王自立及
敬王子子朝再作亂丏敬王名言周得之衰自此纖甚了執踰十葉以逮赧
庶子故云庶朝與悼王敬王爭位故云歷兩王而干位也
女
板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濟曰葉代也自敬
王元王定王哀王
思王考王威王列王安王而及赧王十代周分為二赧王都王城號西周立考王
後惠公少子於鞏為東周二周竟為秦所滅虎口喻秦也文王武王神器之位皆
輸之於
秦也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而在茲翰曰孝水水名在嘉美其名
濯其身濯其纓纓冠帶也夭
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
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濟曰岳子死於新安縣千秋亭坎於路側瘞
子生六十日而死故云七旬之期延陵季子

適齊子死葬嬴博之間深不及泉魏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与无子時同吾何憂也岳言雖慟於此人為父之慈不能无哀慟

乎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音回泬音穴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良曰項羽坑秦降卒二十餘万人於新安城南言无辜而坑是激勸秦人使歸德於高祖洄泬邪僻也好還曲不定言羽邪僻其情不定卒敗於烏江宗族皆滅自身見屠戮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翰曰想藺相如之風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向曰秦彊暴猶虎狼也趙被侵弱猶火之尽勢既不敵又相會於澠池是入險也秦趙既會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乃鼓瑟秦御史記曰某年某月日秦王与趙王為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切聞秦王善為秦声請奏缶〻〻瓦器可擊以為曲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〻亦盛設兵以待秦〻亦不敢動既罷歸趙王以相如大功拜為上卿取儁謂自取雄儁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蒲包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躰之無骨濟曰河外謂澠池會也咆勃怒貌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則引車而避匿其舍人曰臣以委質事公者以慕高義也今廉將軍宣惡言而君避之恐懼何其庸人尚羞之况將軍乎相如止之曰夫秦不敢加兵於趙者

以我兩人故也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後私讎也此爲屈節也无胃言冡弱之甚勀智勇之㣲偉方鄙吝

之忿悄音消鮭路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良曰智勇悄停直也鄙吝忿悄痕也痕間相去也改

一日爲一歲其階等級故亦无蔑矣㣲偉深大也忿悄躁怒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

以伐罪初垂翅於迴溪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

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翰曰光武使馮異伐赤眉於迴溪坂異初敗故云垂翅光武不責之後月餘遂大破赤眉於澠池故云奮翼高

揮況天子見赤眉路於外曰蒙塵亦眉賊以朱塗其眉故以爲名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濟曰崤山名威

夷長遠皃崇高也嵯峨高皃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塞哭孟以審敗襄

墨縗音崔而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縶音辭三帥以濟河向曰秦穆公使孟明氏西乞術白乙

丙出師襲鄭蹇叔哭之曰吾見人御小師必敗於崤崤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皐之墓北陵文王避風雨處秦師還晉襄公衰縗敗秦師于崤僅以隻輪匹馬不返於秦三

帥見獲於北縶執也縗衣向晉軍帥也墨縗衣今此復也值庸主之矜愎皮逼殆肆叔於朝市任好

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二敗而不黜卒淩晉以雪恥豈虛名

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翰曰愎很四括也任好穆公名向曰蹇叔之哭入師不信禰王自矜很忘晉能擒帥於朝而不用將入殺之

也穆公綽然有寬裕之德但引過於己而三敗於秦師公不黜也晉後敗晉以雪恥也穆公五霸之固非虛名有此所以降曲崤而[illegible]

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撛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
屈產服于晉輿德不逮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良曰曲峪有地名屬於虢也虢虞相託
為与國虞乃皆携尋而取亡虞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求假道於虞以滅虢還師而滅虞虞實不得至臘月璧馬皆歸故曰反故府服晉与也傷撛其貪賂
取亡矣仲雍之後忽然絕祀也道德不逮人不援也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
曹陽之墟文曰安陽溪名陝山名郛郭也漫瀆澗水名曹陽亭名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麐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銑曰邈遠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詩序之關雎麐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並在於此愍
漢氏之剝乱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蹟俾萬
乘之盛尊降遥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傕若角汜既獲許而中傷追皇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向曰後漢末董卓作乱焚其宮室劫遷獻帝于長安呂布誅卓卓之將李傕郭汜等賊乱長安
帝思東歸洛陽乃請旋於傕汜傕汜許崇帝去半路傕汜悔之追擊帝及於曹陽王師大敗故云縱鏑鏑箭也玉輅天子車也痛百寮之勤
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
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倉括舟中之掬指翰曰桴舟也楫棹也言百官勤

世一作業

(王事不命死戰竟以力屈而敗壞袖褰裳投岸赴水死已殆尺矣子孫得濟河舟楫偏少攀附者衆恐其沈沒皆斬其手舟中之指可掬而撮也洞通也)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音鐵叶韻)枝末大而本披(音彼)都偶國而禍結(良曰曲沃地名晉穆侯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〻服曰名子若是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後封成帝于曲沃師服曰本大而末小是以固今本弱也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殺莊伯武公成師後也孝侯仇之後也此若樹末大其本必折封邑大其国必危)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并滅反良曰吳將立季札〻曰昔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子〻以爲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季札委弃曹吳若此高厲莊伯武公伐滅兄弟而无愧恥此開利閉義若其相去何其縣絕)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翰曰函谷關也實天与之高險衿帶之也也覽六国諸侯勇怯之跡算秦嬴攻守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向曰諸侯欲爲秦所敗乃開關以待諸侯諸侯奔竄而不敢進此秦利之時諸侯怯也)有噤(蔭反)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良曰噤閉也蘇秦既約諸侯為從秦閉關而拒諸侯不敢窺於山外此秦害之時諸侯勇也)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濟曰言諸侯心力不齊者連雞不能俱止棲也心力或齊雖小弱之国亦能相合成其彊大此皆時之事)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良曰若此則在秦皆由乎人安危不在於地)漢六世而拓(上洛)畿縣弘農而遠關(翰曰六代武帝也開拓土畿謂函谷開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厭紫極之

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飧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向曰武帝為微行嘗至柏谷夜至亭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惡少年持刀執劍令主人嫗出安置客婦謂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亦有備不可圖也嫗醉其夫而縛之殺雞食客留謂少年皆走平明上去召嫗夫妻賜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故云謬官既甘微行是厭紫極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橛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銑曰明王之行使先清道猶懼銜勒之陷而有危變故峻法厚惠以誅賞徒御之人驚不測也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將余之密網翰曰昔白龍化為魚豫且網得之魚服魚形也輕帝重於天下奚斯瀆之可長濟曰言帝位之重乃微行自輕其瀆不可長也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妾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良曰戾武帝太子也無罪而死園陵在湖邑故弔之初太子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於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遂斬之與充戰兵敗亡至湖自經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其无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皆貢武帝之詞妄言既加𦁛戮絕其肌膚為此亦何補也儲貳太子紛吾既邁此全節兮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銑曰全節地名盤桓不進兒武王放牛於桃林之野桃園則桃林也發閿文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翰曰閿鄉地名

黃巷坂名潼水名遡向也言向坂行故謂之潼也華岳北面有巨靈神掌跡故云陰崖眺覩也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向曰至此地而記憶其事始皇末年鄭客使者從關東至華陰有人持璧与使者曰明年祖龍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之乃二十八年所渡江所沈璧故曰江使反璧也不語怪以徵異吾聞之於孔公良曰孔子不語怪力乱神岳首上其詞慍韓馬之大憝徒對阻關谷以稱亂濟曰慍怒憝惡也言馬超韓遂作乱屯於潼關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䇿銑曰曹公与超遂夾關戰大破之言彼雖衆曹公奉君命廟堂之筭以勝之砰普耕揚桴以振塵繣呼麥瓦解而氷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向曰砰鼓声也揚桴而鼓塵土振天地繣然若瓦裂氷泮矣超遂走涼州故云奔狄而衆盡殺故為京觀也繣破声也倦狹路之迫隘烏界軌崎嶇以低仰翰曰言狹路崎嶇登頓故使車軌高低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濟曰蹈踐也言自於山川迫隘之路至秦郊始開豁然高明壯大彌望千里雍州厥土惟黃壤紛敷條暢茂盛之皃邪界褒斜右濱汧音牽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音波冢九嵕音宗巀嶭太一巃洛孔嵸子孔反良曰褒斜谷名汧水名隴山名陳倉有寶雞祠故云前鳴甘泉終南二山名雲陽縣名平原原名嶓冢九嵕太一皆山名巀嶭巃嵸山高大皃吐清風之飂聊戾納歸雲之欝於六蓊作烏孔反向曰言此山能吐風納云也飂戾風声

危國一作國
危

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注曰灞滻涇渭靈臺氣皆水名湯井溫谷謂湯井蘭池宮曲防名侵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翰曰鄭國白公為秦開渠也漕水運也林茂有鄠音戶之竹山挺藍田之玉濟曰鄠地名出竹藍田山名出玉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皋隩烏到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良曰皆謂湯都西京賦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危國入鄭都而抵紙音掌義桓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敝而改為向曰歲寒而知松栢之堅勁國亂而見臣之貞故入鄭都而撫其掌義桓公之忠也鄭桓公友皆周宣王弟也為周司徒犬戎之難以身死之如赴塗炭不改也世其子武公亦為司徒皆善其職國人為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鄭將也挺拔也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慈與眾淫嬖褒以縱慝得士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呼悅滅為亡國翰曰周幽王發於褒姒褒姒不好笑王為舉烽火諸侯皆至而無寇褒姒乃笑其後犬戎攻王王舉烽火諸侯以為如初皆不到遂殺王驪山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亡詭詐沮壞也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

牧豎之焚銑曰始皇葬驪山厚以珠玉工匠皆閉於中不圖其功勞而已此報其勤也項籍為西楚霸王乃發取其珍寶其後牧豎亡羊入墓以求之遂燒其內三月火不絕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歟濟曰語曰或有此語也始皇無礼以此自及因是其効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良曰天地之心惟親有德使其長久君子以純厚之德載育萬物言高祖法此用心固能長久也覩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呼達大度而已也向曰非獨有此而已復有仁愛者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而況於隣里乎而況於鄉士乎[illegible]非充漸潤其及也率土且知此而況鄉士乎言皆編也于斯時也乃摹莫胡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偉雞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向曰太公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使仿新豐并移舊社[illegible]枌榆社樹也庭宇街衢比日如在舊豐特取舊豐雞犬亂放於此皆各識其家[illegible]若舊居無異籍含怒於鴻門沛局蹐而來王范謀害而不許陵授劍以約莊擠力刃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樊伉憤以危酒咀慈与彘肩以激揚翰曰高祖為沛公先入關項羽怒率兵百萬將到鴻門欲擊沛公羽季父項伯張良友夜告良令去良告沛公令見項伯自解於羽羽許之沛公至鴻門[illegible]沛公羽不聽[illegible]項莊[illegible]以劍舞[illegible]之項莊[illegible]樊噲[illegible]以身翼沛公

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門而入羽曰壯士賜卮酒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復能飲乎噲曰死且不辭豈持卮酒且沛公懼而苟蹶也擠排也蔚大也其危若自冬之葉待霜而隕猶履虎尾而不欲噬若是張子房與項伯之力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銑曰言沛公忽蛇變為龍而舒卷出難脫至霸上雄而高舉也沛公使良獻璧羽受之亞父撤玉斗於地增怒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撞碎之且亦何傷之也嬰罥古犬組於軹音止塗投素車而肉袒翰曰沛公入關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軹道旁軹亭名罥以繫也踈飲餞於東門畏極位之盛滿良曰疏廣為大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今日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都門長安東郭門金墉鬱其萬雉峻嵃音蹇峭以繩直銑曰金墉長安城也峻峭高險皃如繩之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閾音域向曰戾至也飲馬橋名在城北也宣平城門名閾門限也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涖職勵疲鈍以臨朝勖自彊而不息翰曰言岳既入長安城見士眾盛所以備其禮儀以就館涖職也勵疲鈍自謙也欲以慕君子自彊不息耳即就臨也勖勉也於是孟春受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才外芮音汭於城隅者百不一處良曰蕭條寂寥邑居散逸無人也蕞芮小貌時府寺市井之類皆毀發有陋小者或在城一偏隅若舊有百處今纔有一處所謂尚冠脩成黃棘

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翰曰皆殿名皆夷漫滌蕩無其處而有其名向曰言皆俯為平地不知其處但有名而已爾乃階長樂登未央翰曰皆漢宮之名皆此也汎太液凌建章銑曰太液池名建章宮名縈馺娑蘇合而款駘盪素可徒改轥枍詣而轢承光濟曰言縈繞於上也馺娑駘盪枍詣承光皆宮名徘徊桂宮惆悵柏梁良曰桂宮柏梁盡已毀壞故徘徊惆悵鷩雉雊古豆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銑曰鷩雉鳥名言宮殿荒毀故鷩雉狐兔於中居也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向曰詩云彼黍離離閔宗周也言見其荒毀而心思芒芒然也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不懸濟曰洪鍾大鍾也乘風鍾虡也毀廟漢廟也言鍾虡俱墮落懸挂皆毀也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良曰禁省中為茂草秦始皇鑄金人十二以象長狄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灞城重不可致便留之故云遷於灞川也懷夫蕭曹魏邴之相翰曰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皆漢名相也辛李衛霍之將銑曰辛慶忌李廣衛青霍去病皆名將也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向曰蘇武漢人也武使匈奴十九歲乃得歸拜為典屬國張騫使西域以功封為博望侯也教敷而彝倫序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丁故侯之忠孝淳

深銑曰程侯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長子以篤敬悟主每往甘泉宮見母形像未曾不涕泣何羅作逆日磾誅之故云忠孝陸賈之優遊宴喜翰曰陸賈為中大夫五男各分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從者十人約過諸子以為日數使給酒食以此遊名聲籍甚長卿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向曰司馬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工為文司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並有良史之材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亦曰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以皆為京兆尹咸稱職為之者于定國張釋之皆為廷尉決獄聽理甚平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良曰汲黯字長孺剛直諫鄭當時聞人之善必進之於上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銑曰終軍陳留人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號為終童賈誼洛陽人稱於郡中召為博士年二十餘故云英妙才子飛翠綏搖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向曰綏下皆朝臣之所服拖入禁門者非一人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翰曰又疊上文謂日磾自東狄從援左衽而貴於此若奮迅起於泥滓或從容傅附音會望表知裏銑曰謂陸賈從容於下執之門附會將相之勢平諸呂有功故云望表知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良曰皆謂黃事之屬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翰曰謂賈比誼之擬皆揚清風於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向曰上列上代也鏗鏘琳瑯聲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重於四方震燿都鄙翰曰王音王鳳弘恭石顯之徒所任用勢重為震燿於天下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

公之徒隸齒名難不甚矜乎齊曰言鳳之於其死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甚矜此矣望漸臺而扼腕梟漸音巨猾而餘怒良曰巨猾王莽也莽為大逆誅於漸臺而梟首故鳳至此扼腕而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銑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有一人詣闕冊稱衛太子詣北闕不疑勑吏付獄由是重之又名於武庫甲所秦惠王弟子而賢葬近武庫故軾也洒泄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翰曰商辛紂也為酒池以亡國秦武帝復為之發衆非中之迴而不改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向曰白虎殿名曲陽侯王根僭擬清殿以象之凡江成夢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濟曰有生必死誰能長生久視矣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良曰文成將軍李少君五利將軍欒大皆以方術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欣然之其誰十八昭亦何在也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靈若翔於神命奔鯨浪而失水曝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翰曰靈海神也舟梟尚不用其此神於此又刻石象鯨魚失水曝於沙上鯨魚死其目化為明月珠故云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銑曰又作仙人以捧弘露盤擢掌雲表之露致邛蒟音炘甘奚難惟余欲而是從逸遊於角觝音邸良曰武帝遣之開昆明河致令枝與昔擢酒而次其欲又作角觝之戲令人兩兩相當角力也又作絡甲乙以珠翠忍生人之減乎勒東岳以虛美甲乙之帳以珠翠飾之所謂鼎拜尸乃戒手忍使下人以勞力而封太山勒此虛妄也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

銑曰場甚也言闕此事甚宿深方書時矣較古角西朝之煥炳，後庭之猗靡。向曰言見較量西朝之事煥炳

明曰可觀也後庭之事亦猗靡可法也煥炳明也猗靡美皃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翰曰一小帝

幸虎圈奔熊逸出婕好直前當之成帝欲与班婕好同輦婕好辭曰古聞六尺之輿与賢者同載不聞嬖妾同車帝乃止衛鬒髮以

光鑒，趙輕體之纖麗。為知反翰曰武帝衛皇后其髮鬒黑光可以鑒八濫反成帝趙皇后善舞身輕而纖細麗也咸善立

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銑曰聲流謂馮班二婕好之盛禍侈謂衛趙二后之奢侈津便門以右轉，

究吾境之所暨。銑曰便門便橋也至此盡長安界究盡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劒，快孝文之命

師。周受命而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

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利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

貴。良曰匈奴大入邊遣劉礼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文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皆馳入至細柳軍士被甲持滿不得入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帝曰霸上棘門兒戲耳至於亞夫可得犯邪亞夫

後封條侯軍大既受命而忘其身戎政之事果毅謂能制敵也華蓋天子之蓋壘和軍門揖揖也索杜鄠其焉在上孝童

之前号，惆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

勝負，扞汗矢言而弗納，反推怨以歸咎，赤十里於遷路，尋賜劒以

刎首嗟主閭而臣疾禍於何而不有
翰曰杜郵白起所死之地名岳求類此地已改名岳里故云前号惆先意之兒武安君白起為秦將伐趙大破之台進軍滅邯鄲雍侯范睢妬其功說昭王使罷兵後復起兵伐趙起曰不可攻也王自命不行使獲疾召之終不肯行使王陵攻趙不利起曰不聽臣計今何如王聞之怒使起不得留咸陽起出西門行十里至杜郵王使賜劒自殺乃首也言昭王拒其直言不納反推怨以殺之闇主卽昭王也疾妬之故謂之惟也
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而堙盡覽陛殿之餘基裁岥
音波
峗
大何
以隱嶙
力刃反良曰渭城古咸陽也冀闕秦闕名緬微也堙滅也岥峗隱嶙將平之兒陛殿階也
想趙使之抱璧劉
力幽
睨楹以抗憤
銑曰秦欲以十五城易趙氏之璧趙使藺相如奉璧於秦秦得璧無意与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与相如相如持璧卻倚柱怒髮上衝冠謂昭王曰無意償趙城故臣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与璧俱碎於柱持璧睨柱欲擊之王辭謝之劉怒目兒抗憤銑發憤極狂也
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
翰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軻負圖匿匕首於中秦王觀之圖窮匕首見軻把首秦王袖王絕袖而走軻事不成也
筑聲厲而高奮狙
上夫預
潛鉛以脫臏
頻忍反向曰荊軻之客高漸離善擊筑秦王矐其目使擊筑於後稍近之漸離以鉛置筑中舉筑扑秦王中臏臏膝上骨也伹伹低也
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翰曰言始皇據有大位乃狼狽若此可愍也
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銑曰秦衛收賢白帥不得李斯商鞅斬作指大扶以刑者刑也斯乃矯殺太子扶蘇於朔邊也擯斥也
儒林塡於坑穽
綜此
詩書煬而為煙
銑曰李斯勸始皇坑儒士焚詩

善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苦患以啟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

牽良曰國滅亡謂秦也商鞅竟為車裂李斯要斬鞅初得罪亡至關欲止客舍客舍主曰商君之法不敢舍也故云安得以宿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復與

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其可得乎轘車裂也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銑曰趙高欲為乱群臣不聽乃

先設驗以鹿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群臣言鹿者皆陰誅之也假讒賊以天權鉗衆口而害坐向曰二世

假借天權與趙高殺使賢臣鉗口而自害坐兵在頸而顧問何為不早生我願黔黎其

誰聽惟請死而獲可翰曰趙高欲為乱使以婿閻樂殺二世至望夷宮二世謂宦者曰何不早告我對曰臣早言已誅矣安得至今

令樂請二世曰足下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王不許又曰願為萬戶侯不許又曰願與妻子為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逮子嬰之果

決敢討賊以舒禍埶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濟曰子嬰始皇孫趙高既殺二世而

立子嬰子嬰與其子謀乃手殺高以舒國禍言秦積惡以人心離崩欲斃指上尚難討一賊不可振奉故降沛公於軹道傍蕭收圖以相劉料

音聯險易以衆寡良曰沛公入咸陽蕭何收秦相府圖書藏之高祖所以知天下戶口多少地形險易何由是為漢所羽天與

而不取冠沐猴而縱火銑曰項羽既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如沐猴而冠耳果然沐猴獼猴

也此所謂天與不取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向曰上貫三光謂高祖下及九泉謂項羽

豈可相喻感市閭之菆阻留井歎乃韓之舊處蒸甞號而守關入百身以

議一作義

納贖時瑜反協韻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居謁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温故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孔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翰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以窮竟所考按之不存九事覆其延壽竟坐棄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敢抑罟城東畫其淋蒸之市兵言延壽實愛在人能使其為蜀號泣於闕下人願以百身贖其罪初望之與案驗延壽那上上一後聞延壽誣舉事遂復案驗且延壽雖有此擅一罪然有幹時之才所望之宜存公忘私實可許牟小限用呀洪以快其心故不愛人之才成國家之務且望之所選不傳是不弘大躬非天下之望也造千到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胷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濟曰造至也長山漢高陵也高祖龍顏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必舉用之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其刃而莫禦臨掩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良曰言高祖生則存威德於天下沒則崩亡猶盜賊攢發掘不能禦此言孫之亂諸陵皆見發掘至是臨坎而掩墳以延佇故撫循而愍悼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翰曰撫循也安陵惠帝陵也甘露寂寞無以稱其弔爰絲之正議伏梁劉於東郭向曰爰絲字盎爲吾景帝欲以梁孝王爲嗣盎諫而止梁王使人刺殺盎東郭門外故弔之東郭門安陵東門訊景皇於陽丘要信讒而矜誅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

逆以誅錯恨過聽之無討茲沮善而勸惡（銑曰訊問也陽丘景帝陵也景帝為皇太子時吳太子侍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景帝即位鼂錯說上令削吳吳王起七國兵反爰盎與錯有隙乃說上謂上曰七國之反以誅錯為名今斷錯使赦之國可兵不血刃上乃斬錯信讒謂聽爰盎之計也矜誰謂因專而殺吳太子也誅鼂錯見助七國之流景帝過聽盎之讒計而不討究其事便即殺錯此事敗天下為善者勸天下為惡者誡可恨之）呰（茲此）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之（濟曰呰病也渭塋元帝陵也奄乃弘恭石顯也執此以用之則元帝可貶）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良曰元帝以祖宗之廟園不合刑幽者皆發之獨此可褒耳夫君即元帝）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翰曰延門成帝陵京兆尹王章忠直社稷之臣為王鳳所譖陷大逆死獄中鞠窮也言成帝刑其之）怵（音）淫嬖之凶忍勦（子小）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奸漸貽漢宗以傾覆（向曰怵誘也子淫嬖趙飛燕也飛燕驕且嫉妬帝一子後宮在孕而使賜墮之又欲專傷害元數小謂合忍伸絕皇統也舅氏篡弒之漸自此開張專漢宗所以傾覆也勦絕也舅氏王莽欲也）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銑曰刺譏也義域哀帝陵也董賢有美名帝竟封為高安侯故云借天爵也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與賢群臣莫敢言王閎切諫乃止此終古不可刊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摯殘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冊焰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濟曰瞰視也康園平帝陵也帝獨葬）

故云孤犢平帝王皇后王莽女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故云殼義誠以名節騖橫橋而旋軫歷敝

邑之南垂良曰橫橋橋名旋軫還車也敝邑自謂長安也南垂南界也門礠石而梁蘭兮搆阿房步郎

之屈勿求奇疏南山以表闕倬音卓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殆人

力之所為工徒斵音卓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叶彫汚音烏而為沼

豈斯宇之獨隤銑曰阿房宮前殿以木蘭為梁以礠石為門表乃皆上之以南山為闕以樊川為池如此壯麗役鬼神為之亦猶不可況人力所為而不勞乎為此宮彫斲未畢而公義兵已交馳於中矣凡臣弒君汚其宮而豬焉言秦宗廟尚汚為沼況是宮能不隤乎由偽新之

九廟誇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去搜佞哀以拜郎銑曰王莽置大新凡不了立十廟莽立九廟曰云黃帝虞舜後因亂國有人哭則哭以厭之莽乃令君羣臣到南郊撫心大哭諸生哭其悲哀者除以為郎故曰妖臨佞哀也誦六藝

以飾姧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向曰莽誦六藝以飾姦詐秦焚詩書取而面牆為惡不同同歸於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良曰宣帝廟曰樂遊言帝承昌邑罪亂之後故中興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

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

亦觀過而知仁濟曰宣帝戾太子孫生數月而孤納之因園邑名以慰之心不數故於敬園設之禮有加於禰曲從帝父之情帝為之後而尊大人

墨曰奉明園以倡優千人樂千人邑名起於此矣王母即宣帝母戾太子事時年愚害言宣帝所行之事不必合於礼其然隱而行之適于人情亦以足知其仁也詢宣帝名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良曰高望堆名陽隈堆之南也體水陸高下形勢也開襟乎淸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翰曰淸暑五柞皆漢宮觀名交渠引漕激湍生風銑曰交渠漕渠之名生風言水之急也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則湯湯傷汗汗滉瀁彌漫浩如河漢向曰言廣大也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音先叶韻旦似暘谷夕類虞淵銑曰麗著也暘谷日出處虞淵日入處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以天漢對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會觀今數仞之餘址濟曰景星瑞星也言於池中起豫章觀儀法瑞星以石刻為牛女之信列於池旁其詞欲使萬代不敗而繞經百餘年而便推落豫章觀其高百尋至今傾壞只有數仞餘址也振鷺于飛鳧躍鴻漸良曰振鷺鳧鴻皆鳥名漸進也乘雲頡頏胡岡隨流澹徒濫淡徒感反銑曰乘雲言飛高也頡頏鳥聲澹淡浮兒瀺士湛灂壯捉順波唼所甲喋直甲菱芡巨儼反翰曰瀺灂出沒兒唼喋鳥食兒菱芡草名華蓮爛於綠沼青蕃煩蔚乎翠瀲濟曰蓮蕃皆草名瀲水際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邀於後福向曰言武帝初穿此池方習水戰以伐昆明國志在勤於邊遠極用威武不為後人流福矣而菜

蔬芼毛寶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
復翰曰此中物産豐乎原陸先時毀之今更復也皇代謂晉也芼草也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
整楫接棹收罟課獲引繳勺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五孝反銑曰百寮主司能
使人富而又教之人皆相帥同整舟楫漁於此池有所放獲而利之婚姻以時愁人亦去為樂也徙觀其鼓枻徒可迴轉灑
鉤投網垂餌出入挺投初加來往濟曰枻舡尾輪鉤釣餌魚餌投可以刺魚纖經連白鳴根
郎厲嚮貫鰓骂丁歷尾掣昌折三牽兩良曰以白羽綴網經上兩人對引之鳴根叩木為聲以驅魚也骂繫
也言三度掣鉤兩度得魚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頳鯉於黏徽向曰弛亦解也鯤鯉皆魚名網鉅釣
鉤之徽網以有在鉤及著絓者皆解取也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濟曰魴鱮皆魚名華謂鮮華也躍鱗揚鬐皆言尚生者
饔人縷切鑾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私霏霏良曰饔人造食之人縷切言切魚細如線縷也鑾刀上鈴刀若飛謂
疾也應刃而落於俎器中靃靃霏霏細逐貌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去御既餐服而
屬厭泊恬靜以無欲音削斗韻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翰曰紅鮮鱠膾之色也載始也御待也
言鱠初成賓旅竦敬以待御食既餐服之而屬厭其美淡然思泊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
衣銑曰策馬杖也茵車中席整衣冠將還也徘徊酆鄗如渴如飢心翹懃以仰止不加敬

而自衹良曰灃鄗水名如渴如飢者思賢人而仰止之雖无所加敬常自衹懼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向曰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也十乱謂周公邵公畢公毛公太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文母也言思賢之心豈敢望夢三聖如十乱或欲希與之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鄗及灃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一濟曰靈臺文王所作人願為之不日而成灃鄗之都閭大其室庶人如子之來故神降吉祥也此由積德以延祚嗣天下无有二心之人推其一也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子嬴鋤以借子夜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音閑田治姐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而銳愧而訟息銑曰此邦之風雖以略聞不全其極言秦法父子異居子有嬴餘之鋤以借父不與仍說秦法不許自以有恩而形於色也蘇秦張儀言於秦政多辭語縱騁譎詐也虞芮二國爭田見周人皆讓其畔訟者遂息此為閒田荊棘巳生言其地不改經居秦之化而人情有異耳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失然埴良曰埏和埴土也上之化下如為瓦器者用泥隨手而成器雖五方雜會風流溷音混淆農人好利不昏作勞向曰五方所湊溷乱之也農人怠惰不彊作勞溷乱皆彊也密邇儉音險狁音允戎馬生郊濟曰密邇近也儉狁匈奴也故戎馬生於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平刀良曰為政者以儉約人亦如操刀析割惟意所操刀故言約溷者戎馬之地也而仰仳牴上也人之升降隨政隆替音鐵殺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

不竊銑曰言為政倆人但仗信義雖罰不盡其情目絶營欲雖賞之使竊終不為也雖智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力結反翰曰言我雖不能明察任信无欲之心庶幾免于罪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向曰至如禮樂化人非我能及以待將來之智者矣

文選卷第五

汲古閣

文選卷第六　賦巳　五臣注

遊覽

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

宮殿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登樓賦

王仲宣　良曰魏志云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少而聰恵有大才仕為侍中時董卓作乱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遂登江陵樓因懷歸而有此作述其進退危懼之情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翰曰時天下喪乱逼迫无暇故假借此日登樓而四望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余十之長洲濟曰斯宇則此樓也敞高仇四也謂明高少四也漳沮水名言樓在其傍若挾而倚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銑曰沃美彌連也陶鄉名郊外曰牧昭丘楚昭王墓也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向曰言此雖高明寡匹川原可賞然非吾鄉何足停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

任翰曰踰過也十二年曰紀迄至也孰誰也自遇世乱遷逝居此巳過一紀至今也眷眷懷歸之情誰堪此憂思也憑軒檻以遥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濟曰軒檻樓之欄也荆川在帝鄉南故向北開襟思故國之風而極目遠望爲荆山所蔽終不復見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翰曰逶迤長皃脩長迥遠也漾大水也言歸路長遠川大濟深以喻時之險難莫能遂濟悲舊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向曰謂喪乱擁隔也悲涕流下而不禁哀也孔子在陳絶粮歎曰歸歟歸歟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音昔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翰曰楚人鍾儀爲晉所執晉侯与之琴遂操楚音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莊舄越人仕楚在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矣思於越使人往聽之乃爲越吟言思歸者人情所同豈窮達之際而有殊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銑曰共河清則聖人出綮若天下反乱故云日月逾邁河清未極期此學功清平假借帝王之高衢馳騁才力以濟輔弼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翰曰匏瓜如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背懼无才禄之給井渫者井大傳汚而爲人食喻脩身全剬恐時君无所不用步棲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向曰棲遟猶偃仰也言於樓上行步優游要於此何日將没風聲並起慘慘暗色言鳥獸之類尚求羣侶思歸故所而我

屬此闃寫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
而憯千感惻翰曰日暮休農故原野無人時既離亂故征夫未息仲宣感發故多憯惻忉怛悽愴也循階除而下降兮濟曰循履也階除樓飛道也降下也
氣交憤於匈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言曰既久將履飛道而下所增憤氣滿於匈臆也參及也盤桓反側皆不安見謂及半不寐情思不安

遊天台山賦

孫興公翰曰晉書云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尚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遂為之賦賦成示友人范榮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此山在會稽東南也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向曰方丈蓬萊四明並山名玄遠也言此山皆遠聖神仙之所遊居變化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良曰瓌富謂珍美之寶異之物多也所以不次五嶽之數不載祭祀之常典者蓋以深奧幽遠道路所不致矣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翰曰景影也重深也溟海也匿藏也直上孤立曰峯平高而長曰嶺言此山俯以臨深海山影倒在水中其峻峯遠在嶺後故為千山嶺所蔽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銑曰始初卒終塗道也魑魅小鬼謂初經鬼魅之道終至無人

之奧言深遠也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向曰禹定高山大川而此山不載故云事絕常篇也內經山記所說剡東南有天台山故云名標奇紀也然圖象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焉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濟曰粒穀也茹食也芝草食之而仙者綽使圖畫此山觀而慕之故云豈虛也哉言寔美也宜幽搜求篤厚也言非脫遺世事耽翫高道絕穀食芝者何能居之非遠託幽求厚信通神安肯遠思之也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翰曰宵夜興起也綽志好此山晝夜不捨故云晝詠夜起低首仰首之間忽如再登於此山也俛俛首也方解纓絡求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良曰解脫也纓絡縈纏也奮發藻文也言將脫去俗理之縈纏長居於此山不任吟想之極也故聊復發於文詞以散長想之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魚代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翰曰太虛混氣也遼廓廣遠也妙謂妙理有謂有形言混氣廣遠无所限閡運動自然之妙理見乃萬物有形混氣融者為水結者為山瀆亦水也阜亦山也嗟台嶽之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音秀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向曰挺拔也言奇狀若秀異于羣也寔實也實如神明之所扶持也牛星越分野言此星蔭覆以曜其峯託根於此地謂靈越者言山靈異所出也彌遍也言峻極高於華

岱山二山直指而上侵高於九疑九疑山名堯祭五嶽以配天此山神秀方可應也周詩云嵩高惟岳峻極于天今此山齊也邈彼絕域幽邃
窈窕近智者以守見不之之者以路絕莫曉翰曰邈遠也窈窕深極皃近小之往也遠彼者言此
山遠也絕域絕人跡也謂其遠絕人跡幽邃深極則小智之人但以守其所見而不往者以路徑險絕莫能通曉也哂夏蟲之疑冰
整輕翮而思矯銑曰矯舉哂笑也夏蟲不知冬有寒冰亦猶小智不識高道故笑之乃思欲整輕翮而高舉以遊於中也翮鳥羽也神仙
皆乘駕鳥行故曰輕翮理無隱而不章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
飛流以界道翰曰志所專至无隱不明无為不成此山上有城赤色如霞起而立標望瀑布泉懸流千仞如垂布而下過於石界之上故云
界道二奇則赤城瀑布也兆跡也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
死之福庭濟曰見此山靈驗神思遂往而忽行也忽因也羽人仙人也言因仙人於丹丘尋求不死之庭謂神仙之處苟台嶺之
可攀亦何羨於曾城擇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良曰曾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
居也言此山既可攀陟亦何羨於崑崙山將釋俗中常情所戀之遇暢我超縱自然之道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
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音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
征向曰被服也毛褐羽衣也金策錫杖並仙人所服用也森森衣皃鈴鈴策聲也落經也荒榛深林也峭崿高峯也蒙蘢林密皃崢嶸峯高皃迅疾也楢溪溪名
至深險阻也五界峻道名言濟此險而經峻道而疾行也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

闕

珠閣一作朱

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翰曰懸磴石橋也絕冥深澗也此山有石橋闊不盈尺下臨万丈深澗又有莓苔生於石上甚滑也有石屏風如壁立橫絕橋上傍有小徑人以手搏而行又把攬樛木之蘿攀援葛藟之莖然後得進雖一冒垂堂之險乃可永保神仙之道樛木長木也蘿附木而生者蔓者葛藟葛蔓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向曰契結也喻甚也言結誠信不欺於幽昧神明之道則雖足履且險而甚於平道之易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濟曰威夷長貌脩長也寥朗從容寬曠閑暇貌山道曲折有九既能汎之則長路威夷而通恣心目任緩步自可見寬曠閑暇藉慈夜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胷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濟曰藉鋪也纖細蕩動旋流玄大也萋萋草美貌落落松高貌裔裔飛貌嗈嗈和鳴也此山有靈溪之水疏滌煩想也遊蒙天中清氣也塵六塵也色声香味觸法五蓋貪欲瞋恚睡眠掉戲疑悔既洗蕩於深淵容發於天中盡已除衆哉神農也二老老子莊子皆有高道故追之陟降信宿迄于仙都翰曰陟至也再宿為信言上下兩宿至于仙都也都謂所聚也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珠閣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銑曰闕樓也竦立也雙闕樓如雲之立夾於路傍瓊臺乃於天中而懸在空而居也玉堂分深陰映而高謂在山之高處東南曰隅形

響一作嚮

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向曰彤雲彩雲也斐亹文色皃翼垪也櫺鉤欄也炯晃光明皃綺疏窗也彩雲若垪於鉤欄皦日光明於綺窗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湧溜於陰渠銑曰八桂八樹桂叢生也森林然挺生凌霜不凋芝草也五者青黃赤白黑皆含秀乃吐萼而布於晨朝惠和佇聚芳香也陽謂南陰謂北山林有花故香也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濟曰景影也建木大木名天帝所從上下處皆木日中无影故云滅景也千尋言木高也八尺曰尋琪樹玉樹璀璨光色也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銑曰王喬仙人應真得真道之人執錫杖而行於虛空故云飛也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向曰揮霍變易皃言馳騁神思有若執變之游言疾也所易不常出有為之地或入无為之境言自然也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翰曰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而問理天下童子曰為天下亦何異乎牧馬者去害馬者今嗜欲已除亦猶害馬去群矣捐弃也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翰曰庖丁解牛三年之後所見皆非全牛已見其骨節但以神為不以目視而投刃皆虛言今得道之至妙无所疑导亦如此也朗高也凝思坐於幽巖高詠臨於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良曰羲和日御也亭午至也游氣陽氣也褰開也言陽氣散日至午而氣乃高收而見日也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翰曰法鼓鍾也琅吉也馥香氣積也法華經云擊大法鼓燒衆名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翰曰肆將也覲見宗尊爰乃也言將見天尊乃通集諸神仙人也挹以玄玉之膏嗽以華

池之泉向曰玄玉華池皆神仙之所食也揖讓也漱飲也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銑曰道經云大象无形此无象外之說也維摩經云得无生法忍此則无生之篇也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翰曰我言常時以為遣於有涉於无足以為道矣及此乃悟用智遣有終无盡理以心涉无終有間隙何者以其不能使物无不可所以有无並列此謂昔日之非今乃是也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向曰玄道也色五色空虛空今言視此二者泯然如一忽自消有之情而得於道也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翰曰二名謂有无也同出者同出於道而異其名今若釋其有以從其无因有理矣夫道者視之不見名曰夷无色也聽之不聞名曰希无声也搏之不得名曰微无形也幡則成三无則歸一并消其一道何遠也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銑曰既得其道語默自齊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翰曰冥猶天也此綽慕道之深所以此賦多述玄妙之理以託焉兀无知皃言无知於心同乎自然之道

蕪城賦

鮑明遠翰曰沈約宋書云鮑照字明遠東海人也文辭贍逸至孝武帝時臨海王子頊為荊州明遠為其參軍隨至廣陵子頊叛逆照見廣陵故城荒蕪乃為之作濞亦叛逆為漢所滅照以子頊事同於劉濞故作此賦以諷之

瀰音弭迤以尒平原南馳蒼梧漲音張海北走去聲紫塞鴈門[illegible]荊州連[illegible]名漲海〻名紫塞鴈門皆塞名柂[illegible]可以漕渠軸以崐崗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濟曰柂舟且也漕水轉轂也軸車軸也崐原崗也言舟浮於漕渠車行於崐崗[illegible]要也南有二江以為關[illegible]故曰重江復關隩道路通於遠近故曰四會五達也莊道

並

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音衛人駕肩廛閈撲音普地歌吹沸天銑曰全盛時

謂吳王濞時轊車軸也駕猶倚也言車軸相挂人肩相倚廛里也閈里門言閭里之門徧地歌吹喧沸天也

孳音茲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

向曰孳滋鏟削也此邑人滋貨在於煮海為鹽削銅鑄錢勇才壯力以競雄富士人也言人馬皆尚精華妍麗以為常也

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

良曰佚過劃開墉城也刳鑿圖謀脩長休美也言奢侈過於秦周之法令乃開崇城鑿深溝以謀長世之美命

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音寒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音茂廣三墳崪茲卒若斷岸矗丑六似長雲

翰曰板築築也一雉長三丈雉城上短牆也井幹樓也櫓亦樓也格度也袤長也言迴也言格高等五岳諸侯之城周迴之量與讀三墳之書同乃國之制若方此山若

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

崪高也矗直也磁石能吸鐵故以為門有懷刃入者則脅之使不得過故云禦衝糊粘也赬壤土也以粘和之飾壁故云飛文固護牢固也三代漢魏晉也今則五百餘年銑言軍國竟以亡滅若瓜若比其土地如瓜之剖肌各為不合如豆之出莢忽以分散

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呼鬼蜮羽逼階鬬麏居鈞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胡高雨嘯昏見晨趨

濟曰澤葵莓苔也罥繞也壇堂基羅列虺蛇也昔日堂構階庭之盛今並為荒草所蔽虫獸鬼魅遊焉以為窟宅嗥嘯風雨昏曉為常

飢鷹厲吻寒鴟嚇呼亞雛伏暴藏虎乳血

飧膚翰曰厲猛厲也吻觜也雛鴟雛也貝虎々狼也言飢鷹猛厲開張其觜志為貪勇將有所擊鵷雛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而鴟得腐鼠鵷雛過其上鴟仰而哧之此喻劉濞王為逆自持其威亦栖鷹鳥貪而鴟食也又若虎狼暴猛害人血肉也崩榛塞路峥嶸古馗

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翰曰峥嶸深暗皃馗道也榛叢木也言榛叢不崩摧壅絶人行路古道深暗塞而荒也稜稜霜氣蔌蔌音速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向曰孤蓬草也无根而隨風飄轉若羽遠自喻前各游出也飛謂忽然而飛喻戎馬起也水草雜生曰灌莽杳々遠皃叢薄草木相雜也紛亂也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銑曰通深夷平也峻隅高城也埃塵也

若夫藻扃黼帳歌堂儛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濟曰藻黼謂彫畫也璇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弋林射鳥之處釣渚之館闕由之所也吳蔡之女善歌吟齊秦之女善箏琴魚龍爵馬皆假為飾以為玩弄今皆芳香已歇化為灰燼華光以沈歌樂絕矣

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銑曰蕙香草喻美也紈輕細綺也玉皃白如玉也絳赤也言妙姬佳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貞白皃赤脣皆已化矣豈知同輦而遊以為樂閉在深宮以為苦辛哉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翰曰[illegible]不故吞恨者多命操[illegible]也言其所

志而為且人歌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

兮何言翰曰壘三為井徑道也言人居室迁毀行道荒蕪而丘隴亦已摧殘言歲已久矣千年之間改易万代皆已共盡今復何言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文考翰曰范曄漢書云王延壽字文考南郡宜城人父初作此賦命文考往録其状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无以如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屬文考此賦遂陳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云二十四過湊江溺而死也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良曰靈光殿名餘共王名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向曰凡諸侯歸国曰下国兆始也僖く公言因僖公之始跡而營此殿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銑曰謂漢中微盜賊奔突謂王莽篡也未央建章皆殿名隳亦廢也巋然高大堅状固兒言靈光高大堅固而獨存者將為神明支持以保漢室今其後嗣者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音秀亦所以永安也濟曰規矩方圓也上應紫微之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五吏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翰曰文考客於荊州故云南鄙言魯有周孔遺風因思礼楽之美故云觀藝眙驚視也言見靈光神異而驚視將欲篡詩人感物之義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翰曰奚斯魯公子也頌僖公立路寢曰清廟奕く功績存乎辭く則頌也德音

昭乎聲傳之不已也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向曰言事物必以賦頌宣而明之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翰曰粵辭語也若順稽考睿深哲智欽敬明盛也五代唐虞夏殷周熙廣紹繼伊惟也唐堯也言漢祖順考古道深智順明盛五代大廣之德繼惟堯之炎精劉堯後故云紹唐以火德故云炎精也

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銑曰荷賴衢道元大亨通廓開敷布皇大極中協合寧安也言漢氏賴天道大通開宇宙而作為京室布大中之道以創制為業合於神道而大安

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向曰敦厚俾使也孝孫則恭王也

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良曰錫賜也介珪諸侯執者瑞宅居也附庸言其庸小以賦附於大國言賜之介珪使敬保其位居於附庸之國開我皇家之土宇以作蕃援

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為輔濟曰秘深也紫微帝宮也言靈光深殿可配帝宮以為蕃輔

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濟曰心星為明堂也東方曰少陽魯在東故言之也奎婁魯之分野昭列謂星明而行列於天

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嶵音罪嵬音隗巋丘軌巍五鬼[山果]括罪[山纍]盧罪吁可畏也其駭人也翰曰言其高大之狀可畏而驚人

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

濟曰迢嶢高皃倜儻卓異也豐大也博廣傳也敞寬也轇轕廣大皃垠畔也言高峻卓大麗寛敞其无畔也邈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魚乙山峙以紆鬱隆崛魚勿岉音勿乎青雲良曰邈遠也希世特出詭世希有也瓌奇譎異也洪大紛多也言奇異之狀大而多也屹直上也峙立也紆鬱曲深皃隆崛岉極高皃言直上而立曲深而高入乎青雲之中也鬱坱音鞅圠烏黠以嶒七耕峵音宏崱助力繒綾而龍鱗良曰鬱坱圠棟梁繁而不平皃嶒峵上闊而險也崱繒綾謂參差不齊如龍鱗皃汨于筆磑磑五哀以璀璨赫燡音亦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翰曰汨高也磑磑峻皃璀璨雜綵皃也赫燡燡光皃燭照坤地也積石謂崑崙山天帝所居宮名鏘鏘華盛皃帝室天上紫微宮威神言驚人也高峻言雜綵之色燡燡照地狀如天帝之居華盛又似紫微之宮神麗而驚人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銑曰崇高也墉牆也言如高牆与平岡相連長嶺相屬朱闕雙立於殿前擬比也閶闔天門軌車也言高門比於天門方可二車相並而入言大也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翰曰歷過也太階高階也造至也自此已上皆又考遠見其狀此則過其階以至於殿堂顧眄周章言驚視也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澔澔音浩涆涆音汗流離爛漫皓壁暠音杲曜以月照丹柱歙音翕赩許力而電烻弋戰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音霍濩音鑊燐音吝亂煒煒煌煌濟曰彤朱赤也彩光也言此光彩之飾且何為乎自疑問也澔澔涆涆流離爛

漫皆光色皃皓白皃暠曜白光也歙赩赤色也電烻赤光也言壁之白如月之照柱之赤如電之光霞駮雲蔚言有光明如霞之班駮深邃則雲之繁蔚故若陰陽也霍濩燐亂煒煒煌煌皆光色乱動目眩曜而不定也

隱陰夏以中處霐烏宏寥窲以崢嶸鴻爌呼往熀呼往以爣土閬音浪颼蕭條而清冷向曰陰夏向北堂也言將隱奥於中則或深邃或寬明其清涼之氣如秋霜寥窲以崢嶸深邃皃鴻爌熀以爣閬寬明皃颼蕭條而清冷秋氣皃

動滴瀝以成響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呼玄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壁英翰曰凡深閑之室則必多響故簷溜滴瀝之声已若雷應之驚嘈嘈声乱皃故耳失聽矎矎視不明皃故喪目精也駢次也琅玕玉也言次密石以為砌也玉璫壁英皆玉也亦齊列於中

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他弔而幽邃銑曰扉門扉也宵謂日將暮也言排金門而北入宵將暮也藹藹晻曖色旋曲也㛹娟美皃窈窕深也洞通也叫窱遠也言此殿內更有曲室美麗且深又有遞房長遠而幽邃

西廂踟蹰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奥秘銑曰踟蹰緩步不進也宴安也言於西廂緩步清閑以自安息復見東序重深而隱密

屹魚乙䁐苦耕矒莫耕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魂悚悚其若驚心㥏㥏息以而發悸其季反濟曰屹特出皃䁐矒視不分明也勿罔不審皃屑微也黶翳晴蔽皃懿濞深邃皃悚悚㥏㥏皆恐懼也悸心動也言東序奥秘特出而高故視之不明望之不審微晴蔽隱深邃不測神驚心動也於是

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子移陬子史反濟曰詳審也詳察棟宇觀其結構則現

矩乎天文也憲法也紫宮陬星主架屋故此結構之皆法之是應天也倔九勿佹古毀雲起嶔岑離樓力朱三間四

表八維九隅銑曰倔佹雲起霤屋皃嶔岑離樓眾木相倚皃東序西廂屋各為三間也四表謂屋霤復上四面也表外也八維四方四角也中央兼八維是為九隅隅亦角也萬楹叢倚磊砢盧可相扶浮柱岹音迢嵽音遰以星懸漂嶢峴五結

而枝柱音駐翰曰楹柱也磊砢參差不齊皃言万柱叢倚參差以相扶持浮柱梁上柱也岹嵽遠也星懸言多也漂浮也嶢峴危皃浮柱高遠而多其勢皆危以相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音累佹吾毀以岌五合

峩五可曲枅要紹而環句音構芝栭音而攢羅以戢側立孴牛立枝掌丑映杈枒音叉牙而斜據翰曰偃蹇曲皃揭峯白皃蘧蘧高皃騰湊合也言飛梁曲如虹指峯而衆櫨更相合湊層櫨重疊也曲枅柱上環曲者合皃要紹而環句曲而相連皃栭梁上短柱也畫以芝草之文相接皃戢孴聚皃枝掌梁上交木也杈枒相柱而斜據其間傍天蟜居表以橫

出互黝糾而搏負分故下岪蔚以璀錯上崎綺嶬音蟻而重注捷獵鱗

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向曰夭蟜黝糾林木相連繞皃搏負出象傍而負棟也搏負相附也下岪蔚以璀錯謂壯麗而文飾繁雜也上崎嶬而重注謂高峻而重簷雨水注溜也捷獵次比皃言瓦之次比如鱗集也支離謂椽上而分而駱驛相連不絕皃言材木所施縱橫相連各有趣向言不虛設

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渠

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張滑咤丁嫁垂珠銑曰阿曲也懸棟謂屋下更為重梁相結

屈曲以為天窻畫以文彩故云綺䟽又為方井圖以圓淵及芙蓉花葉花葉向下故云反植發秀吐榮披敷蘂若紫的皆說其花色披散敷布也綠房蓮子也窋咤物在穴中綴之似珠下垂如在於穴也

雲楶音節藻梲之悅龍桷彫鏤向曰楶梁上柱畫以雲文梲叉手亦畫以文藻並龍桷椽也亦刻鏤為龍文飛禽走獸因木生姿良曰皆於材木之上彫畫禽獸之姿狀也奔虎攫音钁挐以梁倚仡魚乙奮亹而軒鬐音耆虯龍騰驤以蜿蟺音善頷五感若動而躨音逵跜音尼濟曰畫虎於梁也攫挐爪也挐以手持也若挐爪持梁以相倚仡奮亹而軒鬐謂勇而挐頭也騰驤挐也蜿蟺盤屈皃頷動也躨跜動皃言虯龍飛挐盤屈頷然若動也

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於酉虯岐紏而遶榱音衰翰曰峙立也朱鳥朱雀南方神也畫之於南舒翼而立於衡上衡門上木騰蛇蛇有好文者蟉虯盤屈皃遶環椽也畫騰蛇於椽上屈盤而遶也白鹿孑蜺五結於欂步碧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翰曰欂柱頭也櫨斗也孑蜺延首也言柱頭及斗上皆畫為白鹿而延首也蟠螭曲蟠龍也宛轉盤皃楣門額木木上畫為盤龍宛轉以承之也

狡兔跧全側負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翰曰跧縮足而伏柎上橫木刻狡兔形致大於指也椽頭刻猨狖以手攀而相追狖亦猴類玄熊蚺念蛟天炎士斬以齗齗音銀却負戴而蹲音存跠音夷翰曰木上刻作羆熊蚺蛟吐舌也齗齗出也跠踞也言玄熊吐舌出齒却負戴棟梁而蹲踞齊首目以瞪直證眄徒脈脈而狋狋音許翰曰瞪直視也脈脈狋狋亦視皃言所刻畫羣獸齊首目皆為晰視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渠已而相對仡欺怨息肯以鵰䀛呼決䫜危交顤呼交顟音遼而睽季睢

諤〻作岳〻

睢許季狀若悲愁於危處憯七感嚬蹙子六而含悴慈醉反翰曰以木刻胡人形在於高處故云遙集於上
楹儼雅不動也跽長跪而相對仡醜也欺㑌而俠也鵰鳥皆角曲而目深者䫜顤顟
而睽睢鼻高且深之狀悴憂也胡人醜形狹面目如鵰視又如悲愁處於危苦更
若㬪捏嚬眉蹙鼻石含憂愛也神仙諤諤於棟間玉女闚窻而下視銑曰諤〻行列美皃言刻神仙致於
棟間行列而致之刻玉女形於窻上皆闚而下視於人也忽瞟眇以響象若鬼神之髣髴向曰瞟眇猶依俙也
言此形象依俙髣髴若有其形聲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
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向曰言此圖畫神怪之物
其形各殊故曰繆形也皆変曲得其物情也上紀開闢遂古之初向曰紀記也遂古上古也五龍比翼人皇
九頭向曰上古有五龍兄弟五人也黃伯黃仲黃叔黃季黃少並有羽翼分理九州也人皇九頭理天下皆聖德也伏羲鱗身女媧
蛇軀向曰伏羲太昊氏鱗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並有聖德鴻荒樸略厥狀睢許規盱言吁向曰鴻荒樸略皆純厚之
道其形睢盱不可復見故畫之睢盱質樸之形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銑曰
煥炳明也言黃帝帝堯舜有明德可觀也庸常也言軒車冠冕用授賢才而此三代衣裳亦各易亦有殊也下及三后淫妃亂主良曰
三后君也三后桀紂幽王淫妃則夏有妹嬉殷有妲己周有褒姒也亂主則三君也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
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翰曰言畫此聖賢忠孝貞烈莫不載而敘之於此殿中以誡時君以示後嗣於

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向曰承接也此言此靈光殿有連閣接宮有馳馬之道周而環之高臺曰陽榭言近於日也登榭外望復見高樓飛觀觀闕也言飛者謂高也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濟曰軒檻鉤欄也曼延言長而不絕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經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俯視流星向曰漸臺星名法星而為臺名曰甚也九成九重也高大屈曲九重一而成屹然高皃的爾分明皃華蓋星名謂經高過此星仰視乎天庭陛道也飛者高如鳥飛揭孽極高皃征行也言飛道極高緣雲上行中坐俯視下見星日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銑曰巖穴洞出言屈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逶迤長皃詰屈曲皃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謂屋宇之多此總歎其美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銑曰宏大也靡靡細好皃咨嗟也此歎其美何太麗細好也嗟用人力之妙可謂勤勞也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動據坤靈之寳勢承蒼昊之純殷銑曰動功也謂非鬼神之俊才誰能剋成此功言其大力實奇也若昊天之純大殷中也言授地靈之奇勢承二天之大中也地在下故云據天在上故云承苞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銑曰言此殿包含陰陽元氣以成之烟熅元氣之皃玄醴醴泉騰涌流皃溝渠也在殿北故稱陰甘露瑞露也被露宇而至者並天而言之皆非其實也朱桂黝伊糾儵音叔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

激芳香而常芬[向曰朱桂香木名蘭芷香草名黝儵衆盛兒阿那柔弱兒祥風和風也翕習風來兒颸灑吹草木聲激觸此桂蘭之氣常芬然而馨香]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濟曰謂西京未央建章皆隤不壞而此殿獨存若神靈扶持以保漢祚也祉善也至尊天子也凡天子之服用居處皆曰御此刺諸侯之居踰於制度以崇奢者侈故云實至尊之所御也孰誰也言且崇貴如此誰言不珍美]

亂曰[良曰亂治也揔治一篇之美]彤彤靈宮巋[丘軌]嶵[助罪]穹崇紛厖[莫孔]鴻兮崱[助力]屴[音力]嵫[音茲]釐[音利]岑崟[音吟]崰[音淄]嶷[音疑]駢巃[力孔]嵸[子孔]兮[翰曰此上並高大參差不齊兒]連拳偃蹇崘[音倫]菌踡[巨員]嵼[音產]傍欹傾兮[濟曰皆屈曲高大傾側崎嶮兒]歇欻幽藹雲覆霮[徒感]䨴[徒對]洞杳冥兮[濟曰洞深也歇欻暠敬也餘皆言幽冥邃深遠知雲覆也霮䨴雲兒]蔥翠紫蔚[音尉]磥[力罪]硌[音洛]瑰瑋含光晷兮[良曰蔥翠紫蔚雜綵色也晷日也瑰瑋珍奇金玉之物也磥硌綴著兒言綵色金玉皆合日光]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翰曰言初制棟宇已來上古穴居故聖人制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雨而後稽習成俗今為奢侈陳列珍怪窮人力極人才故云棟宇已來未之有也]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向曰言其營置其若靈遂假云神營之瑞美也永長也]

景福殿賦

何平叔[銑曰典略云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有奇才美容兒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

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仕
為尚書主選後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向曰大哉歎美之言也武帝草創而文帝授漢之禪命

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銑曰謂其化如天有四時寒暑是節天也順時謂順於人心不妨奪農務也帝皇明帝也熙明也言至于明帝遂繼文帝之明故曰重明累盛

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翰曰言如陰陽之生萬物覆之育之皆自然而然本人物之至情謂各使得其所也弘大闡開經常也崇考古之賢君大道開長世之善理以為常道

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

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載祀二三國富刑清銑曰庶眾康安秩祿孔甚也載祀皆年也唐虞曰載夏曰祀二三謂明帝六年也言眾事既安天祿甚明為君六年人富而刑獄无失也

歲二月東巡至于許昌望祀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向曰許昌地名天子五年一巡狩望祀山川考時謂校長吏之政道有發於時者度方謂度其方物无使不出出行問高年行幼恤也率勸也

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向曰越於也既望十五日季夏之月律應林鍾大火星名昏見南方故云正也桑梓木名繁蕪多也此月當大雨時行之時也

大雨時行三事九司宏儒碩生相與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向曰三事三公九司九卿宏碩皆大也溽濕伊鬱暑氣不通也平成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相與感此濕暑之氣伊鬱不通而思所以全性命安其年壽也

惟岷越之不

靜寤征行之未寧翰曰岷越蜀吳也不靜猶未平也寤覺也征行謂戎馬也寧息也言三公九卿大儒皆知蜀吳不平戎馬未息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眾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頼其英聲濟曰言三公九卿大儒雖知戎馬未息而皆昌言將造宮殿蕭何造未央宮孫卿子云宮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也則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者也所以壯麗飾美蓋天下示天下以威靈且令後世子孫無以加之此謂訓後亦所以示其功成也君者人之所利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頼其英美之声且其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翰曰且者重美之言也攸所戾止也大運天運也旌標苟且也言許昌乃天運所止圖讖所標也漢時許昌有氣見於當塗高識者以為昌於許也當塗高魏也且圖讖德義如此夫何宮室之勿營言可營也帝曰俞哉玄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人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濟曰俞然也謂明帝聽三公九卿大儒立宮室之言乃曰然哉玄輅車名輕裘暑服命主司具禮儀計其日功恐多廢人力詳其費務恐多用人財鳩集也經始稱人謂梓匠之人也輯因也言集梓匠之衆人因農功之暇豫東師獻捷謂破吳將獲其賄賂就用也孽猶僻也言用海僻之賄賂立此殿備帝居之法度也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

羅疎柱之汨于越肅坻直夷鄂五各之鏘鏘銑曰豊層高也覆屋蓋也言厚々而且高眈眈深冢遂皃堂堂高敞皃
疎謂列布之汨越羅列皃肅嚴威皃坻鄂猶畔際也鏘鏘高皃飛櫩翼以軒翥反宇巘魚桀以高驤流羽
毛之葳蕤垂環玭蒲眠之琳琅銑曰軒猶高也言飛櫩如鳥翼之高若翔々亦飛也反宇謂屋蓋向上偃者巘謂屋上開也
言屋室櫩向上偃闊而勢奎也室内飾羽毛翡翠之類葳蕤毛羽美皃環玭琳琅皆珠玉雜垂於中也參音三旗九旒從風飄揚皓
皓旰旰丹彩煌煌翰曰參三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皓皓旰旰丹彩煌々皆旌旗之光明故其華表則鎬
鎬音杲鑠鑠舒灼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良曰華表謂華飾屋之四外而鎬鎬鑠々赫奕章灼皆光
色也其奧秘則翳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力氏連也銑曰言殿內深奧翳蔽曖
昧髣髴退概皆幽遠不分明皃幽夜也言深冢遂之中見珠玉光飾之物若夜星之綴連纚縰也既櫛比毗逸而欑集又宏璉
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翰曰櫛梳也宏大璉美敞高也博落猶疎也言殿宇相連接如梳齒相比而欑作大美敞
廣而且疎丹青奇異故不常一象也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燿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
山而戴垂雲羌瓌瑋以壯麗紛彧彧郁音其難分此其大較音角也濟曰
摛舒也朱霞言殿形赤有似霞也近見如高山之上戴垂雲而垂下羌光歎美之辭瓌奇瑋美也紛彧々文章多皃較略也言奇美壯麗文章多難以分
別且述其大略如此也若乃高甍音萌崔嵬飛宇承霓䜌黮徒感䨴徒會隨雲

蝻泄音為山山峙若翔若滯向曰上言大較此覆重述覆屋榭也崔嵬高兒飛宇承霓兒言其高承於雲霓解緣進又自兒黑

霮田雲兒䨴䨴雲動兒言屋高入雲若隨雲而動企鳥立也峙山峻言高峻之勢如鳥立而欲翔山峙而且止滯止也峨峨嶫嶫音業罔識

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晢向曰峨峨嶫嶫高兒罔无屆至也離朱古之明目者則離

婁也言此殿高峻人皆无能識其所至者雖離婁目睛尚猶眩曜不能昭晢也眩曜不分明兒昭晢明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筍虡之輪豳華鍾杌音兀其高懸悍音干獸伉以儷陳體洪剛之

猛毅聲訇音宏磤音隱其若震音真銑曰南端南門筍虡鍾架也輪豳多兒華鍾〻有文飾也杌高懸兒桒也悍鬪能虎也

鐘架之足刻為其形伉壯勇兒儷雙也訇磤聲也言華鍾巳懸悍鬪勇形雙布陳其形躰猛毅也鐘聲訇磤如雷震爰有遐狄鐐音遼質

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翰曰遐狄長狄也古之長人以銀鑄之其形質輪菌然而高皆坐於

門側堂上以明帝主威神能臣什異類鐐銀也芸若充庭槐楓被宸音辰綴以萬年綷以紫榛

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

馥馥芬芬濟曰芸若香草槐楓才名被滿也帝居曰宸言植此草木滿於宸中萬年紫榛木名綴綷皆錯雜也言此草大或以脩幹奇花異莖者則

見珍實皆結子秋時布花春節藹藹萋萋盛兒馥馥芬芬香氣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

複疊勢合形離赩如蜿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音宜任重

隘一作陰

徒一作徙

道遠厥用孔多良曰脩長褰牽也高險曰奇言長梁光彩之制自下牽布上險析梧枓栱也皆重疊而施其勢或合或離艶欵如蜺虹射然如大弃蝸蝸龍也距至也陽榮南簷也幽崖北邊也言長梁南至陽榮北極幽崖此則任重道遠其用甚多亦如君得良臣任而用之於是列髹音休形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於云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翰曰髹休形冊漆也畫丹綉之色於椽上塗之以冊漆琬琰玉也璫椽頭也以玉為文於上蝹龍皃灼光明也爰有禁楄補沔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疏密有章向曰禁楄短椽也勒分翼張分布之皃陽馬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相連接或圓或方斑白相間踈密各有文章也飛昂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獵捷相和銑曰飛昂印陽馬也言如鳥之飛踊下有雙轅負之故云是荷雙轅承柱木也衆材交横或起險而凌虛獵捷相接皃皎皎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烻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銑曰皎皎白皃白間窻也以白塗之畫為錢文離離分列皃烻光動也曰光照之於中流色流出於外動其暉光鉤星星名在河漢中言此中光色列然似之也雲梁承大言梁高若雲虹之狀以承於天騶音爪徒增錯轉縣成郛茄音加蔤音密倒植吐被芙蕖繚音了以藻井編以綷子對疏紅葩𩐂胡甲韡甲丹綺離婁分俱菡胡感翰曰材不累合參差文章如騶虞之徒相重雜也迴旋相萏徒敢赩含荑織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連如郭郭之君相接也茄蔤芙蕖皆水草名也倒植於藻井中如倒生吐被其華鞾蘇花相接皃離婁顧色相分布皃菡萏含荑也織縟紛敷綵色亂布皃

言巧妙不可盡書於是蘭栭積重窶其矩數矩設櫼子兼櫨音盧各落以相承欒拱

天矯而交結翰曰蘭香木栭梁上短柱皆重積之窶數眾木攢皃矩規矩也言眾木相攢皆中規矩而安設之櫼櫨曲短梁也各落危岨皃欒

以承拱〻以承枓天矯高皃言皆相承而交結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為閨闥良曰金楹

金飾柱玉舄玉為礎以承柱下跋柱根也青瑣窻也以青畫為瑣文鋪門飾〻以銀閨闥門類雙枚既脩重桴乃飾梍音毗

梠緣邊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濟曰雙枚屋內兩重作梁也重桴在外作兩重牽也梍梠謂連

簷木以承瓦也言緣邊周繞四極而保之如諸侯之班秩五服以守王職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良曰溫房

涼室殿名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良曰建陽東門朱炎日也豔日光言開東門則日光至金

光西門也開之則清風至故冬不淒寒夏無炎燀昌延鈞調中適可以永年銑曰燀熱氣言

冬則居溫房故不淒寒夏則處涼室故无炎氣此則鈞調適志故可以保長年墉垣碭徒浪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

令也維縹匹妙反銑曰墉垣牆也碭文石以為牆根其光照昭然縹淺碧色言周家以白牆為盛今以淺碧為華落帶金釭此

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銑曰金釭金盛也致寶玉於中自上懸下猶如落帶兩重懸之故云二等兼以明月珠翡

翠飾焉往往而在言多也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銑曰欽敬允信也言敬先王以信塞於天下悅帝舜无為

之理也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章施銑曰共工舜掌工人之官故將命此官使作繪畫明五采之服各有

文章所施用也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准是儀翰曰言畫古者明君嫱主賢愚之象以為君王之誡椒房后妃之室亦為之是標准儀軌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翰曰虞姬齊威王妃也威王即位九年國不治姬乃勸王誅讒臣用賢臣國大治佞侍也言見虞姬之狀則知國待賢臣也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遵向曰姜后周宣后也王常好晏起發朝后乃脫簪珮待罪也言見此事以寤前代之所遵法也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翰曰讜直也鍾離春齊醜女有賢德自詣王額一見王王召入而謂王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彊楚之讎作漸臺五層万人疲極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彊於左右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王不齋矣王歎曰寡人幾不全拜為无鹽君納以為后故賢此直言而書之楚樊者楚莊王姬也王罷朝晚乃問於王曰何晚王曰与賢人語故晚姬曰賢人為誰王曰虞丘子也姬曰賢則賢矣然未忠也妾在後宮未嘗不私捐衣食以遺人使之鄭衛求美人而進於王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虞丘子為相十年其進用者非其子孫宗族未聞進賢而退不肖此妨賢人之路豈可謂忠乎王不悅曰寡人聞命矣王以姬之言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敖叔敖相楚三年而理故此美楚姬之言而虞丘退身也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翰曰漢成帝欲与班婕好同輦婕好辭曰妾聞古之帝王与賢臣同乘未聞与婦人同輦帝歎乃止故嘉之孟母軻母也軻小時母孀孤居近墓軻乃常戲為墓母曰此非所居去而傍市軻復戲為商賈母又曰不可居又居斈館之傍乃為揖讓進止有礼母曰此真可以居軻遂為大儒故此偉之智必先多聞向曰將欲其智必先多聞古今之道多聞多雜多雜眩真向曰人之多聞必有混雜而眩惑其真性不眩焉在在乎擇人翰曰使无眩惑之性何在也在乎擇人故人君擇賢臣而後用之則擇賢而後交乃無眩矣故將

立德必先近仁銑曰仁道柔故先近之欲此禮之不諐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翰曰諐言與也言欲上下之禮不違則爲已盡行其道以先民憂人爲務也下人和則附於上故上下之禮長不違也朝觀夕覽何與書紳濟曰与用也言此上事皆朝夕觀覽之足爲明鏡亦何用書之於紳乃可誡也紳帶也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濟曰此復說宮殿之外除亦階也連延長皃蕭曼高遠也征行也言其高峻若行於雲中櫺檻披張鉤錯矩成向曰櫺檻櫺也言大張設之鉤錯矩成方鉤欄中錯爲斜方之文楯類騰虵槢音習似瓊英向曰楯鉤欄上橫木長似騰虵槢楔也言欄以文飾光明似瓊英玉之美者如螭之蟠如虬之停良曰螭虬龍也蟠屈停止也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昭遠戎之來庭良曰彰明也軒上下道也道中深邃故云玄也交登謂道多交手而上藻浮文也騶虞白虎黑文也天子有至仁之德則遠方承命而獻之故云有仁形也魏有此瑞今所其形於殿以象天瑞之休明遠方之來王庭也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古賀清宴西東其宇濟曰堂在北故稱陰方並也軒門上板言陰堂有九門門上並板而作右个西廂也清宴殿名此則室也故東西爲之連以永寧安昌臨圃向曰永寧安昌臨圃並殿名言大殿相連百子六殿名宮女所處遂及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向曰言處百子殿者何人乃窈窕淑女窈窕美皃淑善也詩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此其美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其祜音也徽美也聿脩祜福也言脩順以求其多福其祜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克聰克敏音美叶韻

永錫難老兆民賴止銑曰伊惟克能哲智敏達永長錫賜也言能明能智能聰能達則上天長賜其福而難老保壽子孫有德以御天下故兆民慶賴矣止語詞也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翰曰承光殿名賦政宮名納用賢能詢謀臣下求大中之道定封疆以理天下甄陶謂燒土為器言欲政化純厚亦如甄陶乃成咸皆融通也言天子惠化於人如雲雨霑万物皆以通及之也其西則有左城得七右平講肆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濟曰左城右平蹵鞠場名肆猶戲也言此為講戲之所二六對陳十二人也殿翼相當謂屋之勢如鳥翼僻毗亦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濟曰言蹵鞠之徒便僻輕脫承敵人之便以求其勝此乃如戎兵之事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蹵鞠以行兵法律多也此因戲以教法故譬諸政刑亦將以行令也非所以娛樂其情矣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良曰崇臺高臺也實是也永始臺名鎮在宮南閣門也猖狂賊也俟備也此臺下有倉庫亦使人守備京庾之儲無所不有不虞之戒於焉是取羊主反向曰京大庾倉也言倉中儲積凡物不有以戒備戎馬不測度之事此則取給也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而羊淥水浩浩銑曰凌雲臺名層盤臺上名層高也有盤以承甘露也虞淵淵名靈沼名者美言之瀼瀼露貌浩浩泉貌樹以嘉木植以芳草翰曰樹植於虞淵之側悠悠玄魚皠皠倉罪白鳥沉浮翱翔樂我皇道翰曰皇大也悠悠魚游貌魚沉浮在深泉故云玄也皠皠白貌白魚鳥沉浮

此作比

翺翔自得大性樂我大道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向曰方並也言刻虬龍形使吐水注以成溝洫交流於宮中故陸地則有殿館之舍水則並輕舟而遊篁棲鶡鷺瀨戲鰋鮋音紬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篝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尚曰篁叢竹鶡鷺鳥名瀨波也鰋鮋魚名侔齊賑盛殫盡籌算讎匹也言方物之豐富齊於淮海盛於山丘集積不可盡算也咸池日出處今雖咸池之廣何足匹於此之於是碣音桀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向曰碣特高皃表出君羣而見也高昌建城二觀名觀樓也崇峻皆高也臺觀舍之通稱岧徒聊嶢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乘虛良曰岧嶢並山名岧嶢崔嵬危高皃飛閣浮階言高如鳥飛干雲入於雲乘其虛空也遥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三市孰有誰無翰曰遥遠也九野九州言登高樓遠視九州之野覽五國之長圖俯看三市之貨有何物無何物此言愛人之至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平声銑曰耘除草耔養苗也亮信也種曰稼收曰穡言復見農夫之作勞信知種收之艱難豊多寡少也尚書无逸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昔在殷王中宗饗國七十有五年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王生則逸故或饗國五六年或三四年故此饗年多少乃思无逸之為歎此戒懼之詞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翰曰天德謂君也言登高樓見天下至廣万物至衆須安而治之則然思深慮見危乱則知為君不易亦懼知人之難也觀器械之良窳以主以察俗

化之誠僞聽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陂義反銑曰器械器用之物窳濫也誠信夷平也陂險而
不平也言觀人器用之物濫者去之審察風俗有誠信有偽詐者勸之聽時物之貴与賤者令其均等省悟政刑平否而正之亦所以省風
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向曰言此高樓殿觀亦以觀省是非以助風教豈徒遊樂而尚其奢侈乎屯方列
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眺志反濟曰屯方屯營也列署百官諸曹有三十二星居言如星宿之陳布室
宇錯雜若鱗之相比次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
欲反忘術濟曰秩次也言以甲乙為名次也術道也言旁室皆同門牖相類出入欲反舊所乃迷忘其道惟工匠之多端固
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銑曰言匠人巧万變不窮而物難為者亦
以成之實可與造化比成功也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
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臬結反銑曰讎比協合也言比天地上圓下方並宿紫微星也无細不協言合也无微而不違
也水臬水平也言屋室南北上下之正以木度日影以水平觀之言无細微左矣皆合於規景不違於水平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
林區連域絕棊比枝分離背別趣駢塡胥附向曰駢塡多貌胥相也植木以材木相插如林
之多區院域牆也言院皆相連牆為隔絕如棊相比如枝相分堂室并背雖殊各有異趣駢塡以相附著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
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斵濟曰縱橫踰延言多也攸所注合也言材木雖多各有所合而不成設公輸匠石之

工者言其皆發方圓之制不知其所鑿之道言不及此之工匠也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濟曰何歎詞也彩彰文飾也殫盡也歎文飾之未盡皆更為也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爚以爚音藥文彩璘珊音彬濟曰黃黃金也爍亦飾也琅玕美玉熠爚璘珊光明文彩貌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崘之靈宮將何以乎修旃向曰萃集修美旃之也言朱綠碧丹銀黃琅玕之屬風集則有聲日照則增光雖崐崘山天帝之居何以美之天帝神居故云靈宮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翰曰措置也謂宮殿方圓應天地之所宰置又順於四時所謂溫室在東涼室在西陰室在北承光在南也元大亨通雍和熙廣也六合九有並天下也言天下大通和平德化廣被家懷能讓人誦康哉之詩書曰庶事康哉此為詩也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銑曰謂和平无憂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所治直之反銑曰辟君也言歷觀昔覽列古之賢君而論功德亦无如此之所治也彼吳蜀之湮滅故可翹足而待之銑曰湮沒也翹一足立言不久也以覩之聖德如此而吳蜀沒滅固不久也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濟曰靡不忒差也言明帝尚孜孜勤苦身差攢失求天下忠正公直之人以自開悟于心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向曰周公昔戒即上所述元逸篇也今復想之戒懼之至咎繇謨謂水火金木土穀令將

明作靈

至作巨

循而行之除無用之官省所耿生事之故絶流遁之繁禮反人情於太素

濟曰生事之故謂国家創立法令者省而減之太素質樸之始也流遁繁礼謂積習以相沿傳者如奢靡之類是將絶去之反之於質樸故能翔岐

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翰曰周室將興有鸑鷟鳥鳴於岐山之陽鸑鷟鳳也西王母獻白環於舜今雖无之過美之言也蒼

龍覿於陂唐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向曰時有蒼石耶

見蒼龍青也陂唐水也龜書出於河源者河圖也當貫不出矣而言之時有醴泉之草生苑中故去池圃丘園揔神明之貺祐集

夏之至歡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良曰貺惠祐福也言總集神明之惠福在於中

夏以為至歡也曾別也時方明帝齊於三皇是為四齊於五帝是為六帝則周文王夏禹何足言於今也

海賦　　木玄虛銑曰今書七志云木華字玄虛廣川人也文章焉麗為楊駿府主簿

昔在帝媯古為巨唐之世天綱浡蒲沒潏音聿為凋為瘵側界洪濤瀾去汗

萬里無際長波涾徒合沲徒我迆弋尔延八裔翰曰帝媯舜也為堯臣率禹以理水也水之廣大上若同為天

下之綱紀言洊急流皃凋傷也瘵病也言堯遭洪水人傷而病之洪大濤波也瀾汗大皃涾迆延長皃言大則万里无際畔長終於八裔〻乃八方也於

是乎禹也乃鏟楚產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浚良曰鏟鑿也臨崖謂岸水不通則鑿求

也潢雨濟也舜既率禹乃鑿水崖阜陸使通流決其蓄水之瀆潦使淡蕩而通達啟龍門之岝士五嶺洛格墾陵巒而

嶄上咸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息列泆息朗漭莫廣澹徒敢汗騰傾起勢徒說啓開也龍門山名岝崿嶺高皃墾剷也陵亦山也嶄鑿攻掘之稱既盡也言水皆流漸已泄理也泆漭澹汗涌流皃羣山畫為川略既畋白川皆安理而涌流騰湧傾仄以亂下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居蟻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士林薈烏外蔚雲霧涓流泱瀼乃朗莫不來注翰曰導理也萬穴水道也掎亦拔也言江河既理水道俱流五嶽如拔出九州皆竭涸乾也瀝滴滲淫小水也薈蔚雲霧潤澤氣也涓流小水泱瀼流皃言此諸水莫不皆來注入于海於廓靈海長為委輸云元良曰於廓美大也靈者言其神靈委輸異也又為委輸言眾水皆委輸送而入于海其為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銑曰此豫說其皃則乃浟音由湙音亦瀲力冄灩以冄浮天無岸銑曰皆浮皮狀皃廣大无岸若天浮於上沖音中瀜滉胡廣瀁余兩渺彌紹瀰音爾泼音炭漫翰曰平遠皃波如連山乍合乍散翰曰風起波高如山之連合散不定噓許噏急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斥昌音亦瀏交漻音葛浩汗翰曰噓吹噏翕也言潮起則百川波流若吹之也潮落則如噏之而入也洗滌謂潮往來於中也襄上陵越也廣斥海畔也言潮水上起於海畔也瀏漻浩汗廣大皃若乃大明摭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濟曰大明月也月有御故云摭轡排末也金樞西方月之沒處月有窟故云穴也翔陽日也日中有烏故云翔也逸駭日出疾也扶桑之津日出之處彯匹沙礐苦角石蕩颾音聿島濱良曰言月將沒時日初出時風急激動海水水波疾涌乃蕩沙礐石相擊聲蕩颾覽

浪急疾海中山曰島濱厓也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
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向曰言風急鼓擊怒溢浪飛揚浮漏於空相觸搏為沫起其洪濤也
膠戾環旋皃波濤相連如輪環旋而不絕也又似地軸拔出於地而波浪爭為迴復也呂氏春秋云天如車輪終而復始以運万物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
軸之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都迴反銑曰岑嶺山也言波浪如山飛騰上下反覆其高大搖
動似五岳鼓舞而相磓瀑也汾渭淪而滀丑六漯他荅灪音切送而隆頹向曰皆起伏隨瀑急疾皃盤
盓丁了激而成窟㵿士笑㴔士含渫音渫而為魁翰曰言波浪盤溢曲折相激忽成深窟㵿㴔渫皆浪卒起皃魁
大公峻皃言浪卒起則大峻潣失冄泊普白洦音陌而迸以亦颺余諒磊落罪䂼音苦匌苦合而相豗呼迴反翰
曰閃疾也泊陌小波也迸颺小波邪起皃磊大石匌匌重疊皃豗擊也言小波疾而邪起猶大波而重疊相擊驚浪雷奔駭水迸集
開合解會瀼瀼音傷溭溭葩華踧子六汛以六澒音頂濘奴頂潗子立㵫女立反銑曰驚
聲如雷奔也駭亦驚也言驚浪如雷奔迸集如開而復合或散而復會瀼瀼溭溭開合皃葩華分散皃踧汛澒濘潗㵫皆水聲沸騰之皃若乃
霾莫排曀一計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羅不動猶尚呀呼加呷餘
波獨湧澎四宏濞灪於勿磈烏岬碨烏罪磊山壟向曰霾曀昏氣也潛消昏氣盡也呀呷餘波相合吐白皃澎
濞灪磈碨磊皆高峻不平皃言昏氣尽消風不振竦纖羅不動尚呀吞吐餘波而為騰湧高峻不平如山壟之形也壟小堆也爾其枝岐潭

爚瀹音渤湧成汜音似乖蠻隔夷迴互萬里枝曰枝岐小浦也潭瀹動貌渤湧鼓潮也汜曲渚也迴互迴轉也言小浦曲渚所以乖隔蠻夷之国也迴轉即見之萬里言遠也若乃邊荒速告王命急宣飛迅鼓楫汎海淩山於是候勁風揭音桀百尺維長綃所交挂帆席望濤遠決冏九永然鳥逝鷸音聿如驚鳧之失侶倏失六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銑曰鼓動楫棹也揭舉維連也綃連帆縄也遠方之国有急來告將宣君命則飛迅流動輕浮於海陵躋泰山則同候長風舉百尺之檣連綃縄挂帆席乘長風望波濤決列而去如鳥飛之疾如離侶失侶而相追逐也冏鳥飛貌鷸倏疾也六龍駕日車言舟得風勢疾又如六龍之所掣牽日車也故一日三千里則不終夜而及於所至之處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向曰負穢者謂言不忠信虛為誓約祈神不荅者則為海童馬銜邀其路將必害之蹊亦道也馬銜海童並海中神怪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䁡余沼冶夷向曰天吳蝄像並海神也髣髴不分明見也暫曉暫見即沒也閃屍暫見皃羣妖羣好言多也眇䁡冶夷皆妖媚皃決帆摧橦直江戕音牆風起惡翰曰言有風起也乃決破帆席摧折廓然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音愛靆音費雲布橦木也橦檣也戕風異風也言風忽起舟人惡之廓然急疾靈物變化惚怳不明以作幽暗其氣如天雲也靉靆雲氣皃霄天也霾音拔昱絕電百色妖露呵噏許勿掩薆居縛睒失冉無度良曰霾昱絕電言赤光疾出又沒有如雷電光絕百

色見矣呵吸掩忽謂吞吐光色疾也瞚眣无度眩惑於人亦无節度飛沵相磢楚奭激勢相沏楚擿崩雲屑雨浤浤宏汩汩于筆反良曰沵大波也磢錯也沏浪相拂也言大波之飛相磨激勢相拂如雲之崩如雨之屑屑然入散也浤浤汩汩騰湧急激兒踸勑甚踔丑角湛以甚瀄音濼沸潰渝溢濟曰波前卻騰躍兒瀖呼郭泋許韋濩胡郭渭蕩雲沃日濟曰瀖泋濩謂衆波吞水畔生雲故蕩之日光浮於中故沃之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巖嶅音敖之峯或掣掣充制洩洩余制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翰曰漁子取魚人言風波之勢壯舟人不制故東南不定屑碎也言舟入沒於黿鼉之穴也潮水起則漂凌上山舟人亦隨而上故挂於山岑嶅之峯也掣掣洩洩汎汎悠悠並隨風波兒裸人黑齒並海外国名也或乃萍流而蓬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翰曰言不生還者日多故云或乃也言人或不死若如萍之流或因回風以自歸也其行人徒見神怪之多驚駭魂氣散失亦不知所行歷之近遠爾其大量也則南瀲音斂朱崖北洒天墟東演去析木西薄青徐經綸瀴溟萬有餘良曰此言其大也瀲及也朱崖交州也天墟北堅之地演及也析木津也青徐二川在海西邊之小也經綸開也瀴溟亦闊兒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良曰吐兒紫雲兒也鯢大魚名大數千里也靈居謂方丈三山神仙之居豈徒積泰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良曰泰顛紂臣得海中寶貝以獻紂以出文王將世之所

收者常聞其未名者若無向曰言海中豈徒多積寶貝与明珠而已則所收用者雖常聞之其有不知名目者若无言不无矣且希世之所聞焉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靉於豈靆盡氣其形銑曰焉何也且希世所聞之寶何能審詳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靉靆其形仿像靉靆不明皃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峌結庭峴五結孤亭擘補麥洪波指太清竭盤石栖百靈颺平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翰曰崇島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在海中大鼇負之而浮峌峴亭高皃太清天也山在海中若鑚壁洪波而出高峻指天也竭立也言山下盤石如立也棲百靈謂神仙在中凱風南風颺則南往也廣莫北風也風至則北行大鼇力壯男常負北山逆風而行也鼇黿水虫名也其垠音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銑曰天琛水怪珍寶也鮫人龍屬鬣人狀居於水底瑕石怪石也詭異而有光暉鱗甲也日有奇狀也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力戈蚌之節銑曰雲錦朝霞也沙内之際散其文章如此色也水北曰汭螺蚌曲節之文若綾羅之光被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銑曰揚華甲虫名采色繁麗也万物皆有鮮明之色而隱在於中也冶銷也言陽處雖有冰而不銷陰處如或有火而潛然昏变化使寒暑不均也熺許眉炭重燔音煩吹烱占求九泉朱爓音焰綠煙腰眇一眇蟬蜎一緣反翰曰熺炭謂炭之有光者重燔滅而重然也吹其光色烱然耀於九泉幽暗之処腰眇蟬蜎遠視見其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

吞龍舟噏許及波則洪漣踧子六蹜所六吹澇去則百川倒流翰曰鯨魚大魚橫於海中
突杌高兒戛歷刮也言行則戛刮岩山皮濤雖高為之偃伏茹食也龍舟大舟也言其食魚鼈之類吞其大舡洪水漣浪也踧蹜流不進也澇高浪也言噏波則洪
浪不進吹浪則百川逆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力涉刺天顱
骨成嶽流膏為淵濟曰此說大鯨失浪也蹭蹬失勢兒窮波淺波也陸死鹽田謂死於岸上海畔故云鹽田巨大也顱頭骨也膏脂
也言大鱗捕入雲鬐鬣上刺天頭骨成山流脂為淵並言極大也若乃巖坻直夷之隈沙石之嶔音欽毛翼
產瞉苦候剖卵成禽鳧雛離褷所宜鶴子淋滲所今支銑曰岩坻小山也隈曲也嵌以岸之下傍頹者也
毛翼鳥族也產生也瞉鳥子剖破其卵子乃出也鳧鳥名雛鳥兒也離褷淋滲毛羽初生兒言海畔山曲之中有此群物羣飛侶浴戲廣
浮深翔鶩連軒洩洩余世淫淫銑曰侶亦羣也言此羣鳥或戲廣處或浮深処鶩飛也言鳥飛翔自得天性連軒飛兒洩洩淫淫
沇浮兒翻動成雷擾翰為霖更平相叫嘯詭色殊音銑曰翻飛擾亂也言飛動之聲如雷
羽翰擾亂積多如霖雨詭異也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乘蹻去喬絕往覿
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良曰三光日月星幽遐明也言海無風浮三光清見天地之通明也陽侯波神蹻飛兒也
安期仙人也黃帝陵在喬山言不汎風波乘龍氣橫絕往見仙人於蓬萊復見喬山以思黃帝之像神仙縹匹眇餐玉清崖
音宜履阜鄉之留舄音昔被羽翮之襂所今纚遠兒言食玉英於清水之畔素始皇宴安期先生於阜鄉亭安

期留赤玉舄而去舄履彼服也言仙人以毛羽為衣襂纚羽翮皃

翔天沼戲窮溟甄音占然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翰曰沼池也窮髮之北有溟海天池也群仙飛戲於此中也甄明也明水有形而无欲故能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濟曰言其器廣大包括天地之深要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良曰宅居也言神祇之所居處奇怪之所儲積芒芒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銑曰芒芒多皃積眾也言海眾川所入合養群形也內虛言水平則受不遺曰細也曠大也坎北方坎為水言大哉美之也居處也言海居卑故為百川長人守卑故為人之主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翰曰弘大宗尊也都謂聚也大往者朝起而出納來者來則納之不逆細流所以為百川之所歸所聚万物果類自生亦何所不有亦何所復無之

江賦

郭景純向曰晉書云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性放散嗜酒好色不脩威儀有奇才璞以中興王居江外為著江賦後為大將軍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為敦所害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向曰咨歎美之也五才水火金木土是實也靈長言上善柔德廣大利物也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翰曰惟辭也岷山山名道引也濫謂泛濫小流皃觴酒盞謂初發源小如一盞聿經始於洛沬音昧攏萬川乎巴梁良曰聿疾也洛沬二水名江初出又經此二水而過巴梁二山名言江水與万川相攏合於此二山之下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濟曰巫峽山名迅疾躋上津岸張浪也言江水至此山為

山所反疾激上山岸而起波浪極泓烏宏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銑曰泓深漫也言以深寬之器量朝宗於海

運轉其波瀾狀如漫天也淼茫闊流貌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音礼汲引沮七余漳章

翰曰漢四淮湘沅豊沮漳並水名總括兼包并吞皆相合為流也沮漳二水橫流入江故云汲引源二分於崌音居崍音來流九

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綸餘波乎柴桑向曰崌崍二山名江水之源至此分為二也水分流曰派

江水自廬江至潯陽分為九道潯陽郡名鼓激洪大也濤朝水也綸息也言大潮水激浪於赤岸赤岸山名而餘波自入於柴桑謂波流也柴桑縣名綱絡群

流商搉苦角涓古玄澮古外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良曰綱絡群流猶網羅聚水也

商搉猶都盧也涓澮小流也言都盡攝而納之表見也委者流所聚也言宗屬故曰神也江都縣名言見深屬之見所聚於江都會羣流而為尊乃將東會于海

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普萠沛普會滈胡道切汗干六州之域經營炎景

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翰曰江水注入五湖灌于三江太胡水分為五道故曰五湖三

江謂浙江吳松江浦陽江也漫漭貌漰沛流聲六川謂揚荊江陽介也域界也滈汗長流貌經緯積歷也炎景南方也華中國也裔四夷也介大也言江所以

限中國與夷狄為別天地險大以為壯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向曰呼吸吐納

謂作潮波而納羣流湏臾萬里自然往復或夕或朝皆曰朝水淮求在朝夕而自然也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

峨眉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銑曰逸疾也言潮水將至之勢先於平水而前則鼓擊成於而作波濤

霞作赮

也蛾眉玉壘二山名江水自汶下流過宗陽東別亞江之別名楬亦標也言江水既紹二水而流皆可作爲標記知江水之本源衡霍磊落以
連鎮巫廬嵬魚危崫鬼勿而比嶠音喬翰曰衡霍巫廬四山名連鎮謂連而作鎮比嶠高也磊落嵬崫皆山高大皃協
靈通氣濆音忿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良曰協合也合神巫之变化通山川之氣濆薄氣亂皃相
陶猶陶冶所作也流風激欝蒸之氣如雷声也騰起虹蜺復飄而為薄雲霄霄雲也出信陽而長邁淙音悰大壑與沃
焦良曰信陽縣名江水出此而長行淙集也渤海東有大壑而江水集焉沃焦山名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絶岸萬丈壁立霞駮翰曰巴東地名有二峽山禹鑿之通江水絶岸高万丈石壁如立而雲霞斑駮虎牙嵥音桀
豎音樹以屹魚乞崒慈聿荊門闕竦而盤礴銑曰虎牙荊門二山名兩山夾岸相對而江流於中也嵥立也
屹崒高皃門竦言如闕之立竦亦立也盤礴壯皃圓淵九迴以懸騰湓音盆流雷呴呼后而電激銑曰
峽間江水深急激岸石而成圓流故云圓泉也九迴者言深而至九泉或懸浪而下或騰波而上湓突擊厲皃如雷呴之声疾如電光之激駭浪暴灑
驚波飛薄迅復扶福增澆湧湍士官疊躍翰曰駭驚暴疾薄上也言浪疾洒或飛或止也迅急復迴也
增高也澆謂急波疾湧也疊重也言波急重起也砯音冰巖鼓作漰普萌湱呼陌泶胡角灂仕角反向曰砯石岸
坎穴也餘皆水激射声溤水溥萌㶏蒲拜瀖火宏溆呼拜潰濩音獲泧呼活漷呼郭反向曰皆水聲湧不流皃潏
胡決湟音皇淴烏骨泱烏朗潐音叔潣失冉瀾音番瀹始灼反銑曰並遲流皃漩音旋瀴許縈濴於營瀯

音營渨纡隗㵳力鬼濆音忿瀑步角反翰曰波浪迴旋洪湧貌溭助側淢音域濜謹溳宦龍鱗結絡
翰曰溭淢盡隕波參差相次如龍鱗連絡而交結
碧沙瀢徒罪沲徒可而往來巨石硉力骨矹五骨以前
卻向曰江水色碧皮映沙亦為碧也往來言隨潮水瀢沲去進退皃硉矹石轉動皃潮水性急雖大石而得前却潛演音胤之所汩
古没淈胡骨奔溜之所磢楚爽錯銑曰潛演岸沙下流而沸出者汩淈沸並出皃磢磨也言奔溜急而磨錯岸石厓隒
魚撿為之泐音勒嵃魚免碕嶺為之嵒崿銑曰厓隒岸也碕嶺小山也泐嵃嵒崿皆峻皃言水急激之所為也
幽磵積岨礐力隔硌音客嶨盧角確若角反良曰言山島之中幽僻之間巨石積阻成險為江浪急故石相叩為聲嶨硌磝確石声也
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烏宏瀇烏廣滉胡廣囦烏玄泫音玄
翰曰曾重潭也府猶如人之藏府深不可見也湖水深如多神靈故云靈湖也澄澹汪洸瀇滉囦泫平漫不流廣深之皃泓汯泂烏猛澋胡猛
涒纡筠㴔音隣圝音巒潾力艱反濟曰水勢漫衍曲折皃混澣音扞灦呼見渙流映揚焆音涓翰曰焆光
明也混澣灦渙水動清深澄澈映日而有光明也溟莫冷漭渺沔莫翦汗汗沺沺音田良曰廣大无際皃察之無
象尋之無邊翰曰水長廣与天一色故察之无象氣滃烏孔渤蒲没以霧杳時鬱律其如
煙翰曰滃渤霧鬱多皃鬱律黑盛皃杳深也言江氣物忽如霧深時似煙黑類胚音杯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
天翰曰胚渾元也大極生天地者也言江氣類渾沌渾沌氣未凝結象太極欲構立二儀也長波浹子叶渫音牒峻湍崔

嵬盤渦烏和谷轉凌濤山頹銑曰泱深連波皃崔嵬崇高皃盤渦言水深風壯流急相衝盤旋作深渦如谷之轉凌濤起而上凌空者却下如山之頹陽侯砐五合硪音我以岸起洪瀾涴於遠演而雲迴坔音銀淪㴔烏華瀤烏懷乍浥烏甲乍堆銑曰陽侯波神砐硪高大皃言波高大如岸起也涴演迴曲皃言洪瀾旋曲為文如雲之回也浥下也坔淪㴔瀤迴旋不平皃平而乍高如堆阜之高䜯呼敫如地裂豁若天開向曰䜯深穴言水為裂風所吹四面浪起中為深穴則䜯然如地裂風皮頓息煙霧盡銷則豁然若天開觸曲涯以縈澆音叫駭崩浪而相礧力迴反濟曰縈澆環旋也礧擊也浪觸曲岸則環旋浪驚崩則相擊鼓㕡苦合窟以漰普萌渤乃溢音十湧而駕隈良曰㕡穴也漰渤水聲也又浪分散曰溢湧言波浪鼓穴窟而有聲或分湧湲駕焉於山隈〻曲也魚則江豚徒昆海狶音喜叔鮪于軌王鱣音邅䱷音骨鰊音練䱀待發鮋直由鯪音陵鰩音遙鯩鰱音連良曰並魚名或鹿觡音格象鼻或虎狀龍顏翰曰觡角也言魚或似此虎龍形也鱗甲鏙七罪錯煥爛錦班揚鬐掉尾噴普問浪飛唌似延反良曰謂魚鱗鏙錯文彩如錦之渙爛揚其鬐擺搖其尾也涎口沫或噴而飛排流呼哈呼合隨波遊延或暴采以晃淵或嚇呼厄鰓先才乎巖間向曰排流逆上也遊延隨長波皃暴露出向日也嚇開也言魚或出采色以晃於中淵或開鰓於嵓穴之下也介鯨乘濤以出入鯼子紅鮆音薺順時而往還銑曰介孤也鯨魚孤乘波濤或出或入鯼鮆二魚皆三月八月出故云順時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

鉤虵[illegible]曰錯雜也鮃皆水物名蜦音倫蜳音團鱟音候蝞音媚鱝音墳鼈音郎鼂音迷鼊音麻蠐曰並虫

魚名王珧音姚海月土肉石華三蝬子工蚽音流江鸚螺力戈蜁音旋蝸古花璅蛣

音詰腹蟹水母目蝦音遐濟曰並虫及蚌蛤之類紫蚢胡岡如渠洪蚶甘呼專車向曰蚢大貝也如車

渠之寶洪蚶似蛤大者四五丈獨充一車故云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蜐居劫應節而揚葩銑曰

瓊蚌中出玉常有光曜於水中若瑩明珠也石蜐形春則生花冬則死故云應節以揚葩蜛音居蝫音諸森衰以垂翹玄

蠣力滯磈苦罪磥力罪而碨烏懷碅烏遐反向曰蜛蝫虫名其腳如髮蝨也翹足也森衰足多見玄蠣虫蛙似馬蹄其形高下不平磈磥

碨碅不平皃或泛瀲音斂於潮波或混淪力本乎泥沙翰曰泛瀲水上游浮返覆皃言此蟲魚之類或浮游浮波瀾

倱沒於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鶬音倉九頭濟曰鯉魚名鶬鳥名有九頭有鼈三足有龜

六眸莫侯反良曰眸眼也赬蟞必滅胏扶發躍而吐璣文魮音毗磬鳴以孕璆良曰璣赤曰赬

珠璆玉也赤蟞如胏口中吐珠文魮魚身鳥首鳴如磬聲中有玉也鯈音條鱅音庸拂翼而掣充制耀神蜧音戾飛蝹

於扮蜦力猶以沈游翰曰鯈鱅狀如蚍有翼出入有光故云掣耀神蜧蝹也沈潛於外蝹蜦蟠屈皃騬[illegible]馬騰波以噓

音虛蹀音揲水兕音似雷咆蒲交乎陽侯濟曰騬馬水獸言騰出於波噴水也蹀行也兕水獸咆叫也出而有聲如雷則陽侯

波浪起也陽侯波神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乎懸流向曰淵客鮫人皆水中居故築室構館於急流

之下

雹布餘粮星離沙鏡（向曰餘粮禹餘粮藥名也沙鏡雲母也離羅也言如雨雹之布星之羅列言多也）青綸

競糾縟組爭映（良曰青綸縟組二草名皆有彩色也糾乱爭交也言多而交糾為輝映也）紫菜（而轉）熒曄以

叢被綠苔鬖（所咸）髿（音沙）乎研上（向曰紫菜綠苔皆草可食熒曄色也鬖髿多皃研研石也謂生於石上）石帆

（平）蒙籠以蓋嶼（音序）萍實時出而漂泳（音詠翰曰石帆草名蒙籠多密皃洲中山曰嶼萍實者昔楚王渡江

得之又言時出若不常有也）其下則金礦丹礫（音歷）雲精爥銀珕（音麗）珋（音留）璿瑰（古回）水

碧潛琘（良巾反銑曰並寶物也）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銑曰鳴石似玉撞之声聞數千里生

皆向陽故云列於陽渚浮磬石也可為磬者岸故云陰濱水南曰陽肆亦列也）或頹（公浴）彩軒經連或焆（音涓）曜涯

鄰（向曰頹光色也焆明也涯鄰皆畔也言珍寶之物或光色輕而相連或明曜於水畔）林無不溽岸無不津（良曰溽津

皆潤也言珠玉之所出林岸皆潤）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鴢（於絞）鶖（音秋）鷗（烏友牛未疾自反齊

曰羽族鳥也晨鵠天雞鴢鶖鷗鷁皆鳥名）陽鳥爰翔于以玄月（翰曰陽鳥鴻鴈之屬爰於也玄月九月也鳴鴈以此月而翔）

千類萬聲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許羿）䎀（許月反向曰濯洗翮毛也鼓動言毛羽洗濯於

水跡理於風動翅翻翅動翅皃也）揮弄灑珠拊拂瀑（蒲木）沫（翰曰言群鳥揮動於水弄而成珠拊拂於波瀑而為沫也瀑水

飛也）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他臥）積羽往來勃碣（其列反銑曰言群鳥青[illegible]而多集則如

霞光之布散又如雲氣之豁開也毦落毛積羽地名方千里羣鳥産乳解毦毛之處勃碣地名小鳥之所遊也橉刃杞稹之忍薄於潯

涘栛力計槤音連森嶺而羅峯良曰橉杞栛槤四木名稹稠概也薄叢也潯涘皆岸也森高聳皃此木叢生羅列於岸桃

枝篔音筠簹音當實繁有叢葭蒲雲蔓纕讓以蘭紅良曰桃枝篔簹竹名實繁有叢

言緣江皆生也葭蒲草名纕謂綵色相映也雲蔓言如雲相連也蘭紅澤蘭也揚皓音杲毦音二擢紫茸蔭潭隩

於六被長江翰曰皜白毦花擢出也茸亦花也潭深水也隩曲也言衆草花葉蔭於深水之曲被長江之岸繁蔚音尉芳蘺

隱藹水松涯灌芊千見萰力見潛薈烏外葱蘢郎公反翰曰繁蔚隱藹多皃芳蘺水松香草名涯岸也水

木雜生曰灌潛薈深闇也芊萰葱蘢青盛皃言茂滿於涯灌之中鯪音陵鯥音六踦巨眉跔具俱於垠音銀隒魚儉獱音頻

獺睒失冉瞲呼穴乎厱去嚴空向曰鯪鯥二魚名有足踦跔行皃垠隒岸也言二魚行於岸上獱獺水獸捕魚者睒瞲視皃厱空坎也

言其躍驚視於坎穴之中迅蜼聿季臨虛以騁巧孤玃居縛登危而雍夔肥𤙖呼口

翹踛音六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翰曰蜼玃獸各行迅疾也言其疾速臨空跳騁蜼登危險雍容自得夔𤙖

獸名翹踛一足行也山西曰夕陽鵷雛鳳也翮翅也因岐成渚觸澗開渠銑曰岐山岸曲處也停水曰渚言江水觸山曲成渚

山夾為澗洪潮觸之又為溝渠也漱所遘壑生浦區別作湖向曰漱蕩也壑亦山曲水蕩之則生浦也水而不流者區分

也廣停水曰湖江水分流而為也磴之以瀿音煩瀷音翼渫息列之以尾閭翰曰磴溢也瀿瀷還暴溢滿之水也言

此水益於諸浦湖中之水也淥出水出水從海出曰尾閭矣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良曰翠翳草木盛皃菰草名生於水故曰泛水蕩之動故云遊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翰曰播布匪非執樹也芒種稻也挺出蔬菜也言稻非人種而樹之自生布於渚浦又生自然嘉菜可食也鱗被菱音陵荷攢布水蓏力果翹莖瀵芳問反蘂濯穎散裹濟曰菱荷水蓏並草名其多如魚鱗之被積布之翹舉瀵散也蘂花也濯洗穎穗散開其包裹之子隨風猗於宜萎於危與波潭淹徒我流光潛映景炎羊染霞火銑曰猗言草也猗萎隨風皃潭淹逐波動皃流光光色潛映於水光明矣炎盛於霞火之色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音姚滆音鬲朱滻音產丹漅子了反翰曰茈湖澤名與江水傍通極望數百沆胡朗瀁余兩皛胡了溔余少反翰曰謂大數百里沆瀁皛溔深廣皃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向曰包山山名洞庭湖名巴陵郡名達道也窈窕深邃也巴陵地道從包仙洞庭湖水底潛通諸仙所不至而幽岫深邃有奇狀也金精玉英瑱他見其裏瑤珠怪石綷子會其表驪虬渠幽摎居由其址音止梢雲冠其嶸父眇反良曰瑱飾也綷五綵也表外也地道幽岫之間金精玉英生於內故云飾其裏也瑤珠之寶怪石文珍生其外故云綷其表驪虬龍也摎盤址底也梢雲瑞雲也音榮也嶸山頂言龍盤於深泉之底瑞雲戴興於山頂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翰曰海童海神琴高仙人也矯矯舉也言於此飛舉而遊水夷倚浪以傲睨五計江妃含嚬而矊眇撫凌波而

鳧躍吸翠霞而夭矯向曰水夷水仙人也傲睨瞻望也[illegible]也矊眇遠視也言仙人倚波浪以瞻望江妃[illegible]而遠視翠霞江
上青氣也夭矯飛騰貌言仙人撫凌波浪又似鳧鳥之遊躍而吸食江上之氣而恣為飛騰也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
翰曰言風收不動舟子於是搦女角棹涉人於是檥魚綺榜補朗反翰曰舟子善行舟者搦執也涉人濟水
檥榜整理舡具而行者也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銑曰漂流運動也飛雲艅艎皆舟名舳舡
傍艫舡尾也屬連也檣挂帆木也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越交益投幽浪平竭南極窮
東荒翰曰逆水為泝順流曰沿漁謂捕魚人也商謂販易人也交益郡名幽州名樂浪郡也竭盡也言流行盡天地之南窮東荒之外東荒海東也爾
乃隸氛音紛祲子鴆於清旭許玉覘勑詹五兩之動靜長風颸干兒以增扇廣
莫䬆音羅而氣整翰曰覘闚也氛祲江氣浸浮也旭日也五兩鳥毛為之罝檣竿之上以候風也言視紅氣浮於日光看五兩之動靜則長風
增扇北風之氣整而起也颸大風貌扇動也廣莫北風也䬆急也徐而不䬉烏回疾而不猛良曰徐緩貌遲也言雖緩不遲
雖疾不猛和而得所鼓帆平迅越趠音陌漲音張截泂古迥凌波縱柂徒我電往杳溟覓公
反叶韻良曰迅疾越度趠過漲闊也截直渡也泂遠也柂舡尾所以正舡也杳溟絕遠之處電謂疾也䨴徒對如晨霞孤征眇若
雲翼絕嶺令翰曰䨴對雲急渡貌孤者言相連為一言舡行如朝霞急渡而速行若大鵬乘雲之翼掩然絕嶺也倏忽數百千里
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向曰倏忽俄頃並謂須臾之間行數百里以及千里史記

濆作攅

軀作嘔

曰飛廉善走廣雅曰睎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曰渠黃毛詩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舉足則望見之企與跂通於是蘆人漁子濆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思延反銑曰落庵屋之類言其作屋于江濱山側為庵也衣裳則毛羽所為短褐衣也蔬菜也鱻魚也洊寂見澱廷見為涔夾潨在公羅筌筒灑連鋒罾子僧䍣雷比船翰曰鋒釣鉤罾䍣網比船下網之船而相比行也或揮輪於懸碕奇或中瀨而橫旋忽忽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良曰瀨波也言釣魚者或坐於懸岸之上或行於水中波而船橫旋也貪利忽夕尋夜方歸傲自足於一軀尋風波以窮年向曰言嘯傲自足樂一身常尋風波以終百年矣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淹度河汜似鼓之以朝夕良曰域界也盤巖大山言江以大山為限界也洞深壑海也言江流壑入於海淹汜謂江水分流故也鼓之以朝夕謂潮水往來也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瓌奇之所窟宅銑曰海下故川流皆歸聚之江氣潤液蒸為雲霧珍怪瓌奇謂珠玉鼈之類也化變化也產生也窟穴宅居也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翰曰挺生也挺異人乎精魄者言異人生於時皆得江漢之英靈也言江中起雲霧疾速乃起起也及其譎變倏叔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向曰倏恍疾速也方常也言譎詭變化離合疾速有如符契而為災祥蓋非一狀也感事謂致感風雲也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

於筆銑曰經紀天地謂廣大利育萬物也人術謂樂道法水而為政言其妙理不可窮盡也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
陽侯遯形乎大波翰曰岷山之精上為東井星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
湘娥良曰宅居協合也奇相者人也得道於江故居江為神乃含其精爽與湘娥俱為神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
之仰嗟良曰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死命也余憂於
龍焉龍俛首曳尾而逃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良曰荊佽飛得太阿寶劍從楚王渡江江神將奪之風波
大起兩蛟挾舟佽飛以劍斬蛟風乃止故思而壯之能終成劍之神氣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翰曰
戈與劍皆刃器故叶韻而言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銑曰屈原至忠遭遇放逐而懷石自投于江漢漁
父賢人不為時所用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向曰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
江比黿鼉以為梁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驊騮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感交甫之喪珮愍
神使之嬰羅翰曰嬰羅掛網也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向曰煥美也大塊元氣也言美
元氣之流形使萬物至於窮盡同歸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良曰水柔弱淡然無欲利育於物故
保道不虧而長堅固此乃靈和之氣所以為也靈和和之氣也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翰曰四瀆江為
長河次之故考其妙觀不過此也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七　賦庚　五臣注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

賈誼鵩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顏延平赭白馬賦一首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志上

風賦　宋玉向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為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以作此賦諷之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者翰曰蘭臺臺名宋玉景差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颯然風聲也至於王之宮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銑曰披衣當風快風之涼因言此風我與衆人共有之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濟曰溥徧暢通也言風乃天地皆暢之氣徧而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為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之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音只句音鉤來巢空穴

來風翰曰枳木名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穴言木之句曲者其多巢鳥門戶之穴風多從也其所託者因也然
則氣與風殊焉向曰雖同託戶穴其於清濁亦殊矣王曰夫風始安生哉銑曰問風之所由生也
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
口良曰蘋水草也浸淫風流散兒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行谿壑盛於谷之口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
松柏之下音戶飄忽淜普冰滂音茫激颺熛音標怒銑曰言於山木之間激撥為聲耾耾呼宏
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濟曰耾耾聲也迴穴猶急也錯迕交錯也蹷蹶擊也言風聲
如雷急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音件眴音絢煥粲爛
離散轉移翰曰衰微也被麗披離四散兒衝擊兒楗門也言風之將微衝動門而已眴渙粲爛明兒謂四壁皆明散轉移微也故
其清涼雄風則飄忽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
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
衡槩新夷被荑楊向曰桂椒新夷稊楊皆木名芙蓉蕙草秦衡皆草名邸翱激急也獵經歷也言此風之起凌越翱翔於
成水之上而邪觸香木芳草也迴穴衝陵蕭條眾芳良曰歷諸方忽然上山陵蕭條猶散眾芳之氣然後
倘音常佯音羊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乃得為大王之風

（翰曰倘佯猶盤旋不定也躋升也言能上升於此者即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音栗）清涼曾欷（銑曰憯悽惏慄寒皃言風之吹人寒甚有以至於虛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濟曰愈差也析解也言風之清涼可以差病而解酒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濟曰發開寧安便利也言能開耳目之明安利人之身躰者乃大王之雄風謂雄駿之風）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揃（孔）然起於窮巷之間堀（音窟）堁（音課）揚塵（銑曰揃忽起皃堀堁昏闇皃言庶人之風忽然於窮巷昏闇而揚塵也）勃鬱煩冤衝孔襲門（良曰襲入也言亂起衝孔入門）動沙塸（音謳）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翰曰塸沙堆也言振動沙堆吹扎死灰驚乱溷濁之氣揚腐臭也）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向曰言折入者甕牖室廬而已）故其風中人狀直憞（徒寸）溷（胡困）鬱邑毆（音驅）溫致濕（良曰憞溷惡乱也鬱邑憂也言惡風吹人令人惡乱而憂鬱溫氣來令人致濕病）心中慘怛（達）生病造熱（濟曰令人悲慘而生熱病）中脣為胗（音軫）得目為蔑（音蔑銑曰胗脣瘡蔑目疾也言能為脣目之疾）啗（音敢）齰（壯革）嗽（所角）獲死生不卒（濟曰啗齰嗽獲中風人口動皃言差與死皆不可卒然而致也）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良曰雌風卑惡之風）

秋興賦 并序

潘安仁

事一作士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翰曰二毛謂髮始有二白毛以大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向曰寓寄也時兵仕中郎將省官故云寄直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銑曰閣高故稱連雲深故曰希照珥插也蟬以金為之象蟬也皆侍中散騎之冠冕也紈綺貴戚子弟之服也言此並貴人之遊處也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茨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之猥廁朝列翰曰攝承也言攝其闕之以猥曲也廁次也言承乏闕得曲次朝士之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翰曰夙早興起晏晚寢臥匪非遑暇底致寧安翰筆操執也慨然不待思命名也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善曰薄迫也言四時代為節序万物流相遷迫也覽花蒔寔吏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濟曰觀花蒔可明盛衰之理感冬索而春敷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濟曰草木榮悴誠為末事且猶有感況惟人情善惡乎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憯音慘慄音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濟曰宋玉楚大夫作九辯[illegible]

疾一作疚

不返也揖猶也瞬懷似矢之皃 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而嘆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 翰曰慕徒侶也觀悲怨傷也 彼四戚之疚心兮遭一途其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良無秋兮不盡 翰曰四戚謂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咸可發疾痛 此言四戚可以爲心病也一途難忍謂秋也言秋時既哀故云无愁不盡 野有歸鴈隰有翔隼遊氛朝興槁葉夕隕 良曰隼鷹鷂也秋則擊氛秋氣也隕墜落也 於時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 音若 御袷衣 向曰箑扇也絺葛也秋氣既寒弃而不用藉鋪也莞蒻蒲席也言將鋪而御之衣袷之也 庭樹槭 所車 以灑落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 呼惠 以寒吟鴈飄飄而南飛 濟曰槭葉落皃戾至 銑曰言庭葉以灑落勁急之風至而吹帷帷幃也嘒嘒蟬聲也飄飄飛皃 天晃朗以彌高日悠陽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 銑曰晃朗天高明皃悠陽謂日寒而微也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夜長 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 良曰朣朧月初出皃淒清寒露皃熠燿螢火也粲明也蟋蟀秋蟲至秋寒故就軒屏言鳴軒下階砌也 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 翰曰流火心星也秋心星西下將沒故有餘景也宵夜也耿介執節守度也展轉反側也 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

音覓 俯也

髮颯以垂領濟曰遒終也斑謂黑白雜言吾歲之終儵既然白首乃見斑白之髮或垂晃或垂領也彪髮下垂兒素白也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頍頍音丘且非反翰曰羣儁謂羣賢之人也仰其逸迹自若謂攀於雲漢也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有欲也如比皆謂珥金貂之仕頍頍光明兒苟趣捨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閒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銑曰苟且也趣謂求榮利之人也捨謂不取者也言此二者殊途也庸詎何能識其動靜哉至人謂至德之人常有休美之風齊同德等也一指謂以我指喻彼之指指喻我而其理因齊矣以云一指喻也其性小同故云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宙出生而入死良曰彼謂榮利之人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生謂精明也言貪欲出悟兆足入死也貪欲之人固執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顛音側掛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濟曰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地為危殆也且不踐其位是得安全之致也言富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猨之捷足難履哉言其危也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向曰神龜見殺鑽骨宗廟而祀之貴則貴矣田一反綠水不可得也喻貴者遇患思反於貧賤則難矣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向曰投棄也紱綬也言紱衣綬棄榮利以自疏僻也皐澤中也言耕於沃壤之地得輸稅自供也泉涌湍於石澗兮菊揚芳乎崖澨翰曰湍疾流也菊草也揚芳謂揚香氣也澨亦水崖也濯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潎潎音條匹蔽反

文良曰淵谷也消消水流皃 游儵小魚也游游行皃

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濟曰逍遙散逸皃，阿山曲也，放曠謂無拘束也，人間世謂在人間而無世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銑曰優遊自樂，可以終其天年而已。

雪賦

謝惠連 銑曰沈約宋書云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賞之爲司徒彭城王法曹作此賦以高麗見奇之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向曰暮盡昏冥積厚也愁雲陰雲也 梁王不悅，游於兔園。向曰假設主客以爲辭兔園梁孝王苑名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翰曰言置旨酒命賓明也鄒〻陽枚〻皐召延皆相屈之稱 相如末至，居客之右。良曰司馬相如也末至謂後至也言以尊其才高故居賓客之右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良曰俄而猶少間也霰散微雪也 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銑曰北風衛詩皆歌雨雪也王乃思事以歌 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祕思，騁子妍辭，侔色揣初委稱，爲寡人賦之。銑曰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謂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曰梁王語辭也言抽子深祕之思妍美之辭齊其容色量其所稱爲寡人賦之侔齊揣量也 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翰曰逡巡而揖敬王命也 曰：臣聞雪宫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濟曰雪宫在齊故云東國雪山在西域〻夏有雪峙峻也 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良曰岐周所居也文王名昌發詠謂詩云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時國中大雪又東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銑曰詩曹風云麻衣如雪儷偶也郢人能歌白雪之曲郢楚邑名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音麗於陰德向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也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湯湯陰盛之徵沴不和之氣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濟曰美雪之德請言其初也玄律窮十二月也嚴氣寒氣也升上也焦溪涸音護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銑曰焦溪溪名湯谷日所出也蜀郡有火井中常有火出溫泉溫湯也涸凝冰皆寒凍也滅謂寒而火滅也沸潭無湧炎風不興北戶墐音覲扉裸胡卦壤垂繒翰曰季可潮有沸潭北戶向北之口也墐泥也裸壤不衣國也熱至是寒切沸潭不能為涌北戶加泥以避寒不衣之谷亦垂繒帛也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揜日韜霞向曰朔漠北方流沙也言風起飛沙連積氣靄為掩霞日霰蘇見淅先歷瀝而先集雪紛糅女又而遂多良曰霰微雪也淅瀝霰細下聲糅雜也細者先下後遂紛雜而多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筆苗弈弈濟曰皆飄颻往來繁密之皃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翰曰開簾也隙壁穴也言雪之飛散積於屋簷而入於壁穴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銑曰便娟縈盈雪迴之皃廡室帷幄也言間上眄

隰則萬頃同縞音杲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音路向曰縞白也璐美玉也逵道也言雪冒臺色如累璧連玉庭列瑤階林挺瓊樹良曰階樹盡如瓊瑤矣瓊瑤皆玉名皓鶴奪鮮白鷴音閑失素紈袖慚冶玉顏掩姱户故反濟曰白鷴鳥名紈素練也玉顏謂美人顏如玉也姱美也言此等並白對雪故皆慚失其鮮美若乃積雪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崐山翰曰崐山玉山也燭龍崐山神也常銜燭以照其中言積雪未銷白日暉明光色爛然燭日崐山之玉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向曰馮夷河伯也蚌水蟲也內含明珠河伯剖而列之言明粲然宛滴垂外有此矣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汗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銑曰勢狀既多數共不能具述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良曰觸擊楹柱也幌帷幔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濟曰湘吳出酎酒也御著也狐貉皮裘也謂重衣看之酎三釀酒也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翰曰鵾〻雞也雙无謂時屬見也云鴈孤飛喻出事仕宦子離其家親以明也折園中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向曰枝葉謂兄弟也言連累踐霜雪與兄弟相

遠馳念千里頓与之同歸鄒陽聞之慸本莫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銑曰懣悶也鄒陽聞其辭悶然心服之思其妍美以為唱和接賦之末而起歌積雪焉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褥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翰曰披開幄帳援引燎燒也薰鑪炉桂酒以桂投酒中取香也清曲妙曲也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濟曰酡者自也謂佳人醉而者赤色也願低帷以昵枕念褫直紙珮而解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无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銑曰鮮寡也言雪之光耀豈寡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翫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乱翰曰繹理扼把也言王尋繹吟翫把腕以其詞使枚叔為亂以斷之乱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良曰羽之白或輕或貞不如此雪能与時盛衰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耀不固其節翰曰不道玄陰而昧者此言正也同乎光不守節若先退也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良曰此言自節之道亦因時行止或曰高下也謂上下飄落此言欲從風雲而已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銑曰任物像形因事成立皓然与天地合德何思何慮之有哉

露一作雪

月賦　謝希逸

向曰沈約宋書云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禄大夫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翰曰陳王曹植也應瑒劉楨並魏才子言二子初喪子植惜其才端然憂愁以多閑暇此皆假設以為辭綠苔生閣芳塵凝榭良曰不游遊行故苔生於閣塵凝於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銑曰悄憂也言心憂病其懷不悦至於半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向曰路有蘭苑有桂者也清肅皆静也寒山秋坂並苑中山坂也謂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臨濬壑而怨遥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翰曰春夏崇高也秋時天漢西南斜遠於左界陸道也謂日在北道黄歷躔之次躔次也白露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良曰曖蔽也流布也沈吟殷勤思之深也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濟曰毫筆牘書版設言命仲宣以序情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良曰跪拜鄙鄙也幽介孤賤之人長自在丘園藩籬之中樊藩也昧道懵學孤奉明恩銑曰昧暗也言闇於道不明於學虚奉明主之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濟曰沈潛謂地故稱義高明天故稱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翰曰日月陰陽之精也扶桑日出處若英日没處月盛於東可以代日之明故云擅也月生於西可繼於日之曜故云嗣也英木花之冥闇也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翰曰玄兔月也中有兔象故以名焉姮娥羿妻常娥也初奔月因以為名月色白故云素娥言

昭曜帝王之臺后妃之庭朒尼竹朓他了警闕朏音斐魄示冲向曰月朔見東方曰朒晦見西方曰朓言視此數言君王之德也

朏盛明也魄初出也明生得互以示人君謙沖川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銑曰月順

十二辰而行以通照天下星謂箕畢也畢雨也月行失道行從箕則風從畢則雨今三台星軒宮軒轅之宮也言增華彩於此委照而吳

業昌淪精而漢道融翰曰吳謂孫堅夫人夢月入懷漢元后母李夫人亦夢月入懷而生元帝謂俞委其精以昌吳漢所言

也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濟曰霽止也氣止雲斂言晴也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

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良曰楚詞

云洞庭波兮葉下山頂曰椒瀨水石上急也言秋天清迥月光益明列宿掩縟長河韜映向曰縟繁彩也月盛明昧列星大河皆韜

揜光彩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銑曰柔祇地也圓靈天也言月光照

地如凝雪照天如水鏡觀宇庭除皆如霜冰之絜也縞白也君王乃厭晨歡樂宵收妙舞弛清

縣濟曰弛廢也縣軒懸也厭晝日之賞享其夜宴收妙舞廢軒縣之樂去屬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

良曰去燈燭之所就於月殿并進琴酒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翰曰小竹曰篁言夜寒令人悽傷風吹篁竹成音韻

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皋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向曰[illegible]皋[illegible]管

謂北胡之笛也言親近皆戍也不相從羈客孤子悲夫進見而聆皋鶴胡笛之聲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徘

徊房露悁悵陽阿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音和也房露陽阿皆曲名徘徊反側良用悵悲哀良恨此曲不与知音同聞聲林虛籟淪池滅波銑曰謂風止林籟虛而不鳴淪文也池水波文皆滅情紆軫其何託愬音素皓月而長歌良曰愬向也言情紆曲軫痛无所依託但向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銑曰美人以喻君子也邁行也君子行去音信隔絶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里者言君子遠也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向曰臨風歎息不止思見君子但川路長遠不可踰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没露漸乾歲晚未知所從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讒人也謂君子可避退不仕恐讒言將及人也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復之無斁濟曰言王善其詞賦故命執事人獻壽璧於仲宣也恭敬佩帶厚賞无厭斁也

鵩鳥賦并序

賈誼向曰漢書云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誦詩屬文漢文帝召爲博士爲絳灌之屬害之天子疏誼爲長沙王傅時有鵩鳥入室集其承塵而鳴俗云此鳥入人家主人當死作此賦齊死生以寬憂也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嚴曰祥善也鵩鴞皆不善之鳥誼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

長乃為賦以自廣（良曰謫責也天子責之使居長沙卑濕之地廣猶寬也）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翰曰大歲在卯為單閼）庚子日斜鵩集余舍（向曰斜謂日昳）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銑曰坐隅坐席角也貌謂鵩鳥容貌閑暇不驚也異物則鵩也萃集也私心怪其何故也）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余去何之（向曰發發書也讖驗之書言怪異之度于鵩謂問鵩焉）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濟曰問鵩鳥有吉事當告我有凶事當言其災咎也淹遲速疾也言遲速之度語我長短之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良曰以歎息請對以臆中之事）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翰曰言萬物亦變化遷轉反覆無定）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音蟬銑曰轉授也言形氣相授與如蟬之蛻皮）沕（音勿）穆無窮兮胡可勝言（向曰沕穆深微也勝舉也言深微之理不可盡能備舉其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銑曰倚因也禍因福生是禍伏匿於福中）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濟曰有冥明必有吉凶憂喜吉凶如身影之相隨故云聚門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良曰吳大王夫差破越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彊盛故卒為越王句踐敗而滅之以成霸業）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翰曰李斯因遊秦而相位以成功後為趙高所讒故被五刑而死）傅說胥

糜兮乃相武丁（濟曰胥靡刑名傅說代人為刑也武丁夢王求之以為相）夫禍之與福兮何以糾纆（向曰糾纆繩索也兩股相纆言禍福相糾纆亦如之）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銑曰人之命終則有始誰能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震盪相轉（翰曰水矢以飛流不閡至通利若觸物激怒則悍更）（旱悍遠言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因禍之激而至於禍回薄震盪相轉无常）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良曰禍福相生如雲起雨降紛錯不止鈞輪也言天地輪轉万物生死之理坱圠无涯際也）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濟曰言天之與道其理深妙不可預為思慮謀度）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翰曰言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向曰以而冶為鞴炉也工巧人也言以天地造化陶而万物合而成形散而歸无形自无生自形出消息之理安有常哉）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銑曰變化反覆无終无始）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濟曰變化千轉偶而為人何足引持以自矜惜控引持摶持也）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向曰言人死化為異物此造化之常何足以為患也）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小智惠之人自私愛其己賤於万物獨貴我之身人也）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翰曰通達之人以理觀之万物不殊於己故云物无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向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銑曰自矜夸其名者死於權勢而也每貪也衆品皆貪生惡死也）

猶一作獨

迫之徒兮或趨西東濟曰俗人怵惕而迫利或趨西東亦不自安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

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良曰言至人不曲私於己而与變化齊同窘困也愚者繫縛於俗累內如囚人之拘束至人

遺物兮獨与道俱翰曰至人能遺去物累与道俱行衆人或或兮好惡積億向曰或或猶東西也衆人趨利東西有好惡積億言多也真人恬漠兮猶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

喪辛聲叶韻銑曰至真之人其性靜莫絕去人事与道棲息離智遺形體超然如喪忘其形體耳寥廓忽荒兮與

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音遲則止良曰寥廓忽荒言空无著也言真人无著与道同翱翔而已亦猶木之浮水行止隨流也坻小洲也縱軀委命兮不私与己翰曰委身命与万物同不私愛也其生兮若浮其死兮

若休向曰生為浮壽乃久保息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銑曰深淵无波散舟任縱喻真人服言怵動无所同以心之也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良曰有德之人无以累又知天命何憂患哉細故蔕

尹介芥兮何足以疑良曰細故小狹之人也蔕芥刺也言小狹之人怵惕於身亦何足以為言疑滯之事乎

○鸚鵡賦并序

禰正平銑曰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下曹操欲見之衡初不肯往操忿以才名不忍殺送与劉表後侮慢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長子射尤善之後衡為祖所殺時年二十有六

時黃祖太子射音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

銑曰舉酒勸酒也處士隱者之稱今日無用娛賓良曰无諸戲弄以用娛樂賓客竊以此鳥自遠而
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
可乎向曰使四坐之人觀翫之文詞以為榮也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詞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暉翰曰
鸚鵡出西域隴山也靈異也挺特也出自然奇異之姿也西方金也貴寄於西故云體金精也朱鳥南方火也鳥皆口赤故云含火德也性辯惠
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許其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
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良曰嬉戲跱止也紺青赤色
觜也綠衣謂毛綠色衿謂前翠也故云翠衿咬咬鳥聲雖同族於羽毛故殊智而異心配鸞皇
之等美焉比翼於衆禽向曰心智異於衆鳥也可以匹鸞鳥鳳皇之美於是美芳聲之遠
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丁礼詔伯益於流沙銑曰偉異也謂羨其聲音儀表
可以嘉善乃命山澤之官求之於隴坻流沙也虞人伯益山澤之官隴坂名流沙磧也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
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翰曰跨踐也言雯擬崑崙雲霓之高以張羅弋也綱維雖廣所中者不過網之一目且
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迫之不懼撫之不驚能順從以遠害不違

忤以喪生向曰殖生也言能守毛故安停於手順從家害不違逆於人以喪其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良曰傷肌謂傑鳥毀肉者則被刑戮歸窮言此鳥迫委性命於人也籠閉鳥器也彫彫飾也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濟曰崎嶇傾側皃言飄流遠來歩越岷山邊障載經冬夏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翰曰此斷爲曹操所自道故寄詞遣情其適人臣事主若逢禍患亦棲遲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銑曰矧況擾柔也況鳥微賤能順柔安處也自度體陋而又腥臊不堪鼎俎之器庶不全被害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平聲良曰祿命大命也其大命衰薄奚何也何賤如此遭時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濟曰豈自發門也出言爲亂將以窺禍亂邪將復爲事不密以致危邪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翰曰伉儷夫婦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向曰言此辭命不足憐敢其衆雛未有所識也名聲名也實所能也恥其才能無異不副聲名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銑曰西都西京也今於此愛西京矣懷長也苦樂異宜也代馬依北風越

鳥棄母言或仮鳥爲之懷代越而鸛鵠同兩母故每言長安樂是也

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良曰少昊西方帝也蓐收典秋之神故云善術秋也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憔悴銑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思彼羣遊其聲激切容貌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弃妻為之歔欷翰曰放臣謂得罪見逐遠因者弃妻謂夫放之歔欷悲也感平生之遊處若壎音萱篪音持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絶若胡越之異區向曰感平生雌雄遊處如壎篪相須何今日兩相隔絶各在一方若胡越異域矣壎篪並樂器相和者也胡在北越在南言遠也順籠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蹰銑曰順從於籠檻之中視視人之戶牖因其形也踟蹰猶飛見想崐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扶疎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羽翼殘毀而所懷不遂徒怨恨一隅而已焉何也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良曰且盡心所事豈敢背恵亡其初始也銑曰委身守死報德盡辭效愚恃其隆恩既往冀其永久而不變也渝變也

鸚鵡賦并序

張茂先銑曰晉書云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好六藝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兼中

書郎雖棲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以况鳥小而能安也後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良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生養也言翔集於此養生之理足也）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翰曰言毛色淺惡形體醜陋既居處卑下故物无害也）繁滋族類乘居匹遊（向曰鳴曰乘言族類滋繁故居必乘遊乃匹也）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音就）鶚鵾（音昆）鴻（江）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遠也言大鳥等或生絕遠或能沖天觜距之利足以自衛護也）然皆負矰嬰繳（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諭大（銑曰鷲鶚可以贄執鵾鴻可以食孔雀翡翠可以飾皆以有用於人而負矰嬰繳以爲鷦鷯无患也喻大謂以人可以退身守愚以保其生）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濟曰播布類種也）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翰曰攝養也）育翩翾（許緣）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良曰育養也翩翾小飛皃陋小也言毛羽无玄黃之色可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向曰毛不可飾器肉不爲俎豆）

之賁鷹鸇過猶俄翼兮尚何懼於罿音衝罻音尉銑曰俄傾也鷹鸇鷙鳥以其小傾翼而過罿罻小網翳薈會烏蒙蘢是焉游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翰曰翳薈蒙蘢草密皃飄颺高飛皃翕習急疾皃言遊集不過蓄高草飛翔不高不疾也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濟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良曰盤樂也是處可栖故无滯礙是處可樂故无常所不以荊棘由而陋之不以蘭茝香而榮也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音古害兮不飾表以招累向曰不擇處故易安逸任命順適故不遇羅網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以寶賈人之害也言此禽不懷寶貨害不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累也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銑曰言能守性不自矜持動不煩處任自然資用不為人所誘鵰鶡何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良曰雕鶡二鳥以觜距之大鵠鷺肌肉之充皆為人所取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翰曰孔雀作翠晨鳧鳥名言其藏竄幽險遠裔之處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濟曰咸以肥肉羽毛可用不離罪為人所斃死也鴈自南向北以體先不能高飛常銜蘆以避繳然終為特人所殺蒼鷹鷙而受紲音辥鸚鵡

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濟曰鷙鳥猛也紲係也猛志謂鷙鳥性也言屈志從服養也塊獨也言獨幽縶九重謂宫門也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向曰鸚鵡變音聲以順人之旨趣摧羽翮以為人用也鍾岱二山名出鸚鵡隴坻出鸚鵡言不忘其所遊之林松也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音爰居避風而至翰曰鶢鶋避風於魯門臧文仲祭之條支巨雀踰嶺自致良曰條支國名漢時貢大雀也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巨雀大也飄颻鶢鶋強畏鍾鼓聲也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陰陽陶烝萬品一區銑曰體大鶢鶋也形瓌謂巨雀也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音接大鵬彌乎天隅向曰舛錯不齊也言大小不齊種類繁其類各殊也鷦螟微蟲也巢於蚊子之睫鵬大鵬鳥翼垂於天之一隅將以上方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銑曰上方鵬鳥下比鷦螟也徧天壤遠觀之大小好惡竟不知其所從也

赭白馬賦 并序

赭音者

顏延年向曰沈約宋書云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後為秘書監宋文帝為中郎將從武帝赭白馬之誦又文帝受禪其馬乃死帝命臣等賦之延之同自此作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翰曰驥良馬不稱力而稱德馬之大者名之為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駮

音伏趫去妖迅而已（濟曰驍馬名趫壯迅疾也言國之所尚冣儀容正當之所重壯疾而已）實有騰光吐圖

疇德瑞聖之符焉（良曰堯時河洛出榮光神馬銜赤文甲圖臨壇祭壇而吐之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此瑞聖之符焉）是以

語崇其靈世榮其至（銑曰語謂人之語端也堯有此神瑞故人之所語崇美其聖靈世代崇其至德）我高祖

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向曰五方中國及夷戎狄四隩遠也言五方四遠並來貢獻）秘寶盈

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廐（翰曰秘寶貴寶也文駟騎馬宗華廐馬舍）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

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濟曰乘輿天子也赭白馬名簡擇也錫賜皁廐也言帝心擇而賜焉）服御

順志馳驟合度（良曰服御乘駕也言順心志也合步合節也）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

襲養兼年恩隱周渥（銑曰齒歷年也襲衣受養也言年雖衰老而藝美不忒能不衰受養兼於常年是帝之恩私周厚也）歲

老氣殫斃于內棧（向曰殫盡斃死棧以板為馬足）少盡其力有惻上仁（翰曰少壯盡力惻沮天子之仁心）

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濟曰命陪侍之臣述天子之意末臣延之自謙也同獻謂同諸侍臣）其辭曰

維宋十有四載盛烈光乎重葉（良曰烈業也武帝文帝相承故曰重葉言盛大之業光明於此）武義

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銑曰言宋帝武義文教已被於遠方粵於肅然陳列文化盡已優洽）泰

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既接向曰泰階三台星也上下七星皆平謂太平軌迹也言太平可升興国之迹可接於右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翰曰訪古先帝王為国之美者於書史之中考興王之則於往昔簡牒之上良馬之瑞者以比今也方常載則也牒亦書史之流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良曰黃帝登位有神馬見也飛黃神馬也皁櫪也言服養於皁櫪之中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濟曰龍馬銜赤文綠字圖候日見以應堯也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濟曰亨通也言漢德通遠方天馬見魏德楙而澤馬效質銑曰楙盛也魏有澤馬見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向曰伊惟也漢並有故言間出以光榮瑞應圖也漢得天馬作歌以天馬來歸之辭此皆入於律呂登於郊廟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翰曰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扶衛天子於警蹕也警言蹕出入清道也是用精曜叶從靈物咸秩濟曰精曜天駟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靈物謂天馬也言皆有次序曁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良曰曁至罄盡也九區九州也至明命之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貢銑曰肆行也言九區之人皆行險阻遠稟正朔納貢賦闔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函音含牣音仞翰曰王會謂諸侯朝會也阜大昌盛也函夏中夏也言闔王此會首大盛乃知中夏納方国之獻充滿於王庭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向曰六服謂侯甸采男衛也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駿良馬言總諸国而收得之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濟曰乘風先景言速

奕也步美洪大也種類美大而迅疾也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去聲叶韻良曰象輿象車也鉤陳天子衛也此馬武帝賜文帝故云代驂歷配也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賜留皇情而驟進銑曰言長命而聲價隆振此馬帝為蕃王高祖賜之故云留皇情而驟進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翰曰瞳目權頰也蘭筋筋功骨毛髮交道也異體峯生殊相逸發濟曰言多而此也駝同也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濟曰言馬行疾也超攄駝疾馬行也絕塵轍謂足不及輪不碾輪也滅沒皆言疾也簡偉塞門獻狀絳闕去聲旦刷幽燕晝秣荊越良曰馬執北絳闕天子門也言簡於塞門獻於絳闕刷乱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荊越南地名朝日未出時晝日出後言馬疾也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去聲叶韻銑曰教習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言此恐君遊逸無度故發此端也惟帝惟祖爰遊爰豫翰曰文帝高祖皆經乘此馬而遊豫也遊豫謂天子巡幸飛輶軒以戒道環向曰輶軒輕車也禁衛也彀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伍則裝入鈴以節行步彀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入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雘音汗叶韻寶㧞星纏鏤章霞布濟曰言以金組丹青飾其裝衣且其如星霞之文進迫遮迾卻屬輦輅良曰迫近速也遮猶衛也列行也言馬進速於前行者則遮衛天子以為行列也卻後者則充屬從之車也輦輅車也欻從耳攉以鴻驚時濩略而

龍翥 翰曰皆奔騰之皃 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 銑曰弭雄猛之姿奉引金路婉順其心待天子之駕御也 至于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于興言闡肆威稜 濟曰戾至肆縱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縱威稜 臨廣望坐百層料 平 武藝品驍騰 良曰廣望百層皆臺名料擇也言簡閱擇武藝之士品類驍騰之馬 流藻周施和鈴重設 向曰藻畫文言周匝畫文重設鈴於上 睨影高鳴將超中折 翰曰睨視也馬有視影高鳴者良馬也超走折往也 分馳迴場角壯永埒 銑曰分左競壯於迴地長埒也角競也 別輩越群絢練夐絕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 濟曰絢練疾皃夐遠迴絕遠也言撇於群輩疾而迴遠也射以擊鼓以節馬步令馬疾故使趫捷之夫作手而擊鼓之 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 良曰此謂騎射也玄蹄素支皆射帖名經歷著也雹散冰裂皆中帖之聲 膺門沫赭汗溝走血 向曰膺門胷也赭赤相胷門欲闊汗溝欲深赭血皆馬之色 踠迹迴唐畜怒未泄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 翰曰唐道也泄散也踠跡畜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乾天也言天子微怡都人君群聚而觀也朋猶群聚也 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厲跼 衢王 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 求皃 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 銑曰言變態既畢勇急之氣摧以牽制於街衢隘國都之隘窄故眷望西極朔雲與中奔逸也凌遽勇急皃驤舉也西極天馬所出也朔雲朔方雲中一郡也蹀足謂疾行也 將使紫燕 奔 駢衡綠蛇 一行以 衛轂纖

驪接趾秀騏齊亍丑録反向曰紫燕緑蛇纖驪秀騏皆駿馬名也駢並也衡車衡也亍行皃覲王母於崑
墟要帝臺於宣嶽濟曰觀見也帝臺神名宣山名嶽山之通稱言駕此馬經過王母帝臺所居跨中州之轍
迹窮神行之軌躅良曰跨徧也言車轍徧中州盡人神所行之迹躅皆迹也然而般于遊畋作
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向曰前王太康也盤遊喪國思太康之事可以作鏡於今日豈縱於人上取悔責於
道義之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鑒穆武憲文光翰曰輟止也天子止遊迴慮解
息徒衛裝具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振民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
之跱衡濟曰人有隱痛不濟者發倉廩以濟之國章謂國之禮儀也王子期為趙簡子主御車有豕突出溝中馬驚敗駕也後漢朱勃上書云飛
鳥跱衡而驚馬也跱立也衡車轅也言今戒懼此豕突鳥立恐驚馬也故祗慎之所常忽警備乎所未防
良曰祗敬忽輕也言敬慎常日所輕之事謂省出入也備其所未防以為警戒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方奉駕之
佚音逸翰曰天子車輪取其安也泛覆佚過也尠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銑曰濯龍肉廐名奧深秩委
與也紅粟多年色紅秩祿秩也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濟曰知有仁恩也敝帷破帷也孔子
云敝帷不弃用以埋馬仆倒也天情周皇恩畢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良曰言德動天故神
馬皇其容儀於時駔子郎駿充階街佳兮向曰駔駿神馬也充滿也階庭街衢也稟靈月駟祖

雲螭兮翰曰馬稟月精及天駟星也馬有龍種故言祖雲螭言以龍為祖也雄志倜音惕儻精權奇兮銑曰言雄壯之志倜儻絕羣也權奇善行皃既剛且淑服鞿音機羈兮濟曰剛壯淑善也鞿羈韁控也言壯而善服於韁控也效足中黃殉驅馳兮良曰中黃中營也以身從物曰殉言效天子之營以從驅馳願終惠養蔭本枝兮良曰願終惠養以及後世覆陰竟先朝露長委離兮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棄因惠離別服御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銑曰幽經相鶴經也偉美也鶴一千六百年即胎産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翰曰鍾美也美其輕浮於曠文藻之質清遠之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崐閬而揚音向曰蓬壺崐閬皆仙山名帀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良曰日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而為遊焉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濟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踐歷既遠年壽又多目赤如星頂色如紫烟之華引員吭何剛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銑曰吭頸也姱美也引頸細而曲足跗高疏大多姱美也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翰曰霜毛玉羽言其色白而臨於霞也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向曰鍾山之北有芝田瑤池而鶴朝夕遊戲飲啄於中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濟曰厭飫江海游山澤掩蔽雲羅

緇故為人所羈束雲羅言罻羅高入雲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良曰帝鄉天帝之鄉也岑高寂靜也人寰人之寰宇喧卑之處也歲崢嶸而催暮心惆惕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涼沙振野箕風動天銑曰崢嶸寒悴皃惆惕悲傷皃箕星名主風故云箕風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向曰嚴嚴慘烈皃寒霧殺物故云苦也既而氣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臨清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向曰翰曰舒長氣也歇止也言淚鶴皆以淚以就閑止也蕭條風殺并流光謂月光也唳鶴鳴也丹墀大子階庭也金閣以金飾閣始連軒以鳳蹌良曰終宛轉而龍躍濟曰鶴舞之皃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蓬集矯翅雲飛良曰跳躑騰舉如飄颻飛雲離綱別赴合緒相依銑曰舞之行列離合皃將興中止君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翰曰將起復止如去復還颯沓矜顧謂自矜顧也遷延遲暮謂徐緩也翮之急在鶴後翱翥飛也先路前路也指會規翔臨岐矩步向曰指會由岐臨岐皆舞之節臨指止節翔步皆中規矩態有遺妍貌無停趣濟曰姿態餘妍言多也皃之移轉亦不停其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良曰機會逗止也睞斜視也言奔會止節以眼角斜視各分退一邊長揚緩騖

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銑曰言長奉頭綫行相並連聲而鳴衆變繁姿參差洊見叙密翰曰洊重也言鶴變態相翔參差相重而密也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向曰悉盡也言烟霧相交與鶴同色如不見毛質如風雨之去來非說可盡其容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絶更惆惕以驚思銑曰言觀者魂散目盪迷不知所從星離雲罷鶴散乃整神容鶴將飛見天居鶴之舊居崇絶尚言仰望舊居而惆惕以驚其所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丸劒雙止良曰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者但見此舞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丸弄鈴者劒弄刀者對此鶴舞色敗心慙而停止也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銑曰邯鄲善舞歌曲陽阿雅曲對此亦不敢倫擬也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翰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吳王闔閭女死葬於西閶門外積土為墳有雙白鶴舞於吳市乃令萬人隨觀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也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銑曰馴順齡年也

幽通賦

班孟堅銑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因作此賦幽通求古今得失神明之理以為脩誠信此其所以作也

系高頊之玄胄兮濟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頊謂帝顓頊高陽氏班氏顓頊之後故云系也玄北方水色高陽氏水德故云氏中葉之炳靈良曰班本與楚同姓令尹子文王而棄於雲夢虎乳之楚人以虎斑因為氏焉故云中葉炳靈[illegible]也颻凱風

而蟬蛻稅兮雄朔野以颺聲銑曰繇由也凱風南風也秦末班氏遷懿自楚避難於北地如蟬如隨風飄去故云翔也在東方時人則雄聞於北邊如蟬蛻其翔揚芳雄傑故云朔野颺聲颺振也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翰曰皇漢也紀十二也鴻水鳥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代始如鴻鳥之進有光顯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向曰王莽字巨君滔漫大之虐泯滅也夏中夏也遘遇也言父遇王莽亂愍於亡人行為歌謠者亂之志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濟曰貽遺則法也里居也言終保愛我父之所遺法則為我擇仁者之里為居廬今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音躋叶韻良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美我先祖有純淑文德身窮則把也亦有濟時之志身得榮年必有經國之義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鄙平絕而罔階銑曰咨嗟也蒙闇眇微圮毀也言我孤闇微將毀絕先人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翰曰殉營違恨也言我身不足營先人之事恨此代業毀絕誠可懷也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向曰言安靖潛處長思先人之業欲以經繼之日月不居忽復大遠匪黨人之敢拾巨業兮庶斯言之不玷濟曰黨鄉拾安也言先人欲我謹共之直今我不敢與鄉人近進自矜己善庶奉先人茲道而無瑕玷魂煢煢求營與人交兮精誠發於宵寐良曰煢煢孤兒言魂魄孤飛若與神靈交遊發我精誠於夜寐之中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翰曰眺望覿見也幽人神也言登山遠望見神人髣髴而求也髣髴不分明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翰曰葛藟蔓草也言

夢臨深峻之谷見神人授我葛草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語辭 昒音昧昕音欣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 向曰昒昕初明時也至初明仰思所夢心矇矇然未察其善惡 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 濟曰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質猶見也言邈遠而見依其遺讖以胸臆自判

曰乘高而逞音吾迋神兮道遐通而不迷 良曰逞遇也言乘高遇神微道遠通衢不迷惑 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 銑曰樛木高木也緜緜葛緣木之皃南風国風之詩綏安也言詠此所以安於下也

葢惴惴瑞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翰曰惴惴小心皃臨深前戒懼也二雅大雅小雅皆詩篇名所以美敬慎也祗敬也 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 向曰訊告也烱明也謂前日夢登山為吉象深谷為明戒也

盍孟晉以迨徒改羣兮辰倏忽其不再 濟曰盍何不也孟勉晉進迨及辰時也何不勉晉以及其羣輩所仕倏忽將過時不再來 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 良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俟待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竚立盤桓且待而不進之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 銑曰鮮少也晦無幾也言天地之運無極也人生之時少無幾何在於代也 紛屯亶張連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寡 翰曰紛亂也屯亶與蹇連皆艱難之多不識知者寡

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禦 向曰上聖謂湯文王也寤觸禦禁止也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皆觸艱難而後自拔豈君子衆人而預防止也

昔衛叔之御音訝昆兮昆為寇而喪予 濟曰衛成公命叔於楚成公弟衛叔守國有人譖叔於公公云將欲自

立叔公倍道而歸國衛叔方沐握髮迎之射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御迎也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良曰管仲嘗讎齊桓射之中鉤桓公後立為君以管仲為相是成已也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銑曰詭反也言變化之相反如此誰能預知終始吉凶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因惠而被戮翰曰雍雍齒也与高祖有怨天下既定先封之為什方侯丁丁公也嘗謂項王逐高祖高祖謂曰孤賢豈相厄哉公捨之此謂惠也天下既定丁公謁之高祖以丁公為不忠遂斬之栗取弔於由吉兮王膺慶於所蹙向曰栗謂漢景帝寵姬后也弔傷也言初寵見愛驕姬無禮後遂怨恚而死是由吉而後傷怨也王謂宣帝王后也初為婕好寵許皇后薨上以太子早失母乃選後宮无子者養之因立為皇后愛養太子也王后初晏无子竟以无子之言而尊貴也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濟曰叛亂也迴穴邪僻也言禍福紛亂又與如此北叟塞上翁也馬无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其子騎墮而折髀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而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單音善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音博而內逼良曰單豹導氣於內巖居飲水与人无患而為餓虎所食故云外凋也襮表也張毅富而尚門懸薄修表也後以內熱而死故云內逼聿中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銑曰聿惟也惟以屢中和為庶幾則顏回早夭冉伯牛被疾俱不壽終凡死不壽終而死口不得也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翰曰溺桀溺也路子路也言桀溺招子路令從己隱謂孔子不可隨從安慆慆音滔而不萉音肥兮卒隕身乎世禍向曰慆慆乱皃

詭避也言子路仕於衛不能避衛亂終身殺而爲醢也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濟曰聖門孔子
也言子路游孔子之門不能以聖道救禍身猶被醢雖夫子令覆醢不食何所補益也謂孔子聞子路爲衛人所醢而當食之醢皆命覆棄之不忍食也固
行行胡郎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良曰行行剛強貌言子路用剛毅之德竟至凶殘依舊而免爲盜亂者賴
聞仲尼之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銑曰言物之生氣本皆發於根柢也柯葉之類零落茂盛皆由
本根言人吉凶衰盛亦在於先祖恐魍魎之責影兮羌未得其云已翰曰責問也魍魎罔水微陰也魍魎
問於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歟影曰吾有待而然也言顏冉季路逢災蹈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亦由魍魎問影未得其云黎
淳耀于高辛兮芊音彌彊大於南汜音似向曰黎系高辛氏火正也本在楚也芊楚姓也言黎有淳和耀明之德
以事于高辛故楚得彊大於江汜之涯也汜涯也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濟曰嬴秦姓伯益之
後其先伯益爲虞舜主馬獸畜得其儀秦由是興姜姓伯夷之後其先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齊由是興趾禮也既仁得其信然
兮仰天路而同軌良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周亦同法東隣虐而殲子廉仁兮王合位乎
三五翰曰東隣紂也殲殺也言其殺仁賢之士也武王合得天心也伐人事而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戎女列而喪孝兮
伯徂歸於龍虎銑曰戎女驪姬也列酷也孝子謂太子申生言驪姬之酷列之行以虐申生也伯申生也徂往也將歸於晉問於龍曰
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參星虎也歸必應之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

自耦向曰發武王名也武王觀兵盟津乃遂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妻勸之醉而遣歸卒爲三時會而立爲文去耦合也震鱗漦紬咖于夏庭兮帀三正而滅姬良曰震辰爲龍龍鱗蟲之長也漦沫也姬周姓也三正夏殷周也夏之衰有二龍止於庭以策告之龍去而漦在因櫝而藏之三代莫敢發至厲王發之漦流於庭化爲黿以觸童妾既笄生一女弃之有人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所收子以贖罪幽王愛之而廢申后后父怒攻幽王殺之自此宗周滅也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濟曰巽爲雞雞爲羽蟲故云巽羽宣帝時雌雞化爲雄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焉道修長而世短兮敻冥默而不周銑曰敻遠周至言天道長遠人代短促尚時且默不能周備知微應也胥仍物而鬼諏侯子兮乃窮宙而達幽向曰胥相仍因諏謀也往古來今曰宙言相因之物而謀鬼神爲謀乃可窮古今通幽微也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契龜翰曰嬀陳姓巢居也姜姓孺小筮卜陳敬仲小時周史有易見陳侯使卜之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祀年也謂周公卜年七百契合於龜也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向曰周宣王時牧人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曰曹宜年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而謀亡曹後宋人執曹伯而殺之同牧下夢而興亡殊也魯昭公時有謠曰鸜父夜勞宋父以驕後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之得石槨其銘曰靈公遂以爲諡妣聆呱音孤而劾何代石兮許相理而鞫條濟曰妣母聆聽劾劾也呱啼聲也叔向生子伯石其母聞石伯啼聲曰豺狼聲也劾之曰滅羊舌氏必此子也鞫告也晉大夫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

流術良曰言人五月肉四支聲音五藏相爲表裏合成一躰此自然之道也至于術斧論其得失考其貴賤願同一原至于聽察聲色覌度肖脉占視盛衰
考覈言行其流各異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翰曰言神之微可見先心定命於人命亦在人積善消息而
行也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銑曰斡轉遭遇罹憂羸過也縮不及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延
轉於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三變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良曰欒書生黶黶生盈盈以黶
惡害盈也秦伯問士鞅晉大夫誰先亡乎對曰欒氏乎何知之曰盈之善未能及人黶之施已滅矣而黶之惡實彰後世不可以滅欒氏父子雖爲一躰相掩以滅
亡之有竟不忒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銑曰洞幽也言天命幽覺不齊紛錯紛亂使衆人所
惑周賈蕩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向曰莊周賈誼也貢憤亂也言莊周賈誼皆潰亂不明故齊
生死禍福以爲毀譽之辭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許宜而忌鵩濟曰抗舉也爽差也言莊周賈誼抗爽之
言以矯其情者信畏爲犧牲而忌鵩鳥之患或聘莊子云犧牛手衣以文繡食以芻菽爲牽入廟門願爲孤犢不可得也所貴聖人之至
論兮順天性而斷誼良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若順天性也斷以義我不可貪生而失名物有欲而
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銑曰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避守孔約
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翰曰孔甚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乃輕用思慮之德而無纍害也三仁
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向曰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言所趣各異俱至於仁也夷伯夷以尚廉爲賢惠柳下惠以

仁欲以身為賢去留所賢齊等也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濟曰木段干木也偃息以安魏申包胥也荊楚也吳伐楚申包胥七日七夜重繭而行告急於秦秦王發兵擊吳大破之以存楚也紀焚身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良曰紀紀信也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紀信乘王車詐為漢王以降羽羽怒焚之漢王因此得遁四皓謂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代避亂而入商洛山養志不見傾喪頤養也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銑曰俟待也推此草木猶區分人豈能實哉誠能實行仁義之道以有榮名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翰曰程法也要此没世不朽之名乃為來世人所法式覲天網之紘覆兮實匪諶而相訓向曰紘大匪輔諶誠也言天網大覆傷人之上非不信也能有誠實於世者乃當相輔而訓教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濟曰隣近謨謀也言慕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而助信也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良曰虞舜也韶舜樂名言韶樂之美鳳凰自來儀後孔子聞齊開韶樂之音忘其肉味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素文信而底麟兮漢實祚于異代翰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故能致麟見也後漢封孔子後綿嘉公也實祚謂祀其後祚也異代謂漢也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萬物神之運動氣志入於幽微也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濟曰養由基射荊神王命射猿流睇視之其猿則號李廣獵於草中見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也非精神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良曰非精誠所感焉能通達猿

石且无實誰肯信也操末技猶必然兮矜耽躬於道真銑曰矜況也言由廣執此射之末技猶感依號石開況能以至誠躬自於道有哉

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翰曰孔子太昊以來君佃上下經緯天道倫矣羣龍涅佃也

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向曰貞正諠誌也言朝聞正觀之道夕則死矣猶忘已而與形骸

若顔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濟曰顔彭訴告也若得顔彭俱之仟俱老冊之壽當告之來如与之通情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良曰言天始造萬物草創於其昧之中以立性命

惟賢聖兮銑曰復心行道者惟賢聖能也

渾元運物流不處兮翰曰渾元天地也言天地運物流轉无常也

保身遺名民之表兮向曰能保其身貴令名於後亦為人之師表

舍生取義亦道用兮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憂傷夭物忝莫痛兮銑曰不得其死也言生殤憂傷身為天殤者辱莫大痛於死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銑曰皓白也太素天也苟何渝變也言人之白何有變色人能守於信哉不移私飛与天同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翰曰尚尤幾也越於此言人能同天素不變易也庶幾遊於神明之域

文選卷第七

文選卷第八　賦辛　五臣注

志下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潘安仁閑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別賦一首

思玄賦　張平子　翰曰衡時為侍中諸常侍皆惡直醜正衡故作是賦以非時俗思玄者思玄遠之德而已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　銑曰哲智玄遠訓教違避也言志求遠教故无所違　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　濟曰宅居也言非仁里義跡不可追而居之　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不衰　良曰靖思緜長衰歇也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向曰伊維脩善也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徒結反翰曰竦立止禮也言順禮義之繩墨不差跌也　志摶摶　徒端　以應懸　去縣　兮誠心固其如結　銑曰言我慕古人之志摶摶然如懸旋摧宛轉不已比心堅固與若結縛也　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　圭戶　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

以江離向曰薛明纗繫也夜光珠也瓊枝玉也幽蘭香草也言明我性行而製裹佩用珠寶為之文繫香草喻已修仁義美行以立身美襞必積
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良曰襞積重疊也酷烈香氣也允信塵久邈遠虧歇也言我仁義美行重疊芬芳信久遠難歇也既姱苦瓜麗而鮮上雙兮非是時之攸珍濟曰姱大麗美鮮少攸所也雖大美少雙非時所重
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銑曰播布奮振也布振節行无人見聞幽獨
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翰曰言抱此道居僻側之處終不敢怠暇捨此勤勞之事怠惰遑暇也幸
二八之遌音悟虞兮嘉傳說之生邪向曰遌遇也二八八元八凱也幸慶此人得遇虞舜嘉傳說生殷高宗之代而相之也
尚前良之遺風兮恫音通後辰而無及濟曰恫痛也言尚二八傅說之餘風痛我後其時將无及也
何孤行之煢煢音瓊兮孑吉熱不群而介立良曰煢煢獨也介亦獨也感鸞鷖因
兮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銑曰鸞鷖皆鳥名以喻君子特獨淑善也善人亦希與人合彼無合
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向曰既不與人合者何傷也患衆為偽所冒圖也且獲讟音讀于
羣弟兮啟金縢而後信音申協韻翰曰讟謗也周公尚為羣弟流言成王啟金縢之書知周公之德而後信覽
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濟曰蒸衆辟法也覽見衆人多行邪僻若獨立則被罰法以危其身曾
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以為言己私沈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

理良曰曾[illegible]歎也羌歎詞孰[illegible]也巳劝兮也繽紛亂也 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

執雕虎而試象兮阽音鹽焦原而跟古恩止翰曰雕虎象皆猛大之獸右阽臨跟踵也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唯象未試焉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義之雕虎而吾日遇之亦以試矣莒國有焦原臨百仞之谿有以勇見莒子者卻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豈獨莒國所以服一時言我義不改亦由此也 庶斯奉信以周旋兮

要既死而後已向曰言我奉此信義以自周旋至死而後止也 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銑曰規圓而矩方言皆遷變滅規矩之法 寶蕭艾於重笥息吏兮謂蕙芷音止之不香濟曰蕭艾臭草也寶之於重笥蕙芷香草也以為不香言以邪佞為寶忠賢受棄 斥西施而弗御兮縶中立騕褭奴鳥以服箱良曰捐大車也騕褭駿馬也西施美女斥而不御騕褭善馬騕褭以駕大車賢才之人斥逐廢用或在下位 行頗

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翰曰頗僻邪佞也離罹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銑曰言我何遭此無常之代也 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向曰不抑操行而且容於代如臨河而無舟可渡 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濟曰嘗行也欲巧笑以求媚於時非我心之所行之事 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蒲典貞亮以爲鞶兮

離伎藝以爲珩音行良曰鞶囊因以結也言用溫恭禮義貞亮伎藝之美揔集其德以飾冠帶 昭綵藻以彫

琭兮璜音黄聲遠而彌長銑曰言冠帶之上綵藻彫琭既明珮玉之聲其長遠也淹栖遲以恣欲兮曜靈忽其西藏翰曰淹遲遊息也曜靈日也言我服此美服遊息自恣欲以臣時而年忽以過故比日之西藏也恃己知而華子兮鶗音啼鴂音決鳴而不芳向曰將恃己之華盛與時知我而鶗鴂之鳴使衆草不芳以喻讒邪所蔽不得進也鶗鴂陰鳥鳴即草木凋傷冀一年之三秀兮遒慈由白露之爲霜濟曰三秀芝草也言以才藝之美而不見用爲邪佞所隔如芝一年三度秀茂而乃迫於霜露不得茂盛時亹亹音尾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音康叶韻咨姤嫭同故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良曰亹亹進見疇誰伉儷妬惡嫭仞也言歲漸進四序代謝正道不行誰可與爲偶差好惡之勢不得並居韓終從仙道輕舉者故思依之相與流遠遊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銑曰恐文章漸冉不成留於此又被讒邪所蔽而不彰明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趾而臚音閭情翰曰趾足臚陳也岐山之足文王所居也言心疑不決故就文王陳情文王善易因以決疑矣衡實不行蓋以神往其下遊適遻方皆假言之而興比類文君爲我端著兮欲肥遯以保名向曰文君文王也文王爲我端蓍而筮遇遯卦上九肥遯无不利謂去仕而遯世也故云欲使我用肥遯以保其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濟曰遯卦從初至三爲艮艮爲山故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爲風故云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濟曰崇高嶽山也上九變爲咸咸感也巽爲長女兌爲少女故云二女第四爻至第六爻變爲兌兌爲少女故云感高山從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云冰折不營

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銑曰天體乾變而爲兊兊爲澤言天高尚爲澤誰言其路不平者乎言欲行也勔音緬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音堯崢音爭仕耕反翰曰勔勉也乾爲王故云蹈玉階嶢崢高皃

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向曰言得此吉卦猶懼筮有長短不定更鑽龜卜之以觀其祥周禮有東屬之龜禎祥也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呈濟曰介大也言卜兆遇九皐大鳥謂鶴也亦怨其意不得申呈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匹列反良曰言鶴遊塵埃之外哀鳴於冥翳之中喻孤絜也瞥暫見也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銑曰鵰鶚皆鳥名喻在位小人我鶴也衛以自喻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向曰此假卜者辭也玄鳥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己之士有類此鳥惟歸於道而後獲安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翰曰元善辰時俶始也始裝而行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濟曰既沐髮於青源而乾髮於山之東矣朝陽山東也漱飛泉之瀝液兮咀慈與石菌奇隕之流英良曰瀝液津潤也咀嚼也石菌芝草也英華也翾虛緣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去乎八荒銑曰翾輕飛也八荒八方之外過少昊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向曰少昊金天氏都於窮野三丘蓬萊方丈瀛洲羣仙所居也句芒東方神言游東方故問也何道真之淳粹詢翠兮去穢累而飄匹遥輕翰曰謂三山上仙者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

不傾濟曰巨鼇負蓬萊山雖抃擊而不傾側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良曰留此採芝草服之以取長生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銑曰馮依遐遠也扶桑日出處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胡朗瀣胡戒以為粻音張向曰岑山峯也玉醴玉泉也沆瀣露氣也粻糧也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崐崘之高岡濟曰崐崘山上有木禾我今至此見穀是發昔夢朝吾行於湯谷兮從伯禹乎稽山良曰湯谷日出處伯禹夏禹也稽山會稽山言自東而南行也嘉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銑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又會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戮之也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向曰長沙地名重華舜名舜葬於蒼梧故訪於南方也南鄰南方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匹鄰處彼湘濵翰曰二妃堯二女也舜之妃也舜死蒼梧二妃奔之死於江湘之間其神處於此故哀之翩繽美皃流目眺夫阿衡兮覩有黎之圯平鄙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坡以孤魂翰曰眺視圯毀壞也有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楚靈王時衡山崩祝融之墓壞其冤託於山坡愁鬱鬱之焉遠兮越卬州而游遨銑曰卬州南州名躋子兮兮日中于崐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必遥而絳天兮水泫音縣沄音云而涌濤濟曰躋度皃自出日出暘谷至于昆吾昆吾時謂正中度昆吾自炎火所陶之地芒熛火之芒角絳赤也言南方火氣盛芒角天為赤色也水沸而涾波濤也溫風翕其增熱兮惄

攸歷鬱悒其難聊良曰翕熱皃愍憂思也鬱悒惆悵皃也顝苦骨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

留茲銑曰顝獨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向曰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將西嬉遊故

顧歎息也前祝融而使舉麾兮纚力氏朱鳥以承旗翰曰顓頊至重黎為火正有功命曰祝融

纚聯也朱鳥南方星聯之於旗欲往西方故使南方舉麾引道也躔音纏建木於廣都兮摭之石若華而

躊音儔躇音除良曰躔自摭拾也廣都地名建木木名言至廣都息建木之下若華樹名拾其枝而不進超軒轅於西海

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銑曰軒轅汪氏魚龍皆國名人

皆壽千歲然不足以娛我也思九士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銑曰九士九州之士也蓐收西方神名徂

往也言從西方而往中野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向曰自西方而來欻然若神之化也蟬之蛻以精粹

為朋友徒侶也蹶音厥白門而東馳兮云台音怡行乎西墅翰曰蹶履也白門西方之門也台我也亂

弱水之潺士連湲音爰兮逗華陰之湍渚濟曰正絕流曰亂弱水水名逗止也華陰太華之音號馮

夷俾清津兮棹龍舟以濟予音虞士韻良曰號呼也馮夷河北也言使河伯清津持棹理舟以濟渡我歸中土也

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音常徉而延佇銑曰帝軒黃帝也葬於西海喬山神未東歸故悵然思之而延佇也

倘佯思皃悃許利河林之蓁蓁側巾兮偉關雎之戒女向曰悃息也蓁蓁茂盛皃偉美也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黃帝之神既未至乃息於河林之中美關雎之詩以戒女也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居幽天道其焉如翰曰黃靈黃帝也詹至訪謀摎求如之也言黃帝既至爲我訪謀吉凶之命求天道何之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濟曰黃帝詞也黃帝言天道不可知君近而信之與遠而疑之此兩者六經所不書也六籍六經也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良曰逵道昧闇覆審謨謀察也言神道昧闇難審誰能察而從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音逝銑曰魯公牛哀時有牛哀者病七日化爲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噬齧也鼈令音零殪烟計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向曰荊人鼈令死尸亡於江泝流而上至成都而生見蜀帝杜宇宇以爲相宇自以德不及令乃委国授之而去殪死也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音制協韻翰曰晰明也言死生若此舛錯不齊雖司命不能明之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音武良曰漢文帝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如趙近家請其主宦者是置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竇姬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爲皇后故云膺祚繁廡茂盛也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濟曰漢平帝王皇后王莽女也初以法駕迎於莽莽弟後其父篡位后常衛娶稱疾不朝誅莽莽自投火而死恤憂也故云絕緒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良曰尨蒼也郎尉皆官名也顏駟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荅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矣是以三不遇故老於郎署帝感其言擢拜會稽都

屍故六書也已棄也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銑曰董賢年二十二為漢三公故云弱冠司衮哀帝崩賢與同殺家惶恐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賢造冢墓不異工制將尤發棺埋獄中故云設王隧而不處隧墓中道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尚曰此數者是吉凶相因反側無所定也穆屆天以悦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翰曰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適齊夢天壓己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猳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召其徒無之及所宿庚宗之婦人曰余子長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至魯使為內豎宮名牛後亂其室反孫有疾牛不進食而餓死屆至也謂天至穆子之上而壓故松牛請以牛為豎也豹王謂不進叔孫之食文斷祛而忌伯兮閹晉寺謁賊而寧后濟曰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文公入勃鞮求見公假之欲不見勃鞮以呂郤之謀告公也伯楚勃鞮字也忌畏也閹則勃鞮也謁告寧安后君也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良曰通人穆子文公也剖明也嬴摘他歷讖楚禁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銑曰嬴秦姓也盧生奏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乃使北築長城以備之而胡亥之禍正發於內讖即圖書也摘指也或輦賄而遠車兮孕行產而為對向曰違避也周犨家貧夫妻夜作因遇天帝帝之問司命曰可使富乎曰不可然有張車子財可借之三十年後車子生當還之犨此後大富又其欲年滿夫妻輦其財物以逃避之路逢夫妻寄在車下宿其夜產子問名於夫曰生車間可名車子犨從是後貧故云孕行而為對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詳音信濟曰魯昭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日有蝕之梓慎曰將水八月大雩旱也昭廿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將又火鄭人請用之子

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之道遂不用亦不復火詳循說也占水火皆不中故云妄說

良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倳刃側吏濟曰良北黎丘部有奇鬼善效人之子姪昆弟黎丘丈人有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而消若之丈人醒而讓其子其子泣觸地曰孽無昔也其父信曰必是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早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其真子恐其父不能反遂往迎丈人拔劍刺殺之丁當倳挿也

親所視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良曰梁叟視其子尚不識而殺之况此數者幽冥之事豈可定信

無緜攣力全以涬胡令己兮思百憂以自疹銑曰攣緜繫著也涬引疹病也言不可繫著於世事引己多憂使為病也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音匪忱市林而祐仁向曰孔甚棐輔忱誠也言天監視甚明用輔祐誠信仁得矣

湯蠲音涓體以禱祈兮蒙厖眉江禠音斯以拯民翰曰蠲絜厖大禠福拯濟也湯既克夏大旱七年以身為犧牲祈福於天而雨大至此由蠲體而蒙大福以濟於人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濟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分野君當可移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置之股肱無乃不可乎曰可移於人公曰人可為國無人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子韋曰君若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果已次上他辰也

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良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顆與秦戰於輔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因獲之夜夢曰余所嫁婦人之父也杜回秦之力士故云亢回斃秦乃信也此由施信於從治也

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銑曰咎繇邁行種布也[illegible]

桑

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向曰言一系不枯之木而有寄生也衆草皆凋此獨育茂值哀國既滅各係之後尚存一言不酬何往不復此所以合各係之德也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翰曰此皆假借之詞也言古凶不定惟在道德而已何不遠遊以飛其聲時之易過不可措留而上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惘音罔撤而無儔濟曰矯舉也惘撤不平皃無儔言無等匹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良曰宣徧也謂中国隘陋將北度徧遊域中行積冰之皚皚兮清泉沍而不流銑曰皚皚冰厚皃沍凍也言北地寒也寒風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向曰岫山峰也騷騷風聲玄武縮于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平聲[illegible]翰曰龜與蛇交曰玄武北方神獸也處甲中也螣蛇似龍亦北方獸也藏縮於甲中或自宛而糾繞皆苦寒也魚矜鱗而并凌去兮鳥登木而失條濟曰矜竦其鱗也并凌凍皃鳥登木失柯條寒也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虛義而增愁良曰太陰北方屏蔽也坐於此令我歔欷增憂也怨高陽之相寓兮伷[illegible]顓頊而宅幽銑曰高陽顓頊也相視寓居也伷小皃怨顓頊居此小陋之地此僻幽也庸織路於四垠音銀兮斯與彼其何瘳音抽向曰庸用也織往來於道如織也垠際瘳愈也言我往來道路於四遠之際皆不足留言與此無相愈也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音薛乎不周翰曰寒門北極門也緤馬繮也言縱繮於不周山也迅飆潚

服一作眼

音譎其騰證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火含嘲呼加之洞穴兮漂通淵之

碄碄力金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濟曰迅翩疾貌騰送也翩飄輕貌不禁言輕疾也谽

嘲空大貌漂浮也碄碄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幽靖貌墳羊土精也言風送我兵行軒穿越空大之穴浮廣深之淵經地下幽靖之界念土精於此潛處

追荒上忽於地底兮軼音逸無形而上浮良曰追馳也荒忽無形貌出此而上浮行出石密

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銑曰路出石冥密之野不知路徑所從速燭龍令執炬兮過

鍾山而中休向曰速召也燭龍鍾山神也炬火炬也休息也至鍾山而神息也瞰瑶溪之赤岸兮弔祖

江之見劉翰曰瞰瞻也瑶溪赤岸鍾山東欽鴻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於鍾山之東故於此弔也聘王母於銀臺

兮羞玉芝以療飢濟曰既至崑崙山聘西王母於銀臺之中羞進也玉芝白芝之草也進白芝以療其飢也戴勝憗

魚靳其既歡兮又誚才笑余之行遲良曰戴勝西王母冠也誚笑也載太華之玉女兮召

洛浦之宓妃良曰玉女太華仙女乘車而來也宓妃洛神也使召取之咸姣音狡麗以蠱媚兮增嫮胡故

服而蛾眉舒妙婧才姓之纖腰兮揚音陽雜錯之袿音珪徽銑曰姣麗蠱媚皆美貌嫮好也

向曰妙婧纖腰皃袿徽上衣婦人服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音歷以遺光向曰離開也的礫明皃獻環

琨與璵音余縭兮申厥好之玄黃翰曰環琨璵玉也縭帶以又以玄黃之綵申其好也雖

来一作並

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濟曰雖二女色豔環琨玄黃之賂甚美而我志浩蕩不以爲嘉善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銑曰雙材即二神女也悲我不納而詩歌詩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向曰烟熅美氣也卉草葩華也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翰曰淑明謂衛也忘我實多二女恨詞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紀力良曰將答二女所賦之詩而不暇於是整駕而行亟疾也瞻崐崘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銑曰巍巍高貌縈河河之曲也洋洋流貌伏靈龜以負坻直夷兮亘螭丑知龍之飛梁向曰坻州也可以上舟亘橫也飛梁浮橋也皆使神物爲也登閬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爲牀向曰閬風層城皆山名崑崘山有不死樹搆之以爲牀屑瑤蕊以爲糧兮斟音斟白水以爲漿濟曰瓊蕊玉英也屑以爲糧斟酌也白水水名抨普萌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銑曰抨使也巫咸古神巫我昔夢木禾今使巫咸占之乃得貞吉之善符滋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濟曰滋益嘉秀美也敷布也言木禾之夢於人當盛發今得在正中之道含善美以布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良曰穎穗也既垂而顧本要思於故鄉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銑曰且以和靜且女隨時順俗且是純美之所居也懿美廬居也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來迋向曰僚官也迋往也僉皆也占夢吉故戒衆神之官早集皆供其職迎我而歸豐隆軒

普萌其震霆兮列缺爗其照夜翰曰豐隆雷公軯聲也霆霹靂列缺雷師爗光皃雲師䨗徒感以
交集兮凍雨沛普賴其灑途音度翰曰䨗雲集皃凍雨暴雨也沛雨皃言將歸雷電雲雨之神並以從行轙魚綺
琱音彫輿而樹葩兮擾應平龍以服輅良曰轙正車也琱輿車也葩華蓋擾馴也應龍龍有翼者輅車也百
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銑曰森衆皃屯聚也振余袂而就車兮脩
劍揭以低昂向曰揭劍動皃冠嵒嵒其暎蓋兮佩綝音林纚音离以煇音混煌
翰曰嵒嵒高冠皃綝纚佩飾皃煇煌光皃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云騰而超驤翰曰儼敬也
乘以八馬駕車驤舉也氛旄溶上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良曰旄毛以氛氣為之溶宛轉
皃如天之回旋以蜺為旌而飛揚也撫軨音零軹音紙而還睨兮心灼爍其若湯銑曰軨軹車闌間橫
木也睨視也灼爍熱皃也羡上都之赫戲平兮何迷故而不忘向曰羡慕也上都天帝居也赫戲光盛皃言欲長歸
而歸獨留其天上之遊何迷於故鄉不忘遊從也左青琱以揵巨偃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音征翰曰青琱青文
龍素威白虎言左使青龍豎芝右使白虎主鉦鼓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濟曰長離南方
朱鳥鳳也拂拂羽毛水衡掌上罪之官玄冥北方之神委以此職屬箕伯以函音含風兮澄淟他典涊奴典而為
清良曰箕伯謂箕星主風也淟涊垢濁也言函懷其風以滌垢濁之氣使清冷也曳雲旗之離力支離兮鳴玉鸞之

譻〻烏庚反銑曰離〻飛皃也鸞鈴也譻〻聲也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音蔑矇莫孔而上
征向曰清霄天邊微雲也遐遠也蔑矇元氣也征行也紛翼〻以徐戾兮焱必遙回〻其楊靈濟曰
翰曰紛盛皃翼〻行皃戾至也焱光也回〻光皃靈神靈也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
叫呼帝天也閽守門人闢開扉門也覿見也天皇天帝也瓊宮天帝之宮也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〻曳以
彤〻聆聽也廣樂天樂大樂也樂成九故九奏洩〻彤〻和樂皃也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
思終銑曰律十二律均五均也言考治亂之聲於此自始以終意而思之惟盤逸之無斁音亦兮懼樂往
而哀來向曰惟思也盤樂斁厭也言盤樂逸无厭樂盡而哀至也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
曰念哉銑曰素女神女也絃琴也太容黃帝樂師吟歎也樂師歎曰念哉使我戒佚遊樂也既防溢而靖志兮
迨我暇以翱翔向曰既禦防其逸樂以安其志及我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〻兮集太微
之閬〻濟曰紫微宮大微宮皆星名肅〻閬〻二宮之中室宇兒天帝居紫微宮我出於此入于大微命王良掌策
駟兮踰高閣之將〻七將反濟曰王良古善御者上爲星主天馬也策星名駟天駟星也踰越也高閣星名將〻高皃
建罔車之幕〻兮莫傍反良曰罔車畢星也幕〻盛也青林天苑星也芒〻廣大也言馳獵於此獵青林之芒〻
彎威弧之拔蒲割剌兮力割射嶓音波冢之封狼銑曰威弧〻星也弓以扶求彎弓兒嶓冢山上為封狼星

封豕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伯郎硠音郎曰壁壘北落皆星名伐擊也河鼓星名磅硠鼓聲乘

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式羊反翰曰大潢天津也汎汎浮兒雲漢天河也湯湯流兒倚招

搖攝提以低佪剹渠幽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平遹音聿皇濟曰招搖攝提皆星

名低佪剹流環繞也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綢繆連續也遹皇行兒偃蹇夭矯娩芳萬連卷音權兮良曰二紀五緯連

行也雜沓叢顇颯以方驤銑曰不合作離兒戫音域汨于筆飂音聊戾沛音頓以罔象

兮向曰或汏颯屈遲兒爛漫麗靡非藐以迭逿音唐翰曰光移相過越也凌驚雷之砊苦郎磕

苦謗兮弄狂電之淫裔濟曰言我既遊於星辰更凌雷電弄雷電驚狂砊磕淫裔皆雷電兒踰痝上鴻上於

宕音蕩冥兮貫倒景而高厲良曰痝鴻死氣也宕冥幽也倒景日在下其光上照踰越冥又度於此矣高厲也廓

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俯視兮臨舊鄉之暗上

藹烏蓋反翰曰開陽星斗中一星名也既至天外乃下據此星俯視舊鄉暗藹然繁似見也悲離居之勞心兮情

悁悁於玄而思歸向曰悁悁憂心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張流而徘佪雖遊

娛以媮音俞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必遙忽

兮馳虛無翰曰輈車轅也媮樂也閶闔天門言雖遊娛可使我樂豈可忘懷我舊鄉而已遂出天門從空而下焱忽虛無皆

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音余繽匹鄰連翩兮紛晻上暧音愛儵眩音縣眃音云兮反常閭濟曰霏霏雲皃輪車輪眇眇風皃旟旗頻也繽連翩盛下來皃紛晻暧猶忽闇也儵眩眃疾皃反常閭歸舊居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向曰衡既縱心遠遊念代不可升去故服歸之於此脩其道德乃收卷放逸之心脩我初之服佩娑娑參參皆盛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翰曰煥光粲爛明皃言衣服光明從風也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濟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以駕而御之以道德爲林而於此遊也結典籍之爲罟音古兮驅儒墨而爲禽良曰結典籍之義我爲網羅儒墨之道爲禽而獨取之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音吟銑曰玩習欽美也曾參耕于大山虞舜耕于歷山嘉慕此道而將爲之欽崟高皃恭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向曰服行恭承也夙夜無二心固終始之所行也若夕惕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翰曰惕懼厲危諐過也言我久警若有危事以自戒慎將寡省其過懼余身之末整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女六反濟曰中情正直人雖不知吾吾亦不愧也恧愧也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遥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向曰衡言行道義翫篇籍不出於戶天下可知何必劬勞以遠遊系曰翰曰系繫

也重繫一賦之意天長地遠歲不留俟河之清秖音支懷憂良曰黄河千年一清以喻明時也言
天地長久而人易老明時如何俟難待秖令我懷愁也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銑曰願遊
娛徧於六合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向曰既與世絕而神遊逞我所欲天不
可階仙夫稀翰曰階升稀少也言天不可階升仙者復少何能去也柏舟悄悄吝不飛濟曰柏舟詩篇名其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悄悄憂皃吝恨也言怨小人在朝恨不如鳥奮翼而去松喬高跱孰能離良曰
跱立離附也言仙人赤松子王子喬髙立物外誰能往而附之結精遠游使心攜銑曰攜離也言結束精神遠從仙遊徒使我心
攜離迴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向曰迴其志情以從玄聖之道而復行之亦可謂獲我所求之事夫復何思慮也

歸田賦

張平子翰曰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濟曰
無明略衡謙詞也河清喻明時臨川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衡言徒羨榮祿不如退修其德矣將待明時因未期也感蔡子之慷慨
從唐生以決疑良曰蔡澤學居唐舉善相往問之曰富貴吾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蔡澤聞之舉曰先生從今壽四十三歲澤曰躍馬肉食四
十三年亦足矣果如其言故感之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銑曰諒信也天道微昧不可知且與
漁釣之翁閒樂於川澤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

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向曰王雎鶬鶊鳥也）交頸頡頏關關嚶嚶（烏耕反）於焉逍遙聊以娛情

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良曰方澤大澤也雲從龍風從虎故龍虎以嘯召風雲）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

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向曰曜靈日也俄傾也望舒月也）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範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閑居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

有之拙亦宜然向曰宜然宜有之也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玄妙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向曰軌亦法也非至聖及微妙之人必效當時之用也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詞立誠以居業翰曰資用也脩修令詞立誠節以爲常業僕少竊鄉曲之譽翰曰譽美稱也言竊乃謙詞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良曰賈充爲司空轉太尉薨謚曰武公岳弱冠太尉舉秀才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向曰逮及也河陽懷三縣也尚書郎廷尉平翰曰岳既宰二邑補尚書郎廷尉平爲公事免也今天子諒闇之際翰曰晉武帝崩惠皇帝居喪故曰今天子諒闇也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良曰楊駿爲太傅岳爲駿府主傳駿誅岳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良曰除真也除者除故官就新官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向曰召拜謂謝而上也免解也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翰曰弱冠年二十也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銑曰岳以司馬安四至九卿自以爲拙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曰固謂拙於用多銑曰和嶠字長輿嘗[illegible]稱多則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illegible]

不敢當言拙則嶠說有驗也 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向曰方當乂理工官時是也言皆在於是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翰曰岳自為拙者將終意榮祿焉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濟曰太夫人謂岳母 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所交之役乎良曰尚猶復也屑屑猶驅驅也筲竹器容二升言我復何能違所親膝下顏色敬養而反驅驅從斗升之祿自為役乎言不能也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銑曰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非已所務也庶冀也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向曰稅謂[illegible]粟為米稅其利以代耕也鬻賣蔬菜膳食也 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翰曰牧養也酤乳酪伏臘謂夏有伏冬有臘費用也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濟曰所為此事而孝父母友兄弟是亦我之為政家何必在於國也拙者岳復謂也 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向曰岳以閑居為從情故歌詠其士 其詞曰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銑曰三墳之書素王之法以為長圃嘯傲於中矣哲智衢道也將步遊先古聖智[illegible]道以為業也 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寧蘧向曰寧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蘧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illegible]而懷之言我見先哲之迹雖以[illegible]顏[illegible]蘧之士益復內愧 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

文八

十一

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翰曰艱難也天下有道吾不能進仕無道吾不能佯愚是巧智之不足拙艱有餘也此岳疾時而自責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濟曰涘岸也身齊逸人名綴下士良曰逸人散逸之人下士猶士之下者岳將退居故云齊逸人岳嘗從官故云綴下士倍京泝伊面郊後市銑曰泝向也面前也郭外曰郊浮梁黝於糾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向曰浮梁橋也黝橋皃徑直也靈臺臺名天子占候之所傑儁壯拔也跱立也岳家近此窺天文之秘奧究音揪人事之終始濟曰窺規觀也天文日月星也秘奧精微也觀其運行遲速干犯得其精微人事興亡盡以知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徼翰曰岳宅西也元戎大兵也禁營掌禁兵也徼控旗名玄綠皆色也谿子巨黍異絭音卷同機良曰谿子巨黍皆弩名言弩臂雖異其而同一機也絭發箭處礮普皃石雷駭激矢䖟音盲飛銑曰礮石以石激物也其聲如雷之駭箭去如蝱蟲之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向曰此在陣之先以耀我天子兵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翰曰岳宅東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辟雍養國老之所清穆閑敞言清美高大也環林縈映圓海迴淵濟曰環林圓海明堂辟雍水本周繞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良曰聿述也文考謂晉文帝之祖也言述追文考之道而嚴其父武帝故以主配於上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銑曰祗敬也聖敬言聖人之道也祭先祖所以明敬順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豉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

義向曰言春時陰氣退陽氣升也有事祭天也柴燎焚柴也郊祀也展其礼義之事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翰曰鈞天廣樂天樂也千乘萬騎言多也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子流而並吹去聲翰曰振振絜皃啾啾吹聲玄黑也煌煌乎隱隱乎玆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良曰煌煌隱隱皆盛皃巨大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銑曰兩學國學教胄子大學招賢良雙宇如一言整齊也良逸則賢良也祁祁生徒濟濟儒術向曰祁祁濟濟禮義備中皃生徒儒述則胄子賢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翰曰孔子門徒三千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以比之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濟曰道在者則以爲師故無滞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銑曰髦俊秀士投棄紱紱名譽之王懷藏璽紱而求學也訓若風行應如草靡向曰應此教訓如風靡草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翰曰孔子云里仁爲美此則里仁也孟軻母幼居近墓軻乃戲爲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也去居市傍軻復爲商賈又曰不可居也又居學館之傍軻遂爲大儒此言近仁里與近學之美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濟曰於此定居長楊暎沼芳枳支樹籬良曰楊柳樹也沼亦池也枳果樹也以爲藩籬遊鱗瀺仕咸灂仕角菡萏敷披銑曰鱗魚瀺灂出沒皃菡萏荷華也敷披開也竹木蓊烏孔藹於害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劭理反良曰蓊藹參差繁茂皃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惟此一樹梁國侯有烏椑柿故代傳之也周文弱

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翰曰靡無植種也周文王時有弱枝棗樹味甚美房陵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布有若此果木無不種之也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翰曰三桃侯桃櫻桃胡桃也二柰則丹白二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弋戰乎其側梅李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濟曰石榴蒲桃梅李郁棣皆果木名言珍美之也磊落蔓衍衆多皃繁榮藻麗果花光色可以飾林園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良曰照爛光明也菜則葱韭蒜音筭芋遇句青筍音尹紫薑堇音謹薺甘旨蓼音了荾音雖芬芳皆菜名味甘而氣香也蘘而羊荷依陰時藿向陽向曰蘘荷菜生於陰地藿菜葉側而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翰曰當秋節也於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濟曰重言春秋暑退寒往之時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七全反良曰板輿以板爲輿輕軒輕車王畿近都城之地言出毋乘車覽矚郊野遊行家園以和其體以宜其藥是時稍加膳食舊疾有瘳所以爲樂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濟曰孫子子孫也結軌並迹也陸摘紫房水挂赬鯉向曰紫房謂果木房實有紫色赬鯉魚赤也或宴于林或禊胡計于汜音似翰曰禊祓除於水次也汜水岸也昆弟斑白兒童稚齒濟曰髮斑白者老也稚幼齒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

一懼而一喜良曰萬壽萬歲也獻觴酒也見親衰老而懼見親壽考而喜壽觴舉慈顏和向曰慈顏謂母之顏色浮杯樂飲絲竹駢羅向曰浮杯流杯也絲竹絃管也駢羅列也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翰曰抗舉孰誰也他他事也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濟曰省察也用薄才劣岳謙詞也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格王也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於明哲良曰陋身岳自謂也言身幾將不保何敢比於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銑曰衆妙則老子云衆妙之門也絕思者謂周任也言遭遇揚駿之士殆不全也盡心於此以養食其拙岳復謙詞也

長門賦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向曰二善也卓氏女文君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邛貰酒舍也士不可斥言與相如金故託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翰曰欲因此蜀解悲愁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濟曰陳皇后復得親幸案諸史傳並無此文恐叙書之誤也其詞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良曰佳人謂陳皇后也逍遙行貌虞度也自度已事魂踰佚

音逸而不返兮形枯槁音考而獨居銑曰言愛思顦顇之甚也言我朝往而暮來兮

飲食樂而忘人向曰我謂武帝也言武帝嘗許朝往暮來臨幸於此矣而樂其飲食與寵衛子夫而忘人后自稱也心慊

望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翰曰慊絶也言君心絶移不省察我故舊新交得意者而與相親也伊

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苦角之懽心濟曰伊惟也慢愚后自謙也望帝之來故常懷貞慤以自懽也

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良曰願得聞君問已之音而重之因復自進也言王者貴之也奉

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銑曰離宮長門宮也在城南言君奉虛言期幸長門我望此以為誠信

脩薄具而自設兮君不肯乎幸臨向曰薄具清潔之饌廓獨潛而專精兮天

飄飄而疾風翰曰廓然潛處專一其精神也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濟曰

蘭臺臺名登以望君怳怳思君也淫游也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

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良曰聞此謂君之來也窈窈暗也隱隱雷聲也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

之襜襜昌廉反銑曰起至也襜襜動皃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魚巾反向曰相紛相盤也

酷烈誾誾香氣盛也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

鸞鳳飛而北南沉心憑噫音依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翰曰右從孟也萃聚脅斂也憑

意懷歎邪氣邪氣也言鳥獸飛翔吟嘯與偶相集故心懷歎不得舒洩憂恨之氣壯盛攻於中情 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音操天兮鬱並起而穹丘弓崇間從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向曰正殿前殿也塊大皃造至也穹崇高皃從倚立也廂廊也靡靡家室宇美好也擠音濟玉戶以撼胡感切金鋪兮聲噌平側耕吰胡耕而似鍾音濟曰擠排撼搖也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鐶以貫鎖故撼搖有聲似鍾音也 刻木蘭以為榱音衰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音峯茸如恭之游樹兮離樓梧五故而相撐丑耕反良曰木蘭文杏木名榱椽也游樹浮柱也丰茸衆柱皃離樓攢聚衆木皃梧斜柱也撐傍倚也施瑰木之欂音薄櫨音盧兮委參差以槺音康梁銑曰瑰大槺虛也欂櫨斗栱之類參差以承虛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向曰積石山名髣髴象類於此五色炫音縣以相曜兮煥爛燿而成光致錯石之瓴音零甓音覓兮象瑇音代瑁音莫輩之文章翰曰錯石衆石也瓴甓塼也言累甃石以瑇瑁之文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濟曰組綬類楚人善爲之故用以帛繫帷幔也撫柱楣音眉以從七容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音叫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銑曰白鶴孤雌哀鳴跱立於枯楊無滋潤之樹自喻獨悲於深宮 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向曰黃昏不來望君之心絕矣月在空如懸也徂盡

洞深也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翰曰援持也調謂變常調以奏愁思之曲不可長者言愁思常難堪案流徵張里以卻轉兮聲幼音要妙而復揚良曰案求徵絃而卻轉之使其聲抑而復揚也幼妙細聲故曰抑也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音昂濟曰貫歷猶次第也操曲也慷慨歎息自卬自激厲也言次第歷其聲至於中曲歎息自激厲也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良曰流離涕淚皃舒息悒而增欷虛義兮蹝所綺履起而彷步郎徨音黃銑曰舒息長舒氣也欷歎哀也蹝躧也彷徨徘徊也揄長袂以自翳兮數上昔日之諐殃良曰袂袖翳蔽也自數己之過咎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良曰廢其思慮就牀而寢摶徒丸芬若以為枕兮席荃音銓蘭而茝昌待香濟曰摶持也芬若荃蘭茝皆香草持以為枕席以喻脩絜其行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天歷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區往若有亡銑曰惕驚也迋迋驚皃覺而不見於君若有所失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向曰予陳后自稱也畢昴之星晨見東方正秋時也望中庭之藹藹於害兮若季秋之降霜翰曰藹藹月色如季秋之霜白夜漫漫莫半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濟曰漫漫長也更易也言懷哀愁鬱鬱不可重易歡樂之時而為之也澹去偃蹇而待曙兮荒上亭亭而復明

良曰偃蹇佇立也曙曉也耳耳漸明也嗟歎佇立待曉耳然漸及明也

妾人竊自悲傷兮究年歲而不敢忘銑曰妾人陳台自謂也究盡也雖盡年歲終不忘君

思舊賦 并序

向子期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為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伶之徒也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謂之曰聞子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豈足以來見又反役作思舊賦後為黃門郎思舊者思其故舊也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翰曰不羈言不可羈束然嵇志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翰曰嵇意遠而疏於人事陳留呂安心曠大疏於表放逸安妻甚美兄巽使婦人醉而報之巽內慚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廷尉與康俱刑故云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濟曰綜集也就命就戮也康臨刑顏色不變取琴鼓之曰廣陵散於今絕也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良曰逝往也西邁若謂秀西行之京也言往日西行今還而過其舊居舊居則山陽竹林也虞淵日入處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讌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銑曰秀為郡計掾吏故云將命北徂言北歸也濟黃河

以從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向曰二子嵇康呂安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翰曰詩云彼黍離離傷周宗廟毀壞也箕子從周過殷故宗廟作詩云麥秀漸漸兮謂過舊君居故引此詩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音直躇音除濟曰惟思也徘徊躊躇心不安行不進也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良曰謂嵇呂二子之形神焉何如之也昔李斯之受戮兮歎黃犬而長吟銑曰李斯將刑謂其子曰吾與爾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也吟歎聲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向曰悼傷也託運命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翰曰領理會合也言事之刑是運遇會合當終之秋索琴而彈是寄命於分寸之陰耳此向生思舊之深歎詠之言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良曰尋續邁行援持也寫心寫思舊之心

歎逝賦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人也年二十閉門勤學積十一年流聲京邑譽因表吳平所將軍兄至楊駿辟機為太子洗馬為司空張華所重後為成都王穎司馬為穎所害逝往也言日月流邁人世易往傷嘆其事因而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銑曰謂長老之所談者並平生少時也凋落死亡也僅纔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

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向曰言哀之甚於歎美曙近也乃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翰曰伊惟運流行也升上降下襲因也四時上下循因代謝紛然無極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濟曰日行于虛空如駿馬之驅馳四節循虛曰所迫曾不得少息常自警居而立節矣銑曰歲月之疾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良曰執守也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於遠晚而將及良曰飄忽疾皃不再不可再來也晼晚日暮也比人年老懟直遂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銑曰懟怨也瓊蕊玉英也朝霞皆仙者所服之以取長年今我將老非瓊蕊無驗朝霞不可挹而酌也望湯谷之企去智予惜此景之屢戢向曰湯谷日所出也景光也戢藏也企予言我企立而望之歎惜其日屢為藏沒使人代謝不居也悲夫川閱音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濟曰閱總也滔滔水流皃總眾水而成其川然日流去而後水相續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銑曰冉冉行皃言總眾人而成於世終日老謝而後人相繼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銑曰以新代故是以不能故也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良曰無朝遺露無一朝而不有露也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向曰素舊也言人世雖新故終古而常若此在於物類亦如舊日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不悟翰曰日及槿華也朝榮夕落漸至於盡不即覺

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濟曰惆長
造化亮信安何也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平聲協韻良曰靈根木之根喻祖考也夙早隕沒也具爾謂兄弟也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悼堂構之頹瘁平音愍城闕之丘荒銑曰堂構謂考所構之堂皆毀瘁城闕亦丘
墟荒蕪茂幾青亦多傷喪矣三矣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命之方殆何視
天之芒芒向曰懿美戚近咨嗟殆困也芒芒不明也傷懷淒其多念戚貌瘁而鮮歡翰曰念憂
瘁病鮮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良曰言我懷傷叩發自多端緒慘此世之無樂
詠在昔而為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銑曰言昔時親族歡宴若此也充滿衍溢
也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向曰彌終也詎幾無多也言雖已終年時亦無多日也而親朋舊人
無不殘滅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平聲協韻信松茂而栢悅嗟芝焚而
蕙歎平聲協韻向曰[illegible]也冥邈久遠也僅半[illegible]也言[illegible]其情與[illegible]苟性命之不殊豈同
波而異瀾濟曰性命若不殊[illegible]動同宜族盡沒自其符[illegible]而出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良曰軌車也言
觀前車之覆則知其路亦以難行也啟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翰曰[illegible]將復化也毒娛情之
寡方怨感目之多顏向曰毒甚也寡少也言觸目皆感多在顏面亮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

獲怡（翰曰見善怡悅也顏之夏多猶感於日其神何往而獲其怡悅矣言不可得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濟曰尋思親故音響形像見昔時器物而為增懷也翹英也言今節序雖同而時人各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音責良曰如行者塗路尚長而日已暮以喻天甚長而人已老是以意自迫迮也）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銑曰落落稀見貌靡靡少貌索盡要約也遺餘也舊要十人今得其一舊者千今得其百蓋失其九分矣）樂隤心其如亡哀緣情而來宅（向曰隤落也失宅居也言樂易生而哀易居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翰曰言後生見我老不與我交以客禮相待復增其憂多耳末契之分也）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濟曰弭低也以為理不可強故低其節安懷抱妙思天之造物）精浮神淪忽在世表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銑曰大暮長夜也乃寤古今為長夜天下同歸殊塗何有早晚而矜死於生者死此幾自解之詞）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音攬向曰除去也言彼日云去乃常事耳何足興我情而使憂）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遠夫何云乎識道（翰曰至如感病於秋華衰木零露茂草不遊深憂之人豈得云識道士也瘁病也豐茂也殷深也）辟也將順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濟曰洪大也老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將棄生

而遺榮也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良曰言游道得以解中心憂累下末之迹優游自娛以終老也

懷舊賦 并序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向曰岳父芘與東武伯楊肇嘗同爲官故曰友戴謚也肇以女妻岳疑而謂之申重也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銑曰肇字季首元公嗣二子名也東武侯亦與岳崇代親而相愛也謂子父各相友代代親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翰曰言肇與道元公皆殂命逝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濟曰岳自遭父憂後從官外郡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良曰楊肇塋在嵩山岳塋之旁人懷舊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銑曰開陽洛陽門名邁行渡直啓開也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向曰晨風朝風也暠白皃也轍含冰以滅軌水漸子廉軔音刃以凝冱胡故反翰曰車轍水合而滅動迹水入車輪也軔動迹漸入軔輪凝凍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晼紆遠晩而將暮翰曰屯艱險阻也晼晩日落皃仰睎歸雲俯鏡泉流濟曰睎望鏡照也前瞻太室傍眺嵩丘良曰大室嵩丘皆中岳名今在洛州陽傍佛仙居仙山視傳寫之誤大室山名在前多以爲此前所矣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古田銑曰卯揚肇塋土葬時阡陌也巖巖雙表列列行胡郎楸音秋向曰表墓表也巖巖

高阜兆域不名列行兒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去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翰曰戴侯即楊肇元即潭元嗣即公嗣也墳壘壘追力以接隴陌森森以欑植直利反協韻良曰壘壘墳也濟曰植車栗不材森茂盛兒植生也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銑曰言肇與潭元相尋而逝舊草未及變異也

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向曰揔角童子髮也銑曰是時岳見楊肇肇以岳為國士故與婚姻也清塵猶清德皆美言也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翰曰偕俱也逮及也二子謂潭元也俱不得與二子以老相與為隣而我得報國士之德今九載而來歸空館闃其無人濟曰館舍也闃空也陳荄古來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良曰陳荄宿草也除階道也圃園也薪樵也室宇無人故生草木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沾巾翰曰廡長廊也流泫下兒巾衣襟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銑曰宵夜也展轉反側也但以號歎以晨明也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濟曰鬱結言思不申與言者將塊誰語但掇拾餘思於此文矣

寡婦賦 并序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有韜世之量向曰任子咸樂安郡人也韜藏也言度量之廣可韜藏一世也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良曰歡愛加過也不幸弱冠而終良曰禮二十而冠故云弱冠

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翰曰妻之姊妹曰姨咸妻則岳妻之姊妹岳所自稱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向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也言咸妻少喪其父母以之適咸而咸又逝也孤女藐焉始孩向曰女始孩孤兒孩謂始笑兒斯亦生人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翰曰艱難也荼毒苦也昔阮瑀音禹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濟曰魏文帝也悼傷也余遂擬之以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余生之不造兮哀天難去之匪忱市今反銑曰余為咸妻稱也造成也忱誠也言我生遭家不成而喪父是天降禍難雖有誠信不能攘卻少伶音零俜匹丁而偏孤兮痛忉音刀怛丁達以切心銑曰伶俜單孑貌父亡故云偏孤忉怛悲傷也如切割其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音六莪音俄之餘音向曰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皆孝子思養其親故覽詠此詩而增歎餘哀也情長戚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翰曰言長戚之深也戚憂永長逾過也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濟曰伊惟也女子謂咸妻也有行謂有修德行也言嫁於高族也奉嬪謂奉行婦道於咸家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良曰慶雲喻父母言承父母光覆君子謂咸也渥厚也又荷咸恩惠之厚顧葛藟力水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居糾木銑曰葛藟之草託附於樛木樛木喻婦人依於其夫而附依以延長其身

懼身輕而施（去）重兮若履冰而臨谷（向曰施因也履冰臨谷戒慎墮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翰曰石碏云教子以義方言尊奉我家德義之方以為明訓古者后妃皆有女使我取以為法則典刑）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以彌載（濟曰蒸嘗奉祀也言供奉祭祀灑掃之禮效柔順之道以彌年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從願言而心痗（音妹銑曰願言思也使我心痗痗病也攸所也願言皆老而不遂使我心痗為下文張本）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向曰言自傳命天不悔禍而罹此凶災）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翰曰言匹合之始茂而良人忽然棄捐我而逝矣婦人稱夫曰良人捐棄也）靜闔（音合）門以窮居兮塊煢（巛營）獨而靡依（濟曰闔閉也煢獨居兒靡依也）易錦茵以苫（式占）席兮代羅幬（直留）以素帷（良曰茵褥也居喪者寢苫枕塊素帷言居夫喪故以苫席易錦褥以素帷代羅幬幬帳也）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所甲）以舒悲（銑曰阿保傅姆也就列就哭位之行列箑扇也巾箑平生服翫者故覽之以舒思悲哀之情也）口嗚噎（一結）以失聲兮淚橫迸（彼孟）而霑衣（向曰嗚噎哭兒迸散也）愁煩寃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翰曰誰告告誰）時曖曖（音愛）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濟曰曖曖不明兒昏黃昏也杳杳遠兒匿藏也）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良曰楹柱登上也雀夜宿於柱）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幬以歎息（銑曰館宅也自憐失其偶也衾被幬帳也）思

纏緜以瞀亂兮（瞀莫候）心摧傷以愴惻（向曰瞀亂迷或也愴惻悲傷也）曜靈驛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翰曰曜靈日也驛馳遄疾邁行也四節四時也運旋也推移不停也）天凝露而降霜木落葉而殞枝（濟曰言秋時露凝而為降霜殞落也木葉落於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良曰神宇靈室也寥寥空也靈衣夫平生衣披披動皃幽深也隅角也牀靈座也垂邊也）耳傾想於疇昔兮目髣髴乎平素（銑曰髣髴存念平生之形儀）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以憑附（向曰冥冥無覿見也猶以為可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措（翰曰遷神安措謂遷柩歸葬也与生者異故云殊制也）龍轜（音而）儼以星駕兮飛旐（音兆）翩以啓路（濟曰轜喪車也飾以龍形儼嚴皃早駕為星駕也旐引柩旛也翩飛皃啓路謂先路而行）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良曰軌迹也踟顧踟躕顧眄不前）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銑曰精靈幽潛不復還也殷深也靡無也無所告訴）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向曰睎視也言視見形影雖在几筵之前而鬼魄之精爽以馳入於丘墓也）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翰曰疚病居喪也履霜踐冰秋冬之節）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濟曰驟數也瀏瀏風聲夙早興起也）霤（力救）泠泠而夜下兮冰溓溓（音廉）以微凝（良曰雪後消而霤留于簷也泠泠霤聲溓溓薄冰皃言消留下及晨復凝冰）

意忽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銑曰言意迷亂遷越不定其神一夕九度飛揚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向曰浸漸也以叙時序漸遠哀降歇而酸惻之懷日以甚也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翰曰假借也通靈通夫之神靈也炯炯目不閉而光也寢寐也憂思多故无寐也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濟曰漫漫悠悠長皃淒淒凜凜冷皃憤懣鬱結也乘胷胷上胷也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良曰永長遒終也容貌儡洛罪以頓悴兮左右悽其相愍銑曰儡毀也頓悴憔悴也左右見我始此悽然相愍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向曰秦繆公死奄息仲行鍼虎皆自殺而殉焉言我感此三賢且欲捐棄生命自死以從於感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翰曰鞠養也稚子謂孤女也顧此低徊復不忍棄此而死也羌歎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濟曰指日心誓言歎以自明也其形雖存志已與感俱亡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良曰穹天大省察也女子幼稚未能識感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銑曰涉川无梁不可濟也凌虛失翼不可飛也自傷喪耦難以為生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向曰遺象感之形象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翰曰窈冥深也翳滅也奉靈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濟曰靈坐虛坐也愬向宇室也

矚眄虛寂也廓孤立兮顧影憮獨言而聽響良曰廓空也塊孤皃顧聽者悲一塊開咸之影響顧影

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遥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濟曰緬邈長遠皃乖離也四節

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

迴、向曰四節四時也被覆也夜分夜半也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翰曰良人謂夫閶闔天門今以

爲室門甚盛亦通言矣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昌兩怳兄往兮慟懷良曰怛驚皃悟覺也先者哀之極也慟懷

兮奈何、言陟兮山阿、濟曰陟山阿望感之墓墓門兮肅肅、脩隴兮峩峩、銑曰肅肅靜皃脩長

隴墳也峩峩高皃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振柯、何曰嚶嚶鳥之聲萋萋茂皃振動也柯條也哀鬱

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翰曰鬱結積聚也滂沱淚多皃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

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

他、良曰蹈履也詩序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詩曰之死矢靡他之至矢誓靡無也言至死誓無他心自

言守志而訣是詩餘華餘年也吾君謂夫也言終當歸骨同於墓穴

○恨賦

江文通向曰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文長愛奇尚異宋桂陽王大夫秀才辟此郡爲豫章記室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甞謂古人遭時不遇恨不申而作是賦也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向曰俺望見平原陵墓蔓延之草合拱之木縈繞人骸骨有如聚斂魂魄於是中也）人生到此天道寧論（翰曰人生至於此誰復論其天道）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濟曰僕淹自稱也恨人恨志不就也復念古人有如我恨而至死者將述之）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良曰秦帝始皇也按劍而怒則六国諸侯西馳朝秦此言始皇彊盛若此）削平天下同文共規（銑曰規法也既平六国天下同文共法）華山為城紫淵為池（向曰紫淵水名在西河表取山水以為城池明壯大也）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駕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翰曰右一字内心猶未已方將駕黿鼉以為橋梁度西海而送日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濟曰一朝逝往魂神斷絕天子崩謂宮車晏駕說出晏駕也志未滿而身處絕不甘根形）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良曰秦滅趙虜其王遷之漢中房陵房陵地名）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王乘（銑曰憂恚相積故心動神興豔姬美女金輿王乘皆王者所服於此喪別矣）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勝（向曰膺胷也為君王遷逐若此其根固不可勝矣）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翰曰漢將李陵與匈奴戰力窮不勝降匈奴是名之辱身之冤也）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濟曰其心不平故拔劍擊柱朝行弔其影夜寐慙其冤以思已敗）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良曰上郡鴈門皆漢之塞也陵常思歸漢故心情存於此）裂帛繫書誓還漢恩

銑曰裂帛爲書繫以歸鴈抵誓將報舊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向曰溘奄也人如朝露豈可久也奄然至此握手何言陵圖報漢德終而不成爲恨固已多也然此皆日隨淹賦意而言事不如此且陵自降匈奴漢誅其族便怨於漢沒身匈奴中非有報恩之意按此乃淹文之誤矣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翰曰王昭君[illegible]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五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後爲觸晉文帝諱改爲明妃看者貴人通稱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濟曰紫臺宮也天子所居處明妃遠單于故云稍遠極窮也搖風忽起白日西匿良曰搖風飆風也匿藏也隴鴈少飛代雲寡色銑曰鴈南飛將盡明妃見而懷鄉仰視雲氣皆無色隴岱皆山望君王兮何期終無絕兮異域向曰域國也無徭發也明妃既適異域望天無期有以斯恨也至如敬通見罷歸田里翰曰馮衍字敬通漢明帝以敬通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故歸田里抵拒也閉關却掃塞門不仕濟曰閉關塞門却掃家庭不出求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良曰大夫之妻曰孺人稚子嬰兒也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銑曰脫略輕易跌宕放逸也齎子奚志沒地長懷無已向曰齎持也受抑之志死沒於地恨情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翰曰嵇康爲中散大夫爲呂安事收下獄而嵇康之神氣自若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濟曰濁醪濁酒也[illegible]音高也脩長暘明也[illegible]服御者言康臨刑[illegible]爲之蕭[illegible]光[illegible]之志入長夜不明日不恨與已止恨若凡六人已下雜論其引演以爲今古之情皆抑於此或有

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于筆)起血下沾襟(良曰此皆易為恨者也孽子庶子也海上隴陰皆近鄙也汨起風疾皃血下泣血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銑曰茹食也酸鼻辛酸銷落湮沈滅亡也言抱此酸歎至滅亡而不已故有餘恨)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向曰屯聚軌跡也四起四面起)無不烟斷火絕閉骨泉裏(濟曰去車騎歌吹之歡如烟火斷絕而葬骨於泉裏由是恨也)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翰曰榮枯相待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銑曰綺羅琴瑟既已歇絕而池館丘隴亦復何有)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向曰黯然失色皃)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良曰絕遠也言秦吳燕宋四国相去遼遠人多遊宦而有別離也)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濟曰行者多以此時感物悽傷矣稱百言多也)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銑曰根為離別名風雲殊於常)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向曰凝滯逶遲少留皃將為水陸之別)櫂容與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翰曰櫂楫也容与不進皃皆措別之

意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濟曰掩覆也觴酒杯也以金為之琴有柱以玉為之言行子覆杯捨琴哀霑車而去涕淚霑軾居人愁臥怳况往若有亡銑曰相別親友怳然若有所失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向曰落日下隱於壁升月上照於軒月之十五日夜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翰曰蘭至秋色紅也楸木名離罹也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幙而虛涼濟曰巡歷層高楹柱也歷高柱掩泣也錦幙錦帳也虛涼悲涼也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良曰居人既涕泣相思則意知行子離夢躑躅不進別魂飛揚不安故別離一緒事有萬族銑曰言多也至若龍馬金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向曰東都長安門名疏廣老歸朝廷設供帳送之於東都門上謂還長安石崇送之於金谷澗然東都金谷送客處也琹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翰曰琴奏而奏羽聲與簫鼓雜陳燕趙美人清歌以和之覩別離之事亦為悲傷也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濟曰盛飾佳樂暮秋之月珠玉照之豔光色也上春之時綺羅對之增容安也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良曰伯牙彈琴潭魚出聽瓠巴鼓瑟駟馬仰秣此聽樂之所致也鱗亦魚也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銑曰造至也雖樂去之所宴緒之樂在於分手為別皆銜涕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向曰感恩報仇之志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向曰聶政為嚴仲子杖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韓相俠累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專諸為公子光以匕首刺吳王僚荊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後為太子刺秦

主割慈忍愛離邦去里濟曰謂別父母去鄉里瀝泣共訣音決抆音問血相視良曰抆拭也言泣血為別

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銑曰志在專一去不反顧但見馬行塵起方銜

感於一劒非買價於泉裏向曰以劒刺人而自死者此感國士之義豈求價於黃泉哉金石震而

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翰曰荊軻與武陽入秦將刺秦王鐘鼓並發武陽色變聶政既殺俠累韓取政尸暴於市政姊嫈聞之曰是吾弟也伏其尸盡哀而哭哀莫大於心死謂政姊之心死矣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濟曰言有負羽從軍負之於背而

行遼水無極鴈山參雲良曰遼水水名鴈山山名無極言廣深也參雲言高也閨中風暖陌上

草薰銑曰謂春時也閨芳香貌薰香也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騰文向曰曜景曜光景也騰文似於草樹騰其文章

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音因熅翰曰朱塵朱徒塵也青氣薰爐中香青煙也言日景鏡照閨中華光逸草薰羅襲衣代也中香氣也照爛明貌烟熅香氣也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

羅裙濟曰桃李喻夫妻也霑浥濡溼霑於裙也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良曰絕遠詎無也視喬

木兮故里訣北梁兮永辭銑曰故里有喬木故覩之而識之北梁分別之地訣別永長也左右兮魂動

親賓兮淚滋向曰滋多也可班荊兮贈恨惟樽酒兮敘悲翰曰班布贈猶展也於路側折荊布地坐而置酒以展敘離別之恨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

去乎長河湄濟曰湄際也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良曰淄右河陽二地名婦人自稱曰妾謂夫曰君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銑曰言新昏也晨照謂晨與珮光照曜君結綬乎千里惜瑤草之徒芳向曰結綬從官也瑤草香草以自喻也言君去千里徒為芬芳慙幽宮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翰曰幽深宮室也琴瑟不張故慙焉流黃素名言秋多視之不識春閨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濟曰言四時相思也閟閉也不暮言其日長也釭凝謂燈明也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景獨傷良曰織錦為迴文詩使成章句以寄於夫思念離別故泣盡影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銑曰丹竈鍊丹竈也不顧不歸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方堅絕力為之無限歸之意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向曰御鸞鶴而升天漢也暫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翰曰主人之平生游處謝別也依然不能無情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濟曰詩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良曰桑中上宮二地名衛陳二國名也美女曰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銑曰[illegible]也南浦[illegible]之別歎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向曰[illegible]其秋月如珠夏[illegible]王

（珪碧色圓如日月言秋月類之）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翰曰盈多也）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濟曰言別離之所致）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良曰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嚴安徐樂皆文章之士故云墨妙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銑曰金閨金馬門羣賢待詔處漢明帝好文人並對於蘭臺英彥皆美士）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向曰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曰飄飄有凌雲之氣鄒奭子脩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而成龍文二人皆有此聲稱也）詎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翰曰雖此數賢之才不能摹寫別離情狀者言苦危之志不可述也）

文選卷第八

文選卷第九　　賦壬　　五臣注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文賦　并序　　陸士衡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濟曰遣發良質也　妍蚩好惡，可得而言。良曰妍美蚩惡也　每自屬文，尤見其情。銑曰尤甚也　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翰曰逮及也銑曰患於物患意不似物文不及意蓋非知之為難能為之實難也　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日殆可謂曲盡其妙。向曰謂賦成之後異日觀之乃委曲盡其妙道矣殆近也　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翰曰操持也持斧伐柯雖得法不遠而文章隨手之變易則難以辭究逐之者具以後文也

佇中區以玄覽頤(音怡)情志於典墳(銑曰佇立也中區中都也玄遠頤養也立志中都遠覽玄文以養情於典墳也)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濟曰逝往也紛紛多也)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良曰秋氣殺万物故云勁秋)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銑曰眇眇長皃謂雲勢長遠故臨之志亦長也烈美也誦當時俊美之述作誦先賢詞賦之芬芳)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翰曰林府謂多如林木富如府也彬彬文質相雜皃)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向曰慨歎詞援引也)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濟曰謂思心文之始也部本也收視不視反聽不聽也謂專思傍求迁轉觸緒所以精騖八極心游万仞)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翰曰曈曨不明皃昭晣明皃文情[illegible]明而至鮮明也情既鮮明物亦明而互進其文乃成也羣[illegible]書也[illegible]浩汗也漱之流潤不撫人為文章但須漱[illegible]礼樂射御書數也文章廣播漱蕩其芳[illegible])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音侵)(濟曰謂向曰謂浮[illegible]而思於天[illegible]者務入深遠以求之[illegible]流皃)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銑曰[illegible]若游魚銜鉤而出於重泉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音酌)之而墜曾雲之峻(翰曰[illegible]聯翩鳥[illegible]又)

飛白謂文思將來聯翩然若翰鳥纓繳而墜白曾雲之峻言速也纓纏繳射曾高也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

韻銑曰遺韻謂古人闕而未述遺而未用者收而拾之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銑曰朝華已披謂古

人已用之意謝而去之夕秀未振謂古人未述之旨開而用之啓開也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音舜向曰

馳思速也瞬謂開目之間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濟曰選擇義理按比而用之以為部次考擷清潔之詞以

就班類而綴之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濟曰謂物有抱光景者必以思叩觸之而求文理物有聲音響者必以思

彈擊之以發文章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末顯或求易而

得難翰曰或求詩於枝乃思發於葉或沿流情於波而求討其源或本採於隱而得其旨於明或求思於易得詞於難物理相推有此迴轉也振發沿流也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良曰擾亂也思壯如虎之變其文彩炳然或偶未致如獸之擾亂不知所之或

得其妙則龍見而有光如水鳥游於波瀾或妥土果帖而易施或岨仕呂峿音語而不安罄澄心以

凝思眇衆慮而為言向曰罄盡也眇深也深源其衆慮而為言也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

於筆端銑曰形文章之形也挫折挫也謂天地雖大可籠罪於文章形內万物雖衆可折挫取其形以書於筆之端端筆鋒也始躑躅於

燥吻亡粉終流離於濡翰音寒翰曰躑躅不進貌如也文詞難出於口也燥乾吻脣也謂神馳逐皆得乾脣也則雖初難出於

乾脣終流離於濡翰謂書於紙也流離水果染於紙見濡染於翰筆也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濟曰質猶本根

也為文之理必先扶持本根乃立其榦謂先樹理次擇詞也故如垂條而結葉繁茂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

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以歎平聲向曰差失也文之情實必見人皃故此理不失文之在顏故思樂必

笑言哀必則歎或操觚音孤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銑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為筆毫筆也率爾謂文速

成邈然謂文遲成也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翰曰伊維也茲事謂文章欽敬也課虛無

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翰曰課率也責求也文章率自虛无之中以求其象叩擊於无声之外而求音韻寂寞无声也函音含

綿邈於尺素吐滂浦皇沛乎寸心良曰綿邈遠也滂沛大也雖遠者含文於尺素之上雖大若吐辭於寸心之間

也素帛也言人用以書也言恢苦回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銑曰恢大按下也以言大之則彌增其廣以思下之

則愈益其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

乎翰林向曰文美如芳蕤之馥馥似清條之森森竦竪然如風飛飆豎樹鬱然如雲起翰林芳蕤香也飆疾風豎立也翰筆也言林者筆盛多也體有

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翰曰文體有萬殊物類既衆故曰紛紜揮霍也氣命遲

動難說其形狀也辭程才以效伎音忌意司契而為匠在有無而僶音緬俛當淺

深而不讓良曰程見效致伎巧司理契要匠工也僶俛俯仰首也俯俛猶勉也文辭才以致巧立意以理要為宗由有无之中或俯或仰或深或淺意

務得於妙來必不讓也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向曰言文之末見在於方圓或難不見方員之形然期盡物之

多、少也參也

故夫誇目者尚奢愜苦協心者貴當去聲 良曰誇目謂明眼目之眩也尚奢謂浮豔之辭貴當者在於合理故愜心也

言窮者無隘烏介論達者唯曠 銑曰言窮事者无隘狹論通達者唯尚於曠此作者之用心也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音留亮 翰曰詩言志故緣情賦事故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稱

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 濟曰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述哀故纏綿悽愴

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銑曰博謂事深約謂文省溫潤謂和柔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須抑折前人之心使文精理壯以頓挫抑折也

頌優游以彬蔚音鬱論精微而朗暢 向曰頌以歌功德故須優游彬蔚彬蔚華盛也論者論事得失必須精審微密明朗而通暢於情

奏平徹以閑雅說煒于鬼曄于輒而譎決誑狂 所以陳敘情理故和平其詞通徹其意雅容閑雅可觀說者辯口之辭明曉前事詭譎務感人之心譎誑驚聽也

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如勇長仲良 良曰詩賦已下十體雖區分其事各殊故區分在茲禁邪制放謂禁其浮豔制其放蕩謂辭當達其意理以舉事不在於多冗長謂煩多也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 向曰文辭非一故云多姿姿貌也[illegible]不一故屢遷也

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 銑曰出言之宗美也妍美也

暨忌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翰曰暨至也音聲謂宮商合韻也至於宮商合韻調其清濁如五色文彩以相宣明

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音綺錡

一千八十二 文九

音擬之難便濟曰抵逝往也嶠錡不安皃謂思雖難往止上下尤常固知安之難爲便也使宜也苟達變而相次猶開流以納泉銑曰思之通變相次而至如泉入水泯然相合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淟伷見涊拔見而不鮮良曰如思慮失機而後會則常持尾續首莫能見成錯謬玄黃之次敘也淟涊不鮮明也掃持不犀蘢音乱切也淟涊垢濁也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向曰謂思之前仰前後不定或偪於先成之條或侵後文之章句謂未安也或辭害而理比毗或言順而義妨翰曰辭害謂音韻不便也然於理步比亦合於宜言雖順美於義理復有妨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銑曰謂語各有所宜考殿音緇最於錙銖音珠定去留於毫芒濟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錙銖稱兩也毫芒細毛也此皆至微小者也謂作文之特考練辭句之上下稱兩者以攻之在於細小之間然後著之於文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翰曰銓衡所以稱物者衡平也若稱平辭句而裁制文章則應繩墨而相當也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良曰適中也謂文繁不中於所適一篇但繁文言理而已至於窮極之際竟不能使於所適之終篇又不可增益其辭但立片言之言以居要節乃爲警策故辭衆辭已有條序也必待此警策而效功績也信功多而累少何亦少故可以取足於一篇亦不可改易也警言驅動鞭策可以擊馬也指警策片善之言況益一篇以策擊馬

(得其警動)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縟(音辱)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除)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濟曰綺合如綺綵之合文章也千眠盛皃五色備曰縟音韻合和故若繁絃之聲所作篇曰或不殊古人之則辭仍闇合於古篇者雖經杼軸擬於人先我而為此乃苟且之道有傷廉潔復違於義故雖愛之必須捐棄)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音雉向曰思得妙音辭若苕出於衆穎之秀豎立迥衆辭絕致於精理形響難為係其孤立特峙峻迥衆緯也言非平常之言所能經緯必有此一句之妙而心失次序無對不得所音之徘徊不能揥捨其妙苕草華穎禾秀心失次之皃)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仕巾)楛(戶)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所偉(于貴反協韻銑曰謂唱上佳句雖无偶對作衆辭之中如石藏美玉山必有光水含明珠川則有媚榛楛不翦小木以木名榛楛集成包然亦青也猶下里之詞綴白雪之曲亦其美也鄰珠亦濟其所美也榛楛皆木名翠青也下里鄙辭也白雪高曲以借美也)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翰曰窮迹謂幽僻之處思慮特起俯入於寂寞仰遊於寥廓尋於文辭无承志士无所承如偏絃獨張清曲无應也友志也唱曲之通稱也靡非无也)或寄辭於

瘁音徒美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去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向曰瘁音謂毛詩詠於鄙物也言徒修飾而不善麗混同美惡實累風雅之道如玉之有瑕也堂上歌鍾鳴堂下交下管管聲疾與歌鳴雅聲不相和叶故此文象之良質謂風雅也賦頌五例也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上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於遙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翰曰言思於物必有至情若好之者然後形之於言也若遺其理要存於小異競為虛飾以逐微細言而寡於情情寡少愛則浮辭漂蕩不歸於事實若大絃急小絃調急雖声和諧則深烈而不悲也豈如緩調辭雅而扎聲可聞乎公者小也徽調也或奔放以諧合務嘈音曹囋才曷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銑曰嘈囋浮艷聲或有奔馳放縱其曲以求和合務成嘈囋妖冶之聲以為美麗悅目偶俗而已此聲其雖高而曲下者以寤防露之雅樂桑間僻上之國之音雖悲而不雅也謂為文不可苟徒悅目偶俗而已須窮妙理若諧和也妖冶美麗也寤猶覺也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音汎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良曰文有專尚清約而折以婉若大羹去五味不和同朱絃之清音也大羹肉汁朱絃琴絃絃而聲疏雖奏一人唱三人之三人從而歎之既雅而不豔也若夫豐約之裁去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銑曰豐約文質也裁制也俯仰謂上下也因宜適變所以隨宜而改變其中而有微情謂文質相兼或言拙而喻巧

或理樸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向曰此謂文質不合古拙半也樸質俱公迴也有襲故事而意乃新者有因言之濁而更清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翰曰謂或初覽之見必察之究其狀有研究之而後知精美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銑曰文入妙理譬如善舞者赴節舉袖善歌者與絃相應遣合其聲如一也投舉袂袖也是蓋輪扁蒲典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良曰輪扁古之善斲輪者齊桓公堂上讀書問曰讀此何為雖得古人之糟粕耳臣斲輪入七十載矣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心應於手而口不能傳之於子今取古人之言而云幸若夫之有也凡發言不能成功者謂之華說也文章之妙故非此輩所能精密而言也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濟曰普見文章之條流及與音律實我心之所服說也膺胸也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翰曰尤過也脩者前賢也淑美也謂練時人之常過乃識前賢之所美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向曰濬深嗤笑也謂作文者雖深發巧思或為拙者見而笑之言其不知音也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音叔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銑曰瓊敷玉藻謂文章其美向曰其為无限若中原有菽採之則有同天地之氣而无窮並育於中也菽豆菜也橐籥大地開氣也罔猶无也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翰曰紛藹謂繁多也文華之詞雖繁多於此世嗟覽之不滿於手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之欲故踸勑錦踔勑角於短韻放庸音以足子喻曲濟曰挈缾小器也謂小智

之人不思屢空也昌當屬綴也踸踔跛行也短韻小篇也庸常也
言遲滯於小篇於情常音務欲足曲聲也又有音韻故遍擁曲也
恒遺恨以
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向曰謂不工文者終篇常有遺恨恨未盡佳境豈有知盈滿之分而以為自足也
懼蒙塵
於叩缶方顧取笑乎鳴玉
良曰缶謂瓦器玉謂玉磬若拙不工文者若瓦器蒙塵之中以叩擊手足器必取笑於鳴玉之人耳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
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
翰曰用情有感應於會合之期者通塞於綱紀之所者則思來不可遏如
拒之因去不可止而留之非人力所致也思之將藏若形影之滅沒也將
行也響之動也比之天機駿利何亂不理也天機自然之性也紛亂也
思風
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威蕤音桵以馺素合遝徒合唯毫素之所擬文
徽徽而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向曰思之發也如風起於胸中言之出也
如泉之通動於脣齒矣紛葳蕤盛美貌馺遝
壯皃皆著於毫素之上徽徽溢目文章盛
也泠泠盈耳音韻清也毫筆素帛也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
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
伏思軋軋烏八其若抽
銑曰六情謂好惡喜怒哀樂也志往神留謂志思往
而神留也兀若枯木固不動也豁若涸流之竭也
謂豁然空虛涸而无水營謂心府中也覽覽心府以探賾又理頓
蓄精爽而求之思無逾伏而不發情若抽而不出翳翳暗貌軋軋難進
是故或
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音留協韻故

文賦

時撫空懷而自捥（音腕）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翰曰或竭情思而猶不佳故多悔或率意而理所遇故少過雖文在我以實難勠力所致捥惋也故時拊撫自惋我所未識文章開塞之所由言至難也）伊茲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理使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良曰伊惟也此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而成使萬方之理以為一通通文章於億載之中可使得津梁也貴法則於未來世見古人之象而濟文武之道使不墜於地宣風聲於物俗於不泯滅於大實遠邇豈遐也）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翰曰道無遠而不至理無微而不綸可以序人故配霑潤於雲雨出幽入微故象變化乎鬼神辭頌流於金石管絃之声君王德廣布不朽故日新）

洞簫賦

王子淵（濟曰漢書云王褒字子淵蜀人也益州刺史王襄薦於宣帝任為諫議大夫）

（夫洞簫以簫為清者洞猶通也言其無底上下相通故曰洞簫）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踈（向曰洞通條長暢達罕希標立也敷紛花多兒扶踈葉茂兒言此竹幹生於江南之山而通長暢達而希節立枝敷紛而葉扶踈也）徒觀其傍（去）山側兮則嶇（音區）嶔（音欽）巋（丘軌）崎倚巇（蟻宜）陁（以此）嵺（音膠）向曰

言竹傍山側而生也皆山勢嶮峻長連皃餘誠可悲乎其不安也良曰悲其生於危地常不安也彌望儻莽

聯延曠蕩銑曰皆竹相連廣大皃又足樂乎其敞閑也翰曰樂其枝葉相蔭其山高敞其地幽閑託身

軀於厚土兮經萬載而不遷銑曰謂其自然生故久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

蒼色之潤堅濟曰謂竹受含天地至精之氣滋熙有光色而生其有鮮潤貞堅之色感陰陽之變化兮附

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翰曰蕭蕭竹聲

良曰翔風迴風也逕過於竹梢上迴流之水溉灌其山下也末梢頭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礚礚礚苦蓋而注淵

向曰素白波揮動也礚礚水激石聲澍注也江水流於山下飛揚白波而動浪沫如連珠聲激石而注深淵也朝露清泠而隕其

側兮玉液浸音侵潭音活而承其根濟曰清泠露皃隕墮也玉液清泉也浸潭流皃孤雌寡鶴

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巔銑曰其下謂竹中也其巔謂竹上游也其頭蟬也秋蜩音條

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索乎其間良曰蜩蟬也處幽隱而奧屏

兮密漠泊以獺勑轄猭敕緣向曰奧屏深屏僻也謂竹聲幽深僻之處巇嶮濺獺猭宛而相連皃惟詳

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翰曰詳審也素[illegible]清靜[illegible]其不喧[illegible]聖主君

也屋翠犀也謂君王採而用之因天性之質而爲聲韻則惠而不費於是般音班匠施巧夔妃準法銑曰般匠古之
巧工人施巧而作簫也夔樂官也襄師襄也善音律謂准度簫之法則者矣帶以象牙掍古本其會合濟曰帶飾掍同
也飾以象牙同於會合之處鎪色鄒鏤離灑所宜絳脣錯雜向曰鎪鏤彫之爲文離灑文皃絳朱也脣口也以朱
飾其吹口而錯雜其文彩鄰菌去鈞繚糾鱗羅捷獵良曰並竹管相連繞皃如魚鱗羅列捷獵參差皃膠緻直吏
理比音鼻挹音邑抐女立擫於頰籋奴叶反翰曰膠緻理比謂竹細密相次皃挹抐擫籋手執之皃於是乃使夫
性昧之宕徒浪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憤伊鬱而酷
䀛奴谷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銑曰性昧之宕冥謂
盲人也昧冥暗也宕大也目不見天地白黑之體色憤怒鬱積惜瞳子之無精光而舒展其思慮乃專心音声乃至妙理也伊鬱憤怒皃酷䀛鬱積皃愍
惜也眸子眼瞳子也故吻文粉吮詞兗值夫宮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徛音倚抳女綺以
順吹去兮瞋勑真㖤音含[口胡]音胡以紆鬱銑曰吻口吮吸也言者專心故以口吸皆值合声韻而有和樂紛離匹溢
聲切散皃徛抳曲身皃㖤胡紆鬱怒皃言者恣出其形隨順吹勢聲而其皃如含瞋怒焉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
渙以逫知律律向曰迕觸也吹者之氣音聲觸飛射而開於遠也散渙聲分布皃逫律和皃趨縱容其勿述兮
騖合遝徒合以詭譎翰曰述迸騖走也謂聲趨走縱容而和無所乖逆合遝繁破而多奇異詭譎奇異也或渾沌而

孱湲兮攢合力若枝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浦貝焉競軼音佚良曰聲或有連也繫雜而不分而孱湲如青流之聲者又攢然如木枝摧折或漫衍駱驛而不絶沛然競軼而度也攢木折声枚木枝也而多皃軼度也惏音凜慄密率掩以絶滅嘈音吸霵助立爗于輒捷跳徒彫然復出翰曰惏慄聲清爽皃密率安靜皃清爽安靜聲掩然如將絶滅而衆聲復起跳躍而復出也嘈霵衆聲也爗捷復起也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音必㘉子結而將吟兮行鍖丑錦銋尼稟以和囉向曰緩聽節度諦察曲之名曰則斂而多而將吟且舒緩以相應也和㑹相雜皃衍緩廉謙也賦歌作曲之通稱也啾咇㘉声斂多皃行且也鍖銋舒緩也風洪貢胡洞而不絶兮優嬈嬈音繞以婆娑翰曰風吹其穀相連不絶而優游柔雅分散也洪洞相連皃嬈嬈柔雅皃婆娑分散也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良曰聲飛揚而相連或牢落希疎也漂然盡散了棄其曲將為異其聲作他異其也要復遮其蹊逕兮與謳謠乎相和銑曰要復猶伺候也謂謳曲伺候調者發聲如應良道路而與之相和合其音律也蹊徑有路[illegible]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汎濫并包吐含去若慈父之畜子也向曰剛其大音周流汎濫而廣遠包衆聲可合和樂乃如慈父之於子也包含仁愛以養育之乃以數之巨大畜養也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音翳順敘卑迖他叉若孝子之事父也翰曰其妙聲則清和安閑即歷元瀧穆然如孝子[illegible]滑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濟曰科條名相也謂其聲[illegible]誠必有感應於義理者謂之壯于君[illegible]為也澎音宏

濞普祕沆胡朗瀣胡介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銑曰濞沆瀣勇烈聲故其
武聲則若雷霆輘力耕輷呼萌佚豫以沸渭良曰輘輷大聲也佚豫聲疾皃沸渭声勇躍不定皃
其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向曰凱風南風也溫和而養萬物故云施惠紛披容與和緩皃或
雜遝以聚斂兮或拔蒲末摋蘇末以奮弃翰曰聲或衆多如相聚或分散奮迅如弃渫也雜遝衆多皃拔摋分
散皃悲愴怳以惻惐域兮時恬淡以綏肆濟曰悲聲聞則愴怳惻惐而傷感也時或恬淡而安緩也綏安
肆縱也被淋灑音離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銑曰忽如水流之縱橫潰亂復有清暢之音以通達
也林灑水流聲靡靡流皃遂達也哀悁悁烏玄之可懷兮良醰醰徒南而有味良曰哀声則若煩悒
悁言哀聲醰而有味也悁悁煩悒也醰醰醲濃也故貪饕土刀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
懟音墜向曰貪財之人聽此和雅之聲則去貪而知清廉之分亞淫之人聞之[illegible]善而不怨[illegible]貪財曰饕貪偶分也狼戾惡性也懟怨也
剛毅彊暴反仁恩兮嘽音歎唌音誕逸豫戒其失向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此人聞和雅之
音乃反為仁恩之情也舒緩之聲戒人之過失嘽唌逸豫舒緩皃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妻
不能為其氣濟曰鍾期善聽音伯牙善鼓琴師曠樂官也謂其聞簫聲皆悵然而驚杞梁殖之妻殖死慟而鼓琴言此簫聲雖杞妻之感
深亦不能為其氣調也愕驚皃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音侵淫叔子遠去其類

銑曰寘措也師襄嚴春皆古之善鼓琴者聞簫籟皆不敢措其巧妙凌溷叔子古之知音人聞洞簫之妙聲亦去而遠之莫能比類於古也嚚頑朱

均惕復慧兮桀跖鬻博儡以頓悴翰曰嚚舜母也頑舜父也朱堯子丹朱也均舜子商均也桀帝桀也跖盜跖也鬻鬻南鬻奏楚之彊勇人也博朱博漢之俠士也惕蘺儡敗壞衰也謂簫籟妙音感此嚚頑不肖強俠之類皆蘺焉復得明慧敗性頓折而困悴

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良曰參差簫曲名感化之道盛故云入道德也永長也御猶服用也

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銑曰奏者作樂之揔號奏狡勇出乃迴旋飛声去留不常也狡勇弄曲也

愺音草恅音老瀾漫亡偶失疇田薄索合遝徒合罔象相求銑曰愺恅寂靜皃瀾漫分散皃薄迫也索求也合遝声多也罔象聲也謂声或寂靜分散亡偶失疇而希跡則迫求而聽之時多歛声以相集也相求謂相集也

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濟曰知音識也樂之声不知者但怪其清美而巳偉美也

故其為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許意撆匹結涕抆無粉淚良曰欷泣撇揮抆拭也

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若才凱阿烏可那乃可㾓一邪痿乃邪者已翰曰憚漫衍凱和樂皃阿那㾓痿舒遲皃

是以蟋蟀厈蠖烏郭蚑音岐行喘息螻音婁蟻魚几蝘烏典蜓徒典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音以魚瞰雞睨垂喙虛穢宛轉瞪直證瞢莫亘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翰曰蟋蟀厈蠖螻蟻蝘蜓皆蟲名也跂行舉首行也蠅蠅翊翊

㒒行皃干延從也進而復退皃矚眖皆視也此蟲類聞樂尚猶而動之皆垂口聟盌旋直視旨然遺忘其食以聽之況乎感和陰陽之氣迁化風俗之理豈不致也宛轉盤旋也瞪直視曹昏也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跇余滯迅漂巧兮。向曰簫声飛如捷武之人超騰於空也踰跇高擲皃又似流波，泡溥交溲所交泛音乏捷所睫趨巇許宜道兮。翰曰又似流波趨走嶮巇之道也泡溲泛捷波急數哮呼交呷呼甲呟呼縣喚，躋祖兮躓音致連絕，淈古骨殄音電沌徒本兮。銑曰哮呷呟喚大聲也躋躓聲去絕謂或上或下或連或絕淈殄沌聲雜不分皃躋上躓下也攪胡卯挍所卯澩音學捎所角，逍遙踊躍，若壞頹兮。濟曰攪挍澩捎則振作大聲也逍遙聲遠也踊躍聲高也聲引又如物之崩壞頹墜也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良曰優游流離和緩分散聲也躊躇稽詣聲或稽留不前自言此亦足耽翫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向曰頹唐聲微也言微聲遂往長辭而遠去漂流而不返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翰曰賴君王聖化不於幽山以成此器從容和樂中於大道雖樂而不若淫也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向曰洞通詩志也終志卒曲尚有餘音言其音遠也吟氣遺往，聯綿漂撇，生微風兮，聯延駱驛，變無窮兮。銑曰聯綿不絕也飄撇聲相擊而隨之於微風也連延駱驛亦不絕皃

舞賦 并序

傅武仲 良曰范曄後漢書云傅毅字武仲扶風人也傅字中宗召文學之士以武仲為蘭臺令史與賈逵班固司馬

楚襄王既游於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翰曰此假設楚襄王宋玉之事以為賦端也雲夢楚澤

名高唐觀名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向曰觴酒器也娛樂
也觴羣臣謂欲与羣臣飲酒問宋玉曰何以樂也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
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翰曰形謂舞也噭楚結風陽阿之舞
良曰噭急也楚謂楚舞也舞急縈結其風陽阿亦楚人曲也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音衣可進乎
也朝曰窮極也噫歎声謂上楚曲材人極觀天下至妙歎其美可進為君群臣之樂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式氏
張之度聖哲所施翰曰小謂小雅大謂大雅鄭謂鄭聲弛謂廢張謂用毋去也謂雅鄭之樂發用之法聖人所施也故用雅廢鄭者
去雅者亡也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七旬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
有醉歸之歌銑曰干戚斧也武舞所執容飾也小雅蹲蹲舞貌者曲也礼言臣宴君礼有三爵一所以示敬二所以訓于俗三所以
行孝敬盡不取其荒滿也爵頌云鼓咽咽醉言舞爵酒盞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叶神人也古同
咸池黃帝樂六英帝嚳樂皆雅音陳於清廟以叶和神人也清廟天子祖廟也叶和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
驩欣也餘日怡蕩非所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翰曰密坐相從而坐也接引也餘日暇常日也鄭衛
之音於密坐為時可用之於常日為怡悅放蕩心志非為風化下人今日用之其何害也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
唯夫何皦皦之閑夜兮明月爛以舒光朱火爗其延起兮曜華

屋而熺(虛宜)洞房(向曰幾、靜皃朱火燭也燭盛爆光延散曜然熺明也)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音雷)而列玉觴(銑曰黼繡祛帳裙也組錦也言繡為帳裙結錦為帳帶也鋪首門扇鐶處也炳以焜煌謂月色與燭光相照於門首也茵褥也金罍樽也以金飾之玉觴玉盃也言布陳褥席而設坐位溢滿置酒於金樽而行列玉盃)騰觚(音孤)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濟曰騰酒行於也觚爵二升曰觚斟謂量性多少以酌与之漫多康安也)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良曰嚴顏君子嚴整之顏怡懌和色也幽深之情皆揚於外蓋言醉也)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翰曰皆酒酣也懷藏藻辭藻也文人之辭不能藏其辭藻也武毅之人醉則不能隱其剛勇言歡洽去君臣之礼)簡惰跳(狄聊)踃(音消)盤紛挐(女加)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向曰此言醉而失度踈簡台惰也跳踃動足皃盤紛挐手相著皃言舉而手足相加著也淵深塞滿也謂君王樂情深而且滿宛曠放蕩改恒常往也)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音絞)服極麗姁(許于)媮(音俞)致態(銑曰鄭或出女樂出也二八謂十六人徐謂緩步謂侍君王之側也姣好也姁媮和悅皃態貌也)貌嫽(音了)妙以妖冶紅顏曄其揚華(良曰冶好也妖冶美豔也謂鄭女妖好妙美豔也而紅顏曄曄發揚其光華)眉連(音連)娟(伊玄)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翰曰連娟細長皃流睇邪視也言眉細長如繞目波瀾也曰邪視如水波之橫流謂目而利疾)珠翠的(音歷)皪而照曜兮華袿(音圭)飛髾(所交)而雜纖羅(銑曰翠羽謂畫翡翠于衣也的皪照曜珠翠之光色也袿神也髾尚髾飾也言華

麗之神飛於髻上雜之纖細綺羅也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翰曰裝服也揮動若芳香也動朱脣謂歌也清陽眉目之間也言舞乃紆低也抗音高歌為樂之方向曰抗舉也方猶常也言舉音高歌為樂之常道也歌曰濟曰此八舞者作歌攄子音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委曲翰曰攄散弘大繹陳弛廢也散意深觀歌舞之事則欲移其情神心蹈亦此淫束淫弛之音將廢而慢之蓋以為鄭聲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無益於君也舒恢炱流水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音何縟嘉關雎之不淫哀蟋蟀之局促濟曰恢炱大皃苛縟密也舒廣大之度則細躰煩密之事不利於德若疎而闊之關雎之樂后妃之德樂而不淫也故嘉之蟋蟀詩篇名刺儉不中礼故哀其局促局促小皃啓泰真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良曰開太極之真氣有所否閉隔絕者使通之遺物謂物有失所者擢擢而使流於俗也故陶唐之時陰多滯伏陽道壅閼乃作舞以宣導之激徵清角皆雅曲名以此聲曲乃可贊揚舞之節操均雅曲名形態和神意叶從容得志不刼銑曰此皆謂雅容閑雅得其大躰也叶合也不刼謂不迫而安靜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翰曰躡節鼓陳謂足躡節与鼓合態也舞曲清雅其志不攢故舒意廣也垠際也俯仰來往皆舞迂轉不定也惆悵謂停節之間形態嫻之致如惆悵失志也然亦態不可盡此能盡求其形象也其少進也若

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向曰翔飛竦勇也兀然而動以赴節度手指目顧皆應曲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横駱驛飛散颯沓合并銑曰駱驛相連不絶颯沓盤旋皃合并謂頍由度指合也鶣音翩鷅音飄燕居拉力合撘徒合鵠驚婥昌灼約閑靡機迅體輕良曰鶣鷅輕皃拉拂舉翅皃言輕如燕鳥之居又如鵠之驚舉婥約美皃羽翮翩綏而不絶赴曲機疾躰自輕妙姿絶倫之妙態懷慤素之絜情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翰曰皆舞者姿皃也絶倫妙態謂美色也懷貞素之絜清修整儀容端理節操以明其志乃馳思於其杳冥之外以為妙舞也愨貞也在山峨峨在水湯湯音傷與志遷化容不虛生向曰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峨峨志在流水曰善哉湯湯言舞人與志遷化乃如此者故乃容不虛生也明詩表指喟丘胃息激昂氣若浮雲志如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濟曰明詩表指謂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歎息激厲昂藏其異狀氣若浮雲謂其志高也志如秋霜謂其貞潔也觀之者以為諸工莫敢並不可當也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良曰謂更遞進舞案比次第而待也俟待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銑曰埒校材才也角鬭巧妙也夸美也理謂整飭軼能横出瓌姿譎起翰曰瓌美譎異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烏佳咬烏交則發皓齒翰曰盤鼓謂聲忽而將絲竹者眄看也騰舉也眸眼中瞳子也吐哇咬謳歌聲也皓白色也擿齊行列經營切儗魚紀反向曰擿適排次齊其行列經營猶往來也肩相磨

切而為比擬彷徨神動迴翔竦峙向曰彷徨心不安也迴迴顧也翔謂身輕如飛也竦勇也峙立也擊不致

擊不致策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濟曰謂抑連擊動以指令闕不待驅策也身輕便捷疾於地不聞頓足聲也趾足也輕然遠往疲倦不樂闇而輟已已止也翼輕悠遠也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

浮騰累跪跗方无蹋徒臘摩跌徒結反翰曰習復輟止復迴身還入舞勢逼迫於曲之急節也浮騰輕舉也累跪以膝至地累多也跗蹋足蹋地也摩手跌謂並足而舉後也皆舞之勢也紆形赴遠漼此罪以摧折向曰紆曲其形以勇其身也赴遠謂勇身也漼迴也謂迴身摧折其軀以為舞態纖縠蛾飛紛猋必遙若絕銑曰纖縠細綺羅之類也如蛾蟲之輕飛也

超逾音俞鳥集縱弛式氏殟烏骨歿音沒蜲紆為蛇音移姌音冉嫋音若雲轉飄曶良[illegible]舞勢超踰疾迅如鳥之飛集縱捨舒緩邪步行長如雲轉之疾也弛捨也殟歿舒緩皃蜲蛇邪步皃姌嫋長行皃飄忽輕疾皃體如游龍袖

如素蜺五結反叶韻黎力帝取音收而拜曲度究畢翰曰游龍輕也素蜺明也斂容態而拜曲度盡畢也素白也蜺謂虹蜺也黎收斂容也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向曰舞畢遷延退而微笑復次行列也怡悅愛樂也於是歡洽讌夜命遣諸客翰曰夜夕樂罷命去諸客也遣去也擾攘就

駕僕夫正策銑曰擾攘爭皃就夫執駕者策鞭也車騎並狎巃力孔嵸則孔逼迫向曰狎謂多而相排也巃嵸眾多皃良駿逸足蹌七良悍音汗淩越翰曰駿馬逸奔也蹌悍勇躍也淩越急疾如飛也此以盛述馬者

溢一作泆

謂良馬亦比人材也龍驤橫舉，揚鑣飛沫。翰曰龍驤橫舉謂舉首而橫走也鑣謂轡銜之排沫也揚動之則飛馬口之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良曰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雷滅，跖之石地遠羣，闇條獨絕。濟曰此馬踰越於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之聲忽驚忽滅也而權跖蹋地遠出於羣言速之甚也驚跖蹋跳闇條獨絕謂行多無比方也或有踠於遠足鬱怒，盤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翰曰案足頓步咨茹怒氣遲留未發在於衆後而先至前所逐衆之後故云逐末此馬之逸材也踠足謂緩步盤旋遲留也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驛而歸，雲散城邑。銑曰此長者之車也矜持儀容遲速任意車声殷殷然調緩如遠雷之音行驟皆相連及不先不後也駱驛不絕貌中夜車馬皆歸城邑之中寂然而空有如雲散天王燕音宴胥，司呂樂而不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柔哉，聊以永日。向曰胥樂也遺猶不知也永長術道謂天王宴樂而不溢娛其神性不知老之將至此長年之道優游家和且以為長久之日

○笛賦并序

馬季長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有俊才好吹笛為校書郎累遷南郡太守免官復拜郎議郎

融既博覽典雅，精覈胡革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向曰博廣也典

謂墳典雅謂雅頌精考陰陽度數律曆之道數考術道也而爲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鄔偪古中銑曰督郵漢官名時季長爲此官事無留滯而多暇故卧郿縣平陽里中也鄔里也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濟曰有洛客謂時有洛陽客止於客舍也逆旅客舍也氣出精列二古曲名相和謂更遞吹也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良曰踰過也暫聞謂笛聲也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翰曰唯笛獨无謂未有賦頌備數謂備古人之數也賦之言頌者頌亦賦之通稱其辭曰

惟鐘音鍾籠音龍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音宜向曰鐘籠竹名終南山名奇生謂生奇質也山北曰陰崖畔也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谿去奚反協韻銑曰託附成重也謂山有九重孤高也竹附之而生下臨萬仞深谿特箭稾而莖立獨聆風於極危良曰箭竹也幹謂之稾莖猶生也謂特美竹幹稾莖而生謂竹生於高險之山清風搖之故聞風聲於極危也聆聞也秋潦音老漱音瘦其下趾兮冬雪揣音團封乎其枝翰曰秋水漱流於根冬雪擁附其上潦雨水也趾根也揣封猶擁附也巔根跱之槷五結刖五骨感迴飈而將頹濟曰巔山上也跱立也槷刖危也迴飈疾風也感激觸也謂竹生山上其根立危徼觸疾風將欲頹墜而下也夫其面旁則重巘魚偃增石簡積頵丘殞砡牛六反翰曰面正面也旁側也此竹之向旁則有重巘高石大積於中

嶇者山之下小山謂也箭向大也頷䂽石斉頭也戹婁力于狋助油觺魚飢傾昃倚伏向曰嶮峻傾側倚伏庨苦交

窌良交巧老港胡貢洞坑谷銑曰深空相通於坑谷之皃嶰古買壑呼閣澮古外㟗徒外岊音坊窞

徒感巖苦巖䆯良曰嶰壑澮㟗寬大而相連皃岊窞巖䆯山下深闇窟穴也運裛窔汙子安宎長閬連嶺

屬向曰謂竹為陰陽運氣富衣之有闓㬎之色高嶺之上皆相連屬窈窔闓㬎皃林簫蔓荆森槮所銜柞音作樸音卜

翰曰謂竹與諸物雜生也林簫小竹也蔓荆森槮柞樸皆木名於是山水猥至渟音亭涔音岑障潰音會濟曰

湜與怒也渟涔也渟湜潰壞也謂山水衆至也水湜岸潰壞也頣頭咸淡從感滂普郎流碓丁回投瀺士咸穴翰曰頣淡

滂流水搖蕩萬大皃碓謂水碓擊岸瀺之山成穴也投擊也爭湍土官苹普萌縈汩古沒活澎普明濞普祕波瀾

鱗侖音倫窊烏瓜隆詭戾盧結反銑曰爭湍急浪也苹縈水迴旋皃汩活澎濞水飛騰盛大皃鱗侖相次不絕皃窊隆詭戾謂水流

下上奇勢突不常皃濩呼角瀑蒲角噴普悶沫奔遁碭徒郎突向曰濩瀑噴沫水之勇急賁蹴生沫奔走碭突敗山

石之間頹走也搖演以淺其山動杌音兀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翰曰謂風水搖引動杌竹根一歲五

六變如此而至也演引也是以閒介無蹊人迹罕到良曰竹間介然幽深无蹊徑人迹希至猨蜼弋季晝

吟鼯音吾鼠夜叫銑曰猨蜼並輕捷之獸皆晝夜栖游於竹上鼯叫皆声也寒熊振頷胡感特麚

音如昏昌夷髟必妙反濟曰能麚獸名振頷皆動口也昏髟謂回顧而起髟髻鬣寒謂山寒特壯也昏視也髟髻鬣也山雞晨羣

野雉朝雊求偶鳴去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子由讙呼桓譟先告經

涉其左右嘑江武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向曰由行行見鳥鬬行識其道羣声唯唯讙譟

皆行歷竹之左右亂声聒於前後无朝夕而休息也經涉猶行歷也嘑亂声也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翰曰謂巨山也

衆哀集悲之所積也翰曰謂鳥獸之声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蘛所六錚

士生鐄侯萌警呼宏嗃呼交反銑曰纖末竹上也胃清風來則纖夫竹之上奮迅而動錚鐄警嗃声箭頭也若絙古鄧琴促柱

號鐘高調良曰絙急絃也號鐘琴名言竹声如急瑟促柱鳴琴高調也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

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雷歎頹息掐苦洽膺擗避亦摽

避沼泣血泫胡犬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御翰曰放臣罪累所放逐若逐子謂逐出之若伯奇妻謂

夫之弃者離友友朋離別者彭咸殷賢臣諫紂紂不從而出奔也伍子胥賢臣諫吳王不從而賜劒死今此為放臣之失也尹吉甫用後妻

言而奇兒逐也投水而死哀姜謂齊女文公夫人也文公死其子不得立而被殺夫人怨而罷還齊過市而哭故號哀姜也孝己殷王高宗之子事親一夜五起中

宗用後妻言而放之放逐弃離別之流聞此竹声皆攢集於竹風之下以其情思傾注其耳同為歎息魂神摧傷而自撫心泣血泫然而流交頤而下達旦不

寢不能自止掐叩擗拊也擗摽撫心也泫言流多也通達御止於是乃使魯班宋翟構雲梯抗浮柱

銑曰魯班魯公班魯人宋翟墨翟宋人皆古之巧智人使構雲之梯立浮立之柱將取竹以為梯抗立也蹉七何纖根跋蔑縷

力矩膺峭陁音雉腹陘音刑阻向曰踈蹋其根拔其細纏也纏竹根茹也跋拔蔑細也又似胸腹磨約於峭峻險阻之所也陁連山也陘斷山也

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他堯截本末規摹彠烏郭矩翰曰逮及也匍匐以手足行也

本根末莖也規摹謂量度也彠飾也麻止于險阻及於山上犄峻四乃以手足行而伐取之挑掘裁截其根莖以量度之乃飾其規矩蘷襄比律

子野協呂向曰協合也蘷舜樂官也襄善鼓琴子野師曠字善聽琴今將為笛與之比合律呂之音聲十二畢具黃

鍾爲主翰曰六律六呂爲十二黃鍾律宮聲也宮爲君故爲主撟音矯揉而酉斤械胡介剸音團剡余冉

度擬銑曰撟揉者以力曲之斤械者以斧斤理之裁割量度以比擬之剸裁剡削也鏓思董硐徒董頹墜程表朱裏

翰曰鏓硐謂以刀通節中也墜落也言竹節之所頹落也程表表明外不加飾但見其竹也朱裏以朱漆塗其內程當為呈字之誤定名曰笛

以觀賢士良曰採竹於山制之於匠人然後定名曰笛也謂有清雅之音故可觀賢士之志陳於東階八音俱起

食舉雍徹勸侑于救君子向曰陳列也八音俱起謂笛與聲俱作夫如八音雜奏食舉雍徹謂歌雍詩以徹食也謂畢而去食也

言笛中亦有此詩曲故也此以勸君子周礼王者以樂侑食侑勸也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銑曰黃門署名

習樂處也高廊署中之廊重丘宋灌名師郭張濟曰重丘縣名宋灌郭張四姓漢朝善樂人重丘縣之出也工人

巧士肄音異業脩聲濟曰工人巧士並妙樂者習說於業脩理於音聲也肄習也於是遊閑公子暇豫

王孫心樂五聲之和耳比音避八音之調去聲良曰比猶便也乃相與集於其庭

翰曰奏笛之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濟曰詳審也曲長曰胤也繁會叢雜声皆出也富多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向曰紛葩爛漫聲亂而多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銑曰波散廣衍聲散而遠也掌丑耕距劫遌音迕又足怪也良曰掌距劫遌聲列而繁若相凌距以相擊觸可謂奇怪也言其凌劫擊遌纒也啾咋助白嘈啐慈役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翰曰啾咋聲之大也鶡冠子云南方萬物華羽鳥故樂有南方之音則聲烈謂南方火也絞灼激聲大皃切急也震鬱怫扶勿以憑怒兮銑曰繁壯之聲耾呼宏碭徒浪駭以奮肆氣噴普悶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之石以狼戾向曰氣噴勃謂氣結於笛中而声不散也或通則分布而四散復入於聽也跱蹠謂聲乍起於地也狼戾壯勇也靁音雷叩鍛都亂之岌五合吐峇若合正瀏音流漂以風冽翰曰靁声也叩鍛推鐵也岌峇推鐵声言笛声如之也瀏漂風冽謂声隨風而清也瀏漂隨風皃冽清也薄湊會而凌節馳趣音促期而赴躓之日反濟曰謂声相集湊而會雖以擊節而声猶溢出故曰凌節馳疾也期亦節也躓下也節言疾而趣節声勢乃散而赴於下也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泛濫溥普各漠浩浩洋洋音祥向曰漠溥沸水飛聲餘皆水皃長矕莫官遠引旋復迴皇翰曰矕被也言水聲鴻聲相被遠引不絕旋復迴皇皆聲去住不定高下不常皃充屈鬱律瞋丑隣菌去倫碨烏回柍烏郎反濟曰皆聲鬱結不散皃酆普萌琅力耕磊落駢田磅音傍唐翰曰聲出四布多皃取予去時

適去就有方（良曰取捐取声也予諧役曲明適謂哀樂有時也去就謂節度也）洪殺（所戒）衰（楚危）序希數（所角）必當（向曰洪殺猶增也殺減衰次也謂增減次序用疏希數必當其理）微風纖妙若存若亡（銑曰上声隨微風而輕則與若有若亡纖輕也）藎（慈信）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没曄然復揚（翰曰藎餘抗極也謂舒声沉滯將絕則中道曲而復調氣緩吹則奄忽而微如滅没忽然也曄氣而激以爆然復起曄聲盛貌揚舉也此吹笛声也而言更裝者謂中道息声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恭給而出也）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濟曰聊慮精心也固護以上志也言情心上共也言情心堅共專美此器擅此一工也）漂凌絲簧覆冒鼓鐘（向曰絲琴瑟也簧笙也漂凌謂過之聲覆冒猶掩蔽也）

或乃植（音稚）持縼（徐戀）纆（音墨）佁（勑吏）儗（音疑）寬容（良曰植立也縼纆繩也佁儗閑緩皃謂声或乃立而把持如繩結之不散又閑緩而寬容也）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銑曰簫管金石可与笛爭為等倫也笛將宣通八方之風奪猶爭也）律呂既和哀聲五降（下降反向曰条哀退也仁俱同先工之樂中声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言將亡也）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濟曰闋亦終絕也餘絃謂笛声漸微復起亦如擊絃之餘響自將更起声也手指數捻而累累舉如梳齒也）踾（方六）踧（子六）攢仄蜂聚蟻同衆音猥積以送厥終（翰曰謂笛將終声急而數多激烈以送其終曲也踾踧攢仄蜂聚蟻同並声相擊多皃猥多也）

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間（去）奏（向曰少息而更為也怠懈怠也弄曲也）易聽駭耳有所

搖演銑曰搖演易舊聽驚榮其耳將聞雜曲之聲屈寅心神清皃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音古隊窊烏瓜圔於給窴耴聲報女展反濟曰安翔駘蕩從容闡緩皆聲初發或起或伏寬容閑緩皃堪恨怨懟窊圔窴報聲皆繁怨炎然下聲皃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扶云緼於文蟠音盤紆緸音因冤蜿音宛蟺音善向曰聿皇疾皃索求相合聲也危高也言聲如臨高自放縱橫下而復反上蚡緼蟠紆緸冤蜿蟺聲相烈亂之皃笢音泯笏亡物抑隱行入諸變絞槩汩于筆湟五音代轉翰曰笢笏抑隱手指循孔皃行疾也言疾入諸聲以變調絞槩汩湟聲相切疾皃五音相代易而運轉也挼奴回拏女加捘子回臧遞相乘邅女展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向曰挼拏捘臧遞相乘邅謂聲相轉引介合皃反商下徵謂變調也句各異其善聲无不妙故聆曲引上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去以知禮制之不可踰焉銑曰引亦曲也句投猶章句也謂曲中之章句可礼制聲韻不相踰越聽簉初救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丁達惕亍歷以知長戚之不能閒音閑居焉翰曰簉雜弄也遙遠虞度也怛惕惻愴之聲感憂也言聞雜弄則遠思古人也度志於惻愴之聲則長感念不能閑居獨處故論記其義協比毗至其象彷徨縱肆曠瀁余兩敞罔老莊之槩也良曰協合也言以論記其義理合以比其象則其聲寬大閑曠者若老莊之道故以彷徨縱肆曠瀁敞罔寬大閑曠皃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濟曰方比也溫柔不直正擾毅引毅之道則孔子孟軻之得

以也激卬清厲隨光之介也銑曰湯伐桀因卞隨而謀之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務光又曰非吾事也湯伐桀既克之湯以責
卞隨卞隨曰再來以辱我行也乃投同水而死又責務光光曰無道之伐不踐其土乃自石負投於廬水故笛之激朗清厲之音則卞隨務光耿介之道也牢
刺力達拂戾諸賁音奔之氣也翰曰諸專諸也賁孟賁也二人皆勇士故牢刺拂戾之聲則專諸孟賁之勇氣也節
解句九具斷管商之制也向曰管仲商鞅二人皆有斷決之術故笛聲節曲折解句度斷決則管仲商鞅之制度也條
決繽匹紛理申韓之察也翰曰申不害也韓子韓非也老術元刑術韓非者刑名法術之家也繽紛亂也言笛聲不條理而理決亂而
綜理則如申不害韓非之明察也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銑曰范雎蔡澤也說秦而為秦相繁縟駱驛謂說辭一而
代其相位皆辯士也言笛聲繁多相連不絕如范雎蔡澤之說辭也犛力之櫟音歷銚他彫𢡸火麥析思歷龍之
惠也良曰析鄧析龍公孫龍皆辯士也惠明也言笛聲分別節曲如鄧析公孫龍之惠明辯犛櫟分別銚𢡸節曲也上擬法於韶箾
音蕭南籥音藥向曰韶箾南籥並舜樂名笛擬而作之中取度於白雪淥水翰曰白雪淥水並曲名笛取其
法度也下采制於延露巴人銑曰延露巴人小曲名采其節度是以尊卑都鄙賢愚
勇懼翰曰尊卑都鄙謂尊卑於都鄙也大樂者存於聖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也故賢者聞之勇愚者聞
之懼都謂天子所都鄙邊邑也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能經鳥伸鴟
視狼顧拊譟先到踊躍濟曰魚鼈禽獸聞笛之聲皆張耳騖駭申伸而聽之樂感之故也鹿性多驚能經謂以頸引足鳥木而立鳥

伸謂引頸也鵾視謂舉首而視狼顧反顧也拊譟踊躍言鳴而舞也各得其齊去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良曰聞笛者皆悉逆言故各得分齊而不相踰越也人之情欲於此盈滿不復更欲皆反於中和之道美天子之風俗也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向曰屈平楚大夫逃竄於外言其聞此笛音而改節復之於楚介之推晉臣也高尚不仕於山林聞笛声乃還受晉文公之祿邁之也樂国楚国也澹臺載尸歸皐魚節其哭銑曰澹臺滅明孔子弟子也滅明子羽死弟子欲收之滅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疎終不收葬言聞此笛声乃易舊性載尸而歸也皐魚賢人也孔子行聞其哭声甚悲孔子曰此必賢人也使人視之果皐魚也今遂節不哭也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翰曰南宮長万宋人也弒其君閔公聞此笛声乃輟逆謀之心也鄭高渠彌亦弒其君昭公今亦不復有惡性也蒯聵五怪能退敵不占城鄣向曰蒯聵衛大子也靈公逐之而立蒯聵子輒後靈公薨蒯聵帥師將伐其子以取其位今聞笛声若讓德而退敵也不占陳不占也聞崔杼弒君將往救君飡則失哺上車失軾聞鬪戰之声遂驚而死今聞笛音乃能成節而增勇矣鄣節也王孫保其位翰曰守忠貞也隱處安林薄翰曰堅志也隱處安隱居之人林薄草木雜生也宦夫樂其業良曰業職也謂人和易理士子世其宅向曰世安宅居也鱏以林魚噏魚及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銑曰鱏魚名噏出口於水裔外也魚一聞笛声出口於水外馬聞之仰首玄鶴聞之而舞也于斯時也緜駒吞聲伯牙毀絃瓠音户巴聑丁叶柱磬襄弛懸翰曰緜駒古善歌人也伯牙瓠巴並善鼓琴磬襄樂師謂聞笛音皆自吞声毀絃去柱廢架也聑去弛廢也懸鍾架不也留視瞭耕眙

毋史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補莫拊音撫雷抃卞翰曰縣駒之徒皆失據真視補讚笛美失其容儀坐
不安席也抃擧手也雷言同抃手也鉊𥛚眙直視皃墜席猶不安也僬子小眇睢許維維涕他礼洟他計流漫向曰
睢睢維目開合皃涕淚也言縣駒之徒聞笛音開之開合淚涕交下沉漫〻言多也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
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良曰寫謂舒也喻比效立也率作興事謂率由一人以起風俗之手事也溉盥
汙濊澡雪垢滓矣翰曰汙濊垢滓雪皆汙濁也昔庖犧作琴神農造瑟女媧製
簧暴辛為塤音喧向曰庖犧伏羲也笛笙也暴辛公作塤〻土器也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
金礱石華睆音患切錯銑曰倕造鍾若叔理磬者離與也鑠消也金謂銅鐵之類礱磨也華睆切錯皆理器之名也九挺
舒延彫琢刻鏤鑽笮音昨翰曰九折挺鑿也皆謂理器窮妙極巧曠以日月濟曰曠希也謂日月
閑希有也然後成器其音如彼銑曰言皆經歷年歲研理然後成琴箏鍾磬之器其音名如彼常聞也唯笛因其
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翰曰謂不加雕錯蓋亦簡易之義賢
人之業也翰曰為國之禮尚其簡易故賢人不為繁華以儉素為業是亦為國安人齊物若然六器者猶以二
皇聖哲黈他口益銑曰六器謂上琴瑟笙塤鍾磬二皇謂伏羲神農也聖哲謂女媧倕叔也黈猶增益也況笛生乎
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向曰大漢〻朝也笛生乎

大漢之朝而當時學士不識其可益助天子之成盛美輕忽而不爲讃頌之亦可悲也俾益也夫助辭也有庚士丘仲言其所

由出而不知其弘妙濟曰丘仲漢武時笛人庚士謂無祿位也弘大也言學者易忽而不讃有丘仲言其所由出處尚亦不知其大妙

矣其辭曰翰曰此丘仲所言之辭

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胡練已截

竹吹之聲相似銑曰羌西戎也起謂首作也其人伐竹未畢之間有龍鳴水中不見其身羌人旋即截竹吹之音與龍相似剡其

上孔通洞之裁以當去簻便易持良曰剡削也上孔吹處也羌人截竹之以當馬簻使其易執持而便吹之

也簻一鞭也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

商聲五音畢翰曰京房字君明脩易尤明音律故曰易京君明也笛本四孔少商聲君明復加一孔於下為商音故云後出謂此也準則五音畢備

琴賦并序

嵇叔夜濟曰臧榮緒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有奇才博覽該通拜中散大夫向曰呂安友善後與安俱戮東市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

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翰曰導引宣通也處窮獨而不悶者

莫近於音聲也翰曰近猶過也謂解煩鬱之悶莫大過於音聲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

志銑曰復謂反復所為之肆縱也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向曰謂作賦頌然八音之氣歌舞之象歷代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良曰才士謂才人也襲近也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為上銑曰危苦謂生於高峻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翰曰麗好也言歷代才人好則好矣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為之賦翰曰謂歷代才人似元不解聲音不知禮樂之情又似琴得為最優故為之賦焉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向曰椅梧桐也峻嶽高山也岡山上也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向曰披出也重壤厚地也誕生也參近也辰極北十也驤舉也言出厚地而生以載於地近北十而高驤舉謂高也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良曰醇和陰陽精氣也吸合含也休美也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濟曰鬱紛紜枝葉繁茂盛貌也英蕤花也昊蒼天也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翰曰虞淵日入處言桐樹至高夕納其光暮九陽數也陽日也言夜沾露早朝日乾其枝葉於日中也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銑曰價求也待價謂待人求采也寂寂幽閑也跱立永長康安也寂然生於幽閑

若神靈所樹立而長安木枝於此

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向曰盤紆曲也椆生於中也確徂回嵬五回

岑嵓嶺巉兒咸昉嶻助嶭格峉音額嶇丘愚崟音欽峻而不齊兒良曰竝山兒丹崖嶮巇許宜

青壁萬尋，良曰丹青竝山色壁不壁也嶮巇傾側兒若乃重巘魚偃增起，偃蹇雲覆，翰曰

山上闊下小曰巘偃蹇上闊兒雲覆謂上闊如雲之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巋嵬而特秀，銑曰邈遠也隆崇高

大兒崛巋直上兒孤起曰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泉而吐溜，濟曰靈液大地間氣上蒸以布雲氣下據

泉水而吐溜爾乃巔波奔突，狂趡爭流，翰曰竝水急也觸巖觝丁禮隈，鬱怒

彪筆尤休，向曰隈巖曲也水相感鬱彪休然如怒虎休波前卻兒洶許拱湧騰薄，奮沫揚濤，瀄側乙

汩于筆澎普庚湃，音拜蛩於遠蟺音善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銑曰洶湧騰薄瀄汩

薄下奮起也濤亦波也瀄汩澎湃水聲也蛩蟺盤旋兒相糾亂而合也放縱於大川江河之中濟渡乎中州中州帝都也安迴徐邁，寂

爾長浮，瀇乎洋洋，縈抱山丘，翰曰言入大川之中安而迴旋緩流而進寂然長流也瀇乎洋洋流

兒縈抱山丘也余繞也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音育奧宇之所寶珍，

怪琅玕瑤瑾，翕赩，許力反向曰區宇之中深奧產毓之寶珍琅玕瑤瑾皆玉名翕赩光色也謂山有玉則草木滋潤此可以益於栭

之故述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良曰先言珍寶之物次言積生於栭大木之側奐衍多兒若乃春蘭被

其東渉棠植其西善曰先叶韻翰曰春蘭者草渉棠仙果木名洎乎宅其陽玉醴涌其前良曰言棠逵人居於木中一曰陽玉醴玉漿味如酒流注而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蕙風流其間銑曰巔謂木梢上也膚謂木皮也蕙風南風也和所以養物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二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向曰經營猶傍偟也言人能優游其左右皆以自然之神以此為美足幽遠之思願愛此事於是遯俗之士粢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翰曰綺季上並隱逸人也乃相與共登言隱者相與俱行也飛梁[illegible]周旋永望邈若鳧飛銑曰邈遠也耶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回江之威夷向曰睨視也闞下見也崑崙山名海湄海畔也指以手指之臨謂下臨之也蒼梧謂蒼梧之野迥遠也言山高邪視下見山海手指大野臨遠江也迢遞威夷長貌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岳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翰曰寤寤覺也許由隱於箕山叔夜慕仁其餘光羨慕也弘大敞高也於此山高大心乃忘歸慷慨歎聲也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濟曰舒展也軒轅黃帝姓也黃帝使伶倫入嶰谷取竹調律令臨覽思接其遺音欲取椅桐為琴也慕老童於隗五罪隅欽泰容之高吟良曰老童顓頊

子也隱居隗山之陽泰容黃帝樂師致慕而欽之以為高吟而引清志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翰曰隸見此桐而起慮也託心於桐以自喻有良材久器不為時用乃斲孫枝準量所任銑曰孫枝則生枝也准度其材也長短隨而用之任用也至人攄思制為雅琴向曰至人謂君子也攄舒也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騁神良曰離子離婁目明者督正也墨繩也所以正木者匠石巧人也奮舉起斤斧也夔舜樂官襄師襄善鼓琴薦進法則也班倕亦工人也鎪所流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銑曰鎪謂斤去木之中也會合縫也裛厠謂紛比密緻也朗密謂大小也華繪彫琢布藻垂文皆謂文采飾也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翰曰錯雜也言雜以象牙犀角布以翠綠之色園客蚕人也養食蚕有白頭繭皆大如甕繅蚕之絲六十日乃盡言取此絲為絃以玉為徽鍾山出玉處也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向曰琴有龍鳳足古人胥伯牙善琴鍾朗能聽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良曰謂上飾以文采灼爍光色兒何其麗也若勤夫之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去進御君子新聲憀古聊亮何其偉也濟曰伶倫吹律者打琴操出之比也連善鼓琴斜操四張不術用也言僃用矣君子則聲憀亮也清亮之聲何其偉也言歎美之也偉美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躓敕專踔敕角磥盧罪硌音洛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

矣翰曰角羽俱起宮徵相証謂調斷取聲韻中適也參發並趨以指俱歷七絃參不蕃之也上下累適謂聲調合韻也蹢踔初聲布散皃磥硌大聲皃謂絃
既畢將奏雅曲故美聲見也故乃和其情性此乃取樂也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向曰正聲雅聲也白雪清角並曲名紛淋林音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銑曰聲長皃粲奕奕
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良曰聲高急而相連皃沛騰遌五各而競趣翕韡曄而
繁縟濟曰聲飛騰盛繁皃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音傷鬱兮峩峩
峩翰曰伯牙鼓琴志在山鍾期聽之則曰美哉峩峩我志在水則曰美哉湯湯故此亦以象之怫扶味愲音骨煩冤向曰聲多
而不散皃紆餘婆娑向曰曲旋而亂繁致散之聲凌縱播逸霍濩胡郭紛葩銑曰凌縱播逸之聲高
聲紛葩亂繁之音也若往復波浪撿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
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於泰素翰曰撿斂也競擅專也軌法徐
緩列美也謂曲節將至則當緩而分布致須揣撿其容以定其聲乃付手指以成其節則應合於度懼其善名此失其專擅功業安其法則緩用其指徐行而
緩步者也洋洋習習聲美遠布合其明美之音以送初終曲辭響飄然已盡皆歸於自然也太素曲自然也洋洋習習清雅皃若乃高軒飛
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翰曰
高軒高堂也飛觀高樓也廣夏重屋也肅清寒也翠粲鮮色也纓衣領也徽美芳芳香也於是器泠絃調心閑手敏

觸攙如志惟意所擬濟曰器琴敏疾也攙動也言觸動皆隨志意所為初涉綠水中奏清徵雅

昶唐堯終詠微子向曰綠水清徵曲名唐堯微子操名也涉謂志在撰曲若涉於水中也昶通也詠歌詠也琴中所奏皆是歌詠之曲

寬明弘潤優游躇跱向曰雅曲弘明也躇跱也言曲炬躇立閑綏不散也拊絃安歌新聲代

起良曰代更代也歌曰陵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向曰陵上也扶搖風

也憩息也瀛洲海中仙山也列子乘風得道者要之以為仇友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

天游銑曰沆瀣露也將餐食而飲之朝霞赤氣將帶而佩之翩翩飛皃薄迫也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良曰齊萬物謂心無是非也超然自得天性委付性命任時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

綢繆濟曰以此歌奏於曲而相赴會絃與歌曰然合而綢繆綢繆合皃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

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向曰攘攘也徒作一勢飛纖指以馳騖紛繼

蘇合言言以流曼翰曰纖細也馳騖奔也紛蘇合言言以流曼聲之亂貌長遠也或徘徊顧慕擁鬱抑

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向曰徘徊迴也流離也顧慕擁抑指按聲駐而下不散也盤桓毓謂以指轉厲於絃上也祕覆從容

謂安自其志也翫謂調絃而弄之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音乎半

散豐融披離斐韡渙爛銑曰闥爾猶然也奮逸謂振迅也駭驚也牢落凌厲希疎貌布濩長多於中皆微而遠

聚也譬雖被雜聲通暢而清激悲哭樺聲繁盛皃英聲發越采采粲粲向曰采采粲粲英聲皃或間

聲錯糅女又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丘驅反濟曰糅雜詭疾駢並也言間聲錯雜狀如疾而相趕並走如鳥翼之相驅逐也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音據

翰曰凡彈琴初緩其聲乍以相乖曲度相調後終同爲趣會也其聲雖曲而志不屈其聲直而志不倨傲或相陵而不亂或相

離而不殊時劫掎音几以慷慨或怨沮慈預而躊躇銑曰其聲雖相參而志不亂其聲雖相離而志不殊皆謂不易其志也劫掎慷慨如高志氣之聲怨沮躊躇怨而不散聲也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踈

濟曰隨風輕行之聲也留聯相連聲也扶踈四散聲也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

奔遁相逼良曰皆聲繁急重疊從橫相連皃拊嗟累讚間不容息向曰拊迫自嗟累讚美雖鼓典之間亦无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翰曰偉美殫盡也言琴聲之美不可盡識若乃閑舒都

雅洪纖有宜濟曰舒緩都美洪大纖小也言聲閑緩雅大小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銑曰昶通案平衍長也陸離相連皃言琴聲清和有調序而通平長而相連矣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平蛇音移

向曰穆和也此皆和樂順序之声也委蛇長遠皃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良曰險空邀入隙穴趣向也言声或乘空以相投會或入穴而向危也

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增崖音一宜翰曰嚶聲

翼疾也增長崖岸也琴有鵾雞鳴鴈之曲紛文斐尾綝音林縿所金離纚音師微風餘音靡
靡猗猗於宜反良曰紛文斐尾鳥文綵皃綝縿離纚游飛羽毛皃微風餘音鳥音靡靡猗猗鳥游皃皆琴中聲似此鳥鳴而游也或
摟攦蒲結擽音歷捋力活縹匹妙繚音了潎音瞥冽輕行浮彈明嫿音獲睽音劢惠
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翰曰摟攦擽捋皆手撫拂絃皃縹繚潎冽紏乱皃輕行謂輕歷之浮彈謂浮絃上而彈之嫿好睽惠
美也言手指分明相傳雅曲妙好視而美之疾而不速留而不滯謂聲調緩也翩緜飄邈微音迅逝向曰翩緜飄邈声飛
而遠也迅逝疾遊往也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向曰聲清和而高也迫而察之
若衆葩敷榮曜春風向曰聲柔順婉媚也葩花敷布也既豐贍以多姿又善
始而令終銑曰豐贍謂聲繁也姿皃也善始令終謂終始皆美嗟姣古卯妙以弘麗何變態之
無窮濟曰姣好弘大麗美也變態謂改變聲也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
以嬉翰曰友生朋友也敖遊嬉樂也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
新詩翰曰涉行也蘭香草重基高山也翳羽蔭也芝草也言長林之蔭如芝蓋也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
滋銑曰謂臨清流見魚龍之游得性而樂也卉草也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良曰重華舜也
遺操舜操言理其遺制以想聖德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

醇濟曰賓親蘭香肴饍御食言美醇醲也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向曰南荊西秦陵陽
巴人並曲名發鼓紹繼度去法也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翰曰變用謂變曲用聲相雜而起竦勇駭
驚也料平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銑曰料計也殊功謂殊好之曲也以之比其節操則笙籥之氣不可
與其相次也若次其曲引所宜良曰引亦曲也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
鹿鳴鵾雞游絃濟曰八者並曲名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
躁雪煩翰曰唱咊迭遞也謂上諸曲更和而遞奏其聲至妙若自然流楚怨聲也窈窕意深見懲戒躁喧雪洗也此聲可以戒人
心之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此結承間簉
初救之亦有可觀者焉翰曰逮及也謠俗歌風俗之聲也蔡氏五曲謂游春綠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別鶴二者曲
名也一切謂權時也簉雜也言此諸曲權時以承古雅之間以雜於頓之之際亦有可觀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
嬉遊向曰言人非曠遠之志者不能與琴為樂游也嬉樂也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音閑止
向曰淵深也非深靜之志不能與琴閑居也止居也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良曰吝捨也非放達之志不能與琴无捨
矣謂翫之無已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音昔理也良曰非至精之人不能與琴分析條理也若論其
體勢詳其風聲濟曰詳審也器和故響逸張去急故聲清濟曰琴之

爲器和雅故聲多閑逸也張急謂絃急也閒音閑遼故音庳音婢弦長故徽鳴良曰間遠遼遠庳下也言声閑緩而相去遠故音下也絃長其應響音清高故沉放徽声乃鳴也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翰曰洩除也幽情憂情也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七琰懍力審慘悽愀七小愴傷心含哀懊音郁咿音伊不能自禁音今翰曰戚憂也憯懍慘悽愀愴悲傷之心含哀懊咿內悲也言憂者聞琴則若此不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況于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烏骨噱巨略終日翰曰康安也欨愉喜悅兒釋縱也兩手相拊曰抃踊溢言跳躍也留連瀾漫情多也嗢噱笑也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眞恬虛樂古棄事遺身向曰平和者謂平常人也怡通淑美穆和也玄大恬閑也遺身猶忘懷也言其聽琴可以通養悅悆之志美和太眞其无爲之道閑來自守樂古人之義棄其俗事而忘懷於一時也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銑曰伯夷殷人不食周粟至餓也顏回孔子弟子有仁行比干諫紂而死至忠也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至信也言此廉仁忠信之士聞琴復加其道也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愼濟曰惠施乃之辯士萬石謂石奮父子五人各位至二千石故号萬石父子皆謹慎自達故聞琴則辯給者益其辯給訥慎者益其訥慎謂琴以養志而進德也其餘觸類而長之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翰曰其餘不述者觸類皆是聞琴雖同戚喜則別憂樂之類是也文質之道交轉無定文声婉轉而豔麗質声淡薄而疏散總

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良曰緫合中和謂大道也統理也言琴合於大道以理萬物皆可以終日用之感人動物蓋亦大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音庖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銑曰金石匏竹皆樂也今聞琴皆寢聲屏氣王豹古之善謳歌人狄牙古之知味者今聞琴聲皆輟止其謳喪失其味也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向曰天吳水神王喬仙人皆聞琴踊躍出於深淵披雲而下求聽之隊落也舞鸑音岳族鷟仕甪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翰曰鸑鷟鳳也游女仙女飄焉乘虛皃共集也感天地以致和況蚑巨支行之衆類濟曰蚑行蟲獸也言琴能感天地以致和平況蟲獸之類乎嘉斯器之懿乙冀茂詠茲文以自慰銑曰懿美茂盛也詠茲文謂作賦也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向曰御用也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翰曰愔愔深靜也體清心遠邈難極兮翰曰邈遠也言體清心遠難說其美良質美手遇今世兮濟曰良質琴之美質也美手人之妙手也紛綸翕響冠衆藝兮向曰紛綸翕響聲繁美皃冠首也衆藝謂衆樂也言首出諸樂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翰曰康自謂琴言識音者希謂知我者少誰復重我也能盡知者君子也至人君子也

笙賦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濟曰河汾二水名曲沃地名匏瓠瓜之類可以為器者曲沃之地在河汾閒其中所

寶者有懸匏可爲笙底匏有蔓生皆附木故其實懸垂而下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翰曰魯國有鄒
縣故云鄒魯汶水名言魯國鄒縣汶水之陽所珍者有美竹堪爲笙管孤者言於衆竹之間獨美也篠小竹也若乃縣蔓紛敷
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
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向曰此上者皆說匏竹生苗皃霑雨露謂之浸潤靈液滋亦潤也隅山角隈山曲也夷平嬉遊也衆
作謂王襃洞簫馬融長笛嵇康琴賦皆述山川之勢禽獸所游於竹木之上故此略而不云也略輕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
洪纖面短長剌力結生簳音幹裁熟簧銑曰洪大纖小也剌採也剌使直也簳竹莖新竹故云生也簧以熟銅
爲之故云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泝之反謐音密厭於頰焉乃揚良曰宮羽徵商皆聲也泝
舉其指也謐靜也厭指擫之也言舉其指声反至靜擫其孔而聲乃發也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
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翰曰管竹也攢羅請以竹叢比於外而行列之也司主也統都合也大魁謂匏中也言竹
管各守一聲以相應都合於匏中乃名爲笙焉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銑曰基本也擢起也謂
本黃鍾之律以舉其韻望來儀之鳳以起其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濟曰笙之次比竹管象鳳
皇羽翼參差插之其音亦如鳳皇之鳴聲也鸞鳳類故通言之厲激也如鳥斯企翾翾許緣岐岐良曰企立也翾翾岐岐飛
行皃言笙之形以如此明珠在咮音晝若銜若垂翰曰咮笙底匏也飾以明珠如口銜之又如垂之也脩擖都瓜

內辟音闢餘簫肅外逶音威向曰脩長揭大辟開也餘簫衆竹也言竹之最長大若則內開之爲孔也衆竹皆外逶迤也衛邪布之
矣駢田獵攦音歷[illegible]音狎鰈音[illegible]參差銑曰駢田竹密皃餘皆衆多不齊皃於是乃有始泰
終約前榮後悴儌憒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蒲堂而飲酒獨向
隅而掩淚濟曰謂人有初遇中泰之時終逢不合約之理或前爲榮後則困悴乃憒怨之富貴雖衆蒲堂而樂獨向隅掩淚而已隅角也
援鳴笙而將吹先嗢烏沒噦紆月以理氣翰曰援引先嗢噦欲吐皃初雍容以安暇
中佛欝以怫扶味愲音胃終嵬五罪峨音我以蹇愕五各又颯素合遝徒合而繁沸
良曰佛欝拂愲聲耳繁皃嵬峨蹇愕聲高直皃颯遝繁沸聲滿起皃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illegible]
音留撽音噭翟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銑曰罔无也浪孟大聲也惆悵聲慢而怨也肆縱也翟到也雜本或作[illegible]疾也放中盡
匱盡也言聲以將放逸而中道復盡也愀七小愴惻淢音血虺音毀韡音偉煜音育熠入以汎音逢[illegible]
豔霅素合爗岌及岌魚立反翰曰愀愴惻淢悲傷皃虺韡煌熠多盛皃汎濫放縱皃豔霅爗岌岌皃或寨衍
夷靡或竦勇剽匹妙急濟曰寨下衍長也夷靡平也言聲或下而長平也或竦立勇起側猛而急也或既往
不返或已出復入良曰皆謂聲不定皃徘徊布護渙衍葺子入龔舞既蹈而
中輟節將撫而不及良曰徘徊布護聲迴旋不散皃渙衍葺龔聲慢緩也言舞聲縵慢故舞蹈中輟聲止則撫節者亦不及

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銑曰笙聲之感擸音撿纖翮以震幽

簧越上筩同音而通下管向曰笙翮謂笙之管也言其冢鳳翮也震動也簧在內故云幽簧聲調簧迴越上筩之孔而通下管之此筒

應吹噏虛立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翰曰噏翕欲也隨聲抑揚而氣或虛或滿勃慷慨

以憀留音亮顧躊躇以舒緩銑曰勃慷慨聲也憀亮清也顧躊躇以舒緩聲遲而不散也輟張女之

哀彈去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祖管反銑曰張女彈曲名也其聲哀言且輟之廣陵散曲名將流行其音園桃棗下古曲名夭夭桃色纂纂棗花也

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翰曰棗之纂纂盛皃實之離離將衰也宛萎也人生不能行樂

死何以虛諡爲翰曰言人生死如此棗之華茂以至枯枝若生不能爲樂死雖垂名不朽何以爲也諡名也爾乃引

去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向曰並古曲名也引鳴皆作曲之稱也翔飛皆言吹聲所似也子

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濟曰子喬仙人也言其飛故云輕舉明君曲名本懷歸作荊王長吟曲名也喟吟聲也楚妃歎亦曲名笙中吹之則皆悲也夫其悽唳音戾辛酸嚶

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去子也銑曰悽唳辛酸聲也嚶嚶關關並鳴聲言辛酸之聲如離鴻鳴呼其子也含

嘲音乎嘽昌善諧雍雍喈喈音皆若羣雛之從母也翰曰皆和樂之聲如鳥雛唱和其母也郁

捖（力活）劫悟，泓（烏宏）宏融裔。哇（烏佳）咬（烏交）嘲嘈（竹戞），壹何察惠。（向曰欲捖声屈申皃劫悟聲聲分明皃泓宏融裔声寬長皃哇咬嘲哳声繁細皃察明惠美也）訣厲悄（七小）切，又何磬折。（銑曰訣厲悄切声高皃磬若折盡曲也）

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良曰時陽春時也送離謂送別也）酒酣徒擾，樂闋日移。（濟曰徒侶也擾亂闋終也日移謂將夕）踈客始闌，主人微疲。弛（音始）絃韜籥，撤塤（音暄）屏篪。（音池。翰曰弛廢韜藏撤去屏皆也籥亦管類塤篪樂器也）爾乃促中筵，攜友生。（向曰促近膝坐也筵席也）解嚴頫，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匹妙）瓷以酌醽。（音靈。銑曰解去攝也言各去其嚴整一顏却止幽寂之情以爲歡悅甘橘也縹綠瓷碧色醽酒也苞皮黃披云披黃苞言剝之也授取也傾碧瓷以酌酒也）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音曹）以和鳴。（良曰光歧謂舞人也偕列於階也儼行皃吹笙感雙鳳而至嘈鳴也）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翰曰師曠晉人故云晉野言見吹笙悚懼而投弃其琴也齊國出善鼓瑟人秦多善箏者言師曠尚弃其琴況其餘乎）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銑曰縈纏也網羅謂包括含容也言笙極妙故能包括歌鼓含容音律之聲）爛熠（以入）爚（以若）以放豔，（欝）鬱蓬勃以氣出。（向曰爛熠爚以形豔声如光明而豔者蓬勃氣出見）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濟曰魏文帝作燕歌行詞云秋風蕭瑟天氣涼故曰秋風詠於燕路吹之於笙故此言之天光朝日並篇名一曲俱吹故云重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翰曰宮最於五音爲君故大

不諭也羽於五音爲物故細不過也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向曰大章堯樂名大夏禹樂名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導引揚起也陳宋齊楚皆有國風令皆合和混同之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叙良曰言聲雖相近者不至迫逼聲雖相遠者不至攜離而音聲成文文章而節度各有次叙彼政有失得而化有醇薄銑曰謂政有失得而風化有醇厚澆薄也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氣未改而柔濮之流已作向曰所以移風於善者謂爲雅正之聲以防其淫也所以易俗於惡者謂淫雅之聲同出於絲竹之氣終不改易而柔濮上之流忽已作也惟簫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向曰簫笙中鋼也研擊也總合也措置也言笙簫能擊衆聲而有清雅則笙竹又合衆清之林矣林之言多也故鄭衛邪淫之聲無所容置於此也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良曰言笙非天下至和之樂白王不易之德音者其孰能與此不容邪淫之聲也孰誰也

○嘯賦

成公子安翰曰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少有儁才而口吃張華一見甚善之時人以其負賦不重其文仕爲中臺郎作嘯賦義見於文也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向曰假言逸羣公子以爲賦端其實无之許由也箕山山名滄海海名

於是延友生集同好良曰同志為友故言同好好善也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
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音教翰曰至機機大也玄大奧遠愍念也言精審其幾微研味其大
遠念流俗之人未悟於道故將超然先知妙理狹世路之阨於界僻仰天衢而高蹈銑曰見人世之背物理沉僻心
以為狹小之事將仰視天路而高蹈也衢路也蹈以足履之也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濟曰邈遠
跨越也言遠越時俗遺忘其身不為拘束慷慨猶激揚也言激揚其氣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音似
良曰曜靈日也俄景昃言疾而將夕濛汜日入處也逍遙攜手踟蹰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
於皓齒翰曰踟蹰緩行皃趾足也妙聲哀音謂嘯響也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必遙
起向曰潛轉於脣齒之間激氣衝口而出其聲鬱然如熛起也熛火焰也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
流徵銑曰協合也謂五音合雜而起黃鍾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濟曰太清天也言嘯之清
遠飄於游雲而下於天集於長風如通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曰冊明切更為也良
自然之至音非竹絲之所擬向曰非管絃之以能比擬也良實也是故聲不假器用
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翰曰此自然之音不假借於器物自取於身役使御用也動脣有
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音烏細而不沈向曰觸類感物謂逐

月所見則嘯而詠之因歌隨吟謂因歌於物隨則吟之大聲則不諠細聲又不沈而清亮自可樂也寄寓諠也情激切於笙竽優
潤和於琴瑟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銑曰切要也竽笙之
類也和柔和也琴與瑟通言之神謂人之神思靈謂人之精靈此足以通而悟之也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
淫濟曰激楚楚聲哀而荒也北里紂之淫聲也此收而去之節而制之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
陰翰曰洪大也雲雨謂之重陰也言嘯之生風風生則雲起雲起則雨降故濟大災於炎旱故反亢陽而為雲雨也亢陽旱也唱引萬
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良曰引曲也用猶度也方比也怡懌喜悅也摧藏謂悲傷之極
可摧折於府藏也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向曰矯舉厲高也中宮幽遠似欲絕也中宮又舉高
而慨慷為慨慷抑揚音氣也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鶩而激揚銑曰徐緩也婉約婉轉也紛繁鶩走
揚起也言聲緩婉轉而優游亂繁疾走而激起也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翰曰言將嘯之初情思
物然後為之則曲終而復不思故曰能反也心哀於物則為之嘯則曲終而復不哀故云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
荒濟曰總合也言其至和之音雖樂而無荒淫之道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
良曰披開也文軒拘闌也言出戶臨軒而騁其遠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音流亮向曰
喟歎也兩手相擊曰抃抗舉也言臨軒志有所然發歎仰抃而嘯聲自嘈嘈然長引聲亮而憀然聲清也或舒肆而自反或徘

徊而復放翰曰紆申肆逸也言聲或申逸而復息故曰自反也徘徊聲不散也言不散而復放縱之或冉弱而柔

擾或澎音耳濞而奔壯濟曰冉弱和聲繞也柔擾柔順聲也濞奔壯勇厲聲横鬱鳴而滔涸銑曰横鬱鳴謂聲直度而繁盛滔涸謂大聲出則如長流滔滔盼聲則如涸水也列盛也繚眺

冽繚音了眺了上而清昶清昶聲長而清也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飇必遙揚啾啾響作翰曰奮涌起也繽紛交錯繁亂交雜也遺風而揚啾啾響也列列風皃飇疾風也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

沙漠良曰言肅聲似此聲也沙漠北塞地名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

機發響速咈音佛鬱衝流參譚雲屬濟曰因物形以創其聲故雖有萬物无窮盡也機變也咈鬱衝流參譚雲屬皆謂聲多而相連皃若離若合將絕復續翰曰謂聲緩則如離聲急則如合聲小則如絕聲大又如續也

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向曰飛廉風師鼓動隧風所出也虎嘯則風生中谷谷中也故人嘯亦有風感得此二物相動應也南箕動於穹蒼清飇振乎喬木向曰南方箕星好風故感嘯生風則星動於上天風振乎喬木穹蒼上天也飇風喬高也散滯積而播揚流埃靄之溷音混濁

良曰風能散滯積之氣播揚而通之飄流埃靄溷濁之物言風無所不振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濟曰謂聲因自然而氣詞清雅以感天地故變陰陽之和氣移其淫風易其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

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脩竹之嬋娟向曰暑大也盤石大石也藉坐也皋蘭香草也言采皋澤之蘭藉而坐之猗靡蘭美皃脩長也嬋娟竹美皃言此處將復為嘯下文是也乃吟詠而發散
聲驛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向曰發散謂發散其志驛驛古連皃舒申蓄積也悱憤心憂也奮舊起也久結纏綿謂久憂相纏綿也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良曰以嘯之清音滌蕩而无煩累飄然高遠皃若無假象金革擬則陶匏濟曰假借也象法也借象比於嘯也金革陶匏皆樂器也衆聲繁奏若笳音加若簫銑曰謂嘯之般聲繁奏也笳簫皆管器也磞音崩硠音郎震
隱訇音轟磕苦害䃔音牢嘈向曰皆声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
夏彫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翰曰熙火也徵夏音也故冬發此声感炎蒸至羽冬音也夏騁此声感嚴霜至商秋音也春動此聲則秋霖降角春音也秋奏此聲感温風鳴條也谷風春風也皆音律至妙感應有如此者音
韻不恒曲無定制良曰隨心而改行而不流止而不滯向曰遲速有度隨口吻而發
揚假芳氣而遠逝濟曰吻唇口假借芳美逝往也言嘯聲借人芳氣而飄然遠往也音要妙而流響
聲激嚁音狄而清厲銑曰激嚁聲速也信自然之極麗羌丘良殊尤而絕世
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翰曰麗美也不假於物故曰自然羌歎詞也尤勝絕何事也歎其殊勝

以娛衆樂可令純厚之風韶舜樂也夏禹樂也咸也堯樂也言清嘯超越舜禹堯之妙樂何但取異於鄭衛之音声而已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歛手而歎息良曰綿駒王豹虞公並古之善歌人比之於嘯此皆結舌而不言喪其精神閉口止声甯子甯戚飯牛擊角而歌聞嘯之妙亦歛手歎息不復歌也杜閉輟止也鍾期弃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向曰鍾期聽琴至妙今乃弃琴而改聽於嘯也尼父孔子也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美其雅聲比之清嘯孔子聞之故亦當忘味而不食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音撫翼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翰曰音律至妙遂感百獸相率而舞鳳皇美其來儀而拊弃羽翼抃足以足相拊也至極謂極妙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賦癸　五臣注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勵志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詩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集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徐州應詔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一首

祖餞

曹子建應氏二首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一首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一首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一首

○高唐賦一首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慈聿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濟曰高唐觀名懷王時游雲夢之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崒高舉皃言雲之高舉下轉容色王問王曰此何氣也王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音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音戶良曰朝行雲暮行雨皆神女自稱陽臺神自言之實無有也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向曰至朝視之如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號朝雲之廟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曃音隊兮若松榯音時翰曰曃茂盛皃言朝雲茂盛如松栽也其少進也晣音折兮若姣音絞姬揚袂鄣日而望

所思忽兮改容偈音桀兮若駕駟馬建羽旗銑曰怫白陂美袂神也偈揭舉也言雲之勢色變化如此湫子小兮如風凄兮如雨風止雨霽細才雲無處所濟曰湫凄皆涼也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也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王曰可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音泉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良曰言神之所居高敞遼遠可為萬物之祖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論說也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曽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音池之稸音畜水翰曰疇匹也言不可比匹也互曲也其道曲折登高下望臨大陵蓄水之上阺陵也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普秘洶許拱其無聲兮潰胡隗淡淡而並入向曰天雨初晴百谷之水皆滕涌淡淡並入蓄水之所滂洋洋而四施兮蓊烏孔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銑曰麗著畝隴也言風起吹波如孤隴之勢似著於山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濟曰會合也言水觸岸相擊波濤自相迫隘交引而却合崪慈聿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良曰

碣石滷畔山半在水中言此水波濤崪欽而起亦如望碣石浮如海也礫音歷磥音罪而相摩兮巏音專嶤音轉震天之磕磕磕蓋反翰曰礚礚皆磔石相摩之聲震天言聲大也巨石溺溺之瀺仕咸灂仕角兮沫音沫潼潼音同而高厲向曰水觸大石溺溺而上涕灂下感沫潼潼然聚於危厲之處水澹澹徒濫而般步干紆兮洪波淫淫之溶音容潏音聿銑曰水之迴屈緩流之皃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音蓋反濟曰水相擊踊波如雲起也霈霈水聲也猛獸驚而跳音條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兕音似失氣恐喙許穢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良曰鵰鶚聞水聲皆驚駭奔竄股戰脅息安敢穿摯翰曰摯執也言股戰鳥翕氣皆不敢攫執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銑曰水族鸞出陸處皆為日暴於渚之陽黿鼉鱣張連鮪于美交積縱橫音皇振鱗奮翼蜲蜲於危蜿蜿於表中阪遥望銑曰悄失勢去於相望於中阪之上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音丹形榛士巾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於奇垂房糾渠幽枝還會濟曰雙椅台椅也房實也糾枝交枝也從靡澹徒濫淡隨波闇上音藹音愛東西施翼猗音倚柅女倚豐霈霈音普蓋反良曰言林木繁故隨風波而動如羽翼之布椅柅柔弱兒豊霈言多也綠葉紫裹上朱莖白蔕音帝翰曰裹衣實皮也蔕花根也纖

脩悲嗚聲似竽籟、音賴向曰纖細也風吹細脩似竽籟之声竽笙簫籟聲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銑曰清濁大小也五音之變轉也四會謂四方之聲与之相會合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翰曰音聲感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將泣皃長吏隳許規官賢人失志向曰長吏賢士聞此聲皆發官而失本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秦醉反良曰瘁病也盤岸巑在官岏五官振陳磑磑五哀反銑曰盤盤繞其山岸也巑岏磑磑皆山之峻大皃振陳謂陳列於山傍盤石險峻傾崎音欺崖隤徒回巖嶇音驅參差縱橫相追濟曰皆山勢騰秀之皃陬子溝牙橫梧五故背穴偃蹠音隻良曰陬山角也梧逆穴深跡徑也言山角橫逆臨危背深偃塞人徑也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音止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音千炫音縣燿羊照虹蜺翰曰言山峻嶮如砥柱也砥柱山名芊芊山色也言山色可以照燿虹蜺也俯視崝嶸窐呼交寥力交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向曰言谷之深邃不見底但聞松声傾岸洋洋立而熊經銑曰洋洋流聲岸傾水急鬬者恐懼皃如能經也能經如能攀樹而立且自儺侮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音超悵自失濟曰久立其傍恐懼皆流汗至足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音奔育之斷不能為勇良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皆古之武士斷此皆懼不能為勇斷卒惜骨

愕五各異物不知所出縱縱史倚莘莘所巾若生於鬼若生於神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卒然而出令人驚怪不知從容縱縱莘莘然如鬼神出入矣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向曰言異物之狀不可盡陳說也上至觀側地蓋底音止平箕踵漫半莫衍以戰芳草羅生銑曰山之形如箕敞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秋蘭芷蕙江離載菁音精青莖七全射音夜干揭起竭車音居苞并濟曰皆香草名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五高雌雄相失哀鳴相號良曰薄草叢也夭夭美兒越香謂香氣升起銑掩掩香氣兒雀鳥之通稱可論鳥故先曰其聲也王雎鸝音離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鳥喈喈音皆當年遨游翰曰皆鳥名也喈喈聲也遨遊戲也更唱迭和赴曲隨流向曰鳥之唱和與流水合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銑曰稽古之名術士進純犧禱旋室濟曰純犧謂純色犧牲也禱祈神也旋室以王所室也醮諸神禮太一良曰醮祭也諸神百神也大一天神也天神尊敬稱禮也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翰曰祝告祭辭也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翰曰駟蒼螭謂以螭龍爲駟也合諧謂旌旆和之兒紬音抽大弦而雅聲流洌音列風過而增哀向曰紬抽也言抽人樂之弦雅声合清洌洌風增其悲哀

於是調謳令人惏音懍悷音隸憯七感悽脅息增欷銑曰謳謌也惏悷皆哀慘皃於
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音梅無聲濟曰言布士卒如星之羅列也
拔削竹箸銜之止語也弓弩不發罘伏罕侯不傾涉漭漭莫朗馳苹苹音平良曰罘罕
網也傾猶施也苹苹草聚生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
翰曰弭節猶少時也言鳥獸未及逸飛走少時之間蹄足之上皆以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向曰獲車載獸車也
言其先得者其車已滿矣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銑曰言王將往觀必齋戒擇其吉日
而後往也差亦擇也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濟曰玄服法服也簡擇輿車備法服
以雲蜺為旌旆翠羽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良曰言如風雨之疾王往
而逝如發其蒙日暗與神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翰曰思萬方之事憂國之利害謂賢聖之路以
補思慮之不及九竅通鬱精神察延年益壽千萬歲向曰九竅精神户牖也鬱滯也
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開竅故延年益壽

神女賦并序濟曰神女即巫山神女也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

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銑曰晡夕晚久也紛紛擾擾神志陵亂皃目色髣髴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濟曰瓌美之態不可盡舉而讚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爗乎如花溫乎如瑩音榮良曰瑩玉王之皃光色如華溫潤如玉五色並馳不可殫音丹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翰曰綺繢羅繡也言衣服盛多文彩也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音圭裳穠不短纖不長向曰袿婦人上服穠肥纖細也言長短合度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嫿音唾被服侻他外薄裝銑曰裔裔行皃婉若游龍乘雲翔謂輕妙婉弱也嫿美侻宜也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濟曰

言性靈和適心腸調順宜侍君旁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
女之妖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其
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音牆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
良曰渥飾謂含天地渥厚之美飾也毛嬙西施皆古之美姣也若對此神女則以鄣袖掩面不敢程比姿式近之既妖遠之有
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翰曰既妖美之有姿望骨法殊異工合侍
君也孰誰也言誰能尚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
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
顏向曰莊姝美也言豐年美顏色溫潤如玉眸子炯古迥其精朗兮瞭音了多美而可觀
銑曰眸子瞳子也炯朗也瞭目明皃也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濟曰聯娟微曲皃
素質幹之醲女龍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居委婳音獲於幽靜兮
又婆娑乎人間良曰姽嫿閑靜也言習閑靜於幽隱之處婆娑放逸見宜高殿以廣意兮翼
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翰曰言宜高殿之上張翅使放縱自
實也珊珊玉聲也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向曰流波目視皃言如流水欲有波瀾奮

長袖以正衽而審兮立躑躅而不安銑曰言欲奮去長袖以正衣衿也衽衣衿躑躅反側皃澹清靜
其愔淫嫕計兮性沈詳而不煩濟曰嫕閑雅也言愔然閑雅沈默詳審不煩亂也時容與以微
動兮志未可乎得原音元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
音儔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音權良曰幬帷也惓惓盡心皃懷貞亮之絜清兮卒
與我乎相難翰曰卒終也終與我相難而不相近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
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
無端向曰亨道也言神雖許通竟未結愛也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平頩
普并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銑曰頩色也干求也言頩色薄怒自守持則不可犯觸而求之於
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翰曰言神女將鸞為珮整容貌命
女師女傅將辭也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
若相首音狩向曰首向也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向目略微眄精采相授志態橫出
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音別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
臾神女稱遽銑曰訖究皆盡也遽急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上然而冥忽不

知覬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濟曰惆悵傷氣結離別也闇然冥忽

夫涉夢形象也言此懷抱誰人可言惆悵至明而求之也

登徒子好色賦 并序　宋玉 翰曰宋玉假設登徒子之詞以為諫也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良曰登徒姓也子美稱也短謂言其罪闕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翰曰言玉容貌美麗能為機微之詞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詞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向曰眉色如翡翠之羽肌膚之白如雪也腰如束素齒如含貝銑曰素白以王也嫣許延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濟曰嫣笑皃陽城下蔡楚之二縣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故以為辭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力全耳

齞(牛善)脣歷齒(良曰齞脣謂語而露齒也歷齒謂齒稀疏)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翰曰旁行行不正也踽僂身曲也疥搔也痔後病也)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向曰章華大夫亦假言之也大夫言玉稱此門謂守德不知此)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銑曰九土九州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音寒)鄲(音丹)從容鄭衛溱(音臻)洧(于美)之間(濟曰熙猶嬉游也溱洧有二水名其中鄭人游觀之地)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音倉)鶊(音庚)喈喈(音皆)群女出桑(良曰鶬鶊鳥名喈喈和聲言羣女出游於桑也)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糚(翰曰姝美也)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音墟向曰大夫向稱觀麗者稱詩以贈大路詩篇名袪衣袂也言遵大路者攬衣袂欲與同歸也)贈以芳花辭甚妙(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謂誦詩以贈遊女)於是處子怳(況往)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

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而又守禮進不來請意已密而形體疏也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良曰處子稱詩以此自喻天也寤見也言見春發芳物之榮乃絜齋戒以待惠和之音而令贈我大路之詩我則不如先死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詞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楚佳故是稱也翰曰雖以微詞精神相感而已執其義守禮終不差失如此故足稱於王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洛神賦 并序

曹子建 魏志云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也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陳王死謚曰陳思王洛神謂伏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還濟還渡也維近也水洛水也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為洛神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銑曰京域洛陽也東藩雍丘也藩者猶為國之藩蔽也背伊闕越轘音還轅音袁經通谷陵景山濟曰此皆道也伊闕龍門山也轘轅坂名通谷谷名景山山名經歷險阻也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胡皋秣駟乎芝田良曰殆危煩疲也稅放也故非思

山柳谷也蘅皋香草之澤也秣駟飼馬也芝田地名也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翰曰言精神駭猶忽然移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之此豔也向曰覿見也豔美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向曰神女之軆翩輕如驚鴻婉媚如遊龍也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銑曰秋菊春松甚盛而神女榮茂過之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濟曰言輕妙光彩以之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良曰迫近視之灼然如蓮花出淥波也穠纖得衷脩短合度翰曰穠肥纖細也言肥細長短正合體也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向曰言肩膊如刻削而成也約束素白也延秀長也頸下項也皓白也言長頸秀項皃白如露也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銑曰芳澤香油鉛華粉也言不施於若面也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濟曰雲髻美髮如雲也詩云髻其髮如雲脩長也聯娟微曲皃明眸善睞音賴靨叶教輔承權良曰眸目也善睞謂美占視也權顴也言靨函文之生輔承

其頰瓌姿豔逸儀靜體閑翰曰言姿態美逸威儀靜德皆閑雅也柔情綽態媚於
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向曰言情志寬和妙於言辭骨法人像皆應圖相披羅衣之璀
粲兮珥音二瑤碧之華琚音居銑曰璀粲明淨兒珥猶服也瑤碧皆玉也琚佩也戴金翠之首飾
綴明珠以耀軀翰曰首飾謂釵冠之屬言黃金翠羽裝其釵冠綴明珠於上以光耀其身也踐遠遊之文
履曳霧綃之輕裾向曰遠遊履名文謂文飾也霧綃傳繒也裾裙裾也微幽蘭之芳藹兮步
踟躕於山隅銑曰微隱映也踟躕徘徊兒言幽蘭徐步徘徊於山之隅角於是忽焉縱體以遨
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濟曰縱躰輕舉之兒旄旗也旗旂旗竿也舉以旄今桂旗細以桂為旗竿也攘
皓腕於神滸古兮采湍瀨之玄芝良曰滸水涯也治湍游之說玄神滸玄芝草其生菌芝也余
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
辭濟曰悅其美欲與見嘉故心振動不樂所無良媒妁之交接歡好故假託微波以達言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
珮而要平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徒帝以和
予兮指潛川而為期向曰願誠心素致辭所佩玉乃解佩而要之辭待女脩信習禮抗舉瓊珶玉以和我指所居之
川為期會珶下也水居曰潛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

言兮悵猶豫而狐疑銑曰靈神也言我持款誠於神恐此神誑我也鄭交甫遊於江邊見神女贈交甫玉珮行數步珮亦失女亦不見感此事恐復如之故悵然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濟曰言收靜容志以禮自持約也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良曰洛靈洛神也感謂其申禮自持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翰曰言神之光彩或明或闇如鶴之立似將飛矣而未翔舉踐椒塗之郁烈步蘅音衡薄而流芳向曰椒塗以椒泥塗道也郁烈芬香氣盛也蘅薄香草也薄聚生也言神步踐以流芳也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徒合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音庖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銑曰衆靈衆神也雜遝言多也南湘二妃湘水神也謂舜妻娥皇女英游女漢水神也此猶儔侶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无匹牽牛星名在天河之傍与織女相對故云獨處此物无伉儷之耦故歎詠之以感陳王揚輕袿音圭之綺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淩波微步羅襪武月生塵向曰袿婦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疾如鳧鳥之飛也微步謂輕步也步於水波之上如塵生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良曰觀其顧眄精光顏色如玉之溫潤也含辭未吐氣若幽蘭

翰曰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如幽蘭華容婀烏可娜奴可令我忘餐食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餐食於是
屏音併翳收風川后靜波向曰屏翳風師也川后河伯也言使收靜其風波也馮夷鳴鼓女媧清
歌銑曰馮夷水神女媧造笙簧若使之擊鼓唱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偕音皆濟曰既是水神
故文魚為之警乘也偕俱逝往也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良曰神以雲為車而駕龍也容裔行
皃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音止過南岡紆素
領迴清陽翰曰以鯨鯢水禽為清衛也沚小水也領項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紆迴也言迴首相視也動朱脣以徐
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
兮淚流襟之浪浪音郎良曰神動脣陳交會之意言幽明道殊怨此盛年不得與君相當因舉袖掩涕淚流〻然衣襟
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獻江南之明
璫銑曰悼傷也傷此會永絕各在異鄉今此微情不足以效愛故脫明璫獻之璫耳珠也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
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濟曰太陰衆神道悟見也宵闇宜其也言忽不見所舍
上悵然暗冥其隱其光耀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良曰
足雖往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焉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音素浮長川

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翰曰靈躰神也形見也言冀望此神覆見浮舟上水以侯之既不能見思慕耿耿霑霜不寐而至明也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向曰僕夫馭人東路東歸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銑曰抗舉也盤桓不進皃

補亡詩六首　束廣微翰曰王隱晉書曰束晳字廣微陽平人也貫謐請為著作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以補之

南陔古來孝子相戒以養也向曰陔隴也言南者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銑曰循順也蘭以香孝子採之以養也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濟曰庭闈父母所居也眷戀之甚心不暇安也彼居之子謂未仕之兄弟也罔或游盤言相戒無為游樂也馨爾夕膳絜爾晨餐良曰相戒馨香絜其朝夕之食也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翰曰厥其也油油柔順也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向曰色謂顏色柔順也羞食也有獺有獺在河之涘音俟凌波赴汨于筆噬音逝魴音防捕鯉銑曰獺水獸補魚以祭先也喻孝子以求珍異以養也涘水涯也汨急流也噬嚙捕執魴鯉並魚名嗷嗷五高林烏受哺于子濟曰嗷嗷聲也言烏鳥之微亦知鳴受哺於子也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濟曰

養厚薄傳者則與烏相似也禽者鳥獸揔名 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翰曰勗勉虔敬介助丕大祉福也言勉增爾敬以助大福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銑曰白華美無耻也言孝子事父母亦復絜已如白華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濟曰萼承花也喻孝子事父母絜白如朱萼承白花於幽薄之中而鮮絜也 粲粲門子如磨如錯 良曰粲粲爽悟皃門子謂適子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敬言勵也 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翰曰虔一日三度反省察已之所行事非敢惰其勤恪也匪非也

白華絳趺方于在陵之陬 子講反向曰絳赤色也趺花足也陬陵角也 蒨蒨千練士子涅乃結而不渝 銑曰蒨蒨鮮明皃涅染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染不變也 竭誠盡敬亹亹亡尾忘劬 濟曰竭盡也亹亹勉勉也言盡其誠敬勉勉忘其劬勞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 堂堂處子無營無欲 良曰堂堂出衆皃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有所營欲 鮮侔晨葩普花莫之點辱 良曰侔法點汙也言鮮絜法於晨葩無所于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向曰華黍美時和歲豐也

黮黮徒感重雲習習和風 銑曰黮黮黑皃習習風和皃言風雨以時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濟曰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良曰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稔也九穀黍稷稻秫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 奕奕玄霄濛濛甘霤力救 黍發稠華禾挺其秀

翰曰玄霄和氣也甘露雨也坰榭也挺出也

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稙

芒芒音亡其稼參參所今其稸向曰芒芒寬廣貌參參長盛貌稸許六我王委充我民食銑曰委積也言為王之稸積以充人食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濟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猷道也言王道明盛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良曰庚道也言萬物由道而不失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翰曰夷平也蕩蕩平道万物從之而生蠢蠢庶類王亦柔之向曰蠢蠢衆多也言庶物之類王者以道安之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銑曰言王從道而化萬物各得其所故時和八風不失節八風八方之風也

纖阿案晷星躔直連其變翰曰纖阿月御也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晷各次不失常也五緯不忒六氣無易良曰五緯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言無錯逆變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翰曰愔愔安和貌我王成王也言成王作此詩以繼文王之迹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向曰美萬物生於高丘皆得極其高大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音愛植物斯高動類斯大銑曰藹藹茂盛貌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其所宜而高大

周風既洽王猷允泰濟曰泰通也言周室風化既洽王道信通上下漫漫莫干

方輿迴迴洪覆翰曰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皃何類不煩何生不茂物極其性民永其壽翰曰言生類茂盛各盡性命之壽恢恢大圓茫茫九壤向曰恢恢茫茫皆大也大圓天也九壤九州之地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銑曰言天地養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夭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濟曰言萬物各得其理儀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良曰君子敬其容儀以從道禮云率性之謂道明明后辟辟音壁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翰曰后辟皆君也言明君以仁愛為政則魚鳥各得其性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文化內輯武功外悠向曰遠賓皆寫其誠信明主盡心撫之時既和矣何所思慮何所脩理也言文化和內武功及外而遠也輯和悠遠也輯音集

述祖德詩二首五言　謝靈運銑曰沈約宋書云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及初為琅琊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太守述其祖謝安謝玄之德後為有司所糾徙廣州有詔斬於廣州市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高情之高屬及於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良曰言兼有濟物之心不為塵垢所纓纏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翰曰段干木不仕為魏國蕃屏展季柳下惠既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弥大也弦高犒晉師仲

連却秦軍向曰鄭商人弦高驅牛將賣於周遇秦師襲鄭因矯鄭伯之命以牛犒諸秦軍秦軍以為有備遂退此文云犒晉師謝之
之誤也魏王使將軍辛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責而歸之秦將聞之而退臨組不紲音薛對珪寧肯分
銑曰組綬紲繫也言魯仲連有功趙將封之不肯受其珪綬也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濟曰言惠賜及物而不受人
賞勵勉也能勉其志故絕人也苕苕音條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
經綸良曰苕苕遙遙皆遠也謂高讓之德清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哲經綸之才能繼魯仲連委講綴道論改服
康世屯翰曰康安屯難也言玄委弃講藝與王義之學於會稽之山以綴道論後出為將軍破符堅故云安世難也屯難既
云康尊主隆斯民向曰謂敗符堅以尊晉王能盛於国人也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銑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止也崩騰永嘉末逼迫
太元始濟曰永嘉太元並晉年號崩騰破壞貌逼迫言為胡虜等奔逐也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子育
圮平鄙反良曰河外洛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天介間也遷於江間迫促狹小屢有毀敗也圮毀也萬邦咸振懾
横流賴君子翰曰言萬国恐懼得免横流之禍者蒙君子之力拯上蒸溺由道情龕苦堪暴
資神理向曰拯濟龕勝也言拯横流之弱由懷道情勝暴亂資神妙之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去文
軌銑曰遲等也秦趙燕魏四国言皆欣其蘇息以待文軌同也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銑曰賢相即不傳謝

安也謝世運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言辭七州之命隱於五湖々有五道故云五湖隨山疏濬潭傍云巖藝枌音汾梓翰曰疏鑿濬深藝種也枌榆梓木名也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向曰遺其冠冕之情是捨壑扮也貞正觀見也言如此正見丘壑之美

諷諫詩一首并序四言

韋孟銑曰漢書曰韋孟彭城人也為楚元王傅也

孟為元王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濟曰元王高祖少弟也夷王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戊與七国同反故無謚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良曰肅肅敬也我祖孟五祖也在殷封東郡韋城故曰豕韋氏也黼衣朱紱音弗四牡龍旂翰曰祖封為諸侯故得服黼黻建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向曰古者諸侯錫彤弓則得專征伐撫寧懷方總齊群邦以翼大商銑曰言能總齊諸侯以翼其佐大商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迭更也大彭亦伯之霸国此言韋至於此其功光大至于有周歷世會同濟曰言歷世為諸侯預會同礼王赧聽譖寔絕我邦良曰赧王周末之王也聽讒言乃絕我豕韋之後我邦既絕厥政斯逸翰曰逸放也言絕我国之後王政放逸遂至微弱賞罰之行非由王室向曰言賞罰諸侯出也庶尹羣后靡扶靡衛銑曰尹正也言衆正羣后无有扶衛之者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濟曰五服甸服綏要荒等服言崩壞

赧敗周之宗社從此而墜 我祖斯微遷于彭城 良曰從此微弱始遷居彭城 在予小子勤唉 來乎

厥生 翰曰予小子孟自稱也唉歎也勤歎其生之微也 阨此嫚 音慢 秦耒 盧會 耜 音似 斯耕 向曰因阨於秦家嫚毒之秦而耕於野 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銑曰天不安秦而授之於漢也 於 音烏 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濟曰漢征四方所往必來方國所以平也 乃命厥弟建侯于楚 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也謂立為侯伯於楚 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 翰曰俾使也小臣韋孟也兢兢戒慎也言元王戒懼恭儉有沈靜守一之德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 向曰言能惠愛衆庶納用輔佐之言漸代沒也烈業也言已沒上代乃垂業於夷王 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 銑曰惟王謂王戊也言夷王不能奉其緒然命不長而至王統祀也左右陪從之臣皆美之士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濟曰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為履冰之戒以繼祖考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 媮音俞 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獵輕忽苗稼匱乏之生人以自媮樂所大所親者皆非賢德美俊但恢大苑囿而信讒諛焉 睮睮 音俞 諂夫諤諤黃

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邈）下臣、追欲縱逸、翰曰愉〻目媚皃諤謂中正皃黃髮老人也言王不察諂媚之夫中正之老也藐遠也君之大夫曰下臣也謂踈遠君之大夫追情欲縱逸樂也嫚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向曰謂嫚先王之業無德而被削黜也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言王不能早起夜臥以美善聞也穆穆天子、臨照下土、濟曰穆〻明王也下土猶天下之士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兹、良曰言王不顧羣司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親也言危殆親近於此也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〻其國、翰曰曷何也彌〻稍益也岌〻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目視已之事而嗣位無法則稍益其於逸圖將危亡也致冰匪霜、致墜匪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向曰謂積霜成冰積慢成敗言我王亦不受教練前事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霸、銑曰能興国救顛危者誰肯違遠悔過之事追思老人之言秦穆公所以成霸業也歲月其徂、年其逮耇、音苟於音烏赫音赤君子、庶顯于後、翰曰逮及耇老也於赫美也言歲月將往以及於老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故不時鑒、向曰我王不覽見此美不近老人何不以此時為鑒戒

勵志詩一首 四言 張茂先 銑曰勵勉也謂勉志以脩德業

大儀斡烏活運天迴地游濟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迴運使天左旋地右旋旋循轉也四氣鱗次寒

暑環周良曰四時寒暑如魚鱗之相次循環而無極星火既夕忽焉素秋翰曰星火流火也西方色白故曰素秋

涼風振落熠以入燿羊照宵流其一向曰振落也謂振其落葉熠燿螢也宵流謂夜飛吉士思

秋寔感物化銑曰吉士至秋而哀思是感物遷化也日歟月歟荏苒代謝濟曰夏去秋來故曰代秋來夏退故曰謝荏苒循漸進也言日月相推漸進至此代謝也

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向曰逝往也言性命之往日夜不息

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其二翰曰何寧自舍止不修德業仁道不遐德輶音由如羽

求焉斯至眾鮮克舉向曰輶輕鮮少克能也言仁德之道其求不遠其輕如羽求之則至然眾人少能舉之大猷

玄漠將抽厥緒銑曰猷道也言大道玄漠猶將抽其端緒先人有作貽我高矩其三濟曰言先聖作法度遺我為高大之規矩

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良曰言有淑美之姿故心盤游居有閑暇不脩道業

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音卓終負素質其四翰曰梓匠理材不勤以丹漆飾之雖勞於理削終不成器也丹漆喻人文學也

養由矯矢獸號平于林蒲

蘆縈繳神感飛禽向曰楚王游於林中猨緣木射之不中命養由射之矯矢猨抱而號也蒲蘆即蒲且也繳矯射也蒲且射雙鳧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之感

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

深五銑曰末以謂繳射也言末以用心尚感淵又比況窮精學道豈有幽深而不通焉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濟曰言清其思慮棲志於浮雲之上體其質素以文德飾其身也彪文也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彼苗蓘七本致功必有豐殷其六良曰藨耘草蓘壅苗也言農夫勤耘草壅苗則殷豐喻學者勤於道德亦致光大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許喬蒸鬱冥其翰曰川山皆水上所成及其大也則生波瀾起雲霧人能積德業至於廣大亦賢智發焉高蓋雲霧見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其七向曰言山川不辭讓其塵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光大以崇德声高以下基洪由纖起銑曰言從小至大川廣其源成人在始濟曰川之廣大在於泉源人之成德在於初始累上微以著乃物之理良曰積微以至著是物之通理也纆音墨牽之長實累去千里其八翰曰纆索也以御馬也王良弟子駕馬千里馬驚父曰纆牽長為馬之累不可及千里也言人辭兒雖美无才學亦纏牽之累復禮終朝天下歸仁向曰言己復於禮教以終一日則天下之人皆歸於已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銑曰金受礪若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亦因學以就其德鈞作瓦輪者進德脩業暉光日新濟曰進德脩業則日新之道隰音習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良曰隰朋齊大夫循慕管仲之德言我何人而不慕賢者乎

○上責躬應詔詩表

曹子建翰曰植嘗與楊脩雁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馬門文帝即位念

其舊事徙封鄄城侯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釁許覲歸蕃刻肌刻骨向曰釁罪也蕃鄄城也刻肌刻骨深自說也追思

罪戾晝分問扶而食夜分而寢銑曰戾惡也晝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臥也誠以天網

不可重罹音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

義濟曰罹羅相視遄速也視鼠之有身幹人甚憎之人之無禮不如鼠乎故不如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形影相弔

五情愧赧女簡反良曰弔問赧愧也五情喜怒哀樂怨也言形影相問於五情更相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

賢夕改之勸翰曰古君子朝有過而夕改今欲以罪棄生則違此義忍垢音苟苟全則犯詩人胡

顏之譏向曰胡何也言何顏居代也若忍穢且全其生則犯當時之譏也詩无此句今言詩者誤也伏惟陛下德象

天地恩隆父母銑曰德象天地言廣恩隆父母言深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濟曰春風養物也時

雨潤物也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良曰慶雲瑞雲也言慶

雲蔭物不分別荊棘蘭桂而覆之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翰曰鳲鳩之鳥有七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

上言均平之道者有同於仁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

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

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耇音苟永無執圭之望向曰先有詔不許蕃王朝故云絶朝耇老也分至老無執圭朝會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銑曰不圖不意也猥曲也言不意聖詔曲垂齒召至止住之日馳心於輦轂之下不敢指斥故託輦轂以言之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濟曰貴呈露其情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責躬詩一首 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良曰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皇也植是子故云明考於音烏受命于天寧濟四方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朱旗所拂九土披攘如羊反向曰朱旗漢旗魏輔漢故建之九土九州之土也披攘猶披靡也玄化滂流荒服來王銑曰言玄遠之化滂沛而流荒遠之服皆來歸化超商越周與唐比蹤濟曰超越殷周與唐堯比蹤篤生謂尊淳之德而生言武皇奕世聰明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文帝文聰故云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良曰武定禍亂文綏万邦肅烈威猛也時雍時和也謂受漢禪位為人君以臨万國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

藩王國翰曰言脩舊法命懿親以爲王國藩屏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向曰植初封臨菑侯舊青州之境奄同也謂同有海濱之地亦猶同公封伯禽於魯也車服有輝旗章有敘銑曰言車服旗章各有秩敘濟濟上俊乂我弼我輔伊爾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必頃先軌是墮許規傲我皇使犯我朝儀濟曰墮發也謂發先帝之軌則也皇使謂監国使灌均也奏植醉酒刼嚮使者請傲使犯朝儀也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良曰削黜謂黜其爵土將寘于理殺我於大理推罪爲元凶之率明明天子時惟篤類翰曰惟思篤厚也類謂兄弟也言我順天子恩厚兄弟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向曰言天子不忍刑我暴尸於朝市故違執法者哀矜我也改封兖邑于河之濱銑曰植改封鄄城侯鄄城舊兖州之境近濟河故云于河之濵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濟曰煢煢獨也僕夫御者于往也冀方冀州也時徙鄴鄴冀州境也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去我玄冕要平我朱紱良曰恩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冕朱紱諸侯之儀服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土王爵是加翰曰謂尋有使封鄄城王也故云剖符授王仰齒金璽音徙俯執聖策皇

恩過隆祇承怵惕啓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向曰怵惕懼也逝死也銑曰先帝陵墓存愧闕庭歲言不敢愧也沒尽齒年也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音貝抱罪黃壚音盧銑曰昊天罔无極尽也言報復之心如天之大亦无尽况生乎何足圖也顛沛死也常恐不能酬德抱罪於墳墓中黃壚墳墓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自贖濟曰願蒙使當矢石建旗東嶽以鎮吳立微功自贖往罪危軀授命知足免戾戾結反良曰言危軀授命知足立功以免罪也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翰曰天子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遲去奉聖顏如渴如飢向曰遲待也言行奉聖顏如飢渴也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銑曰言心遲慕於君也天之高所聽者卑何暇明我微誠也皇暇照明也

〇應詔詩一首四言翰曰言應詔命而來於道路所見對詔而作也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銑曰肅敬應命也詩曰星言夙駕秣飼也脂車脂轄也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向曰掌徒省乎徒御也鸞臺基蘭渚並路邊地名美言之也芒芒音忙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良曰芒芒廣也

祁二衆也公田天子之四也樂謂與其繫盛

爰有樛木幽居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飢不遑食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不暇息少雖有糇糧飢不暇食謂越君命

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云駟四譪譪音愛揚鑣彼苗漂沫音昧叶韻銑曰由二也謂二壯盛見鑣馬銜抱沫漂休謂行急馬口中沫出也

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音虎

黄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音霏驂倦路載寢載興向曰翼扶也衡車輾也許准也黄坂二名載寢載臥言疲也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音務

指日遄音舡征前驅奉燧音遂後乘抗旌輪不輟運亦爲無廢聲

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濟曰發駕走遄速也奉燧謂執火夜行也暨至稅舍也西墉西館也

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音域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音呈良曰嘉詔未賜謂未召時也不得盾朝礼也酲酒病也言懷慕君王憂心如病酒也

關中詩一首四言　潘安仁翰曰晋惠帝元康六年氐賊齊万年与楊氏於關中反辟人多疲敝既定帝命潘岳作關中詩

於音烏皇乃晉受命既固銑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三祖在天聖皇紹祚向曰五祖宣帝號高祖文帝號太祖武帝號世祖在天謂列宗廟也聖皇惠帝也紹繼祚福也言繼其國福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七故

人濟曰指投也言德化光大刑法簡要枉曲者必投棄之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良曰寶庫武庫也東枉延康五
年武庫火戎填也蠢爾戎狄狡古卯焉思肆翰曰春蠢動也戎狄謂北地胡馬閻羌推氏賊齊万年爲盟主而作亂也狄
亂肆獄也虞我國眚所幸窺我利器銑曰虞度也言氐賊覺校武庫之災窺我機變也嶽牧慮殊
威懷理二向曰嶽牧謂梁王解系也慮殊謂梁王欲戰以威服解系欲守以懷抚故云理二將无專策兵不素
肄音異其二濟曰將无專策戰守不定肄習也言兵素不練習翹翹趙王請徒三万朝議推疑未
逞斯願良曰翹二出君皃趙王名倫請兵三万往平氐羌朝議疑不遣故此願不逞桓桓梁征高牙乃建翰曰
桓二武皃梁王彤爲征西將軍以討氐賊牙大旗也建立也旗蓋相望偏師作援音院其三銑曰以偏師爲梁王援者
旗蓋相望於路虎視耽耽都南威彼好畤音止濟曰耽二深視皃好畤地名梁王出兵屯於此地素甲日
耀玄幕雲起良曰素甲明光甲也玄冪軍幕也誰其繼之夏侯卿士良曰夏侯後代梁王後領兵西
討氐羌惟系胡計惟處別營棊音其跱音雉其四向曰系雍州刺史亦爲偏師處周處爲扶建威將軍皆充偏
將以討氐羌跱立也言營壘如棊之跱立夫豈无謀戎士承平銑曰言豈无謀策但以士卒承平不練習故敗也守有
完郛音孚戰无全兵翰曰完全郛城也守者且全其城戰兵乃爲賊敗无全也鋒交卒子忽奔孰免
孟明向曰言鋒刃接交士卒奔北軍將誰免子孟明之敗者孟明氏秦將嘗爲晉所敗以爲喻例也飛檄刑狄秦郊告敗

上京其五濟曰檄軍書插羽於上以檄兵取其象鳥飛之疾也告敗上京謂兵敗也周餉師令身膏氐斧音低
良曰氐身從物曰徇師令軍令也周處與賊戰不勝乃曰將有進无退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戰死是從軍令也為氐所殺故云身膏氐
斧也膏潤也人之云亡貞節克舉翰曰周處身雖亡貞固之節能揚於代盧播違命投畀
必至朔土向曰盧播備將伐万年許論功免為庶人從北平北平在北故云朔土畀與也為法受惡誰謂荼善
其六銑曰言據為矯詐之法以受惡甘心從之不以為苦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
地白骨交衢濟曰京於北衆人无罪為氐賊所殺白骨交於衢路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
晉人化為狄俘音孚其七良曰俾使也言使我晉人皆為戎狄所俘虜也亂離斯瘼音莫日月其
稔翰曰瘼病稔熟也言乱離為病既久日月已經一熟矣天子是矜旰食晏寢銑曰孜〻矜旰晚也天子矜衆人
遭禍故晚寢旰食主憂臣勞孰不祗懔力錦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向曰孰誰
也言天子既憂誰不敬懼愧无謀策獻納於君但尸祿素飡而已尸謂不言善惡如尸也素謂質樸无理人之材皇赫斯怒
爰整精銳銑曰謂天子發怒整精銳之卒將討之也命彼上谷指日遄逝良曰孟觀封上谷郡公時
天子見諸將敗乃縣觀為建威將軍公速往擊氐差也新奉成規精威遐厲翰曰成規謂受天子策規也威
稜遐遠嚴厲首陷中亭揚聲萬計其九兵固詭道先聲後實銑曰中亭地名

盂觀首陷氐羌於比地揚声稱斬獲万計此乃兵家譎詭之道故先為声援後當稱其實也聞之有司，以萬為一。濟曰盂觀其誅万而有司以為一也紂之不善，我未之必。良曰人稱紂之不善者亦大甚我未必言之

虛皛胡皎湳奴感德綏，章甲吉。其七翰曰皛明也湳德甲吉氐羌師也言盂觀皛明此二人有功也雍門不啓，陳汧音牽危偪。銑曰雍二縣陳二倉汧汧城也危偪賊所圍也觀遂虎奮，感恩輸力。濟曰觀盂觀也遂如虎之奮擊感天子之恩輸力而擊之重圍克解，音蟹危城載邑。向曰圍賊圍汧城也盂觀擊敵危城得載安也邑安也

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十一翰曰觀雖有虛稱之過至解陳汧之功亦為不測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銑曰言人情万端何種不有此齊万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行

曰納其降，曰梟音澆其首。向曰觀稱納賊之降復使驗稱梟賊首曰斬也田疇真可掩，孰偽可以。其十二濟曰疇誰也盂觀功真不可掩貞侍驗功偽亦不可以既徵爾辭，既蔽爾訟。音松叶韻翰曰徵驗蔽斷也言驗辭以斷觀驗之爭訟也

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好爵自縻，音眉顯戮亦從。銑曰縻繼也有功者繼以好爵虛妄者加以明戮不見竇林，伏刀漢邦。其十三濟曰漢校尉竇林詐氐羌妄賞爵祿漢主責之遂見殺言以此戒也

周人之詩，寔曰采薇。音微北難獫音險狁，音允西患昆夷。良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故作采薇之詩以遣征役以古況今，何足曜威。徒愍

斯民我心傷悲 其十四翰曰言小患不足懼我国家威武但愍人之哲使我心傷悲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 銑曰荼毒苦也言秦人因師旅之君而加饑饉 疫癘淫行荆棘成榛 仕巾反 向曰癘病淫久也言疫病久行人庶喪亡荆棘荒𤓰而成榛也 絳陽之粟浮于渭濱 其十五濟曰絳陽絳縣也秦人饑運絳縣之粟於渭水以濟秦人 明明天子視人如傷 良曰言天子視人如傷於己 申命羣司保爾封疆 翰曰申命有司命保守封疆 靡暴于衆無凌于彊 無以衆而行暴無以彊而凌人 惴惴寡弱如[illegible]春陽 其十六銑曰惴惴懼也熙猶煦也言存卹惸寡弱之人似天子之恵如草木之煦於春陽

公讌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濟曰公讌詩者呂下在公家侍讌也北讌在鄴宮与兄丕讌飲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良曰時武帝在故稱丕爲公子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 潛魚躍清波 好鳥鳴高枝 神飇 必遙反 接丹轂 輕輦隨風移 翰曰冒覆也魚鳥自喻也清波高枝喻公子也謂得躍於側也 飇疾風也言其疾如神以接丹轂謂朱飾也 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銑曰北侍曹操讌時操未爲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 生 向曰夏曰昊天豐澤時雨也卉草木總名葳蕤初生之皃 涼風徹蒸

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隂華榱音衰良曰徹去也蒸熱氣也君子曹操也華榱屋也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濟曰嘉美也肉叶胃曰肴充滿也圓方豆俎也旨美也罍樽屬管絃發徵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音素盃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翰曰徵美愬告也詩人語謂厭厭夜飲不醉无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銑曰不翅猶過多也言見眷過多守分不敢違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向曰古人言謂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言君子須復福以安人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濟曰主人謂曹公也言與天同享其高克能也言能符周公輔佐之業奕奕遠也言遠代不可追及

公讌詩一首五言　劉公幹良曰魏志云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魏太子文學著詩賦數十篇此宴與王粲同於鄴宮作也

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翰曰言永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游戲也輦居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銑曰珍木謂珍異之木石渠觀名講論之處流水環之防猶堰也言為堰以防魚逸芙蓉散其華菡胡感萏徒感溢金塘濟曰芙蓉蓮也菡萏花溢滿也金塘金堤也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

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良曰靈鳥鳳也水禽水[illegible]也仁獸麟也飛溢矯也華綰寄流波謂在水中翻然猶通達而遠風流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一首 五言

應德璉[翰曰魏志云應瑒字德璉汝南人也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文帝為五官中郎將瑒為文學]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立側]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銑曰戢斂也塞門北極山名衡陽為山之南也瑒自喻卑微不蒙恩澤]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向曰瑒命舛也]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濟曰隕落也恐身落沈泥不能見用與君羣小相隨也言如此何能於中深自與君子諧和]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申眉路何階[良曰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陵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无申眉之地]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翰曰細微瑒自謂也言見存慰非小子所當敢宜]凡百敬尒位以副饑渴懷[銑曰相戒敬職位以副人渴賢之懷]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

陸士衡 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爲太子洗馬應令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故云迭紹洪大運錄也謂大聖受天錄大聖天也 自昔哲王先天而順 翰曰目昔哲王謂堯舜遞相禪代言皆先天而行事天不違而順從 群辟崇替降及近古 銑曰崇終替廢也言前代衆君有終替發下及近古亦如之 黄暉既渝素靈承祜 音戶向曰魏土德故云黄暉既渝晉金德故云素靈渝變也謂魏變而晉承祜 乃眷斯顧祚之宅土 濟曰天顧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 三后始基世武丕承 良曰三后宣景文也言始崇根趾武帝大承其業 協風傍駭天晷仰澄 翰曰協和駭散也言和風傍散晷日也仰澄謂无薄蝕也 淳曜六合皇慶攸興 銑曰晉之先有稱者爲高辛氏火官有淳美光曜之德於六合故得皇慶所興 自彼河汾奄齊七政 向曰河汾水名晉所封境也言從彼河汾奄有天下以齊七政也七政謂日月五星之事政也 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 濟曰言晉盛文化代厚其聖能敬輔上天對明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 九區克咸謳歌以詠 良曰咸和也謳九州能和謳歌以詠我王之德 皇上纂隆經教弘道 翰曰皇上惠帝也繼武皇盛德以經教天下之道也纂繼弘大也 于化既豐在工載考 銑曰工官載則考成也言化豐而官成 俯釐庶績仰荒大

造向曰發產坦續功造成也荒猶法也言於行即衆功仰法天之大成儀刑祖宗妥綏天保濟曰儀則刑法綏安保位也言法祖宗於是以安天位萬生我后克明克秀良曰我后謂太子也言能有明秀之德機為親曰體輝重光承規景數翰曰言昨光之德承明聖之嗣故曰垂光景大也數歷數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茂德淵沖天姿玉裕銑曰沖深裕容也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天然之姿容如玉矣蕞爾小邑邈彼荒遐濟曰蕞小也小邑機自謂也邈彼荒遐言從吳來也弛音始厥負擔平振纓承華良曰弛發也承華太子門也言發負擔之役振纓綏於太子門也匪頤伊始惟命之嘉翰曰言今日從榮非初始所敢顛惟君命之善得至於此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

陸士龍銑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為吳王郎中令出守浚儀有政後與機同被誅也大將軍謂成都王穎也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向曰皇皇美也祜福也誕皆大也大帝之福能大盛天命四祖正家天祿安定濟曰四祖宣景文武帝也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祿長安定也徽哲惟晉世有明聖良曰徽美哲智也言晉代代有聖主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翰曰聖德如日月之明則萬景之表正巍巍明聖道隆自天銑曰言明聖之道德天然也則明分爽觀象洞玄凌風協極絕輝照淵向曰則法

爽明也象玄象也洞通也言法天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妙通之風散上升合於宸極光曜絕遠下照深淵之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濟曰言和睦之道往至布於人故天地福祿來至在晉姦臣稱亂紫微良曰姦臣謂趙王倫也紫微帝居也神風潛駭有赫茲威翰曰神風神兵也謂文王國河間王顒齊王冏十萬四面攻倫迎惠帝反正故言有赫此威靈旗樹斾如電斯揮銑曰言旗斾如電之揮霍也致天之屆于河之沂向曰屆極也致天子之極于河之沂涯岸也有命再集皇輿凱歸其三翰曰言天子之命載集於惠帝凱謂凱樂而歸洛陽頹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良曰振整也言頹落綱紀既整品物皆有次序尚其浮華躬神道與質素辰晷重光協風應律翰曰辰晷謂天子也重猶載也協和也天子之道載光知風應於律呂函夏無塵海外有謐音蜜其四銑曰函夏華夏也謐靜也言內清外靜也芒芒音忙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向曰王謂成都王也言上下通泰王於華堂用崇宴禮以命賓客玄暉峻郎翠雲崇靄於蓋冕弁振纓藻服垂帶其五濟曰玄雲暉日峻高朗明也冕纓藻服皆卿大夫法服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良曰祁祁眾皃僚官也雍雍和悅皃言衆官有來者皆和悅也薄言載考承顏下風翰曰薄言載則考成也謂陪讌為言則成此時承王之顏色於下風也俯覿嘉客仰瞻玉容銑曰嘉客賓客也玉容謂容如玉也俯仰猶尊卑之理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山之崇其六向曰

然薄禮厚此言我施用甚薄遇礼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壽如山岳之崇高

○晉武帝華林集詩一首 四言

應吉甫 濟曰文章志云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為撫軍將軍以貞為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華林園名當晉武帝與群臣射於此園賦詩觀志

悠悠太上人之厥初 良曰悠悠遠也太上大古也言大上生人之始 皇極肇建彝倫攸敷 翰曰皇大極中彝常倫理也言大中之道始立常理從是所布也 五德更運膺籙受符 濟曰五德謂金木水火土也天曆也言五德之君膺曆運以受符籙 陶唐既謝天曆在虞 其一 濟曰言堯去位歷數歸舜也謝去也

於是上帝乃顧惟眷光我先祚應期納禪 去堯良曰言上天眷我晉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 位以龍飛文以虎變 翰曰龍飛喻天子起升位也言天子既得位文章蔚然如虎之變也 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銑曰玄天也天澤滂沛而流仁惠之風潛動也扇動也 區內宅心方隅回面 其二 向曰區宇之內方隅之外皆宅心斂化回面向風也方隅夷狄之國也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 濟曰天象日月星也地文山瀆也山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瑞雲也言日月麗含光潤州龍鳳皆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於梧 嘉禾重穎蓂莢載芬 良曰穎禾穗也蓂莢瑞草也載則芬盛也 率土咸序人胥悅欣 其三 翰曰

咸皆胥相也恢恢吾回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銑曰恢恢大也穆穆美也言天子大量度容貌而有恭順聰明之德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四向曰庸用也言以德登用為天子明試謂先帝明試其功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濟曰丕大也言我君業勤夙夜未明而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太素也謂游情太素之道同法於簡易也六府孔修九有斯靖良曰孔甚也六府水火土木金穀也九有九州也澤𩐁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曁西漸尖流沙翰曰曁至漸入此言惠化聲教无所不至无不入也流沙遠國名幽人肆夷異嶮遠國忘遐銑曰肆習遐遠也言幽隱若習日儉而來於周皆忘其路遠而至越常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向曰越常國名重譯謂傳譯其言宜入於天子充滿也言貢騂滿我國家也峩峩列辟赫赫虎臣濟曰列辟諸侯也虎臣言猛也峩峩赫赫盛皃內和五品外威四賓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是四夷之賓諸侯在內故云和夷狄外國故云威脩時貢職入覲天人翰曰脩因覲見也言各以時朝見之時脩職貢於天子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其七翰曰諸侯來朝天子皆周備與言而賜其命羽蓋朱輪諸侯之車飾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遺其宴好不常其數但聖心所與皆不言而自曉於是肆射食夜弓矢斯御銑曰肆陳也御猶進也發彼

五的有酒斯飫 良曰五的射的也飫飽宴也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 翰曰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也 在昔先王躬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 音試協韻 凡厥群后無懈于位 銑曰茲器射礼荒廢也言其先王崇射以示武崇化也以懼廢過耽之者亦失矣戒懼群后无為此懈怠於位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向曰宋書士志云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為文章豫章太守劉裕為宋公時九月九日出遊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靖辭位歸鄉宋公與百寮賦詩以述之美焉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濟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百工之功 繁林收揚綵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鷰遵渚有歸鴻 良曰吳季札謂孫文子曰君之在晉猶鷰之巢於軍幕也詩云鴻飛遵渚遵依也 軺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 翰曰霞在日上故曰冠也商風疾而高故云薄清穹穹天也 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 銑曰嘉節謂九月九日戾至也行宮謂馬臺 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 向曰四筵四坐也絲桐琴也 扶光迫西汜 似 濟曰扶光日也迫薄也西汜日入處也言日沒歡宴將極 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 良曰逝往也歸客孔令也言能養真素以終事 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翰曰宣遠自言臨流

相逢也心不得與之相從而我歡樂之心歎君與飛蓬同飄轉也

樂游應詔詩一首 五言

范蔚宗 銑曰沈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言事坐謀反誅樂游苑名應宋文帝詔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陽協孔性黃屋非堯心向曰崇盛謂崇華天人所歸朝闕也虛寂謂空寂之士川岑山澤也山梁雌雉飲啄自得其合孔子一性黃屋天子車也堯爲天下且憂勞人而心不在黃屋軒駕

時來肅文囿降昭臨濟曰軒駕馬言時游此以就清肅之人文囿謂文學之士明明也言下明德而臨之也流雲起

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紆勿臺澗備曾深良曰草木叢生曰薄蔚繁茂也

翰曰尺曲曰岸也言臺閣蕃山磵深也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

嶇區嶔音欽翰曰遵依也極登也嶇嶔不平皃睇目有極覽游情无近尋聞道雖已積年

力互頹侵銑曰頹久也言自覽既極游情自遠也聞道謂聞人之道也久而年力老弱不能行之探已謝丹雘烏郭

感事懷長林向曰丹雘綵等綵也言探已年已老軒冕等器之飾感此事思歸於長林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凄凄陽卉腓音肥皎皎寒潭絜濟曰腓病也風霜條悽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前已老患也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良曰良辰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明感天子之心也雲旗旌以雲飾旗也興起也鳴葭戾朱宮蘭卮音之獻時哲翰曰葭笛也天子行鳴笛引路也戾至也朱宮謂戲馬臺有宮觀也蘭卮酒盃也時哲謂孔令也餞宴光有孚和樂信所缺銑曰光明孚信也言餞宴之理明朝拜有信也和樂之義信所終有缺終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向曰在察宥寬也言察寬則天下之理也吹萬謂天氣養萬物雖形氣不同各得其性而悅也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音缺濟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陰也脫冠謝中書令也薄止枉曲也言指日影以待有司奏徹膳之樂終也闋終也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良曰伊維也言我豈獨惟此別路之念而已言宿心之事自此將隔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翰曰美孔令得歸丘園之道歎傷已之薄劣不如也

○應詔讌曲水作一首 四言 顏延年 銑曰曲水謂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彰既乱向曰形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公未為帝時也彰明謂延晉之乱以明宋之理帝迹

懸衡皇流共貫（濟曰帝五帝皇三皇言可與齊衡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良曰王文帝也創物謂創造万物也洪大也言天賜大筭使長久也）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　翰曰言仁義之道高尚於周虞也）祚融世哲業光列聖（銑曰祚福也言福德豐盛代生哲智德業光於往列之聖也）

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向曰太上謂文帝也言臨人如天鏡之照海也）制以化裁樹之形性（濟曰言法制以風化裁形性以寬和樹也）

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　良曰明生謂万物也言恩惠浸養万物著信乃魚鳥也翔泳謂魚鳥也）崇虛非徵積

實莫尚豈伊人和寔靈所貺（翰曰皆惟人和而已實上天神靈所賜其福也貺賜也）日完其朔

月不掩望（向曰完全也日蝕在朔月蝕在望言今日月朔望皆全也）航琛越水輦賮（慈絹）踰嶂（其三）

（濟曰航舟也輦車也言諸方貢献琛賮或浮水或踰山而來至矣）帝體麗明儀辰作貳（良曰帝躰謂大子也言帝之躰）

君彼東朝金昭玉粹（音遂　翰曰東朝大子朝也言大子德如金玉之明美也昭明粹美也）德有潤身禮不愆器（銑曰言富德業以潤其身制度文章不愆失礼樂大器）柔中淵

映芳猷蘭祕（其四　向曰柔和言中心和明如淵之映也其猶如蘭之芳香而積於身祕積也）昔在文昭俟武

穆（濟曰言以高尚但比文王武帝比武王邵伯周謂繼次也）於（烏）赫王宰方旦居叔（良曰於赫美也王宰謂周公旦城王叔也言方於周公居伯叔之次也）

有睟（遂）[illegible]（銑）蕃爰履奠牧（翰曰睟温潤也言有温潤明德次於蕃服以定牧守）

寧極和鈞屏必郢京維服其五銑曰寧安極理也和鈞謂斤兩斛斗也謂安理其斤兩斛斗爲京室之蕃屏維持五服之諸侯也

朏匪魄雙交月氣參七男變向曰朏魄日月也雙交謂日月交會也二十四氣与日月相參而變也

開榮灑澤舒虹爍電濟曰開榮開發万物之榮灑其澤也爍光言德万化之美如虹電舒光

化際無間皇情爰眷良曰際至也言風化之微入於无間也皇情謂天子之情也爰眷謂眷下人也

伊思鎬音皓飲每惟洛宴其六翰曰詩云在鎬飲酒故云惟思鎬飲也周公卜洛邑引流以泛酒故云每推洛宴推亦思也

郊餞有壇君舉有禮銑曰郊餞謂祭祖也有壇謂作壇以祭也君之舉措必合於礼

幙帷蘭甸畫流高陛向曰蘭甸謂野田有蘭若芳以其后合喻德馨香也言張帷幙於蘭甸也通水於高陛之側也陛階也

分庭薦樂析波浮醴銑曰分庭謂東西庭俱作樂也析波謂分水以流杯也醴甜酒也

豫同夏諺音彥事兼出濟子礼其七良曰夏諺云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出濟詩曰出宿于濟言觀豫之事並同於古

仰閱豐施降惟微物三妨儲隸五塵朝黻音弗翰曰閱視也言我仰視天子豊厚之施下思於已誠為微物三妨儲隸謂三在東宮宮五塵朝黻謂五任朝官也妨一賢人之路塵汙也

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悛七全滯瑕難拂其八銑曰悛改也謂王道泰而已命屯也王恩充滿而己報猶屈也有過悔之事可自改積滯之瑕難可除拂也

皇太子釋奠會作一首四言　顏延年

向曰宋文帝太子親釋奠於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濟曰師位謂太子以師位也儒門謂尊明教授也稟道毓音育德講藝
立言良曰稟授道藝以養德立言也毓養食也俊明爽曙達義兹昏濟曰俊大爽明也言大明自晴而生且不
差其曙達義從昏情而發明亦猶是焉求瞻先覺顧惟後昆其一銑曰求長也言長瞻先覺之人又有乖升者顧
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大人長物繼天接聖向曰大人謂太子也長物謂長人万物也繼天接天子之聖緒也
時屯必亨運蒙則正濟曰言人時屯蒙必能正也亨通也偃閉武術闡揚文令良曰術道
也言偃武消閒本文孝之政令庶士傾風萬流仰鏡其二翰曰言衆十万人皆傾慕其風仰之以為監鏡虞庠
飾館春圍炳音丙睟音邃銑曰虞氏養国老於上庠今飾館以象之齊聖也聖孟啓孔子畫象於其中炳然溫潤睟溫潤皃
深仁憬几永集抱智麏俱隕至向曰憬遠也麏羣也言懷仁静抱智之士皆自遠而羣至踵門陳書
躡屩音脚獻器濟曰踵至屩履也言至門陳政理之書躡履獻其礼器澡身玄淵宅心道秘其三良曰
玄淵道德深遠之處言沐浴居心亦此伊昔周儲聿光往記翰曰周儲謂文王為太子時言恭孝事上可三
朝也聿言述也言述於前史思皇世哲躰元作嗣銑曰皇美也世哲謂太子也元大也謂躰居大而嗣繼資此
夙知降從經志向曰夙早降下也言太子資於儒奉早知之人下從伏膺以孝經典為之志也逷天歷彼前文矩周
規值其四濟曰逷遠也前文謂古文也值當也言古文經典相去雖遠求其規矩亦与之相當正殿虛筵司分簡日

良曰正殿太子正殿虛席以待賢也司分王歷之官也簡曰謂擇吉日也筵席也尚席函音含杖承疑奉帙翰曰尚席
儒席也函容也席吞一杖分地使得指揮也承疑輔弼之官帙書帙也侍言稱辭惇音敦史秉筆銑曰侍言稱辭傅大
子言語之官也惇史直辭之官也秉執也妙識幾平音王載有述其五向曰言侍從之官皆妙識幾歲之音載則
也言帝生法則有所述作矣肄音異議芳訊音信大教克明濟曰肄習訊問也言君議者以芳美之道相問故大道能
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良曰言其恭敬行祀典奠酌先聖之
神靈也觀盥謂礼之盛也盥謂水器所以淨洗手也薦進也歌笙雅樂也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其六翰曰
昭事神祇崇肅敬之德也俎謂祭器也實謂祭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香德為香也獻終襲吉即宮廣讌堂
設象筵庭宿金縣如字協韻銑曰襲重所就也言獻礼既畢得其吉祥還就於宮以廣燕樂也象筵以象牙為席也金縣謂
鍾鼓之樂也宿謂夜列於庭台保兼徽皇戚比彥向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保也皇戚皇之親戚也徽美也比彥謂比
肩皆是俊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其七濟曰肴乾酒澄祭畢也整服謂去祭服就常服也六官視
命九賓相儀銑曰九賓謂九卿也言視王命助行礼儀纓笏帀序巾卷充街翰曰巾盛書也
言垂纓簪笏於邑者帀於庠序帀於街衢莊都雲動野馗音逵風馳銑曰莊馗皆道也言觀礼之人於道路中如雲
動風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於宜其八向曰倫比伍矣也言此周漢之德超然遠矣清暉在天

容光必照。濟曰清暉日也物任其情。理宣其奥。良曰言万物各任其情明理以宣深奥之義妄先

國冑。側聞邦教。翰曰冑長也国子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国子博士故謙云妄居国冑之先而則聞国之教義徒

愧微冥。終謝智效。銑曰自愧微賤而暗昧也莊子云智效一官言此无智而效故云謝也

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一首 五言

丘希範 向曰梁典云丘遲字希範吳興人時為中郎武帝弟宏為徐州刺史應詔送王

詰丘吉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去青曰閶闔天門也鳳吹笙也笙骿鳳故也輕荑音啼承玉

輦。細草藉龍騎。良曰荑草之初生藉猶鋪也言鋪此荑草輦從上行風遲山尚響。雨息雲

猶積。音恣巢空初鳥飛。荇音杏亂新魚戲。翰曰言風雖緩山尚響聲也荇水草也寔惟

北門重。匪親孰為寄。銑曰徐州梁之北門孰誰也言非親王誰者可寄參差別念舉。肅

穆恩波被。向曰別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和穆也言天子恩波和睦而被及小臣信多幸。投生豈

酬義。濟曰小臣遲自謂也言投捨此命不足答其義讎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一首 五言

沈休文 良曰梁典云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丹陽尹僧珍

爲左衛將軍北伐
魏故命作詩餞也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而克之此非樂戰但切君臨之重懼百姓不安我皇

秉至德忘己用堯心翰曰我皇則梁武帝也執至聖之德忘其身用帝堯之心以安人也愍茲區宇內

魚鳥失飛沈銑曰愍憐也憐此區宇之內万物失所也言若魏侵探推土雷轂二崤音交道揚旆

九河陰向曰右之遣將天子親推車轂送之二崤山名旆旗也水南曰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

濟曰超乘謂跳躍上車也三屬甲也選擇也百金言立百金以招士也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良曰細柳

漢將居亞夫屯營也言兵車出營作餞席樽酒於上林也[illegible]即樂游苑也取象於漢家上林苑也命師誅後服授律

緩前禽翰曰言後者拔誅前降者緩捨也函轘音還方解帶嶤音堯武稍披襟銑曰

函函谷關也轘轘轅洛東坂名嶤嶤武二關名也為之國之襟帶言今披斜而出也伐罪芒音忙山曲弔民伊水

潯音尋向曰洛陽魏所都也芒山伊水名也故王伐罪弔人於此弔問也問人勞苦也將陪告成禮待此未

抽簪濟曰言堯平四方父將楷柴以告武成功自云將陪侍此礼故未解簪纓而歸

送應氏二首五言 曹子建良曰應璩瑒兄弟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芒音忙阪遥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音焼叶韻翰曰

洛陽山洛之南山也漢遭董卓燒宮室

垣牆皆頓擗音闢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不行徑荒疇不復田銑曰頓擗崩倒也不見耆老言皆遭亂見殺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向曰阡陌皆道也言我久不歸此皆不識其道徑也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生居氣結不能言濟曰言思念平生游居之處所盡成丘墟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良曰屢數也言清平之時嘉會之賞不可數得而皆有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翰曰无終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消也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銑曰嬿婉歡樂也我有謂應氏也朔北也親暱女乙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向曰暱近也中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若深今為遊別豈不各愧於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濟曰比方有比翼鳥今我願為百鳥施翼於鳥翮之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一首 五言

孫子荊 向曰臧榮緒晉書云孫楚字子荊太原人也仕為馬翊太守時司馬俊為征西將軍俊下官屬往者送至陟陽候故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在洛北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

極咄嗟安可保翰曰三命謂上壽中壽下壽言皆有終極嗟我此身安可長保莫大於殤子彭聃音貪

猶為夭銑曰七歲已下亡曰下殤彭祖老聃皆長壽者若違自然之分者殤者亦足為壽違理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為夭吉凶如

糾纆音墨憂喜相紛擾濟曰糾纆索也吉凶相繞如索兩股纏也紛擾猶互起也天地為我鑪万

物一何小濟曰言以天地為鑪陶鑄万物故宜齊同言何有大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翰曰達人不曉物貴身我賤為一觀我齊此理苦其不早

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

以蒼昊向曰誰能察我別離之心言當取鑒於天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濟曰偕俱也言齊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金谷集作一首五言潘安仁向曰金谷水名流經石崇居時崇出為汝陽太守潘安仁送之於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翰曰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祭酒別三公和鼎也崇出守城陽在海畔故云鎮海岸近水名也

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朝

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音眉向曰国外曰畿晉都洛陽故云晉京湄水岸也迴谿縈曲阻峻阪

路威夷濟曰縈繞也曲阻曲山也峻高也威夷長兒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

瀾激波連珠揮良曰金谷之水激石為文如龍鱗激水激石如珠之揮散前庭樹沙棠後園植

烏椑音卑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翰曰皆果木名囿園也言並美也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音池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銑曰坻岸愬告也玄醴黑黍酒也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向曰揚舉也桴打鼓杖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而悲春榮誰不耀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濟曰春草俱耀歲其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常之時誰不相親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投分義寄於潘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一首 五言

謝宣遠良曰王弘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後庾被徵還撫軍送至湓口瞻時為豫章太守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序別故賦是詩

祗召旋北京守官及南服翰曰祗敬也謂庾西陽召赴罷還守呂謂宣遠南赴職也服諸侯之國也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務飲餞指途念出宿銑曰方並析分曠蒙也明牧謂王庾也出宿此別也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向曰晨時晷日影也言來時未期離別日影急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音迸人理行艫音盧輶音酉軒命歸僕濟曰頹陽落日也言日已暮矣若畢舟還者命駕將行也艫舟也輶輕車也分手東城闉音因發櫂直教西江隩音

良曰闉城曲隩亦曲也

離會雖相雜，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翰曰便与王融宣遠与王會故云相雜也逝川豈往復俞時不留也牘版也言一尺之版不可盡其情也

鄰里相送方山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銑曰方山在江寧縣靈運為永嘉太守故鄰里相送於此作詩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向曰皇邑京都也憩息也甌越〻之別名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銑曰纜繫舟索也潮江潮也言解纜及朝將去懷其故人不能即發析析音昔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積痾音阿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良曰析析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含別離情已多感歎遇此風物更益難歇痾病也言積病是謝靈運生之慮但能寡欲則有其闕失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屋慰寂蔑。翰曰惟思也資負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須思年歲之別各勉日新之德時所音書慰我寂蔑之懷也蔑无也

新亭渚別范零陵一首 五言

謝玄暉 銑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稍遷尚書吏部郎時江祏等謀立姚安王遥光朓不肯後遥光收付獄死新亭下名范雲代零陵郡內史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向曰洞庭山名黃帝張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別名帝女游之即堯女所謂湘夫人也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濟曰驂馬輟止也夷猶悵望皃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良曰周伋為廣平太守三十年滯訟一朝斷決籍〻甚也司馬相如謝病居茂陵言今求為此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翰曰上言不能及周勳之籍甚下未果同相如之謝病故事俱已矣對此江涉之上空懷離憂

○別范安成一首五言　沈休文銑曰范岫為安成內史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向曰言少年之時別離以前期易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濟曰言今同其衰老非凡別離時恐不復相見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為輕生死無期明日恐不得与之重持也持執也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翰曰昔王夢与交友相尋迷不識路約六同此无以慰我相思之心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一　詩乙　五臣注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一首
招隱
左太冲招隱詩一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游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臨終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詠史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粲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翰曰從死曰殉古无此事人所知之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濟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无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資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无量也臨没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大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縻銑曰穴墓門綆縻皆繩索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向曰甘為殉而不遷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不虧不虧歇也

三良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致也惟忠義我可安之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生時等榮樂既没同憂患平誰言捐軀易殺身誠

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皃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詠史詩八首五言　左太沖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良曰蓋思自屬文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翰曰賈誼作過秦篇司馬相如作子虛賦准擬此以為法則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子余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乃雖非甲冑之士疇昔嘗覽穰苴之術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君无東吳者志高而氣勇鈆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濟曰以鈆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思言願當一割之任奮身東於敵國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良曰眄盼皆視也左澄江湘謂取吳右定羌胡謂收蜀蜀在西故云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銑曰此思之志也辭爵者高尚也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向曰鬱鬱茂美皃離離細皃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濟曰彼謂山苗喻世冑此謂澗松喻英俊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良曰金金日磾漢廷七葉為內侍張張湯子孫為侍中常侍十餘人珥插也侍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不見拔偉奇此思歎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句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侯聞之畏魏其謂魏之藩屏乎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將辛垣衍往說趙尊秦為帝仲連謂平原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見垣衍垣衍再拜謝曰吾請出不復敢言帝也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也此謂談笑之間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濟曰秦軍引去平原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賞也即有取者是謂賈人之事矣辭平原君而去此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与天下不羣也臨組不肯緤音薛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綬緤繫分受璽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干木仲連絜已利物以束貪夫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銑曰濟濟赫赫美盛皃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日磾張安世二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者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宿其館廬也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翰曰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在玄虛濟曰寂寂寥寥空虛也楊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輿也雄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玄虛矣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雄常語應之撰為法言以象論語故云准宣尼宣尼孔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以為式故云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

區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俊然折以金張奢麗以激於當代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謂京都也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

浮翰曰紫宮天子所居飛雲浮高廣也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濟曰峨峨高皃藹藹盛皃自非攀龍客

何為欻來游良曰非攀龍鱗附鳳翼趨競之何為忽游於此矣欻忽也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

銑曰褐短敝之衣閶闔謂国門許由堯時隱居思惡世之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国門追許由之跡而肩後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平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翰曰荊軻與高漸離

乃狗屠者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以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

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良曰荊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无壯士節觀其志氣介與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列以豪右之人何

足可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

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重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且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良曰主父偃字結髮游學三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此由名宦不達而骨肉之

親相薄買臣困樵採伉儷不安宅銑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呂无謳歌道中買臣

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伉儷謂妻也伉敵儷匹宅居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向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翳依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向曰言此上四賢豈謂不奇偉而遺美業光於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良曰自傷沈淪於此見志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者也習習屢飛見落落踈寂皃抱影猶隱身也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向曰无通路謂時无道也枳棘有刺之木以喻讒佞計策弃不收塊若枯池魚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濟曰寸斗諸雖至以此皆無之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良曰蔑輕也思疾時弃賢賤貧薄以自喻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銑曰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相之後為齊客卿齊大夫與秦爭寵使人刺殺秦李斯入秦說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諸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早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尤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向曰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言足而已不願餘也此則達士之模宜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累

詠史一首五言　張景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文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貪祿位者衆故詠此而刺之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 濟曰疏廣爲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上以爲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藹藹盛皃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爲名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銑曰簪冠上簪也凡束髮爲從官散髮爲罷冠 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 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爲累去愚 向曰廣既歸日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間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但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隕隊揮散儲積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翰曰蟬冕客謂貴盛者也紳大帶也宜書二疏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嗟嘆也

覽古詩一首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投劉琨以

為從事中郎後爲殿匝彈別駕嘗覽史籍至藺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詠之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平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恐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向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而使之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翰曰軾車上横木入關入秦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擇舍睨視也指毀碎也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濟曰相如度秦詐僞與趙城而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亡歸于趙連城謂十五城荆玉謂和氏璧也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彊相如折挫其端眥在計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翰曰相如怒而目眥血下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琴不隻彈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爲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爲秦声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内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illegible]擊缶鼓瑟而言琴者文之佚矣捨生豈

不易處死誠獨難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稜威章臺顛彊禦秦不干銑曰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秦猶彊也彊禦謂秦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向曰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与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趙都也俛低軒車也廉公何為者負荊謝厥愆音衍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与廉君同位廉君多罵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况將相乎對曰相如雖駑怯且廉將軍我顧獨念彊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耶愆過也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下濟曰相如智勇蓋以當世弛解也相如下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誠可歎美之我謂之自稱也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史

謝宣遠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脩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還以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銑曰六国之風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无綱紀文章而已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向曰盛替廢也周家卜洛而都之以為有德易以興无德易以廢至後興於乱道无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見以亡也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代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使問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息肩

纏民思靈鑒集朱光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擔重而行思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

伊人感代聿來扶興王良曰伊人謂子房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

婉婉幕中畫暉暉天業昌銑曰言子房策於帷幕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〻美皃暉〻明也鴻門銷

薄音愽蝕垓下隕攙楚咸切槍七將協韻向曰薄蝕攙槍皆喻項羽〻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夜馳告張良〻與伯見沛公〻旦日早自來謝沛公〻早從白餘騎見羽〻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沛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柰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於晦朔彗星為攙搶皆錯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〻曰陛下所与為仇者為誰曰雍齒曰請先封雍齒〻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无患此謂爵仇良從上出奇計及勸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中良因勸上〻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〻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

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曰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大衣褐謂良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与我期旦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乃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於帝鄉帝鄉謂崐崘山天帝居処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有无窮之美埃塵疆窮也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

陽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遊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冪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幬覆也

鑾旌歷頹寢飾象薦嘉嘗翰曰鑾旌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頹毀寢廢更使飾其形象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銑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良曰逝者死也作起揆度也子謂良也周行喻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宗廟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銑曰濟濟美兒粲粲盛兒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訪良也

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向曰瞽自謂盲瞽目之夫不得覩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瞽時在豫章故云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平直瞽自愧蹇跛無良才以衒此瞽之謙詞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濟曰瞽自謂人微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希目延首詠太康之道

秋胡詩一首五言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其母婦歸而至乃向采桑者婦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傍婦人解子裝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之言吾義不同也

椅於宜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銑曰椅亦梧桐類鳳皇常棲

延年詠此以君之義不

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梧桐之樹常須枝以候驟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乃猶影之与響感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耦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親也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向曰婉美皃幽閑柔順皃謂秋胡妻也嬪婦也君子謂秋胡也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翰曰志節高峻過於秋霜之厲明惠豔麗等朝日之美侔等也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銑曰一從之後男女嘉會於此畢矣然無歡喜也燕居未及歡良人顧有違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燕居未不得歡好濟曰謂夫曰良人辈別也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銑曰巾作衣之服綬佩服事也千里謂東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向曰昧未明也徒者言未可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翰曰威遲長遠之皃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其二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濟曰余謂秋胡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謂詩云陟彼岵兮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砠矣言爲登山陟嶮窮其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鞍息駕也原隰多悲涼迴飆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從橫去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超遥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爲此别日月方向除銑曰徂往除盡也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向曰僶俛猶負𠭥也春榮秋枯也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翰曰蕪穢也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濟曰役謂入仕歸願謂願還也遵循也昔辭秋未

素令也歲載華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采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

從所務窈窕援高柯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貌援攀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其五向曰傾城之兒人誰不顧故秋胡停駕而顧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

別相與眛平生翰曰闊猶異也眛平生言不相識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濟曰秋胡於其

妻而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之成其心捨弃遵從也藻水草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

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堅絕之義也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

良曰婦貞故難之留朅大也空復無所得也遅遅前途盡依依造門基銑曰遅遅行兒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

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向曰母故云拜嘉慶妻不見所以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

榆時翰曰是言採桑而歸於桑榆時言日暮也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濟曰夫人妻見秋胡慙歎相

過前持其婦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良曰妻既哀之聊沐以情離居殊年載一別阻

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翰曰豫悅也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平

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其八向曰毋反歲暮常悽慘顏貌以游子頭兒日謝就卻拔秋胡何求歸而飛也此時秋胡子妻恨

詞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翰曰以絃琴爲喻也高張以致絲絃急而有以喻命聲急由自於調起詞謂情中恨深自

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乆為別百行愆諸己〔濟曰愆猶失也〕君子失明

義誰與偕沒齒〔良曰偕俱沒盡齒年也言汜其失義不俱盡年〕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其力翰曰詩序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无礼干貞礼也女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

五君詠五首〔五言向曰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諭山濤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阮步兵〔翰曰阮籍為步兵校尉〕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銑曰淪沈洞深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良曰昭光也籍沈醉終日不預時事又初不甚思詞皆諷喻寓寄也〕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玄曰籍詣蘇門蘇門山有隱者籍往對之長嘯清風若真故謂懷人籍嫂嘗歸相見與別或以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驚眾也〕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人物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此延年自許以為塗窮者〕

嵇中散〔向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翰曰餐霞仙者之流〕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士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叔夜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人有終而實尸解形解也驗此〕

則康默然而仙矣文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俗而罹流議王烈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游戲是則合隱淪也鸞翮有時鎩所拜龍性誰能馴銑曰鎩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自謂

劉參軍向曰劉伶爲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翰曰言劉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却掃而无事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銑曰韜藏精才也沈飲酣飲也荒宴謂荒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爲此宴亦有以也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向曰伶嘗作酒德頌短章者白以現謂伶平好飲爲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阮始平翰曰阮咸爲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秀翰曰咸字仲容青雲器尚大者也秀異也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濟曰咸曉音律荀勗所造雅声高則悲亡国之音哀咸言不合雅非德政中和之音必今古尺有長短所致後掘得古銅尺果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鍾磬也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良曰咸家樂至則過絶放人大琅邪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絶於時覯見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銑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荀勗

銑曰荀勗事在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亦延年自喻

向常侍向曰秀爲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於文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良曰秀常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猶依依皃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即思舊賦也

詠史詩一首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銑曰五都名洛陽邯鄲臨淄宛城都也三川河洛伊也皆邑居豪華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翰曰甍屋脊也言若魚鱗之相次仕子彯華纓游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良曰颯沓衆盛皃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銑曰嚴君平卜於城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是自身與世相棄也此詩獨美嚴公以諷當時者也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句曰虞羲集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爲侍郎後遷征虜府記室參軍霍去病爲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羲慕之是以詠矣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旄旄旌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寒秋八九月胡騎入幽并 濟曰胡匈奴也幽并二郡名 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 良曰飛狐地名瀚海北海名 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 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不通也刁斗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謂晝夜驚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 向曰墉城墻也蔽日言高也 雲屯七萃士魚麗 音酈 六郡兵 翰曰雲屯如雲之屯也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爲爪牙魚麗陣名六郡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濟曰笳胡笳也起於胡笛起於羌先思者其聲悲思也隴山名 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 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侯王名自讋言敵已伏也亡精失魂魄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 銑曰玉門關名匈奴既破故斥候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宅也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翰曰庾斗也十六斗曰庾言粟多也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向曰不常盈也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良曰激楚舞曲也人既遷化故云高臺至傾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銑曰天子思得如衞霍形兒於麒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令勇義將效也

百一詩一首 五言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録曰應璩字休璉汝陰人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无怪也意若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翰曰璩自根居下流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 濟曰宿久也誣猶欺也 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 良曰墮官罷官也閭里門也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銑曰承明謁天子待制處 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 向曰此土謂璩之閭里仁智謂有山水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 翰曰問璩何等用而俱才學往往爲人所歎譽也皆有人問詞也 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 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无也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知 良曰宋有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以爲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勸之有人知我无德而問之其次愧也不亦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位无其才能不愧乎

游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以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爲是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 向曰亭亭高皃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 翰曰吉士劭自謂也物謂松柏 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濟曰玄雲

取其高也巖石
取其回矚視也
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良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
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東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樂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緜邈

銑曰抗舉也
緜邈遠兒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
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濟曰朱門貴門
蓬萊仙山名君

如
此

臨源挹

一
立

清波陵岡掇丹荑

音啼良曰陵上
掇拾荑草也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銑曰靈谿谿名盤樂安何也仙
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向曰莊
周爲蒙

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之以爲相周笑謂使者亟去无汙我故云傲
吏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楚王以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
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
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去見曰逸妻

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羝

翰
曰

易云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也又云羝羊觸藩羸其角也言進而
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夫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濟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
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爲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揖謝之而去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向曰青谿山名
道士有道者

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
子今所言者璞假稱

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

耳銑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潁水之陽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企望踵也言思慕此事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翰曰允為閶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良曰蹇脩古之賢媒也存在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銑曰翡翠鳥名苕枝鮮明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向曰綠蘿松蘿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翰曰冥幽霄天也蘂蘂蘂挹酌也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良曰浮丘洪崖亦仙人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銑曰蜉蝣朝生久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之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翰曰雉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言此微禽尚有變化吾獨不能璞恨詞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愧無魯陽德迴日令三舍良曰魯陽公与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騁其壽詩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陟訝銑曰吒歎聲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足以知游仙之事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濟曰特達美皃珪璋明月雖寶貝也以闇投人必恐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翰曰穎苕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与此相類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天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爰居是也吞舟浮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銑曰此中神仙爲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盃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也揮以手揮也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良曰姮娥仙女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頷動也如驟人合律故點其頤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銑曰五龍皇后君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曰商龍次曰羽龍次曰宮龍父与諸二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良曰燕昭王使入海求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然不能得故云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翰曰循環若循連環而无窮也魄暗也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濟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西陸秋也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良曰陵苕即陵上草女蘿兔絲也緣於松栢爲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銑曰蕣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靈液玉膏也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礜曾青磁石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

招隱詩二首 五言、 左太冲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沈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濟曰木叢生曰灌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良曰菊可以餐故云糇糧蘭可以佩故云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翰曰躊躇行皃煩勞也欲投棄冠簪而隱於中也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仕臻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田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生曰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銑曰瑩清也悄蒨青葱

閒竹栢得其真濟曰情蒨青葱茂盛美貌眞謂不雕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良曰言竹栢之美

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好惡屈伸於其間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銑曰結綬謂入仕也由此而生纏牽彈冠所以去塵冠雖有塵固亦多累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向曰謂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吾亦不以為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為仁當思進退自得中道相與觀所尚逍遙極良辰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皃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良曰藻水草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銑曰雲構大屋幄帳也結風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向曰結積佇留蘭香草蘭氣回轉薄迫於秀茂之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翰曰言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以崩頹之響赴於幽深之曲曾猶深也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良曰此皆自然而成故云非有假也言賞山則可謂至樂何事擾於榮利而淳樸之風由茲而薄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銑曰苟且稅舍也從所欲謂隱居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其爵里才行也康琚以為混俗自然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指與隱者相反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翰曰伯夷叔齊自竄於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 濟曰謂堯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當堯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良曰今謂晉也雖盛明之世亦不能無有也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中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銑曰言山中鳥有鵾雞先晨而鳴秋風中夜而起霜降冰結其傷也陸行不得止入也鵾雞鳥名趾足也 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己 良曰從衆為周才委己者為偏智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翰曰循時而行曰和分去人自古曰矯性 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名丕魏志云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也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銑曰鄴都之西園 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向曰羽蓋脩長也摩至言高也蒼天青也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

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翰曰月赤華光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翰曰謂有五色雲鮮明也此皆美兒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五言　殷仲文銑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長史常反正出為東陽太守以益謀後將鎬不見其向數日而禍及姑孰桓公所出大桀府弟桓出同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遊故作此詩叙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准向曰四運四時也准平也言四時其運行若魚鱗之相次其物理變化亦各有準下若一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翰曰清秋感人興盡之情可盡於此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濟曰淒緊寒急也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清籟之聲驚於幽深之處其壑中虛牝也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早秀其浮榮之物自甘早殞也言衰殘之人自甘早隕墜也其入物之中歲其榮也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曰言已自有節猶松栢可標貞脆菌謂被相玄所制不得如菌斯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翰曰哲智也所謂玄乃萬物者謂於之也蕭晨謂秋辰肅清也言玄以時造此尚出於塵外也軫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銑曰廣筵謂玄大設宴會也泛愛猶泛取也逸爵猶飛杯也勝引謂如勝之人相引而飲伊

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良曰尹仲文自稱也言樂相玄好仁之懷使我疑惑鄙吝祛除泯絶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喢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爲冠首於阿衡之朝恐匈奴喢之而況我安此仰文自識而羞相玄也玄爲大司馬以比伊尹爲阿衡

游西池一首五言　謝叔源向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文章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西池丹陽西池也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翰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逍遥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銑曰阡道也陵山陵也歎詠歌也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于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也曾重也阿大陵也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翰曰景昊日光也也湛澄華榮也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芳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已欠遲晚不至我將如之何無爲牽所思南榮誡其多銑曰庚桑子誡南榮趎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此謂思不白誡之詞

謝惠連向曰樓是所居之樓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五言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音撓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橈櫂也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濟曰憩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汜迴潮潮落之名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

沙渚悲猨響山椒銑曰山椒山頂也亭亭映江月飀飀音留出谷颸音思向曰亭亭月明貌飀

飀風聲颸風也斐斐氣冪岫泫泫露盈條翰曰斐斐山氣輕貌冪覆也岫山峯也泫泫露光貌滿也條細枝近矚

祛幽蘊遠視蕩諠囂銑曰矚望祛除幽深蘊積蕩洗諠聒囂氣也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

朝向曰晤對也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一首五言

謝靈運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也凡和天子曰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良曰上璽謂天子傳璽此若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

高有異於下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銑曰此二事為名教行用之若至於大道化人任神理超長行之昔聞

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銑曰昔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或云昔日聞說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超然出於

塵外上與意相合也鑣銜也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翰曰笳笛也言行以吹笳張稅舍鑾鈴也山椒山頂也張

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濟曰組循也山路水而影倒列筵觀帶也遠巖映蘭薄白日麗

江皋良曰蘭薄蘭叢也麗著也江皋江曲也原隰荑音啼綠柳墟囿散紅桃銑曰原隰下平也荑芽也墟曰囿散於枝也

墟丘囿圃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向曰皇宋高祖也言美高祖美天此陽春布行德澤故令萬象皆光昭也顧已

枉維縶撫志慙場苗（翰曰詩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言駒喻賢人有絜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縶皆繫也喻羅之以祿使賢人仕也靈運自謙頗已非賢枉見縶繫出仕維撫其志實慙於食祿而已）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拙故終將歸於山林而巢居）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良曰謠謌也靈運云素願自良今觀山水樂之則凡縈於舊想依時物名而奏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五言　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以狀此以下皆山水遊行所作）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向曰岑山也）連嶂疊巘崿（巘崿山名）青翠杳深沈（巖橫曰嶂巘崿崖之別名青翠山色杳闇也）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翰曰楓木名霜降葉赤曛黃昏時嵐山風也）節往慼不淺感來念已深（濟曰節往感憂也）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良曰羈雌迷鳥也言物含情尚愛如何使我離賞心之人乎）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向曰安排之理空有其言幽獨不悶只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

登池上樓一首（五言　翰曰靈運被譖出時有此疾而作是詩）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濟曰虯龍作態也虯以潛）

処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惡進既羈世網故有愧慚虬鴻之義

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拙退耕自然力不堪任

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銑曰徇求也求祿至海畔故云窮海痾病也

衾枕昧節候

褰開暫窺臨向曰臥病於衾枕昏於節候即假故云褰開簾幌暫窺臨於物也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言翰曰聆聽眺望也嶇嶔山高皃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濟曰初景初春也革改緒餘也春為陽冬為陰也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良曰塘堤也鳴禽鳥聲也

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銑曰詩豳風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詞云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言心傷此歌吟也

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向曰離群索居寂寞易久多而難處也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翰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道驗之於我將為之矣易云遯世無悶

游南亭一首五言銑曰靈運所居之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翰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日也澄清也霽雨止也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良曰密林雨後氣尚清寒也規謂日也故日半隱見其圓之形也

久痗昏墊苦痗病也昏墊溺苦

旅館眺郊歧銑曰痗病也昏墊溺苦謂霧雨也旅館客舍也眺視也郊外也歧路也

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蘭已被徑池已發

未厭青春好已觀朱明移翰曰朱明夏也言未厭春好已覩夏移

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銑曰戚戚憂也感物歎時也星星白髮皃也

樂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良曰餌食也言所止不能

注瓠繫食故其疾忽然在此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銑曰言將往候秋水至隨流而歸息形影於舊居之山崖我

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向曰亮信良美知友也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五言翰曰赤石山枕海靈運遊於此進也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濟曰水宿宿於舟中淹久也起也周覽倦瀛壖緣于況乃陵窮髮良曰瀛海壖岸也言周覽於此皆以勞倦況若昔人陵窮之地北戎窮髮北方之地在北海之北

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銑曰川后河伯波神天吳水伯也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向曰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皆可食也役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

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任舟而游曰虛舟超破疾兒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濟曰齊組印也以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後遂屠聊城歸而言於王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故云輕組綬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故云眷也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危身故忘於道未足適已則不適於代故忘於物有忘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銑曰孔子困於陳大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故不免言可用於物則傷於己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用謝云天伐以存其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五言句曰言靈運遊山寺也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向曰澹然安意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翰曰陽微日落也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濟曰霏亦日氣也時既昏故收斂氣也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良曰芰荷蒲稗皆水草迭遞也映蔚其色蔽茂隱映也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步行偃臥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向曰思慮澹於志意恬常則外物自輕故于理無違也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翰曰言養生之人出此道也攝養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五言濟曰言靈運登石門山也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良曰策杖也絕懸絕也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銑曰疏鑿也迴谿谿曲迴也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翰曰術蹊皆山路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噭噭猿聲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良曰言沉深冥默山中豈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斷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銑曰九秋幹松竹之類三春荑草之類言心契取貞目翫於道取色亦同於俗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向曰言居常道以待終於順故安排依事將從於樂不能入於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良曰同懷謂同志之人也但者因雲而升故曰雲梯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 銑曰則靈運所居南山北山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憩息也 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翰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皃玲瓏明皙皃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 在冬良曰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絶蹤 良曰蹊徑蹤蹤跡也 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音峯 銑曰十草盛也言雷雨作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升長皆得盛容 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 而容 向曰竹叢生曰篁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 良曰撫万物变化雖无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向曰去人謂隱人也但恨不与友人游陟於此 孤游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濟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 銑曰越度也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向曰曙曉也光日光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 胡犬 翰曰泫露垂皃 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 隩烏到 陘音刑 峴刑典 良曰隈曲隩涯也山中斷曰陘山嶺曰峴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 濟曰厲涉也急急流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緬遠也 川渚屢徑復乘流翫迴轉 銑曰

徑復往来也衆隨也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向曰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企石挹飛泉攀

林摘葉卷翰曰企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未展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良曰楚詞云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霊運相想此其備眼見也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濟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知之心无由申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銑曰言賞樂忠誠自以為美此事深昧誰能辨也觀

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　顏延年翰曰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濟曰周穆王周行天下使有車轍馬跡夏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歷山川也

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良曰軫車懋勉也言君蓄車不行皆曰明德勉厲之君善為巡游者皆是聖靈仙之主帝

暉應順動清蹕巡廣壥銑曰帝文帝暉光應當也順時而動天子車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壥田也樓觀眺

豐穎金駕映松山向曰樓觀曲阿城上樓觀豐茂穎穗也金駕金車也飛奔互流綴緹彀代廻環

翰曰飛奔車也或流散或連綴緹彀騎也廻環周行也神行埒浮景交映溢中天良曰埒等也言天子与神明俱行等於浮景与日争光盈溢於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尚盈於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良曰陽陸天首也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欑

既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芊銑曰言木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攢素森藹霜盛皃松栢重布故云積翠芊葱芊鬱茂皃息饗
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向曰嘉歲豐歲也戒備也无年饑年也息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温渥浹輿
隸和惠屬後筵翰曰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温厚之德回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觀風久有作陳詩愧
未妍濟曰言從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愧不妍美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纆墨音牽良曰纆牽馬繮也太長則
累於馬行延年自言疲弱不能捷速非纆牽所累凌遽捷速也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五言銑曰此題延年侍游蒜山觀其詩意乃不得從駕迎趣之誤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向曰元天山名北列北方也日觀太山東南東溟謂東海入河起陽峽
踐華因削成翰曰秦築長城度河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
從吴京濟曰漢水秦之關塞而居之乃漢末有吴開國巖谷之險襟帶之衛皆用遷徙江外就吴之京流池自化造山關
固神營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化造神營非人力能致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向曰園縣山陵
也方望謂祭四方羣神地靈地祇也言極盡物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翰曰宅居道界炳光
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睿思纏故里巡駕市舊坰濟曰睿聖也聖謂文
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丹徒之京口故云故里舊坰纏猶遶也市猶徧也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瑶甍音萌向曰鑾山

峯以通輦路尋雲言高也抗峯也以瑶玉飾屋甍屋簷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荑音啼英銑曰蘭野美言之荑英初生草也宣游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向曰宣徧弘大凝成也言徧游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濟曰齊桓公時岳濱諸侯莫不來服故云有和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垠向曰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伐南陽至周南之地從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垠延年自謂也言我不得從登封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空食疲廓肆反稅事巖耕翰曰言已素餐疲倦於廓廓之列令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一首 五言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良曰虞書云歲二月東巡狩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哉記也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之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五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銑曰山祇山神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之神爲警蹕於川路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向曰神天皆日謂帝也御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舡也言自車入舡萬軸亂行衞千翼泛飛浮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亂繼也行衞宿衞也千艘言舟多也泛輕兒飛浮舟行兒彫雲麗旋蓋祥飇被綵斿濟曰麗附也旋其蓋以玉飾其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斿旗名祥飇瑞風吹使飛揚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良曰江南地名井豔楚歌河激中流也昔女涓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渡河於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悅之趙女所奏故云趙謳言今天子之行亦復有此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銑曰金練金甲也笳簫溟海也藐音邈盻覯青崖衍漾觀綠疇向曰藐盻迴顧皃覯見田衍漾寬大也疇田也民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翰曰民靈人神也鱗翰魚鳥也都野人神所居淵丘魚鳥所巡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翥聳躍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銑曰道德禮儀普徧洽於川岳之神亦歡欣來居此地矣懷來柔安也

行樂至城東橋一首五言　鮑明遠良曰昭君在服敷行而有道之家至建津坊事橋見游目之事作是詩

鷄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良曰伐擊也晨以表天明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闉銑曰嚴裝也迴遠延長瞰視也歷城門也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向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岸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翰曰迅風喻馳去令暴急也飛塵喻將仕者皆聲擾擾游宦子營營市井人濟曰言游宦子向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此馳競之皃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良曰謂遠仕者金印也利謂利祿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惜春序亦時臨年謝吝惜也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向曰尊貴賢大也照灼盛勢也隱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勢孤賤則長與蔽役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翰曰端正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

也歎恨之深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朓所居之東田

慼慼苦無悰 在冬 攜手共行樂 良曰慼慼憂歎皃悰亦樂也行樂謂游東田 尋雲陟累榭 隨山望菌閣 銑曰陟升累重也臺上有木曰榭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 遠樹曖阡阡 生煙紛漠漠 向曰曖不明白阡阡茂美皃紛紛漠漠布散也 魚戲新荷動 鳥散餘花落 不對芳春酒 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曰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惆悵此言不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荊州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氛氳若香煙也翰淹詩言己乃和王詩此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 淮南好丹經 翰曰抱朴子云九轉神丹在鼎中廣成子上記仙人當可愛此神丹也淮南王劉安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授以丹經 此山具鸞鶴 往古盡仙靈 銑曰此山所有仙靈之處故有鸞鶴也鶴纓謂鸞鶴之山故云具鸞鶴只仙靈所出王來也 琪草正翕絕 玉樹信葱青 翰曰琪草玉樹言山草木之茂葱青盛皃 絳氣下縈薄 白雲上杳冥 翰曰絳氣赤氣也縈薄迫也向曰杳冥深幽皃 煙中坐瞰蜿虹 俛伏視流星 濟曰中坐山半也俛下也瞰視蜿虹下視流星言山之高 不尋遐怪

極則知耳目𧫴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此山者則知𧫴其耳目極盡也日落長沙渚曾陰万里生銑曰長沙地名曾重也言山高而陰遠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向曰藉蘭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以意素多蘊風默然含情方學松栢隱羞逐市井名翰曰隱幽隱也奉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濟曰後旌後車也光誦謂建平王首篇也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

沈休文向曰宋西陽王子尚

靈山紀地德險峭資岳靈銑曰紀猶表也資猶因也終南表秦觀少室迩王城向曰終南山為秦宮觀之守義表少室山近周王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向曰鳳翔喻宋王於淮海以衿帶之固乃在違是業焉稱神者美言之野外曰坰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濟曰紛山壯北故云北阜阜木叢生曰薄杳深也葱青茂盛皃木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也合沓共隱天銑曰合沓高大皃嶔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參差分相望鬱律構丹巘魚偃崚盧登嶒在登起青嶂向曰鬱律直上皃山勢形曰巘言構成此形峻嶒重皃山横曰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翰曰九疑山名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良曰即事山中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山中咸可悅賞

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其三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多値息心

侶結架山之足向曰大灌頂經云息心達本源故号為山門侶徒侶也架造廬也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

曲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与澗水俱流四禪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禪之人隱此山巖之曲窈冥終

不見蕭條何所欲向曰窈冥深遠皃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无所可欲而近於道所願從之游寸心

於此足其四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濟曰君王則山陽王也羽旆旌類崇高基謂鍾山也白雲

隨玉趾青霞雜桂旗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雲霞隨其足桂旗〻名其旗与青霞相雜淹留訪五

藥顧步佇三芝向曰五藥謂草木蟲石穀也三芝〻〻靈芝之內芝之於焉仰鑣級苗駕歲暮以終期

其五翰曰歲暮猶老也言已於此仰奉王之鑣駕及老終期隱於此也

宿東園一首五言濟曰休文家園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鬪雞東郊道潘安仁詩云采樵往東路東郊豈異昔

聊可閑余步銑曰閑緩也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向曰阡道也盤紆交互皆曲屈之皃槿

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翰曰以槿作籬以荆為扉樹頂鳴風飆草根積霜露

驚麏去不息征馬時相顧濟曰飆疾風也麏鹿草中茅棟嘯愁鴟平岡走

寒兎久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良曰曾重阜山也 飛光忽我遒豈止歲云暮 銑曰飛光月光也遒迫也日月迫落豈止歲暮而已老將及我不得游於斯也 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 向曰魏文詩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未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与我一九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躰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頹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也齡年也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翰曰休文游道士沈恭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也恢大也 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良曰充滿也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銑曰銳盡也三山蓬來方丈瀛洲也九霄九天 仙人所居處也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向曰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 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翰曰皆謂秦漢之主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銑曰余約自稱也須求豐大也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 濟曰山横曰嶂 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向曰濯滌也寒水秋水也 所累去非外物爲念在玄空 翰曰玄空道也言我游此超然自得不爲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生故朋來握此食之鴻鳥名仙者以爲駕故賓至則相与乘也 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

嵩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謂倒景言我一舉而升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求道也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銑曰賞心客謂与我賞此之友人歲暮謂年老也言及老与爾同此事

古意酬到長史漑古艾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

徐敬業向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悱字敬業少有才名為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漑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悱故悱報也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猶警策也抵猶拒也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濟曰此江即岷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皃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谷表裏窮形勝衿帶盡巖巒良曰岩亦山也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脩篁壯下屬之欲危樓峻上干銑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向曰陴城上女墻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金溝朝灞滻產甬通道入鴛鸞翰曰金溝之水入灞滻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于為道鴛鸞殿名皆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言見鮮騖華轂汗馬躍銀鞍良曰鮮新騖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鞍用銀以飾鞍言見城中市騎若此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濟曰負持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用自言少年時壯氣志操既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銑曰漢將竇憲破匈奴於稽落登燕然山刻石記其功德悱言我心懷於此閑思為將王元謂隗囂曰

請以一丸之泥東封函谷關言我思欲開此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向曰漢時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礼軍霸上文帝親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非言我不能如劉礼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笑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翰曰李廣与衛青代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无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奇謂无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為侯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激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阮嗣宗良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皃瓌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為尚書郎步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記人情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无故措之情逐勢利而闕其解詞實謂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濟曰夜中謂昏乱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以自慰其心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銑曰帷帳鑒照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翔鳥鷙鳥好迴飛以比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濟曰江妃二女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也翔行也婉孌美皃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良曰猗靡相思不相忘者情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餙成此文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銑曰言美皃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因此容皃

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轉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自脩芳香之行膏沐行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難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雨不謂日出亦猶本期輔弼不謂篡集也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銑曰荊杞喻姦臣言因魏室陵遲姦臣是生姦臣則晉文王也驅馬捨之去去上西山趾銑曰西山伯夷叔齊隱処也趾山足也言晉无始終不及夷齊故上西山也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向曰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自傷生之詞也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濟曰繁華喻人美盛如春華也繁華子安陵君纏得寵於恭王王與備王曰我千歲後子誰與樂泣曰大王万歲後臣願得為殉王封之三百户龍陽君得幸於魏王王与共船而釣乃泣曰臣釣得大魚而棄前所得小魚今四海美人甚多臣亦猶所得魚也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於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良曰夭夭美兒灼灼明兒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万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万物言

此二人似屈折曲事君有如此者秋殺也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向曰昔夜也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翰曰此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丹青著明誓千載不相忘濟曰誓約如丹青之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良曰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涉流沙兮九夷服天馬來兮從牙章經千里兮循東道言天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万事不定春秋非有就富貴焉常保銑曰春秋相代謂首之時而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向曰春露秋霜相亙以相代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前貞正之士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濟曰阿曲翳羽蔽也但見丘墓松柏飛鳥往來而已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歎息也辛酸鼻也毒病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上蔡人度楚不足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

蘇子蘇秦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而得仁誰復為之嗟矣銑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栢而懷李公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牀帷者傷時政迫促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也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良曰言此心死所告訴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濟曰微風喻魏將滅教令微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逆亂知時者言我亦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良曰漢都咸陽也成帝趙飛鷰武帝李夫人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向曰晉文王何內人故託稱三河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遊樂於魏都之中及魏室衰暮皆去而望晉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翰曰季良謂魏王曰臣見一人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何為北面此非楚之道曰吾馬良吾用多吾御者善此數者雖良去楚逾遠縱黃金百鎰貧用甚多豈可供其失路之費也喻人素有惡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中義行尽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民從其買賓客連畛

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曜日嘉賓邵平之客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患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詞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翰曰薇菜也可食之采薇士則夷齊也嘉樹謂嘉美之樹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良曰良辰謂和平也凝霜霑衣衿以喻前衰代言和平之時今在何處而使我衰代及人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銑曰風振雲陰喻篡臣專權而冒上鳴鴈飛南征鶗啼鴂決發哀音向曰鳴鴈飛征喻賢人遠去鶗鴂哀音喻小人讒佞鶗鴂鳥鳴則百草不香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翰曰商秋之聲也草木周素猶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猶女發白執政是用傷我心矣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濟曰褐布衣珠玉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開都臨四野登高有所思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所思謂思古之君子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銑曰言自古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叫今自嗤向曰羨門子古仙人也乃悟羨

門輕舉而我負累所以自嗤安可嗤笑也籍憂於生理故以此詞自釋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翰曰蓬池池名大梁古梁城名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濟曰洪大莽莽章也茫茫廣大皃走獸交橫馳飛鳥自隨翔銑曰喻亂時人怖懼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鶉火次星也日月相望十五十六日也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向曰朔北也寒霜喻姦臣之害人者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翰曰代多邪佞故我无疇匹而俯仰悲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憔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銑曰三旬謂六月之旬欲入於秋也喻魏之末權移於晉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向曰喻魏尚有餘德逶迤長遠也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翰曰差馳言相次而奔馳也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濟曰忉怛憂傷也言莫我知莫知我也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良曰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喻晉篡魏而別離也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曰頹日喻魏也尚有餘德及人迴風喻晉武四壁喻大臣寒鳥喻小臣也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向曰周周鳥名重頭屈尾欲飲

河豚浴留頭常銜鳥羽然後得飲有比肩獸曰蛩蛩能擇美草距虛負之而走以喻君臣相須而濟有智不如恭此如何當路子磬
折忘所歸翰曰當路子喻大臣也皆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之道豈為夸苦瓜與名憔悴使心
悲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之地使我憔悴而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
游四海中路將安歸濟曰燕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其要安於爵祿不能與賢才盡力於君
而受其黜退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銑曰言人皆趨權臣无与
已同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向曰孤鳥離獸
東南西北喻前下人值乱代皆分散而去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翰曰言思志者與晤舒寫其心晤明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
其音使師涓寫之言時尚其荒淫輕薄游閑子俯仰乍浮沈銑曰代人輕薄承勢與衰而從之捷
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向曰捷徑狹路非正道僶俛亦俯仰也焉見王子喬乘雲
翔鄧林翰曰王子喬古之仙人也鄧林林名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濟曰籍見時代若此
但以全身為上故美矣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良曰湛湛水平皃楓木名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銑曰澤畔曰皐青驪馬也逝去也駸駸驟皃以喻日去之疾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人生非以故感我心緒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鄀考平王都壽春秀士諸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為高唐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灑荒淫之事進諫於君言朝廷之士隨風從流无能如此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良曰朱華喻榮盛莊辛諫楚傾襄王曰黃雀仰棲茂林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慮不知王孫公子飛丸於高林卒為庖鼎之實蔡聖侯與愛妻嬖妾馳騁乎高蔡之中不知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巳以朱絲而見之今君王不以国家為事而盤游雲夢之中豈知穰侯受命於秦王而投我於澠池之外乎於是王愀然變色泣下數行言覩物榮盛後如高蔡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秋懷詩一首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節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向曰嬰羅矧況晏晚也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翰曰奕奕長盛皃爛光皃簫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鴈濟曰簫瑟寥戾皆聲也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閒良曰寒商秋風也曖不明也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銑曰耿介專獨也繁多也展轉反側也宵夜也夷險難

預其示詩伺伏昧前筭銑曰夷平伺申伏屈昧闇筭計也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翰曰
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士傳讚曰長卿慢世越礼自放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欲同其慢世頗悅鄭生偃無取
白衣官濟曰後漢鄭均爲尚書後乞骸謝病帰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身時人号爲白衣尚書言我頗悅鄭生偃息
不欲同其爲白衣官也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賞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染筆於墨而制作文章高臺驟登踐清波時陵亂銑曰驟數也陵乱謂舟嘅
也驚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向曰魄月羲日也言月既缺一月之中无再復圓也日既傾一日之中无
更朝也諭人老不可更少金石終銷毀丹青暫彫煥翰曰皆不能長久也煥光明皃各勉
玄髮歡無貽白首歎濟曰勉勵也玄髮少年也貽遺也白首衰老皃因歌遂成賦聊
用布親串古患反向曰串狎也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与親狎之人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銑曰王隱晉書云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乱關中建每匡政不
從欲迎棄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无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子欲居蠻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无道遂入胡作身乱子如居九夷夷蛮通稱

也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翰曰言平常之人且子寅方之志所在皆可以游樂況乃遭屯

蹇顛沛遇災患平声濟曰而況遭亂代也蹇是災患者而不行乎顛沛借傾覆傷也古人達機兆策

馬游近關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乱蘧伯玉遂行從近關而出言伯玉識機変也策馳游從也咨余沖且

暗抱責守微官銑曰咨嗟沖童也言我猶童稚暗昧之人抱負罪責守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官也潛圖密

已構成此禍福端向曰謂趙王倫謀乱已散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去禍福端構就也恢恢六合間

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濟曰恢恢寬大皃四方上下為六合紘綱轡網索

也言趙王倫綱捕忠良將以害之使投足無處松柏隆冬瘁悴然後知歲寒銑曰言歲寒能瘁松

栢時乱則害忠良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向曰言出路險過太行之山眞僞因事

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良曰引大分欲以抑其情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嬌憐女惻惻心中酸濟曰酸苦酸痛也

二子棄遺念皆遘其凶殘銑曰言毋亦不免故六弃二子若遺遘遇殘賊也不惜一身死惟

此如循環向曰惟思此若循連環而无窮執紙五情塞揮毫涕汍瀾翰曰揮奮也

汍瀾涕流皃

文選卷第十一

文選卷第十二　詩丙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一首　張孟陽七哀詩一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彥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答上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答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幽憤詩一首四言　嵇叔夜向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冤心者人莫能見明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濟曰祜福造成也叔夜少失父哀煢靡識越在襁褓銑曰煢獨靡無被衣也襁褓束襆嬰兒衣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翰曰肆縱姐嬌也怙母兄之慈縱而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傅爰及冠帶馮寵自放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冠帶冠也依馮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濟曰抗舉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直任其所尚之志託好老莊賤物貴身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官寶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守樸守其質樸柔素全真謂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養其質以全眞性

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子玉之敗，屢增惟塵。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兄巽烝通安妻巽爲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今尹子文舉之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比意所以責呂巽有穢行大將軍用爲長史是不知人亦如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會爲小人也屢增者言當朝此類多矣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已。銑曰大人天子也弘大也言天子能含其天道包藏垢穢懷納諸恥謂不容臣下之過欲使左右名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而使無辜獲罪僻邪也惟此褊必心，顯明臧否平鄙。感悟思愆，怛若創痏。于軌向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愆過也怛痛創傷痏割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戾而貪語以思其過痛如割傷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良曰康自謂少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譖之言沸出衆所龍也騰起也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傷害於物何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昔慙柳惠，今愧孫登。翰曰柳下惠三黜無怨色康今幽憤故慚以孫登當時人也隱居不與人事康見之乃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代今果罹患故愧之內負宿心，外恧女六良朋。向曰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樂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而心愧勲也仰慕嚴鄭，樂道閑居。銑曰嚴君平鄭子眞皆樂道閑居脩身自保與世無營，神氣晏如。翰曰晏如無事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翰曰咨嗟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匪降自天，寔由頑踈。良曰匪非降下寔實也言此罪累非下自天實由我頑踈所致理蔽患結，卒致囹圄。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之道遂使患難結成

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也圄圄獄也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向曰答對獄吏耻爲其所問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遇鄙耻訊問也實

恥訟冤時不我與銑曰恥訟訟冤濫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翰曰沮亂

也言雖義理平直而自明無辜而爲獄吏所辱其神氣志亦亂也澡身滄浪豈云能補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洗身於滄

浪青水豈能補之嗈嗈鳴鴈厲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

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濟曰嗈嗈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時而動

憤恨曾不儔比也康見此鴈鳴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遘遇及也知窮達在命不求苟免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

恭默咎悔不生向曰古人有言謂莊子云爲善無近名也奉時謂隨時恭默也言謹默如此則咎責悔悋不生於身萬石周慎

安親保榮翰曰石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爲萬石君皆居慎謹密安親守榮世務紛紜祗攪予情安樂

必誠乃終利貞濟曰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鄙安樂之時必誠危亡之理乃終其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濟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今志不就懲難思復

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良曰見此患難乃欲懲戒而反復心內病之誠勗將來無爲君子所恥之事不欲其聲音

於時者使聲香著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翰曰將采薇人采薇山曲散髮於巖岫之

間頤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冠髮所拘束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之子建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遍照故云徘徊也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良曰踰過也君者謂夫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濟曰清路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比幽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也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翰曰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銑曰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平協韻良曰象道也豺虎喻前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翰曰荊蠻謂荊州仲宣避難在其中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向曰謂初去帝都之時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良曰因亂殺戮人多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濟曰婦人迴顧聞子泣聲但揮涕而去不復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

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銑曰此說婦人為言時遭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荒未知身死之處棄子草中不能相全棄驅馬而去不忍聽之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向曰淫猶留也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濟曰方並也泝流逆流行也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銑曰謂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本陰今復日暮是增為重陰山脊曰岡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之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濟曰壯盛也此粲自哀之言

七哀詩二首五言　張孟陽翰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後為中書郎稱疾告歸此詩哀人事遷化後詩哀帝室漸衰

北芒何壘壘平高陵有四五向曰北芒山名壘壘重也陵即冢也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音無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文原皆陵名鬱膴膴草木多貌季葉喪亂起賊盜如豺虎良曰葉猶世也毀壞過一抔蒲侯便平房啓幽戶翰曰掬土

世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甚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抔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罹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房冢中室也言其幽暗之戶已開之矣

珠柙音匣離玉體珍寶見剽匹妙虜濟曰珠柙漢家送死之物珠玉為柙言遭發掘已離王躰去躰者貴美之言剽劫虜獲也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向曰園寢陵旁廟也墟丘墉墻也言廟墻皆摧無遺一堵者五板曰堵

蒙蘢荊棘生蹊徑登童豎良曰稚童牧豎也

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先古濟曰蕪穢蔓草之類皆由無人掃除之

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銑曰頹隴頹墳也萌隸下人也言頹墳之處並為耕墾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圃之事

昔為萬乘君今為丘山土翰曰萬乘君天子也

感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承聽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良曰商為秋氣

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翰曰陽鳥春鳥也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

白露朝夜結木落柯條森銑曰露結為霜柴森寒風振声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翰曰朱光日也天道遊北故云馳北陸々道也浮行也忽西沈言其疾沒

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向曰松柏墓丘所生

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禽銑曰比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若孤鳥栖於高桐也肅々謂寒風著枝声也翩々孤鳥皃

仰聽離鴻鳴俯聞蜻音精蛚音列吟良曰蟋蛚蟲名哀人易

感傷觸物增悲心亾隴日已遠纏綿思彌深銑曰亾隴謂其先人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故纏綿謂憂思多哀於因故可思親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翰曰徘徊心不安皃向長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悼亡詩三首五言

潘安仁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良曰荏苒漸盡皃謝去忽疾易故也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長為阻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濟曰言以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剋從此情淹留無益俛仰之間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也僶俛俯仰也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翰曰廬宅也相想也亡者所行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迹銑曰其妻善書翰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著辭迹平生所作之文尚有餘迹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濟曰遺芳謂衣餘香今猶未歇貴挂謂平生翫用之物尚在於壁悵怳如或存周惶忡中驚惕良曰悵怳失志也周章惶懼憂心驚惕然忡憂惕懼也如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翰曰翰林鳥林一林潘安仁自比失耦亦如此也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曰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春風緣隟來晨霤力救承簷滴濟曰隟門隟也霤雨水注引於屋簷而滴下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銑曰盈積久久也庶幾有

時衰莊缶有方猶可擊翰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擊盆而歌惠子恠之莊子曰其本无生其歸无形今歸无形何哭為也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缶可擊瓦器曰缶

皎皎窻中月照我室南端良曰月光入窻又發思也南端者室之正南也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向曰清商涼風也溽濕也言溽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銑曰凜凜涼皃升起也衾被也涼風起比又日以始覺夏衾單也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翰曰纊緜也言豈无重緜人已亡矣誰同歲寒

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濟曰言此時无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牖也輾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良曰輾轉志不安皃簟竹席也竟盡也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向曰委積清塵也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翰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帝甚思之乃令方士致神遂得見其形故安仁嗟其妻无此靈可見其容皃撫衿長歎息不覺涕沾胷沾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銑曰下止也中謂衷心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良曰寢臥興起也言臥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平生所言者也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不哭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此二人妻子死而不哭安仁有哀故上慙心下愧不如古人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向曰悲情不可具紀者言多也命也可柰何長戚自令鄙翰曰死生命也長戚憂也亦是鄙事戚者憂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銑曰曜靈日也天機者言天運動有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淒淒朝
露凝烈烈夕風厲良曰烈烈者急皃厲嚴也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向曰淑美儷耦也潛
翳不可見之念此如昨日誰知巳卒歲濟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歲改服從朝政哀
心寄私制茵幬音籌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翰曰改凶服從朝政之古服哀心不易私存其礼也制礼也茵
褥幬帳也朔月初也望十五日也皆哭臨而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尽衾裳毀撤千載不
復引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尽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衣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服制終也亹亹朞月周戚戚
弥想愍良曰亹亹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也漸進歲月已復年周憂心相痛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向曰
感物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感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也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翰曰駕言謂駕馬言出上於東阜望
其妻墳其思縈紆隱軫而多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濟曰徘徊心不安定也墟亦泉之通名徘徊不忍
去徙倚步踟躕銑曰迁移而立時步而不能進也徙迁移也倚立也踟躕不進皃落葉委埏音延側枯荄帶墳
隅翰曰委積也埏墓道荄草名隅角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向曰煢煢孤皃安何也言孤魂不見於象何知其
有靈與無靈也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良曰投置也遵
奉也非悲哀之情不能自已致心奉於朝命拭其淚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雖則不遠然行尽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謝靈運 翰曰宋武帝子義眞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眺不任社稷。与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迁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向曰曉月發。秉夜行。雲陽朱方並地名。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濟曰悽悲也。泛舟行也。廣大也。古者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岡。連岡平山也。

眷言懷君子。沉痛切中腸。良曰君子謂廬陵王。沉深。切割也。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翰曰君子道消。羣佞在朝也。憤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如故也。凉愁也。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銑曰心与神明期。恒如存也。思接得音之初。于今不忘。

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向曰徂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易為陳跡。而丘陵之間。松柏森然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良曰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季子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国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挂劍於其樹焉。協和也。龔勝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老父弔之曰。嗟乎。薰以香自燒。龔生竟夭矣年。非吾徒也。薰香草也。与薰同。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謂人已亡矣。哀傷徒為。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向曰疑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蔽謂羣邪不協。自見廢亡也。此兩者互有其相妨。

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濟曰考其物理。感國深情。死其是非哉。其所以將土

之端者也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多枉見殺我也今已化滅无形何用追崇爵位空揚虛名舉聲泣已瀝長歎不成章向曰舉聲嗟歎泣已下瀝心志錯亂不成文章言悲之深也

拜陵廟一首五言　顏延年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作此詩於陵置廟故兼言矣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濟曰祀祭祀也光靈祖宗之靈光盛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銑曰塋立也園塋皆墓間道也逮事休命始投迹皆王庭翰曰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陪廁廻天顧朝讌流聖情向曰延年陪廁朝廷之間爲常顧遇朝讌之時皆流聖情優也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良曰服事也言早服事委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失德之時小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不同㓨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銑曰㓨戒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愼其身慙其素積故亦因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運相合爲君臣也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翰曰恩惠將合非由漸漬而進榮之會遇在於君上以禮相逢迎則垂會可致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濟曰夙早也御猶使也守待也言早使臣嚴備淸道之制而君臣朝駕皆入待嚴駐禁城之閒以入朝也束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垌向曰紳帶也西寢殿也延年自述束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垌則陵所也林外曰垌云千

木車車中有臣如延年得伏獻於帝車之上失之言者其哀甚也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无不見也冥漠虛无也葱青草木之色也松風遵路急山煙冒隴生銑曰遵繞也路陵中路隴陵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哀慕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之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旌濟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末上言高祖德音乃紀行於絃管之上千歲託銘於旒旌之中殊帝世遠已同倫化萌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大化流行之萌始也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其老時也延年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揚少帝之朝也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文帝之明德也發軔喪移易歸軫慎崎傾良曰軌路夷平喪失也軫車也言發延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高祖既沒屬遭少帝之難是發路而失平易之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值崎傾之險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五言

謝玄暉翰曰魏武帝作銅雀臺遺令施繐帳朝晡設脯糒之屬向帳作伎樂望吾西陵

繐音歲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翰曰繐細布之踈者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一名井幹樓言致罇酒於帷帳前若平生存時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向曰詎猶不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銑曰芳香也故人悲泣淚濕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嬋媛者牽引也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良曰

玉壐飛林也寂寞虛无也言君王玉壐尚自虛无若此況羣孽安身至輕微何以為久長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

任彦昇 翰曰劉璠梁典云任昉字彦昇樂安人也年四歲誦右詩十篇十六辛秀才中科文章之美冠絕當時昉出義興傳舍哭范僕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翰曰礼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為礼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為法則布瞻仰之賓為國家楨幹 一朝萬化盡循我故人情 向曰一朝死矣方事人道化盡然我故人之情何時忘也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良曰待時謂不仕於齊也屬興運謂梁也言范雲為人之英王佐之任故可待而任也 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生死如一不復變也 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 濟曰遁避孽朝衰災禍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方景也 濬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 向曰王戎字濬仲為吏部尚書得季茂彦為吏部郎戎以礼待之范雲時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与濬仲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雲也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銑曰伊人謂范雲也涇渭二水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雲自有分別殊其源流非我所能揚也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濟曰平生數欲分別不忍決去常必留言笑以遣離情 不忍一晨意千齡萬恨生 其一翰曰一晨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忽然千年永訣方恨是生 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

良曰新詩謂平生所述之文章也及論也後篇巫建詔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向曰方舟濟河有虛舟來觸雖有褊心之人不
怒也言平生相謂嘲謔有相謗亦如虛舟值觸謂嘲謔之類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其二銑曰范侯別雲也與子
別幾辰經塗不盈旬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濟曰不見朕病
顏色改易之[illegible]但思想平生歡樂之事也徒但也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良曰君子有疾撤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
日非君疾病之晨已矣余何歎輟舂哀國均翰曰已矣哀歎也甚也秦丘殁大夫死舂人不相輟舂不食以思平均國家少平均之道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　王仲宣向曰蔡子篤名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作此詩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良曰翼翼飛兒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銑曰徂往戾至也舊國謂子篤本居濟陽也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濟曰舫舟也翩翩行兒逆水上行曰泝流也蔚矣荒
塗時行靡通翰曰蔚草荒蕪兒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行故無通也靡無也慨我懷慕君子所同良曰
慨歎也言我歎而思慕與君子同君子謂子篤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向曰世亂人若別離相阻隔也悠悠遠兒濟岱江
衡邈焉異處銑曰濟水名岱山名子篤所居於此衡山名謂荊州仲宣客在於中邈遠也言兩鄉相遠而異處風流雲散一
別如雨濟曰言此別離各根時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如雨之降不還雲中人生實難願其弗與良曰言人事甚難願
則不遂弃與不遂也瞻望遐路允企伊佇翰曰遐遠允信企举踵望也伊猶惟也烈烈冬日肅肅淒風

向曰烈烈多景也肅肅風急兒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銑曰潛鱗魚也冬寒故潛於泉軒飛兒苟非鴻鵰孰能飛翻濟曰苟非如鵰猛鳥也言且非此鴻鵰誰能飛翻離此亂時之險雖則進慕于患困宣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通宣通也瞻望東路慘愴增歎平翰曰東路謂濟陽率彼江流爰逝靡期銑曰率循爰引逝往靡無言任其波流引往亦無期止君子信誓不遷于時翰曰誓約也言君子當信約宿心無以時險遂有遷移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向曰及与也同官為寮當須堅固生死如一何以贈行言授斯詩良曰授与也忠心孔悼涕淚漣洏濟曰孔甚悼痛也涕淚如彼漣也洏亦淚流也嗟爾君子如何勿思銑曰君子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翰曰士孫文始少有賢才年十五能屬文董卓作亂文始知京師不可居將家屬至荊州後功封澹津亭侯与粲友善文始將就国故贈以此詩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銑曰靡無也夷德滅也我暨其器我友自彼京師良曰暨与也言從京師來此避難宗守蕩失越用遁違濟曰宗守謂国家宗廟所守今則蕩除顛失遠用避違其難也越遠遁避也遷于荊楚在漳之湄濟曰荊楚荊州漳水在焉湄岸也在漳之湄亦克宴起翰曰克能宴安也和通篪直移塤音喧比德車輔銑曰篪竹器塤土器皆樂器吹之者言与文始和通如吹此樂如徇車人為車輔倚矣既度禮義

卒獲笑語良曰度用卒終獲得也庶茲永日無諐音愆厥緒濟曰諐失厥其緒業也雖曰無諐時不我已翰曰已成也言雖无諐時屬喪乱不成我此志也終見別離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銑曰言二人同心離事言別也逝往止住也橫此大江淹彼南汜良曰言文始將離橫度此大江淹南汜汜浦也文始所封潛津在荆州南故也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濟曰我思之既不能及故則坐則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翰曰君子謂文始也悠悠我心薄言慕之向曰悠悠遠皃薄辭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思銑曰人謂古人靡无哲智也言賢智之人无不思之矧伊嬿婉胡不悽而良曰矧况伊惟嬿婉好皃胡何也言天下賢智而无不思况准情好也故不悽愴而助辭也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翰曰離別之後願因晨風之鳥夕往託附表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濟曰瞻仰王室歎其褱慨慨歎声也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向曰良人謂賢人謂文始也言文始在外誰當任天子之官佐任也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翰曰四国為中国也阻限也使爾歸国以為藩屛謂文始之潛津也俾使也爾之歸藩作式下國銑曰式法也下国謂文始所封之国無曰蠻裔不度汝德良曰无以為蠻夷荒裔之国不敬汝德度者也愼爾所之率由嘉則濟曰所之謂之於潛津也率循由用嘉善也龍雖勿用志亦靡忒翰曰潛龍勿用志不可拔也靡无忒差也悠悠澹澧音禮鬱彼唐林向曰悠悠遠也澹澧水名在文始封国唐林地名鬱深遠皃雖則同域邈其逈深良曰同域與荆州同界也邈遠逈獨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銑曰白駒詩篇名刺宣王不能

留賢賢者乗白駒而去箴戒也前時乱不能用其文始也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无絕爾音耗密絕也

贈文叔良一首四言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翩翩者鴻率彼江濵良曰翩翩孤飛皃率循也君子于征爰聘西隣向曰君子謂叔良西鄰益州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翰曰洪渚大江也梁岷蜀二山名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向曰孔甚邈遠勤勞也君子敬始慎爾所主濟曰敬慎其所行謀言必貞錯七路說音稅申輔向曰所謀出之言以正措詞以申往輔之志說詞也貞正也延陵有作僑肹是與翰曰延陵謂季子僑謂子產肸叔向也季子聘鄭見子產如舊識戒之以慎終始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免於難也故絜以此事戒叔良也先民遺跡來世之矩良曰則謂延陵之跡可為來世矩之規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濟曰爾主謂其所主之事迪蹈也亦須蹈知其幾微也探情以華覩著知微向曰華兒也言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兒則明須知其暗幾也視明聽聰靡事不惟濟曰視須明也聽須聰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无惟思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翰曰董褐晉大夫也吳王夫差會晉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晉董褐之力也荷重胡何無安也董褐既荷此重名以解國難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衆不可蓋無尚我言良曰天下衆事不可盡藏无高慢我此言也尚猶高尚也梧宮致辯齊楚構患平声

銑曰楚使聘齊、齊王宴之於梧宮、而齊王有言將必伐楚、使者有辯說、並齊王曰是齊楚爭兵相伐逐構患禍此戒叔良无作辯說以流前事成功有要

在衆思懽向曰要正言成功存正直之節在天下之衆則思懽也人之多忌掩之實難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掩蔽之若能不諱其音實為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瞻彼黒水滔滔其流翰曰黒水梁州分則益州屬焉滔滔流皃江

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滯蒼天今之志若彼信服王命而求自是其美若二国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職不違所戒者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他仇向曰緬遠也鮮少也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帶少能不見留者言皆被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類善自勉也人

誰不勤無厚我憂翰曰言人誰不為国家勤勞當自勗厲无使我為深憂也厚深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銑曰向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之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五言　劉公幹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來視楨疾去後楨賦詩以贈之將不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良曰元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譙国帝之舊鄉也過彼豐沛都與君

共翱翔向曰謂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国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斥逐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衆賓會廣坐明燈熹火其炎光銑曰熹盛皃清歌製

妙聲萬舞在中堂濟曰製作萬大也金罍含甘醴音礼羽觴行無方向曰罍罇也甘醴美酒也

羽觴酒盃為雀形也无方猶无算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翰曰言醉樂忘歸也于時或馬稍息故云大康康安也四

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良曰四牡四馬也誠未央罷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濵翰曰前篇叙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濵畔也自

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卧疾從夏至冬柾与遠踈已十餘旬也弥遠曠踈也常恐游

岱宗不復見故人翰曰岱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

慰我身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來看我疾以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盻叙憂勤濟曰

言來看疾与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盻叙述夏憂協勤勞也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使歸

洛陽故云西鄰也車則帝所乘也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濟曰素葉木葉落也逝者如流水哀

此遂離分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向曰謂君

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翰曰望慕相思結而不解故遺爾此新詩之文則此詩也

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良曰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且所以常存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良曰慨謂感歎也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向曰遑暇

寐卧濡沾翰筆也敍意沾筆謂作文也明燈曜閨中清風凄已寒向曰凄涼貌也白露塗前庭應

門重其關銑曰雁門西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馬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五來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氣皚皚白皃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暉銑曰緹丹黄色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夜也君侯多壯思文雅從橫飛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從橫如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向曰鹵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僶俛俯仰也追猶及也

贈徐幹一首五言濟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銑曰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牆也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云禁言各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之所中情無由宣通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向曰遷移也步出北寺門遥望西苑園向曰寺司也謂楯王司之地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濟曰塘池源流也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銑曰榮木葉也翻翻孤飛皃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良曰乖離也仰視

白日光皦皦高且懸良曰皦皦日光皃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兼燭八紘内物類無頗

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翰曰言日光照燭天下无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失志不得与比於衆物

贈從弟三首五言　濟曰公幹從弟蓋尋究无名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銑曰磷磷水中見石皃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皃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良曰言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翰曰懿美也深澤謂流水中石也此言豈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羞美此出於幽深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皃瑟瑟風聲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堅也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濟曰慘悽寒皃端正謂花色不變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也根竹叢生故通言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向曰猒足也凌上也紫氛天氣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翰曰勤勞也黃雀喻小人言高飛求須豈不勞苦羞與小人羣於勢附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待聖明君也須待也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 銑曰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然歸西山喻時去不可忍也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衆星喻羣小人也繁多也謂文帝不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 志士榮世業小人亦不閑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翰曰志士君子也言小人各有所為我亦聊且於此闇代行游朝闕之間夜行喻君於闇朝也 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銑曰文昌殿名迎風觀名言高如雲起過在天中 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 濟曰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也猋風也風王教令也櫺軒皆𦉪鈎欄也喻教令從下起而犯於上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 向曰小人得志處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動而樹措謂徐幹也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充饑虛皮褐短衣不能堅其體也 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翰曰寶棄謂徐幹也昔者和氏獻玉於楚王以為非王而罪之非和氏之愆言賢才不見用乃君之過 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 銑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己入仕也而今知己皆見棄致則與幹言故云誰不然 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良曰良田膏澤皆比有德言良田雖晚乃不獲若膏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必當見用无以晚歲為意 亮懷璵璠美積久德愈宣 濟曰亮信也言璵璠良玉也信懷良玉之美積久之德道愈通也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翰曰敦重也言榮衰不常有才必達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言

贈丁儀一首 五言

向曰魏志云丁儀字正礼有文才武帝辟以為掾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銑曰喻小人道長使微起也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翰曰依覆除庭也履霜堅冰謂陰謀漸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而上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良曰謂喻陽不和故雲不歸山而霖雨成川澤也雨三日已往為霖 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濟曰霖雨今黍稷委死於田中農夫何所得也 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向曰在貴謂文帝也賤自謂也博廣也言為恩不能廣也 狐白足御冬，焉念無衣客。翰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裘發粟以与飢寒者此喻文帝衣裘自足而不念下人之无衣也 思慕延陵子，寶劒非所惜。濟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寶劒我与尒交亦如之非所愛惜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銑曰義理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一首 五言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良曰王粲在西故起而西游 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向曰求[illegible]王粲无[illegible]粲雖越如川楫无舟楫不可渉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翰曰羲和日御也逝往也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遂使懷百憂。濟曰

宣論謂雨露以喻天子也天子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之周匝令多者思念自還百慮也君子謂王粲也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五言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翰曰函谷關名 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 向曰涇水濁渭水清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銑曰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 善曰員闕闕名出浮雲言高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也泰清天也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翰曰皇佐謂太子丕也揚天子之惠四海賓服故無兵相交也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良曰權家謂兵法言雖愛戰勝而全國為上 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 向曰言己在下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丁王二君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 銑曰丁儀時為右刺揚王粲為侍中儀常怨職卑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為太子粲亦常在家故曰歡自營謂營生也 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翰曰貞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斷怨非忠正之法中和可保信可常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集云於圭城作又云白馬王彪字朱虎武帝子黃初中與任城王俱會京師到洛陽任城王薨後植與白馬王還國

有司以二王歸藩道宜異宿止也意毒恨之蓋以大別不在數日乃自剖與白馬王辭於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翰曰承明門名後宮出入之所逝往也疆謂王所封處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向曰皇邑謂帝都也首陽山名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銑曰伊洛水名

以国命見阻以情如欲濟川無橋梁也 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濟曰汎舟越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東路 顧瞻
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其一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
流潦浩從橫 翰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谷寥廓曠遠也霖雨泥我塗亦比事阻難如之也雨水曰潦浩從橫言其多也鬱蒼茂也 中逵
絕無軌改轍登高岡 良曰逵道軌跡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跡登其高岡而行 脩阪造雲日我
馬玄以黃 其二 向曰脩長造至也言至雲日者阪高也玄黃馬病也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 翰曰鬱紆
紆曲縈也 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 銑曰親愛謂兄弟 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
俱 銑曰本圖相與同往而中間人不能俱去亦志情不同也 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 銑曰鴟梟惡鳥鳴以喻小人豺狼喻惡
獸也害物者衡軛車轂也鳥獸喻小人讒佞在位居官若豺狼於車上當於路衢也謂明君道不許阿至其所止之處 蒼蠅間白黑讒巧令
親疏 翰曰蒼蠅能變白為黑佞人能變善為惡謂文帝之讒疏兄弟如此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其三
翰曰讒人既多紛塞無徑且攬轡而止踟躕不進也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
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 良曰言蟬鳴於我側蕭條寂寞也 歸鳥赴喬林翩翩
厲羽翼 銑曰歸鳥赴高林翩翩飛貌 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 翰曰索求遑暇也 感物傷我
懷撫心長太息 其四 良曰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群居而我獨與兄弟離別感此傷懷而為歎息 太息將何為天命

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向曰同生謂兄弟一往形不歸謂任城王死也孤魂翔故域

靈柩寄京師翰曰翔飛也故域謂任城郡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

亡沒又見身衰沒又過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向曰晞乾也言人在一世若日照朝露其乾在須臾年在桑榆

間影響不能追銑曰言人年衰老若日在桑榆將沒如影響不可追也自顧非金石咄丁兀唶子夜令

心悲其五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唶大聲歎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

里猶比隣翰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鄰而居蓋自勉強之辭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

必同衾幬音疇然後展慇懃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恩愛情長不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必共被同帳然後申慇勤之被

幬帳也憂思成疾疢音趂無乃兒女仁向曰甚憂思成其疾疢乃兒女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倉卒骨

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銑曰然而倉卒分離復有死者能不懷苦辛之心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

疑向曰言命壽考不可信使人疑之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翰曰託志虛無求列仙之人道赤松子久來誑欺之詐變

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濟曰倏忽變故當在須臾百年之生誰能復持離別永無會執手

將何時良曰吉凶難知執手敘情復將何時也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銑曰王謂白馬王也玉體謂身也美

言之故曰玉黃髮期謂壽考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向曰即猶就也援猶引也

贈丁翼二首五言翰曰丁翼字敬禮以有才姿博學為黄門郎植贈此詩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厨銑曰豐美膳食也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良曰隅城角也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济曰秦女善秦箏秦在西故云西氣齊女善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向曰肴膳觴酒也言不虛歸反无餘者必盡之也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翰曰言皆獨親狎異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之出明珠甚多矣君子義休待小人德無儲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小人無德則不能儲畜發於辭色以自為大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济曰須待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能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翰曰滔蕩大兒固堅也而時俗之人多所拘束小節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元為時儒之教以自拘促其志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　嵆叔夜銑曰康之從弟秀才入軍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翰曰閑習也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左攬繁弱右接忘歸翰曰繁弱弓名忘歸矢名風馳電逝躡影追飛向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電之速躡影謂捕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言疾也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凌厲上人展也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济曰仇匹載乘也好匹則秀才也南凌

長阜北厲清渠銑曰阜山厲越也仰落鷩鴻俯引淵魚銑曰謂行軍田獵盤于游田其樂只且子余良曰盤猶樂也只且助辭也輕車迅邁息彼長林良曰迅疾邁行也春木載榮布葉垂陰良曰載則也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濟曰谷風春風習習風和皃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向曰咬咬鳥聲疇匹也亦如我之思人感悟馳情思我所欽濟曰欽敬也思我所敬謂秀才也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翰曰浩浩水流皃洪大也近國之地曰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向曰萋萋盛皃奮舒魚龍瀺灂士咸士角山鳥羣飛向曰瀺灂魚龍游水声駕言游之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銑曰良朋謂秀才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愴然而悲之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銑曰息歇徒於蘭圃園秣飼也華山山名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翰曰流磻箭鏃也綸釣絲也流磻平皐之澤垂釣於長川謂覃自恣而漁獵也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翰曰五絃琴也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良曰太玄大道也嘉彼釣叟得魚忘筌濟曰叟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道也言与秀才亦相与得意忘言筌引魚者郢人逝矣誰与盡言向曰郢人善奎者匠石善運斤二人自相知其道至妙而郢人以泥漫其鼻使匠石以斤斲去其泥而郢人信其妙道斲之泥盡去而鼻不傷此道之至妙今秀才与我得妙道相信如此今將往矣誰可与盡言情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音閨組帳高褰良曰袿衣裾也組所以繫帳者褰舉也旨酒盈罇莫与交歡翰曰旨美也莫与交歡謂秀才不在此也鳴琴在御誰与鼓彈濟曰御用也鼓亦彈也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向曰仰慕秀才同趣則相美如蘭之馨佳人不存能不永歎平銑曰佳人謂秀才

贈山濤一首 五言

司馬紹統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為散騎侍郎初山濤為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向曰椅桐中為琴瑟此紹統自託上陵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良曰椅桐樹上入於青雲下臨深谷亦不安也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濟曰孤危謂生在幽遠之地余足居寄足之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翰曰銑曰也語助辭言昔々已來植育於朝陽之和氣而傾枝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棲有德者言有德藏器於身待時而入亭曰鸞鷟鳳也鸞亦鳳也此通言之也今者絕世用倥口貢傯子貢見迫束翰曰今者絕於代人所用常在孤危之地故常困迫向亦坊豈不安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録向曰匠人不知我材伯牙不相顧師曠不知我音亦不收録言堪為琴瑟無用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濟曰木不絕所人才隔於不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喻比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冉冉三光遲逝者一何速良曰冉冉漸進兒三光日月星言漸往也駛小時之往者一何速誠歎悲不及時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翰曰劍謂智略之者不定無之而行躑躅不進兒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銑曰孔子

歎逝川云不舍晝夜逝者如斯故感此艮年命短促志宜從仕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向曰下和知玉於若濤隱於幽冥雖有美玉之璞誰證之也人雖有良才无推難以進也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翰曰言託神龍以喻山濤欲使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其光暉以相照燭鍾山有燭龍能照其万物

荅何劭二首五言

張茂先良曰何劭所贈華詩此詩之下是也贈荅之躰則當為先今以荅為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向曰吏道謂理人之道也迫逼迫也窘急也自謂拘束無暇也纓緌儒誰為徽纆文憲焉可踰翰曰纓冠纓也緌所以繫纓冠者徽纆並糾繩之類憲法憲也踰越也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銑曰恬曠閑暇也煩促急迫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良曰貽遺娛樂也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濟曰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詩括雅之氣如灑清風煥爛又若春華布也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向曰同寮寀同官也比園廬謂並宅也衰疾近殆辱庶幾並懸輿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將欲庶幾以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輿車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銑曰散髮言不為冠所束也重陰木林之陰策杖相抱於清渠之上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直由魚向曰屬傾也儵小魚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良曰餘日謂殘年也桑榆日晚亦比年老之稱

洪鈞陶萬類大塊禀羣生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万物也大塊自然也言万物皆造化所作羣生禀自然而成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緩躁急也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濟曰有識自三十歲立之後本謂志不在馳逐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良曰恬虛謂閑暇也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翰曰忝辱君禄愧荷天子以才位輕重且過任又年將衰暮矣故云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國家以我為任重道遠苦智淺短不當其人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輕常不就也責求也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謂此言明且清也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翰曰負擔也小人之事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人為君子之事雖以安之故華自譏比小人居重位為我戒也惕猶懼也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向曰貺賜誠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其詩令使華傾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篇然何劭所贈是啟發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朝廷尚未即隱遁是違其情

贈張華一首五言　何敬祖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安望甚長者博學多聞善屬文為太子師與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向曰謝去懸象日月也迭遞也卷舒猶往來也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銑曰與節俱至也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濟曰敷布也春水初泮故泉涌可臨翫嘉木布其華也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劭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爵廣武侯故曰廣武廬宅也既

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良曰華好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无也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辜向曰理俗在簡約即儉之道焉辜寺皆居樹塞門也鎮理也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銑曰昔曹運官今復並君也擬庶若之通言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翰曰偕俱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濟曰爵酒盃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緩步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向曰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

贈馮文羆遷斥昌校丘令一首四言　陸士衡翰曰文羆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故贈以此詩

於音烏皇聖代時文惟晉銑曰於美也言美哉聖王承代所有文德以和天下者惟我晉道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良曰黎衆也獻賢也閶闔既闢承華再建濟曰閶闔天門也謂開闢也言弘受命又云天子之門開以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向曰明明天子在上謂天子能集用俊彥在於左右惟辟也奕奕馮生哲問允迪翰曰奕奕美盛皃馮生則文羆也哲智允信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行為天子洗馬天保定子靡德不鑠良曰保安靡無鑠銷也言天之安定子之道無德不銷子則馮生也遵彼承華其容灼灼濟曰遵奉也承華太子所居門言文羆奉太子之容光也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銑曰邁遠行玄美曠大矯舉崇高邈遠也言所行心事美大奇志高遠也嗟我人斯戢翼江潭向曰斯謂馮也戢斂也如鳥之斂翼於江潭馮羆吳人故云比也有命集止翻飛內

南翰曰天子有命集止於帝京翻飛往南而來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良曰知鳥出於幽谷之中相与同林謂上衡亦為洗馬
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銑曰交映謂相明也遺物識心謂得意忘言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頍
丘弭者弁千載一彈濟曰頍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聖人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与交情如此今我
與子曠世齊歡翰曰曠遠也言我与文羆遠齊王貢之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翰曰金石至堅也言交情
之堅利又能割斷金石言取其也惠美也言相美之氣如秋蘭之香群黎未綏帝用勤止向曰群黎百姓也綏安勤勞止辭也我求
明德肆于百里銑曰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於百里之職謂為縣令也會爾諧俾民是紀濟曰
皆比也諧和也尔謂馮君俾使也言羣子皆云
羆可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向曰徂往也乃
眷北往謂斥丘在北對答闡揚天子之美祉美也疇昔之游好合纏縣良曰纏縣亦纏借日未洽亦既
三年翰曰借日假日也洽猶近也言王事无暇常假日而游尚未為足亦已三年居陪華幄出從朱輪銑曰居謂常在朝出謂陪
侍天子華帷幄坐帳胡翠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向曰方并也駢馬鑣言常相与並轡齊鑣連迹而又
同塵也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良曰之子謂文羆也既命謂奉帝命出於斥丘四牡四馬駕車也項領大項上也遵塗遠
蹈騰軌高騁翰曰騰馳行也軼踊雅馳也慶雲扶質清風承景良曰景影也言如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
言疾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良曰邁行永長也否泰有殊窮達有違良曰將陸公免官居家欲

云殊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翰曰与子少壯時同官故云春華今已俱老亦有光暉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銑曰逝往陟升朔北垂邊也言遇公既往將離去我升彼北邊謂午丘也非子之念心孰為悲其八向曰非子交親使我思念則我心誰能使悲

答賈謐一首 四言并序

余昔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向曰賈謐任散騎常侍侍太子也謐食封於魯余出補吳王郎中令、銑曰吳王武帝子封於吳郎中令王府官名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翰曰伊惟肇始也有皇謂三皇黎蒸衆庶也先天創物、景命是膺、翰曰先猶導也剏始景大膺當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大命是當乃為人主降及羣后、迭毀迭興、翰曰降下羣后衆君迭遞毀亡也三皇之下衆君迭有興亡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其一翰曰邈遠也崇替亦猶興亡也在漢之季、皇綱幅裂、濟曰季末也皇家綱紀如帛幅分裂謂其羣雄分其土地火辰匿暉、金虎曜質、濟曰匿藏也火辰心星其光明天下和諧則天下喪乱昴西方白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入昴昴金虎相薄則有乱兵故火辰藏暉金虎曜質謂漢乱也雄臣馳騖、義夫赴節、濟曰英雄之臣馳走天下義勇之夫赴其忠節將救王室也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

動用干戈以謀匡救王室也埤動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平向曰靡無泯平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平向曰墜落曾則也言漢室衰微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向曰皇天乃眷曹操劉備孫權三哲使理天下之人俾使乂理也啓土雖難改物承天其三良曰三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制承奉天命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向曰爰於即就宮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吳實龍飛劉亦岳立良曰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劉劉備也岳立言如四岳諸侯之立也云吳實龍飛首主衡吳人故有尊吳尚意不忘本也干戈載揚俎豆載戢良曰[illegible]揚舉[illegible]也俎豆禮器也言天下盛爭干戈不暇尚禮也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其四銑曰言所玩但為凱樂之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天厭霸德黃祖告釁許覲銑曰霸謂魏也魏土德故曰黃祖言天厭魏王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萌也獄訟違魏謳歌適晉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直追德皆違去於魏而之於晉也適之也陳留歸蕃我皇登禪[illegible]禪位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蕃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銑曰庸岷蜀也三江吳也稽顙改獻謂歸晉為臣赫矣隆晉奄宅率土向曰赫矣皆盛美皃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向曰言對荅揚奉天人之事有其次於此福矣秩次斯此祜福也惟公太宰光翼二祖翰曰太宰賈充諡文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充為右長史及武帝即位公以為太宰云二祖光翼謂光為輔弼也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良曰謐由胄謂長子即謐也纂繼戎大也武帝封謐為魯公故云繼大於魯東朝既建淑問峩峩良曰太子既立天[illegible]其[illegible]亦[illegible]大子也建立淑美問聞也峩峩高貌我求明德

濟同以和向曰我謂太子也言與太子求明德之人以濟王事同心而和穆也魯公戾止衮服委平蛇徒何銑曰言賈
謐至此衣冠委虵委蛇美允戾至也衮服謂衣冠也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翰曰媚愛也言謐思愛太子高步於承華門也皇儲
太子也昔我逮茲時惟下僚翰曰逮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云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銑曰棲遲遊息
也同林謂同事太子異條謂謐先貴也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濟曰謐少機老故曰年殊相與為友故曰志比爵秩各異故曰服舛
志相善故曰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良曰踰越也言同游經越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祗承皇命出
納無違向曰祗猶敬也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向曰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
子宮也升降秘閣我服載暉翰曰秘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
良曰誰云非懼者仰敬天子之明威也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銑曰分別則易集會則難念昔良遊茲焉永
歎平向曰比重來出郎中令在吳時相思也公之云感貽此音翰平濟曰魯公感此分別之事貴遺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蔚
彼高藻如玉如蘭其十翰曰蔚歎美也藻文也魯公高文如玉之美如蘭之芳惟漢有木曾不踰境
惟南有金萬邦作詠向曰江漢有木謂橘也言度此則為枳故云不踰境此言物之有變質人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不銷故万国
作詠也盖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易也謐贈詩戒士衡無為變志故也故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也故以金荅也民之胥好狷音絹狂厲
聖銑曰胥相也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善人也言謐之相好贈我以言相戒使我修[illegible]之心厲以作聖人之道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其十一翰曰儀形在昔謂以古之道相戒勖我聞子之命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五言良曰承明亭名機從吳入洛与弟士龍別於長林亭作詩与士龍述相思之意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濟曰嬰纒也駕言謂駕車馬出游也徂往征行也飲餞豈他族親戚弟與兄婉孌居人思紆鬱游子情良曰婉孌深思皃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皃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銑曰明發初曉時也言將行遺亡其安寐乃寤覺寤而起淚下而交於纓也纓衣領也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翰曰長林万始並亭名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良曰佇立眄看其遐遠景影也言揮袂与士龍為別循立看其景影玩聽其餘語之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銑曰南謂弟也北邁自謂也憩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名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上協韻翰曰言永安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棄予也軌跡也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向曰俯仰於林薄之間但有悲懷悽慷慨為歎含辛苦酸痛楚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濟曰言懷思往時之歡絕其端也哀來則憂心成其乱緒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邑已翛然不能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翛舒翮謂如鳥分飛翛然不進飛飛我不能進行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翰曰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向曰大火南方星也貞正也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氣也熙熾也自南者則南方為夏望

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良曰望舒月御也畢星西方宿故云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陰而為帶離著也屏翳雨師也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銑曰淒寒迕逆也為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日雨為霖也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濟曰輕羽毛扇也衾被也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感物百憂生纏緜自相尋翰曰感此風雨迕序遂生百憂也纏緜思亂皃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良曰蕭牆隙落之牆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向曰託寄也声音謂信命往來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朝游游曾城夕息旋直廬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迅雷中霄激驚電光夜舒翰曰霄夜也激震也電光夜中布於目前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良曰拖曳也綺疏綺琢窗也豐注溢脩霤黃潦浸階除銑曰豐多也注雨水也脩高也黃潦雨水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簷之霤黃潦又浸於階庭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向曰結不解言雲不開也衢道也沉稼湮梁潁流民泝荊徐銑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潁二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流散之人泝水上於荊徐二州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国多水今此尚為沈湮則懼彼已為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五言翰曰晉百官名云顧秘字公真為交州刺史士衡思之故贈此詩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向曰肅嚴邁遠也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銑曰

公眞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畓即交趾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良曰伐擊也五嶺交趾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彼求夷之地有軍矣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不在大國小亦可為之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也大海如縈帶亦言度不難也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銑曰言惆悵瞻公眞之駕引領望其歸旆冀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也

贈從兄車騎一首五言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林藪而況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銑曰翩翩旅游之皃髣髴谷水陽婉孌崐山陰濟曰髣髴似見不明之皃婉孌好皃谷水崐山並吳地山水思之髣髴若見其在於目前故婉孌存思皃水北曰陽山北曰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銑曰營魄心府閒也言心府魂魄懷於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良曰無安豫之志欽敬也所欽謂兄也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朋人東西難不教所以使我怨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向曰忘歸草謂萱草言以其各忘憂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翰曰謂此言不虛也思侶之鳥且有悲声況人豈无之也

荅張士然一首五言良曰孫盛晉陽秋云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与士衡友善機從駕游士然贈詩故有此荅

契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向曰路升嶮高玄深也終朝理文案薄暮遑眠銑曰遑暇也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翰曰此機從駕出巡祭祀致敬於神祈年豐也逍遥春王圃躑躅千畝田濟曰時晉有春王圃天子游焉逍遥閑樂見躑躅進行見時天子藉田躬推千畝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銑曰迴渠謂曲渠也東西為陌南北為阡扶者言小徑阡上若從下扶持而上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銑曰垂穎穀穗顛樹梢也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泉向曰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言慕也慼慼多遠念行行遂成篇良曰慼慼憂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翰曰悠悠遠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濟曰緇黑也言塵土染衣黑也僶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向曰悼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隆思亂心曲沈歡滯不起良曰隆繫也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沈滯而不起歡沈難克興心亂誰為理銑曰亂情可與理者也願假歸鴻翼翻飛游江汜翰曰假借也汜水名言歡沈難起心亂雖理莫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涯以見所思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向曰此詩代荅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闥深閨也借問歎何為佳人渺天末翰曰婦自借問以發詩情佳人則彥先也渺然極望若在[illegible]天末畔蓋思遠也游宦久不歸山川脩且

闊良曰游宦于仕於中期脩長也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絶參商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離合非有常譬彼絃與筈苦括切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絃与箭筈斷若絃乃釋遠去也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翰曰金石謂堅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飢渴思飲食也

贈馮文羆一首五言翰曰文羆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良曰承華太子所居士衡与文羆同為洗馬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銑曰如鳥拊翼同栖於枝條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向曰故林太子宮言尚為洗馬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則思文羆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翰曰軫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黃河之南也大河黃河也陰謂河南斥丘所在也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向曰朔北也悠悠遠皃迴隔也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良曰臨川結謂水声相感志節之士多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銑曰贈佩玉垂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之也今愧无此物而以善戒之以代兼金兼金好金訴猶戒也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翰曰夫子謂文羆也茂美猷德也言夫子有美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

贈弟士龍一首五言

行矣怨路長惄溺焉傷別促向曰惄憂心也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

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翰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家不游如東止之山岳也峙止也慷慨逝言

感徘徊居情育濟曰慷慨歎息往者之言多感衡自謂也徘徊懷戀居人之志情生謂陸士龍育生也安得攜手俱

契闊成騑非服翰曰具同也騑服之馬常相隨顧與兄弟雖契闊常相同也

文選卷第十二

文選卷第十三　　詩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贈荅下

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成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酬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四言　潘安仁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与之同官兼言離別勸戒之事

肇自初創二儀烟熅於云銑曰肇始也初創猶草創也二儀天地也烟熅元氣也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翰曰粵於也伏羲古帝王也八象八卦也言伏羲始為君結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文字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一濟曰芒芒寬廣貌九有九州也區域猶都邑也言都邑自此分神農更王軒轅承紀良曰神農役而黃帝承其統紀畫野離疆爰封眾子向曰言分別州土疆界以封眾子也眾子謂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夏殷既襲宗周繼祀向曰襲因也言殷因於夏而周繼之商曰祀也緜緜瓜瓞從結六國互峙其二翰曰緜緜不絕皃瓜瓞瓜蔓也

言六国如瓜剖之引之分而立也疆秦兼并吞滅四隅濟曰疆暴也秦兼六国四方也子嬰面櫬漢祖膺符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輿櫬降漢祖漢祖乃應符運也櫬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靈獻微弱在涅則渝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也獻帝所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銑曰三雄魏曹操蜀劉備吳孫權啓開也南吳伊何僭號稱王翰曰孫權僭稱帝号大晉統天仁風遐揚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偽孫銜璧奉土歸疆良曰偽孫謂皓銜璧而降奉国土歸我晉之封疆也銜璧者国主降者親奉於君面縛以奉土也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向曰長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貌言陸機自吳渡江而來亦猶鳳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皐猶載厥聲銑曰鶴鳴九皐之上其声聞於天詩人猶記之載猶記也況廼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翰曰海隅吳也播布旌招賢之節拊奮也宰庭天子之庭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濟曰儲皇副主也言擇任賢良以為左右英英朱鸞來自南岡良曰英英鮮明皃朱鸞鳥瑞鳥也亦喻君子岡山也南岡謂機从南來也曜藻崇政玄冕丹裳向曰曜藻文華也崇政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章於此殿玄冕丹裳大夫之儀服如彼蘭蕙載采其芳其六翰曰載則采取也言陸機如蘭蕙大子則取其道德之芳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帝弟吳王晏出為大將軍以鎮吳機為郎中令故云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良曰機吳人今与吳王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為帝弟之輔弼也或云國官清塗攸失向曰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出為郎中令是失其清官之塗吾

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銑曰吾子謂機也洗然肅敬之皃言雖失清官之塗而逾肅敬自安逸也廟廊惟清俊乂是延向曰乂理延進也廊廟之官惟擇其清俊能理之材是進用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濟曰機從吳王郎中令徵入為尚書郎擢拔也國吳國也言拔應此舉從吳國遷為此官齊轡羣龍光讚納言良曰羣龍喻羣賢也讚明也謂尚書郎與羣賢齊轡以明出納天子之言也優游省闥珥筆華軒其八向曰闥門也華軒殿上亜欄也珥執也言閑豫於省闥執筆殿上以待天子昔余與子繾綣東朝濟曰謐昔為散騎常侍侍東宮機亦為太子洗馬繾綣不離散皃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步米舞韶良曰敬屓也鞞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常以絲竹鼓樂以自嬉娛脩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向曰脩長朗明也逍遙遊往也自我離羣二周于今銑曰謐与機別經二年也于今贈詩時也雖簡其面分著情深翰曰簡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分義之理明于深情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濟曰超謂為尚書郎言子超升貴歡慰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良曰發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好音者謂望機答此詩也欲崇其高必重其層向曰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誡機也立德之柄莫匪安恒銑曰言立德權柄常安守其恒常在南稱甘度北則橙音澄翰曰甘甲木名生之於江南則為芳香種於北地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人亦同是而易郎故引為戒崇子鋒穎不頹不崩濟曰崇高消德鋒穎勿使崩頹也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四言

潘正叔 良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養及父終出仕位至太常卿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昔也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 顯允陸生於今鮮儔 銑曰鮮少也儔匹也言機有明信之德於今少匹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翰曰南海謂吳也清流謂晉也比言鱗翼者皆龍鳳也君子比之故作者單以鱗翼喻事宜以用之也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其一 濟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三墳丘九丘古書也婆娑容与皆遊放之皃

玉以瑜潤隨以光融 良曰瑜玉之美者隨隨侯珠也玉以瑜而溫潤珠以光色而明朗言人加斉亦如之也 乃漸上京羽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向曰漸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言機之文章也 泳之彌廣挹之彌沖 其二 銑曰泳游廣遠挹酌沖深也言游酌道德之源彌覓深遠

崐山何有有瑤有珉 翰曰崐山喻省閣也瑤珉喻君子也言省閣之內所有者皆君子也 及爾同僚具惟近臣 濟曰僚官也正叔等為太子舍人並與機同宮俱為近臣 予涉素秋子登青春 良曰素秋喻老也青春喻年少 愧無老成廁彼日新 其三 向曰正叔自云混元老成人之風而廁列日新之德日新者謂機也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 良曰祁祁衆多之皃大邦謂吳桑梓矣謂吳機之桑梓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 穆穆伊人南國之紀 向曰穆穆美也伊是也紀綱紀也謂美貌人為吳綱紀 帝曰爾諧惟王卿士 銑曰諧和也惟王謂帝弟吳王也卿士即機也 俯僂從命奚恤奚喜 其四 翰曰俯僂曲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 我車既巾我馬既秣 濟曰巾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將行也 星陳夙駕載脂

載轄 良曰星陳夙駕言早發也脂車膏也以滑車也轄車鍵也 婉孌二宮徘徊殿闈醪澄莫饗孰慰

饑渴 具五向曰婉孌徘徊皆顧慕皃二宮謂帝及太子宮也機經任之故正叔眷慕二宮之內醪酒之澄无人饗宴慰我飢渴之情 昔予忝私

貽我蕙蘭 銑曰陸先贈曰詩故云忝私情於伐巾遺我蕙蘭也蕙蘭香草以諭文章之美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翰曰徂往旃之也

寸晷惟寶豈無璵璠 濟曰以喻寶玉也言豈无寶玉不足貴以寸陰可為寶 彼美陸生可與

晤言 良曰言陸机之美可与申暢語之言

贈河陽一首 五言 向曰潘岳為河陽令是臣從父故不言名

密生化單父子奇位東阿 銑曰密子賤子奇並古之宰也單父東阿二邑名二君以風化臨之其邑稱理 桐鄉

建遺烈武城播絃歌 翰曰桐鄉朱仲卿為桐鄉嗇而未于𥚃嗇之邑武成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或以絃歌見式以言喻此岳賢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 濟曰驥良馬也夷平也縱良馬於平路濯潛龍於大波喻得所也 弱冠步鼎

鉉既立宰三河 良曰年二十曰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也言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理也

流聲馥秋蘭擷藻豔春華 向曰馥香擷摘也流其芳声香諭秋蘭發其文藻美於春華 徒美

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銑曰仁義忠信曰天爵公卿大夫曰人爵所美者聰敏仁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 向曰周礼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以為理獄之官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濟曰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夏以喻国也瓊玉衆材以喻羣賢合成於国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喻朝左右首閣也不翼謂龍鳳況君子也言君子皆撫仁義之道翼望天子之左右膏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奴米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照以巳及吳自致銷鑠不辭其勞賢能濟理亦由其人也孰誰也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銑曰王侯謂覬也崇禮門名上前為尚書郎朝夕皆在此門言今厭之迴迹清肅憲臺憲臺郎御史署也蠖屈固小往龍翔廼大來翰曰蠖蟲喻聖人潜隱也龍翔喻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仕小故云小仕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濟曰協合毗輔畢盡讚佐也合心輔於聖代盡力以佐康哉之風

●贈何劭王濟一首五言并序

傅長虞臧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向曰劭襲封朗陵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銑曰俄頃也有頃武子亦任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繾綣書也繾綣猶親密也咸自言恨闇劣弱与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末由礼闕也歷試無效且有家艱濟曰歷試謂歷職言所試無功也遭艱

謂父母憂也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良曰替發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向曰太清天也列宿[illegible]百[illegible]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曜之赫赫大晉朝

明明闢皇闈銑曰赫赫盛皃謂晉朝之盛闢開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賢也五昆既鳳翔王子亦龍飛翰曰五昆謂劭也王子王裕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也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濟曰離之精為焉鳳喻君子也蘭渚比中書省揚謂揚才清風以生光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良曰玉階丹帷皆天子之殿庭金璫綴惠文

煌煌發令姿向曰璫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令善之姿容也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銑曰此榮非我所能及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坻翰曰餌鉤肉也坻河岸也言釣者無餌空守於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己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濟曰傅時出為冀州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違離也違君能無戀

尸素當言歸良曰離君豈能无眷戀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饑向曰蓬蓽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濟曰云補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但

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道為王之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

答傅咸一首 五言

郭泰機 向曰傅咸集序云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進之士數作詩与咸咸報詩怛激切戲之後因咸贈詩故作此荅之

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 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寒女衣者謂巳賤而負美才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杼執之猶有才而不見用 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 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多感 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 良曰衣工謂傅咸也刀尺謂執政事也執其刀尺弃人之寒如遺者也 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 向曰言人不能及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 況復已朝飡曷由知我飢 銑曰朝飡謂咸先食祿也曷何也何由知我飢者刺咸不䘏巳及人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陸士龍 向曰集云爲顧彥先贈婦二首爲婦荅亦二首此是婦荅而云贈婦集者誤也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 濟曰煢煢孤也妖冶美皃粲粲衣服鮮明皃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 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録妻自謂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翰曰遠蒙眷顧言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望至如此者也 浮海難爲水游林難爲觀 銑曰言夫在京所見既麗難爲容態 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 向曰忌畏也晏晚也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木槿花暮落故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皃彼姝謂彼都美人也灼灼盛皃懷春如春華之美 西城

菴雅舞揔章鐃清彈濟曰西城揔章皆出伎樂鳴簫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良曰簫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之一弦故云繞也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入雲漢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徵速猶電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云漢言哀響之遠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銑曰希少讚美也弃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己也玄龍喻時美色言弃不移之心而問美豔之色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濟曰時暮謂老也復何言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見賤也

荅兄機一首五言向曰機自吴王郎中寄詩與雲故有此荅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良曰悠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徂思戀行邁與言在臨觴翰曰邁行也與此思戀之言在臨觴也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銑曰南津北渚謂昔時送別處絶濟無梁皆無橋也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向曰魂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參辰之不相見也商辰星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相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

荅張士然一首五言良曰張士然亞吴後入洛有贈雲雲故荅之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翰曰激急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向曰百城郡也千室謂王室之邑言風俗各異无親善之鄰謂吳漢之異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

域髣髴眼中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豈親也感此懷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戚也靡靡日夜

遠眷眷懷苦辛良曰靡靡行兒眷眷顧之將深也

荅盧諶一首四言并序　劉越石良曰晉書云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靜王之後初為博士永加中為并州刺史与盧諶親善燕子諶琨先辟之後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為匹磾別駕諶有牋及詩与琨故有此荅琨竟為匹磾所害

琨頓首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喜向曰思審則悲閱文則喜若在少壯未嘗撿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所由而至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言少小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不關於心自頃輈張[illegible]困於逆乱家国破亡親友彫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濟曰塊然獨居兒哀謂哀其国家殘敗憤謂憤其賊臣逆乱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良曰排推慘戚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觴破涕以為笑推一世之憂求小時之樂不猶以一

九之藥而欲銷弥年之疾豈可得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宝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良曰郢楚也隨隨侯也和璧明珠雖出隨楚其宝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諶不得獨留於琨处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乱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昔騄驥倚輈於虞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翰曰騄驥古之良馬也輈轅也良樂孫陽也昔有人以驥馬駕塩車馬倚轅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巳馬易得竟為天下駿此喻琨不能知諶而匹磾知之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濟曰百里奚仕虞虞公不用其計而亡後仕秦為大夫而秦国霸言在虞時則愚於秦則智用与不用也今君遇之謂諶見用於匹磾也勗勉也戒令勉力無二心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良曰次次序也琨自言文章久廢无次序也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向曰諶寄詩於琨故亦思琨一反報指意也琨故稱諶意報此一篇言巳詩鹵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是爻之上九也辞云亢龍有悔喻天子運極而有窮厄之災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乱横厲糾紛群妖競逐火

燎神州洪流華域濟曰厲危也羣妖謂劉聰等為乱也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波大水也喻羣賊橫乱競相奔逐如大水燎火之漂焚而為患於其中国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心目其二良曰離離長大皃育育生長皃皇大也哀我大晉宗廟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良曰塗道淫過也天地万物同帰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為福善者亦无徵數令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蘂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匵毀諸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蘂以喻賢良也毒卉喻乱賊也夏落謂賢者失位冬敷謂寇賊橫盛龜玉喻国宝也韞藏也匵匱也国宝在於天子以賢為匵匣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翰曰芻狗草狗也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被文繡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亦猶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故云此談最得其理咨余軟奴乱弱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嘆軟弱不能行負荷家国之事使擭興也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音波良曰愆過釁瑕也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存国孝不能存家見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大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被劉聰所敗遭凶禍而千播也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向曰言喪国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高深也斯釁之深終莫能磨其三銑曰此罪至深不可能磨滅也郁穆舊姻嬿伊典婉新婚濟曰郁穆嬿婉和美皃姻親也舊姻謂与諶父舊相親也新婚与諶如兄弟也詩云嬿婉新婚如兄如弟也不慮其敗唯義是敦裹糧攜弱匍匐星奔良曰慮念也敦勉也謂諶昔不憂敗乱勉力

以詩詩準父拜敖於琅邪用言困而急也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向日

初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亂賊尸壞我家也二族謂琅琊□家俱被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云並根也長慚舊孤求

負冤魂其四劉曜舊久也長恥久若為孤未能復父之讎也是負冤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

條脩罕翰曰亭亭孤貌以喻母無兄弟謂何竹也綠葉柔條言不能茂盛也朝採爾實夕捋括爾竿翠豐

尋逸珠盈椀翰曰採捋皆取也由是多尋長兒言亂也珠桐竹實也言謝道德之多採取盈椀小器自喻也寔消我憂

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憤滿其五良曰言我今爾實用爾實消憂今緩往將去我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庭也虛

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翰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喻段匹磾也秋棘自喻也言謝為匹

磾所右見捐段而去是病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翰曰有鳥喻諶也言昔不

暇休息非桐竹喻賢明之君非棲食喻食祿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翰曰戢斂也東謂幽州也翰高飛也撫羊也言高舉云升

州也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銑曰輟止也廢歡止職□□深也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

以明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良曰賜達諶至也音聲而賞識者所奏其味以殊異而珍重文

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業於神之子謂諶四美音味文言也自諶之往此相知不復至此四美也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

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其六十句曰醪酒也生塵不執玩也啓開也幄帷帳也談賓辯論之賓自諶

之去更不為酒樂害誅之事其於闕我隣近之德也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銑曰段生段匹磾也出幽出於幽谷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復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

旌弓騂騂輿馬翹翹翰曰旌旗也騂騂調弓皃輿車也翹翹遠皃

乃奮長縻是縶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其八濟曰奮振也長縻轡也縶鑣勒也以身祿縻謂使控鑣轡而往也贈子謂贈諶言也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敘懷敘已懷也引領謂延頸望謠而長歌也

重贈盧諶一首五言良曰前詩未盡復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

握中有玄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共在渭濱叟向曰玄璧瑞玉也荊山出玉之山璆美玉也以喻諶也望太公名也叟老也太公隱釣於渭水之濱濱水際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銑曰鄧生鄧禹也激亦感也光武聲河北禹聞之北渡河追上至鄴北禹感光千里來相求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翰曰白登平城傍高山也名濟高祖遭匈奴圍於此用陳平計得出曲逆陳平所封地名入關與項羽會鴻門將謀圖高祖用張良計謀得免留侯良所封地名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濟曰重耳晉文公名也任五賢小白齊桓公名也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仍位任管仲為相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良曰二伯謂文公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管仲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向曰撫枕歎息也數子謂上太公已下也此嘆子能如數子以

靜亂故中夜撫枕歎息想得与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見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无憂若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公時西狩獲之狩獵也宣尼孔子謚号字丘名也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翰曰琨思復晉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歎時節易逝如雲過也浮過也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善曰隕落也秋西方白也銑曰素秋朱實繁花將既不為秋風所摧零也喻已事欲以而晉室覆敗頹傾華蓋車上蓋也駭驚摧折也輈車轅也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謂經亂亦至柔弱

贈劉琨一首四言并序　盧子諒良曰諶在路被劉琨破家將妻子往并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謂琨可以贈此詩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向曰琨于時任并州諶為從事中郎故言故吏也諶禀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銑曰短弱猶劣也罕希任用也言我既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以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之善鳴之分翰曰山木以不材而壽雁以能鳴而全方之於才則闕其不材以之求於鳴則乏其善鳴退不抑余不進不如鶩卷異蘧子愚殊甯生銑曰蘧伯玉有道則仕无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云邦有道則智邦无道則愚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良曰木既不能任不材故時為匠者顧盼鳴鳥以不能鳴則不免充饌以饗賓喻已為段匹磾時盼不免充饌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

候人之譏已彰向曰得蒙接會謂從事中郎也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五臣作[illegible]五年也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讓明之功不能[illegible]有道路譏誚早已彰露大雅含弘量苞山藪銑曰大雅君子謂[illegible]也含弘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包容山藪加以待接

彌優款眷逾曠與去運籌之謀則讌私之歡翰曰優厚也[illegible]待接[illegible]帷幄之謀得[illegible]私宴之樂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濟曰綢繆相親也[illegible]旨意也同骨肉言相親以誠為兄弟也其為知己

古人罔喻良曰言知己之道古人无有比之昔攝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illegible]

意氣之間糜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度[illegible]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吾

太子丹質於秦王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无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

身之日夷險已之銑曰皆日也言日日有情之人[illegible]之日謂專還時也夷平也与也[illegible]事與

願違當暮外役遂去左右收跡府朝蓋本同未異楊朱興哀始素

終玄墨翟垂涕翰曰承暇也外役謂出[illegible]收跡[illegible]當外役[illegible]分飛之際感可歎慨致感

古絲染人[illegible]

之途或迫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illegible]息也言

自古分離事皆然豈獨於今感傷之道有[illegible]何必覩歧路觀素絲而後見傷也歔欷[illegible]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

感存念亡觸物增眷良曰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以增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況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於感也不勝猥濫[illegible]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銑曰猥謙辭也貢獻揄引揚說攄舒也言不勝煩惋心欲獻其詩不足引說大公美之事但舒其所抱縕結而已弘大也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翰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古詩云十五咳唾以喻詩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濟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魚目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魚目此謙辭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也荒恐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向曰濬深哲智也弛解維和伊是順從也惟皇謂晉帝也言晉帝有深智之德紹繼熙興晉日紀舉其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悟而從之三台攜朗四岳增峻其一銑曰三台星名也以喻三公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琨左右得人故又以明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翰曰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弘濟艱難對揚王休濟曰對答若休美也言能大濟艱難之事荅揚王之美命也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其二良曰門曠遠

徵音舜臣也且非且德謂琨与伊陟山甫不盟雖遠於非賤一流又加忠正宣揚帝王之美道也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世其向庶宗謂甲陋之姓遘遇也婚姻諶妹嫁琨弟也若言伊世累世父至了也成古庶夏也言相為好憂樂與廢皆同之諧和契合也誰謂不諧如樂之和合王室喪師私門播遷銑曰王室傾危也長師劉聰破洛陽也播散遷移也謂播散移奔琨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征其翰曰謂望公歸之也將輕忽且艱險中路阻顛謂彼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思遇害之事乃己之過也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已日月之迅迅疾如俯仰之間也咸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日如昨忽為疇曩其言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晉凌不離口也借假疇昔暮猶昔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日忽已成疇昔矣疇曩伊何逝者彌疎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昔所向往而也言已往之事天理益疎也昔也溫溫恭人慎終如初銑曰溫溫恭見謂劉琨毅自恭琨以終始如初初不定且說覽彼遺音恤彼窮孤譬彼樛古留木蔓葛以歟諶詩有易恤之言見窮孤謂自謂也樛木枝下曲者蔓葛依此數布此謂自言附琨而起也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云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荊璞濟曰妙哉蔓葛得託樛木之上不雲布謂常祖不光明也侔等也卞和獻玉文王以為名言蒙恥太承荊下和之玉而我之質非荊山之璞也眷同尤良用之驥騄良曰驥騄八尺七尺之馬也王良也禕太子

所秉之臣顯時驗臣也言我受眷顧同王陽未得之於駿臣也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摽駑驂方駕駿珍向曰駑駑馬也以背已也驂珍謂賢良也方兩馬也言泰恭親卑得方駕賢良同游進也弼諧靡成良謀莫陳無覬與狐趙有與五臣其八銑曰輔弼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勿策無可陳述覬望也非敢望同狐趙之亡大功自未与彼五臣同須危厄相狐趙管文公臣也五臣則謂狐偃趙衰等也五臣奚與契闊百罹翰曰奚何也百罹謂百憂也言五臣与文公同契闊憂苦亦何我与琨身經危難也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纏綿也言蒙琨愛委於琨同於兄弟故云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良曰尤非也昔在閑暇之日與琨尋其通理之理言知以音容而云言尤其節而責所皆非其道故引而從之也理泊也情以禮生感以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已其十一濟曰禮親也情緣理生理自情而起趣進舍止也言雖出處理不能撒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也而上謂上於以禪頗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銑曰由余戎王臣也使秦穆繆公宮室壯大也理鄰也而穆公難之以爲德也日磾效忠飛聲有漢翰曰日磾休屠王子姓金氏效呈也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匹磾也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二濟曰桓桓武貌撫軍謂匹磾爲撫軍將軍鎮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之上也塗泥也苦炎也百姓甚苦如陷塗炭泥火之中而匹磾能濟彼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良曰挫摧也阜盛也謀其疲隷授之朝右向曰謀誤也右上也疲謀遂職謙曰比也言誤以我爲別駕授任在衆人之上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秪

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銑曰砥礪也高明謂匹磾也言其形之不敢忘其職守相彼反哺尚在羽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覲高深翰曰相視也視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又冊之蓋而無心若猶依觀見也高深謂山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遐眺存亡緬成飛沈其十三濟曰眺視也緬遠也言視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矜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去收跡西踐銜哀東顧良曰徽索也謂匹磾所繫也斯逝往也言往將徙舉收跡西踐之頭斷然心常在東而顧也曷云途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向曰曷何也途遠也曰何云途遼路之遠我心為咫尺寸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路濡己畏匹磾疑其二心也緜緜女蘿施于松標銑曰緜緜長貌女蘿喻己弱而附於匹磾也松標喻匹磾也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並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飆其十五翰曰言受乾曹恩澤根淺難固纖質謂微能也衝飆謂機要之事也言持己微質承此要也纖質實微衝飆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濟曰言賞其意致不在言謂相知也不見得魚亦忘厥餌良曰餌偏也食以引魚也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其十六向曰言雖殊我居庭任作識田也言其形骸之遠識深之意也先人顧意潛山隱几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其十七翰曰先人謂昔人也潛居山隱几謂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音南郭子綦也隱几如此之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人而人自附此慨遐蹤不能及也故有愧高音之人也愛造

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良曰異論謂有譏異於己俾肝膽之人近楚越兩國名以乖遠也言平生親仁一人為乖異常懷大觀之理万物皆一轍也死生既齊榮辱奚別銑曰以大觀之道則死生齊而無榮辱之別處其

玄根廓焉無結其十八翰曰玄根無形類以歎之根虛廓空也處此玄根體空無結閡也福為禍始禍作福階

濟曰福始禍生處為咎始天地盈虛寒暑周廻良曰大也若盈而虛寒暑亦周而復始也夫差

不祀羈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向曰夫差吳王也句踐越王也於是句踐破吳以成伯於會稽故云不祀羈辱此言差之禍為句踐之福自會稽也邈矣達度唯道

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銑曰言形雖有所未泰神則無不通暢也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向曰上謂人主也言棟謂己之智量也

棟下謂人之望也言當弘通之

○贈崔溫一首五言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良曰陽城也漠沙漠也舊京洛陽也時洛陽破故云舊京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向曰陸平地也岡巒山也挺拔原原也厲風也山阿山曲也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銑曰甚遠宦幽州故云游子偕俱也言恨不得與嶠等俱游也遠念賢士風遂存

往古務朝鄗多俠氣豈唯地所固翰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朝鄗此稱趙也鄗邑也言趙邊邑但有游俠之氣亦豈唯地所固也

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濟曰李牧趙將嘗爲鴈門破公鎮邊城荒夷匈奴也趙奢亦趙將[illegible]趙奢守[illegible]秦軍自摧無侵北之慮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illegible]蔡澤[illegible]蒙寬容[illegible]遇也

恨以駑蹇姿徒煩非子御[illegible]之

亦既弛負擔忝位寵黜屢苟云免罪[illegible]

戾何暇收民與言[illegible]倪

寬以殿黜終乃晁衆賦[illegible]

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illegible]

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illegible]

苔魏子悌一首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illegible]

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頁七

腹背羽愧彼排虛翮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功翮謂琅邪朝也言我蒙遇其時得与琅邪跡事琅邪也丹人至西門對晉平公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也腹背之毳毛晉之不能高飛之不能下然自言我腹背之毛愧對弟六翮之用寄身舊岳託好

憑三益銑曰四友謂劉琨已下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三益友請佛也言我寄身於此得託於佛也傾蓋雖終朝大分

遘晤昔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与佛過於昔人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

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向曰昌呂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也所得劉琨与謝悌往伐之此所謂奔安少救一公同險易厄亂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銑曰契闊艱難也周旋相追隨言忠義之道因此從生豈謂鄉曲譽

謬充本州役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與譽而謬充此幽州別駕也謂琅邪署爲幽州故云本州役也乖離令我感悲欣

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銑曰悲欣也另新從昔同聚今我悽之離別傷然即理通當不以形遠而為隔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恨無隨侯珠以酬荊文璧良曰幽賾深也悌之贈詩中比眉好義其幽賾言我恨無美才如隨侯珠以酬答之妙詩也荊文之璧也下和獻璞至楚文王始言得其玉故云荊文璧也

答靈運一首五言

謝宣遠向曰宣遠先寄詩於靈運故有此答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

寢者亦云寧銑曰霽晴也軒門扉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大盛滿內外也無物役謂無事役己也寧安也忽獲愁霖唱懷

勞奏所誠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劬勞書具懇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濟曰靈運既歎行旅艱深眷亦懸心於瞻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羣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暫為輕也乍有德之稱也言雖率羣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五言向曰瞻為安成守靈運見贈故有此荅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銑曰謝氏以盛族宗誕生紹繼胤緒也六之千謂靈運也言子孫之昌益宗族何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鴻漸隨事变靈臺與年峻其一翰曰綢繆纏綿也徽美也謂風雅也烟熅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而变祿秩進变也靈臺崇高之德也言靈運之德年而高峻也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濟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鳥聲相和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賞良曰言以親而厚我以賢識也我識爾之賢也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向曰比景[illegible]汝在後鮮明方年我則一日長於汝也萋萋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一銑曰萋萋涸流自喻也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於深也徇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翰曰徇[illegible]本志不期已復禮君子貧樂者故云愧也幸會果代耕符守南江曲濟曰幸會[illegible]安城[illegible]復運傷荏苒遵塗歎緬貌[illegible]荏苒[illegible]而懷存所欽我

勞一何篤其三句曰布懷抱所歡於靈運也言我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簪筆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翰曰簪筆始允信與宋郎也言我初始信与爾同規摹及騰翥之節各異也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翰曰承明殿名宣守安城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迢遞遠貌窈窕深也尋塗既睽郎理理亦對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相對也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其四良曰楊朱墨翟感於素絲岐路尚猶有悲況在我愛而乖別也跬傾弭行安步武鎩殺翮周數仞向曰跬半足也言我半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鎩翮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不及違常而往恐有吝歲寒喻老也半路謂五十已上也逾遠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銑曰量其已才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其五向曰勵勉也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五言　謝惠連濟曰靈運襲封康樂公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云獻也西陵其所居之曲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札也候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其一良曰悰樂也闕謂闕常情也哲兄感仳匹婢別相送越坰林銑曰

哲兄謂靈運也𠈉不別也越𨑑也林外謂之坰 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

客心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 其二濟曰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住也浮行也行客東運首謂也悽悽眷眷非自得也迴塘曲岸也艫舟也栧楫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音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

但自弭路長當問誰 濟曰靡靡行皃戚戚憂傷也既就長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 行行

道轉遠去去情彌遲 翰曰行道雖去遠相思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

湄 其三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水之交入也湄水岸也 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

落雪灑林丘 銑曰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

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 其四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惑亂也積雪之色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窮瀆之中舟皆停止通流之處絕而不行 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蕭條洲渚際

氣色少諧和西瞻興游歎東睇起淒歌 翰曰津濟渡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皃也氣色少諧和謂氣甚錯逆也西瞻思與兄游故起歎東睇視也淒歌即此詩也 積憤成疢痗 痗病 無萲將如何 其五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痗也萲草名可以忘憂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銑曰顔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太祖遣范泰与靈運書敦獎令仕故有此詩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向曰張良貴極願棄人事邴曼容免官去位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偶然与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 濟曰聖靈謂宋太子也迴眷謂眷顧於已也微小也謂已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也衝飈謂徐羨之等為乱殺廬陵王并及賢良故云焚玉發崑峯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被遷永嘉守故云餘燎遂見遷也 投沙理既迫如卬願亦愆 翰曰賈誼被出為長沙王傅司馬相如謝病歸臨卬言我被遷既過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 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 銑曰攣緣為徒顛斷絕也千仞壑謂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銑曰呂梁之水流沫三千四百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経涉之艱此未足為艱難 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向曰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不可安処而日夜思歸 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濟曰躓頓也兩直謂有道如矢無道如矢三避賢謂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亦循抱二直所以避三賢之路 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 翰曰託寄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 良曰盛明謂太祖也盪去氛昏皆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録也甄録也 感深操不固質弱易

板百纏墨銑曰言我感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蛮纏固躰質危劣易為板纏也言就徽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語往謂昔有此語款然謂敦其所營曩昔也言昔日隱居之處不加其穿

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

築也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濟曰所取土石不勞遠引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

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憩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巾懷抱寫詠授所往之篇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一首五言

銑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彊中地名羊羊璿何何長瑜此詩与惠連令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畛中流袂就判

欲去情不忍向曰脩長也畛田間陌也袂袖判別也言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猶不忍也顧望脰豆未悁於玄汀曲

舟已隱濟曰脰頸也悁正也汀水岸也言把望之頸未正而舟已隱於曲岸也隱汀絕望舟騖棹逐驚流欲

抑一生歡并奔千里游翰曰騖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汝奔千里游也日落當棲薄繫

纜臨江樓良曰纜船索也日暮當栖薄纜船於江樓之上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銑曰言夕色斂以憶爾之

情轉增淹留也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協悲端向曰追念昔歡

頃增悲歎以分思慮況合秋序乎悲端謂秋序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

久念攅銑曰猿鳴泉響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皆攅聚於心也攅念攻別心且發青谿陰暝投剡

中宿明登天姥岑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名水南日陰暝暗也剡中縣名有天姥山皆行歷之處也高高

入雲霓還期那可尋翰曰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徽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銑曰酬報也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向曰瘵病也徒衆也言我臥病謝時人之衆滅迹入於雲峯也峯山也巖壑寓

耳目歡愛隔音容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永絕賞心望長懷莫

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其一翰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事末衰也衰老始得逢令

弟開解我心胷也令弟謂惠連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淩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

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良曰散帙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曛日晚也

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歇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分離別西川

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向曰西川即惠連別処也東山靈運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遅待也傾心待尔音信果然与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与靈運詩也辛勤風波事款曲言其三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濟曰務趣也言觀詩之趣但合游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祇足乱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游遨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謂紫色也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良曰嚶鳴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懷汝之情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其五向曰佇待也夢寐佇待之還解我吝根与憂勞也

贈王太常一首五言　顏延年向曰太常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濟曰方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折曲也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翰曰水之寶時珠玉向曰聲雖祕然公然光明可通於上階君子之道闇而彰也聆龍睬切九淵聞鳳窺丹穴良曰睬聽也聆聽也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山名也鳳鳥所從中出也歷聽豈多士唯然覿時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銑曰覿見也敷布列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哲矣許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德

輝灼邦林芳風被鄉耋向曰林芳盛盛被加耋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之美芳風可以加鄉老之化側同幽人

居郊扉常晝閉翰曰側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門常晝閉言無事林閭時晏

開亟器迴長者轍翰曰林閭里門晏晚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庭昃見野陰山明望

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良曰惟思浹及徂往也靜思浹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已年老

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銑曰豫樂也歇息也逝樂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竟曰闋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得樂闋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向曰愧我無繁翰之詞以酬答美事然遙寫懷抱且短札之中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五言向曰顏延年從兄顏邈字也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翰曰言正火熱之時至夜晚乃自此閑獨靜闕偶坐

臨堂對星分良曰闕偶猶無對也側聽風薄博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

蟲先秋聞銑曰薄迫睇視也言聞風声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蟬當夏急蟲先秋鳴秋前聞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

久分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鳴則知時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芳者不自傷也屛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良曰屛退

也類朋類也謂宗亦衰也退居痛物之變化思其朋類而情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

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襄反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詩云睆彼牽牛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五言良曰鄭鮮之爲都官尚書延年時爲太子舍人故有此贈荅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 銑曰皇居太子居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祇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太子宮也 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向曰兩闈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但在禁省故云對禁也限隔清風謂不見鄭 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濟曰跂舉踵也旅客也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之心爲歌謳墉牆也尚書省在南故云南墉也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翰曰鬱思也或寢或興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從倚恒漏窮 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晻也闕門樓也鑒照也踟躕不安皃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從倚猶徘徊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銑曰君子謂鄭也芳訊謂所賠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倣學彼高松以酬 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甚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翰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植絲桐爲琴瑟以播之聲章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翰曰監秘書監也和謝靈運贈顔范二中書也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小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恐先失其正道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佐時故刻其志意惟借幽棲以成其質 伊昔遘

褰裳筆侍兩闈向曰伊淮遵事秉執也兩闈爲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濟曰丹雘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然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徒遭良時詖彼義王道奄昏霾音埋翰曰良時明時也詖傾奄久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令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乖離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銑曰屈問也屈原忠而被讒自投水而死故弔彼出同之故問於川渚之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音啼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風留荑香草緒結以贈遠人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濟曰跂望也衡山名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山謝出為始安守居何以瞻秦望謂秦望會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下降豐霈之澤振起也起沈屈謂誅謝而徵已也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良曰惜恨也雀入海為蛤雉入淮為蜃自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用以充淮海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銑曰去國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藜草也茨茅葺脩也言采茅脩昔時之屋翦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物謝時既晚年往志不偕向曰万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悽濟曰親仁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靈運之詩而情相近而我與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翰曰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芳清越可以奪美玉香草之音氣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

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

答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銑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猶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曲畔也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濟曰珪璋玉也翰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 君子聳高價塵軌實為林 銑曰君子謂延年言高駕之軌與精塵可並二賢為林 崇情浮遠迹清氣溢素襟 翰曰浮符同素本也言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誠之氣盈溢於本心 結游略年義篤顧弃浮沈寒榮共偃暴春醞時獻斟 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年時而與長者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沈深異也偃卧也暴向日以衣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勸而斟酌 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 銑曰聿[illegible]來及此[illegible]暖東岑東也 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 向曰[illegible] 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 濟曰言歡此鄉事此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 翰曰言我之深衷何以可慰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寄其心 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 翰曰[illegible]如鳳所棲非梧桐難為條淑言貺賜也言不堪當此賜者也 誦以詠周旋匣以代兼金 銑曰[illegible]金也[illegible]周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五言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答之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 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遰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書見高深也 窻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猨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翰曰言所居高窻中平對遠山臨庭下視喬樹池上酌謂飲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 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 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才美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請以贈我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銑曰問遺也瑤華玉也言能以因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音謂詩也 若遺金門步見就此山岑 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肯遺金門步見就我此山中也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 濟曰沈尚書沈約也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 翰曰漢汲黯為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也臥而理之在茲謂在宣城也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 良曰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況此山去与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歷農則盛夏時籉笠以禦暑亦以禦雨也東東皐也菑耕田也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

評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細淺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銑曰評訟也簟竹席也颸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歡宴而已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向曰朱李果名若沈之於水中使其涼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以昔日夢想好期而已

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朞翰曰後漢成縉為南陽太守但坐嘯而已為邦謂為郡守也言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年而無德化及人

絃歌終莫取撫枕今自嗤良曰子游為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無所取唯知臥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五言

銑曰朓為隨王文學帝徵朓還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時除新安王記室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蒼蒼秋色也

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翰曰京室謂京都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言既見已正相望也

金波麗鳷鵲音支鵲玉繩低建章良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鳷鵲館名麗猶明也建章宮名低謂星下於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銑曰鼎門□□用□郢門也昭丘荊州楚昭王冢冢南曰陽言我驅車出至都門外而思見荊州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向曰暉曰且至暮日光馳速□□兩不可得交接何況隔兩鄉也

風煙有鳥路江漢限無梁濟曰風煙之中有鳥飛往來之路江漢之水阻限無橋梁也

常恐鷹隼

擊時菊委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草委謂零落也言此恐讒邪之臣致害賢良寄言尉羅者

寥廓已高翔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己

酬王晉安一首五言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向曰梢梢枝勁貌盡凋無葉之貌塗塗厚也言厚露晚乾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濟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不知有鴻鴈也蓋答所贈詩意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翰曰拂霧務言早也青閣謂閤郎也旰晚也彤闈宮門謂為尚書郎也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良曰悵望也言悵限此一途阻隔之事而參差出衛百慮求相依也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吳謂西也言彼時已以君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向曰贈詩有相與幽棲之意故言久滯京洛使緇黑之塵沉汚素衣也以讒人將渝己之貞絜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五言

陸韓卿濟曰謝朓書云陸厥字韓卿吳人也好屬文州舉秀才後舉至太子太傅此詩為內兄顧彤先贈詩故有此答

嘉惠承帝子躧所綺步奉王孫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躧步也屣履衣冠之履奉侍也王孫者謂太傅士安也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叨預此中之職誠為點汚出

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閤待士邸因舍也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言已好太子亦得出入邸舍為公侯所尊敬也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其六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翳桑柘也涼溫冷熱也言朝去宮暮則冷也殂

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銑曰殂落死也寂蔑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臨曲池翰曰杜塞清淨也將謂門有三徑檻闌楯也言感此涼溫之事塞門絕交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

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濟曰鳧鵠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參差生不齊也田田蓮葉皃風吹水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鵠皃汎

文也漪水文也春華臣秋實庶子及家臣良曰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與植不合庶子劉楨有才華而植重之人間

之以為不如庶子之春華忘家臣之秋實家丞亦家臣也謂貶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人良曰王門謂邵

陵王門也俊賢俊彬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銑曰離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也杞梓良木名以喻才也徐陳謂徐幹陳

琳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並以才華為文書也平明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三銑曰言已晨夕侍從不離其所書記既

翩翩賦歌能妙絕翰曰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皃劉公幹能詩賦歌詠詩之通稱妙絕者謂為人也相如忽緼麗

子雲慙筆札銑曰司馬相如揚子雲為文章而慙也亦子雲妙於筆札此人日于侯賓客對我只所則慙而騃足思長阪柴

車畏危轍向曰騃放也出也長阪山陽山名車也畏騁者也危轍險路也騃足思長阪柴言賢已也愧茲山陽讌空

此河陽別銑曰向秀為山陽人嵇康為河陽之讌不與河陽者別矣言我愧不能與之平原十日飲中散

千里游 翰曰秦昭王遺平原君趙勝書曰幸君過寡人与君十日之飲呂安嵇康相思命駕千里游也中散大夫康官也

渤海方淹滯宜城誰獻酬 良曰渤海郡文帝与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兄胗事邵陵王彼為淹滯之樂而此美酒無人相与而獻酬

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良曰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日將暮矣無輕舟以者喻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材實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謖所六一首 五言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入梁為散騎侍郎張謖為徐州刺史臨去與雲別不見雲後作此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暮方來歸 翰曰樵采謂采樵也

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謖也扉門也

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銑曰儐從謂隨從行者也玳瑁也裘衣裘也珠玳裘帶飾之盛衣輕馬肥也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向曰軒車蓋雜也傳瑞節也瑞亦信也謂軒蓋照耀所居之村也

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 濟曰以小子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心棄於田賤而君獨眷我於衡門之下

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 翰曰揮散也言恨不得殺雞為黍以與故人序離散也

懷情徒慅慅音草淚下空霏霏 良曰慅慅幽白霏霏淚下貌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臨北故云西北飛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范彦龍以贈中書監王融

攝官青鎖闥遥望鳳皇池濟曰青鎖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凰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音陌阻光儀翰曰脈脈不見皃阻隔光景容儀岱山餞靈異淮水富英奇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俊逸翮陵北海摶飛出南皮銑曰介翮指北海吳質謗南皮二子皆豪覬文所深巷故言也以明人也言逸翮摶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翰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出賢人皆會遂聖君而後至擇樹所栖也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濟曰莫莫盛皃離離下垂皃明君厚禄養賢可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翰曰桐樹可栖竹實可食皆中禄可居食也何為言何所為當止足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亦易有餘貲以此諭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五言

任彦昇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峒為桐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在也係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濟曰滕撫為係令同政踰明也行視反還也言時德有稱於撫故視百姓春因而覽也坻岸也溢川岸者言賓從盛多也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翰曰萃聚會也萃夕悲來喜則歡凖出而感不能自勝持也滄江路窮

此嵩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良曰嵩險自此而多疊嶂重山也山深易為音響更增猨聲不益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銑曰言我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謂時也親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向曰親好不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以於贈答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己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在府辟為大祖掾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翰曰疚病也自謙以疚妨賢不可再升為上宰府掾見妨賢明之路也猥荷公叔舉，違陪厠王寮。良曰厠列也寮官也公叔文子升公朝言我假荷此時升於公府為掾而今在朝廷列于王子之外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銑曰擁執耒耜也耨去草也言歡歸東山隱居業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銑曰纖細隕落趾根也莖苗也喬高也纖葛生於幽谷中而出於陵喬榮條敷於峻巖而落於根一朝而得升降无常在一朝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時通泰恨我道之獨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濟曰吾自謂所似耳斡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徭。翰曰都邑遊謂昔為尚書郎河朔徭謂河陽令也徭役也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微絲謂和而不猛洪流何浩蕩，脩芒鬱苕嶤。銑曰洪流

黃河也浩蕩曠也脩芒芒山也岧嶤高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遼遠也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illegible]向曰恐不能劭继先賢之令名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平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欻如敲石火瞥匹滅若截道飇良曰敲擊也瞥暫見也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見即滅人之生也亦猶是也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乃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吏人愛而歌焉是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盈猶矜驕向曰純專也言我約而謙者則福之矜驕而盈者則害之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音挑濟曰恌偷也偷苟且也言我雖無良宰之德視良人庶我不為苟且也日久陰雲起登城望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鷹映蘭洔音止游魚動圓波良曰鷹鷙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洔圓波謂魚動波而圓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銑曰厲高急也時節也[illegible]華故[illegible]南路[illegible]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今乃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大夏緬無觀崇芒鬱嵯峨向曰[illegible]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嵯峨山高貌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濟曰揔揔擾擾[illegible]言都邑人衆俗[illegible]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翰曰萍草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良曰朱博字子元遷琅邪太守齊郡風舒緩博乃勑之[illegible]去地三十[illegible]視事數年大改其俗禮節皆如楚[illegible]曲

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銑曰蓬之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黑之萬所以導者任政成也

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向曰宓子賤理單父常鳴琴而單父理言我位即同之化乃愧其不至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銑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任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翰曰岳自洛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良曰南陸日道也日行南道脩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明夏也末垂謂六月節之時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之時暑盛故稱赫赫曦曦炎盛皃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向曰慶雲瑞雲也望其所待也謂若執田作者起日移也言坐也曰中宇室登城謂池以候涼氣

涼飇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濟曰靈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也椅桐類也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翰曰瓞小瓜也苞叢生也薑芋若菜蔓言芳茂蔓草之下蕭芋閒紛苦不廣大之畦

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良曰芊芊離離長大茂皃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銑曰虛薄謂無才德之於時用也兩邑謂河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向曰廊廟堂也言先是材器數出外職固其宜之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而亦心京室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去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去翰曰寵辱之事可不畱驚我則易之以爲不足驚然亦戀本鄉之深實難去情思也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所吏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銑曰淹帶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乎淹之至登城遠望郊歷覽朝寺

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音值信美非吾土祇覔懷歸志濟曰復佛亂也眷然顧鞏洛

山川邈離異翰曰鞏洛潘岳世業所在也眷彼与此山川遠而間隔顧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良曰簡書刑書也言我顧還到而畏忌此刑書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翰曰祇敬也恪敬也言技敬奉社稷守居所以職已

迎大駕一首五言　潘正叔

向曰東海王越從大駕幸鄴衆敗於蕩陰下邳永興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万人奉迎大駕還洛尼時預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繁被層隰濟曰岑崟峻皃陰覆也繁盛也脩高也下濕曰隰朝日順長塗久暮無所集翰曰順從集止也言日長道而行至夜无所居止也謂行之亂也歸雲乗幰許偃浮凄風尋帷入良曰幰車綱也悲風也帷車幔也道路深識士舉手對

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𡹮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世乱未平崤谷函関之路尚嶮𡹮未通孤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向曰狐貍豺狼皆喻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濟曰翔鳳騏驥喻賢人也籠檻維縶言彼拘繫不得施其用也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翰曰俎豆礼事也素本也言我礼義之事昔嘗聞之軍旅之事本不閑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良曰託言不識之士而實尼自謂也言願少住君之車駕待兵戈戢歛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

陸士衡銑曰此詩赴太子洗馬時作也後詳者以爲在東宮作者誤撰者合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向曰希世希瑞命也不企於世也言我不希於世俗富貴則无瑞命之營道數之術又无猛烈心立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晉尋協韻濟曰言靖端肅於南郊也有命若命所出假借舟楫以渡江潭之江之水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岸也言親友贈行揮淚而別於此處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銑曰膺胷也拊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倂結恨其所遺之音信無跡有所匿寂寞聲必沈銑曰謂離別後遠无所見声无所聞若匿寂皆不見之皃肆目眇弗及緬然若雙潛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音沈思如雙潛也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濟曰玄渚者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翰曰脩長薄叢木也油雲盛皃翳陰也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亹亹行皃嚶嚶

鳥聲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良曰堂謂母室謂妻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銑曰歎自歎也言歎自非欲為仕宦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難於誰堪為此心也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向曰承華東宮門名撫劒遵銅輦振纓盡祗肅濟曰抚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

慷慨遺安念永歎廢寢食良曰遺猶復也安何不長也

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銑曰誘進也克遂也憂苦欲何為纏綿胷與臆向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胷臆之間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濟曰霄空羨願也言瞻望陵霄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赴洛道中作二首五言翰曰此詩意與前篇同

摠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良曰摠攬也嗚咽悲哀也密猶近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渚南津別也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濟曰阡眠廣也紛紆餘紆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遠也阡眠原野之色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翰曰哀風謂悲哀之

鳳孤鸞失群獸也更經也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良曰况深悽悲也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銑曰脩長振舉策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向曰徂往也頓轡倚高巖側

聽悲風響濟曰頓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

衣獨長想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吳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五言良曰梁陳二国名機為吳王郎中令行過二國故作此詩也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昔蒙嘉善之運得舉迹入此門為太子洗馬假翼鳴

鳳條濯足升龍淵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淵翰亂皆謂東宮也假翼濯足擬之謙詞玄冕無醜士冶服使

我妍翰曰大夫玄冕也冶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无醜惡之人冶服飾美益使我妍好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

濟曰鞶帶厲帶之垂言輕劍拂此鞶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子也契

闊勤苦也踰越也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太子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夙

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向曰夙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跡經過於梁陳之国感物多遠念慷慨懷

古人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目枚皐馬卿之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　陶淵明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尋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翰曰齡年也委安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自安而已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樂而無憂 時來苟且會宛轡憩通衢 銑曰宛蓄也二曰時命既來不且宜与一相會將行仰屈蓄轡息於通衢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拄一杖命早行一與將赴職与田園暫疎也 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 遠行皃緜緜不絕皃紆縈也 我行豈不遥登陟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銑曰言我之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慚於鳥魚之適性 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 翰曰眞想謂無去之事言此事久在胸襟誰謂形之與跡事役拘目得保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化遷移也終當同班固里仁所廬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五言

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 銑曰閑居靜居也冥遠也言遠塵事

非以近宦京野宿好謂舊所好也爲隱之事而無俗羈也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向曰此謂休國也南荆荆州選兒行叩栧音曳新月弁工臨流別友生濟曰叩擊也栧舡傍版新交位友生朋友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胡了皛川上平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晴明皃天宇謂天之覆地如屋宇也闊廣也皛皛謂月光照水上平淨皃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甯戚商歌車下以干桓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說我之依依慕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銑曰投此冠弁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爲榮華也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眞無爲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爲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五言

謝靈運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爲永嘉郡守故有淪棲之志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以變秋時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良曰夕陰晚景也火心星也秋火旻秋天也團謂露凝而團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頹暮銑曰辛苦之情以難堪而又屬頹暮之時愛以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向曰莊舄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聲曾子耕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故愛敬之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

度恪曰待此褱士之心勳謝古人之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翰曰趙將李牧辟短故云愧長袖晉大夫郤克跛故云慙躧步躧步跛貌趙晉不以形陋而皆用之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良曰遇時雖醜亦當時所用謂李牧郤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銑曰言我生幸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向曰班列也子男魏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爲大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治猶遺也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銑曰自從仕來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出爲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十二年曰紀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翰曰晤對也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一首五言良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并有故宅墅墟也此言自永嘉過故墟也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銑曰東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爲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向曰違志如昨言我已經二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王之去不里磨之不薄喻我於事乱不易堅白言我隨物累遷變故云慚謝清曠貞堅之士也疲茶之皃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翰曰凡爲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也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翰曰登頓謂上下也洄沿謂逆順也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

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緜不絶皃篠竹笋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曾高也言葺宇築觀於高山之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銑曰揮手告辭也言辭於鄉人云三載耕滿當期旋歸也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向曰枌檟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无令孤我所願之言

富春渚一首五言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也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潭名富春郡名也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良曰定山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之闇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止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圻音畿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銑曰遡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也伯昏瞀人古有道者嘗履危而不懼也呂梁之險縣流三十仞黿鼉之所不能游言我與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洊至宜便平習兼山貴止託向曰洊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但且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翻始果遠諸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沉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請翻始遂於遠心矣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翰曰零落弃捨也宿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弃捨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万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

七里瀨一首五言濟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向曰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展游也展傷懷抱湍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濟曰潺湲水聲沃若茂盛也叫嘯衆鳥相命聲也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見出也言遇時物則傷感出在我幽嘆之期則為善要妙也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良曰秉持屑顧誚讓也言我既持上皇恬淡之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銑曰嚴瀨名世人傳云嚴子陵釣處任公子行道者以大鉤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諭道也以道養人故足言經此釣處屬想其人以道濟衆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与嚴陵任公同道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 濟曰嶼江中之山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乱流趨孤嶼，孤嶼媚中川。良曰懷想新奇之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延絕流曰亂橫絕趨好也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上特表神靈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真誰復得傳述者也相山上靈仙之姿髣髴在於絕上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想象崐山姿，緬邈區中緣。銑曰崐言嶼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年

初去郡一首 五言銑曰靈運在永嘉一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恥也貢禹与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憂未足知達生之理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銑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踈拙蹇訥故辭浮偽之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向曰廬小屋也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象長卿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与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居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長卿也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濟曰尚子平男娶女嫁畢勑斷家事勿復相關邴丹容養志自脩薄為游官而已言我皆似類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良曰恭敬也承奉促始也柴荊謂柴門荊扉也言敬奉前哲之旨始為裝束返於荊扉柴門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號言從官於元興與謝職於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illegible]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過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解微故將迎之道理棹遄還期[illegible]脩坰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illegible]飛泉攀林搴居偃落英戰勝臞具者肥止鑒流歸停濟曰遄速也[illegible]行遊台曠空貌憩息挹酌搴取也言去官[illegible]自樂也臞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

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胷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鑒照以其不流水歸停止焉今我將躬而止之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情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初發石首城一首五言良曰靈運謝[illegible]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illegible]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内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銑曰珪玉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易為汚染不可去也緇汚也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云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濟曰言我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翰曰日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内史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飇楚詩良曰薄至也晨裝曰飾行裝也摶持也曾飇高風也謂張帆持高風而行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銑曰謂重與平昔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且復行遊將詣之臨川郡也苕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向曰苕苕遠也茫茫猶[illegible]才兒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濟曰羅浮廬霍皆山名言遊息期於此也越海淩三山遊湘歷九嶷翰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湘江也言越江海遊歷於此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沉湘江朝暮言近也悽

非松柏勁發也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栢不為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己

道路憶山中一首五言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濟曰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翰曰楚人謂鍾儀也儀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謂莊舄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也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

款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謂莊舄也殊念者謂儀舄鄉盡懷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追尋栖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銑曰言本性好靜非外求文李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

不怨秋夕長恒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上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遊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浣於湍瀨也竿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故懷叵普火

新歡含悲忘春暖濟曰叵不可也言懷故山不可得為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翰曰悽惻皆悲聲也明月吹廣陵散皆曲名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良曰訴告也危柱促管使其音急而哀以敘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五言銑曰彭蠡大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音新岸屢崩奔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頹奔波也

乘月聽哀狖以秀浥於及露馥芳蓀濟曰狖猿類其聲哀也浥濕馥

香也芳蒔草名春曉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

石鏡牽葉入松門（翰曰秀色也聚也千念乃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三江事多

往九派理空存（良曰我所經三江九派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銑曰比中多靈物怪異之人然祕精魂不可見也）

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且明光止潛而不見）

徒作千里曲絃絶念彌敦（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鶴徘徊也絃絶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念彌敦）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良曰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棲止也言皆過此故稱枉賢也任故云棲也）

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路）遂登

群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絶髣髴丹丘徒空筌（翰曰登升也升空迹也謂升衆山之高邈如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

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且（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磨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誰驗哉潺湲水聲也）

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

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銑曰且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

文選卷第十四　　詩戊

行旅下

顔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平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洛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荊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顔延年宋郊祀歌一首

樂府

古樂府四首
班婕妤怨詩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荊軻歌一首并序　漢高帝歌一首并序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北使洛一首五言　顏延年銑曰宋高祖北伐府中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此詩也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艱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跼屈艱難也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翰曰楫棹秣粟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銑曰陽城縣名三川河洛伊即洛陽也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銑曰闊猶乏也在昔晉亂聖賢運數自乏聖賢經理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向曰伊穀皆水名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館尺毀故亡矣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翰曰言其荒蕪如此王猷升八表嗟行

方暮年濟曰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陰風振涼野飛雲瞀音茂窮天濟曰瞀亂窮終也謂終歲之天時臨途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銑曰引發也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向曰隱憫憂歎皃威遲馬行皃煩勞也游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諐失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此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矣而猶放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歲之節如蓬之性非自尊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

還至梁城作一首五言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銑曰眇默遠皃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也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向曰昔謂前此使時在北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濟曰徒侶也梁陳二国名分分界首也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良曰故国謂梁城也喬高也丘隴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銑曰謂曹遺晉乱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横塞於泉戶如有閉延滿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良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万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曷為久游客憂念坐自殷翰曰曷何殷深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

濟曰延年為始安太守徵為侍郎与湘州刺史張邵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奠定也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 銑曰淪猶會也江湘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經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嘗見其一藹草盛皃荊亦楚也牧則隨牧之名 經塗延舊軌登闉 伊人 訪川陸 向曰延循追也軌迹闉城也 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 翰曰周币複疊也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 子月濟曰雲夢澤名京臺二名囿園也此二者皆楚遊觀之地 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 於六向曰氛氣也霽雨止也曾暉日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 悽以自遠風傷哉千里目 銑曰遠風謂古跡也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 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向曰往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說勞倦也 存没竟何人烱介在明淑 翰曰烱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没其道音淑於何人也其明德獨流於古吉之士 請從上世人歸來蓺桑竹 濟曰上世古尚之人也蓺種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 銑曰南陵地名蘆洲洲名 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 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波也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翰曰早路早取路也畢景落日也儔侶也 鱗鱗

夕雲起獵獵曉風遒疾、田濟曰鱗々雲皃獵々風声遒疾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黄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銑曰艫船軸也眺視也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向曰絕極也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三秋也此皆言憶臨海王未嘗違户庭安能千里游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遠也皆明責己之詞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五言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皃屢數也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濟曰滄洲、隱者所居言拔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向曰囂喧也至此乃与塵游隔絕而与心事遇會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銑曰陶合子始不脩德家富三倍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大家不擇食故肥而死无幾被誅也眺言我雖无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一首 五言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向曰亘長也合沓高皃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翰曰

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濟曰屬及迴曲也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向曰樛長聳峯也獨鶴方朝唳饑鼯此夜啼銑曰方當也鼯鼠名啼鳴也泄雲已漫漫夕雨亦淒淒向曰泄猶舒也漫漫雲布皃淒淒雨落皃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翰曰言我此行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緣源殊未極歸徑窅烏皎如迷良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窅深也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濟曰要約也奇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銑曰若君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无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薄游弟從告思閑願罷歸翰曰薄游薄宦弟且也從告休謁之名閑靜也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濟曰司馬相如歸家貧素与臨卭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卭都亭而相如工於文章歌賦以自娛也許劭字子將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豪俠為濮陽令車騎甚衆入郡界曰吾輿服豈使許子將見之遂以車騎歸家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也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歸丹陽亦不可暫去也汀葭稍靡靡江菼他敢復依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菼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皃田鶴遠相叫沙鴇保忽爭飛向曰鴇水鳥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翰曰表外也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

衣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良曰賴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芳菲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
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志狹輕軒
冕恩甚戀闈闈向曰闈門也闈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偃
郊扉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五言濟曰三山山名京邑謂丹陽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涘岸也京縣洛陽也白日麗飛甍參差
皆可見銑曰甍屋簷也參差連絕皃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
滿芳甸向曰覆蓋英華也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翰曰言思歸求果故罷歡宴佳期悵
何許淚下如流霰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恨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皃有情知望鄉誰能鬒
音軫不變向曰言人情有望鄉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鬒黑也詩云鬒髮如雲縝黑也縝鬒同義

京路夜發一首五言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勁也徂往也兩車也曉星正寥落晨光
復決烏朗漭莫蕩翰曰霧露稀疎白決漭不明皃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良曰團露垂皃故鄉

邈敻已山川脩且廣濟曰敻遠脩長也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銑曰文奏謂官簿書褱人褱友人也勑躬每跼音局蹐音脊瞻恩唯震蕩向曰勑誡躬身也跼蹐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翰曰稅息鞅駕也

望荊山一首五言

江文通良曰淹時校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濟曰奉義慕義也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桐柏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向曰言秋暮氣寒日短悲風繞重林雲霞肅川漲翰曰肅清明皃漲水也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濟曰歲晏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良曰玉柱玉徽琴也掩露含霜謂秋夜一聞苦寒奏載使豔歌傷銑曰言琴酒既无情撫持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旦發漁浦潭一首五言

丘希範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翰曰赤亭山名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翰曰櫂歌鼓櫂而歌也鞞小鼓也沓障重山也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良曰詭怪幽奇也嶄絕嶮峻皃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銑曰森森長盛皃荒樹野樹也析析風聲漲起也藤垂

島易陟崖傾嶼難傍去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信是永幽栖豈徒暫淸曠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濟曰後漢岑晊字公孝有幹国之器大守成瑨請為公曹時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漢武使汲黯卧理淮陽達言坐嘯一事皆已委得賢才卧理之士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一首五言　沈休文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也

夙齡愛遠壑晩涖見奇山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晩涖謂暮年臨職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絶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音淺向曰漫々平流皃濺々疾流急皃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翰曰棠櫻皆果木名也而開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志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以寄其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良曰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言我終當頓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淸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五言銑曰新安郡名京邑丹陽

眷言訪舟客兹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向曰皎鏡淸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滄浪平有時濁淸濟涸無津翰曰滄浪之水淸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夏禹渴洛涸濟瀝准於澤言洛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亦不增濁亦不曾涸也豈若

秉斯去俯映石磷磷濟曰斯謂此水磷磷水中石皃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沫霑君纓上塵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囂穢无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從軍詩五首五言

王仲宣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向曰謂曹公神武必不久勞師旅也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翰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濟曰獯虜羌夷皆戎名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向曰飫猒[illegible]饒也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良曰徒步乘騎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飛翰曰拓開拓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濟曰鄴魏都也獲得也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向曰大朝天子之地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銑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為犧也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晉公子謂秦伯曰重耳之事君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君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粲言戒雉若雄雞憚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而曹公之德如陰雨之長禾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且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鉏犂向曰伊尹負鼎

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不竊慕伊尹之負鼎不至沮溺之耦耕厲朽鈍黎自謙也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翰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及河聞鳴犢竇犨之見殺乃廻車而旋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謂夫子詩也黎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黎之情謂夫子之言非也凉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濟曰孟秋之月凉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士閑嚴也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向曰我君曹公也桓桓武貌東南征謂征孫權況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埛銑曰被徧也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向曰時黎從軍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黎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也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濟曰此黎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銑曰詩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齡年徂往也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權也親睦親戚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向曰不耕而食曰素餐報稱焉也夙夜自恃性思逝若抽縈翰曰恃性歎息也逝往也抽縈如緝縈也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良曰漢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孫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言我將破羽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濟曰謂孫權為夷勇者務毀敵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銑曰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

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兩懷悽愴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向曰蟋蟀秋虫名翩翩飛皃高防謂戍守之地廻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我有授命茲理不可違翰曰即就我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向曰白馬津河津名逍遥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万人良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艘舫船名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銑曰率准勳功也將定一舉平權之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向曰幄帳也聖君謂曹公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濟曰粲自恨无雅時之謀猶无才而具官位之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良曰昔光武賜陳俊以絳衣三百領以不中堅同心之事然中堅卒伍名鞠躬敬懼皃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中微少畫策亦无能陳設也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銑曰趙奢將兵救韓趙士許歷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曰諾即使万人趨上北山秦軍後至爭山不得上趙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完士猶凡士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向曰詩云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閒兮有彼君子不素餐兮言我无德受祿有愧於此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翰曰言我雖无鉛刀一割之用庶幾奮此微薄之身願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濟曰悠悠長皃靡靡秋皃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良曰榛叢由從也雚音桓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銑曰

雚蒲諸一草皆水草名日久良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游向曰鸛鵠皆鳥名摩天言高也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翰曰曹公譙人故桑梓之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濟曰言村落相次接牆背野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音仇協韻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鄽莊馗皆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銑曰聖賢謂曹公享消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向曰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謂饒之國也客家何可也願留願留於誰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顏延年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肅威寶命嚴恭帝祖濟曰肅敬威畏也寶命大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炳海表岱系唐胄楚良曰炳明也胄繼承也海岱及徐州即彭城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靈監睿文民屬睿武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拓居中開拓疆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翰曰亘徧罄盡也月竁充芮來賓日際奉土濟曰竁窟也月竁西極曰際東極書表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開元首正禮交樂舉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若正月上日言天子在開政教之始定於正月上日也禮交樂率和之至也六典聯事九宮列序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邦治九官以理天下若漸之官皆接聯而十於此羅列皆有次序有牷全音在滌有絜在俎向曰犧牲體完曰牷在滌謂在牢中也絜謂絜清之物也[illegible]器也以薦王

衷以答神祜翰曰薦進表善祜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答神靈之福維聖饗帝維孝饗親向曰維繼帝大

饗六宗也皇乎備矣有事上春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之事禮行宗祀敬達郊禋

銑曰礼行於上謂偏礼也宗祀謂先祭於祖郊禋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

廣樂奏天子樂也陟配在京降德在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殁精氣在天武王能所行其道於鎬京

言天子於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也奔精照夜高燎煬晨濟曰漢家以正月上辛祠甘泉以昏時及夜祠到明而終也常有流

星經於祠壇奔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也言焚柴之煙達于晨也陰明浮爍沈禜許詠深淪銑曰未水德下北方辰星辰星為陰

明浮爍謂其光上浮也祭水曰沈禜祭名深淪謂致誠信於水也淪深水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良曰告其成功以報於天家受福於

天神矣釐福元大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向曰言天福之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驂乘遥興遠駕曜曜振

振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遥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也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行也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吹綿綿不絶皃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

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向曰昔夜也展轉反側也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翰曰：知謂覺知也。枯桑无枝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爲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已，以爲娛游，不能薦於賢才。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白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若深隱之物，不令漏泄之意。且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爲書多書於絹。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何如，謂何似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

君子行五言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爲，不復見猜之地。瑟有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尚歎[illegible]調。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翰曰：納，取也。[illegible]復疑盜瓜，正冠疑盜李也。

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銑曰：行合[illegible]禮。授謂傳[illegible]。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光同其塵。言此理其難明。

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銑曰：白屋，草屋[illegible]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故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五言。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遒盡，離絕知友，傷而爲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翰曰燭照也耿耿夜深長兒

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濟曰闥門安何也徘徊彷徨皆將行不止兒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銑曰穹蒼天也

長歌行五言平調良曰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向曰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翰曰為事當及少年之時常恐秋節至焜胡本黃華葉衰濟曰恐至暮年志氣銷歇焜黃華葉落壞何時復西歸銑曰言年一過不可再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銑曰理固然矣

怨詩行一首五言

班婕妤向曰漢書云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故作此詩婕妤所加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少有才學

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翰曰紈素細絹出於齊國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濟曰君安常相親如此常恐秋節至涼飆奪

炎熱（銑曰懼霜之殺）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向曰以喻見恩寵將斷矣）

樂府二首 魏武帝（翰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不羇舉孝廉而為丞相遷相國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即追謚為武皇帝）

短歌行（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与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之曰下盡類此）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慨當以慷憂思難忘（銑曰慨慷歎也）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向曰杜康古之造酒者故此篇以為酒名未知孰是）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翰曰子衿詩鄭風也俱仕者子校之中也青衿青領也悠悠謂相思也）但為君故沉吟至今（良曰沉吟為知友也沉吟猶深思之意）呦呦（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濟曰詩小雅也苹蔣也鹿得蔣草呦呦相呼而食喻人有旨酒嘉賓即共樂以相樂也武帝此事以引此詩以喻求於文士之賢无妨于此也）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丁括 銑曰掇拾也以喻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向曰中心謂中心）越陌度阡枉用相存（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契闊談讌心念舊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并談讌者人懷舊情也）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銑曰以喻賢人出而小人制而中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所也若不得其所依則害之心至亦如烏鵲帀樹求其可託之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也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行樂此因而為戒焉

苦寒行五言清調翰曰謂因行遇寒而作也古曲有清調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濟曰艱難也巍巍高貌羊腸阪名盤如羊腸之形登陟此山車輪為之摧毀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向曰延頸謂引領我心何怫音佛鬱思欲一東歸良曰怫鬱憂思貌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暮無所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向曰囊謂袋也薪謂柴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翰曰毛詩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

樂府二首　魏文帝

苦哉行四言銑曰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向曰薇草藥不可以食之谿谷多風霜露霑衣野雉羣雊古豆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翰曰壘壘山重貌高山有崖林木有枝

憂來無方人莫之知（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良曰人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歸蟲蟓山材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為也）今我不樂日月如馳（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若相為其日月之速耳）湯湯（音傷）中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游（向曰湯湯流兒）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翰曰言山材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馳也）

燕歌行（七言　濟曰燕地名此婦人思夫之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良曰憂思結於心腸）慊慊（苦簟）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銑曰慊慊不足兒）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向曰婦人自謙稱賤妾煢煢孤獨兒）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翰曰援引也清商秋声）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濟曰星漢天河央極也）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恨与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牽牛星何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五言）　曹子建

箜篌引（濟曰箜篌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為善士及府行樂以保其天年）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良曰膳食亨煮也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銑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向曰漢成帝趙皇后蜀陽阿公主家人善舞者京洛之人皆善謳歌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翰曰爵酒杯也庶羞衆食味也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濟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賞主故以此相酬焉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其終也尤非也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何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翰曰遒迫日疾也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濟曰零落謂亡沒也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五言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也居篇之首故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遊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麗且鮮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未全半也攬弓捷鳴鏑驅上彼南山銑曰捷引也鳴鏑箭名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良曰縱射也兩禽兩獸也言發連中也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銑曰接射也鳶鵰也

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翰曰咸皆工歸能妍美也]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濟曰

平樂觀名言酒美故賈貴]膾鯉臇[子兗]胎鰕炮鱉炙熊蹯[音煩良曰鯉魚名也臇臛也鰕魚名胎鰕有胎在腹也炮炰也

熊蹯熊掌也]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濟曰鳴嘯皆命呼也儔匹侶皆友朋也列引竟尽筵席也]連翩擊鞠

壤巧捷惟萬端[向曰連翩形迅兒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万端言多妙也]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良曰攀留也言此者以喻少壯不可留]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濟曰如雲之散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

奈國之事何]

一 美女篇[五言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西[音先協韻向曰妖美閑雅也]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翰曰柔條嫩枝也冉冉動兒翩翩飛兒]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銑曰攘宣皓白約結也]頭上金爵釵

腰佩翠琅玕[濟曰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良曰交絡也珊瑚亦

珠也木難碧色珠也]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向曰還轉

也言蘭者取其芳香]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翰曰休止也]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

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濟曰端隔也重關重門言結閉也]容華耀朝日誰不希

令顏[向曰希慕令善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以玉帛者乎]佳

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濟曰佳人慕義求賢之心實難拔以喻前君子非禮不苟合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乎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向曰盛年之人既不与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

白馬篇五言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銑曰羈馬絡也連翩馬馳皃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向曰幽并二州名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翰曰揚其騎射之聲沙漠西北地名宿昔秉良弓楛音戶矢何參差濟曰秉執也楛矢竹箭也參差末射在手時也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銑曰猱猿類俯低也散馬蹄言馳騖也狡捷過猴猨勇剽匹妙若豹螭勑知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螭猛獸也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翰曰虜謂凶奴遷移寇邊也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濟曰羽檄徵兵之書也厲馬策也登高隄望寇也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銑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向曰端際也懷惜也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良曰捐弃也

王明君辭一首 五言 并序

石季倫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勃海南皮人早有智惠稍遷至衛尉卿初崇与貴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也

王明君者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向曰昭君后妃之位也晉文帝諱昭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翰曰烏孫國名其王使獻馬於漢願尚公主乃追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焉琵琶樂名 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 濟曰自是造為新樂曲也 故叙之於紙云尒

我本漢家子將嫁單于庭 向曰我為明君稱單于匈奴之君号也 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 翰曰訣別也前驅引路者抗舉也旌旗旛之引路則發行也 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 良曰流離涕流皃轅車轅 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七到匈奴城 翰曰造至也 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於延氏音支名 向曰穹廬氈帳也閼氏單于后名 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 良曰君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茍生 濟曰默默隱忍皃茍且也 茍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翰曰忿盈滿也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 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皃 昔為

匣中玉今為糞上英良曰玉英皆喻明君匣中喻漢糞上喻匈奴也英花也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身與秋草俱凋隕不願生居匈奴之中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樂府詩十七首　陸士衡

猛虎行雜言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但取發首為名不必以篇中意義他皆類此觀其大躰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翰曰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饑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濟曰言路多彊暴務邪之人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銑曰由此使日屢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也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翰曰崇高駭驚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向曰緬過山合之間而靜故長嘯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為音翰曰絃急則調高故無懦弱之響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濟曰生於此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役之心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五言翰曰前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向曰夷平簡易也天道无私故平易人道多僻故險難休咎相乘躡翻

覆若波瀾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平協貧翰曰疾惡也言善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銑曰近水火必懼寒熱之患近讒佞亦必致禍難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顔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使讒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追之以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顔回得米而爨之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台煤煙塵也因拾煙塵孔子顔回亦是疑惑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銑曰父子与顔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弃友此之何有可恨因不足歎也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向曰兆端象也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歡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辭也人益之求非己所为易受之可為歡也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良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而已君子之心防慮未然長以安福祉也

從軍行五言濟曰苦天下征伐

苦哉遠征人飄颻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向曰飄颻遠行皃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也谿谷深無底崇山鬱嵯峨翰曰崇高也嵯峨高皃奮臂攀喬木振

跡涉流沙濟曰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振舉也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焦鮮藻寒冰結衝波良曰疊上文也隆暑夏條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為花熱也結衝波水結為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雲之聚如星之布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響箭名朝餐不免胄夕息常負戈翰曰免脫也胄兜鍪也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

豫章行五言濟曰本以豫章郡而為之以叙人代苦辛之意

泛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塗軌懿親將遠尋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別也軌迹也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良曰三荊三枝共大一也昔有田氏兄弟三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前荊樹經宿萎黃乃相謂曰荊樹尚然况我兄弟乎遂不分荊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其聲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者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峘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向曰悼傷也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翰曰昃日暮也无停陰言日月之速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濟曰前路諸日月後塗謂性命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良曰促促短兒亹亹進貌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制也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則是懷愁苦之心遠節

嬰物淺近情能不深向曰有遠大之節嬰物累必淺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行矣保嘉福畢絕繼以音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善福人之一別有如影滅唯繼以音徽矣

苦寒行五言良曰前有此作晉與是同也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艱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向曰北稱幽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有盤道凝冰結重磵積雪被長巒良曰被覆巒山也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平銑曰馮依也嘯嘯呼聲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上向曰喬高也慘愴悲皃恒常鮮少也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翰曰言飢渴而飲水食露也然冰時无露蓋文之跡也離思固已矣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苦簟濟曰莫无劇甚也慊慊不足皃言別離已久遇此苦寒故寤寐增悲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良曰陟升也陰山山名候伺望者勁彊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銑曰戎車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向曰憑猶登也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緜翰曰邈遠緜長也獫狁

亮未夷征人豈徒旋良曰獫狁匈奴名亮信夷平也徒猶空也豈徒旋者言賊未平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翰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大呼也兵者凶器與敵相持必有一傷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銑曰克勝捐弃也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良曰遵奉也漢甘延壽為諫議大夫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收取也單于匈奴君也旃旗類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槀街傳向曰師入曰振旅槀街亦中夷邸門將士受爵賞傳匈奴之首於槀街

門有車馬客五言翰曰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曰擬古蓋自屬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濟曰客假言之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湘向曰君謂機也濡跡猶足也涉度也江湘水名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銑曰謂出見於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裳言不暇整衣服也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向曰敘別離之歲月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翰曰邦族謂鄉親也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濟曰舊齒舊老者也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銑曰謂吳之市朝城闕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向曰謂機家墳壟也芒芒盛皃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翰曰崇興替廢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濟曰慷慨歎息也推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銑曰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皆泰因思古之賢哲與前君子行有異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良曰謂登北邙望吾都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向曰

一廛一家之居也五隣為里漠漠布列皃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翰曰甲第第一宅也闥門洞通結連阿大也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濟曰湛湛水平皃草木叢生曰薄邃宇列綺窓蘭室接羅幕銑曰邃深宇屋也綺窓窓為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幕即羅帳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以亡国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声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国之音人生誠行過容華隨年落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行過客色隨年歲而凋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識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也言膏貴食此精肥之美營生深奧且廣博矣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傳云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言懷此二者自取消毀其身今之貴者曾不鑒懼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良曰无以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藿貧賤之

齊謳行五言銑曰此為齊人謳歌国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翰曰控引也冥昧極高之處東被姑光側南界聊攝城濟曰姑光二水名聊攝二縣名皆齊境也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銑曰錯雜也万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良曰孟諸齊之澤名子虛賦云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在於胷中曾不蔕芥故云吞楚夢雲夢楚澤石田曰齊賀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理秦中若秦齊持戟百万秦

得百二秦得十二焉故云百二倖秦京倖等也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濟曰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謂太公也季札觀樂乃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君者尊之也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翰曰迭遞盈滿也鄗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向曰齊景公游牛山北臨其国曰君何去此而死乎晏子曰使賢人若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也而為流涕是不仁也鄗人以為未得至人之情爽鳩苟已徂君子安得停良曰齊侯飲酒樂曰古而无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李萴逢伯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若古而无死則爽鳩之樂非君所願也苟且徂往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銑曰行行漸去皃長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或曰羅敷豔歌向曰陌上桑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羅敷為邑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言其後轉相祖述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翰曰扶桑日所出處暉日也端上也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濟曰好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絜之顏惠好也閑謂緩舒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平翰曰目若王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羽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良曰窈窕婉媚皆美皃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向曰服衣紈也粲粲鮮明皃綺紈繒類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濟曰金雀釵名藻翹謂有文王章之羽瓊玉名瑤璠玉名方駕揚清

躧足洛水瀾 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 良曰藹藹盛皃佳人繁多若風雲之會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 蒲田 軒 銑曰崖岸也軿軒皆車 清川含藻景高岸被華丹 向曰藻草也藻景日光有文也被覆也華丹丹華也 馥馥香袖揮泠泠纖指彈 翰曰馥馥香氣也揮奮也泠泠謂箏声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良曰播揚雅美也幽蘭曲名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銑曰九秋曲名七盤盤舞妍美也陵過也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 向曰迅急也驚鴻鸞集鳥舞之狀 綺態隨顔變沈姿無定源 向曰綺美之態隨舞容而有沈深之姿縱橫而出其源不定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懽 良曰阿那柔弱皃咸皆也 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 向曰結束飛風也舞影映於波瀾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良曰易云冶容誨淫言事雖不足歌詠於芳春之遊良可歎美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於岐路 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濟曰華景日光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濟曰珮玉之人皆非樸實儒士乘軒憑軾者皆輕俊之子 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銑曰烈猛厲嚴也言朝廷輕薄之人其心猛暴嚴毅甚於勁秋其服鮮麗有如芳春 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 向曰自謂亦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 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 良曰傾蓋

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翰曰守身一之道自取苦辛何足矜也當遵世步中之路委曲從人然後可也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銑曰若行步中於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仕進亦如此矣皆新知者之詞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向曰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異者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緒事也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翰曰津者會合之所言新知者詞也言我今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五言向曰將前慕仙游異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崑崙山上也仙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良曰慶雲瑞雲也嵯峨雲盛皃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銑曰宓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傳劉根於華山見神人謂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良曰楚辭云望瑤臺之偃蹇見有娀之佚女故謂瑤臺女也堯之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隨沒於湘水言衆仙神皆見徵要會於曾城之曲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翰曰肅肅車行皃霄駕謂乘雲霄而行翩翩輕皃似以翡翠羽為蓋如羅列羽旗棲瓊鑾玉衡吐鳴和濟曰鑾和皆鈴也栖倚瓊玉衡軏也皆在於車上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向曰太容黃帝樂師也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人後皆為仙故得斯樂于曾城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

霞良曰綵仙會畢東霞而去㧾轡扶桑底濯足湯谷波濟曰㧾整也扶桑湯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翰曰羣仙飛華溢滿天門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長歌行五言向曰前有是篇其意相類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良曰逝往也日行經于天川流帶于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銑曰日晷不留川流不反謂寸尺者以少言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急絃之發勁矢也絃弓絃也矢箭也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翰曰遠期謂上壽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此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非一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濟曰夙早零落也軀澤身之光潤捐棄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良曰茲物謂容華軀澤也苟且延長也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銑曰言歲月俛仰則往將過人命倏忽能幾何時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向曰慷慨歎息也焉亦何也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及素帛宣示也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濟曰迨屬也歲未暮喻將欲言屬及我未老以乘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

吴趨行五言良曰趨步也此曲吴人歌其土風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濟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謳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並清

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向曰吳王闔閭立昌門象天閶闔門昌門何

峨峨飛閣跨通波翰曰峨峨高皃飛閣高閣也跨循帶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重欒承游橑回軒啓

曲阿銑曰欒拱游浮橑棟也回軒長窓阿角也言開窓於曲屋之角藹藹慶雲被泠泠鮮風過翰曰藹藹雲皃慶雲

瑞雲也泠泠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良曰藏育謂包容生長也嘉善也泰伯

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向曰太伯仲雍周文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有聖子昌意欲以季歷為太子二人逃於荊蠻以避之季歷果

立故謂導仁風也荊蠻義而歸之立為吳太伯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故云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翰曰

穆穆美也延陵子吳公子季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成敗灼灼然有暉光於華夏王迹穨陽九帝功興四遐濟曰

謂後來王道穨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重陽无陰无物不交窮少陽極而天下亂矣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云矣大皇自

富春矯手頓世羅向曰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矯舉也頓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邦彥應運興

粲若春林葩濟曰國之美士應時運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

未足侈四姓實名家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濮亭介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言此八族猶未足侈

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譏吳人以重吳也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翰曰熙廣淳厚懿美侔等也比山河者謂

長久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濟曰衆盛皃滂沱充溢皃淑美難窮紀商搉音角為

此歌良曰假善也商推粗略也

塘上行五言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塘池也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向曰江蘺香草也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翰曰前自家適人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浪取其清以喻婦人潔白霑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向曰渥厚奥深也自謂詠君子之德有如此也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隕餘芳隨風捐銑曰淑美隕落捐去也言容顏亦隨歲時而毀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向曰妍美也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翰曰蒼蠅能變易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己身退棄但懼讒人毀我於君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翰曰薄暮喻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

悲哉行五言良曰客游感物憂思而作焉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草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向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翩翩飛兒倉庚亦鳥名喈喈鳥聲長引聲曰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翰曰蘭生於幽

故云幽蘭盈滿也邈合深谷長秀謂草木長茂者被覆也岑山也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

葛尋山嶺而生言万物皆有依附而浴游獨无也傷哉客游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

詠時禽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変故其聞其悲詠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銑曰緬邈也其心邈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向曰遺与也所欽欽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四言翰曰前有此詞意旨相類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向曰觴酒器也人壽幾何逝如朝霜良曰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

時無重至華不再揚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過无有重來者花一落无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老无復少年矣蘋

以春蘭以秋芳向曰蘋生於春蘭茂於秋榮華有時又覆相代來日苦短去日苦長翰曰將來之日

苦少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今我不樂蟋蟀在房良曰詩云蟋蟀在堂歲聿云暮房即堂此時故不樂也言思傷也樂以

會興悲以別章向曰歡會則起其樂別離則明其悲豈曰無感憂與子忘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保耶

但得与子歡會遂忘其憂也子謂知久我酒既旨我肴既臧向曰旨美肴肉臧善也短歌可詠長夜

無荒翰曰相与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无得廢於政事

謝靈運

樂府詩一首

會吟行五言 銑曰會謂會稽也吟詠也意与吳趨行同類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後佇謂消息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皆聆聽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向曰文命謂禹也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禹會諸侯於金山故首稱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明吾負背也言後背海猶於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良曰山峯連接千仞之高也向小流背合山流各百里之曲滮皮彪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銑曰滮池水名也曖猶擁也杞木名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向曰兩京東西京也三都吳蜀魏也言皆不及會稽之美盛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翰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銑曰飛燕良馬名鷁首舟名沚小渚也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向曰肆布也窈窕便娟美好皃自來彌世代賢達不可紀濟曰自從彌多紀記也言不能具記略述之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良曰吳伐越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後合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越扶會稽上將句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攔不許往故云識行止叟老人也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翰曰范蠡既佐句踐平吳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故云出江湖漢梅福九江人也少学長安王莽纂政一朝棄妻子而去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故

云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向曰列仙傳云東方朔楚人漢武帝時為郎至宣帝時置冠帷官舍中而去後見會稽賣藥五湖旅獨也言獨為隱逸後漢梁鴻平陵人東山閑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鴻著書十餘篇是去其桑梓牽綴

書土風辭殫意未已向曰殫窮已上也

樂府詩八首

鮑明遠

東武吟

五言銑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棄遊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恐君耳故記遠以言之東武太山下小山名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向曰賤子人之謙稱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翰曰寒鄉北土也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召募謂招募也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銑曰李蔡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塞垣長城也密途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良曰密近亘長也寧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雖長萬里無寇亦一歲七度奔命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向曰言涉歷多年歲也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翰曰下世謂死也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言將軍既死其下部曲與俱焉不有存也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濟曰孤績謂獨有功也時事改易誰復為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㹠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良曰言少壯如鷹在鞲上擬欲有所擊今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施巧以喻衰耳不復有所為徒積千載恨空負百

年怨向曰念見棄之深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濟曰晉文公歸至河上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哭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者有功勞而君後之又公乃止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而問焉其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出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乃以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言願得同晉王不棄席蓐如田子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魂也幄帳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翰曰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濟曰羽檄徵兵書也有急則舉烽火至咸陽謂及京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銑曰屯聚也廣武縣名朔方郡名皆在邊也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良曰嚴秋謂秋深嚴萬物肅謂弓竿謂箭竿也勁亦堅也虜謂西戎也天子按劍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向曰雁行魚貫皆陳勢也石徑山石險峻之徑飛梁絕水為浮橋以度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向曰言天寒也蝟虫名毛如針刺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向曰猶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國亦甚為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五言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而无成故有新作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翰曰以錦為帶吳鉤鉤劍少曲白刃刀劍也言此皆言豪俠之士追兵一旦至負劒遠行游濟曰追兵邊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向曰舊丘謂舊里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良曰凡帝都四面皆有關也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銑曰大塗可並九軌故云塗塗道也雲浮言高也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翰曰扶亦夾也羅列也皆王侯將相之宅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翰曰貴者有擊食食必鼎方亦並車而相尋求今我獨何為坎壈懷百憂向曰坎壈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五言良曰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地故叙去留之情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翰曰禽鳥傷於弓弦客倦於別故惡聞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銑曰賓謂送行之人御謂御車者涕零心斷絶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向曰訣別也一息言少間也遥遥征駕遠杳杳落日晚銑曰征行也杳杳落日也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良曰梅不可啗食葛為非其服言羈客衣服不得其所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顔向曰不解顔者不開苦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苦熱行 五言 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尽節征伐而国家賞之太薄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 銑曰西域有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无色頭痛嘔血南荒外有火山其中生木晝夜火起阻阪也赫盛皃為南方之威色 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 向曰飛鳥過熱隕墮水中楚詞云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 翰曰雲潭石圻為湯泉焦煙者盖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常晞 濟曰歊暑之氣上蔽日月而越嶲地有扁天冬夏常雨露不乾晞乾也 丹蚳踰百尺玄蜂盈十圍 銑曰皆南方有之丹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 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中含沙射人之影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吹蠱飛蠱也江南有蓄蠱者主人行之以殺行人置人食飲中人不覺其家絕者則飛游妄之行客中者皆病死此言病行客使無光暉 瘴氣晝熏體菵音罔露夜霑衣 向曰瘴氣毒熱氣也菵草上露人觸之即潰爛 飢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 翰曰畏毒氣也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 濟曰涇瀘二水名晉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具俱腓病也寧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毒中人甚於彼二處也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 良曰言使生軀與昌盛之士志蹈此死亡之地翻為禍之機兆也登升也 戈舡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銑曰漢侯嚴為戈舡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竟不得大官後漢馬援擊交趾還師位纔列卿言皆輕此炎方忠効勤勞薄賞微若是国家報之輕也 君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向曰小臣計倪對越王句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之重也

此言君所輕者尚借不与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白頭吟 五言濟曰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翰曰朱絲繩琴瑟之朱絲也玉壺冰取其潔淨 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向曰言我清直不動昔時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銑曰謂人世輕薄 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為如丘山之大不可勝載 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翰曰詩云碩鼠碩鼠无食我苗又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濟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有五德君所以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矣夫黃鵠无此五德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而君貴之者以其所從來遠也今臣將去君高舉矣故謂遠者成美鳧亦鵠類故連言之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姫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受褒姒日以淪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而寵飛燕益用嗟歎稱美此由忘故賞新見招後譏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輔持也美貌外恭豈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向曰膺胷也

放歌行 五言翰曰敘放目之心

蓼來鳥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初角，安知曠士懷。濟曰小人不知曠士

之亡亦猶蓼蟲不知葵堇之美富京都貴人競相趨逐以有德者不与已同陰共排斥耳蓼辛菜葵堇甘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知他菜也齷齪短陿皃雞鳴

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横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

結遠埃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結聚埃塵也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銑曰鐘鳴猶暮也夷

世不可逢賢君言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向曰夷平大君也一言

分珪爵片善辭草萊翰曰上有一言合理片善與將則分珪与之使辭去草萊往公卿所執者謂則五等爵也豈

伊白璧賜將起黄金臺向曰言行合於賢王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黄金之臺以待焉虞卿一說趙孝成王賜白璧一雙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銑曰君謂被放者恐畏不也遲迴不行貌若逢明時君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五言銑曰言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向曰家世居關輔謂關中三輔也勝帶謂勝冠帶謂許也備聞十帝事委

曲兩都情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翩類

迴掌怳惚似朝榮濟曰驟頻也屯難也翩翩怳惚謂須臾間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云開落也榮華也窮途悔短計

晚至重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大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籥開可以盛書故云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

行銑曰風餐〻風雲卧〻雲也言晏任風雲所之或宿於松或行於天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向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王珮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〻王醴也蹔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翰曰齡年也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翰曰有蕭史者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教弄玉作鳳鳴鳳皇來上其屋為作鳳臺夫妻上其上一朝隨鳳皇飛去故秦作鳳女祠其上每有簫管之声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良曰一從仙游永與世隔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一首 五言

謝玄暉銑曰朓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illegible]樂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向曰金陵地名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翰曰逶迤長兒迢遞高兒也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向曰飛甍屋搖也馳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也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銑曰笳笳其声類咽也疊鼓其声重疊也笳簫翼扶也華輈謂列車之轅也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向曰君臣有功則圖畫其形於雲臺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可收錄也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翰曰繆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叙述官至尚書光祿勳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哀也至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生時游國都死沒弃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翰曰高堂生所居黃泉死所葬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良曰虞淵日入処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造化雖神明安能復我存銑曰我為亡者稱也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翰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轡謂馬轡相頓止也重基山也謂轜車上下於山阜之間龍㡆音荒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濟曰礼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帷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輿棺之車其蓋曰柳前驅擧旗以引路將啓殯也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良曰嘈嘈哀聲闈殯宮之門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銑曰伐歌者言薤露蒿里古挽歌詩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明朝更復露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无賢愚鬼伯一夫何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翰曰倫理祖始也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轜音而翰曰舍置也爵酒器楹柱也位尸位義記云遷于祖用軸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靈轜喪車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濟曰飲餞出宿謂招去也言逝者莫能舉酒復无歸期帷衽曠遺影棟宇與

子辭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衽席也曠猶久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良曰皆奔湊遠來至此相送周至也翼
翼飛輕軒駸駸楚林策素騏向曰親友之車馬也翼翼車輕兒飛馳也駸駸馬奔兒策捶也騏良馬名按轡遵
長薄送子長夜臺翰曰遵循也草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无復見明故云長夜臺呼子子不聞
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欷側念我疇昔時濟曰哭者訴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欷歔也三秋
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之念猶足可收万世永絕安可思也殉沒身易亡救
子非所能銑曰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含言言哽咽揮淚淚流離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
哀兒流離淚散兒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翰曰惆悵痛恨也泰甯也素驂佇轜軒玄駟
騖飛蓋良曰騖駕也玄駟四馬也轜車喪車也佇立騖馳也皆葬之儀注也哀鳴輿殯宮迴遲悲野外向曰
興起也迴遲迴轉遲留也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衣帶備物象平生長
旌誰為施向曰明器備物而不可用而皆象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施者言為亡者之施悲風鼓行軌傾雲
結流藹翰曰悲風者聽風有似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軌車也哀響者云有似傾側故曰傾雲結聚流行藹蓋也振策指靈丘駕
言從此逝濟曰振舉也策鞭也靈丘墓也逝往也言從此一往无復還期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向曰
重阜重岡阜也崔嵬高兒玄廬謂墓也竄藏也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銑曰旁薄丘壟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儀象天地

也四極四方也蒼天青天也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濟曰壙中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臥觀之涌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壙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翰曰宵暮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向曰生人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无歸生也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隣也曰四民士農工商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平良曰素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輕今不能勝舉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爲夷滅也螻蟻土中蟲名泯盡也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翰曰壽堂祭祀處言爲祭祀之處獨魑魅与虛无相延爲賓主魑魅邪鬼也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濟曰言之不何怨而饗食於我魑魅何親而憑附於我拊心痛荼毒求歎莫爲陳向曰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挽歌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良曰茫茫廣大皃蕭蕭風吹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良曰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焦嶢音堯翰曰遥嶕嶢高皃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濟曰助其悲哀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无生期也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銑曰皆歸於此故无柰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

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曰言情有厚薄死去何所道託骨同山阿翰曰大陵曰阿

歌一首七言有序　荊軻濟曰史記云荊軻衛人好讀書擊劍為燕太子刺秦王不剋而誅於秦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向曰燕丹太子名秦王秦始皇也丹祖送於易水上銑曰祖者將祭道以相送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良曰高漸離宋如意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翰曰蕭蕭風聲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歌一首七言并序　漢高祖濟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謚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銑曰擊[illegible]布衆逐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銑曰佐酒助飲酒也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一首五言　劉越石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喻也集云扶風歌九首以兩韻為一首今合而為一者誤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illegible][illegible]都丹水山名谷故因言山也左手彎繁弱

右手揮龍淵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劍名謂吾被故虜所逼意欲揮威之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向曰俯仰猶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廊宇也言顧見晉宮據鞌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鞌高岳頭翰曰發矢岳山也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向曰烈烈風声泠泠水声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濟曰謂別晉都也哽咽恐声未出也浮雲為我結飛鳥為我旋銑曰雲結鳥旋言助我悲宮闕也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向曰摽慨歎声也摧藏憂傷也麋鹿游我前猴猨戲我側翰曰羨其游戲得志資粮既之盡薇蕨安可食濟曰薇蕨藥菜名安何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自慰之詞惟昔李陵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銑曰陵過也陵期謂李陵與匈奴戰失利遂降之而謀欲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帝武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現漸將立功故引此歎息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心不可述也弃置之事不可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五言

陸雲卿

翰曰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喻乃孫孺子妾升未央才人歌四篇孺子宮人也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陽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 济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武帝欲与班婕好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 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漢因之故曰餘言相与飲宴於宮觀 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 向曰歲暮飈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渠芙蓉也喻人之美色秋衰而落 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 向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子瑕母病聞之夜矯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為母而刖也魏王与龍陽君共並舡而釣龍陽君泣曰始臣得魚小而甚喜後得益多而大遂棄前所得者今以臣醜惡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必褰裳而趨王臣亦向時所得小魚也將必棄矣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滅之今言安陵盖誤也 賤妾恩已畢君子定焉如 翰曰言我棄謝將失子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音如何也

文選卷第十四

文選卷第十五　　詩乙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李[illegible]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一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冲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十首　盧諶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一首
擣衣詩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一首
齋中讀書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石門雜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竹詩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解中詩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觀朝雨詩一首
郡內登望詩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詩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一首

直學省愁臥一首　　詠湖中鴈詩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

古詩十九首五言 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銑曰此詩意為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音宜翰曰涯畔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翰曰胡馬出於北越鳥來於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也言佞臣蔽君之明使忠臣去而不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月已晚不得効忠於君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勉之辭

二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銑曰此喻人有盛才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皆當春盛時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向曰盈盈不得志皃皎皎明也樓上言居危苦當窗牖言潛隱同明時也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翰曰娥娥美皃纖纖細皃皆喻賢人才盛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濟曰昔為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為蕩子婦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言之蕩子行不歸空牀獨難守翰曰言君好為征役不上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其志

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銑曰陵山也磊磊石皃此詩歎人生促迫多憂將追宴樂之理人生天地間忽

如遠行客向曰栢石皆貞堅之物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𡸁不如栢石二物斗酒相娛樂聊厚

不為薄良曰人且以相厚為大不為輕薄者也驅車策駑馬游戲宛平与洛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

漢都此南都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所格向曰鬱鬱盛皃索求也言冠帶之人自相追求長衢羅夾巷

王侯多第宅銑曰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巷巷中多王侯之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濟曰洛陽有南

北兩宮相望七里雙闕闕名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翰曰言於此宮闕之閑樂其心意則憂思何所相迫哉戚戚憂思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向曰比詩賢人宴會樂和平之時而志欲仕也彈箏奮逸響新聲

妙入神良曰奮起也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濟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真妙之

聲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翰曰齊心同志願得知音同含此意俱未見申暢未達也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飇塵銑曰奄忽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向曰何不著自勉勸之詞

也策進也要路津謂仕宦居要職者亦如進高足據於要津則人出入由之無為守窮賤轗軻可苦賀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君居高位也浮雲齊言高也交

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良曰交疏而結鏤文綺以為窗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上有絃歌聲音響

一何悲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之音一何悲也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国将危亡故悲之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

妻濟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為此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撫歎矣昔杞梁妻歎曰上无父中无夫下无子何以更生援琴鼓之赴水而死清商隨

風發中曲正徘徊翰曰清商秋声也秋物皆衰故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一彈再三歎慷慨

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願為雙

鴻鵠奮翅起高飛良曰君既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危亡願為此鳥高飛於四海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

草以為香美比德君子也故将為辭贈遠之美意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

以終老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老矣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鳴東壁者随其時所述玉

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翰曰玉衡斗柄也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

樹間玄鳥逝安適銑曰上言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尸十月節氣安何適之也言燕往何之怪歎節氣變迁之意也昔我

同門友高舉振六翮向曰同志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六翮鳥羽之飛者言其高舉如鳥不念攜手好

弃我如遺跡翰曰不念攜手同僚之好相弃如遺行足之跡不迴顧也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烏格良曰

南箕星也雖名箕尾不可得以簸揚也比斗星也雖名曰斗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得負車軛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恵於我

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濟曰言其心不能固如盤石堅有朋友之名復何益也盤石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翰曰冉冉漸生進皃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如竹生於夫 山之深也阿曲也泰山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

與君為新婚兎絲附女蘿濟曰兎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

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向曰此言謂結婚之後夫將遠行陂水也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銑曰夫之車馬來婦何遲也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翰曰蕙蘭香草也英開色也此婦人喻已盛時之時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良曰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濟曰亮信也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則賤妾亦何為憂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

庭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翰曰此詩思友人也美奇樹華滋思友人樹其貴故將以遺之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袖而路遠莫能致相思之意

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也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

焉讒邪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也皎皎明皃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銑曰纖纖擢素手喻有礼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札札機杼声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向曰終日不成章喻已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美不焉君所見知不用於時与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多邪臣恐国之亡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何也盈盈端麗皃脈脈自矜持皃喻端麗之女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与君阻隔不得啓沃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濟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万物同為化滅矣將求榮名以為寶貴揚名於後世亦為美也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銑曰此詩刺小人在位擁蔽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所以養生万物城可以居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屬德寬遠也逶迤長遠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向曰迴風長風也風為号令也地臣位也号令自臣而出於云迴風動地起也秋草既萋盛草綠謂政化改易疾也萋盛皃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翰曰此亦寄情於政令數移之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濟曰晨風鷹鸇屬志逐鳥也而賢人懷君心將欲逐小人如鷹鸇之逐鳥也蟋蟀詩篇名刺

儉不中礼也言君局促不中礼不能去小人使其蔽賢而不知之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良曰君當去讒佞行威恵是蕩滌情志也左右置小人佞讒不上是自結束也

燕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翰曰燕趙二国名佳人賢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此二国有賢盖爲其国出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

被服羅裳衣當户理清曲銑曰羅裳衣喻有礼儀也當户謂志慕明也理清曲謂脩習業也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向曰響音悲謂悲君左右小人也絃急謂政令急知柱促恐君祚將促

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翰曰整其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沈吟也躑躅行不進皃

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良曰燕馴善之鳥故人以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遥望郭北墓濟曰上東門東郭門名

白楊何蕭蕭松栢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向曰杳杳幽暗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

寐潛黄泉下千載永不寤銑曰寤覺也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翰曰浩浩流皃陰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良曰忽忽不知所終皆如寄住於時固堅也

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濟曰万歲謂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遞爲之雖賢聖不能度越此分也

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也紈羅也素帛也

去者日已踈來者日已親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覩容皃故踈也歡愛終日故親也

出郭門直

視但見丘與墳古墳犂為田松柏摧為薪銑曰薪柴摧也謂年代久遠无主矣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翰曰或曰人事迫窄或遭亂国故尒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之計常以為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良曰秉執也為樂當及時何能徒來茲濟曰來茲謂後期愚者愛惜費但為塵世嗤翰曰嗤笑也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為費用一朝所滅為後世所笑仙人王子喬難可以等期向曰王子喬仙人名難可為之同為不死

凜凜歲云暮螻音婁蛄音古多鳴悲銑曰凜凜寒也螻蛄寒吟虫也此喻婦人思夫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良曰厲嚴也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濟曰遺与也洛浦宓妃喻美人也同袍謂夫婦也言錦被贈与美人而同袍之情与我相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翰曰婦女呼夫為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也惠授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壻為婦駕車綏故云惠前綏凡初婚之礼壻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壻稱綏而上坐車中而御車也綏縚繩也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向曰同車為御願得常愛巧笑同車而婦婦人謂嫁曰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銑曰既夢中見与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重闈之中也闈閨門也亮無晨風翼焉能陵風飛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信无翼何能陵風而飛以隨夫去眄睞

以適意引領遥相睎济曰眄睞邪視也言邪視以寛適其意引領遠遥相望也睎望也徙倚懐感傷垂涕霑雙扉翰曰徙倚於門自懐傷感垂涕淚以霑雙扉〃門扇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力失良曰慘慄寒極也此詩婦人思夫也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向曰愁多不眠故知夜長列羅列也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兎缺銑曰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兎月中精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喩人盛衰不常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銑曰札筆也謂書也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别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末後置書懐袖中三歳字不滅向曰言置於懐袖久而不滅敬重之至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懼夫之不知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翰曰綺羅之類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良曰相与雖遠故心尚尓然也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济曰綺上文綵為鴛鴦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著以長相思縁以結不解翰曰言被中著綿謂長相思緜〃之意縁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以膠投漆中誰能别離此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别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銑曰羅綺為帷故曰羅牀帷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济曰徘徊緩步於月庭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翰曰夫之客行雖以爲樂不如早歸以解我愁出戶獨彷

徨愁思當告誰良曰彷徨行迴疢心不安皃引領還入房下淚霑裳衣

與蘇武詩三首五言　李少卿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為騎都尉与蘇武善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翰曰屏營志恐懼也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向曰踰過也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向曰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波失所各在天之一角相去弥遠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須之間以叙言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良曰陵自言欲以賤身乘晨風以送子謂武子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illegible]曰言一日不見如三秋[illegible]數言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向曰纓衣領也濯之者自絜之意悠悠遠皃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銑曰酬謂酬酢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翰曰言行人志急於行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与結綢繆之情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良曰河梁橋也假問遊子曰云暮矣將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向曰蹊道也悢悢相恋之情不能為別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銑曰各相戒以相思之意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无極時也努力崇明德皓

首以爲期銑曰陵戒武當崇明友朋之情白首爲期

詩四首五言　蘇子卿銑曰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也爲典屬國此詩別從昆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良曰結交爲友情亦相親因親也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濟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爲行路之人相疎者也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向曰況比也如木連枝而同本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昔之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銑曰邈遠也胡秦相去遠也惟念當離別思情日已新良曰念離別之後相思之情日日新也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向曰鹿鳴詩篇名食野草以喻會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翰曰遠人即此行人願此留斟酌叙此平生親濟曰願行子少留斟酌以叙離意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飛甚遠也徘徊不進皃言相思未去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向曰胡馬失羣相思北風依依然言人之離別亦如之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翰曰言鳥尚如此何況我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喻釋離懷言請爲吟之泠泠然一何悲也絲竹厲清音慷慨有餘哀良曰厲高作也餘哀言哀多也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濟曰激烈聲高也欲展清商曲念子

不能歸翰曰展申也清商曲謂秋声而多悲也故云欲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
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向曰此詩意者武將使匈奴之
時留別妻也嬿婉歡好皃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之早晚何如也其詞也參辰皆
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
別滋翰曰言以淚爲生別之後益相思也滋益也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濟曰武曰其妻善愛儀容莫忘平生
歡樂之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銑曰此言入於匈奴死生未知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房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燭燭月光也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芳馨良夜
發隨風聞我堂濟曰蘭芳之香隨風而至於堂中也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翰曰月明月与蘭芳
征夫游子感於時物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翰曰江漢
流浮雲翔皆喻客游不止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隔海中州相去悠且長銑曰
中州帝都悠遠也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良曰兩遇
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
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賞愛光景勿以我為憂也

四愁詩四首 七言 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 翰曰時為太史令主天文玄象故稱機密 陽嘉中出為河間相 向曰陽嘉元年出為河間王相河間王和帝子 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 翰曰謂河間王 又多豪右并兼之家 濟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利於貧人曰并兼 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內明察屬縣也察明也 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 銑曰猾亂也行巧詐之人皆自知其名 下吏收捕盡服禽 向曰下命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為擒繫 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 銑曰出河間境也 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 良曰謂政教衰禮義薄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鬱鬱不得志為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 濟曰雰氛氣也 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 良曰貽遺也 而懼讒邪不得以通 銑曰懼不得通於君也 其辭曰

一思曰 翰曰題首為愁而此為一思者愁出於思故也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 音甫 良曰太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主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難也梁父太山下小山名 側身東望涕霑翰 濟曰憶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而望也翰衣襟也言如鳥之有羽翰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向曰

美人君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惡讒得願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也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

路遠莫致倚逍遥何爲懷憂心煩勞

翰曰小人在位必不容賢者所入讒邪搆權思己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遥不得志也煩勞謂憂勞至也但以此意下文皆可知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銑曰桂林南郡舜所游處託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

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玉也玉盤美器可以贈良者美其偶

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濟曰漢陽西也謂西伯行化之所故思之坂西有隴阪言長不可行

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向曰襜褕衣服之飾

路遠莫致倚踟蹰何爲懷憂心煩紆

翰曰踟蹰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

翰曰鴈門郡名在北帝顓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雨雪兒

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良曰玉案美器可以致食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銑曰惋怨也

雜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興致不一故云雜詩此意思友人也

日暮游西園冩我憂思情向曰西園鄴都之西園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銑曰列行敷布也丹榮花也上有特栖鳥懷春向我鳴良曰特孤也懷春謂盛春而思壽呂喻人亦然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濟曰褰衽衣襟也言欲褰衣衽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喻思友人遭遇乱代故不得行也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冥向曰飄卒也風起卒揚塵矣喻兵戈暴起冥暮也廻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翰曰何懼不逢聖君合并其道以忠事之

雜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前也文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馳翰未暇夜日昃不知晏向曰馳翰謂走筆晏安息也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乱良曰事煩令人沈迷昏乱簿領書謂文書也回回心乱皃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翰曰去此煩乱出為游望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濟曰塘池也鳧鴈皆水中游鳥安得肅肅羽翮從游波瀾去協韻銑曰肅肅飛皃言厭煩乱願得羽翼与此鳥同游波瀾中以為侶也

雜詩二首 五言　魏文帝濟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為遊行征伐也 食帖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良曰展轉臥不安皃嗟時乱有志於天下故也]彷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向曰天漢河也詩云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從横言多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愁思，緜緜思故鄉。[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濟曰願飛思歸速也欲濟无梁謂志欲濟時而无人共也]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翰曰向北而思歸]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翰曰出意為漢征吳之時西北浮雲自喻也亭亭高皃車蓋言雲似也]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向曰不遇平時征伐不止如雲与風相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伐吳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向曰棄置代吳之役勿復陳說意思歸也畏人謂吳兵彊而退]

朔風詩一首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為東阿王在藩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良曰騁馳也代馬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往也謂胡馬依北風与人同思之]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濟曰凱風南風東阿在魏南故自比於蠻方在蕃感北風懷魏也在魏見南風思蕃也]願隨越鳥，翻飛南翔。[銑曰越鳥思南越故也]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翰曰四時代去

日行已周謂終一歲也謝去也懸景日也運行也 別如俯仰脫若三秋向曰別兄弟俯仰之間忽如三秋也脫猶忽也 昔我初遷朱華未希良曰初遷謂遷出藩時也朱華未希言未凋落也 今我旋止素雪云飛銑曰旋還止至也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濟曰並言向東阿路險也天阻謂山高若登天也喻時有讒謗身在危險亦如此 風飄蓬飛載離寒暑翰曰植自云如風飄蓬飛常不定止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銑曰言險阻亦易為也而嗟我兄弟乖別同袍共被之義 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向曰子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為讒邪所毀以致離別故若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悴傷也 君不垂眷豈云其誠良曰謂文帝信讒不垂眷兄弟豈可申此誠信也 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翰曰秋蘭香草可喻無馨香不歇此桂樹冬榮志不移也 絃歌蕩思誰與銷愁臨川暮思何為泛舟濟曰兄弟既在分別猶有絃歌可以蕩滌憂思誰與同之日暮臨川而增思何以能為泛舟言不能也 豈無和樂游非我鄰銑曰絃歌皆兄和樂蓋為游非我鄉黨 誰忘泛舟愧無榜功孟人翰曰誰忘此泛舟之樂令兄弟別離召愛思之清不齊故以榜人託詞榜人行舟人也

雜詩六首 五言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良曰此意思友人也之子友人也迥遠也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向曰方猶行也極至也 孤鴈飛南游過庭長哀吟

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銑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過其庭而飛之乎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復不見乃傷心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濟曰此詩自喻遭邪諸逐出帝都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向曰迴遠也我即此轉蓬也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翰曰蓬隨風而上下不可窮極謂輕也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良曰蓬似客游遠從戎事心之驚乱不定也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翰曰毛皮裘也褐短衣也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我形此食不充飽我腹謂情理迫窄如此也非柏直然蓋以刺時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向曰去去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何憂人令老而已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銑曰織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乱多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向曰言役思多乱而自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章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濟曰悲愁聲哀故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良曰良人夫也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噭音叫鳴索羣翰曰噭噭鳴皃索求也鳥且求羣而況於人乎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近皆同人无不見故願託馳光見其夫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

沚向曰湘亦江水名沚渚也時俗薄朱顔誰爲發皓齒銑曰朱顔皓齒皆喻賢人美才也時俗既薄之誰爲相起發而用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於用賢今既薄而不用難久恃其尊

僕夫早嚴駕吾將行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銑曰僕夫御車人也早命嚴整其駕馬將伐吳天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万里之外以開土宇此吳亦安足所由於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良曰介間也淮泗二水名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濟曰若濟此水惜无行舟喻心雖願爲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閑居者意常憂国而君不知

飛觀百餘尺臨牖仰櫺軒翰曰觀樓也俯憑倚也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閑良曰勇士見国未安故多悲心小人狹志苟偷朝夕以自閑樂終无所成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向曰亮信塞滅元首也言国讎信今不滅甘心爲喪亡首以爲国也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銑曰太山東岳也壯士人規赴將爲国也死力故亂之也而言西南將若謂征吳望乃在西南也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濟曰絃急以喻情切也言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激言也聆聽也

情詩一首 五言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教令偏佞於下以多征役風爲教令也衣者近人

之射請教令偪人也游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向曰此各得其志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良曰言不如魚鳥之得志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銑曰始出謂初出征時徭役久經歷時也晞乾也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翰曰游子謂征役者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刺詩不歸也慷慨對嘉賓悽愴内傷悲良曰嘉賓友人也言与友人慨歎相對悲国政也

雜詩一首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向曰扇動除去也皎皎亮月麗于高隅銑曰亮明隅角也興命公子攜手同車翰曰起命友人將同游也龍驥翼翼揚鑣踟蹰濟曰龍驥馬也翼翼飛也揚鑣踟蹰謂緩行也言疾緩自在肅肅宵征造我友廬良曰肅肅静而獨行皃造至廬宅也光燈吐耀華幔長舒翰曰言宿友人之家乃張燈張也舒張也鸞觴酌醴神鼎烹魚銑曰鸞觴盃也刻為鸞鳥之文醴美酒也神鼎鐵器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煮也絃超子野歎過緜駒翰曰絃琴歎歌也子野古之善鼓琴者緜駒古之善歌者今並超而過之流詠太素俯讚玄虛銑曰太素玄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孰克英賢與爾剖符銑曰孰誰克能也爾汝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騁我英賢与汝俗士合契而為士乎

雜詩一首 五言

傅休奕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孝善屬文州舉秀才遷司隸校尉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良曰進德脩業故惜日短夜愁不寐故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濟曰夜攝去寢衣步於前庭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向曰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而色玄也影又隨其形而動鴈響逐風歸於空房謂下文述清風与微月故此先言之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衣去青天。列宿自成行。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身著衣也喻邪佞小人也列宿二十八宿也喻正位備員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銑曰鳥鵲之類皆曰野鳥驚於月光而號吟也東廂庭之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銑曰纖輕也髣髴見似有不分明皃渥濃也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向曰時之不停夜忽已夕故北斗廻轉而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翰曰上文所云繁星謂小人任位者多讒邪之道浸潤如渥露初漸人衣也復恐讒積至甚如凝露之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濟曰讒邪既成則危身也如霜露不來隨風而摧則身之滅絕如月光流沒矣流光日也此說夜故云月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暑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良曰暑日也度度數也東壁正昏中。涸陰寒節升。向曰東壁星名孟冬之月日昏東辟中涸陰謂此時有堅冰也升進也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銑曰朱火燈也青无光謂寒氣迫之也蘭炷也寒氣盛故燈夜凝也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濟曰衾衣被也纊細綿也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翰曰遙長昔夜也寤言謂卧而語无人應我永思

慮嘗替慨然獨撫膺 向曰長思人事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撫膺也嘗因替廢膺胷也

情詩二首 五言

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 銑曰晨月謂夜將曉時燭照也此二詩閨情也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无容光言寂然也 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 翰曰擁抱也言襟懷之中但抱虛影而輕被覆於空牀 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 翰曰謂夫未行之時居歡愛之情懼其夜促今在乖愛念怨此夜長惜懼戚憂宵夜也 撫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 向曰逍遙緩步皃守穴也 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 銑曰蘭蕙香草緣清渠而出繁華菓葉蔭覆綠渚也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 翰曰夫行不在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久處巢穴習性所知喻人君不習為惡遠別何知慕侶之憂甚邪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翰曰葵之為物傾心向陽如臣事君以心欲也故託之為詩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向曰鬱盛也萋萋茂皃 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睎 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案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傾心向日穎心睎日也 零露垂鮮澤朗月輝其耀 良曰零落也言露垂鮮澤以沐之月舒光以照之盡喻君之恩及臣也 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飆飛 濟曰逝往也柔風春風也戢藏也商飆秋

颸也

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向曰曾雲无溫液謂重雲无夏雨也 此上四句皆喻在吳被破而來也

寄蒙高墉德，玄景蔭素𣑯。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墉玄陰之影庇蔭素𣑯之花也墉墻也玄謂墉陰之色玄黑景影也

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向曰言衰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心喜晚彫以為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官故也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攄字顏遠譙国人也篤志好學參南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手侵掠城邑攄遇戰軍敗死之攄与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

密雲翳陽景，霖潦浩庭除。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霖潦雨水也除階也

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良曰纖細也枯槁木也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疏。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名思賢人也

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飈俱。濟曰情隨玄陰閉塞不通為懷人也心与迴風俱飛願遠去見友人也

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向曰歐陽建也

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銑曰精義之義我則見神之際與之思清機發動入妙理也

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良曰十日為旬月初曰朔微妙之言絕于我耳

褰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翰曰詩云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水也故此事不足為難孟文人間不可待而見之清陽人之眉目間也俟待也

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向曰引頸出於立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宇檐也

感舊詩一首五言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濟曰富貴者雖不肖人皆附之以有所請求故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惡之以无所竊望故雖親乃離也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銑曰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移於藺相如門後復位門客復來漢竇嬰大后兄丞相竇嬰與嬰婦於大尉田蚡嬰雖去職以大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利若皆去嬰歸蚡也勢利相奪有如此者晨風集茂林栖鳥去枯枝良曰晨風鸇也其集於茂林則栖鳥皆懼而去飛就枯枝今我唯困蒙羣士皆背馳翰曰言我困於蒙昧而羣賢士皆背我而走鄉人敦懿義濟濟薈光儀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其於我濟濟盛多為我屈節以與我光儀也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向曰詩云有客宿宿信信則為頌美客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无歸今鄉人情重亦頌詠此詩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濟曰今歡樂何所為歎也蓋思素絲逐染人心有易也路岐与之多失其所以據也

何劭祖

雜詩一首五言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靜寂愴然歎惆悵忽游顧向曰秋物凋落閑夜无友故愴然發歎出戶游望也頓望也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良曰垣墻也俯察下視也心虛體自輕飄颻若仙步銑曰感此時物見草露之理心遊於虛无而覓躰輕故若仙步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凋故想与神仙之人与之遇合求長生也道深難

可期精微非所慕濟曰大道深遠雖可期知精微之理亦非敢所慕勤思終遥夕永言寫情慮向曰勤勞遥長也

雜詩一首五言

王正長翰曰臧榮緒晉書云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向曰感離別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濟曰胡何寧安析離也靡靡漸進也言何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日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良曰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辰參之星不可相望到辰星也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翰曰往昔春時今思忽已秋矣鶬鶊春鳥蟋蟀秋蟲人情舊鄉客鳥思故林銑曰鳥共巢而游者必還栖故所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向曰師涓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誰復能宣滿我心志也

雜詩一首五言

棗道彥翰曰晉書云棗據字道彥潁川人美容皃善文辭辟司辟大將軍府選尚書郎中庶子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絕也象道也言抗我家臣江道勞於軍旅也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良曰上宰賈充也任吳都督江漢而道彥為之從事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事招而用之建立元善也士命聘賢之重礼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銑曰以道彥自謙才非荆山之玉和氏知玉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玉場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翰曰人之非材如羊衍虎文燕鳥假為鳳之飛

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向曰謂賈充門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向曰攸邈遠也限隔梁橋也僕夫疲遠涉車馬困山岡翰曰僕夫駕車馬人也陟升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銑曰暨至也穹蒼天也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停霧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沾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銑曰林深而黑故云玄林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翰曰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有志在四方安得恒逍遥端坐守閨房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恒常逍遥閨房然可也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翰曰仰為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而内之感別難可忘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左太冲

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黄良曰柔條小枝也生榮至此節而成勁也言白露為霜露葉從落人也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銑曰崖畔也皦皦明白皃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濟曰披開軒戶也嗷嗷聲也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為局小而終不遂云獨守空堂也塊獨也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向曰壯齒謂少年也言少年顏色不常居住忽即衰老歲常為歎歲暮謂衰暮之年也慨慷歎聲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 濟曰晉書云張翰字季鷹吳人也有清才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為東曹掾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 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狀若翠芳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 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 銑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必有衰難久假樂感之於心 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 翰曰引頸望榮官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足下流託幽深之居 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向曰壯少也貧賤衰老之至若敵來而相尋 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 濟曰既已衰暮貧賤歡樂之容不照於顏故悲而發此歌吟也謳歌也 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翰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咨嗟所能及也但古人有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 良曰蕩洗也 蜻音精蛚音列吟階下飛蛾拂明燭 銑曰蜻蛚秋蟲也燭燈也 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 濟曰佳人婦人也煢孤也 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 向曰言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物忽疾也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翰曰櫳亦房之通稱萋盛兒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翰曰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西南西南坤位故曰坤維秋則日行於西道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向曰浮陽日光回飈風扇動也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露霑其上如栖止也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氣凝而為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廓然而高万物皆被肅殺之氣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翰曰木之弱條未堅者已為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濟曰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之因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向曰孔子在川上云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此前賢所以自勗勉也前脩猶前賢也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銑曰金風秋風也秋為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則雨能開陰之氣候也啓開期候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翰曰寒花菊也彩色也秋草蘭也滋潤也閑居翫萬物離羣念所思銑曰此時感物則離羣之情相戀所思之人寂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音其良曰蕭育与朱博為友王陽与貢禹為密交述此所事思友人不相往來也牘書也綦行跡也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向曰基本也高尚不仕離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本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翰曰至道之人不嬰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李於此時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濟曰日出之際東方有赤氣若迎白也暘谷日出處朝霞亦丹氣也翳翳結繁

雲森森散雨足 良曰翳翳雲初出皃森森雨散皃 輕風吹勁草凝霜竦喬木 銑曰竦倒蘸也

密葉日夜踈叢林森如束 翰曰木葉密則枝重葉既踈落條輕上指森森然如束也 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 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來遲晚節即衰暮悲年華促也 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銑曰百憂言多也將求季主卜之吉凶安在也司馬季主善卜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濟曰章甫冠也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 行行入幽荒甌駱從祝髮 翰曰入行經於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之俗皆斷髮而此冠則無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祝斷也 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 向曰冠不用於越將何所設之此疾時君不用賢之甚 瓴音零甋音的夸璵璠魚目笑明月 銑曰瓴甋瓦也璵璠良玉也魚目魚之目精白者也明月寶珠也令拙人以斷髮為美時君以小人為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翫魚物笑於寶珠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翰曰郢中之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和者甚少巴人下曲和者數十人故知能不能則亦猶章甫與斷髮之異和賢者與小人不同 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翰曰人皆不識賢愚之其殊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 良曰魯陽關名其山峻阻路狹也峭峻也 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 咆虎響窮山鳴鵠聒空林 濟曰咆號鳴也窮山空山也聒聲多也 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 良曰淒寒也嘯風聲也百籟謂諸孔穴草木風所激而為聲 感物多思情在險易

常心翰曰感此山藪之物已之情多在此險阻後有所擢改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挺纖越飛岑兮濟曰揭去也見險阻恐右顛墜故戒不虞虞度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也挺拔平也飛岑高山兒王陽驅九折周叉走崟崟音吟向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至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躰奈何乘此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崟崟險阻兒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往古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今日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銑曰旅心不定如懸旌於風翩翩而飛是時從軍行也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良曰鞞大鼓也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翰曰羽檄軍書札備者神武天子也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翰曰長鋏神劒名冠敵將至則必鳴於鞘中烽火所以警候邊亭捨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布去之縵胡纓軍旅之服更易而被之疇昔懷微志惟慕竊所經銑曰有微妙之志運籌惟幄亦心之所經習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翰曰何必操干戈乃為用兵坐於廟堂之上以運籌策勁敵必誠可謂奇兵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良曰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之鋒銳也制勝謂制敵以勝也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晏子公觴之昭曰請君弃酬公令侍者酌樽進之昭以飲晏子令徹樽而更之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謂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瞑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不可伐吾欲慚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礼太師識之於是不伐齊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樽酒樽也俎致肉盤也兩楹謂兩間也言為籌策於此乃可制勝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翰曰兵難

不尚巧遲尚拙速也畢名謂留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銑曰羈束猶拘束也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向曰下車謂始至也望舒月也四五員謂經四五月也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銑曰欲明時物候故自發問此何時也胡蝶飛謂春時南園謂故鄉宅之南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翰曰閩越之人皆劗髮文身為蛇文如人衣服也胡馬北方故心願度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出來有之固然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濟曰結構室宇於深山之曲耦謂耕伴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深岡山也荒庭寂已閑幽岫峭且深良曰荒庭謂草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復深也

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向曰渰起雲兒言有雲起於南岑也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銑曰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期會也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雖无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四指曰膚霖三日雨也

澤雉登隴雊寒猨擁條吟翰曰雊雉鳴也擁條謂抱樹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向曰荒楚林木也叢生曰楚鬱蕭森盛多兒也蕭爾森條長兒

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銑曰投棄也耒耕器也言棄耒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聲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良曰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迴淵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

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翰曰養真謂引其性縱也所尚以无為也道勝謂明道勝者所以見隱身也陸沈謂无水而沈淪於山林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銑曰竹素皆乃古人所用書之也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園謂樹下也翰筆也謂寄言辭於筆墨之林林者謂多也

黑蜧(音麗)躍重淵商羊舞野庭 向曰蜧蛇也至於深淵若踊躍則致雲雨商羊鳥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降雨候也
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 翰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雨相成助也
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 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天下雲徧起也
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 翰曰言霖雨過二十日也散漫水大亞次於堯時洪水九年也
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 濟曰伏潛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 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割害墊溺也言大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
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 銑曰沈液雨水也言漱滌草根皆陳朽萎也而木葉之莖以水久住亦以腐爛
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 翰曰閭里室宇皆已積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煙也水深塗泥車輪之行故無声也
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 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墻也閭里門也皆積毀故人家家不復隱形也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 良曰燼薪也紅粒米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而米亦貴於王
君子守固窮大約不爽貞 銑曰君子雖貧約守之代不爽貞正之志
雖榮田方贈慚為溝壑名 向曰子思貧居田方贈狐白裘不受方曰吾與人物而亡之若棄耳子思曰吾聞忘施猶棄物於溝壑也吾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也君子固窮雖有贈惠之榮慚為此名
取志於陵子比之黔婁生 翰曰於陵子仲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為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旦尽陽冥然也

時興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翰曰時興感時物而興情也亦雜詩之類

亹亹音尾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向曰亹亹行進也悠悠遠也圓象天也方儀地也運動廓大也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銑曰游放原野也蕭香蒿也藿豆苗也惜時逝之意北踰邙與河南臨伊與洛良曰踰度也邙山名伊洛水名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摵摵所六芳葉零蘂蘂芬華落向曰摵摵葉落聲也蘂落也蘂蘂不垂落兒下泉激洌清曠野增遼索向曰下泉流泉也激洌寒貌曠廣增益也言流泉至於秋則急流而清徹也寛見野之中益以遼遠寥踈索然也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五各反翰曰遐遠也荒謂野中多山也岸崿邊畔也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銑曰万物形變隨時而化神思感之因此而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濟曰至人眞性澹乎然無所營為唯在玄然寂寞而已

雜詩二首 五言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良曰結構也廬宅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銑曰問君何能如此者已以發問將明下文也遠謂心自幽表雖處喧境地如偏僻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向曰菊香草黃華可以泛酒似然遠貌見此得性自縱逸也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眞意欲辯已忘言翰曰日暮山氣蒙鬱所謂佳也飛鳥晝游而夕相與歸于山林此得天性自在者也而我欲言此眞意吾亦自入眞意也故遺忘其言而无言也

秋菊有佳色裛於劫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濟曰掇采英花也菊有佳色故更裛露而采之汎之於酒自飲天性故遠達世上之情不若我也忘憂物謂酒也

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 良曰獨酌獨進一盃也又自傾壺而酌之

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銑曰衆物之運動者日入皆息故歸鳥趨飛於林而喧鳴也此自合其旨理故言之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向曰嘯傲超逸兒軒簷也言自超逸於東簷之下聊復得此生之樂

詠貧士一首 五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翰曰万類各有所託附而孤雲迥出獨无所依也蓋以諭貧士

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 良曰曖曖暗兒言暗昧游於虛中終以消滅何復見有光輝也謂貧士无榮富之望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 銑曰早朝夜氣已開衆鳥皆飛喻衆人各有所營為也朝霞謂早時宿霧謂夜氣也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向曰此謂困鳥遲遲緩舉其羽未夕來歸矣謂不及衆鳥之次貧士亦不及衆人也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濟曰貧士量其微力守其故跡不為營求常苦飢寒知我者且无矣則吾歎何所悲也轍跡也知音謂知我者也苟且也已矣歎也

讀山海經一首 五言

翰曰山海經者所記衆山百川草木禽獸之書潛讀之因而發詠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 銑曰此先述時候我疎謂枝葉四布兒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良曰衆鳥皆欣此茂林之扶踈而我亦愛我所居盖各得其所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向曰大路車馬行多故轍跡深也頗少也言居窮巷之曲隔此大路少能迴故人之車以過我也謂所居幽僻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濟曰蔬菜也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翰曰夏之暑熱風雨俱來清煩故曰好風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銑曰泛溥也周王傳謂周穆王傳也穆王車轍馬跡偏於天下故先溥臨之其後流目於山海經也圖象也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向曰讀此書俛仰之間終見天下之事可謂樂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五言　謝恵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翰曰楹柱櫳窗也團團滿葉露析析先歷振條風良曰團團露皃析析風聲蹀牒足循廣除瞬音舜目矖力帝曾穹向曰蹀足謂搴足也除庭也瞬目謂動目也矖視也曾穹天也搴衣步循行於庭動目以視高天也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銑曰雲漢天河也靈匹謂牛女相匹耦也彌終也謂終年闕於相從會合遐川阻眤愛脩渚曠清容翰曰遐長眤親脩表曠隔也謂長川阻其親愛長隔於清河容儀也長川遠渚皆天河也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濟曰弄杼謂織也藻文聳踴也言憂此久曠故織不成文聳踴龍駕馳赴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良曰今夕一聚明晨復離故云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斡款情難久悰音琮向曰傾邪斡轉也款愛悰樂也天河將邪易為迴轉謂向曉也故愛情難為久樂即恨分離沃若靈駕旋寂寥

雲幄空翰曰沃若龍行皃靈駕旋謂牛女龍駕各還歸也我寢空虛見雲幄悵也此會合於天而言雲若故其宜也言別離之後雲幄已空也留

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翰曰謂牛星留情顧眷華寢之處遠心逐織女之龍車沈吟爲爾感情深

意彌重向曰比恩重故少爲之感生故請深而意彌多也重猶多也

擣衣詩一首五言良曰婦人擣帛裁衣將以寄遠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銑曰衡紀玉衡星也度數晷運轉也無復淹停日行倏忽之疾有如相催白露滋園

菊秋風落庭槐濟曰滋潤也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翰曰肅肅羽動皃烈烈聲也莎雞促織寒螿

列列聲多皃蟬也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良曰夜陰之氣結於空幕月照於閨房之中也幕帷也宵夜皓明也

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向曰戒備端整也謂美人一作相與備整長服容飾以相招攜簪玉出北房

鳴金步南階濟曰簪插首飾也鳴金佩飾也步南庭將擣衣也櫚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銑曰室之

高深動聲響易也楹柱也楹長故杵高也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翰曰芳香也言用力故有微汗題額也一雙者對

舉之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向曰紈素謂帛也君子謂夫也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

衣良曰笥箱也夫在遠方故云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君開濟曰篋亦箱也盈滿也自由也言幽密緘

封也候待也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翰曰衣帶皆與帶尺度長短依舊所裁不知今身與非也疇昔謂舊日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五言）　謝靈運（翰曰靈運登樓望所待客未至故作是詩遲待也）

杳杳日西頹（銑曰杳杳遠皃）漫漫長路迫（漫漫長皃迫近也喻景老而長於之路近也故云）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登樓為誰思臨江待客以寫憂也）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向曰客与我別時所期十五日也今也至明猶復未至也三五日也圓景早已滿謂至期也）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佳人謂君子也適謂適所期也）即事怨睽攜（良曰即事謂此事也睽攜乖離也）感物方悽戚（感物謂上積日長路也悽戚憂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心有所待時以易失故自夜至于明已隔於一歲）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翰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花香可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未堪折謂孟夏時未花也蘭苕亦香草比君子故屢摘以相思欲贈遠也）路阻莫贈問云誰慰離析（所歷遠阻莫能贈而問之何以慰分離之情也）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濟曰搔首引領望訪於行路之人冀得見良友之可見）

齋中讀書一首（五言　銑曰齋靜至也）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向曰京華帝都也言昔游帝都丘壑之情不忘也丘山壑水也）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良曰矧況跡事也寂寞閑靜也言心及所為事跡皆歸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翰曰無俗理可以息諍訟之事但見鳥雀來）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濟曰臥疾養疾也豐多也翰筆墨文章也）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良曰觀古今謂讀書也戲謔樂也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向曰讀書見長沮桀溺之耕笑其苦也見揚子雲校書天祿閣又哂其勞也哂亦笑也執戟亦已疲、耕稼豈云樂、向曰執戟即子雲為郎執戟宿衛耕稼即桀溺也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翰曰万事有分不可並得歡樂且達生理自守貞性乃可託於時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五言銑曰田南靈運所居之南也樹立也植種也引流水種木為援如牆院以援衛也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丘園中向曰樵採隱逸之人俱在於山所為不同亦有養病園中者也痾病也園中屏氛雜、清曠招遠風濟曰屏去氛埃喧雜招來幽遠之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良曰卜室倚背阜山啓開扉門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翰曰激澗感水上高處用之代汲水於井也插槿木以為屏牆也列陳墉城也羣木既羅戶、衆山亦當窻向曰羣木羅列於門衆山當窓不見也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銑曰靡迤也趨走兒迢遞高遠兒趨走瞰視也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濟曰思之少欲不期為勞就此山事罕希用人力也即就罕希功力也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良曰蔣詡隱於杜陵唯開三逕唯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故將開此逕長懷此蹤也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翰曰賞心之樂不可忘者則妙善之消所望同於古人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脩竹一首 五言 向曰新營所住則前所瀑流植援之処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 銑曰躋升也築謂築土為室

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 濟曰苔石上青苔雜以泉水故滑也誰能步者言不可行於上葛之條蔓細弱上高下深恐有顛墜也捫攀也

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 翰曰嫋嫋風吹皃萋萋草盛皃

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 翰曰美人友也敦厚也言友人遠游不還而佳期何時復得敦厚而相敘也覽此物思友人

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 向曰芳塵輕塵謂人不在輕塵徧席如凝瑤美言之也醑酒也

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 銑曰洞庭空波瀾謂秋時至也故楚詞云洞庭波兮木葉下洞庭湖名也桂樹貞芳可以比游今友人不還故徒為攀援謂与共之翻援也

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 良曰結念心近於高遠故云屬霄漢天也霄近也我之孤影无友人可与之言也景影也莫无也諼言也

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 音紀 良曰俯則洗心神於石水仰則看猴猨於木條也濯洗也潭水聚至声

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 上論反 翰曰山林深暗故餘見風如夜也雖晚見日卯時初出光也暾日初出皃

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向曰山崖傾側日光難久留也林木深遂風動風響易奔急

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 翰曰感往昔之事而思慮有所反復恐惱也理之步也至於自得理來合得於同也故情无所存繫也

庶持乘日用得以慰營魂 向曰庶近也日出而游日入而息居營元為不知所用於心謂之用此道可以近持於身乘而行之以慰心所魂神也

匪為眾人說冀與智者論 銑曰此道不可与俗人說之當与智者談也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 良曰此劉宋書云王微字景玄少好學无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十六舉秀才除右軍諮議微素无宦情微並不就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 濟曰臨高臺憑華軒長想夫也軒樓上鉤欄也華者有華飾文彩 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銑曰相思之苦言也 箕箒留江介良人處鴈門 翰曰箕箒所以簸揚物者以掃除也者此婦人言執以事夫也今言執此物留居江間也介間也良人夫也 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 向曰天不閔夫之苦但知自服狐白之裘不為溫也亦喻君之自溫而不知下人之寒苦也狐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為裘也 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 銑曰日暗牧牛羊之人皆下歸野鳥皆滿空園有以耦安其棲息而我獨孤也 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 良曰東壁星名也十月則日昏時見於南故云中昏傷感眷也 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 濟曰朱火燈也景影也言虛燭照人抱影多愁 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翰曰所思之人不見復何論也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翰曰數從一至十以為文理述其所情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 銑曰漢有甘泉宮祈祭之所也 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 向曰三朝謂正朝也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國慶謂朝會既畢乃上表還舊國也休沐止息 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 向曰四牡四馬也言得貴榮華故曜長路輕蓋疾如鴻鴈飛也 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 良曰漢成帝封舅氏五人謂之五侯新豐邑名 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 濟曰六樂六

代樂也組紛綬之屬以繫帷帳也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良曰七盤舞名列七行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翰曰周官食醫掌和八珍之齊殊其精也彫俎器也肴膳也謂其品色多名如綺文紛飾重言多也九族共瞻遲去賓友仰徽容濟曰遲待徽美也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銑曰李十年同大成言无就者訥也善猶巧也十者小數之極故數詩至此不止

翫月城西門解中一首五言翰曰解公府也時昭為秣陵令

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鉤向曰月初出於西南纖纖然有似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向曰出於西南固宜映東北階也娟娟明媚兒比月初出光微也蛾眉婦人之眉也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翰曰蔽隱於闌檻阻於窓牖珠者飾之以珠瑣者畫之以文也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銑曰謂從微至明也三五十五日二八十六日也千里與君同者言思友朋遠近同也夜移衡漢落徘徊入戶中翰曰衡北斗也漢天河也夜久將徘徊復入於戶之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向曰此言翫月之時見草木花葉早委露而辭風落也喻別此落也委謝也亦如人從微至著終見衰謝也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繞陽春濟曰休目公務之日宴樂私家之辰武此琴曲以白暇也俗謂沆瀣神也宸亦月也蜀都司馬相如善鼓琴故云蜀琴抽猶奏也白雪陽春並曲名郢中名繞猶弄也肴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

人良曰刻漏已乾布酒未終而金壺之水已開滴漏言夜將盡矣軒車也言適車將歸復駐暫蓋而留酌以待情人情人交之將別離者欲終也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銅為之故曰金壺落開也渝酒盡也

始出尚書省一首五言 謝宣暉翰曰朓為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朓為諮議領記室故出尚書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翰曰惟思也休明謂武帝時雲五雲殿也陛階也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銑曰金閨金門也謂懸名於門乃通出入所謂禁門也瓊筵謂天子宴羣臣之席言瓊者珍美言之醴酒也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向曰宸天居也景日也天子比於日以照臨天下也言厭者謂武帝崩也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位政日亂淪猶不紹武帝軌紛虹乱朝日濁河穢清濟濟曰紛虹邪陰之氣亂激朝日而濁河之水穢清濟之水皆謂鬱林王之昏亂不紹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良曰厲王暴虐殺國人以止謗者召穆公諫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士不聽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比之於鬱林王馳猶為寬政矣人甚其政甚於餐食荼方之奇法則餐荼余草如薺焉荼苦菜薺甘草也英袞暢人謀文明固天啓向曰袞三公服也暢通也時明帝為丞相輔國政故云英袞也通於人謀謂固之謂語頤明帝即位而明帝之明之故天啓之也謂受太祖教廢鬱林而明帝立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翰曰青精星也黃旗瑞雲也皆王者將興之符應也紫軑輔也紫軑天子車也朱邸明帝所居謂青精輔車黃旗映於帝宅此謂明帝將即位之瑞也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銑曰章儀也見公將軍以光為司隸校尉三輔府吏皆東迎光武於洛陽也言明帝自丞相即位人皆覩之亦如漢光武也故還復見此儀礼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

音先良曰中區中國也泰大也言明帝即位恩流通下人信可昭明洗滌穢濁也輕生謂下人也詩信昭明也趨事宫闕載筆陪
旌棨音啓濟曰眺自向書殿中郎明帝以爲諮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於棨旌棨門之列戟也筆謂眺以文吏職用筆爲務也初趨走王事既見功成將歸邑
里故辭宫闕也語合在旌棨之下今在上者逐文之便也載用也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向曰眺之邑里人物向疏居處
其蕪謂別離久也清泚水流皃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上翰曰衰柳自喻也沈沈茂盛也泥泥濡也謂雖衰老尚爲君王所
顧猶爲茂盛如露濡也零落悲友朋歡娛宴兄弟銑曰久辭邑里朋友零落故悲也既秉丹石心
寧流素絲涕良曰秉執也丹赤石堅也既執忠赤堅貞之心安能爲素絲之變而流淚涕也寧安也因此得蕭散垂
竿深澗底翰曰蕭散逸亡也垂竿釣魚也
直中書省一首五言銑曰直謂宿於禁中以備非常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向曰紫殿天子居也彤庭謂禁中多赤色肅恭也陰陰沈皃赫赫盛也弘敞高大也風動
萬年枝日華承露掌向曰萬年木名承露掌謂起高臺爲仙形以掌承盤盤承甘露也華謂日光照也玲瓏結綺
錢深沈映朱網濟曰綺錢朱網並窓飾之飾也玲瓏明見沈亦深也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銑曰
紅藥謂所植草色紅者翻亂蒼苔青也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翰曰翔集也鳳池中書省也鳴佩所佩玉也信美
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向曰中書信爲美然非君室也思道屬以自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

駘狀改蕩良曰不見友朋鬱陶心蕩之也駘蕩春光色也安得陵風翰聊恣山泉賞翰曰願如鳥飛恣平生所尚

觀朝雨一首 五言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銑曰朔北也蕭條雨皃儵水石随風皃百常觀尚觀也九成臺謂九層臺也言雨灑集於水 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濟曰空濛散漫雨微皃埃塵也 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向曰振衣也重門常宮門也 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向曰長理事也擾煩也思心古人榮衰之理信遠哉也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翰曰戢斂也驤望也龍門之外魚上者則為龍不得上者點額於水次曝露也此喻斂翼而退復望舉首以求貴盛乃思失勢如乘流曝鰓者也 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銑曰動息猶出處也出處之道不可兼遂而遂之則歧路其多不知所從故徘徊中心不安定也 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向曰子夏肥而或有問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為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道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而未知子之義勝故肥也朓欲同之以不仕為勝故將去采北山之草萊萊草也言雖草之賤物亦不弃也

郡內登望一首 五言翰曰朓出為宣城太守郡內登望也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良曰問下車始至之日非直一月謂已經時序望舒月也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濟曰秋氣寒而登城上故云寒城眺望也平楚木叢也蒼然草木色也 山積陵陽阻谿流春穀泉

銑曰陵陽山名阻險也言山之積疊者有陵陽之險谿中所流有春穀之泉春穀水名

威紆距遥甸巉嵒帶遠天向曰威紆長曲皃巉嵒高皃謂山川長曲至遥甸山高之勢帶於遠天也距至也甸謂去王城五百里也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烟翰曰山桑柘木名遠烟生於中

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銑曰惝怳魂神不安皃

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向曰結髮謂弱冠時也旅客也平生早事於邊疆戎馬之事

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良曰規猶取也室光也要猶取也狐白裘也鮮麗也

方弃汝南諾言稅遼東田濟曰後漢宗資爲汝南郡守每事委功曹范滂時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但畫諾謂宗資委事范滂但唯諾而已今方弃之也管寧至遼東鄉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爲其飼之其人大慚於見禮讓大行海表朓志欲追蹤此事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五言翰曰伏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邑朓聞曼容作此詩朓遂和之

炎靈遺劒璽當塗駭龍戰銑曰炎靈漢也遺劒璽謂少帝也當塗魏也駭龍戰謂用干戈圖天下也

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銑曰千年一聖人出也謂漢末聖期缺於中國但有霸功起於寓宙郡縣謂吳蜀魏並起

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翰曰莊子云君子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鳳翔謂飛高故以諭帝王之興也陵楚甸謂吳并楚地得之也

衿帶窮巖險帷宂盡謀選向曰吳國以山爲險以江爲衿帶帷幄謀人盡此妙選謀人謂帷幄也

北拒溺驂鑣西龕龍收組練良曰吳北拒江淮故溺驂鑣一命鄧艾此所以閑限中州也驂馬鑣轡也以西伐蜀戰勝收其組練三千組練皆甲也龕勝也

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濟曰江海无波謂國内清平也將欲圖中原故曰流英盼

裘冕類禋郊

卜揆崇離殿翰曰衮冕謂衣冠也將肆類羣后禋祭郊廟山川也卜度其事崇其離宮別館宮殿之屬以為供業也揆度也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向曰釣臺臨之講武閱兵車也樊山山名於此廣為宴樂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銑曰文物聲明謂衣冠孔繼威儀葱蒨盛貌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翰曰謂三國厭分其土地欲使文軌同為一統以進於冠冕也薦進也參差代祀忽寂寞市朝變濟曰參差不停貌忽疾也寂寞空虛也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囀良曰妙歌者發聲繞梁而塵起故見梁則想其餘聲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翰曰吳國以雄之圖謀悵然若此而吾宰深思遠有睠想為之發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良曰幽客朓自謂也纓弁冠屬言我何留滯於江州而相從賞纓遂乖於衣冠之列也皐澤畔也纓弁衣冠也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濟曰清卮酒盃也相阻不得為獻酬之禮而良書不同披覽也言謂其上典籍芊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良曰芳音謂晏容言也言承其雅風采詠餘美絢文也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翰曰言行役若期至於武昌則當同為游樂也于役行役也鄂渚武昌渚名也衍縱樂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五言翰曰王著作融也八公山名也王融登是山有作朓和之述古蹟謝玄破苻堅事也

二別阻漢坻直尼雙崤望河澳於六銑曰二別大別小別二山也為漢水所阻鎮也雙崤二山名為據望於河曲以為固也澳曲也茲嶺復巑在丸岏五丸分區奠淮服良曰茲嶺八公山也上說二別雙崤之阻此述八公之險也巑岏高峻貌弘其

區域以定此准服之地也奠定也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向曰琅邪海間有琅邪臺孟諸澤名距至陸澤也阡眠起

雜樹檀欒蔭脩竹濟曰阡眠遠望兒檀欒竹美兒言此遥望諸山川之上雜樹復蔭脩竹也起猶生也日隱澗疑空

雲聚岫如複翰曰山林幽深日光隱蔽澗壑如空也雲氣集聚鬱鬱峯岫若重複也出没朓樓雉遠近送春

目銑曰雉城也山之曲直下不一行陟出入以見樓城遠近皆送目則以望之戎州昔乱華素景淪伊穀良曰戎州謂苻堅

也乱華謂乱其華夏也言苻堅伐晉時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是兵符堅乃敗於此山故述堅事也素景晉也晉以金德王故云素景淪没也晉道淪没於洛陽而渡江

也伊穀洛三水名阽余廉危頼宗衮微管寄明牧翰曰阽臨也宗衮謂王導為三公也宗謂王融同宗和融故云宗也衮三

公服也言晉時臨危頼王導而破苻堅也收謂謝玄為兖州刺史亦同破苻堅微无也謂无王導謝玄之猶齊无管仲則同不理故云微管也長虵固能

翦吞并鯨自此暴蒲卜向曰長虵害人傷能翦滅之也吞并鯨大魚能吞食小物喻不義也而此屬亦已殺而暴曬之皆謂已破苻堅也

導峻芳塵流業遥年運倏翰曰峻高遥遠倏疾也謂王導謝玄之道高而芳塵流於後世功業遠大而年運倏疾平生

仰令圖吁嗟命不淑向曰朓自言平生之志仰王謝其謀將為國致功以備吁嗟命不善遇未能致也謂不居要職也令圖謀淑善遇

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由濟曰浩蕩不得志也別親知謂任宣城太守也征軸行車也連翩如鳥飛兒言已似之再遠

館娃佳於宮两去河陽谷良曰館娃宮名也河陽谷皆謂朓行歷處也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

休濟曰朓四出外職而四時皆犯風煙霜露雨也休沴也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翰曰謂年已衰老故云春秀已

滌秋場[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謂告老將歸田也詩云九月築場圃故言之

和徐都曹一首 五言銑曰都曹郎徐勉也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 銑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皇州帝都也時都在江東而言宛洛者舉名稱以言之 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 向曰軫車也車馬相從如結迴遠瞰視也 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 翰曰風本无光光也草上有光色閃故動之如波之有光 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 濟曰人皆好桃李之色游其下故成蹊桑榆茂盛蔭於道路皆而曲周帀也 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良曰俶始載事也東都門名謂二疏告老歸田所別處也跳將欲張右人之跡故云已始駕也將歸出里以望綠疇田也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五言翰曰王主簿名季哲此詩言婦人怨曠以自託也

掖庭聘絶國長門失歡宴 向曰掖庭長門二宮名聘絶國謂昭君嫁於匈奴失歡宴謂陳皇后失寵幽閉長門宮此自喻失位 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扇 良曰古詩云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失寵者相逢各詠此詩也班婕妤失寵怨悲作團扇詩也言秋至則扇見棄指故也位之矣位亦然 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 銑曰蝶燕皆比小人在位也婦人之意則妬嫉雙飛皆有偶而我獨失儔匹喻小人得在位而我獨見棄置也 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 濟曰彼雖宴賞使衣帶已緩年近顏衰坐自惜也何時復用於時也 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 翰曰平生謂少年日宿昔謂老時也少年日顧顏色以相重衰老恩

移則千金之軀忽見捐弃亦猜時君不顧舊臣有巧不録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向曰故人心尚尓謂君心不迴也故人心不見謂婦人之心迴於夫也忠臣之志懇於君也

和謝宣城一首五言

沈休文翰曰謝朓為宣城太守作臥病詩約今和之

王喬飛鳬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避喧翰曰王喬為葉令每月朔望常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使人密候之言其臨至乃有雙鳬從東南飛來至則不網張之但得一隻舄舄後也此則從宦非宦侶也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此則避世非避喧也擬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濟曰擬度也皇鑒天子聰也言天子度我才器以發明也而短才不蒙見稱用如鳥之短翮屢為飛翻也晨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銑曰建禮門名也晚謂休沐歸臥於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罇銑曰徐稚字孺子豫章人也時陳蕃為太守而不接賓客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則下之言至者榻上有塵也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良曰孟子云君子之化若時雨侔齊也今守朓也稱芬也蘭蓀香草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向曰夢有六候二曰思夢所思也與朓相隔阻遠但神交而已故疲於夢寐而思所存也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崐翰曰東汜日初出處比少壯也西崐日入處比老也謂少壯之時牽拙才淺入仕事而浮惰蹉跎玄衰老也及歸也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濟曰菲輕儷偶也璵璠言自顧循無好又為輕薄之才何以偶於良士之美也璵璠玉也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銑曰願如鳥遊渤澥之水薄刷羽毛汎清波以自取扎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五言 良曰王思遠為御史中丞有詠月之作約和之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 翰曰氛埃塵也 方暉竟戸入圓影隙中來 翰曰光照逐門方故云方暉竟謂盡也隙穴圓故影亦圓也 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 向曰高樓思婦見月而思切也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又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士共游於西園 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 銑曰軒屋檐也以網及珠綴布飾之應門門名幽閑之所故多綠苔月光照之增其明也 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良曰洞深悠遠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五言 翰曰冬節冬至日也文宣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也嶷贈丞相子廉嗣為世子約往弔之傷其闃寂還於車中作是詩也第宅也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 向曰廉頗失權門下客皆去是虛也及復位賓客復來是盈也 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 良曰日生者時貴賤循復如此而沒死者矣曲池已平謂无人游也 高車塵未滅珠履故無聲 濟曰高車車上蓋高也珠履謂門客皆以珠飾履也車行則塵起履步則有聲塵未滅者思昔日之車行若在目故也餘聲者思昔時之履步若在耳故也 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 銑曰綠錢者青苔也紫苔亦同也无人行故此物皆生也賓階稍稍而上者客位客所居處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翰曰九原鄉大夫葬地也鬱鬱松栢盛皃佳城墓之塋域

直學省愁卧一首 五言 良曰永明帝即位任約為國子祭酒故謂國子為學省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向曰陌道也蕭瑟清風兒闈門也愁人掩軒臥高窻時動
扉濟曰軒門也窻扉窻扉也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銑曰室宇深高清陰之氣自滿神宇謂其莊飾如神也曖微微
不明兒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檐飛纓佩空爲忝江海事多違良曰纓佩官服飾也忝叨
忝也江海事謂隱逸不在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翰曰桂樹芳香而貞堅故君子尚之年將衰老可以歸休

詠湖中鴈一首五言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銑曰塘池也翔飛也唼所甲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向曰
唼入水鳥食兒若牽以口牽之弱藻草葉也藻水草也鴈不巢而宿故帶霜也羣浮動輕浪單泛逐孤光銑曰日照平湖泛泛
在光於鴈之卑若逐儔侶浮行於落光也孤猶遠也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向曰懸高也亂起驚起也
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濟曰刷理也搖漾飛兒故鄉鴈門山也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五言良曰率尓率務也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銑曰元巳上巳也具備斯此也開花已而樹流鶯復滿枝
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翰曰逐勢[illegible]我也在於矜夸曰輕薄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
塻陂向曰千金堰名在洛陽東鴈鶩陂在長安西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音責文照曜

紫燕光陸離濟曰綠幘龍巨冠其文照曜於目紫燕良馬也裝飾有光色也陸離光色皃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良曰蘭池宮名在長安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巵銑曰象筵箸也金瓶貯酒器也羽巵盃也上飾以鳥羽文也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向曰謂婦人翫遊不憶蠶之事蠶食日起萎死也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翰曰楚詞云長袂拂面善留客也言屢以拂者美人留客之義彫胡草名其實凝味美人自為客炊之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至歎息獨何為濟曰事有所阻各據其分故雖情甚愛之有不可見者而宿昔之間憂可損人儀容且遺忘於情愛違而去之亦何歎息也

文選卷第十五

文選卷第十六 詩庚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雜擬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幷序

袁陽源傚白馬篇一首　　傚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傚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屈平離騷經一首 騷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比也比古志以明今情

擬行行重行行 翰曰此明閨婦之思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 向曰悠悠遠皃邁亦行也戚戚憂也言寡其行人憂思之深也 此思亦何思

思君徽與音 銑曰徽美也言思君美德之音信也 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 翰曰緬邈遠也飛沈喻高

騷下隔

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良曰王鮪魚名晨風鳥名言魚鳥小猶思所居而君何不思歸 遊子眇天

末遠期不可尋濟曰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則在天末久遠之期不堪尋理於心驚颷褰反信歸雲難寄音向曰褰絶也驚風之來不絶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信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銑曰佇久立也想思謂思遠方君所居也沈深萃聚也謂深憂聚於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良曰帶長衿寬言思君而消瘦去去遺情累安處撫青琴濟曰去去遺情累謂棄所思之累安吾所而撫琴言自寬也

擬今日良宴會向曰此言勸人仕進以趨歡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銑曰迎風館名言閑夜無事置酒命賓友歡宴於此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翰曰齊僮奏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此皆樂府曲名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良曰棟梁也韓娥之歌聲繞梁薛談之歌声遏行雲言清遠之妙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濟曰同志謂得志也羽觴置鳥羽於杯以為飲也不可筭言多也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向曰爛明也言皆獨譚語綺善人物繁盛如朝霞之明也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銑曰晏晚也言人生在世苦知為樂之道晚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翰曰譬如雞之伺晨當及早人之為樂須及少也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良曰曷何也何苦守道以居

擬迢迢牽牛星濟曰此述思婦之情託牽牛以明之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良曰昭昭明皃清漢天河也粲粲衣服鮮潔皃行於天上故云光天步牽牛西北

迴織女東南顧濟曰牽牛在西北織女自然依東南乃星之常分此喻陽闊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銑曰冶媚也素練也華態既冶媚奮擧其手如練之白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音企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向曰梁橋睆視也歲暮謂秋也跂企踵也謂牽踵望彼牽牛無其良緣但相視而不得渡河也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翰曰大川天河也霑露霑露也

擬涉江採芙蓉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婦盛年其夫遠游采此以自傷也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濟曰瓊蘂玉英也芳蘭香草也上山采玉英欲以自高潔下入穹谷見香草處幽而美感而采之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向曰掬把也言采之未及盈把悠然懷遠人思與之同歡也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沉思鍾万里躑躅獨吟歎銑曰曠遠鍾注也躑躅不安皃戚此限隔注思万里情之不安獨為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翰曰此喻倡人感時思遠行也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良曰靡靡細弱皃江離香草也熠燿光色盛也皎皎彼姝女阿上郍上當軒織向曰皎皎明絜皃姝美也阿郍柔順皃當軒當門也織織素也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銑曰良人夫也偏獨也空

房謂獨無人也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擬明月何皎皎 翰曰此謂閨人對月思行人之意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 濟曰寢臥也安臥之時明月入於我寢牖之中照則光輝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也 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蹰感節物我行永已久 良曰涼風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蹰去感此節物而夫婿行久不歸悲之深矣 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向曰言遠遊仕宦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 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興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遠人機以松栢堅貞取之為比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 翰曰嘉樹松栢也山東曰朝陽封著也 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 濟曰言我執持其心同松栢經寒而不彫落也美人謂夫也曠遠也灼灼中心思貴之皃在雲霄言所慕遠也 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飇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良曰彌終也末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以為嘯聲入於飛風望遠情也翹企之皃者懷遠之心亦猶葵藿傾翹以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 向曰栢生于高陵而色青舊得性而不可攀仰蘋藻生于高山亦猶是焉故幾取以為比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 銑曰冉冉進長皃習習數飛皃翰羽也 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

僶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翰曰濁水謂黃潦水也戚戚憂也所歡朋友也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多憂滯而不置酒与朋友為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濟曰方駕並駕也名都即長安也綺美也闕樓觀也鬱積也盤桓廣大皃飛閣〻道曾臺高臺也纓繞冒覆也言虹雲之依臺閣如衿帶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良曰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謂第一宅也椒蘭以塗室取其溫香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向曰俠客遊人也絕景馬名驂駕也玉軒以玉飾車遨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平銑曰感彼遊樂各穫所願慷慨之志誰歎息也

擬東城一何高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易老不如早為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濟曰峻高曾重也崔嵬高大皃彌遍也蕙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遍天而下香草皆依林而衰悴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遺三閭結飛轡大耋大結嗟落暉良曰襲重也言寒暑相重時節之往如遺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長生耋老也言人老之人嗟歎日暮而猶且恃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向曰曷何也言何為牽於時事而違背貴之心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銑曰侔齊也瓊蕤玉花也言妖麗之顏齊於玉花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翰曰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調急曰高言歌之哀響逐琴調而急一唱万夫歎再

唱梁塵飛濟曰一唱三歎言稱美者衆也再重也重發清韻繞梁動於飛塵也思為河曲鳥雙遊灃水湄良曰河曲鳥謂鴛鴦此鳥常雙遊灃水湄水次也言我思與美人同遊如河曲之鳥

擬西北有高樓向曰此明賢才不見用也

高樓一何峻苕苕峻而安綺窻出塵冥飛陛躡雲端銑曰峻高也迢迢遠皃綺窻結綺文窻也飛陛閣道也塵冥昏塵外也躡履也雲端雲上也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翰曰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喻言德之美也蘭香草也言雖不見用哀歎之音猶馥於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濟曰玉容喻美才也言誰能眷顧我之才為一彈撫當傾於城國而視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平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歎良曰佇立久也日昃喻年老也言少壯既不被用故再三歎也歌者謂唱和之人言我不怨佇待時之久但願知己之人歎也思駕歸鴻羽北翥雙飛翰平向曰鴻鳥一舉千里言我將駕之與同其心者俱去

擬庭中有奇樹銑曰此言交朋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苕苕匿音徽翰曰蘭時春時也匿止也音徽言文章善信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濟曰虞淵日入處也言虞淵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

渚惠風入我懷良曰言芳草久已茂盛而佳人竟未歸也躑躅猶徘徊於林池之上惠和之風入我襟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向曰感此春物思戀所歡所歡未至采此芳草知將貽誰貽遺也

擬明月皎夜光濟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衰在貴忘賤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良曰涼風七月時也發起昊大也言大天之氣嚴而至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向曰招搖斗柄前星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翰曰蟋蟀蟲名秋則鳴於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呼桂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翰曰嘒嘒鳴也戾至翰羽也飛至高冥喻朋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安於愉樂棄舊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大梁亦星也言皆空有相織之名不堪杼柚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不為相知之用

擬四愁詩一首七言　張孟陽良曰四愁凡四首今一首入此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向曰分幽州為營州阻隔脩長也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銑曰崖岸也在目曰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思望君故傷憂之也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翰曰佳人喻賢德也綠綺琴名喻要術也雙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將忠義贈之願

因流波起重深絕然莫致增永吟[濟曰流波喻信也重深阻險貌謂讒佞也言我願以忠信超度讒佞之代終不能致故增長歎]

擬古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良曰此言榮樂不常]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向曰佳人謂賢人也美猶愛也樂酒日暮言天清風和賢人愛此良夜至明酣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銑曰樂極悲思來故歌竟歎息言是上多感烈人心]

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翰曰灼灼明也言月滿則缺花盛則落猶好照暫時此安能久也當如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　謝靈運[濟曰魏太子曹丕也鄴魏都也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良曰余代丕自謂也究盡也言朝夕讌飲以盡歡娛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向曰四者謂上良辰等事]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備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銑曰昆弟謂子建友朋謂王粲陳琳等美士曰彥盡謂盡其娛樂言古來君子未有相得如此者也]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翰曰宋玉唐勒景差皆楚大夫並以詞賦見幸]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濟曰梁孝王者漢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皆事梁王為賓客亦為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孝王無文章]漢武帝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良曰徐樂東方

朔枚皐皆武帝文章應對之臣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向曰武帝剛強疑君亦不得明言對之善言不誣

方將庶必賢於今日耳銑曰我亦述不作誣班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為賢矣歲月如流零落將盡

翰曰零落謂應瑒劉楨等死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濟曰言丕撰其文思其人而悽感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向曰環繞也北辰北極星也百川以海為宗故赴之衆星以北辰為主故繞之万民歸君亦猶是焉

照灼爛霄漢遥裔起長津天地中横潰家皇拯生民銑曰爛文皃遥裔遠也天地中

横潰以水喻亂也家皇謂魏武也潰亂生民皆如此焉而武帝拯拔之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翰曰滌蕩謂清淨也

羣英則王粲陳琳之類臻至也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濟曰忝辱欽敬也言我辱此敬賢之性常思見仁得之人况

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良曰衆君子謂王陳等傾心謂傾己之心以盛日新之得論物靡浮說析

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向曰言若論析理必布陳其實不為浮說也羅列縷述也謂列述文章無

有闕缺皆已盡天人之理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銑曰澄觴清酒也金罍樽也榻床茵褥也急絃動飛

聽清歌拂梁塵翰曰急絃謂急調也飛聽謂感飛鳥來聽清歌言清妙歌聲動於梁上塵莫言相遇易此歡

信可珍濟曰言歡當可珍重也

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良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漢二帝也崩乱板蕩皆喪敗皃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象向曰燎焚也伊洛二水名謂東都也言東都宮室盡遭董卓所燒也崤山名謂秦地象道也言陷沒無政理之道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銑曰整齊秣飼也楚壤荊州也謂粲避西京之亂投荊州也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翰曰沮漳二水名獎勸也言粲中心懷歸非外物所能留勸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濟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言粲常感此而無由得歸往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良曰上宰謂曹操皇靈謂獻帝也咸皆宗尊也言昔曹公奉獻帝威以征諸侯皆尊而為長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盪向曰雲騎言多如雲也漢南謂漢江之南也紀郢楚二縣名掃盪猶平定也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良曰雲霧喻昏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我披排昏乱得見曹公亦猶上月天白日也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翰曰慶善泰通欲猶欲也重疊謂曹公及太子丕也公子謂曹植也特猶獨也賞識也不謂息肩願一旦佐明兩濟曰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明兩也言初遭喪乱但願息肩不謂今日遇太子得息也並載遊鄴京方舟泛河廣良曰言太子同舟而遊樂綢繆清讌娛寂寞梁棟響向曰綢繆親重皃寂靜寞深也言清讌娛樂於靜深之宇歌聲響於梁棟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銑曰顧念養樂也言常為長夜之飲豈念乘日而樂

陳琳袁本初書記之士故叙喪亂事多良曰袁紹字本初陳琳先事之以掌書記

皇漢逢屯邅天下遘氛慝翰曰屯邅難也氛不祥氣慝惡也皆謂亂賊董氏淪關西袁家擁

河北濟曰長安為董卓所没紹起兵據河北擁持也單人易周章向曰單人獨人謂琳也周章惶

懼兒窘束也言我孤獨易為惶懼故束身就紹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国向曰豈直所事乖離於己身而亦長思戀

故鄉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音牟賊銑曰相公謂曹公也勤王謂勤於王事也蝥賊蟲名食苗曰蝥食節曰賊言紹如之

徒毒害百姓亦猶是焉故以為比言曹公能平定之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翰曰言我今歸曹公得見洛陽輝光漢朝法

則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遺餘命其幸已深況值太子明得之遇愛客不告

疲飲讌遺晷刻良曰疲倦遺忘也晷刻謂刻漏也晝夜一百刻言太子愛客無倦相與飲讌忘其日夜夜聽極星闌

朝遊窮曛黑向曰聽謂聽音樂也極至闌稀窮盡也曛黑黃昏時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銑曰

哇淫声也埃塵也言哀淫之声動於梁塵觴行深其深默之趣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翰曰古人以酒色為惑我今以

極一日歡娛安知古人為惑義也

徐幹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詞向曰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言幹無仕

宦情慕古人隱之事故入仕於時多有箕潁之言

伊昔家臨淄提携弄秦瑟濟曰伊惟也臨淄齊所都幹舊居也提携謂與朋友携手而弄秦瑟〻箏頗出於秦置酒

飲膠東淹留憩高密良曰膠東高密皆郡國名憩息也置酒淹留叙平生之道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向曰外物世事也謂此處歡樂可終年為牽於世事不畢所願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銑曰搖動也箕山名許由隱處濮水名莊周隱處言本心將隱至末年逢亂為憂懼所迫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芻游椒蘭室翰曰言臨幸太子休明延及我薄陋之質以同棲集負薪賤役也椒蘭室貴人之居也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濟曰清雅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說信非一理行觴奏悲歌永夜繼白日良曰觴酒也本斥宦情故有悲歌悲歎交集於懷長夜繼日而不歇也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向曰華屋謂館舍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蓬廬與野人為偶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顧昔隱逸之心悵然若有所失

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翰曰卓犖高絕貌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濟曰晏安也里閈鄉曲也東平所居縣名河兗當衝要淪漂薄許京良曰河濟河也衝通衢至也獻帝遷許州故稱許京言我因通濟淪漂至於許都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群英向曰廣川喻魏公細流喻已也言魏公不逆我之微細得廁於群英之中北度黎陽津南登宛郢城銑曰黎陽津名北度者謂從太祖征袁紹宛郢二縣名南登者從征劉表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濟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情與歡友之情相為辭說進退為官得充陳奏究盡平生之才矧荷明哲顧知深覺

命輕[济曰矧况哲智也明為曹公也言我蒙黄公顧眄知恩至深竟身命之輕也]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音]結鳴[良曰牛羊下來謂日暮時也揭雞棲木栝楬鳴謂雞鳴時也言朝遊至暮々坐至明]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翰曰言歡宴之樂於終々歲為之非一日也卮酒盃也新聲也辰時諧和也言明時難遇而今得并合也肅々羽聲也繽紛飛皃戾至冥遠也歡遇既備之唯願奮其羽翰飛至高遠喻將求貴仕]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銑曰嗷々哀鳴之聲自從也委羽北方山名]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翰曰弱水々名在北方湄水次也違避也長沙国名在南方也渚水曲也言鴈春則向北方以求涼也冬則向南以就陽喻瑒逢乱移]顧我梁川時緩步集潁許[济曰大梁許潁皆郡國名顧推也言我於大梁遇其明時從容於許潁之地]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羇旅[良曰世難謂漢末遭乱漂淪薄迫也言我逢乱漂泊為客於荊州也]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向曰言喪乱未定時而我先託身於曹公故言得所]官度廁一卒烏林預艱阻[銑曰官度烏林皆曹公戰爭之所言我亦与士卒參預其艱阻]晚節值眾賢會同庇天宇[翰曰晚節猶暮年也眾賢謂諸賢劉等庇蔭也天宇謂武帝之得能蔭於天下]列坐廕華榱[音衰]金樽盈清醑[思与反良曰蔭庇也華榱華屋也醑酒也]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良曰延露曲名闌閑也謂繼夜而語]調笑輒酬荅嘲謔非慚沮[慈呂反向曰沮止也言調笑嘲戲輒相酬荅非有慚]

恥而止之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銑曰軀身也言我委公元道思慮有心之事皆已申叙

阮瑀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翰曰洲水灘也風悲謂風急而悲也黃雲謂兼埃塵之色黃此喻亂也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濟曰羈馬絡頭以金爲之馳逐聯翩皆馬奔走之皃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良曰慶雲瑞雲也喻太祖也惠恩也優渥厚也微薄自謂言蒙恩厚得攀衆賢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今復河曲游鳴葭汎蘭汜音似向曰渤海郡名南皮縣名沚水渚也魏近河故云河曲葭笳也汜瀆也植蘭於傍謂之蘭汜躧步陵丹梯竝坐侍君子銑曰躧履丹亦梯陛也謂階陛赤色竝坐謂与諸賢竝侍太子妍談既愉心哀音信睦耳翰曰妍美愉樂睦和也言話之美足可樂心哀音之音信可和耳傾酤音姑係芳醑酌言豈終始濟曰酤醑皆酒也係續也酌言以終始謂安樂无休息也自從食苹來唯見今日美良曰苹萍草也食苹之詩天子宴諸侯而歌之言我自預嘉賓以來唯今日之美

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良曰鳳閣內省也華沼謂宴樂之處沼池也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從所綺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銑曰弱枝柳也蕙香草也從倚徘徊行皃騁平討尋也言平望盡目所見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裊裊奴了反翰曰邯鄲郡縣名裊裊弱皃

副君命飲讌歡娛冩懷抱濟曰副君謂太子也言爲天子之副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

早衆賓悉精妙清辭蘭蒲藻良曰遊樂無日夜早晚也衆賓謂徐陳之屬言辭之清雅如藻之麗如蘭之芳蒲水草而

有文蘭香草也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向曰師曠奏清徵之声而玄鶴下舞哇淫聲也徹通也清昊天也中

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銑曰中山出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覺飽於道得願以黃髮期養生念

將老翰曰黃髮老人也言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儗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五言

袁陽源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及凶劭行簒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分義之士儀象也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良曰遊俠之人佩劒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捷皃五陵漢帝陵豪傑所居秦地天

下樞八方湊才賢向曰樞要湊會也言秦地天下之樞八方賢才之要會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銑曰荆魏二国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

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翰曰負恃也言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勢權之人藉藉關外來車徒傾国鄽濟曰藉藉諠盛皃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衆傾於国鄽五侯競

書幣群公亟爲言良曰古人相問必爲書及幣帛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婁護皆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以贈也郭解將徙茂陵衛將軍言於

帝曰解家貧不堪從上曰布衣能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也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絃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善曰先叶韻銑曰池陽汾陰二縣名遊俠歡宴之處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翰曰遊俠之人一許諾終不坐相捐捐棄也彡音票飄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濟曰票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目前營望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銑曰若田作以俠聞言俠道之書古今共知如此

傚古一首翰曰傚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詳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濟曰詳問也遼東郡名無此古人假而為言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隸附也西戎即大宛國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俱在邊遠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薊霜雨多異同銑曰嚴風寒風也燠煖也言此偏薊氣與中夏不同也久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翰曰北河謂戍地之河陰也言夢彼欲還甘泉宮歸見君也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濟曰言勞役不配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

擬古二首

劉休玄 良曰沈約宋書云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少好學有文才後進侍中司空為藥所毒時年二十三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叙閨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 向曰眇眇遠也遥遥心不安皃 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銑曰京里謂鄉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 翰曰綠游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塵草生 寒螿 音將 翔水曲秋兔依山基 濟曰寒螿水鳥也言寒螿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遠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 良曰芳年華月以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衛及秋感時傷暮 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 向曰江南調采蓮曲也子衿詩歎夫言卜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 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 銑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緇帛之黑色言晝夜坐臥唯見此而已 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 翰曰言悴淚之容不可修飾幽閉之鏡誰復重理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 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時謂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老年

擬明月何皎皎 良曰此篇為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遥城浮雲藹曾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 良曰宿謂星也浮雲氣薄雲也藹盛也曾闕高闕也玉宇以玉飾屋也延引也 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 銑曰伊人謂夫也沈深也言深憂遠懷至於曙色之發 誰謂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銷歇也思欲

詠君河廣山高不可逾越而至

和琅邪王依古詩一首　王僧達濟曰依亦擬也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訐興亡言良曰宦宰踐歷訐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宰關源歷覽古之跡問興亡之士隆周為藪澤皇漢成山樊向曰言周侯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翰曰離宮宮名壽陵漢陵園皆言蕪沒不識其處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翰曰風如蓬卷霜根亂民曰白无情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濟曰言上聖上賢皆止此生死之理況我等共安於命能為怨嗟乎

擬古三首五言　鮑明遠良曰此篇刺有德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馳逐氈帶佩雙鞬鞬居言反象弧插彫服銑曰氈帶以氈為帶佩帶也鞬盛弓者象弧弧象牙飾弓也彫服彫畫服盛箭器也獸肥春草短飛鞚越鞚苦貢平陸翰曰飛鞚走馬也越渡也平陸平道也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銑曰鴈門郡名樓煩縣名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良曰齊景公使弓人造弓三年成公登武園之臺射之矢於彭城矢有餘勁飲羽於石梁也吳賀與羿并遊有一雀賀

使羿射左目而誤中右目終身恨之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白羽將以分符竹
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羽箭也言我留一隻之箭完四方邪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取之
賨谷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銑曰賨谷謂賨人也金印也衣禪復具曰襲丹素衣也既荷主人恩又
蒙令尹顧翰曰荷負也主人謂君也諸侯之卿唯楚令尹頤眷也日晏罷朝歸輿馬塞衢路宗黨
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濟曰宗族鄉黨皆恃其勢而生光榮賓僕
遠傾慕也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良曰南國魏兜自謂儒生謂右道術士迷方謂惑於所向
而自沉淪為誤也伐木清江湄設置守毚仕咸兔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湄岸也置網也毚兔狡兔也設網守免喻擇德待祿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銑曰背文曰諷言章篇翰无不通曉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
宮翰曰弱冠謂年二十也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兩都一宮也側觀君子論預見古人風濟曰見君子古人道德之
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舌端一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舌端
能摧折文士之筆端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向曰貺賜也楚襄王以白璧聘莊周為相莊周不受魯仲連為齊以書與燕將
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仲連不受之也晚節從時務秉障遠和戎銑曰晚節末年也務士障邊也言末年從時士秉邊
遠撫戎狄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翰曰佩文服也犀渠甲也袠書衣也盧弓征伐之弓謂棄筆從戎始願力

不及安知今所終濟曰始願為文力已不及今為武士未知其終竟

學劉公幹體一首五言良曰此詩言正直被邪佞所損雖行貞素而長益相陵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銑曰瑶玉也以玉飾其臺也兩楹之間人君聽政之處茲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銑曰茲辰謂冬時喻亂代也豔陽春也喻明君也風雪比佞人也桃李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翰曰比言防衛患禍之戒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五言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闕高至雲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濟曰層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居之道端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向曰甍棟也以玉彩飾之似綺連結於飛霞也璇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璇題納引其光也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帀邛越銑曰蓬壺仙山溟渤海也色美女也齊國多美女故徵之邛越二國各其中人善歌故徵之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翰曰陳鐘樂笙歌陪夜讌至於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螻壤濕山阿絲淚毀金骨濟曰言容貌謂年容一謝不可重此身意歡會亦有盈歇螻蟻蛘也螻蟻穴土也濕謂因穴漏水山阿猶大限也言大限之賊在螻穴之漏金骨之銷亦在如絲之淚言積微至甚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良曰器欹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

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生理滅焉 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音未叶韻向曰智哉歎美之詞多士謂羣臣也服習也理道也言習道可以辨物情之明晦）

倣古一首 五言

范彥龍（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霧重折樹迷城）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良曰驅逐薄迫也左賢休屠皆戎狄之王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向曰李廣為前將軍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日休明）

雜體詩三十首并序 五言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悦於魂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

致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夏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為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敎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古別離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黄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良曰黄云謂埃塵与云相連而黄也蔽暗也何時還言未還也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向曰秋露下垂而團而時節速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君行在天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濟曰兔絲草名感伏苓而生萍草飲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

李都尉 從軍 陵 良曰此擬攜手上河梁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良曰踟躕徘徊貌滋多也霰細雨也

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 向曰悠悠流水皃魴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也 而我在萬里

結友不相見 銑曰結友同心之友言相去万里不得相見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鷰 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鷰春南飛就暖巢於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班婕妤 詠扇 良曰此擬新製裂齊紈素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濟曰紈綺類也圓月陰象取其婦人機織作之具以喻父母 畫作秦王女

乘鸞向煙霧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声後隨鳳乘仙言畫此於扇上以象之鸞亦鳳也 彩色世所重雖

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弃不用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已涼故零落於中路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銑曰飛閣高閣 神飆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向曰飆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飆之風披開芙蓉之花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珮相

追隨翰曰幽崖深岸也冠珮謂近日服飾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涌聽者未

云疲濟曰客席之所尊也南楚者言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淵之魚聞吹簫之声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乎高文一何綺小儒

安足為良曰高文綺靡通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為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向曰肅肅靜也廣殿陰謂日暮

也雀鳥之總名愁北林將棲之時眾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銑曰言歡宴之賓既散將何以安慰我心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恪千金璧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恪惜也雙闕指馳道朱

宮羅第宅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銑曰觀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涼風蕩芳氣碧樹先秋落翰曰潛搖

也芳氣謂芳樹也先秋初秋也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濟曰朝夕望於青閣之上思其來也褰裳摘明

珠從倚拾蕙若良曰褰裳摘取從移行皃蕙若香草也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烏郭反向

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雘丹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自相彫飾而為美麗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銑曰延陵聘上

國過徐君心許徐君諾與劍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劍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言此二人義信以實二三子

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翰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

劉文學感遇 楨濟曰感恩也思其有幸曹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皃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向曰緊急也言霜露雖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木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声譽因植為巳声譽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翰曰謬誤也聖王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巳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濟曰丹彩猶恩渥既過敢不勉勵自彫飾也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之大恩不可測度

王侍中懷德 粲銑曰懷德謂懷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翰曰值亂謂董卓作乱辭帝京謂避乱荊州既傷蔓草別方知秋杜情濟曰蔓草秋杜詩篇名傷時遊於行旅也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横良曰崤山函谷關及秦所造冀闕皆化為丘墟緬微皃縱横謂乱也倚棹泛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莖向曰倚棹悵望之意涇渭二水名蟋蟀悲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謂危脆也鸛音貫鷁我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銑曰鸛鷁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謂粲也淚已零悲乱也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翰曰載年也遭逢也賢

王降嘉賞金貂服玄纓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与之侍宴金貂玄纓侍中之服飾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良曰飛蓋車蓋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焉忽疾皃水萍无根依託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銑曰篤厚恵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礼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不改柯葉須落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

嵇中散言志

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横遭讒言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俗塵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士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銑曰宏大倫輩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天域越常輩同靈鳳匿光景食瓊枝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爲高絜也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銑曰有形時也无形內也安時處順憂樂不及故曰无累養德謂以道德自養道德至妙乃通神明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翰曰言天地之恩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庇身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通者之流无為任物自為守真不社本性得一名實久相賓向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故云皆得一名者實之賓言名賓久相爲賓主矣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銑曰咸池黃帝樂也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奉咸池之樂鐘鼓具大牢以饗爰居海鳥礼樂雖美鳥聞之悲苦辛酸此言衆禄信美而康視之

亦猶鳥鬪鐘鼓之声

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翰曰柳下恵以直道事人而三黜孫登隱者嘗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世矣言康以直道而被幽縶故以登爲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濟曰謂康寫幽憤之懷未能遠及其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爲戒也紳大帶也

阮步兵籍 詠懷

青鳥海上游鸒鸒音預斯蒿下飛良曰青鳥海鳥也鸒斯小鳥也舟上蒿下覓蹤不同適性逍遙其致一也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向曰沈謂蒿下浮謂海上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詞得其所故云羽翼各有歸飄颻可終年沆胡朗瀁安是非銑曰飄颻輕飛皃可終年謂鸒斯也沆瀁廣大皃言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安知其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翰曰朝雲髙唐神也言髙唐神東雲変化爲其老色當代所希有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濟曰炎帝之女游於東海溺而不返因化爲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言此幽微之士難知也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良曰櫳檻墀皆也言月映簾檻垂光入於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向曰帷幔也蘭逕謂步逕耕翦也網絲謂蜘蛛網也言无人行而致此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碧而滋繁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

翰曰征頊佇立整理綫綺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濟曰湛露能潤澤於物喻天之恩惠故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

潘黃門述哀岳良曰謂悼婦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良曰天機璇璣運時之急速忽及素秋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也悽愴悲傷也无終畢言不極也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向曰肅清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柏声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濟曰弭止也言思哀念非但一塗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良曰悼傷也怳驚視皃言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所失也明月入綺窻髣髴想蕙質向曰髣髴想見皃蕙質言婦質芬芳如蘭蕙也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銑曰萱草令人忘憂此言萱草之所能銷但寄懷夢寐而已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翰曰冥冥昏闇也言夢寐中又昏闇何以得見汝之形也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濟曰北海營陵縣有道人能令人與死者相見同郡有人喪婦已經數年乃就見之言哀甚如生干楚襄王遊高唐曰夢見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嫁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自歎无見死之術婦无見夢之靈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絕花落喻死而不還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向曰言日月雖遠起引思憶情猶未平

陸平原 羈官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銑曰儲右太子也機為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被於己明發眷桑梓求歎懷密親翰曰明發言發久至曙歎息懷密友近親流念辭南澨音逝銜怨別西津濟曰澨水涯津渡口驅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陳漢景帝弟所封国陳曹植所封国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良曰服義服古人道義上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幸迹廁於數人之間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銑曰朱黻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子門名綢繆纏綿也踰越也言見顧過越於歲年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濟曰揔駕停車也洛川洛水也徂役多拱木宿草陵寒煙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拱木宿草但寒烟而已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向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人歎躑躅不安皃自憐自哀憐也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銑曰三鳥者楚詞本屬當時所見无定名也言我寄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翰曰韓伯休少立貞操隱長安市賣藥梅子真為南昌尉後王莽執政乃変姓名為吳市門卒百年信荏苒何為苦心魂濟曰荏苒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魂自為淪隱當學衛霍將

建功在河源。良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恩惠也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銑曰終軍武帝拜為謁者賈誼文帝升為博士尊達謂見任用金張服貂冕許史乗華軒。翰曰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皇后史良娣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乗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濟曰片議謂婁敬議都而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帳以送疏廣疏受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良曰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滿沒人顧念念其遺才也

張黃門 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良曰陽景白也丹霞亦雲也蔽障也綠水色也陰氣盛故泉涌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銑曰鸛水鳥也將陰即鳴層高也甍屋棟木也礎礎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有滃興春節愁霖貫秋序。翰曰有滃雨師也貫連也言[illegible]起春節而連秋不歇燉燉涼葉奪戾戾颸風舉。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濟曰燉燉猶漸也奪落也戾戾急意颸思也言秋葉漸落急風斯起談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儔侶也青苔日夜黃芳蘂成宿楚。良曰苔草根也蘂藥也宿楚叢木也言青苔漸黃蘂成叢木歛歲月將盡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向曰慮思也百思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友人不來无以慰我久待之情

劉太尉 傷乱 琨 良曰此擬琨贈盧諶詩

皇晉遘陽九天下横氛霧 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災横氛霧喻乱賊也言大晉遇此陽九之災而乱賊横扳 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 翰曰秦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段匹磾所據并州劉琨所領值亦逢也薄蝕喻乱賊侵晉虎據喻威武之盛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騖 濟曰言我蒙天子神靈寵愛故感動激發循此馳驅於軍戎 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 良曰陳平有六奇之策張張良韓韓信言我雖无此六奇之術冀同二賢遇漢高也 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向曰甯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桓公遇而舉之以為田官 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銑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太子奚齊息曰臣請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此是冒險難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翰曰逝往也言我愧无古賢之度量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濟曰濠城池也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乱意欲平定天下 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 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奮袂措萬死心也撫枕百慮言不安側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銑曰言太平之時且當有運會治乱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盧郎中 感交 諶

大夏須異林廊廟非庸器 翰曰夏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英

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濟曰英俊之人著立濟世之功衆多之士共成天子之位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良曰諶言蒙琨眷以成親密得与當時髦俊為匹偶姻媾乆不虧契闊豈但一向曰姻媾謂壯妹嫁琨弟契闊謂同遭乱殺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士也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銑曰言險厄情同是以不肯發嘗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翰曰槩節槩也言我慕先達節槩之人以觀得失馬服為趙將疆埸得清謐濟曰謐靜也趙奢号曰馬服君為趙守邊疆界清靜秦兵不敢東闚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良曰魏公子无忌号信陵君秦聞公子在趙伐魏魏王使使持上將軍印往請公子公子遂遍告諸侯各遣兵救魏率五国之兵破秦軍乘勝逐之至函谷秦兵不敢出慨無帳中策徒勲素絲質向曰慨歎也帳中謂帷中策謀也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迁言歎无帷幄之謀而能從善任变故云勲也羇旅去舊京感遇踰琴瑟銑曰言羇旅并州感琨恩遇過於琴瑟之和自顧非杷梓勉力在無逸翰曰杷梓美材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誠在无逸豫而已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濟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齊宣王好吹竽吾吹則禄之南郭處士因濫食禄此言无能濫在聯下名過其實也

郭弘農 遊仙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良曰崦嵫山名靈草芝草也濱崖也奇石可食而仙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向曰偃蹇高皃隱淪謂絕迹也駐留也精魄魂也不去甘以則不死道人讀丹經方

士鍊玉液銑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輔之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膏也朱霞入窗牖曜靈照空隙翰曰曜靈日也隙穴也言所居之處高也傲睨摘木芝陵波采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求得安期術豈愁濛氾迫濟曰傲睨縱誕皃木芝之紫芝之別名碧玉也水玉仙藥也矯掌舉手也煙客仙人也安期古仙人術仙方也濛氾日入之處言得此仙方不愁歲月迫於濛氾

孫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万謂元氣吹昫万物著形不同使各得其性而正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illegible]源一源且孫壽夭亦有定分人達其分因謂彭祖為壽殤子為夭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銑曰涉歷也津梁喻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喪已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達也思乘扶搖翰卓然陵風矯翰曰扶搖風之名也卓高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比翰飛也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濟曰棰杖也言一尺之杖分五寸為夜五寸為晝晝陽也生也夜陰也主死晝復夜死復生雖一尺之杖無有窮時故理足不少冏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良曰冏冏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也歌唐堯老子之道德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向曰浪放迹蚩醜妍好也言放迹混然无醜好乃得為君子之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銑曰領理略要也言理要之道異塗而歸一致也綺綺里季皓老人皃南山商洛山也四皓隱所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翰曰孔子謂顏

回曰吾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耶指窮為薪而火傳焉言变化之理執持不停薪草相継火傳不滅如人強求不死則不可得納養之中則命續而不絶
亹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濟曰亹亹勉也玄遠也言勉力遠思清淨之道去機巧於情府之中則与道相合
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与鷗鳥相狎不殊於鷗鳥言彼我忘懷則禽獸不懼於已

許徵君 自序

詢向曰序謂述隱居之意也

張子闇内機單生蔽外象向曰象法也張毅行年三十而患内熱病死是闇内治之幾微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兒之色遭餓虎所食是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翰曰冥理筌迹也泠然輕舉皃猶於環之四邊則終始无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游於環中以為樂也
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之在生惡死亦同弱喪矣資操也言遣此弱喪之情无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
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陰閑敞良曰遊樂仙鄉芳草蕤也隈曲肆縱葩華也閑敞靜廣皃
苕苕寄意勝不覔陵虛上曲櫺激鮮飇石室有幽響向曰苕苕遠也寄意謂所寄可至道之意勝謂勝於俗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覔如乘空而上也櫺屋櫺也激射也鮮飇鮮潔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巳朗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堊人泯漫其鼻匠石擽斤斲之汙尽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朗明也
五難既灑落超迹絶塵網濟曰

養良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声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精散塵網喻世事言脫落五難超絕去世事

○殷東陽興矚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良曰萃聚蘊積也言陵晨觀望萬物並取聚於目中悠悠蘊積至道之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向曰遼遠亮明也言雲天既高明復與識我心者相遇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極眺清波深緼映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霧銑曰青松喻真性秀萼喻花也惠媚也喬高也眺視緼深瑩潔滓穢也言遠土視山水瑩潔滓穢而解塵俗之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翰曰求為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濟曰宰主也蕭散空遠也言直置其專一忘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謝僕射混 游覽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良曰矜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向曰衢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情慮故持轡出臺而往之也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銑曰淒淒寒風也寥寥空淨皃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永長遠也巖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如冠戴於山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万緒動復

歸有靜翰曰眷然顧戀見辰時也落景曰暮時也卷息舒散也乃緒言多也言息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將落喻年老言我雖老明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良曰藏舟於壑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言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運不可留止郢人以堊漆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田在東皐苗生滿阡陌向曰苗五穀之苗皐澤也阡陌田之封疆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銑曰言雖有荷鉏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翰曰巾飾也柴車麤車也[illegible]夕皆夜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遠望人火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隙門穴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良曰問君謂自柔以問以苦也何為辛苦荅云人生百年皆有勞役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向曰言我宿素之心頗幽靜同蔣詡開三逕望三益之友而已

謝臨川 遊山　靈運

江海經遭迴山嶠備盈缺銑曰遭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山缺謂谷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峰杳與廬霍絕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於此心以山謂懷仁者之常非必苟而已廬霍二山名

言所登之山谷幽高絕於此二山碧障長周流金潭恒澄澈濟曰碧玉也障小山也周帀長遠兒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今其中有金沙因名焉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音折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日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沉音血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兒丹井采沙井也寥沉深也岧崿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瑶溪雲錦被沙汭若拙銑曰岧崿岑崟並山勢不齊也赤玉寶也瑤溪玉溪也汭岸也言砌石之文五色似雲錦被於岸也夜聞狌狌啼朝見鼯鼠逝良翰曰狌狌鳥名鼯鼠飛鼠也逝往也南中氣候暖朱華陵白雪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犯白雪而開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良曰建德國名在新城界禹穴夏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奇異於此身名竟誰辯圖史終磨滅銑曰辯識也言身名凡人誰識遊此所記之圖史終見磨滅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澨銑曰桂水水名海涯曰澨攝生貴處順將為智者說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我將為智者陳說此道

顏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瑶光正神縣濟曰太微星宮名瑶光北斗柄端星也言近人上法太微以成帝宇觀斗杓以定神州赤縣所朴之工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良曰揆度粲明也度日所須明書於史相視也都謂丹陽也言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桂棟留夏飇蘭橑停冬霰向曰言宮觀高大上至天漢蘭

木蘭也櫟椽霞雲也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山雲備卿靄池卉具靈變銑曰青林

丹巘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葱蒨山樹之色也卿雲瑞雲也卉草也靈變異狀也重陽集清氛下輦降玄宴翰曰上為陽而清蓋

亦為陽故云重陽輦車玄幽也言上至天邑遠就幽處而宴騖望分寰隧矖目盡都甸氣生川岳陰煙

滅淮海見中坐滄朱組步欄造瓊弁向曰騖望謂睨目遠望寰域隧鄉隧也矖視也都邑甸郊也中坐謂

坐中也朱組纓弁衣冠之飾也造遊也步欄謂長廊也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良曰登成也樂闋竟也樂散故延眄

天子之情而顧賜測恩躋愉逸泝慷懵浮賤向曰測深躋登愉樂懵憒也言天子賜深恩得登樂逸台頌乃隨慷之任兒其

子賤承榮重兼金巡華過盈瑱他殿銑曰瑱珥也言無天子賜侍宴其於榮華重兼過於金過於盈瑱人之辭土敢飾輿

人詠方慚綠水薦翰曰𥞊侯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慚此詠然後終慚古人綠水之詩綠水古詩也

謝法曹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而拙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名水涯曰汭方作雲峯異豈伊

千里別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与今雲山異隔豈推古人有千里之曲乎芳塵未歇席淚猶在袂停

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向曰艫舡謂船所行處歇止也袂袖也阻風雪言當時也風雪既經時夜求

豈懷思汎濫北湖游苕亭南樓期銑曰北湖游南樓期謂都叙前事也苕亭樓高兒點翰詠新

賞開褰瑩所疑翰曰鞘筆也褰書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不决擿芳愛氣馥拾藥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又枯揭人事至盛亦畏銷鑠銷鑠謂衰散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良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朋友道絶不相往來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向曰秉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劒廻挂其墓上仲路子路也諾言信不慙此二人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所行平此神芝也一秀歲三結實也筠竹箭言情志所託比芝筠之芳堅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翰曰攪亂也一曰亂殷勤之心以亂我思之志也今行嶀音呼嵊音剩外銜思至海濱濟曰嶀嵊二山名濱涯也覯子杳未僝上銷上款睇良曰杳遠也僝見也款睇視也言我觀子遠未能相見以款視知在何時在何辰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向曰雜綴珮也言若芳草為珮折疏麻之華以贈離居竟无陳謂无所寄無陳心悄玄一勞旅人豈游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銑曰指夏也霽旅在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耳霽晴也皐江曲也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翰曰鬱陶哀思也言解纜發望前行之後迴頭遙所懷而哀思也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琚向曰言煙景離則相去遠後可附音信投我才報之瓊琚謂書也

王徵君 養疾

徽銑曰此詩述徽不仕遁跡於蕭條一間

窈藹瀟湘空翠澗澹無滋良曰窈藹幽靜皃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瀟水淡然无滋味寂歷百草晦

欻吸鵾鷄悲向曰寂寥閑曠兒晦暝冥也欻吸猶俄頃鵾鷄鳥名悲鳴也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遥帷銑曰清陰日也墀堦矚視也幌簾也汎琴瑟也遥遠也帷謂山中也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與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緇黷染也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濟曰北渚諸所居之地也帝子娥皇女英蕩瀁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良曰悵然失志兒言失志山中抱其痾病而屬綴此詩

表太尉從駕 淑

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謁升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銑曰礼祭之法尽哀致敬漢高帝有枌社玄遠也宋漢之子孫故祭枌社之道可以加遠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翰曰恭潔謂齋而祭祀也祈年祭祈求也言郊天求豐年之穀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十月也戒駕鳳鳥旂也藻文彩也言鳳旂文彩行於川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良曰旆雲旗也言旗從部伍象天漢迴旋也宸網謂天子車上珠網如天星之懸朱棍麗寒渚金鍐犯反映秋山向曰棍幰竿也鍐馬飾也耶映謂照映也其洛水小洲謂之渚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辨詩測京國履籍鑒都壥銑曰羽衛羽葆護衛天子也藹盛兒也流景日光也綵吹謂鼓吹之聲震動深淵也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稽籍以鑑視都邑之廛也視都壥之寮宂田謠纂王律邑頌被丹絃翰曰田謂田人言良田人之謳詠以歌王律以被之絲絃之聲文騎薄

桂海聲教燭冰天濟曰軫車也薄迫燭照也桂海南極冰天北極也言文軌声教之盛迫照遠方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良曰須布也上笏謂大夫之爵言天子和澤布及大臣而恩渥遍浹於下末幸侍觀洛後嘗慕巡河前向曰湯觀洛得黃魚之瑞堯居河濵神龜負圖而至言我有幸得侍從觀洛皆慕前君巡河之美服義方無沬展歌殊未宣銑曰沬已也言我服天子道義無已雖舒展歌詩未能宣其美化也

○謝光祿 郊遊 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翰曰肅敬舲船也徙樂行也逗止也江陰江北岸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沉沉凉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靜然鏡綿野四睇亂曾岑濟曰藹藹盛皃沉沉深靜皃嶼水中山也秋榮黃故云照冒覆也潯水畔也松架松枝危險雲鬱則山路幽也鏡覩也四睇皆視也綿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望而亂於目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猨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良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又猨吟音日稍哀也雲裝仙人衣雲霓為裳衣也黻冕也金印也見此仙人道可解黻冕以從之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向曰整信也丹泉丹沙之泉飲之不死紫芳紫芝也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裔自在皃弱思謂俗事言我神之不滅而得自在故不使俗事侵害

鮑參軍 戎行 昭

毫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翰曰毫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璧以聘之亦不顧矣宵小也言小人非礼過之恩光也徇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也執羈謂執羈靮從軍而去樂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悉也殺氣寒氣也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為漿晨上城阜坂磧礫皆羊腸向曰不煖猶不煮帝士皆以冰為漿也城阜大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寒陰籠白日大谷晦蒼蒼銑曰寒陰寒雲也籠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暁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翰曰徒衆稅舍倚依也言息衆人舍駕倚劍視八荒也鷦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濟曰鷦鵬鳥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鍛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良曰鍛殘也殘翮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暫自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与小兒同安足以達行藏之理

○休上人怨別向曰沙門惠休姓湯大上人則沙門之尊稱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銑曰西北曰不周風發冬至原也悠哉失志兒碧雲在北山上有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也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翰曰泛豔浮光兒寶書貞經也為君掩言明友不至无与披翫也瑤琴玉琴也言无人能開匣而彈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濟曰巫山陽雲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思友之兒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

良曰皆燃鑪香爐言皆流滅而不以憭寥樂之心早生塵埃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歲抱

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向曰桂水水名日千里謂流急

離騷經一首

屈平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謂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詳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思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虞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宓滑美人以諭於君以惡禽飄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帝高陽之苗裔兮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与楚俱高陽氏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濟曰朕我也原自稱也古人質与君同稱朕皇美也父死後稱之曰考伯庸原父名攝提貞于孟陬兮良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貞正也正月於同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向曰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寅日下母之於是叫美惡中正之象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銑曰皇考揆度肇始錫賜嘉善也言我父鑒度之我初生之法度皆合天地中正故賜我以善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翰曰礼始年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親我初生時曰法度又能正法則善平甲故田名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濟曰紛盛也内美謂忠貞也脩遠也言内有忠貞外有材藝遠能扈扈音戶江離與辟芷兮良曰扈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紉秋蘭以為佩汨筆于余若將不及兮良曰紉結也蘭草名秋而香佩飾也言已將身清潔披香草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恐年歲之不吾與銑曰恐年歲不与我相待而年老不得輔於君上朝搴阰阰音毗之木蘭

兮夕攬洲之宿莽翰曰搴取也阰山石擥持也洲水中地也草經冬不死曰宿莽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讒人困己終不能變易忠直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翰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漂忽不久時即更其次序歎人之年幾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濟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謂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於國无成功也撫壯而弃穢兮何不改其此度良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弃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向曰騏驥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銑曰三后謂禹湯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任故也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向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茝香草也皆喻賢也言禹湯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彼堯舜之耿古迥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濟曰耿光介大遵循路正也言堯舜所以有光大之稱者能循用大道在此也以故得力事之正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求殞步良曰昌披謂亂也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行急步而理之故身死國亡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也言小人結為朋黨苟且為樂而不知君道幽闇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銑曰憚難也皇君也敗績喻傾覆也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者恐君行事之失顛隕

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翰曰踵繼武迹也言我忽然奔走先後以爲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濟曰荃香草以喻君齌同也言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与之同怒於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良曰謇謇忠言皃舍止也言我固知直言之爲己患恐君之敗故忍且將忠而不能止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靈脩神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以爲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以自盡初無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遯移也言君始与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佗志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翰曰傷皆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傷君信讒而數變易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百畝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樹植也蕙蘭喻忠主於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猶行芬多田土留夷與揭車兮綺竭雜杜衡與芳芷良曰五十畝曰畦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芳草也言積累衆芳自修飾其德行冀枝葉之峻音俊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向曰冀幸峻盛皃言我種植衆芳冀其枝葉之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用之以喻君若任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爲讒邪所害見疏亦猶群芳草爲霜露所傷而落謝如見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亦蕪穢不自脩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合兮憑不猒乎求索翰曰憑滿也言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趣貪婪財利在身雖滿不知猒足復爲求索羌內恕己以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讒潛之使不得進用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良曰忽忽急也言衆人多貪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急者仁義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餐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長顑呼感頷戶感亦何傷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雖長飢若亦何傷於我以顑頷不飽兒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濟曰擥持根本貫拾也薜荔香草蘂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所綺良曰矯舉也紉繩香草纚纚索好兒言舉此香木以自比結索其芳草以約束於己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向曰謇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言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銑曰周合也彭咸殷之賢臣諫君不從自投水而死遺餘則法也言我忠信雖不合於今世之人願依古賢人之餘法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今當代故太息掩涕哀此万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余雖好脩姱苦瓜以鞿居衣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濟曰鞿羈馬銜勒誶諫替廢也言我雖能習前聖人之大道而見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夕見廢棄既替余以蕙纕息羊兮又申之以攬茝

茝良曰纕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中壅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也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无一生夫足悔恨怨靈脩之浩

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銑曰浩蕩法度壞皃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

兮謠諑謂余之善淫翰曰衆女喻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諑謂譖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以讒毀之謂我善為淫乱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音面規矩而改錯錯倉故濟曰偭背也規矩法則也錯置也言工巧之人背棄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巧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妄之人巧為言語離畢人之親亦以敗国危政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良曰周合也言背繩墨之直而逝其曲則是不懷邪為邪佞競當代以取容媚不依法度則曰亡矣忳音屯鬱邑余

侘丑加傺丑例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向曰忳鬱憂心皃侘傺不安也宜余忠皃言我直含怨心而中心苦以不能隨代求容媚以獨窮困於當時

寧溘苦合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銑曰溘奄也言我寧奄然流亡其形骸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鷙鳥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翰曰鷙鳥鵰鶚之屬此忠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若方守節不隨俗為諂蜀從前代圓如是非倪於我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濟曰方木圜穴不可相令邪使忠正異道而許相安說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呼候良曰抑案尤過攘除詬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恥誅讒佞清朝廷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向曰伏清白之節不死為直亦

固聖人所厚哀也謂武王代紂封比干墓者是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言我恨視道之不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還自死節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翰曰迴車復路將還也言我及已迷誤欲之路尚未遠明同姓无相去義

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濟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皐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絜也言我行蘭澤馳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脩吾初服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右君恐重離過患故將退去脩吾初始絜清之服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芳芙蓉蓮花也言我合此物以為衣裳以自脩潔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銑曰言君不知我已亦將止然我情實美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貌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整飾儀以異其衆

芳與澤其雜糅兮女又唯昭質其猶未虧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糅於已不得施用唯獨有其明潔之質猶未為自虧損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濟曰忽忽疾往去也言已不見明放復反顧遠視去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良曰繽紛盛貌菲菲香貌章明也言我雖去而凡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加明也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向曰言[illegible]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射獵或愛[illegible]而我獨以脩潔之道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銑曰言我執忠信雖遇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豈可所懲懲也

須音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翰曰女須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曰

鯀古本婞胡頂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濟曰此女須之言也婞很也早死曰夭鯀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鯀很戾不用其命終然殀於羽山之野而早死焉言汝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向曰須數諫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好大之行薋音茲菉音綠葹音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銑曰薋菉葹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須言衆人皆讒諂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志判別不同故見疏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翰曰原承須之罵因邪衆不可一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濟曰煢孤也此言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孤獨誰皆聽我哉而用之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良曰中庸也喟歎也憑滿也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中而行不得用故歎自憤懣而行遇時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舜葬江南言已行聖人之道不容於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訴之啓九辯与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銑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啓能繼禹樂而太康娛自縱而喪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濟曰圖謀也言太康不恤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子失尊位家於閭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濟曰羿[illegible]直其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狐祀天之孽以亡其國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向曰浞

相也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代之為政而又為荒浞之行故為浞殺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其鮮終

澆五弔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向曰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以殺夏后相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銑曰東夏隕墜也言澆殺夏后相日安娛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死首顛隕而墜地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翰曰桀夏之亡王也言常背天道乃遂逢殃咎為湯所誅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濟曰辛紂殷之亡王也菹醢藏肉醬也言紂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伐之殷宗遂絕不得久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儼肅恭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法度無有偏頗故能安天下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七故輔良曰錯置輔佐也言皇天無私親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翰曰哲智茂盛也下土天下也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德用為天下之王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濟曰相視計謀極窮也言視禹湯之興桀紂之亡遍觀萬民忠信之謀足以窮其善惡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良曰服用也言人孰有不義不善而可任用者乎阽驗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向曰阽危也言己將死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不量鑿而正枘如銳兮固前修以菹醢銑曰量度鑿孔柄入孔之木言工不度鑿之方而安其柄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審君之賢愚而任之則罪及其身

于記菹醢曾歔許於欷許衣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翰曰言累歔欷而長思自哀生不值明聖之君當昏闇之代

擥茹如呂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言平自傷放任山澤江下浪浪然霑於衣襟引忠貞之心懦怯之不以悲故而失義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烏計兮溘苦合埃風余上征良曰敷布衽明也言我見上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以醢乃長跪布衽陳詞訴於天以我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与化遊故得乘龍鳳掩塵而上征虬龍也鷖鳳類為倫也

朝發軔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玄圃向曰朝早輪也蒼梧舜所葬縣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夕遊於神仙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先果

兮日忽忽其將暮銑曰靈君也瑣門閤也言我欲少留於君之省闥日又忽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於廉嵫音茲而勿迫翰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又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望日不使迫於崦嵫山也

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濟曰漫漫遠皃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然長遠不可游遍吾方上下求索賢人与已圖志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良曰咸池日所浴處揔結也扶桑日所拂也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遊遨於其得延年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向曰若木在崑崙拂擊也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此若木之枝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銑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也月喻清白之臣風喻号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我以未具

翰曰鸞皇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言我使仁智之士先戒百官以道道而君怠惰告我以裝束未具也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賢者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音御良曰飄風雲霓以喻佞人也御迎言我將求忠士欲与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与之結謀迎我使離舊德必欲邀邪使之徒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向曰紛亂也總總猶博博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覲天下但見俗人竟為讒佞博博相聚作離作合上下之義紛然散亂而不可知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銑曰帝天帝也閽王門人也言已思欲將上訴於天帝使閽人開天門閽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翰曰曖曖昏闇皃罷極也言時代昏闇周行罷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自累長立而無趣向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濟曰溷亂也蔽隱也言時代亂濁不能分別好惡好隱人之善行嫉妬忠良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息烈馬良曰白水神泉也閬風仙山也緤係也言世皆濁乱將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清潔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向曰高丘見山名女神女以喻忠臣言我將遠去忽反顧楚國無忠臣之為之悲而流涕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銑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見万物始生乃折取瓊帶一枝以續佩溘苦合解繫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翰曰相視貽遺也言我將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未衰之時冀天下賢人將以玉帛遺之共為政理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濟曰豐隆雲師宓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欲

雲師求賢臣所在聘之与同治也解佩纕相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良曰纕佩帶蹇脩伏羲氏之臣
言我既見宓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呼陌其難遷向曰紛乱
也總〻聚也緯繣乖戾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讒人乱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為乖戾而難移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
洧于鬼盤銑曰窮石弱水出處洧盤水名出崦嵫山夕舍窮石朝沐洧盤言逐世之士遠趣清潔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
娛以淫遊翰曰康安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游无意以国君雖信美而無礼兮來
違棄而改求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礼敬不与事君當遠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居上事君也覽相觀於四極
兮周流乎天余乃下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人不得我乃復下來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
娀音嵩之佚音逸女良曰瑤臺玉臺也偃蹇高皃有娀国名佚美娀女契母簡狄喻貞賢之也呂氏春秋云有娀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我望此高
臺見美女思得与之事君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濟曰鴆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讒佞所嫉故
云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他彫巧銑曰雄鳩多声逝往佻軽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軽巧
而不信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翰曰言雄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故欲自往而无媒介不
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也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然聘又恐帝
嚳先我而得之帝嚳喻諸国賢君欲遠進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无所

止且浮遊䠞而逍遥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向曰少康夏后相之子寒浞殺之夏后相少康奔虞ㄑ姚氏也以二女妻少康有田一城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浞復禹舊績卅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止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劣少束而媒无巧詞道引不能堅固使君同移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翰曰溷乱也言時代乱濁嫉妬賢良蔽隱美行[illegible]揚邪佞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濟曰閨中宮門中也邃深哲智寤覺也言宮中深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无所啓發安能忍而与昏王終古居乎復將遠去

索所革瓊茅以筳音廷篿音專兮命靈氛為余占之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竹筭也楚人結草折竹卜曰篿靈氛古之善占者言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銑曰曰者靈氛象語詞也兩美謂君臣言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能信明善惡欲脩行忠正慕己之德者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豈獨是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濟曰靈氛曰但勉力遠去惟有求忠賢而不釋取汝若出何處獨无芳草之君汝獨寘故君不去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良曰眩曜惑乱也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乱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之乎原以此皆靈氛勸其去之辭也

民好夫惡烏路其不同兮推此黨人其獨

異向曰好愛惡憎也黨鄉黨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蘭其不可佩銑曰言楚国家門比户皆服艾草滿於腰帶謂蘭不堪佩帶言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貞美之能當翰曰覽視珵玉也言楚人視草木猶尚未知香臭之且豈能辨玉之美惡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難知也蘇糞壤以充幃音暉兮謂申椒其不芳濟曰蘇取也幃備也幃香囊言取糞壤備香袋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良曰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中狐疑不決猶未定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音所而要之向曰巫咸古神巫也將夕夜也所以享神言巫咸夕降天下求我則懷椒糈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銑曰翳蔽也九疑舜所葬之山繽衆多皃言巫咸得已攺將則須曰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和迎言賢聖知己之志皇剡剡音琰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向曰皇天也剡剡光皃言云揚其光靈使神告我去當吉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紆縛之所同濟曰巫咸詞也勉強也上謂君下謂巳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与已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良曰儼敬也摯伊尹名調和也言湯禹王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己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向曰苟且也媒喻左右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潔則明君自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謠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築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

夢得賢相因傅說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翰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辟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要得與人於是出釣遇而舉之意立大功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濟曰該備也忩甯戚脩德不用退而飯牛於齊門扣牛角而歌桓公聞而舉之用以為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而未央良曰晏晚央盡也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未暮以成德化然時未尽冀同三賢之遭遇

恐鵜音弟鴂音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之不芳向曰鵜鴂鳥名秋分前鳴則草木枯瘁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

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音愛然而蔽之銑曰瓊王也偃蹇盛皃以喻德也衆小人也薆亦盛也言我有美德為小人衆盛而蔽之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翰曰此黨謂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嫉妬正直而必挫折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濟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可住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良曰芳草以喻讒臣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向曰昔芳草今為艾若言明智之士皆為愚惑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銑曰言非智之士任用皆是他故為君不好脩潔之亡而自傾害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翰曰蘭懷王弟子蘭也恃怙羌乃也言我蘭為可怙恃乃無實材但容皃長大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濟曰言子蘭弃其美質隨俗諂佞苟且列於衆賢之位

椒專佞以慢謟叨兮榝音殺又欲充其佩

幃音揮良曰椒楚大夫子椒也謟也樧茱萸佞椒而非幃香囊也言子椒專佞而為佞謟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求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天求芳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向曰干求也言子蘭子椒自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賢人之所尚而革之因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銑曰因此謟佞之俗流行相誰從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而況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濟曰惟此原自喻也言我內懷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而不遇明君棄其委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云貝良曰虧損沬已也言已芳菲之盛雖損歇猶遺芬遂至今猶未已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向曰汲同志人也言我和調法度以自娛樂聊且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銑曰言脩飾及成壯之時周徧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翰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告我令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也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爢音糜以為粻音張濟曰羞脯精鑿爢屑粻粮也言我將遠行折取瓊枝以代脯腊精鑿玉屑以為粮取其清潔而延壽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良曰飛龍喻道瑶玉名象牙也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銑曰邅轉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帀

流行以求所安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皃玉馬鑣也鸞為車鈴也啾啾鈴聲之声言我去国亦守節度而行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日所入也言朝發東方夕至西極順天道也鳳皇紛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良曰言我順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己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皃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銑曰麾招梁橋也詔告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度言能感神獸聖帝相接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己將高遠莫能及也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濟曰不周山名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而左行俱會西海之士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左轉者君子尚左屯余車千乘兮齊玉軑音大而並馳良曰屯聚乘車也軑車轄也車所以載己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達於己所往可馳走駕八龍之婉婉於阮兮載雲旗之逶迤向曰八龍八節之氣也逶迤長皃言我所往皆与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逶迤皃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假世人其貌遠遠莫能及也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翰曰九歌禹湯樂名韶舜樂名言我之德可輔禹湯以致太平然不遇其時欲假借其日奏此樂以自媮樂而已陟升皇之赫戲平兮忽臨睨五計夫舊鄉濟曰陟升皇天也赫戲光明皃言我

升天庚對光曜忽復不視楚國而愁思也睨視也舊鄉楚國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音負局而不行良曰僕御懷思也蜷局不進皃言我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周迴頓而不肯行也此終志不去故辭義自明亂曰已矣哉國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向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時代无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銑曰言時世之君无足共行美政我將自沈於水從彭咸所居之處

文選卷第十六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騷下　屈平九歌六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九歌六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旣遭放逐舍懷百憂恚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流兮上皇 向曰穆敬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撫長劒兮玉珥餌璆鏘七羊鳴兮琳琅 翰曰玉珥劒鐔也璆琳琅皆玉名以之為珮鏘然而鳴

瑤席兮玉瑱鎮盍將把兮瓊芳 濟曰言已脩絜以瑤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為芳香皆取美潔

蕙肴

烝兮蘭藉慈夜 奠桂酒兮椒漿良曰以蕙草烝肉以蘭藉飲食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皆香
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木 揚枹浮兮拊撫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竽于瑟兮浩倡
銑曰揚舉也枹鼓枝也拊擊也疏希浩大也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靈偃蹇兮姣古卯服 芳菲菲
兮滿堂向曰靈謂巫也偃蹇舞兒姣好也菲菲香氣也 五音紛兮繁會 君欣欣兮樂康翰曰五音宮商
角徵羽之音紛盛兒繁衆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兒康安也言脩潔酒食承陳鼓樂神下歆欣所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棄以至危苦也

東皇太一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浴蘭湯兮沐芳 華采衣兮若英 靈連蜷巨員兮既留 爛昭昭兮未央
良曰蘭若皆香草也華采五色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兒爛光也昭昭明也央極也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芬潔又飾若英也導引
也雲中君使留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也 蹇將憺徒濫兮壽宮 與日月兮齊光銑曰蹇詞
也憺安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 龍駕兮帝服 聊翺遊兮周章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若
五方帝服翺遊周章往來迅疾兒 靈皇皇兮既降 猋必遥遠舉兮雲中翰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兒雲中神所居
也言神既降鄉食飲食猋然遠舉復還其居 覽冀州兮有餘 橫四海兮焉窮濟曰窮極也言神所見之周流下覽冀
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 思夫君兮太息 極勞心兮忡忡勑中切良曰夫君謂

靈神以諭君也忡忡憂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闕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劉曰君湘水神也夷猶猶豫也蹇楚語詞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時於中洲乎欲神之來至也美要眇妙兮宜脩沛普賴吾乘兮桂舟向曰要眇好貌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而行以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則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濟曰夫君謂神也謂神皆未至而我作樂吹簫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駕飛龍兮北征邅張連吾道兮洞庭良曰征行邅轉也原思既罪念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薜薄閉荔音戾柏兮蕙綢采荃七全橈而遙兮蘭旌銑曰薜荔蕙荃蘭皆香草以搏四壁小以為楫棹亦以為旌旆取芳絜清有如此也望涔岑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向曰涔陽浦近於楚稱極遠也言我遂游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冀君側望冀君感悟復命我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爰兮為余太息翰曰嬋已也女謂屈平姊女須也嬋媛牽引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及須牽引持事以為不及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橫流涕兮潺仕連湲爰元隱思君兮陫符沸側良曰潺湲流貌陫側陋也感女須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彌思於君子桂櫂兮蘭枻翊例斲丁角冰兮積雪銑曰櫂楫也枻舡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舡值大盛寒舉其楫棹斲斫冰凍紛如積雪侍去勤苦而不得前也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向曰薜荔香草也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

合於君亦猶入水之中而求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无以遂理事取也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苦因恩情不能其厚者則必輕易離絶事君之道亦類此焉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皃原既憂心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翩翩而舉物皆遂性而我獨何不然也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我以不閒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為不信則以為閒耳疾其君初欲與己為治後遂相背焉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銑曰朝喻盛也夕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馳騁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也騁騖疾行也澤詩曰皋弭用安意也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向曰次舍也言已在江湖之中鳥止於屋水周繞於堂捐余玦兮江中音決遺余珮兮澧浦上音禮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若曾棄君命已猶可以用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忠復為治道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銑曰自言亦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向曰帝子謂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也眇眇好皃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忠焉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翰曰嫋嫋秋風摇木皃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摇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白薠煩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夫指叶韻良曰薠秋生草騁平

也佳期謂湘夫人也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與夫人之神來此歆享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鳥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濟曰萃集也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罾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已志反覆致失所也沅有芷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慌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向曰荒忽尤形以言遠望不見但視流水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翰曰麋獸名也蛟龍類也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裔際也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時制反濟曰澨畔也皋水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與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築室兮水中葺七入之兮以荷蓋銑曰葺茨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許附於神而居也荃七全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也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桂棟兮蘭橑老辛夷楣眉兮葯烏角房翰曰桂香草蘭辛夷葯香草也橑椽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為門房之飾罔薜荔兮為帷擗音覓蕙櫋綿兮既張濟曰櫋屋聯也薜荔蕙皆香草用結以為帷帳擗析以為屋聯盡張設於中也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以為芳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芷葺兮荷屋繚了之兮杜衡銑曰芷杜衡皆香草繚縛束也以芷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束縛以杜衡置於水中合百草兮實庭建芳

馨兮廡門向曰百草皆香草實蒲也建樹馨香舜屋也言又以為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与夫人為鄰也九疑繽兮並迎云霊之来兮如雲翰曰舜葬於九疑山使其山之神霊來迎二女其来之衆繽紛如雲也指余袂兮江中遺余褋牒兮灃浦良曰袂袖也褋礼襜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令夫人既去君復皆已无所用也故弃遺之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渚濟曰搴取也汀平也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時不可驟得聊逍遥兮容與銑曰驟數也

○湘夫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上声叶韻向曰菲菲香氣襲及也皆喻懷忠潔也夫符人自有兮美子蓀何為兮愁苦翰曰夫凡也蓀香草謂司命也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可為愁苦而司正之蓋自傷也司命主各王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者也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濟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美人而司命獨我与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將道德耳謂祐与已善所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良曰司命神初与己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与我相背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銑曰喻已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向曰言神被服香潔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天帝之郊昔雲之際將誰待乎冀君猶待已

而命之

與汝游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濟曰汝謂司命神也九河天河也衝飇暴風也咸池星名也之晞乾也陽阿日行處也言已願与神俱沐髮於池而乾之於日者以為清潔也喻已与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国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良曰美人神也以喻望君之使未來臨風怳然而大歌也浩大也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銑曰又欲以孔雀翡翠毛為車蓋旌旗飛登于天撫掃彗星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

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向曰竦執也艾長也蓀香草謂神也言神若能執長劍誅邪臣擁護国之幼長若如此則神實宜為天下万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翰曰言山鬼若在於山曲被帶美草以為飾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良曰言山鬼自見美既宜含視又宜發笑子即山鬼也亦以慕我美行好姿宜故見其容也喻君初与已忠誠而用之矣聽讒也窮窕美皃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濟曰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以芳香草木為車旗者欲以自飾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銑曰所思謂君也喻已被帶忠信又以嘉言納於君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力知反向曰幽深也篁竹叢也言已処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与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邪壅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音戶翰曰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然被雲鄣蔽其

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皃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濟曰杳深也晦宿也羌語辭也言雲氣深

厚晝日昏暗東風至神靈應之而然而雨也此言因陰陽相感而有風雨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留靈脩兮憺徒濫忘歸歲

既晏兮孰華予上声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上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榮華我乎采三秀

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莫盤切叶韻銑曰芝草一歲三秀磊磊石皃蔓蔓葛皃並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

石耳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音閑向曰公子謂子椒也子椒

知已忠信而不肯背違之於君故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无暇召我也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

兮蔭松栢思君我兮然疑作翰曰山中人原自謂也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亦有思我

之時而讒邪在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雷塡塡田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濟曰塡塡雷声

冥冥雨皃啾啾猿声皆喻讒言也風颯颯素合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良曰風颯颯喻政令煩也

木蕭蕭喻人讒侫也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国若此但使我離其憂愁也離羅也

○山鬼

九章一首翰曰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与九歌同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銑曰衰退也原言少好奇服異行錐年老而此心不退帶長

鋏頰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五回反向曰長鋏劒名陸離劒皃昂皃切雲冠名崔嵬高大皃被明

月兮佩寶璐世溷胡困而莫余知翰曰被猶服也明月珠名賢王名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无相知者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濟曰顧世尚如此故高馳不顧驅駕虬螭而遠去也虬螭皆龍類也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崐崘兮餐玉英良曰重華舜也瑤圃玉英皆美言之言願得及聖君游於平代仕清朝而食其祿也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銑曰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與如是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於江湘向曰南夷謂楚也莫吾知謂莫知我也濟渡也言渡水而去之

乘鄂五各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翰曰乘登也鄂渚地名反顧楚都也欸歎也緒餘也秋冬之風搖落万物比之讒佞所以欺等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濟曰邸下也方林地名言馬壯車堅并在山野喻才行方正不被任用也乘舲令零船余上沅兮齊吳榜音孟以擊汰音太良曰舲船名也吳榜船棹也汰波也舡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銑曰容與徐動皃淹留也回水回流也疑滯者戀楚国也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向曰枉渚辰陽皆地名自傷去国日遠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翰曰原自解之詞苟且也入溆浦余邅連陁迴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濟曰溆亦浦之類也邅轉迴旋也如往也至此迷惑思君之深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余救之所如良曰冥冥暗皃猨狖輕捷之獸喻国之昏亂也巧生焉非賢智所能処焉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銑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巧佞蔽于君德幽暗多雨

銑曰下望施恩惠以自樹也霰雪紛其無垠銀兮雲霏霏而承宇良曰霰雪无垠喻讒夫害政雲承於宇喻佞人蒲朝堂啡也霏霏雲皃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良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剃也首頭也自刑其身避俗不仕桑扈隱者也解衣臝裎以傚夷狄此二人者皆困亂世故以自髡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莊居醢呼改反濟曰以亦用也伍子胥竭力於吳王夫差而賜劒自殺故云逢殃比干正諫於紂而得其心故云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怨乎今之人銑曰言觀接与桑扈伍子比干則我亦何怨此自抑一辭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向曰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乱也言我但得守正道而不猶豫終中其君使心錯乱以終其年也

○涉江

○卜居一首翰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詞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煩意乱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濟曰鄭詹尹卜者姓名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良曰策蓍也龜者拂龜以屏塵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銑曰曰者詹尹詞也君謂屈原也何以教者問其要也屈原曰吾寧悃悃苦本欵欵以忠乎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窮乎翰曰

悃欵勤苦兒朴質也送往勞來隨俗高下也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寧誅鉏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翰曰大人謂君之貴者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濟曰媮樂也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足訾訾慄栗斯喔握咿伊嚅儒唲兒以事婦人乎銑曰哫訾慄斯承顏色兒喔咿嚅唲强言笑也以事婦人諂君之所寵者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吐忽梯滑骨稽如脂如韋以絜潔結楹乎向曰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如脂如韋能滑柔也絜楹謂同諂諛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翰曰千里駒長才力也水中鳧与群游也与波上下也偷全軀苟自免也昂昂馬行兒氾氾鳥浮兒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濟曰騏驥抗軛喻与賢才比列也駑馬喻不才之臣抗舉也軛車軛也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良曰黃鵠喻逸士也雞鶩喻讒人也比翼猶並肩也爭食争食祿也鶩鴨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銑曰問詹尹吉凶之所從也俗溷胡困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向曰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子也三十斤曰鈞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翰曰黃鍾樂器喻礼樂之士瓦釜喻庸下之人雷鳴者讙動衆言讒人高張去声賢士無名濟曰高張居廟堂也吁嗟嘿嘿兮誰知吾之廉貞良曰嘿嘿不言兒詹尹乃釋策而謝銑曰釋捨也謝辭也曰夫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向曰逮及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策誠不能知事

漁父一首 翰曰漁父避世而隱於漁者也原因之而叙焉

屈原既放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良曰三閭大夫屈原故官屈原曰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皆濁何不淈胡骨其泥而揚其波銑曰淈泥揚波稍隨其流也淈濁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埔其糟而歠其醨上昌悅切下音離向曰餔糟歠醨微同其事也餔食也歠飲也糟醨皆酒滓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翰曰深思謂憂君與民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濟曰彈拂去其塵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illegible]乎向曰察察潔白也汶汶蒙垢也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銑曰皓皓白潔塵埃喻濁汚也漁父莞胡板爾而笑鼓枻而世而去濟曰莞尔微笑也鼓枻叩船舷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良曰清喻明時可以脩飾冠纓而仕也滄浪水江水

名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銑曰濁喻亂世可以抗足遠去遂去不復與言
九辯五首　宋玉向曰玉屈原弟子惜其師忠信見放故作此詞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与九歌同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兮而變衰翰曰蕭瑟秋風皃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託言秋之爲狀而盛述之
憭了慄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濟曰憭慄
猶悽愴也沆寥兮天高而氣清濟曰沆寥曠蕩皃寂寥聊兮收潦老而水清良曰
寂寥定靜皃收潦雨水也憯千感悽增欷虛兮薄寒之中人銑曰憯悽悲痛皃欷泣歎也薄迫也有似迫寒之傷人愴
怳懭口廣悢朗兮去故而就新向曰愴怳懭悢皆悲傷也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敢力兮貧士
失職而志不平翰曰坎廩困窮也失職亡其財物也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濟曰廓落空寂也惆
悵兮而私自憐良曰惆悵悲哀也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銑曰言秋深也
翩翩飛皃寂寞無聲也鴈廱廱邕而南遊兮鵾雞啁竹交哳陟轄而悲鳴向曰廱廱啁哳皆声也
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翰曰申至宵夜征行也時亹亹尾而過中
兮蹇淹留而無成濟曰亹亹行皃過中謂漸衰暮也蹇楚語詞也念已將老淹留草澤无所成者也
悲憂窮戚子六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良曰廓空也謂已窮戚處於空澤者也美人謂君也

（繹解也言思君之心常不解也）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銑曰遠客謂放江南也超逍遥无所依也焉何也薄止也）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向曰化變也）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徒監）兮忘食事（翰曰憺憂也言思君煩憂忘其飲食）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良曰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君心以是為非故与余異矣）車駕兮朅（綺列）而歸不得見兮心悲（銑曰朅去也將去歸国而君不見察故心悲也）倚結軨（零）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銑曰軨車闌木潺湲涕流）

（忼慨中上所恨者）慷慨絶兮不得中瞀（莫構）亂兮迷惑（銑曰歎与相絶而不見使中昏乱迷惑也瞀昏也）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普萌）兮諒直（翰曰自憐失志也極窮也然而心存諒直終日不足也怦怦心不足皃）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濟曰言秋氣凜然万物搖落喻己為讒邪所害是以獨悲哉竊悲此秋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羅也飾彫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

（百草喻百姓材木喻賢人）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銑曰白日喻君言放逐去君離襲長夜謂因受讒離此悠悠死窮也）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向曰芳藹盛皃言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余委弃而悲愁也約弃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翰曰喻羣讒相濟為害也申重也）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勑例）而沉藏（濟曰夏以長物恢台長養也欿傺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沉藏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楚人）

之君巨也萊荻於甚邑而無色兮枝煩挐居而交横良曰言草木殘瘁也於甚傷壞也枝煩挐攙乱也

顔淫溢而將罷兮柯彷撫罔髣撫費而萎於為黄銑曰顔容也淫溢積漸也罷毀也柯枝也萎黄葉彫萷

櫹槮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於傷向曰前櫹槮華葉既落瘀病也皆前已雜愁苦也惟

其紛糅女又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翰曰惟思也紛糅衆雜也言思其和衆雜將或毀落又恨失其明時不与賢君相當

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遥以相佯濟曰為此擥轡按節衢行徜涉草澤也下節按節也消遥相佯徜涉皃

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良曰忽忽運行皃將長也悼余生之不時

兮逢此世之俇王丘攘如羊切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俇攘憂懼皃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

鳴此西堂向曰澹容与徐步也倚立也心怵惕而震蕩兮何所憂之多方翰曰怵惕澹蕩白驚動也方猶端也

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濟曰極至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良曰曽重敷布也旖旎盛皃都大房花房也

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銑曰喻其後隨佞人之言君初好善布德有如此也

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向曰我謂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人之心而受其佞也羌發声也閔奇思

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髙翔翰曰閔自傷也謂忠信高翔遠去也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

見而有明濟曰心之直憂傷穢見君而自明慘悽憂皃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良曰重念也自念兮怨咎於君而生離隔心中結怨軫憂而增悲傷豈不𩰪閭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銑曰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邃不可至也猛犬狺狺銀而迎吠兮𠹀關梁閉而不通向曰猛犬狺狺開口皃迎吠距賢人使不得進也閉關喻其塞賢路也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平声翰曰言衆人皆蒙君澤而我有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霖多雨皃后土地也塊獨也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七故反濟曰偭信詐偽棄忠正易置礼法也錯置也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良曰偭踈賢才而親不肖也騏驥良馬喻賢才也駑駘喻不肖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銑曰言豈无賢才但君不能用也御謂御馬者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向曰言見君非好善之士而賢才皆辟而遠去駒即騏驥也跳走皃鳧鴈皆唼甲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翰曰喻不肖人食祿則賢人高舉而不留也唼鳥食也粱藻喻俸祿也圜鑿而方枘汭兮吾固知其鉏床吾語柔人金而難入濟曰若鑿圜孔而方木內之而必參差不相入喻邪佞在上則忠賢何由能進鉏鋙相距皃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良曰喻羣邪皆有其位賢才竄逐獨无所託遑遑不得所皃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銑曰我小[illegible]不言而自弃為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illegible]故所以止言者也渥厚也洽澤也太公九十

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翰曰太公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西日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无匹偶而与相合也言今所以乖逆者其行亦不与君意同也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向曰騏驥安歸在於良樂鳳皇安棲在於聖明自喻時无知已

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濟曰言代衰之時則改變古之法故常之道將相士而用善辛肥美者不言其才行此疾時之深焉易改也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於為而妄食君弃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良曰皆喻己也服御也餧食也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濟曰言我將心不思於君不能忘君昔之厚德不寂莫止息兒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向曰馮鬱鬱愁心蒲結也極窮也

○招魂一首翰曰王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国之美以諷于君冀其覺悟而還之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音昧濟曰朕我幼少昧已也皆代原為詞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良曰主守也言己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為繞使所牽廻使荒蕪穢汙而不得進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銑曰上君也考察離罹也帝告巫陽向曰帝天也陽巫名也立天帝及巫陽以為詞端玉假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翰曰人所原也輔祐也魂魄離散汝筮與之翰曰書曰筮使筮其所宜
而与招其魂使復其精誠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去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
不能復用巫陽焉濟曰陽對天帝云招魂者乃掌夢官之主也帝所難從志欲使陽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憐怠去卜筮之法但
以招魂為事陽意不欲以筮与招相次而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乃下招曰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何
為四方些蘇賀反良曰君謂原也恒常幹射也言原魂何為去常軀遊四方此楚辭也捨君之樂處而離彼
不祥些銑曰捨去也離羅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唯魂是索
些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求魂而食之皆假設其惡而甚言之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
必釋些翰曰謂熟也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畏魂往彼必見消釋鑠融也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
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海些良曰南夷人鏤
額墨齒祀祭也醢肉醬也雕鏤也題額也蝮福虵蓁蓁側巾封狐千里些向曰蝮虵毒虵名蓁蓁聚皃封狐大狐也其長千里
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魂兮歸來不可以久淫些濟曰
虺亦虵名也九首九頭也倏忽疾皃益其心助其毒也淫淹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
泉糜散而不可止些銑曰言魂若陷於流沙必轉入雷公之泉其身糜碎而尚不得休止幸而得脫其外

曠宇些翰曰幸得免此處其外則曠野无人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些翰曰言蟻與蜂有大如此壺者名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濟曰西極之人但食菅草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良曰爛人言熱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銑曰彷徉遊行皃倚依極窮也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向曰賊害也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峩峩飛雪千里些翰曰增積也峩峩高皃歸來不可以久止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向曰天門九重皆使猛虎守其關篇執天下欲上之人而啄害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良曰又有多力之夫一身九首從朝至暮拔木九千株也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銑曰從竪也侁侁衆皃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向曰懸人之首以為嬉樂而又投之於深淵也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眠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濟曰幽都謂地下后土所治處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良曰約屈也土伯后土之諸侯也其身九屈其角銛利而觸害人觺觺銛利皃敦脄妹血拇毋逐人駓駓些銑曰敦厚也脄背也拇指也駓駓走皃言土伯之狀厲脄厚背逐人而走手中有血亂人而污之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向曰參三也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翰曰甘人者食人以為甘美遺與也魂兮歸來入脩門些濟曰脩門郢城門使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於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良曰工祝

良巫也君謂原言良巫
背行在先君宜隨後
秦篝古侯齊縷鄭綿絡此
銑曰篝落縷線也絡縛
係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
秦人織其篝落齊入作綵
齊国之工纏係之使好妙
招具該備永嘯呼此
向曰言撰設招魂之具先
不該備故長嘯大呼以招
君魂兮歸來反故居此天地四方多賊姦此
翰曰言天地四方多賊害
姦惡如上文所說者皆傷
害人君魂
不可往也
像設君室靜閒安此
翰曰言為君於此造設室宇結
像舊居清淨寬閑甚可安居
高堂邃宇檻層軒此
濟曰邃深宇室檻闌
層重也軒檻楼上板
層臺累榭臨高山此
良曰累層皆
重也臺上有
木曰
榭
網戶朱綴刻方連此
銑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
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
冬有突廈
上胡雅
下胡駕
室寒此
向曰突複屋冬月居之使以溫
也廈則居於深室之中使以寒涼
谿谷徑復流潺湲此
翰曰往復反
也潺湲流兒
光風轉蕙氾崇蘭此
濟曰言日光風氣轉汎
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
經堂入奧
烏
到
朱塵筵此
良曰奧室也塵承塵也言
風自蘭蕙經入於此矣
砥音旨室翠翹挂卦曲瓊此
銑曰
以砥
石為室取其平也又以翠羽相
飾之曲瓊王鉤也又挂之於中
翡翠珠被爛齊光此
向曰言以珠翡翠飾
被光色爛然相齊
蒻
弱
阿拂壁羅幬儔張此
翰曰以蒻席替壁之曲張
羅帳於内阿曲也幬帳也
纂組作綺縞結琦
璜此
濟曰纂組綬帶也縞繒也言帳中用
綺縞以綬帶結束玉摟為其飾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此
良曰怪
異也
蘭膏明燭華容備此
銑曰以蘭綷膏明其
香也華容謂美人也
二八侍宿射亦遞代此
向曰又
使好文

十六人侍君宜宿君或𤜵之則遞代進矣射𤜵也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翰曰九國諸侯淑善之女其來迅疾衆多於此盛鬋咨踐不同制實滿宮些良曰鬋鬢也制法也盛飾理鬢其制不同實滿於室中宮室也容態好比順弥代些濟曰比密也弥猶次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銑曰固堅植志也謇正直皃有志礼則之意姱苦瓜容脩態絙亘洞房些良曰姱好脩長絙竟洞深也蛾眉曼万睩禄目騰光些翰曰曼長睩視皃騰發也靡顏膩女吏理遺視矊綿些濟曰靡好膩滑也矊目中瞳子言目清徹晌然見其瞳子離榭脩幕侍君之閑些良曰離別脩長也又令美人於離宮別館長幕之内侍君而閑靜翡帷翠幬飾高堂些銑曰以翡翠為帷帳也工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向曰沙版謂以丹砂畫於軒版又黑玉飾于屋梁仰觀刻桷角畫龍蛇些翰曰桷椽也刻畫為龍蛇之文坐堂伏檻臨曲池些濟曰言坐於堂上俯伏檻檻之下臨曲池以觀水物芙蓉始發雜芰荷些良曰芰水草也荷芙蓉之莖紫莖屏風文緣波些向曰屏風水草名其莖紫色風起吹之生文於綠波中也文異豹飾侍陂陁些向曰陂陁長階陛也侍從之人皆衣虎豹異文之衣侍君於階陛之側軒輬涼既低步騎羅些翰曰軒輬車名低屯也羅列也蘭薄戶樹瓊木籬些濟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蔽瓊者美言也魂兮歸來何遠為些良曰言此且可安居何用遠去為也室家遂宗食多方些銑曰宗衆也言君室家遂衆營造飲食亦多方畧矣稻粢子夷穱側角

麥挐尼居黃粱些向曰粢稷也穱擇也挐糅也黃粱穀名言為飯則用粳稻稷擇麥以黃粱米和糅使香滑也大苦鹹酸

辛甘行些翰曰大苦豉也鹹鹽也酸酢也辛薑也甘蜜也皆和之使其味行也肥牛之腱紀言胹而若芳些濟曰腱筋

肉也胹爛熟也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良曰吳人善作羹和調適酸苦皆得中濡鼈炮蒲交羔有柘漿些

銑曰濡煮炮炙也柘甘蔗也言用甘蔗之汁以為漿也鵠酸臇子兗鳬煎鴻鶬些向曰臇臛也以酢漿烹鵠鳥以為羹臛又用膏

煎鴻鶬使肥美也露雞臛呼各蠵以規厲而不爽些翰曰厲烈爽敗也露雞露棲雞也蠵大龜也又以為臛其味辛烈而

不過敗也粔巨音籹女蜜餌有餦張餭皇些濟曰粔籹以蜜和米煎作之又擣黍作餌餦餭餳也瑤漿

蜜勺酌實羽觴些良曰瑤漿玉漿也勺和也實滿也觴酒器也橫羽於上挫宗臥糟凍飲酎直又清

涼些銑曰挫捉糟酒滓也可以凍飲酎醇酒也夏飲之可使清凉也華酌既陳有瓊漿些向曰華酌謂置華於酒中

既陳此味又有瓊玉之漿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翰曰君宜歸於此故使子孫敬養故無妨害也肴羞未

通女樂羅些濟曰肴羞進也言肴膳既進賓主之情未通則女樂已羅列於前陳鍾按鼓造新歌些良曰

拊猶擊也涉江採菱發揚荷些銑曰涉江採菱陽阿皆楚歌曲名荷當為何美人既醉朱顏酡

馱些向曰酡醉色嬉光眇視目曾波些翰曰嬉戲也言美人既為戲樂光彩橫出眇然遠視目若水波被衣

服纖麗而不奇些濟曰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穀也麗美也不奇言奇也長髮曼万鬋容賤豔陸離

些良曰曼澤也鬋鬢也豔陸離美色皃二八齊容起鄭舞些銑曰使美女十六齊為容儀起為鄭國之舞任而衽甚若
交竿撫案下些向曰衽衣襟也言舞人迴轉衣禁相交如竿也以手撫按其節而徐行也竽瑟狂會搷田鳴
鼓些翰曰狂並也搷擊也宮庭震驚發激楚些濟曰衆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吳歈俞蔡
謳奏大呂些銑曰吳蔡秦皆國名歈謳皆歌大呂律名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
班其相紛些向曰士女相樂放陳其冠纓印綬斑然相亂不詢礼節鄭衛妖玩來雜陳些翰曰鄭衛國名
妖玩美好之女陳列也激楚之結吉詰獨秀先些濟曰激感也結頭髻也言鄭衛之妖女工於服飾其髮形能感楚人之心
故秀異而先進於前菎昆蔽象棊有六博些良曰又作六博之進棊菎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謂之六博矣分
曹並進遒相迫些銑曰曹耦遒急也言務以求勝成梟而牟呼五白些向曰倍勝為牟言棊也梟當成
於牟又呼五白以助博也五白博齒也晉制犀比頻二費白日些翰曰制作比集也言使晉國之人作博棊著以集犀角以為飾
如白日之光費光皃鏗苦耕鍾搖簴奇举揳古八梓瑟些銑曰鏗擊也簴懸鍾格言擊鍾則搖動其格揳撫也以梓木為瑟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向曰言日夜娛樂沈湎而不廢政事蘭膏明燭華鐙登錯些翰曰言以蘭漬
膏取其香也華謂有光華又琢錯鐙使精好結撰至思蘭芳假些濟曰蘭芳喻賢人也假至也言我能撰深心以思賢
人賢人當至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良曰極尽賦聚也賢人尽至則同心相聚君可還也酎飲盡歡樂先故

些（銑曰言飲酒作樂所以歡欣者是用樂君先祖及故舊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些（向曰獻進也汨疾也言歲進春發芳物遂往疾吾見放而南行也此亦代原為詞）菉蘋齊葉兮白芷生些（翰曰菉蘋草名其葉如薺白芷香草名皆言春時）路貫廬江兮左長薄（濟曰廬江長薄皆地名貫出也在其左也）倚沼畦瀛兮遙望博（良曰倚立也沼池也畦猶區也澤中曰瀛言循江而行入池澤區之間遠望平博）青驪（呂知）結駟兮齊千乘（銑曰驪黑也言已與君俱獵於此宮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千乘也）懸火延起兮玄顏烝（向曰懸火懸燈也言從君夜獵懸燈林之中其上延起見於野澤黑色之煙上烝於天）步及驟處兮誘騁先（翰曰言獵時有徒步有走驟者有處止者已獨馳騁為先導之誘導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音旋濟曰抑止也若順也言止馳騖者使順通獵事引車者轉以遮禽獸還轉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良曰楚人名草中為夢言与君王俱獵趨於夢草之中課職者後至先至）君王親發兮憚（丁達）青兕（徐姊反銑曰發射也憚懼也青兕獸名時君王親射青兕懼其不能制我佐君殺之言昔時會得從今遭放棄益自傷也）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向曰朱明日也言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臯蘭被徑兮斯路漸（子廉反翰曰漸浸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无人採用則埋沒凋落也賢人久處山野而君不用亦將殘害矣）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音風濟曰言江水浸潤楓木使之鬱茂自傷不蒙君惠而見放逐不如木之得所矣）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良曰春時草短目窮千里益傷其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銑曰欲使原復

歸于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皆諷君之詞

招隱士一首　劉安

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公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感慕其德各竭才智著述篇章分其詞以類相從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之徒傷屈原與隱遯山澤乃故作招隱賦以章其志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翰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窮處在草澤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居休反濟曰皆桂樹之美皃亦喻原之美行山氣巃力孔嵸則孔兮石嵯峨良曰巃嵸雲氣皃嵯峨高皃谿谷嶄仕咸巖兮水曾波銑曰山斷巖險峻皃猨狖余救羣嘯兮虎豹嘷胡高反銑曰嘯嘷皆聲也歎原於山中與此爲儔也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翰曰援持也言原引持美行淹留於此以待明君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濟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萋萋草色歲暮兮不自聊蟪惠蛄姑鳴兮啾啾子由反良曰歲暮喻老也不自聊心煩憂也蟪蛄夏蟲也啾啾聲也坱烏朗兮軋烏黠山曲岪翰曰雲霧晦也心淹留兮洞荒上声忽向曰心淹留者絕望也洞荒忽心憂思深也罔兮沕音勿濟曰失志皃憭聊兮慄音栗良曰傷切皃虎豹穴銑曰既危苦又逢虎豹之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向曰慄戰也嶔欽崟吟碕綺礒蟻兮碅欺冰磳征冰磈於鬼硊魚委反翰曰山崎嶇皃樹輪相糾兮茷蒲末骫音委濟曰交錯扶疎枝葉盤紆皃縱横枝也青莎雜樹兮薠煩草靃髓靡良曰莎薠皆草名靃靡隨風皃白鹿麏居麚加

兮或騰或倚銑曰白鹿麏麚皆獸名騰倚猶走往狀貌崟崟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所綺反向曰崟崟峨峨頭角高皃淒淒漇漇毛衣潤皃獮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翰曰言山中之獸猶慕儔類而悲哀於斯獨處賓雖無心也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非君子所處也欲使原歸於郢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鬭兮熊羆咆蒲交反濟曰咆声也禽獸駭兮亡其曹良曰駭驚也曹耦也務述山中不可言而使原歸也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七發八首　枚叔銑曰漢書云枚乘字叔淮陰人也善屬詞賦為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事梁孝王孝王薨歸於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乘死於路孝王時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上一首序中六是斷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治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詩端矣

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向曰少差間太子曰憊敗謹謝客翰曰憊極也謝詞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濟曰富盛也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音色良曰言以意念之至極窮鬱困也言邪氣因以逆迕於腹中也轖車籍交革也其結有此矣紛屯徒門澹淡噓唏煩酲呈銑曰紛屯澹淡混亂也噓唏哀歎皃煩酲言有如病酒者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良曰怵惕驚也冥眠綿也虛

中重聽惡聞人聲向曰惡中精氣竭也重聽事不審也精神越渫百病咸生濟曰越散渫發咸皆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良曰聰明耳目也眩曜惑也不平失常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銑曰執滯事也廢止傾隕也豈有是乎設疑問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是也向曰言賴我君之力使我安樂如客言者而未甚至於此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翰曰傅保謂傅訓保養者欲為交遊自放故無所也飲食則溫淳甘膬毛芮腥音呈醲濃肥厚濟曰膬美也腥肉之精醲酒之上者言利口之病形也衣則雜遝沓曼万煖燂似廉爍舒灼熱暑良曰皆衣裳厚煖而成其疾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銑曰挺動也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厥痿於為之機向曰蹷痿足不能行痿痺也輿輦之安乃為蹷痿之幾兆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清歲肥醲命曰腐輔腸之藥翰曰腐爛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平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音庾濟曰靡曼美好也委隨不相著也淫濯不涌也惰窳無力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向曰齊越二國美人所出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間閑

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銑曰言害人必矣]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向曰巫咸扁鵲皆古之良醫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閑]語事變度去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翰曰語說也常在左右如羽翼也淹沉耽好也浩蕩无猒也遁佚過度也奚何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濟曰諾若所納之詞言既病矣乃願將事客言已助句也]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良曰去除也]不欲聞之乎[銑曰聞詞也]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丘貧]根扶疏以分離[向曰龍門山名出桐木堪為琴瑟中木中也鬱結輪菌文理鬱盤委曲皃]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泝波又澹[徒濫]淡[徒敢]之[翰曰湍急流也澹淡流搖之皃]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匹遙]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呂知]黃鳱[胡旦]鴠[旦]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濟曰鸝黃鳱鴠皆曰鳥名羈雌孤鳥也鵾雞亦鳥名]於是背秋涉冬使班爾斫

斬以爲琴野繭古與之絲以爲絃良曰秋冬之間木成定也班公輸班王尔皆古之二人野繭野繭蚕也孫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音亦反銑曰鉤珥皆宅也隱約皆琴上飾取孤子寡婦之宝而用之欲其声多悲声九寡九度寡也使師堂操張伯牙爲之歌向曰師堂子京伯子牙皆古之善鼓琴者操張張琴也歌曰麥秀蔪子兼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考槐依絕區兮臨迴溪翰曰蔪麥芒兒秋枯也絕區謂危絕之地迴溪曲澗也飛鳥聞之翕許急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巨宜蟜矯螻蟻聞之拄陟羽喙而不能前濟曰皆感琴而然也翕翼斂也蚑蟜螻蟻皆小蟲名喙口也言拄口而聽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犓楚俱牛之腴菜以筍息尹蒲良曰犓牛以芻養者腴腹下肉也筍竹筍蒲蒲兒肥狗之和去冒以山膚銑曰冒覆也山膚雄白楚苗之食安胡之飯向曰言所擇之梗稻爲之食故云楚苗又用彫胡草實以爲飯安胡即彫胡也摶徒丸之不解一啜常劣而散翰曰摶之不解言黏也啜嘗也一嘗而散言滑也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濟曰伊尹負鼎干湯說以至味故使煎熬也易牙嘗知淄澠之水故使調和也熊蹯之臑而勺涉略藥略之醬良曰熊蹯熊掌也臑爛也勺藥調和也言又以醬調和之薄補莫耆之炙夫鮮鯉之鱠銑曰取獸薄耆上有溫滑肉爲炙鯉魚名秋黃之蘇白露之茹人據蘭英之酒酌以滌

口良曰秋時蘇黃露下莫潤皆可食也茹菜之稱酒中濤蘭華取其香也蕩滌於口以自適也山梁之餐豢退豹之胎翰曰詩
云山梁雌雉子曰時哉故云山梁之餐豢豢養之豹取其胎也小飯大歠昌悅如湯沃雪良曰歠飲也如湯沃雪言食之易也此亦
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
鍾岱之牡莫右齒至之車濟曰牡馬也鍾岱山之地在此皆宜良馬公羊云先彩曰君馬齒至矣言以此等馬駕車矣前似飛
鳥後類距距虛銑曰言此馬類鳥獸之飛走距虛獸名善走穱側角麥服躁祖到中煩外向曰以穱麥食
此馬既逸則中躁急而外煩擾張舊也羈堅轡附易路翰曰羈勒也堅牢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
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濟曰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王良与造父皆善御車者秦缺樓季皆善走者右車右
此兩人者馬佚逸能止之車覆能起之良曰兩人謂王良造父也佚奔也於是使射千
鎰之重爭千里之逐銑曰射猶賭也言賭千鎰之金而爭馳千里之道此亦天下至駿也太子
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
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向曰景夷臺名汝海水名无有者言无有過之於是使博
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翰曰言使博學辯詞之士陳說山川
之原本及各草之所出比象其物而屬寸辭離別詞句以類相次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濟曰

浮游淌徘徊娛樂宮名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良曰注連也層重也紛紜盛貌以玄綠之色以飾臺城輦道也隍池紆曲也溷胡困章白鷺孔雀鶤昆鵠鵷鶵助御鵁鶄翡翠鬣紫纓銑曰皆鳥名鬣音獵纓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群鳴向曰螭雌龍也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曰德邕邕鳥聲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翰曰魚者陰之陽也漃寂漻薵儔蓼蔓草芳苓音連良曰漃漻草在水中兒薵蓼蔓草芳苓皆水草名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濟曰女桑河柳皆木名松柏豫章條上造天銑曰豫章亦木名造至天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向曰梧桐并櫚皆木名極窮也眾芳芬鬱亂於五風翰曰眾芳芳草木之香也芬鬱香氣也五風謂宮商角徵羽之風也從七容容猗靡消息陽陰翰曰從容猗靡不動也從風兒消息循翻覆也葉有陽面陰面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良曰景春古之縱橫之術者佐酒歌飲也杜連即古善鼓琴者理音謂理其琴音也滋味雜陳肴糅女救錯該銑曰陳列也肴大肉也糅雜也皆雜也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向曰練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翰曰激楚結風皆歌曲名鄭衛二國名皓樂善樂也使西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佳閭娵是具傳予與之徒濟曰皆美婦人雜裾垂髾所交目窕徒了心與良曰裾衣也髾髮長者美人目窕心與心相得許也揄俞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宴服而御銑曰揄引也部日之光若引水之波也

杜若香草也苃衣之香与此相雜望其氣如蒙承霧復清靡瞻覽其髮如被沐蘭澤也蘭澤以蘭漬澤者也嫽好御進也此亦天下之靡

麗皓後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而游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向曰靡美也皓明也後廢也博亦廣也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零之輿翰曰

馴擾也騏驥駿馬名飛軨輕輿也乘牡莫后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濟曰夏服亦

箭名烏號弓名勁堅也雕鏤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良曰雲林雲夢澤也蘭澤澤中

生蘭也弭節低志徐行也江潯江畔者也掩青蘋遡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銑曰掩蔽也蘋大萍也遡向也以鳥

獸嚮故遡風行也陶暢也蕩動也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

相御之智巧向曰狡獸皆捷疾也相謂相馬若御謂御車者恐虎豹慴之涉鷙脂二鳥逐馬鳴鑣魚

跨麋角翰曰鷙猛鳥也鷙鳥驚馬驚之類鑣馬銜也言行急故衛恃也魚跨謂入於水逐禽者謂投其角而殺之履游麕居筠兔蹈跈

麖京鹿汗流沫墜兔於袁伏陵窘渠殞向曰墜久俯仆也麖鹿皆獸名伏陵謂伏於陵者皆汗流沫墜於地冤屈伏陵窘困也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機滿

大宅良曰陽氣喜色也眉宇眉臨闌也侵淫漸進完幾近也大宅謂面也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

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銑曰冥遠也謂燒火四遠而至也雷運取其迅速 旍旗偃蹇羽旄肅紛 向曰偃蹇高皃羽鳥羽也旄牛尾勁以指麾者肅紛持旄皃 馳騁角逐慕味爭先 翰曰爭競味美也 徼古堯墨廣博觀望之有圻 翰曰徼墨謂燒田之墨廣博寬大兵所界也 純粹全犧獻之公門 濟曰純粹美好不雜也騂完曰全色純曰犧公門諸侯之門 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也於是榛仕臻林深澤煙雲闇漠兕余詩虎並作 向曰木叢曰榛闇漠不明皃兕亦猛獸名作起也 毅武孔猛袒但裼先歷身薄 翰曰毅猛敢孔甚也袒裼肉袒也身薄空手執取 白刃磑磑五哀矛戟交錯 濟曰刃兵也磑磑刃光之不衍也交錯言多也 收獲掌功賞賜金帛 良曰多收獲者掌主記其功而賜金帛 掩蘋肆若為牧人席 銑曰掩蘋肆陳也周禮有牧人職言蘋陳杜若之草為牧人之席 旨酒嘉肴羞炰白交膾古外炙之亦以御賓客 銑曰旨美也嘉善也羞食也炰合毛炮者也膾細切肉也御食之也 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 翰曰涌觴言滿於觴也並起言多也動心驚耳言非常所聞見者也誠心不悔言不可卷也決絕以諾重言貞信形於金石感之深也斁猒也 此真太子之所嘉也能強起游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之累去耳然有起色矣 翰曰歡於客故謂之大夫恐已之病為人之累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

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良曰望十六日日月相望也廣陵地名至則未見濤
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思律然足駭矣銑曰卹然驚見駭驚也觀其所駕
軼逸者所擢拔者所揚汩于筆者所溫汾者所滌汔喜乞者向曰駕軼陵過也擢拔延
也揚汩宴變也溫汾結聚也滌汔洗蕩也
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力矩形其所由然也翰曰心略
心計也詞給辯士也如此之人亦不可縷形辭其由言濤之多端也怳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古没兮濟曰怳惚聊慄
謹[illegible]戰慄皃混汩汩相合疾流皃亦言濤之形而類於此忽兮慌呼廣兮倜兮儻兮浩瀇胡廣瀁余兩兮超
曠曠兮翰曰忽慌倜儻浩瀇瀁超騰〻紛紜皆廣大含虛而平行皃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工去
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良曰言濤之秉意將發於南山而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皃言與天相連也有極思慮者繳
思至於山崖海涘而不能入其深奧流攬無窮歸神日母銑曰流攬周流遍攬然後歸至於日出謂日者衆陽之母汩
于筆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良曰止取也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總往
乎而不來翰曰紛紜沸皃折曲也總往猶乍往臨朱汜似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
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良曰朱汜南方水涯也見濤之形使人中心虛煩益於散怠不能離散于天明然
後存心自持止其溷思也於是澡早槩古弋胸中洒練五藏澹徒濫澉胡敢手足頮悔濯

髮齒投弃恬怠輸寫淟(典)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銑曰澡槩洒練澹澉頮濯皆盥滌也恬怠安慢也淟濁垢穢也皇明也)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委禹)起躄(必亦)發瞽

披聾而觀望之也(向曰傴曲也躄不能行者)況直眇小煩懣(莫本)酲醲(女龍)病酒之徒

哉(翰曰眇亦小也懣悶也酲醲中酒也)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濟曰蒙不明也)太子曰善然則

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良曰此一也言水疾之聲聞於百里)山出內雲日夜不止(銑曰此二也其形又如山之出雲氣耳)

衍溢漂(匹妙)疾波涌而濤起(向曰其三也衍溢水滿兒漂疾急流兒然後湧而濤起)其始

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翰曰淋淋波之声)其少進也浩浩溰溰(五哀)如素

車白馬帷蓋之張(濟曰浩浩溰溰波白而高兒)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

騰裝(良曰言浙雲氣之乱又如三軍之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六駕蛟龍附從太白(銑曰旁作橫出也勒兵習兵也六駕六龍也太白河伯)純馳浩蜺前後駱驛

(向曰純[illegible]浩浩也言似蛪蜺又蜺駱驛不絕也)顒顒(魚恭)卬卬(五郎)椐椐(居)彊彊莘莘(所臻)將將(七將反)(翰曰顒顒卬卬高大兒椐椐彊彊相連兒莘莘將將相激兒)

壁壘重(平)堅沓雜似軍行(濟曰言似軍營壁壘重而且堅稱沓)

(衆盛白軍行伍如君之行列)訇(呼宏)隱匈(上)礚(苦盍)軋(烏黠)盤涌裔原不可當(良曰訇隱匈礚皆大声也軋盤涌裔皆涌沸騰也原其形勢盛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普江)渤怫(扶勿)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盡骨)有似壯男之卒突怒而無畏(銑曰兩傍謂濤之兩邊也滂渤怫鬱怒激皃闇漠感突衝起皃似勇不之亢也)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都回)遇者死當者壞(向曰壁深岸也津渡処也隈水曲也踰過也追高皃也)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該)軫(眞忍)谷分迴翔青篾(眞結)銜枚檀桓(翰曰或圍津名荄隴也軫隱也言如山隴之相隱如川谷之歷分青篾檀桓皆地名迴翔謂旋流也銜枚謂无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翰曰弭節低志徐行也海畔山有子胥祠故名焉通厲上故尚也胥母山名)陵赤岸篲(因衞)扶桑橫奔似雷行(良曰陵上也赤岸地名篲掃也扶桑日出処其奔勢如雷之行也)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徒本)渾渾(胡本)狀如奔馬(銑曰誠如奮其武藝也沌沌盛流皃)混混(胡本)庉庉(徒本)聲如雷鼓(向曰混混庉庉大声也)發怒庢(底)沓清升踰跇(余滯反翰曰發怒凝涌也庢礙止也沓合也清升逕上皃踰跇遠跳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濟曰侯波陽侯之波也藉藉地名合戰謂波相鬭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良曰言速之急)紛紛翼翼波湧雲乱(銑曰紛紛翼翼交錯皃又如雲之乱飛也)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向曰蕩取掀上也背擊衝也覆虧謂没也平夷蕩滌也)險險戲戲

許宜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翰曰險戲危皃陂池皆為之崩壞所衝擊也無不決勝乃罷而長邁也瀄側筆汩于筆

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尤湲湲爰蒲

伏連延濟曰瀄汩潺湲皆疾流皃或飛或揚泛灑為暴之極厶尤沋々湲々皆聲也蒲伏連延魚鼈起伏不絕之皃神物怪疑不

可勝言直使人踣焉蒲北洄回闇悽愴焉良曰踣前伏也洄闇深不明也由此故悽愴焉此天

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

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翰曰奏進也資用也略智略也若莊周魏牟楊朱

墨翟便蜎緣一詹何之倫向曰六者皆辯士也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

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万不失一翰曰孔老孔子老子孟子孟軻也筭謂筭精微之理此

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

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乃典然汗出霍然病已濟曰渙明也涊汗出疾皃已止也

七啓八首并序　曹子建良曰啓開也欲開發天下令歸正道故託言賢人在山林待明君而後出與明君崇賢也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

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銑曰假立幽玄精微之人以為端大荒日月所入之地寄遠以言之飛遯離俗澄神定靈向曰飛遯易卦也取其隱遯之義耳輕祿傲五到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翰曰永長也雲際言高也万物之象不可傾動之心言執情定矣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濟曰鏡機言能鏡照幾微之事亦假立而應之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良曰超然追風言其疾也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銑曰迥漠幽墟皆遠方之地泱漭廣大也屆至也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向曰激急也澗水也冠皮弁被文裘翰曰皮弁皮冠也文裘鹿裘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巖而嬉游志飄飄焉嶢嶢焉堯似若狹六合而隘烏賣九州翰曰岫山穴也潛深也飄飄遠貌嶢嶢高貌若將飛而未遊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濟曰葛藟蔓草也距至也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良曰耗費也廓空也紀經常理也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銑曰識其為物生情闕乎異見末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

曰嘻有是言乎〔向曰嘻歎聲也有是言者尊之〕夫太極之初渾〔胡本切〕沌〔徒本切〕未分万物紛錯與道俱隆〔翰曰太極天地之前也渾沌為一氣也紛錯言相亂而生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濟曰芒芒廣大貌元氣謂一氣也言若以一氣獨運周而復始誰知其終乎〕名穢我身位累我躬〔去声 去声〕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莊老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徒弔〕尾於塗中〔良曰古人謂高尚者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召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王巾笥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有死留骨而貴乎寧其生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巧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銑曰艷美也窮躬亦枯也妖好靡妙敷布弘大也〕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向曰拯救也不遠遐路言不以遐路為遠也滌洗也玉音者敬也〕鏡機子曰芳菰〔孤〕精稗〔蒲賣〕霜蓄露葵〔銑曰菰稗草名其實如細米可以為飯蓄菜名此物与葵但於霜露之時〕玄熊素膚肥豢〔患〕膿〔丁八 共〕肌〔濟曰 玄素膚〕〔熊曰剛養曰豢䐁肌謂肥也〕蟬翼之割剖纖析〔先歷〕微累如疊縠〔胡木〕離若散雪輕隨

風飛刃不轉切良曰皆割切之細薄也穀紗也刃刀也山鷄劉斥赤鴳晏珠翠之珍銑曰山鷄斥鴳皆鳥名珠翠之珍謂蚌向及翠鳥肉以為珍好也珠生於蚌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向曰搴取也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文鱗魚每夜從東海飛向西海也鱗則魚也臛呼各江東之潛鼉徒何臇子兖漢南之鳴鶉常倫反翰曰江東漢南鼉鶉之所出也臇小臛也糅女又以芳酸甘和既醇濟曰糅雜芳椒醇美也玄冥適鹹蓐辱收調辛良曰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其味鹹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其味辛故使調適其味也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銑曰蘭椒取其香也施張調和必使有節滋美射越言及遠也乃有春清縹匹沼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向曰縹帶白色也杜康儀狄古之善作酒者淮南子云物類相感東風至酒湛溢東方木也味酸入於酒故酢此則變也春秋說題辭云為酒據陰乃動麴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陽得於陰而沸而乃成感氣故云感氣也彈徵張里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翰曰月令孟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然此二音而其味隨之而生矣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濟曰翠樽以翠飾樽也觴酒器亦彫飾之酒有浮沫蟻如鼎沸之湛然酷烈香氣盛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良曰甘美也藜藿賤菜布衣之所食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向曰步光越王之劍也光可照數步華藻劍上文也繁縟綵色也飾

以文犀彫以翠緑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向曰文犀犀角有文章者也又彫飾翠緑之色於上驪龍頷有千金之珠荆山出美玉皆取以飾劒也理玉曰錯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子廉刃翰曰言劒之利也犀象之獸其皮堅斷濕也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濟曰周礼上公之冕九旒組綬頻纓冠者也紛紜盛皃佩則結緑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暉良曰結緑懸黎宋之寶符光也照爛明盛也景暉皆彩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昔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銑曰黼黻服之文也縠亦紗類舄屨也以金為華而飾之趾足遺餘也參差相雜也微妙鮮明如霜之絜白也緄胡本佩綢繆或彫或錯千故薰以幽若流芳肆布向曰緄綵帶也綢繆交連也服錯謂為文章幽若幽蘭杜若也肆陳也雍容閑步周旋馳曜南威為之解顔西施為之巧笑翰曰雍容美皃閑緩也馳曜生光也南威西施皆美婦人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濟曰毛褐皮布也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去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盤纓良曰蕩散也雲龍飛駟以龍馬駕也玉輅以王飾車繁纓馬飾垂宛於元虹之長緌而惟抗招搖之華旍銑曰緌車上所執者也屈曲如虹之狀也抗舉招搖旍名捷楚甲忘歸之矢秉繁弱之

弓(向曰忘歸箭名繁弱弓名)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翰曰躡景言躡日景也輕騖馳騖也奔逸皆過也驥與遺風皆良馬名)於是磎填谷塞，榛(士臻)藪平夷，緣山置罝，弥野張罘，不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濟曰大叢曰榛澤無水曰藪夷平也罝罘皆網也弥遍也逸過也會合也)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殊)晧旰(音汗良曰獠獵也徒衆也言布散如雲霧言多也燿明也殳又音兵名晧旰白色也)曳文狐，掩狡兔，捎(所交)鸘(肅)鷞(霜)，拂振鷺(銑曰文狐狐有文者狡兔[illegible]曳[illegible]掩也捎擊也鸘鷞振鷺皆鳥名皆擊也)當軌見藉，值足遇踐(向曰軌轍也藉轢也)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翰曰飛軒輕車也電逝言疾也隨輪轉言追之甚)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卦)輕罾(良曰[illegible]飛鋒箭也罾網也)搜(所求)林索(所革)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必遙)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銑曰搜索皆求也草木叢生曰薄騰上也厲猛也焱疾也言如風火之疾機弩牙也飲羽言沒於箭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上呼交)闞(下呼檻)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之涉反向曰稠密也逼迫也哮闞獸怒聲也慴懼也)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貙(區)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匹迷)熊碎掌，拉(力合)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翰曰北宮東郭皆勇者疇類也貙猛獸名批擊也碎掌言熊之掌也拉摺也)

斑虎方也壬類獸也月鳥也 覺鼉如蛟鳴潦如亮公言多也 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亦旆，頓綱縱網，罷獠廻邁，駿騄汴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角，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濟曰駭鳴也旆解也頓縱徹云也綱亦網也獠獵也邁行也駿騄皆良馬驤騰驤也鑾車上鈴也行疾而馬口中飛沫也較車橫木以金飾之翠蓋以翠羽飾之撫循也 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晧浩旰汗，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去声良曰閑大敞高也雲云至高如雲也晧旰明皃崇重景大也迎風取其虛涼也觀擬顯之樣 彤軒紫柱，文榱裴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銑曰彤赤色楯欄檻也榱椽也皆飾以文若井形也 井形如井中有蓮花下垂也葩花也墀堦也箱廂也皆以金玉飾之 溫房則冬服絺綌，隙清室則中夏含霜。向曰絺綌皆葛也言房溫如此也含霜言寒也 華閣緣雲，飛陛陵虛，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翰曰緣雲言高也飛陛閣道也又謂閣高俯視流星矣八隅八方也非龍飛龍也龍攀之不及逮亦田眇遠皃 繁巧神怪，變容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精。濟曰繁眾也怪異也班輸魯班公輸古巧者也離婁明目者也巧無所措斧斤失其明言精也 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良曰麗芳草也植種也詭異也熙照也熙曜天日言光明 素水盈沼

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銑曰沼池也飛翮鳥也鱗甲水族也）於是逍遙暇豫忽

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向曰任子任公子善釣者魏氏善射者機弩也）芳餌沉水

輕繳（酌）弋（翼）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翰曰餌鉤食也繳弋謂射也翳雲言高也援引也淵言深也）

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濟曰菱華水草也擢拔也蜯小蚌也珠出於蚌也鮫人水之人也）

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良曰詩小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諷誦也覿見也）

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銑曰神景謂游女之光也沚小渚也縠紗類纖細也芳烈香氣也靖安也皓素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

無由佩蘭蕙兮為誰脩嬿（燕）婉絕兮我心愁（良曰佩此蘭蕙香草也脩謂脩飾嬿婉美皃言絕姿也游女之美一偏服香草將謂誰為脩飾賞心憂也）

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而居之乎

玄微子曰予耽嚴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

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

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翰曰才人才能之人妙妓妙伎也北里紂樂名紹繼也陽阿曲名）爾乃御文軒臨彤

庭琴瑟交彈左篪（池）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濟曰御乘也文軒車也彤櫚也文彩也彤庭以）

冉柰飾旋也揮動也旒旛管也抑案也
然後姣古卯人乃被文穀之華袿圭振輕綺之飄颻
良曰姣美也文穀文紗類華袿婦人上服綺羅類飄颻飛揚皃金搖釵也
戴金搖之熠以入爍揚翠羽之雙翹
熠爍光色也又飾以翡翠之羽於上翹至也
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縟紛長袖隨風悲歌
入雲銑曰揮奮也燿照也飛文謂光相照也盤鼓曲名煥明也繽紛盛皃袖裾也入雲言清徹也蹻綺喬捷若飛蹈虛遠
蹝陵躍超驤蜿於遠蟬時闡揮霍向曰皆舞皃蹻輕也蹝跳也陵躍踊身也驤牽也蜿蟬盤曲也揮霍奮迅也翻
尓鴻翥之庶濈阻立然鳧沒翰曰翻尓輕皃若翔鶩飛奮迅濈然沉皃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
而不逮大計向曰言迴之疾也景影也逮及也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
良曰聲蠅也言若歌飛去颺如飛塵依違乍合乍離也厲盛也捷輕也若神謂妙也象比也
於是為歡未洩白日西頹
樂散變飾微步中閭銑曰閭猶次也變飾改服也微步緩步也玄眉弛式氏兮鉛華落收乱
髮兮拂蘭澤形裿上人服兮揚幽若向曰形裿衣也鉛華粉也術揚也幽若幽蘭杜若香草也言美人歌声所畢粉黛
微迹乃復整理鬢髮拂塗蘭膏衣以好服揚其芳香紅顏既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
翰曰睇眄皆視也流光生光彩也吾子謂玄微子行用也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
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濟曰踐履也飛除高階也即就也清商歌声也振舉也

（華文彩也央窮也）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游也。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良曰燕太子謂田光曰丹所言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光曰諾[illegible]刎[illegible]不[illegible]使人疑之令太子疑光光遂自殺以激軻也公叔書傳所不載或云荊軻字公叔刺秦王不中而死故云畢命）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万乘，華夏稱雄。（銑曰果毅謂威勇也其倫黨相依如風虎之相應慴懾也万乘天子也華夏中國矣）詞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向曰田文齊公子孟嘗君也魏無忌魏公子信陵君者也皆好仁義之士門下食客二十許人）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去声叶韻翰曰御也[illegible]方也抗舉也陵犯[illegible]也陵轢猶干犯也當世謂形要者也生風猶蜺言盛也九野九州之野也）吾子若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去如何。（良曰亮信也言以勢利相傾於大道有所累也如何者傍問之詞）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良曰值謂此公姬大祖者也為漢亡祖故云聖宰翼）

佐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向曰黎九黎也少昊九黎亂德苗三苗也舜時三苗不脩道命禹征之如此之國大祖皆布德及之而立威神靈震曜无外者言盡天下无有外矣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向曰殷周湯武之朝也踵繼也羲皇伏羲也泰天下泰平也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翰曰王道三王之道也遐遠均齊也下之報上如草之如雨上之恩下如春之降澤言和之至也河濵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濟曰濵畔也喬高也岳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以為其言不善遂臨河洗耳堯時有隱士年老常以樹為巢而時号巢父此等之士皆被君化盡已入仕矣故河畔高山皆無也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良曰尚書云俊乂在官易云觀國之光皆謂時得賢舉不遺才進各異方銑曰異方言非一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向曰辟雍天子之學也明堂布政之處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翰曰華說謂不典者也綜理也孔子刪定詩書禮樂故云舊章散樂移風國靜民康濟曰康安也神應休臻屢獲嘉祥良曰休美臻至嘉祥吉祥瑞也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銑曰甘露景星皆瑞應也紛盛貌晨朝宵夜舒發也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向曰游龍鳴鳳亦瑞應也聆聽也岡山脊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翰曰雍和熙廣也然主上猶尚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濟曰沉深厲高也采英奇於

仄陋宣皇明於巖穴〔良曰英奇皆賢才也皇明天子之詔也仄陋幽僻處〕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銑曰甯戚為商歌以干齊桓公呂望釣於渭水之陽周文王載之所以歸也綸即釣綸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向曰吾子謂玄微子也太和太平也陶唐堯也不欲仕者問詞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翰曰攘袂宣袖也偉美也〕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古卯〕予心〔濟曰攪亂也〕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虛盈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良曰穆和也莅臨也盈實也頑素自謙也〕今予廓尒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銑曰廓尒悞悟皃初服未隱居時服〕

文選卷第十七

文選卷第十八

梁昭明太子　撰　五臣注

七下

張景陽七命

賢良詔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

脩楚元王墓教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詔

漢武帝詔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

教

傅季友爲宋公脩張良廟教

策秀才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七

張景陽七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弟西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翰曰沖漠幽寂也公子蓋假言之以爲問荅也言含華美之德潛隱其光曜也　嘉遯龍盤越世高蹈　良曰嘉遯善遯避蹈跡也公子善守其德以避人世如龍盤山川之中人莫之知超越時俗以習高跡也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銑曰浩然大道之氣也玩習也衆妙謂大道之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　翰曰絕滅景影遐遠窮極奧深也謂公子滅跡於大荒遠阻之地吞其響聲於幽山極深之處使人不見不聞也　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七到焉　濟曰徇求造就也假立此求華大夫聞沖漠公子就問焉　乃整雲輅驂飛黃　良曰輅車也驂

駕也飛黃神馬也求華大夫乘此車馬往中漠之所越奔沙輾女輂流霜銑曰奔沙甚也流霜西北也也寒常多霜飛故車足輾行奔満流也流猶飛也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向曰陵扶搖之風謂乘虛而行躡以足躡行之堅冰之津謂寒處旌拂霄堮軌出倉垠翰曰旌旗也乘空而行故旌旗拂於雲霄之崖車跡出於蒼天之畔塹堮崖也軌跡也垠畔也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濟曰清谷晴色故无霞也曠遠也朗明也无人所居故无塵也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良曰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之处轡輪皆求華大夫之車馬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向曰崢嶸幽藹深貌蕭瑟虛玄寂靜貌溟海渾胡本濩胡郭涌其後嶰胡買谷嵺苦嶆曹山張其前向曰溟海渾濩水涌声嶰谷山名嶰嶆險貌張列也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鳴龍聾其山良曰尋長也竦立壑水也謂長竹立其莖蔭其水百籟謂林木孔穴激風成声若众𥫗之籟群鳴皆聾聽於山中也衝飆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翰曰衝飆急風也此急風忽發故能迴日使抑行也礫石因此風而起激拂於天於是登絕巘遡素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銑曰絕巘高山也溯向也陳辯大夫陳分辯疑惑之詞命此漠公子於巖穴之下乃与之言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向曰不卷藏其道以背於時君不遺弃其身而隱匿名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殁則勒洪伐於金冊翰曰王牒金冊並国史也殁死也勒記也洪大也伐功也謂生死必須垂名記功於史冊以示天下傳於後代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濟曰避代自隱曰陸

沉寘藏也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良曰平生歡娛之道滅而君臣之義廢失資於事父以事君也愁洽百年苦溢千歲濟曰愁心多於百年苦思盈溢於千歲洽徧多也何異促鱗之游汀濘寧短羽之棲翳薈烏會反翰曰促鱗小魚也汀濘淺水也短羽小鳥之棲於蒿草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向曰天人之大寶謂富貴榮華也縱性之至娛謂声色滋味也窮地而游中天而居濟曰所游處大所居處高也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翰曰傾尽天下所樂冝腴之美尽悅之也殫尽也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向曰齊有田仲者屈轂任見之謂仲曰轂有大瓠堅如石厚而无竅願效之仲曰堅如石不可剖也厚而无竅不可以受漿吾无用此也今大夫諭公子入仕欲如鑽屈轂之瓠使其可用也昔御窳國人殺君黃帝加以桎梏致於疏屬山中今公子自苦於窮險之地而大夫欲以榮貴及於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桎梏也子之欲乎謂大夫問於公子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遂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下快反濟曰大夫不遺所不材求集此荒外雖不達義敬聽美說也萃集敏達話說也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翰曰太冥北方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銑曰黃鍾音律之長也幹枝也蒼岑青山也既乃瓊巘嶒層崚稜金岸崥步迷崹帝音啼向曰增巘玉山也金岸岸之生金者嶒崚崥崹險高皃右當風谷左臨雲谿良曰風所生之谷雲所出之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翰曰跖蹋蹊路也上无飛鳥之巢下无跖實之路謂險極搖刖峻挺茗莫冷邈茗嶢濟曰刖危也峻高也挺出也茗邈茗嶢遠

高白人曬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銑曰曬乾遡向飆風也謂桐木之巢春露既乾向秋鳴風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向曰零落也根謂桐根也封春也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向曰謂衆木既繁而桐木猶未綠秋草未衰而桐葉先凋素謂衰也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翰曰構樹也陟升也崢嶸高皃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銑曰翦伐也蕤賓仲夏陽時也大呂季冬陰時也陰莖合陽用以為琴也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銑曰營匠匠人也伶倫古之善音者也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翰曰器成謂琴成也高張清調音朗號鍾韻清繞梁濟曰號鍾繞梁並琴名也朗清者謂勝於此二琴也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良曰八風八方之風歸昌鳳鳴也啓中黄之少宫發蓐收之變商濟曰中黄之宫也蓐收秋神也黄帝声佐之以少宫之音秋神声佐之商音如臣佐君也若乃龍火西穨暄氣初收良曰龍火火星也秋則西南見也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翰曰節氣候迎改若迎秋也羇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向曰懷土謂思歸也流宕謂遠游者羅憂也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銑曰柱軫也撫而促之使急也酸鼻心中悲酸也揮弾也危猶高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銑曰清哇淫声也疾敲曰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翰曰綠水白雪琴曲名激楚流風歌曲名迴声之迴還也結謂声繫也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翰曰蓂莢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葉至月終則盡小餘一葉望舒月也十五日已後則缺皆悲悼歲月之易盡縈發為之擗

摽孀老爲之嗚咽 向曰縈孤獨人也孀寡婦也此孤獨寡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咽也擗摽驚心也嗚咽悲也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 銑曰王子先人也拂其衣纓傾耳求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謂嘘者開口鼻也仰秣者有草而不食仰首而聽也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向曰病此事未能從大夫而聽之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櫳 良曰蘭香秘深也櫳疏也上既說琴而公子未能聽之故述此香宮深宇彫綺之飾又欲以發其心 雲屛汗漫瓊壁青葱 翰曰屛牆也畫之爲雲爛汗文色皃瓊璧以玉飾壁青葱玉色 應門八襲旋臺九重 濟曰應門正門也襲重也旋曲也 表以百常之闕圜以万雉之墉 向曰表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圜繞也墉牆也三板曰雉言百常者多也 尒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銑曰嶢高秀特也有木曰榭 翠觀岑青彫閣遐連 翰曰翠岑樓觀如山岑之青彫畫閣道如雲霞相連 長翼臨雲飛陛陵山 良曰屋簷如鳥翼之臨雲也飛陛階道也高言如鳥飛而陵上於山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影而開軒 濟曰玉繩星名言望此星結構棟宇以爲極高也倒景近天而下看日之處軒門也 赬素炳煥粉栱嵯峨 銑曰赤白之色雜於室中粉栱室之木名炳煥光皃嵯峨高重皃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 向曰虬龍陰物馬爲陽物謂刻作其象負荷檐梁之勢承接木石之曲阿曲也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翰曰鏤金玉於室宇之中英華皆謂美也 方疏含秀圓井吐葩 向曰疏窗也圓井謂屋內向下作井形畫以蓮花若吐於中也葩花也 重殿疊起交綺對幌 銑曰重爲殿堂相疊而起交爲綺綵以對窗幌

也幽堂晝密明室夜朗良曰晝密謂深也夜朗謂高敞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
響翰曰室之深者自生風易響應故雖焦螟微手飛亦成風尺蠖小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
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濟曰玩習也倦勞也山下林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良曰
阜小山也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銑曰華草雜色如錦文繁又似星之照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向曰陰條謂竹柏松桂之流華實代新承意恣歡翰曰華與實更代而新承任其意恣為歡賞仰折神藟壘
俯采朝蘭向曰神藟香草遡素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銑曰遡向也蘅香草也薄聚也
椒亦香木種之於玉陛之道塗道也壇猶階也尒乃浮三翼戲中沚良曰三翼舡也沚池也潛鰓先才駭驚翰
起濟曰池之潛魚以舡游而驚也翰鳥也鰓魚也駭驚也沉絲結飛矰理翰曰絲綱也矰弋鳥雜也挂歸翮於赤霄
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向曰用飛矰以弋鳥故於赤霄[illegible]沉[illegible]淵以取魚故出於深淵之下歸翮[illegible]華鱗[illegible]紫淵謂
其深色然也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和翰曰[illegible]泝中上故須縱棹以撥風[illegible]隨流下故
正楫而從波行也[illegible]下也雲和瑟也[illegible]上也楫亦棹也淵客唱淮南之曲榜蒲孟人奏采菱之歌良曰
淵客榜人並行舟人也淮南采菱並曲名也歌曰乘鷁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銑曰鷁舟
舟名嬉戲也洲水畔芝香草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向曰戚憂卒終窮盡也言

爲樂久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濟曰宴安浩大麗美也公子曰
予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翰曰謂秋九月授衣天凝地
閉風厲霜飛翰曰天凝謂霜也地閉謂氷也厲嚴也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
殺臨金郊而講師銑曰木之柔條至秋則成勁密葉遇於風霜日見稀也因氣效殺言獵也金郊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尒
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向曰輕武車名戎剛兵之剛猛者建立啓開也雲髦旌旗之屬雄芒劒戟之利刃
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銑曰紅陽唐公人也並有良馬名飛燕驌驦驂亦駕也屯羽隊於
外林縱輕翼於中荒濟曰屯聚也羽隊持弓箭者為隊伍輕翼謂鷹鷂之類尒乃布飛羅張脩罠旻
陵黃嵕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翰曰羅罠網也將此網設於黃嵕挂青巒
也畫者謂山岩上侵黃道日行處也畫謂分長川以爲限谷口控帶流谿以爲關守恐失禽也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
向曰網羅既安網守已周故獸亡蹤漏潰之路叩鉦數校舉麾讚獲翰曰叩擊鉦鼓以數五功校之法令擘號令論其所獲賞
詡之前以示衆人然後刻騎同讚美旌麾謂白旄之旌以指揮軍衆者彀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銑曰
彀張弓金機弩牙也鳴鏑箭也翦剛豪獸也勁翮鳥也射落傷也車騎競騖駢武齊轍濟曰騖馳駢並武跡也翕忽揮
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良曰並飛走亂急也景影也舉戈林竦揮鋒電

淢翰曰疎鶩也雪淢言疾也仰傾雲巢俯殫地穴向曰雲巢鳥巢也殫盡也地穴獸居處謂傾盡鳥獸乃有圓文

之犴辛斑題之豵音宗銑曰犴豵獸名圓文者其文圓也斑題斑額也鼓鬛風生怒目電瞛七容反銑曰鼓

動鬐鬛則風生怒目炫電瞛有光也口䶩霜刃足撥飛鋒濟曰鋒刃也此皆獸与人爭鬪䖘忽五林蹶石扣跋

幽叢向曰恐懼䖘走之急也䖘以鼻搖之蹶謂足撥過扣跋擊排也幽叢深木林也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

封狶僨三喜下奮馮豕翰曰飛〻廉黃中黃賁孟賁夏育並古之捷勇人也皆奮起其勇逞示伎巧也封馮大也僨偃也狶豕獸也拉

甝含虪叔挫解豸宅買句古侯爪摧鋸牙捭北買反銑曰甝虪解豸猛獸名既為勇士拉挫爪牙虫如句鋸

之刺並剖措押者也瀾漫狼藉傾榛倒壑殞胔疾賜挂山僵踣蒲北掩澤濟曰瀾漫狼藉言獸死者

多也傾於榛林倒於溪壑落肉挂於山峯斃掩於川澤榛木林胔肉也僵踣斃也藪為毛林隰為丹薄翰曰藪澤之中禽獸之毛

宜林隰濕之不深禽獸之血赤薄〻亦林也丹赤也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鳥音[illegible]

下其網羅藏旆旌鳥者剝其皮罝之竿上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向曰虞人林衡並掌山澤官命數其所獲之獸計其鮮者剝投曰

鮮論最犒苦到勤息馬韜弦向曰最謂功第一者犒勞也勤勞也韜藏也論其第一之功以勞其勞息馬而韜其弓弦也肴

駟連鑣酒駕方軒良曰有膳也鑣銜也方並軒車也謂宴車仕其行膳以駟馬連銜並車載酒而行之千鍾電醳子曜万

燧星繁翰曰醳酒者電疾醳〻也燧謂至火不知極〻星繁言火多也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烟良曰寧[illegible]

洌久冬茂草之間雲落流腊其馦馞谷之內晁其香烟也芬香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爲之乎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翰曰陽劒劒名歐冶善爲劒者

普作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濟曰耶谿赤山並名出銅鐵也鋌鐵名精銅之妙者銷踰羊頭鍱越

鍛成翰曰鑄鑵不銷以羊頭爲冶置之乃銷鍱鐵鍛也鍛成謂淬南鍛成之劒踰越皆過也乃鍊乃鑠始略万辟必亦千

灌銑曰鍊鑠辟並銷鑄鍛鍊之名千言多也豐隆奮椎飛廉扇炭向曰豐隆雷師也奮舉也飛廉風師也使雷師下椎

風師扇炭以鑄劒也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向曰神器劒也成言其甚生化而成劒兩面有陰陽有文章陰則无文縵之既而流

綺星連浮彩艷發翰曰流綺謂文章也星連謂精氣衝天與星連也浮彩謂色也艷發謂光起也光如散電質如

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濟曰鍔鋒其利如霜其色如水冰堅水也潔清也氣色雪霜之清潔形冠豪曹

名珍巨闕銑曰豪曹巨闕二劒名也冠謂勝也珍謂重也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向曰楚有寶劒鄭晉二君求之不得乃興兵圍楚三年楚王持劒登城麾之鄭晉之軍皆白首而死者流血千里豈徒水截蛟鴻陸灑

奔駟向曰蛟龍也鴻鳥也越有寶劒而有駕駟車奔騰者以劒指之奔駟上飛不知其極灑猶擊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

甲而稱利云耳而已哉翰曰浮翮飛鳥也能斷也絕亦斷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之云耳而已哉並助辭也若其靈

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湖濟曰薛燭風胡二人知劒者也言見劒神靈之寶器

卷不常奇模異狀乃能震能動驚駭此人辟卷也神劒者皆柔可卷而懷之復可舒用之價兼三鄉聲貴二都翰曰越王句踐拄純
鈞劒以示薛燭曰有買之以市郷二又以千户之都可与之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三郷二都何足言也言此劒價兼於彼聲貴於此二郷一而畢哆云
三郷聲對一都文之失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良曰吳王有湛盧劒而王无道劒夜飛去入於楚楚王得之秦王聞之求而不得以師
擊楚ゝ卒不与之此乃先云吳而後傾秦者今先云秦者盖取韻也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
擁之者身雄濟曰此劒之功爲萬載之首威及无窮揮之則敵不敢前執之者爲雄伯也冠首擁執也可以從容服九國
横制八戎翰曰可以破從約之親服九国之服制御八方之戎九国謂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也横猶大也爪牙景附函夏承
風向曰爪牙猶英雄人也言景影也言此劒之威天下英雄來附者皆如影之附形也函夏中国也亦言承風而懼矣此蓋希代之神兵
向曰劒能盛天下故曰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天驥之駿逸態超越銑曰驥馬也奇逸之態超越衆馬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向曰靈淵渥洼也月
精爲馬皎明也眸瞯黑照玄采紺發翰曰眸眼也瞯目精也言眼黑白分明之采黑色也紺青赤色此馬赤黑之色沫如揮
紅汗如振血銑曰沫口沫也揮散也紅沫色紅也汗流赤色如振血下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
覩其若滅濟曰秦青方堙二人名皆善相馬知其尺寸言其不能相此馬者言良馬行疾若滅也介乃中雲軒踐朝霧
翰曰巾飾也謂馬以雲行疾若入雲霧於春獵秋御良曰臧春獵者所以講於春時以騁其駿也秋御駕馬也以以束也蚪蛹男蛸虫

騰驤超龍翥銑曰虬螭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翥並疾飛也望山載奔視林載赴向曰載則也皆告也氣盛

怒發星飛電駭濟曰駭驚也志陵九州勢越四海翰曰神駿以之六遠也影不及形塵

不暇越翰曰行疾影不及隨其形塵至也行已去塵表也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翰曰浮箭謂水漏刻曰時節者言刻未移已前及於千里之道尔乃踰天垠越地隅向曰垠畔隅界也過汗漫之不游躡章亥之末

跡銑曰汗漫仙者將天者也大章豎亥亦捷行者也言此馬行過此三人行歷之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

策銑曰陽烏日中烏也夸父逐日夸父杖策競走此馬行過之故烏則下羽而夸父投弃其策也斯蓋天下之儁乘良曰天下儁乘也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濟曰御乘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大梁之黍瓊山之禾良曰大梁則出黍瓊山出禾此言腴也此篇所以烏獸魚蟲一一擬食也唐稷播其

根農帝嘗其華向曰堯九有后稷主播種百穀以播布也神農帝嘗百草味行使人食之華草苗也尔乃六禽殊珍四

膳異肴良曰六禽鴈鶩鶉鷃鵝雉也四膳謂牛羊豕犬所食各異其食也肴有炙也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向曰海中之錯未耆錯雜言

多也毛獸也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知藥濟曰伊公伊尹也爨然也鼎煮

器也庖子庖丁也九沸以至五味也伊尹云五味九沸乃可食良庖丁解牛故以為之勺九沸數之極勺謂五味相和也晨鳧露鵠霜鵽黃雀向曰

鳧鵠鵽黃雀皆鳥名晨晨飛露落霜霜飛也負棄皇乱方丈華錯濟曰負棄方丈食器也星乱華錯言多而美雜也封熊

之蹯翰音之跖濟曰封大也熊獸名蹯掌也翰音雞也跖足也燕髀猩脣髦殘象白良曰燕鳥也猩髦象皆獸也殘謂為君獸所食之殘者亦佳新美之肉白謂亦借能白也靈淵之龜萊黃之鮐翰曰靈淵深淵也萊黃地名出鮐魚丹山之雛玄豹之胎向曰丹山之穴鳳雛也玄豹獸名胎謂小者燀以秋橙酤以春梅向曰酤和也梅酸果也且以味酸以善橙和味熟秋熟梅春熟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銑曰商王為帝辛紂始用象牙為箸玉為杯也范公之鱗出自九溪濟曰范蠡養魚池之中有九洲池中為川洲數有九也赬尾丹鰓紫翼青鬐翰曰赬亦赤用亦色此言魚是鱗翼鬐之頭色也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翰曰支離古善人也鍔刃也霜者利也肉之紅者如綺素者白者如雪言皆去散落為刀所斫之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翰曰婁子古之明目人也厠比也謂厠入切肉若毫細薄之物雖毫羽日者能割其細之毛翼之亦不能比其細也繁肴既闋亦有寒羞向曰肴膳闋終也羞美也寒羞謂其食之膳食既終亦有清冽所供滋味者若雜也商山之果漢皐之榛銑曰商山名漢皐水名榛果名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向曰龍眼椰子果名剖開破也殼房殼皆皮也芳旨萬選承意代奏良曰芳香旨美奏進也謂香美之味萬選擇承意所欲更迭而進之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翰曰荊南豫北地名烏程竹葉酒名浮蟻星沸飛華蓱接銑曰酒上有浮者如蟻言酒沫如星沸飛花如蓱之相接也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向曰玄石古之飲酒者儀氏善造酒者

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 良曰罍樽也流湎醉也言酒濃多而醉千日一醒也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 翰曰昔与晉戰或有進王一器酒曰欲与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徧乃傾酒於水上願令衆士飲之士卒皆醉乃感惠尽力而戰晉師大敗之醪酒也單謂一樽也告捷克勝之名 斯人神之所歆羡觀聽之所煒曄也 銑曰歆食也羡美也觀見聽聞也煒曄盛皃言此滋味与酒人神所食美之見者以為盛也 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 濟曰御食也 公子曰耽樂口之餟甘腊毒之味 濟曰耽樂也餟食也腊乾肉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翰曰人以恬淡寡欲清以為務以理天下此言口有益於時厄於口若專食肥鮮則必速亡身正言逆之耳故比之言毒腐腸藥可以害人亡國之器謂象箸玉杯紂用而亡也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運大人有作 良曰融通啓開徵懺也上悅公子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以曉之言晉通上皇至理之風也晉以金德王故曰金華明曜也大人天子也 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良曰以日德之明則繼日照於天下比天覆於力物而大居中土也配比光大宅居也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銑曰基本也基盛也姬公文王也言以德為本則盛於文王之處岐山之陽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亳 向曰自說湯也亳湯所都地名也 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 翰曰南箕星名主風風所以養食物暢通也畢星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畢則雨也雨可以潤物此云所以致雨言晉德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於通其政化豊其惠澤也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 向曰皇大帝大緝安熙明也言大道照明乃天之洪則安人廣惠炳煥謂昭明也

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濟曰導引也言引和氣以樂宣帝德以謳謠也詩謂謳歌者敎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官翰曰雲官黃帝時鳥紀少昊時敎化也穆美也王猷四塞函夏謐靜銑曰函道謐安也函夏謂中国也言王道而方不塞中国安静也冉冥投烽青徼釋警銑曰冉冥南方遠處謂蠻也言蜀以頭投烽火了設兵守青徼南方謂吳已王釋捨兵候不用卒也南方故云冉冥遠徼邊也卻走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翰曰糞田也兵甲不用卻走馬以糞田農也事營田鼎之中鼎鑄金為器有德銘於上昆吾也名作鼎之處群萌反素時文載郁向曰群萌民也反素謂反於純素之時文謂礼樂也載則也郁盛也耕父推畔魚豎讓陸向曰推小讓也魚豎謂捕魚人也凡釣魚者據於陸而臨於水今亦王化皆能有讓不先自安於己也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翰曰樵夫采薪者也輿臺賤人也危冠短後服戎士衣也耻危冠願事君也笑短服不用兵也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呂曰六合四方上下也邕和也巍巍蕩蕩高也蕩蕩德廣也玄齠巷歌黃髮擊壤濟曰齠小髮也謂之髮童子皆戲而歌謠於街巷田壤之中也堯治天下有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和也解羲和之纆錯陶唐之象銑曰昔羲和以代之言錯亦和平法令象理象也錯雜也陶唐堯也堯為象刑象法也言聖德雜於文法也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銑曰華中国也裔遠也流荒窮遠之地也貊亦夷狄皆來王於中国也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向曰輶軒輕車也使乃以正朔曰月曆象之數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翰曰駿疾

也稽顙手至地而拜也委質謂屈身也
重譯謂易其狄之言以宣於帝聽也

于時昆蚑蚑感惠無思不擾向曰于時謂當

時也昆蚑自此以下也帝德及於昆蟲故感惠
也而天子之心无所不及也擾猶及也

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向曰苑囿大于有禽獸見九尾禽狐也三足烏烏也皆
天子有至德此物乃見狐游戲於苑禽与獸通言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翰曰黃帝有宮有鳳皇
集上帝園數多也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良曰帝孔甲好食
龍盈滿也沼池也

萬物烟熅天地交泰良曰烟熅和氣也泰通也言
天地和氣交通而不亂也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翰曰
二者義懷所以无外
言同无私之意靡有內也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銑曰被褐之衣賤人服也韋
帶野人之帶山林之巾

翰曰言之皆
於王者而求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濟曰象刻百工傳說也兆發靈
蔡謂卜也言高宗得傳說使百工

其形象而求之文王出臥謂得
太公以卜靈龜也蔡謂龜出蔡地

搢紳濟濟軒冕藹藹良曰搢紳插紳也軒冕
冠車服也藹藹盛貌

譪美
盛貌

功与造化爭流德与二儀比大良曰二儀天地也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

濟曰鄙陋狂
卑謂公子也

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濟曰公子自謂質德之盛驕之而言堅志
於流當蒙之故且堅也任狷謂蒙也

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翰曰初大夫有喻
公子以音樂出

遊之事而公子怒而不應今開寶說聖人而怒之解則疾痊亦如昔有仙人見二人爭
寶仙人自毀千金之璧二人曰彼千金之寶尚且不要吾何況此乎爭訟遂止齊

威王有疾文摯云王疾得大怒乃痊文摯乃不
晚續入說王王大怒殺文摯疾乃痊痊差也

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

韻作 一方旁 書告

以部家之屋向曰部家幽闇也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向曰田獵也蕩田也利刃謂劍也駿足大驥也老氏老子也攸所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靡無也應從也至聞皇風載韙皃于時聖道淳銑曰載則足淳厚也舉寔為秋摛藻為春銑曰羣用賢能亦如秋時万物成是也發礼樂文章如春之万物榮美也摛發也藻文也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銑曰堯治天下和平比屋可封爵也謂下人皆遷善也大哉之君則堯也余雖不敏請從後塵向曰不敏由不達也公子謂從大夫後塵以從仕也

○漢武帝詔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論曰武詔昭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也此詔下州郡求賢良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翰曰以馬喻賢人世是故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翰曰賢人或以卓犖負時幾而見於累者則藏器於內可以立功名也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御之而已跅拓弛之士亦御之而已濟曰泛敗也跅逐也弛廢也御用也言良馬奔御有絕力者必能加乎常之儀也人有才器而卑異必負俗故而逐之然而發之任其才亦可善用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銑曰其辭也茂才謂才美盛也令州縣察吏民中有才茂異於等倫堪為將相及使遠國者進之絕遠也

○賢良詔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至此詔問之策也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銑曰畫衣冠之象以愧於當時將使犯法者服之以當刑罰而人乃無犯者日月所燭莫不率俾、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言德廣運行月所照之地皆循順帝道而求使用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向曰成王康王也錯置也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向曰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四國名皆來服於命星辰不孛、日月不蝕、翰曰孛亂也山陵不崩、川谷不塞、翰曰和氣感通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濟曰藪澤也人君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皆應徵祥也烏虖何施而臻此乎、濟曰烏虖歎美之詞也臻至也言堯舜欲申施何德以至於此哉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良曰獲得也夙早興起也言早起以求賢良夜寐思安宗廟若涉於深水未知所濟言危懼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向曰猗歟歎詞也偉大也彰先帝事大何以行道可以光先帝大業美德者也上參堯舜、下配三王、翰曰參參也配比也三王禹湯文王也朕之不敏、不能遠徳、良曰敏達也言我不達不能行遠法堯舜三王之道此子大夫之所觀聞也、向曰子大夫謂賢良人也此天子之所觀見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案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翰曰受所明也言受我策文明我疑問皆書之以對然後著于篇章當親覽之咸皆著述也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翰曰文章志云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也少有逸才爲尚書右丞此冊符命也諸侯進爵受於王

冊書其功績魏公曹操也錫賜也賜之以物以示功之重

制詔翰曰此漢獻帝之制也制者王者之言必為法制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良曰持執也執節以示州公得專閒事以示天子之信以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濟用事曰一去前也頑沉也不德謂無德也閔病也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長安也唐謂安邑堯所居也衛謂河內當此之時若綴旒然銑曰旒冠上垂珠而綴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如旒之綴然也宗廟乏主社稷無位群凶覬覦連帶城邑一人尺土朕無獲焉良曰言天下叛逆而我无一人之柄尺土之分皆無得也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向曰墜落也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翰曰夙早興起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寐也震動悼懼也悼懼其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銑曰先王謂先帝之政也此言非曹操祖父並為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之政其誰能憂我身者言曹公憂我也乃誘天衷誕育丞相向曰誘進衷善也誕謂生也謂生魏公但安定故國乃進王室之力於王室保其安不相即曹公也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翰曰乂治也濟安國家大濟艱難於我其實賴其功德保安以理弘大也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此言太常行之禮曹公而新禮我命此典常聽敬也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向曰董卓為亂之初故曰初興台謂諸侯也首啟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為王室謀安定之策曹公則引進誠先登於戎行以除亂故曰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

延于平人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翰曰黃巾賊張角自稱黃巾天公三十六方皆著黃巾於首逆反易天常而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謂青冀兖州也延于平人謂延及平居之人也而曹公討之大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夏洛陽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其黜難良曰韓暹楊奉並董卓將也專擅其威於關中賴曹公之功能以其禍難也勳功克能黜退也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祧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向曰兆壇域祀祭也建立造作也護復乂治也特洛陽宮室並為董卓火燒遷於許作我京兆封畿設置官班伯言燬棄祭祀不失漢家舊事禮樂之物者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翰曰肆縱也懾憚猶畏難也丕大侵患稜猶稜也厲威也殞死潰亂也言袁術僭号為帝欲侵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遂走入郡之頭術乃軒車袁術僭号斬其將橋蕤於蘄陽蘄陽地名也授首謂斬傳其公舊典神愛而往南之逃懼公威整而去術死亂迴戈東指呂布就戮濟曰征袁術迴兵而東乂破呂布而殺之乘轅將返張楊沮斃眭雖固伏罪張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向曰破呂布而還也轅車也張楊眭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除曹公沮敗斃死也伏罪謂誅之也稽拜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銑曰袁紹並逆乱常道恃其兵衆內禦欲伐天子之心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翰曰寡少也寒心謂戰慄所懼懼至不全于戰士无坚固之志君

執大節精貫白日翰曰精誠明信通貫白日者天下所見明也言曹公之心亦如日也奮其武怒運諸神

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良曰致及屆至也官渡地名殲殺醜惡也言至官渡大殺惡類謂破袁紹也俾我國家

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良曰俾使拯拔墜落也言使我拔危於若危之中也濟師洪河拓定

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濟曰洪大拓定也四州謂青冀幽并袁譚高幹二人名也咸皆梟懸也言皆斬首懸之海

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銑曰海盜黑山二賊據此也言其奔散或來順善跡而從也迸散也軌跡也

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

此又君之功也翰曰烏丸三種北狄也崇大也二世謂其大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代袁尚因烏丸大亂近據塞北之地以為叛逆而曹公經行險阻

束馬縣車以上下也行軍逼迫近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濟曰誕欺也言背國家不供貢賦之職王師首

路威風先逝濟曰首向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行向其路而威風之聲已先往所止而聞也百城八郡交臂屈

膝此又君之功也銑曰百城八郡謂劉表所據也也交臂屈膝謂來降拜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

濱據河潼求逞所欲向曰馬超成宜皆據關中反同為惡以相濟濱據臨河潼山名也逞縱也謂欲縱其凶暴也殄之

渭南獻馘萬計翰曰殄盡也以殺之於渭水之南馘截耳也戰勝則截敵耳以獻於君者計數也言功多也遂定

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

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向曰鮮卑丁令單于白屋花白夷狄之名重譯謂使人傳易夷人言以宣於君也請吏謂請為官吏帥職謂帥其職貢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翰曰以昔公之明德班迹天下宣而行之以美風俗之美也旁施勤教恤慎刑獄良曰勤恵恤憂也吏無苛政民不回慝銑曰苛繁回慝邪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濟曰敦重帝族援引罔无秩序向曰絕世無嗣者引而繼之有耆舊長德前任立功之人无不以序其功德也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銑曰格至也伊尹之高德上至皇天周公之明德表昭于四海比之曹公則无如德者若此盖先言之詞也方並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向曰先王謂周武王明德謂周公太公祚之以土地封國分之以民使主治之建立福祚也崇其寵章備其禮物銑曰物文色之類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良曰蕃衛謂扞護也言左右輔佐其時王也厥其也世時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翰曰周成謂成王管叔蔡叔也靖安也言其不安者謂其作亂也懲息也言息管蔡之難人念公之功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濟曰賜履也履足履使得行於四方專征伐之意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向曰穆陵無棣地名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之長伯長有罪者太公實得往征伐也世祚太師以表東海銑曰祚福也太師則太公也為周王之師言世福於我太師以明表於東海東海者齊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

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良曰襄王之時楚叛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王乃命晉侯爲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鈇鉞兵器也秬黑黍鬯香草也令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地以屬於晉晉當代作諸侯會盟之主甚尊之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繫發聲歎也二國謂齊晉也言周室不壞亂是賴齊晉二國以爲援護蓋將封錫曹公乃引此古意者也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向曰上引古人比重丕曹公也言曹公大明之明安我身奉當天命引明大業也丕保安躬我躬身也當導引揚明弘大業烈也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向曰綏安爰於也九域天下也罔無率循俾使也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翰曰伊伊尹周周公也言曹公之功高於伊尹周公而賞卑於齊晉曰二國我甚愧也恧慚也朕以眇身託于兆人之上良曰眇小也帝自謂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濟曰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也非曹公所濟我無委任之所爲淵深攸所也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持節御史大夫慮銑曰慮郗慮御史大夫郗慮也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向曰金虎符竹使符漢家符名第一至十符之數右錫君玄土苴子余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向曰諸侯有功則錫以其方土賜之東以白茅裹之故云玄以苴爰於契

內也言於此內攻龜以上用立業社也蒙祉立如天子社稷然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向曰畢毛二國名皆之入為天子之御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銑曰周公為太師邵公為太保出歸於國則為二長外內之任君實宜之翰曰上言畢毛周邵為內外之職此言曹公實宜居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翰曰其語詞也言承相兼統報如故今更下傳璽書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銑曰曹公先封武平侯言今更下傳魏國之璽書將我命以信治華夏之人故武平侯所綬所傳授者目上還於我此言卽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人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銑曰言无得或有遷移其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良曰輅車也玄牡馬也二駟八匹君勸分務本嗇人昏作良曰嗇愛昏強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向曰勸人以農家故粟帛滯積而多也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翰曰衮衣二公服也舄履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銑曰興動俾使也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向曰軒懸諸侯樂也佾列也謂以舞者行列有六行行六人也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翰曰翼佐爰於也言佐我宣布風化發於四方也遠人回面華夏充實良曰回面謂畏服也華夏充實謂人富也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濟曰朱戶天子礼貴之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向曰研精明知思天下之所難也哲智也帝天也官才任

賢羣善必舉銑曰官者必以其才任使者以用其賢有善必舉之於朝是用錫君納陛以登翰曰納陛者致於殿兩階之間使其上殿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濟曰秉執也正色謂无私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良曰百姓百官有纖毫之奸惡者无不抑折而退之靡无也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向曰虎賁壯勇人也君糺虔天刑章厥有罪銑曰察天子刑法明其有罪无罪也糺察虔敬章明厥其也犯關干紀莫不誅殛紀力反翰曰犯王家之關禁干亂綱紀者莫不誅死之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濟曰鈇鉞兵器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向曰驤舉也八維天下四方四角也言君如龍羊謂昂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安也掩討逆節折衝四海良曰掩襲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制者摧挫奸惡衝突強敵於四海之內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銑曰玈黑弓矢也諸侯有功賜之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翰曰基本也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向曰允信篤厚也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濟曰秬鬯黑黍以鬱金草所以為酒使供祭祀也卣樽也瓚杓也以珪為柄珪瓚皆玉名也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良曰魏公之國置丞相官及將大夫百僚如漢諸侯之法君往欽哉敬服朕命銑曰君往欽哉敬服我命欽敬恭服也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翰曰當簡閱憂恤汝衆是亮信成功用終汝明德也時其是信成德也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向曰對當揚明休美也言當明我高祖之美命以安我漢之社稷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良曰蕭子齊書云宣德皇后王氏鬱林王昭業之母鬱林即皇帝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梁王蕭衍定京邑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防為太后令梁王受禪秦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勳功也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 翰曰梁王施功侔造化之故於萬物皆謝之道少者蓋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侔等途道也 要不得強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向曰雖不可名狀要不可不強為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在天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上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昏亂既除則正相於天下也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濟曰梁王任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隱鱗鳥戢翼也晦暗戢斂也 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銑曰謂潛隱之時博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傳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師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翰曰劍氣謂勇氣也太公六韜云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夫之上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 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 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七略云齊人田駢好談論時世號為天口似不能言者大辯若訥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其藁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彫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子召

賢良皆使執弓旌旗以為天子信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銑曰客游梁朝謂比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
王門声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日故以比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翰曰薦進也梁太王之為太尉王
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文言而高也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綢繆斯在向曰
崇昌建武並年号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新謂初也綢結構合也功隆賞薄嘉庸
莫疇良曰嘉善庸功莫无疇報也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濟曰田十井為甸甸十為成一馬言少也介山
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末為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厲高也六百之
秩大樹之號斯存銑曰漢郎晏又谷位至六百石鄉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然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
下不共論功軍中号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号亦斯存也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翰曰擁執也[illegible]旄旗之屬[illegible]
眾也司部司州也代謂比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向曰[illegible]
其車轂梁王行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惟彼狡童窮極凶虐銑曰狡[illegible]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
戮良善比之童僕衣冠泯絶禮樂崩喪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无道既而鞠旅誓眾言謀
王室良曰鞠告也言告其重旅誓戒眾士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翰曰白羽白旄也武王伐紂陳兵執白旄黃鳥至于赤斧武
王三軍之士失色武王命太公把白旄一麾而紂軍平定言梁王亦如之黃鳥旗名底至也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向曰

言凶徒既殞其兵甲若摧枯而亡之手破如反掌碎裂衣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銑曰屆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人无得而稱言功之多大不可盡說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塞滿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翰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之其實无也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

而地狹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乃行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比也恧慙也

輶軒萃止，銑曰輶軒輕車也萃聚也令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比志不為久還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

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比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綱紀。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旨言門下是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向曰泯滅也祀祭也謂祭祀之常典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銑曰管仲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无

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管仲爲相則禮樂大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云

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良曰易乾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与顏回昭明以爲隣近也風雲玄感蔚爲帝師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救也橫流謂亂也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良曰固已辟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曰也冠首也仁德乃爲管仲之首孔子謂管仲爲如其仁若乃神交圯上句之道契商洛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人也商洛山名四皓所居其中也子房爲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天子位遂定契合也顯默之際窅然難究銑曰籌策明默窅然深遠難以究探也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濟曰言子房之德深廣浩瀁不測其端涯也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靈廟荒殘遺像陳昧良曰像形昧暗也撫跡懷人永歎寔深翰曰寔實也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銑曰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梁城之門也言太史公佇思想侯嬴之跡也趙文子与叔向游於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与歸叔向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則隨會也文子留連下泉以思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向曰擬比也若人言此人謂隨會亦可以言子房也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

守以忠言銘物之微可持茍况也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翰曰抒申刊削烈業也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向曰彌益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良曰本始謂祖宋公漢之孫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彭城屬楚故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傳通經藝範軌也後昆後嗣也本支之祚實隆鄙宗濟曰支幹作福崇盛也崇盛我衛鄙之宗鄙者謙也遺芳餘烈奮乎百世翰曰烈美奮發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莫翦謂前人不翦除灑掃感遠存往慨然永懷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伐甘棠木名追甄吉從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濟曰甄榮泯滅也漢詔親信陵君守冢五家是為不泯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況我與王元如瓜蔓所相連開源自彭城為本也以墓也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向曰蠲免復除也謂免除近墓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良曰[illegible]王融字元長瑯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常為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之道第一者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良曰后君也此述古之聖君至治者也躰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濟曰躰象大道功成而不居見其善者如登之不可及也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向曰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而問理身之道也華封致乘雲之拜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謂堯曰請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多男子則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則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壽則千歲之後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拜焉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賢翰曰揚舉也舜有善之旌旛以求士謂求賢上虛席禹治天下以五声為銘於虡曰有賢者教我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者揮鞀明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良曰敷布烈美也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翰曰夤敬也惟思也言敬奉天命而思長久之道以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向曰審慎聽受高居天位則懷敬懼也載則祗敬也鮑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濟曰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所以命百官為箴規之言懸之於上言未嘗箴者未嘗有直言之士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是銑曰寤寐之間思得善道延佇而立似渴佇忠實之臣庶善猷道也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大學利於時用賓佐王位仕進也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銑曰懋美也三道之要謂所問三事也此三者何者為要而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小府十戶冊四曰

罰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輔虢縣今迁四者何為通也塩梅之和屬有望焉向曰以子大夫知鹽梅和羹實所屬望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濟曰周宣王即位不脩籍田千畝之礼以為農先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實在於農宣王遂納其言矣漢文缺三推土回之義賈生置言翰曰漢文帝即位亦不脩籍田賈誼諫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帝乃躬耕以勸百姓也籍田之礼天子三推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良曰人以食為天若无人不坐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時而無遷銑曰假如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无迁流亡散者也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向曰前經謂籍田也宝重也種曰稼斂曰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士膏而朱紘戒典濟曰祥善也擇善之日將行籍田之礼也青旗籍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勑典法也言勑正其常法將使杏花昌葉耕穫不愆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言民春秋青曰昌始生於是耕也穫收苗也愆失也清甽犬右泠風述遵無廢良曰甽田中為隴廣尺深尺所以伴水以潤田故云清甽令風所以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无廢也遵法也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見人佩刀劒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身不起田畝言刀劒可以易牛所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沿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兼貧擅富浸以為俗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翰曰爰易也易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擾愚民也擾煩也度潟赤鹵可

腴恐時無史白濟曰潟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也史起引漳水溉鄴人田人利之白公引涇水溜秦地人利之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向曰矢直也言易田水之術可廢也者宜陳其謀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欽法卹刑虞書茂典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卹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銑曰萌生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弃逐末也滋多也肺石少不冤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翰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冤肺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冤訟者立於旁主司收之春秋元命包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无辜也言冤人且多復有无辜者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昃食晏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良動容貌與思慮言憂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銑曰荼苦菜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者也永念畫冠緬追刑厝良曰畫冠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有人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求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徒以百鍰表輕科及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割也爰於創始也前古謂周也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翰曰韓子云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見深澗因謂左右曰有嬰兒狂聾禽獸入此乎曰无安于曰此不入者良由深嶮也我若明為峻法天下寧有敢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治秦乃覇也歌雞鳴於闕下稱

仁漢牘銑曰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欲改過自新亦无由也妾願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怜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濟曰二途為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爽不能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万物之名**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勉也謂迁有貨至於无貨之処以濟其利皆勉而為之**既龜貝積寢緡繦專用**翰曰古者以貨用貝宝用龜以今之用錢以緡繦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緡繦皆繩也**世代茲多銷漏叅三倍**良曰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損薄三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游歲謂再歲也貲貨用也**推瘼卹隱無捨矜歎**向曰推思濟疾病卹憂也言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邛斜之谷開而出銅**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宝山取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山邛斜蜀中山也**且有後命事茲鎔範**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比銷法而用之為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充都内之金紹圜府之職**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周立九府圜法圜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但赤仄深下學**

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為郭接言下有者深以為患榆莢亦錢也漢時以秦錢重難用更為榆莢錢而後甚多而益輕也言今欲鑄錢赤仄榆莢輕重難為權且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銑曰開用塞除悉尽錢之輕重用者除者尽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翰曰改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迁変改易之運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鄒衍謂鄒衍說天五勝歷數之事堯時乃命羲仲偶夷嵎夷山名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羲和湎淫廢時乱日也昧谷日入處方謂失其方位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自執此以自貴故云執素祇神祇也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其應也紛爭空彰疑論無歸銑曰謂律歷五行日月之理紛爭其事者甚多而竟論竟元所指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翰曰纂繼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濟曰言令日月光明英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以比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良曰克能言美也堯克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民如堯舜能闡俊德之美亦逐而羲和能順天將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夫秀才也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二月也言夏殷黑

曰收邑實丑豨建且其何爲可分別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翰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万物所仰而和四時之不失也）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書云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今未歌者謂其未治）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銑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名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亘軫（良曰書云若墜于深淵左傳云視民如傷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故恤貧緩賦省繇慎獄（向曰恤矜也賦稅也繇役也慎刑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濟曰境無虞備之事謂不起用兵也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翰曰稌稻穀也後漢張堪為漁陽太守人歌之曰桑无附枝麥穗兩岐張君之德樂不可支言今不興此歌謠也豳七月詩云无衣无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豈布政未優將疲民難業（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治將爲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登尒於朝是屬宏議屠弗于心以匡厥辟（良曰尒汝宏大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无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建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上叶星象下

守令

符川嶽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illegible]三台星主三公叉氣
臣也下同川嶽九卿下象河海二公叉
寺天爵具脩人紀
天爵人有此六者
之於二王事然後因
咸事歿後宏才授位揆務分司翰曰具脩
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
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一心以鳥名官以鳳皇為[illegible]之立有鳳皇[illegible]
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号也式差也言至今皆不差矣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衆績功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銑曰周建官号有三百也漢位兼而倍之
歷茲以降游脩是繁濟曰歷經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今游散之官怠脩之職者實繁多也
若閑冗畢弃則横議無已翰曰冗散之官言若閑散之官尽為弃廢則怨嗟[illegible]无已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不審擇清之道則坐為談議者益復多積也弥益也
何則可
脩善詳其對銑曰則法也言用捨二途何決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濟曰賢牧分陝謂召公也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
以為績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万州為鄉万貳千伍伯家也績功也
至有且撫鳴琴自置醇酒翰曰宓子賤為單父宰身不下堂彈琴而治曹參為丞相日置酒宴賓客各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自醉客終不得言
文而無害嚴
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鹽危之域濟俗於仁壽之地良曰阽沒也守文法守

〔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臨臨也域亦猶地也〕是以賈誼有言下之有惡吏之罪也〔銑曰吏之仁賢勅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頃深決〔太〕珪符妙簡銅墨〔濟曰坵猶向求也大謂小決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良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国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耳蟲不及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重沙汏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頃由所以食苗者〕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踰爾無聞〔銑曰漢武吾丘壽王出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豈薪槱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翰曰槱積弘大簡略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此言如山木茂盛万民得採之為薪而積用之亦如賢人衆多国家得用也文子云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二可得鳥將不費何由得賢者也且網羅言人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槱未然網羅之目尚略〕悉意正辭無侵執事〔向曰悉盡也无侵執事謂无恐侵誤執事之臣不盡意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強國罔圖惟舊〔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述於禮大賢之人強於国无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強国而已〕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濟曰惟且應時之理豈亦飢者不擇食拯溺沉溺若豈待為規行步救之而已〕是以三王異道而共

昌五霸殊風而並列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長列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弃本徇末厥弊兹多向曰徇求厥其也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濟曰宋臣謂墨翟也漢主謂宣帝世鄭衛謂淫樂也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翰曰賊禮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爲无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良曰今欲專者士爲耕女士爲桑以資衣食鄉閭之間習於弓騎以備戰也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翰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工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而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翰曰不綱謂失紀綱亂也關河州郡爲羣賊分析以階備之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失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水名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向曰能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思其所濟也攸所也故選將開邊勞去來去安集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若賜來其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加以紛款通和布德脩禮向曰戎狄納言款誠通使和親而我則布德以脩之禮以制之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爲美使

梁武帝年号

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番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僵夷違北歸之念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也平齊鄗江南故云南望僵夷北狄也言其魏北有歸化於国家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銑曰危華謂秋木之葉占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前北齊後魏也無待干戈聊用辝辯良曰言其易為誅伐盖用辝辯亦可定之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川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川北齊所據片言之辯一說可求而京兆左馮翊右扶風曰三輔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此路何以及之誰人或堪為此事誦述以沃潤洗也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銑曰天監梁帝年号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昏侯无道比之於紂因藉時來乗此歷運向曰謂東昏无道武帝伐之而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乗此歷數運會也當扆永念猶懷慙德向曰扆天子屏風也慙德謂慙无德而為人君也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翰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衣冠禮樂埽地無餘濟曰言如埽地而淨一无餘者彫斲元刓方經綸草昧銑曰彫斲刓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採三王之禮冠屨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辨而百度草創倉廪

未實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無儲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貲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貲也靡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銑曰惻隱哲仁之端惻隱內憂於心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濟曰芻蒿草也以供廄馬之食課斂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今欲使朕無滿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當今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者乎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翰曰三道謂國躰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謂才何以利於時用為帝王賓客斯理何從佇聞良說良曰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孝也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濟曰情專於孝開書卷而獨得其趣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銑曰百家一曰儒二曰道三曰陰陽四曰法五曰名六曰墨七曰從橫八曰雜九曰農六藝礼樂射御書數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大數也墻面謂面向墻而无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百万幾咢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向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靡无也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翰曰言上

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虗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良曰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翰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纓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若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帝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且夫縉紳道行祿利然也齊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朕仰心駿骨非懼真龍銑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韜緇軿薄丁青紫如拾地芥良曰韜軿車也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游戲以廢道業者十家有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齊曰周書云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然不降意爲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爲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無也浚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向曰弘大獎勸斯此也既然猶則如此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良曰立鼓於朝有若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發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向曰將謂齊末法令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心受物不大乎此疑問之辭然自君臨萬寓介在人上銑曰寓国介獨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濟曰後漢書曰蔡邕上疏為左右讒之帝遂下邕於洛陽獄詔死一等與家屬徙於朔方也徙遷也睚眦有違論輸左校翰曰李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有贓罪膺將罰之元羣乃行賂於官豎膺反坐論輸於左校睚眦不和皃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而使直臣杜口忠讜絕路銑曰杜塞讜正也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向曰言我雖不當有讜邪而直臣忠正絕路孤大長之道有所不周悉心以陳極言無隱良曰悉盡也言盡心以陳無有所隱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表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亮出師表
曹植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祜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表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亮讓中書令表　桓溫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孔文舉薦禰衡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向曰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濟曰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故其衆士響應而至者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良曰睿亦聖也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昃日晚也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惟岳降神異人間出（良曰此言山岳降靈閒生異人謂禰衡也）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躒力角切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也）初涉藝文升堂覩奧（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覩奧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准之誠不足怪（翰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見善可慕若驚之若不及聞為惡不忠若憎之如仇讎也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向曰殆幾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良曰言立衡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飛辯騁辭溢氣坌蒲悶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翰曰坌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也滿之氣如坌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銑曰屬國典夷狄官詭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良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繫小者為冠纓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濟曰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比用者也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闥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闥也畜養也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激楚陽阿至妙之容

掌伎者之所貪 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雖此曲妙爲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 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 濟曰王良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良曰區區猶勤勤也 陛下篤愼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良曰篤厚愼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頼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 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諸葛亮出師表 翰曰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王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爲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䟽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亾之秋也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亾在今時者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濟曰懈惰也內宫中也志士節士也忘身謂以身許國於邉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爲

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
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
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銑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
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然此皆良實
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
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也濟曰咨謀禆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也將軍向寵性行淑
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
愚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將也淑
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常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彊弱得其所宜也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翰曰頹壞也桓靈漢二帝

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叅
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
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苟全性命於亂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向曰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恥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臣復
之義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臣復之事值逢傾覆昔曹
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
也良曰寄委托也大事謂社稷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
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銑曰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比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西

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將則開招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彰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惟我之罪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德使愚知之以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濟曰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臣不勝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曹子建求自試表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興國謂服叛戚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

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翰曰二虢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于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于魯召公奭封于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銑曰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於時險蒙恩澤可謂幸甚也]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鄄城王在國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昔祿厚故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濟曰言古之爵祿者皆以功勤濟國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濟曰挂懸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慚也]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

士不得脫甲冑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也太和則大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銑曰啟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啟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文帝成功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云繼成王康王之盛也故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濟曰方叔召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蓄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盡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鈎釣也射釣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伏劍而死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暴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

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為念銑曰寢臥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尅言未靜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大將軍謂曹真也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吳水戰故云偏舟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

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濟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也按劍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闕也變謂事異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狥國家之難向曰一朝不終也以身從國曰狥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恃不久之命以狥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績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濟曰屠裂謂刳斬也臣聞明王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良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為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為魯將

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强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桓公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矣

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援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加何責人以礼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秦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年三百餘人畢力疾闘遂大敗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植者植之誤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章也去世謂死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恐已不久而死填于溝坑無功勳而名易滅也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濟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良曰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也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銑曰惟思也於悒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功自思無知已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向曰博棊

矣銑曰言我願從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至謂賀喜弔慶問哀曰弔恕己謂以己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絕其端緒禁錮謂不許朝拜也氣類脩交也倫道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礼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當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隔閡小隔也胡在北越在南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

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濟曰言此實天子為之也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皃具尔謂具憂思於身也沛然猶因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即得展礼於君也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向曰怡怡兄弟和樂皃篤厚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濟曰膏脂也沐汁粉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之官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親九族風雅謂鹿鳴常棣之詩也

以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

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已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若得辭遠遊戴武弁銑曰辭謂國表遠遊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解朱組佩青紱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綬也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銑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號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從答謂應答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常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銑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蓼蓼者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翰曰僕隸下人言所對非良朋可與陳說申展故拊心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濟曰犬馬自喻微末也言人之誠不能動人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可見報故曰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

也近塊鷙江兒抃擊節者識其之道知其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昔毛遂趙之陪隷猶假錐囊之喻以寤王立功濟曰趙平原君異客剌求救於楚毛遂請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末立見遂曰使遂早處囊中當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因与行至楚盟約卒由遂成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无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良曰衒、盛皃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与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銑曰分形同氣謂与文帝兄弟也憂患謂患害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国也顧致未能增其国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者不以人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臣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稱其廣者以无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无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翰曰大哉歎美之詞則法也夫天德於万物可謂弘廣矣善堯之為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穆平章百姓銑曰聖人与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穆和也及周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濟曰雍雍和穆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叔不和故廣封懿親戚之蕃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在後言此以勸親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銑曰骨肉謂兄弟也爽差也言兄弟有差舛不至離閒也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翰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濟曰言我上不後君主仁者不弃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貌恩惠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衍也羣后百寮番休遞上翰曰寮小官遞更也言群官以番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

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

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

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臣自比言三光之象連言以廣於君也福始禍先謂首唱者吾不表植獨先表彰云然

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私也竊不願

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向曰慘毒謂憂怨也

謂忠言物不蒙因恩則憂怨也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濟曰柏舟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詩言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良曰伊尹湯賢相也自言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

恥若撻於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也翰曰言舜以聖

德盡忠心以事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

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明也熙光明

也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

慺慺謹敬也鶴立不轉由也企望也佇佇也敢冒昧也言獨守本國鶴立企踵以望恩澤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

聽也濟曰自上下聽曰垂聽

○羊叔子讓開府表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

臣祜言臣昨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云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銑曰言智力弱而收榮寵早夜戰懼若臨深不堪故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向曰祜同産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濟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皃也發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蔽廬豈可得哉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謂禍也復反也先人蔽廬謂祖父所居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銑曰古人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也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雖輕小敢緣所蒙

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衡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良曰：板築，傅說；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微也。而令朝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翰曰：臣謂朝議，以為得人……當在……者遺才德於甲賤，豈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為將軍兼儀同也。儀同者，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向曰：秉，執；亮，明也。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濟曰：言代事與和，而直節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蒞政弘簡，在公正色；良曰：正色，不阿諂也。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服事，冠以奉君也。華髮，白髮也。內，謂朝內；外，謂將外。寒賤，言不奢侈也。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銑曰：越，過也。言臣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是以守節不為進也。今道路未清，方隅多事，乞留

前因使臣得速還也向曰盜賊通行遑遇寇掠静留速止前恩謂上儀同則此勒兵而取之也不介留連於
外虞有闕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寇虞度之事有闕也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
下察匹夫之志不可而奪良曰觸冒謂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李令伯陳情表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陳情武帝詔矜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從洗馬漢中太守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銑曰險難釁兆也閔憂也凶喪也背謂父死也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致零丁孤獨也成立謂成人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向曰衰微祚福也期功謂大功小功之親彊近强近也僮僕也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濟曰煢孑單獨貌弔閔也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逵榮並刺史名也元王謂元人二人時養之事猥頓也從則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翰曰前謂洗馬時以有表辭也逋緩也篤病甚也告謂請許於州司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銑曰偽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向曰拔擢謂取中洗馬也優渥厚也盤桓不進皃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生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濟曰危易拔也淺易竭也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餘生殘年也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

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禁逹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侍養之恩安終殘年也）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与秦將杜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為顆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良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

陪臣陸機言（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翰曰含太守下丞齎持也板冊云假言假借不久也祗竦敬懼皃制裁也）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向曰萃聚也言拔我於羣聚之中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

書郎中兼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歷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没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公子同游也言振其光景拔迹越衆迴顧自省遠於同列蒙恩施之重義於事義足為灰没以報恩德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遷帝金墉无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而橫為故齊王冏九永所見枉陷誣以與衆人共作禪文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以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銑曰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投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雪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爰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其思所以獲免之計也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濟曰陰蒙避迴許發妹褒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雪也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恡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良曰翻反蕞爾小皃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推實可悲痛也逼迫天威言逼迫天威之怒而就罪也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翰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illegible]束口舌言不敢語莫大之釁

曰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抗慨而不能不恨恨者
惟此而已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日經天子聽察也肝血謂赤心誠實也抗慨失志也恨恨悲恚也志无所由但悲而已重
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天子寬宥迴收其威使至不死也
復得扶老携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
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踊天蹐地若無所容良曰震悼驚也踊曲也蹐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震動心自愧責於天地若无所容也
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臣
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
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
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讟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命顯授
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銅虎符也謂授内史州陸沉謂无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
雖安國免徒起
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為内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言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詣詣拜為冀州刺史言印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豈臣蒙

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良曰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比位也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便者之任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抱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一劉越石勸進表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磾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既行此表元所黜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尚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越揚司立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王養之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

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
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濟曰享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王人屈身以奉祭祀難屯難也君發也言
社稷屯難宗廟礼廢當戚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継祀宗廟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万代三五以降靡不
由之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
良曰弘大式用靡无由從也言使宗子継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万代三五謂三王五帝也自此以下无不從其継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世祖武皇
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愍懷也軌亦也
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過晉也自元康已來禍難
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向曰元康惠帝年号永嘉懷帝年号禍謂趙王倫作乱氛氣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皆
乱王室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謂失御人之道天
子崩曰登遐醜惡也裔遠也謂懷愍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之言国家似之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
建舊物克甄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帝位使昔礼物能明也誕授欽明
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于人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銑曰

冢宰官位宰邦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天以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濟曰肆縱也犬羊謂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臣等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良曰乃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閔帝没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神器流離再辱荒逆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没閔帝又没也荒逆謂逆賊劉曜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銑曰厄困也言運甚於古今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向曰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无不推心氣絕而已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濟曰琨家三代但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琨為司空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良曰皇恐也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人事也飛越猶飛揚也且悲且惋五情無主翰曰悲謂王之亡況謂惋賊之亂舉哀朔垂上下泣血銑曰朔垂謂并州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国難亡亦當通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濟曰言曆數未改晉當復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

主諸侯良曰初齊公子无知作乱殺襄[illegible]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後雍廩殺无知莒人奉小白歸国是為桓公強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譖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国是為文公以為諸侯之盟主艱難謂遭小白之難勞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国謂桓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通神明牽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人衆之命黔首百姓也

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帝継此千載之数謂聖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殞喪九服崩離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与讖文應之畿謂王畿千里九服侯甸采衛蛮夷鎮蕃服也殞喪墜失也崩離壞散兒天下顯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以過之濟曰顯然憂傷兒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離罹也言此二王遇難无能過於晉也甚戎无也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良曰元帝本恭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抗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後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吴奄布也柔安也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乱也

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翰曰抗舉攝服也不類謂異国也大順謂順天人也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悦皃言度百事右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悦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向曰少康夏后相之父爲羿所殺少康逃出後卒滅羿復禹之功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則成功談說也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濟曰楚辭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用能周室中興故詩人詠之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蒼生顒然莫不欣戴濟曰顒然仰德皃欣戴猶戴也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銑曰言聲教化所加被者皆願臣於君也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億兆攸歸曾無與二濟曰攸所也言万姓歸附无二心也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良曰祚福也祀祭祀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向曰无異望謂遠近皆望於帝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訟者無不思于聖德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思其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地交泰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曰王者之天瑞百數言多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万計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荒謂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爲勸進之辭者万計也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国趣向也尊号天子号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銑曰

舜禹皆受禪以御時破頭存之巢父許由皆辛焉不生頭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无為推讓即以黜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良曰黜首百姓克能也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須首之望萬者湯之天下人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以久虛萬機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翰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日也目甲及癸為一浹鍾當也季末也凡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上與它相會也狄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良曰狄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乂平也波蕩動搖也言恐懼欲使我國家假隙而平人動搖无所託何可闕而不恤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翰曰逡巡猶退讓也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銑曰晉與秦戰秦獲晉侯以歸郤乞呂甥謀立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和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懼懼也圉孫子名闔合輯和也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元龜也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得失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陛

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胷臆不假臣等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良曰遲久也開泰為泰平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勤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礼冊尊号之礼踊躍歡喜也罔无也謹上臣琨謹遣左長史右司馬温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事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〇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翰曰眘盛晉陽秋云張悛字士然吳国人也元康中為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悛為文詔從之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銑曰革改也湯伐桀改封夏之後於杞杞国名也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国名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向曰晉伐虞而滅之而立虞廟而祀樂毅為燕將伐齊緡王出亡常脩其廟而祭之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良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仁重不忍絕国乃封杞宋以継絕故三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出傳云伐叛刑出柔服德也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普祀良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

也高祖定天下皆存其後使為之祀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

其喪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將以位常侔尊力當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隆其

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銑曰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齊尊而勢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与其敗謂哭之也暴

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死之与生同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向曰殘戮謂分斷其身也公葬謂以魯公葬之若使羽

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許規有後可

冀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者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望也伏惟大晉應天順人武成止

戈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翰曰西戎夷國也序謂有朝聘之次序吳

蜀歸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興滅加乎方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

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銑曰言國家興滅繼絕之德過三王五帝之行大道湯武之稱仁衆盛之美不足比也是以孫

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

千里向曰孫氏謂皓子弟謂孫皓也金印也青紱也言孫氏子弟比有為諸侯佩其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當時受恩多有過

望濟曰過望謂過恩澤也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之功愛子及室向曰臣自葉流根謂吳

子孫承襲官爵榮先祖也鴟鴞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故詩云寧取我子無毀我室子喻皓也室喻吳國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翰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言此恩惠深也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乱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銑曰孫堅追為武烈皇帝也當漢獻之末逢乱臣董卓孫堅先率義兵破之於陽人陽人地名璽符也堅於各城南甄井上見有異氣使人得之漢傳國璽璽則神器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向曰群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才武從乱謚曰長沙桓王也承業謂承父之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濟曰招集也百越越南之号也言集彼武士奮鷹之勢如鷹鳥飛揚之兒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良曰時漢帝都許策陰謀欲襲許以迎漢帝未發為吳郡太守許貴客所殺也大功雖則不終至極之忠亦為著明矣大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絶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謂為吳王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邑為采薪者殘毀也巨寳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録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録先賢也愚謝茍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書其名自由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代已輕向曰言論功勞則實效力於漢任德則經

存衰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不為晉愛也君緣孫繇之坐則是遠祖應輕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

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濟曰裁茂表明克能厭足也言茂如明異於常人寵貴亡者則

百姓意足望皆云今宜也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

四時修護積毀掃除塋隴永以為常良曰平人百姓也蠲免也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翰曰何法盛晉紀云庾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其言封永昌公監令

不同蓋相類

臣凡庸固陋少無撿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乱隨侍先臣遠庇

有道並蒙逃難求食而已銑曰固陋小也撿操猶節操也中州洛陽舊邦穎川也庾氏所居喪乱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先臣目謂亮父琛為會稽太守庇蔭也有道謂則元帝也妻於也言我客游逃難此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

隆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向曰特福謂家受爵祿也遇會也龍興謂光中興也異常謂眷殊於平人也國士謂分我大士中重也婚姻謂娉其妹為太子妃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

風濟曰階因累忝重服任也玄風道教言遂因親寵重忝非常之任弱冠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小登仕官沐浴天子道教頻繁省闥出總

六軍良曰頻繁數也省闥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天子六軍也總六蓄謂為王敦中領軍也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翰曰

言爵祿超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爲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自所

宜守銑曰言无功而被頭遇无有与目爲比者然无德而居厚祿則災害生止足之分目將宜守之而偷榮昧進日尔一日

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向曰謗毀讟誹也塵猶穢也天子死曰登遐言我竊

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誹既衆是徹明朝以此事聞徇而元帝崩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惟

新濟曰區區猶勤勤也竟終也祚福言明帝升位政教法令改舊自新也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美

實存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自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自

於陛下后之兄也良曰庶衆寮官咸皆允信也書云庶事康哉至公无私也如国恩於目不已今目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

私情也何者自發問之辭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内外姨舅兄弟也此意言舅姨之親猶可而妻族亂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天子之德无私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

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自使西京七

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咎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

更由姻昵銑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以爲更无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令過寵[illegible]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

族危也七族謂前漢呂竇衛上官霍許王氏六姓謂後漢鄧馬竇閻梁何后家也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反敗者則娫親所厚近謂秉心懷等后家

呂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向曰庶姓謂与国无親者朝无黨援豈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責容瑕猶過也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君權寵四海側目濟曰憑依也天地諭天子皇后也四時根援喻諸王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則四方側目而懼之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敝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弊頓仆也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於衆情之嫌故致戮敗於国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内矣銑曰疏附謂異姓用賢也姻進謂外戚用事也重闈宮門也言外戚用則賢乃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内矣征伐謂呂霍等也以此爲戒凡爲寒心戰懼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万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冐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何曰言物有不通聖者亞人因而任一些不可視戚嫌疑求一才之用不如防蒲疑惑以明公正之道今以自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處心膂外揔兵權濟曰以自才言萬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膂脊也言中書令爲太子心膂揔兵滑爲王教中領軍也以此求治未之聞也

以此招禍可立待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禍敗時立可待）雖陛下二相明其愚

款（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欵誠也）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

坦然耶（銑曰寮官也頗少也坦然明白皃衆不能明无私情故生疑也）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

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

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悪榮寵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虽无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禍）

仰覽與鑒量己知㡬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濟曰與厚惕勵也言在覲前代之成敗變已必㡬誠不惜身恐爲国禍）是以悾悾（貢口）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屛營不

知所厝（翰曰悾悾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信也惶懼也屛營徘徊也厝置也）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

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銑曰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矣（向曰天地鑒察日月之明愚誠款誠也）

爲桓子元薦譙元彥表（濟曰何法盛晉書云桓溫字子元譙国人爲琅邪王文學後爲征西將軍至蜀見譙秀悪李雄之亂逃竄不仕故表薦之）

目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摽表也喪亡昏闇彰明也言逸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遂自投清泠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也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在三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言士有執心擇迹厚君父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向曰謂巢讓許由禹礼伯成顯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言壹此以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銑曰符瑞也言運无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也鼎跱列爲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賊虜所據晉唯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分毀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良曰兎罝網也詩云肅肅兎罝喻賢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能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寧仕之无賢也悼傷雅正也言古之弃賢謂大雅君子所傷歎也目昔奉役有事西土鮮覯既懸思宣大化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鮮覯大魚能吞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言思布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境銑曰平蜀之後搜求隱逸之人也武羅夏之賢人羿不用寒浞殺羿而自立王蠋齊賢人樂毅伐齊欲封之蠋曰忠臣不事二主生而无義不如絕脰而死言庶幾思想此人於

六國之運

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濟曰植立操志肥遯謂隱逸也揚舉也渭水濁波喻前李勢也言立貞固抱隱逸之德生李勢之朝能奉清潔之行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良曰皇極王極也遘遇也道消謂君子道喪也群黎衆顛沛偃仆艱難也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翰曰中華中國也謂賊所破賢者顧瞻而哀也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幽谷深谷喬高也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无此望也凶命屢招姦威仍逼銑曰凶命謂李雄李壽也言此等或以礼招或以威迫而譙秀終不應命身寄虎吻危同朝露向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濟曰抗舉也玉立言貞也誓不降辱謂不仕乱朝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良曰偽庭李雄朝也龔勝王莽時徵不就因不食而死薛方亦為莽所徵因使辭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莽悅其言遂不追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雖表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翰曰表公綺里季避秦之亂隱於商洛山管寧漢末避公孫度之乱隱於遼東郡隱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導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銑曰方比殆近也西土蜀也言皆美秀之節言礼賢貞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豺豕喻乱賊也偷薄競也言今賊徭兇競道義之声无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良曰言時兇薄流遯不返當須振起道義之人以勸免弊俗若秀蒙蒲

帛之徵足以鎮靜積風軌訓躬俗徵賢者皆以束帛之礼蒲裘車輪而徵之積環軌法躬薄也言以礼徵素必能鎮其壞風法教薄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也良曰幽遐遠也九服謂九服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啓仲文解尚書表翰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潜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自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銑曰振動恬安拂擊也言天波動以激鱗驚飈擊於林則鳥无安而條无靜也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自寔所敢喻向曰勢弱謂林鳥也巨力謂風波也言已微弱受制於布玄不能自保也於理則然於自是不敢以此喻以与玄親也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於愚自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以身殉國濟曰逼迫也劉營也言桓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此有親非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之危以死命而營國也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山言已不能效之拂衣以謝世事遂乃晏安昏寵叨昧偽封翰曰安然謂晏然曰安然皆乱之朝寵寔也叨貪也偽封仲文為東興公也錫文篡事曾無獨固銑曰桓玄進至姑孰封自署九錫及禪位册文皆仲文作言曾无擬否名節拒之也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奴教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自裕翰曰淪沒撓屈判分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裕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濟曰匡正也社稷猶仁人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桓玄反正晉之社稷寬爲善以假借人命抒一戳於微命申

三驅於大信良曰捋洩也三驅之礼云三面網而留一面者言寬人也謂用三驅之人洩漏我微命継令人大信順之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翰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縶之維之謂不解尚書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銑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之理為尚書以力効軍旅也是以僶俛從事自同令人向曰僶俛俯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之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法條章皆舊太平之時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良曰胡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銑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向曰振整揚舉邁行也湄水涯旌旗類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濟曰屆至也洛陽晉所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威德懷人也司雍二州也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良曰遄速阻險也伊洛二水名榛蕪荒穢也逕道也淹遲也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翰曰晉舊都故稱隳頓廢壞也虡鍾格言都邑荒蕪[illegible]鍾格虡設宮觀之餘尽為田疇

而生禾黍也壥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銑曰壥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皃感舊感昔全
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向曰謁拜也五陵謂文帝武帝宣帝景帝惠帝等陵墳塋
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
日憤慨交集濟曰幽暗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實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礼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戚也行河南
太守毛脩之等既開翦荊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良曰繕脩
也謂脩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伏惟聖懷遠慕兼慰翰曰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不勝下情謹
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銑曰劉穆之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裕表於天子重贈侍中司徒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之
所尚也念功簡勞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亡也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濟曰司勳
官名主錄公勳也有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彌益著明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
衣協佐義始內竭猷謀外勤庶政良曰協合也我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佐竭盡猷謀也言內盡謀策之道外
勤軍旅之士密勿軍國心力俱盡良曰密勿僶俛也言於軍旅之中心盡謀慮力盡行陣及登庸朔右尹

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銑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册陽長布奏以度百士輔新君之大道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爲曲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濟曰緝光績功究尽悼傷也言未尽其志而死遠近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同三司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良曰生榮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翰曰義熙晉安帝年号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乱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銑曰虞度殷衆荐重也外虞謂慕容超數為息患言屯難多故无有安寧之年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向曰劣弱類蒙臣匡翼佐也讜善言也溢滿也言穆之善謀善言滿於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幄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濟曰密謨潛慮謂有帷幄之筭皆造膝謂近天子而諫言也詭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而不見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良曰言隔別於朝其功不為天子聞見者多也一紀十二年言陳力十二年遂有成也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翰曰言穆之出將入相皆不辱君命也微无也言无此人不能安濟國之事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銑曰屢踐也言屢謙居寡欲之道于之弥益堅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業
土弗及（向曰抑絕謂拒封爵也古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色土賜以為社不及言不封）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
加贈正司追甄土宇（濟曰胡何也言撫此事何可昧而不言也謂者宋公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俾忠
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
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謂觀稽之終始也金蘭謂与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任彥升為齊明皇帝作相讓宣城郡公第一表（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以帝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臣言被臺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長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
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向曰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言家之人慈愛也）
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濟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循平

人也同氣兄弟親之也武皇大漸實奉話邁户言良曰大漸言病進將死也話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己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蔽此士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己之分蔽宿也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銑曰綴衣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石王羈王几言不忍固違拒此特受託之言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向曰荷負也導引揚明也末命臨終之命也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濟曰嗣君鬱林王也弃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宣德太后王室不造職由之旨良曰造成也焉輔佐天子不成功是我之罪也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翰曰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問言何因由我正以与我親任与彼同令空懷此无救王譏之言四海之議於何逃責宜陵土未乾訓誓在耳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咎責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夫辭於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向曰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語天下至於斯謂廢鬱林王也尤過任重也一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也无聲泣下且血也寧容復徼榮於家耻晏安於國危良曰徼要也家耻謂嗣君弃常也晏亦安也国危謂鬱林廢後也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翰曰驃騎上將

軍漢置位在三司上神州謂揚州也儀刑謂天下儀飾刑表也列岳謂比於諸侯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濟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為驃騎去可也言自知不可誰以為得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良曰言命有可輕如鴻毛可重如山岳一曰我不能輔王其命如鴻毛矣貫士也言令輕己故存沒毀譽皆歸一士耳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翰曰黷汚経法也同躰謂己与国親是同一躰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為期不敢聞命銑曰均同匡正隕越墜也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言令使用管仲而為侯光其所居令大有全国雖則沒隊而死終不敢受也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冊據獲申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晉羊祜封鉅平子武帝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祜謙不受庾亮破充功封永昌縣開國公固讓不受懇誠也謙不足也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濟曰綽寬裕優也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厭心弘議酌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義近易昭察求我既失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取屏營猶徬徨也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翰曰雲与梁武帝平竟陵王情義親密及梁武之即位用為吏部尚書兼封侯

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臣雲言臣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宵城縣開國侯
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謝中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銑曰素本也輪有輸
運之功翮有翱翔之用言我无此用進謝中庸退慚狂狷向曰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狷猶佯狂也慚謝皆謂不及也固宜
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濟曰鑽先王之道終留於季不能精治一經也
篆刻謂篆書刻謂彫刻文章也東方朔上書三冬文史足用靡非无就成也負書燕魏空彈蔬粟躡屩齊楚徒
失貧賤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国也彈尽也蔬豆也田子方謂魏太子曰志不得則披屩而適楚安往而不得貧賤也躡踏屩履也既而
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翰曰漢儀郡国銅虎符囊衣袋也嗤笑也持斧
謂諸侯有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王吉為益州刺史好事車馬衣服及去職不過囊衣而已馮援為交趾太守出薏苡以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將人以為南土珍怪
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與太守而被解落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
銑曰古得罪之人皆着赭衣虜獲也言為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井臼謂探舂汲之士而以為逸樂百
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乱離斯瘼欲以安歸向曰徒然空言
也誠信也雲以上壽百年為空言緣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乱離東昏侯作乱也瘼病也安歸不往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濟曰

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夏也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闕外一區長望鐘阜良曰皐澤也控引也帶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宮門外也一區謂其宅張望失志兒鍾阜鍾山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翰曰趙女歌舞妓也好事謂相知者賤得賜金歸與鄉人日同歡娛言我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芰菱也可以藉坐也枯乾魚陛下應期万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銑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也謂應万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也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臣疊等離心功勲同德涯首在顏輿棺未毀綿構草昧敢叨天功向曰齊降也離心謂如紂臣離心離德也等謂己為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慙之降者涯首輿棺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涯猶在面指猶未毀綿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也天功天子之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顧己及躬何以臻此濟曰獄訟之士与歌謡皆歸於梁武所望示同一人之例耳器謂珪璋等也摠集謂集於身言身任用也躬身猶坐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政當以接閈白水列宅舊豐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良曰吳漢与光武同居白水鄉盡縮与高祖同居豐邑雲与梁武居止相近故云也初光武予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侍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弟問曰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尤過也上初予長安賢者往來南陽資用之与同舍生共合錢買貝驢令從賦以給諸公之費耳俯拾青紫豈待明經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言今不待明經亦得也臣雲謝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者袁惟則哲

在帝猶難（銑曰銓衡所以平輕重也猶存也替廢也咎繇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吏部之任難爲思之自知不可也）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向曰繼軌言達識者多矣所稱者惟許邵郭林宗能超拔人士而用之也）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濟曰龐統曰拔擢十人而得五人亦可以有志自勵不亦可乎淳于髡一日薦七士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尚曰比肩今一朝見七士不亦衆乎）其餘得失未聞偶容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筆（良曰其餘謂許郭亦未聞得失也偶有鑒察童幼之數天然自知无足稱數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亦何遼落（翰曰毛玠魏人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濤晉吏部尚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不相及也）齊季陵遲官方淆乱（銑曰季末也陵遲零落也官方謂王政所方亂也）鴻都不綱西園成市（向曰鴻都門名也不綱謂无綱紀也漢靈帝時太后臨西園賣官言爾如此）金章有盈篋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濟曰金章印也篋謂盛衣器華貂侍臣服飾也帮士無多謂之金章而貂尚不可長又曰貂不足狗尾續言小人在位者衆故云此矣）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良曰創造言宋始有國有改作之風天子南面恭己而已是任賢能責成於此尚書）豈宜妄加寵私以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朝之王士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華章也無財而蒙比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蕭何留守關中常以食給漢王即位封酇

義一作議

侯也寇恂守河内收租四百萬石轉給光武光武即位封雍奴侯皆言有功而封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向曰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前將軍詔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酇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濟曰漢叔孫通以抑揚礼教拜稷嗣君後漢吳漢為大將軍使人視之方見作二具帝曰吳公隱若敵國封廣平侯安帝時鄧騭定策禁中封上蔡侯曹參有野戰之功封平陽侯卓茂為密令盜賊不入境光武即位褒茂盛德封褒德侯桓榮為明帝師拜尚書明帝外戚樊氏郭氏馬氏陰氏四姓封為小侯以侍祭祀紀録也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良曰漢一作私王崇譚商鳳根皆以外戚之重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漢有恩澤侯无功勲但以恩澤而封後言我今封在於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翰曰疇類庸功也言我无功可酬又非儒者雖小人之性貪幸而封豈獨无愧於心哉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銑曰諸生謂儒士也素謂朴素之業也仕謂祿以待農故曰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夷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翰曰玄平也上云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儀刑法也多士衆士裁淺也不該八元八凱皆古之賢臣也言遠祖之任伐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謂刺史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冨者義所之非時薄官東朝謝病下邑濟曰秉執也高尚不仕也冨義謂冨於貞也所之非時言當大平之時東朝謂經仕宋太子以后議郎不起下邑所居邑先志不忘遐

臣是庶宜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之誑次也）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翰曰車千秋自園寢郎論戾太子士一日超九級至大鴻臚荀爽閑董卓輔政逃避吏持之急不得去行至宛陵徵爲光祿勲已而又拜司空從徵時及發台司經九十三日言此二人之達不足比於我也）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銑曰言臣無識好利至於名實不當損國爲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陛下不弃營蒯（苦怪）愛同絲麻（向曰營蒯草名可以爲索雲自喻也言不以我下材言雖賤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辞（濟曰平生之言謂與帝相知之時有所心逆之言聽覽猶耳目也无復貳辭謂將不移平生之言）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鄙此尊寵之命於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言雲自謂也免免於咎責也）

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銑曰蕭君先爲揚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故以此表薦琅邪王諫及薦王僧孺）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濟曰任昉爲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循舊文而録之言求賢人雖暫勞而得任之則君上垂衣拱手永逸樂）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向曰疏通道導引也通壤而川則用賢者安任賢用能者則亂者理）伏

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濟曰旒以蔽視纊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隱而信滿於外如符璽焉充滿也符璽印也六

飛同塵五讓高世良曰文帝乘六飛則六馬也文帝欲表工代邸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是為五讓言今塗亦與之同白駒空谷

振鷺在庭翰曰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賢人出仕而谷空也振衆也鷺白鳥也以喻潔白之士存廁謂在王庭猶懼隱鱗卜

祝藏器屠保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鱗之隱也卜祝謂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物

色關下委裘河上向曰物色謂關令尹喜望見氣色知老子之至也委裘河上謂河上公言恐有賢同此隱者故有詔求非取

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濟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美必兼采衆味論為國者信資衆賢而五聲倦響

九土是詢良曰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理也詢問也九土謂九州謂六府三事之官言天子倦以聲聽故問於六官寢義廟堂借

聽輿皁翰曰廟堂謂貴臣輿皁賤士也言寢其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且位任隆重義兼家邦貫欲使

名實不違徼倖路絕銑曰任重謂始安王揚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國同親也貫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賢材而絕僥倖徼倖猶苟且也勢

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來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來之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貌濟曰僚官也言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者可收用其貌陋而不用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

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曼云有九人代冠冕不絕故云重光而謂海內所推美也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翰曰迪循也言神清氣茂允循中和之氣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

樂銑曰衛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樂廣字彥輔能出言名教言儉俱有之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向曰暉映光明也領
袖可為人之儀則居無塵雜家有賜書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有賜書此言儉家亦有辭賦清新屬言
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良曰邇近曠遠也言文章清妙屬言幽玄言心遠居邇親道疏物也養素丘園台
階虛位翰曰素樸也台三台星主三公也言比人於丘園則虛三公之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銑曰言儉比人居庠序公朝
則萬人皆傾首所欽慕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向曰昔荀子若侍大尉或之子孫祖輔攻見譏荀
令邑之子李固為司徒郃之子元為見增書京師學者而歎曰見復有李公矣言儉繼祖父之德亦如是也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
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
翰曰理謂意趣也恬靜敏達也言理尚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以筆代耕種以取給傭債也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
良曰車武子勤學貧無燈燭夏則指螢盛練囊中以為明冬映雪讀書之儒舒少貧牧羊澤中常截蒲為書採柳為大字編柳為牒以為書先言往行
人物雅俗翰曰言古人言行王俗无不備知甘泉遺儀南宮故事銑曰謂儀注天子出行鹵簿帝生甘泉宮則宮門名
曰甘泉鹵簿鄭玄為尚書令所有補益王政者皆之南宮為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向曰張千秋為中郎將烏丸還霍光問以戰鬭
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士畫地成圖無所失抵掌謂擊手也豈有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
謬濟曰漢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群臣莫能知者竇攸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使寮之如攸言賜帛百匹人有於嵩山

下得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果然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
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良曰言暕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也並東序之秘寶瑚
璉之茂器翰曰東序講道之處秘寶珍也瑚璉黍稷器也言二人可以為宗廟之任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丗
資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之才實可為世之資用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為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向曰蓁南康郡公褚淵嫡子出外繼有兄賁以襲爵蓁既長大賁上表請歸封於蓁天子許之而蓁上此表讓於賁也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奔所請以臣襲封南康
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允膺長德濟曰司徒官名掌國所教
也勳功錫賜也土宇謂南康郡也賁為大夫稱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良曰
言兄賁有上位之榮視所封郡如脫屣須也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
匹夫難奪守以勿貳翰曰謬誤也言推此恩澤遠而誤集衆也庸常薄劣也國謂南康地回讓讓南康也弘大也言於我今歸兄也言已執志
然元二心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銑曰張純封武始侯臨終敕家丞曰我无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後光武封其子奮奮以父遺敕違詔不受帝詔書下獄惶懼乃受封丁綝王其求以

(爲潁陽尉降光武封爲陵陽侯綝卒鴻當嗣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於東海爲佯狂後同門生鮑駿讓之鴻乃感悟因還就国此理緒也)且先臣以
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禀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
隕(向曰先臣謂父也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无嗣也纂継承大宗禀父在昔之命則理絶終天之哀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隕矣)若使貴高延陵
之風臣忘子臧之節(濟曰吳季札封延陵有高讓之風曹子臧諸侯立以爲曹公嗣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好之)
是廢德舉豈曰能賢(良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言曰能賢葬引此以存謙也)
陛下察其丹款時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
耳(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竄草澤以遂已志)不任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
惶誠恐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銑曰竟陵郡王子良薨有詔追贈太宰范雲不見故吏上表請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臣雲言臣聞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向曰猷道徽美列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於既沒必資於書記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
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濟曰汗移貿易也延閣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良曰與以尚祖配天而祀細求亭有崇高
碑孔子稱為素王泝水之側有孔子碑
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翰曰
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
西河之人比同疑之以為夫子是擬迹也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銑曰伊尹耻
其君不如堯
舜是尊主之情今言
禹者變文也
故精廬妄啟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
美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向曰精廬謂寺觀也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
開牧宰之美猶尚刊勒碑頌況竟陵王有周
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
之息不言好記也
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
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濟曰社稷之臣主在其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
義理形見於社稷也嚴敬也敬尊事天則天與周
公同
功也
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良曰濟國
謂為化
之躰以上朝廷出蕃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司徒也
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翰
曰
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次序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
之義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者藝道
藝也不作謂著文章以潤色之義
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
稱焉向曰言公才能之大非但自兼濟之士而
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名乃大者乎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鷄鳴東
從松檟成行濟曰謂公薨時作鷄鳴詩以遺成王今于良有代宗之義
何謂此者欲假以鷄鳴之東從以公薨為松檟不各言成行宜明
年月深
遠也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良曰竟陵王薨後六為開府也三藩
謂曾為揚太守徐兗二州刺史荊州官也
人蓄油素

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昔晉氏初禁立碑翰曰畜積也油素絹也鉛粉筆也所以理書也景謂景行謂高山仰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立碑魏舒之亡亦從班例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置之者反蒙嘉歎銑曰晉時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賜之碑阮德規為齊国內史風化大行卒於郡郡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不許立齊人思之曰与冒禁立碑詣闕請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向曰被及也孔子謂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伯公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言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濟曰褚彦回及豫章王宣嶷並謂立碑動迹也言竟陵王賢与諸同迹親与嶷同規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轜柳由軒不知所適良曰九原晉大夫葬地樵蘇采薪人也禁謂不許也駐住蹕止行長陵蕭何曹參陪葬之所和帝詔曰朕望長陵見二臣之隴每有感焉轜軒使乘使車也異方之言无理使无所問且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綱之弘弛實客之禁策焉委質忽焉二紀翰曰閭里門也孤賤范雲自稱也甄明弘大弛廢也言我逢齊綱之寬禁賓客得士門之法得委質事太宰已經二十四年慮先犬馬厚恩不答而敝帷毀蓋未議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銑曰敝帷不弃用以埋馬敝蓋不弃用以埋犬蓄狗也螻蟻蟲名雲自方犬馬故云此也漢法侯王葬皆用珠襦玉匣

初玉匣笥屬以珠玉飾之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因心誰知我未磨墜螻而太宰已在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良曰弘大獎勸也隔謂獻寒也微物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謂竟陵王葬處既曲逢前施實仰覩後澤儻驗杜預出峴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覩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杜預好立身後之名作碑叙平吳之功立於峴山扶風王司馬駿都督涼州諸軍事後秦人為立碑長老者見之無不拜也言其人遺愛如此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文選卷第十九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　　鄒陽上吳王書
於獄中上書自明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
枚叔奏書上吳王濞　　重諫舉兵書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啓
任彥升奉荅七夕詩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上蕭太傅固謝奪禮啓

彈事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　　奏彈劉整
沈休文奏彈王源

牋
楊德祖荅臨菑侯牋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牋　　勸今上牋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李斯上秦始皇書 良曰史記云李斯上蔡人也西說秦王拜為客卿會韓使鄭国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詐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後始皇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要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穆公求士 向曰士謂賢才也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 翰曰戎狄小国名產生也 孝公用商鞅之法 向曰公孫鞅衛人也封為商君 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翰曰至濟開也今秦之治国因此而彊 惠王用張儀之計 良曰秦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 拔三川之地西并蜀北收上郡南收漢中包九夷制鄢 偃 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子容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銑曰拔降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名包兼也九夷夷通稱鄢郢楚都也成皋地名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関東為從関西為衡從者関西六国合而攻秦用張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雍塞也 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遂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向曰范雎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氏也皆昌秦一用事者也杜塞也言如蠶食一葉此上四君皆以客之功。翰曰四者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濟曰和氏寶則卞和之璧大阿劍名纖離良馬也以翠羽為鳳而飾旗也鼉皮可以冒鼓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騠決啼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良曰犀角象牙也駃騠駿馬名丹青彩色可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銑曰下陳猶後列也宛珠飾簪傅璣珥耳珠也阿縞細繒也出東阿縣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向曰雅化閑雅之化也冶妖美也窈窕美皃美女出於趙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陛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翰曰甕缶汲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搏擊也髀肶也嗚嗚歌聲也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也今弃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非可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濟曰跨據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乎四時交會於內鬼神歆享降福於中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言畏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翰曰藉借也齎亦資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鄒陽上吳王書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其事尚隱故不欲指斥言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致其意焉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縣法度也畫地不犯教令一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銑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扣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都也何則向曰設問辭列郡不相親万室不相救也翰曰言苦秦之政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塵狹野不見鳥獸鬭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齊貫言諸國叛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故說諸國之心而不齊必无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何則彊趙責於河間銑曰趙幽王為高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无嗣國除遂欲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国故云彊也六齊望於惠后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以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至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於齊將閭為齊王重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城陽顧於盧博翰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与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約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乃以城陽郡王章濟北王興居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謀死盧博興居所治處喜顧念而思之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濟曰文帝怜淮南厲王不軌逆而失国乃立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言三子皆舉墳墓思其父身迁殺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良曰言諸国皆有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奉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国但有其意无敢相救者有能專一可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銑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向曰此陽惡指斥其事因雜乱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牽之兵而務隱其言詞矣越假比吳也輔猶拒也胡比趙也言吳趙欲求伐漢漢必使梁并淮陽之兵已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拒於趙如此則吳趙各深不能相濟事則必敗故言大王憂也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翰曰言臣此相成者也驤舉也龍無翼今言翼即鱗也感觸也陽將欲致其意指也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濟曰言臣易精思極慮誠盡也固陋謙詞也裾衣裾也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大背淮千里也下風之行言主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高尚亦尤甚也故願大

王無忽察聽其至向曰忽輕也至謂至情也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向曰鷙鳥鵰鶚之類此諸侯鶚大鳥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沉患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鼎者趙幽王反呂后殺之沉沒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謀反發往蜀故云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无益於事故願大王審畫而已銑曰畫謂畫策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向曰寒心銷志見国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早起聽朝也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牟朱虛侯東嚮齊王喜有其首率兵欲誅諸王亦猶春秋褒邾儀父也邾魯国也儀父諡也功与齊相類故引而遵之矣深割嬰兒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与之言於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良曰壤子猶幼子也言文帝王其幼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後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也益如也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銑曰仆頓也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興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由二国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取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向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帶也變

易權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戒愼大臣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翰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云望氣東北汾陰有寶氣鼎在中不迎則不至爲吳計者倘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上言新垣過計失国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爲諫言王爲此謀則吳嗣必不在於世矣過誤也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水灌章邯而破之兵不停留收秦敝倦之兵出函谷關而破項羽西楚則項羽所稱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良曰此疊上文荊則楚也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銑曰言羽等甚強盛尚見破滅爲国家者不可不愼其幾微也孰猶深也

鄒陽於獄中上書自明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陽爲人慷慨不爲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書孝王立出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翰曰燕太子丹使荊軻往刺秦王使於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爲應侯所害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干歷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

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良曰變動也諭明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銑曰言左右者不敢斥於王也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向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王以爲非玉刖其右足誅亦刑也李斯忠諫於秦二世而具五刑於市胡亥二世名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爲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狂而歌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濟曰比干强諫紂紂剖其心而觀之子胥諫吳王賜之死取其尸以鴟夷之革而投之於江鴟夷革以皮作鴟鳥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良曰以忠而獲罪也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銑曰言不相見自少至老其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便言故久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向曰於期爲秦將得罪於秦而逃於燕荊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因左手持其袖右手揕其胸於期從之遂自刎藉借也丹即燕太子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吉郢翰曰王奢自齊亡入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刎齊兵遂却以却齊而存魏夫王

者。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右尾生之信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良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亡入魏文侯厚之還拔中山也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烹一駿馬以食秦也駃騠駿馬名 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而贈以寶玉也 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鼻音腳於宋，卒相中山；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刖而說中山之君而君以為相也臏刖也 范睢摺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濟曰范睢為魏相魏齊所笞擊折齒摺脅睢亡入秦說秦王王以為應侯也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向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自投於河徐衍惡周之亂世乃負石投於海中也 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銑曰比周朋黨也 故百里奚

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向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之。魯用季氏，故云聽其說。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翰曰：宋用子冉，而囚繫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曰：宋、魯競弱，故云危也。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而用之，穆公為西覇王。文齊用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彊盛。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銑曰：奇，獨也。公聽並觀，言无私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向曰：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管叔、蔡叔皆周公弟也。流蜚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言比四人於堯、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翰曰：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三王，禹、湯、武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濟曰：指齊也。燕昭王屬國於子之，子之南

面行王事斉国因伐燕、国噲死子之亡信可弃也斉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斉国政皆帰田常何足恠也封比干之後

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良曰紂剖比干剖懐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脩其墓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銑曰讎謂寺人勃鞮為晉献公逐文公文公即位用其言而免呂郤之難遂以強霸仇謂管仲為公子糾射桓公中鈎而桓公以為相而一匡天下何

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

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

為人灌園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使使往聘子仲子仲与其妻逃云兩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

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

客可使刺由翰曰隳開也跖盜跖由許由也何況因万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

能尽心於人人无有不可使者然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曰

荊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沉沒也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賜其灰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臣聞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万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銑曰眄顧也蟠木曲木也柢本也輪囷離奇屈曲盤高下也万乘天子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向曰德重若人不以爲德故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逄比干之意濟曰堯舜術法也伊管伊尹管仲也龍逄比干皆忠臣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翰曰襲因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良曰陶鈞造瓦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銑曰荊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以貴遺秦寵臣中庶子蒙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爲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軻以匕首擬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公以歸其國陰修道守遇若

烏鳥之聚集而卒以共成王業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
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向曰拘攣戔近昭曠大明也 今人主沈於
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翰曰況弱也帷牆妻妾所居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濟曰不羈謂負才無所拘繫也驥馬也皁飽牛馬櫪也鮑焦
忿世不用採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毋採其蔬乃弃蔬而立枯於河洛之上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
砥上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迴車良曰惡有勝人之名紂作新歌之音朔歌若不時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
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
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巖穴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哉銑曰恢廓寬大也誘進脅迫也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彘獸相如因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翰曰孟賁夏育也
臣之愚闇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

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善曰軼才過於衆也駭驚也不存謂身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良曰起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車後橫木）雖万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渠）之變（銑曰馳行橛勒也）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向曰豐茂騁馳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万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万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翰曰万乘天子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向曰萌始形見也）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銑曰忽輕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銑曰懼瓦墮而傷之）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枚叔上書諫吳王（善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濞初怨望將謀逆乘奏書諫不聽遂之梁）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翰曰全謂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濟曰三光日月星也不絕其明者言事得焉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蝕五星不亂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筴功流萬世良曰遺失也臣乘願披心腹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焉

臣乘言銑曰効進也但傷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將其絕也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不測言至深不可得知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翰曰駭驚也鼓擊鼓也鎮結續也其出不出間不容髮濟曰事之幾微比於出不出間不容一髮言其近也禍道不可出於今日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良曰言雖有所舉入禍搆失者道能脫於禍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銑曰欲為謂吳王之計也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向曰極窮究亦窮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

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而迹絕翰曰景影也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
絕薪止火而已濟曰滄冷也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
也良曰不絕於彼謂遠謀也救之於此謂以近求福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
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乗未知操弓持矢也銑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爲謀慮深遠与人相比則養由未解持弓矢操持也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向曰基初胎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
霤穿石殫極之綆斷幹翰曰泰山之水霤久而滴穿其石也殫尽也綆索也幹井上木也言尺亟井索用久而刻斷其木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濟曰靡无也夫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銑曰銖錙分十黍之重也言以銖銖稱之寸寸度之至石丈必有盈縮矣差過皆不中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夫十
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翰曰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蘖芽小也搔㩳也絕擢拔也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向曰言制事在於不發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

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韓曰為事不已必見其効此所以諫王亦為逆謀一朝見用矣磨礱砥礪皆磨石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済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与諸国既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誅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

上書説王使罷兵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昨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子容反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六国矣六国韓魏燕趙齊楚関東連兵曰從筰至也羌筰夷名也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銑曰信陵君无忌嘗率五国兵逆秦於函谷関其後六国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復使荊軻以刺秦王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与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向曰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不啻有六国之衆又脩因戎以撫戎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

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齧利劍鋒接必無事矣銑曰訾量也蚋蚊也蠅蚋附不能害牛也猶翰曰蠅蚋徒自齧耳吳之比漢有類於斯無事言必致無成事也傷於猶蠅蚋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濟曰失職謂削地也約責求先帝約謂本封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良曰三公謂晁錯也錯御史大夫位三公者重其事也前過謂削地也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吳在東海也言居過中國謂勝於京師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向曰方輸謂四方輸送也錯雜也珍怪寶物也山東謂吳府名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濟曰海陵縣名有吳大倉也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銑曰上林苑名長洲吳苑名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銑曰曲臺漢宮臺名臨上路言臺下臨路也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軍壁也副重也關城函谷境武等關淮南吳之所以為固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中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不然漢

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濟曰羽林黃頭皆水戰之士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也魯東海絕吳之饟謨失道良曰魯東海二郡也使之絕吳人饟饋之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銑曰梁王武也滎陽縣名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翰曰齊王將閭及吳楚反堅守而不從後亦怖聞初與吳楚有謀欲伐王懼自殺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東已言之不知孰誤也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出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淮吳漢將酈寄圍邯鄲故云囚也此事以彰彰不可掩覆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良曰吳地方千里梁下也兵方十里言王以見制於此也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銑曰張羽韓安國將也北地兵仕吳軍之地弓高侯韓穨當宿吳軍之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向曰言吳兵之急壁軍城也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至南兗州富令郭彥文得罪連繫州獄淹既上書景素覽書

書曰出之詣謂也

昔者賤臣卬心飛霜擊於燕地翰曰賤臣鄒衍也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卬心

言根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淮曰齊庶女少寡无子養姑〻有女欲利母財而殺其母誣告庶女〻以寃告天〻為雷電擊景公臺支體毀及也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
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此也良曰伏死不顧寃之深也此言由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
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銑曰尊左右下欲其加矜察下官本蓬戶
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向曰言自微賤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
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翰曰日者猶頃者謬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常官於朝廷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也濟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凝嚴密也扃禁宮闈之間也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
三五賤伎之末良曰孟嘗君入秦昭王囚之將以殺焉孟嘗使人於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時孟嘗君有一裘以獻於昭王无有他裘門下客莫能對最下客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狗盜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裘獻幸姬〻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即馳至函谷關〻法雞鳴方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食頃而追至關下已不及矣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何宮常就三居五〻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淹言於王門肅顏比事賤伎之末謙詞也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

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銑曰：荊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佩猶荷也。荊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數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且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義也。）常欲結纓少謝萬一（向曰：衛大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捨孔悝。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子路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晉侯將殺里克，語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淹言伏殺身，知此乃中有以報於王也。）剖心摩踵，以報所天（翰曰：比干不避殺身而忠諫紂，紂剖其心而觀焉。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放至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濟曰：人固陋，淹自謙也。貽，取也。缺，毀也。）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限，隔也。幽圄謂獄也。）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銑曰：虧，損；遺，失也。言如有所失。）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向曰：涉，歷也。伍，列也。少卿，李陵字也。陵答蘇武書曰：何圖志士不泣而然後成此？陵所以仰天搥心而泣血也。言己之恨同於李陵。）下官雖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翰曰：蜀有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

（下篇而去又老子谷口有鄭子眞耕於巖石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濟曰之宋結綬謂相薦達也金馬待詔処也高議論政理也漢宮有雲臺）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良曰終軍請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啓丹冊，並圖青史。（銑曰論侯功臣定封爵丹以丹書之信也啓開也冊書也又有青史子古史官）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向曰言毀讒之深能銷鑠金石之堅）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翰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入朝得會見光武帝戲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客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不義謂篣婦公不過兄也）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上將後或因有告反而下廷周昇謂恥也大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蠶室刑人之所）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辟世而行歌也）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向曰嚴光字子陵辟姚人與光武同游於李光武即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越地閉關謂不出也張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故云於代）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翰曰鉗口吞舌不言也匕首劒也殞自殺也何以見齊魯奇郎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濟曰齊魯燕趙豪俠所出也非奇郎謂高漸離擊筑市相和荊軻過大夫非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良曰聖曆謂天子之曆曆數也欽敬也青雲浮洛榮光塞河銑曰青雲榮光河洛之瑞西消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向曰此皆縣名距至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翰曰言傍及四夷皆浸沐天子之仁義景星醴泉之瑞也謂照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照明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濟曰圓門亦獄門抱痛含憤言深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翰曰凡一微物失其所尚可以悲而況人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銑曰齊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丈夫稱無罪以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田五丈夫驚獸皆殺之斷其頭而同葬命曰五丈夫丘掘而得之五頭同冤公令葬之故云不愧沉首也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來告敞曰妾夫與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之果然言況得明假使灰滅亦不恨也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任彥升奉答勑示七夕詩啓向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聊自試於言下於才便同聊制付詩矣

昉啓奉勑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情風

什希世罕功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周什謂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濟曰謂武帝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云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不相違謂之調露之樂皆謂帝文章音律若此漢魏之主不足以繼想耳性與天道事絕稱言銑曰言帝之性合於天道不可得而稱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向曰莊子云万代之後若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若旦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臣早奉龍潛與賈焉而入室睨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翰曰易云潛龍勿用謂帝在藩邸時昉已得奉也此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升堂入室之位也易云飛龍在天謂帝登極也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濟曰古人所言知臣以辯若呂揚才王為帝宗曰惟我知女余取不求不以瑕疵也言帝知我訥信我云下才也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良曰庸陋謙詞也言用酬答也獎猶勸也拙速雖效蚩鄙已彰銑曰謂帝詩使成於附信上也拙速也蚩鄙皆謙詞也效呈也蚩輕也鄙小也彰露也臨啟慙惡罔識所寘惡慙也寘置也謹啟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翰曰卞彬官至綏建太守彬尚祖壼字望之陳著作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壼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眕盱見父沒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諡忠貞公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脩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濟曰緒脩也昧不明也忠謂壼死王事謂彬斫死公難也名教同悲隱淪㥘長良曰名教謂當時士大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徵士翟陽也嘗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門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銑曰貿易裔嗣淪沉也言年代往移後嗣孤弱而沉塞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向曰言壼墓堵殘毀也表亦表也碑無設也丘墳也狐兔穴其中童牧登其上而歌也感慨自哀日月纏迫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因此而增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濟曰弘大宣示也言景王延晉臣功采式大示教義故脩理之非求功效於今也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良曰言壼餘德不滅而欲仕求仕也列業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以異代謂梁也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良曰渥厚也諸侯薨朝會葬之加一等今加二等言壼為晉元帝尚書令而不加爵其祠云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世銑曰晉武攻吳令曰敢有樵下禾者罪柏孫者死此明公絕於天子脩壼之墓不絕於今臣亦何人敢謝斯幸向曰非分而得謂之幸臣何自所敢謝也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翰曰昉為尚書殿中郎以母憂去職君子不知味冬月單衫廬子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驃騎記室至三讓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禮

昉啓善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而録之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
察良曰許信也款心也濟曰謂不許其辭悼心失圖泣血待旦銑曰言憂勇感不休悼傷也失圖荒迷也昉於品庶
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為自拔虧教廢禮豈閑視聽所不忍言真
陳茲啓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示同造化之物耳而干禄榮寵自拔擢於衆甘棄禮教不覩閑於視聽亦所謝也昉
往從末官祿不待耕翰曰言耕薄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良曰甘旨餘食晨昏皆承白由飢寒限役撫闕其大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比據有如馴馬過隙之疾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向曰言袖而永慕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何時也旦奠酹不親如在安寄
晨暮寂寞闃若無主翰曰奠酹祭祀也言不親祭祀以當神如神在所寄也晨暮寂寞人哭踴則寂寞多無奈寄託空也所
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濟曰言喜寂寞無主理也窮咽哀泣也多所多比喻也明公功格區
宇感通有塗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若需然降臨賜寢嚴命銑曰言降臨恩澤需然如雨
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向曰如此則是明王者治天下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也爰於也錫類所及
匪徒教義翰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乃人非徒以教義為禮也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
事陳聞濟曰崩迫哀急也謹啓

奏彈曹景宗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荊州刺發六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暨司州陷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寇遂失三關故有司奏景宗罪轉去州詔弱居自待邦帝一无所問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奴教有刑銑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八寸曰咫漢書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者顧望也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毋向曰趙王使趙括為將以拒秦軍括毋書曰括不可使之將卒趙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毋曰括有不稱妾无坐乎王許諾括果敗而毋不坐故云乞請魏武令曰今將征行但賞功不罰罪非國典也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曰輕言輕於常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翰曰獯獫匈奴名也謂後魏也王師謂率軍也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文曰淮徐河兗也屬兗服此以前所獲也師有功則凱樂而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除中罕千金之費言東關涂中地名也罕少也孫子曰興師十万之師日費千金也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濟曰司部司州也懸隔遠也斜入也故使狡虜憑陵淹移年月向曰淹滯淹移也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翰曰亟數也亟去吏切及於徂往也言戰將敗鼓

日不能起開戰鼓声憤呼而卒衆猶拒守无有二心攻圍二年无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穨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摧其餘衆求状亟不能得也亟數也

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良曰漢武帝遣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与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後漢耿恭為戊己校尉以疎勒城旁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万歲乃令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言蔡者過比李耿之歲若使鄄部救兵微接轂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銑曰單于後魏主也豈直受降可築浞安啓土而已哉向曰漢武帝使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浞安使於單于以匈奴大了降見謂開吏彼之上寔由鄄州刺史自昃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翰曰受命不時行也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良曰言昃宗縱弛兵使如蝟蟻之結聚而依水草也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皃資貸助也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向曰孤城謂司州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吏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覆衂翰曰貽取衂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謀賞安寘濟曰駭驚寘用也昃宗謹案使持節都督鄄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鄄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昃宗擢自行間遘玆多幸銑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遘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者向曰漢高祖曰獵追殺獸者狗也

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拒從非激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賞茂通侯榮高列將翰曰茂重也勇稽裁弛鐘鼎遽列濟曰勇稽賊寇也裁纔適也弛廢也擊鍾鼎食貴事也遽疾也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以而賜女樂二八景宗无此功效而亦當此賜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嘗獲自已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国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豈且有辭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弃甲向曰弃甲狀敵也生曹死葬優劣若是推此人斯有靦面目翰曰斯謂景宗也靦強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濟曰劉興將數百騎以西宇覽上狀徵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追只恐左右頭有詔書到輒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国家坐而千里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良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剋捷違令者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錙銖輕重也爽差也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向曰挺拔也略謀也不世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料敵制變万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翰曰弘大也算計也居帝吉為而後行推此庸固理絕言提濟曰庸固謂凡品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言提不可与合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良曰逆胡謂後魏也諸夏中国也聖朝乃觀將一車書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平天下使車書同文懲彼司琨累辱非所向曰懲傷也所司謂之人也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翰曰虧敗也矜於惻悲也宜正刑書肅

明典憲憲（良曰肅㪅 憲法也）臣謹以劾（胡代反劾 發其罪）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
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切矣 絓卦言）
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銑曰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絓 治也各罪也攝自也隨舉謂隨）
（所以 之事）臣謹奉白簡以聞（向曰簡 略狀也）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昉稽首以聞（翰曰稽首首 至手謂拜）

奏彈劉整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氾毓字孤家
無常子（良曰後漢馬援事嫂雖至閨內必不冠然後入見 晉氾毓敦睦九族外士号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義士節夫聞之
有立千載美談斯為稱首（銑曰有立 謂立志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
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
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百並已
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
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

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簿攘拳大罵突進
屋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整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
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許狀輒攝整亡父舊
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為零陵郡得奴婢四人
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
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準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百先是眾
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百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
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上廣州去後寅
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
百又應屬眾整意貪得當百推綠草與逡整規當百行還擬欲自
取當百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
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遂當直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
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
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
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
帷為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
夾杖龍牽等物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
意打我兒整母子尔時便同出中庭隔薄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
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
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
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
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
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與苟奴已
尔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

遂歸宅不見慶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許相應重疊嘗
百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許法令史
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倡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
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繼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
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
茸上丁合下而勇名教所絕向曰閭閻里巷也闒茸小人也名教謂士君子也絕棄也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
袴翰曰前代外戚謂是文帝朝后妃之親也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惡積釁稔親舊側目濟曰釁罪也稔熟也側目
言惡之甚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辞良曰礼嫂叔不通問故云理絕肆陳也醜辞謂罵言終夕不寐而謀
加大杖銑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有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竟夕不眠豈謂無私乎孝子之事父皆受小杖則待遇大杖則走言整欲私其子則害兄之子夕不寐惡其姪日深故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向曰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異居不能止
乃中分財奴婢取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矣汝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高鳳自
穢爭訟寡嫂翰曰後漢高鳳南陽人也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爭訟遂不仕未見
孟嘗之深心唯傚文通之偽迹向曰孟嘗薛包字文通高鳳字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良曰衣无常主則汜毓也、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整之於姪其薄如此何其不能折契鐘庾而襜帷交質徵二反翰曰漢高帝貰酒酉家折券弃債六斛四斗為鍾十六斗為庾言婢直乃鍾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婢車帷為質言整之罪深襜帷裹也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具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向曰紳冕衣冕也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付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沈休文奏彈王源吴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良曰左傳云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雋不疑為京兆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詣書烈業也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窊烏瓜隆誠非一揆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伉合相敵而合也窊下隆高喻盛衰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向曰使有倫理次第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翰曰懷嬴謂晉文公曰秦晉匹

也何人畀我𠭇水清渭水濁外猶雜也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濟曰淪混也罔无也廝庶皆賤人也販鬻祖曾以為賈道良曰以祖曾之高門嫁子女而取財利有如商賈之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銑曰明目張目腆厚也若夫盛德之胄世業可懷向曰胄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後嗣子孫宜常安之不可改也欒郤之家前微未遠翰曰欒郤皆晉大夫其家以此當時公卿之族微美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隸濟曰孔三十壯有室室妻也皁隸賤者也言家娶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稿其貲也結褵以行箕帚咸失其所良曰女將嫁母為結褵褵帶也婦人適於人而執其帚也今則非其匹偶是以失所志士聞之傷心耆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銑曰宸歷天子歷數也御寓謂御天下也弘大革改憲法也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向曰殄滅也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翰曰扆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負扆敝俗謂[illegible]為婚姻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濟曰儒弱也御史主天子法也謙已謬而在此司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蠹大猷良曰後漢御史張綱為御史順帝選八使行風俗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illegible]權勢也右用事也賈逵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熏蠹敗也猷道也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風志未能屈服權勢用事者而王源事同狐鼠亦有所損一失綱紀亦敗大道也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源雖人品庸陋胄實

參華（向曰胄代也華榮華也）曾祖雅位登八命（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礼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為侍中常侍帷幄謂在天子左右）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良曰璿為東宮官采事也儲闈東宮也）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顯也源預列此官）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向曰在遠謂在南郡丞）輒攝媒人劉嗣之列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胄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万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亦死也武秋滿奮字武秋也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也）其為虛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陽之睦有異於此（濟曰駭驚也潘岳陽仲武誄曰潘陽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此異也）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帨帨帶也牀笫帳之

閒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貨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其比也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銑曰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將狀奏聽裁制之源即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向曰世資貨祖父之業也參謂入仕周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翰曰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行媒之礼同抱布之事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濟曰季文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哲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閒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草蕕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豈有六卿之冑納女於管庫之人良曰周礼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冑嗣也掌管庫賤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銑曰詩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以為鬼也高門降衡雖自已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翰曰衡橫木為門乃庶之家也言以己高門自降與凡庶婚姻乃是輕祖考辱親戚也蔑无也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翰曰明除源令黜污也宜明之代比至可封恐此風被及也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濟曰伍等也已污謂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姻者也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良曰禁止視事使如其在官之時也源官品

應黃紙目輒奉白簡以聞目約誠惶誠恐云云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銑曰黃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国多事摠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与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与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弥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向曰弥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隆重也）損辱嘉命蔚矣其文（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汙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濟曰諷猶詠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荊州故云漢表陳琳居於袁氏故云冀域徐幹留於青齊故云青州劉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瑒時居於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此擧植書）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銑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荅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向曰躰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

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式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

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濟曰竦耳便聽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

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版也斯須須臾也子貢以日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此植文章不可及也

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

之容歸憎其貌者也銑曰植曾作鶡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醜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邪是使脩刊定也脩以无能頓受眷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春秋然而弟子拑巨炎口

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翰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也不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秦相呂不韋招致辯之士作呂氏春秋漢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之士以著篇籍書成以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变易者此言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皃

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

公風雅無別耳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无異焉

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上声著一書悔其少作良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為雄

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与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侃言耶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鴞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君侯志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向曰鄙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翰曰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国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詞賦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輙受所惠備竊蒙瞍誦詠而已濟曰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蒲誦詠之人而已矇瞍皆老脩謙詞也敢望惠施以忝莊氏良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緒瑣瑣何足以云銑曰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脩云何足以云瑣瑣小器也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向曰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辨知為丞相主簿文章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還牋与余其文甚麗繁步何反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

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子姓名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濟曰笳簫也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良曰上主上也文帝時未受禪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濟曰壤地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笳簫也均曲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沉浮尋變入節向曰黃門樂官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翰曰傲慢尚勝竭盡匱乏也言竟不能勝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弄曲也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濟曰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名皆能喉轉為之悽傷也頑鈍豔美者皆感之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銑曰衽衣衿泫流貌隕墜也慷慨歎息貌自左顛史妠謇姐名倡向曰左顛史妠謇姐皆樂人名倡樂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翰曰詭奇也竊惟聖體兼愛

好奇濟曰兼愛多所愛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與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新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銑曰御進也事訖謂西征也訖竟也光塵美言之与及也斯調喉轉也欽死罪死罪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向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乱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太子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東阿王曹植也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翰曰辱命謂得植書粲然明白皃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蓱干將之器濟曰王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過一代青蓱干將皆劒名也拂鍾無聲應機立斷良曰西門過謂舡人曰干將莫耶之劒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發屨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眉東州子所能也若說与我東說諸侯子蒙蒙然无異於末視之狗也錚声也夫所以尚貴於干將莫耶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此矣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銑曰顏回曰鑽之弥堅仰之弥高言植之文堅而且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向曰焱絕煥炳言文詞光明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翰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名可得言不可得也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

之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覓己文之惡矣載摧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吟頌良曰載則也摧言美之也韞藏櫝匱也玩珍耽好也為吟頌若愛之深也

○吳季重荅太子牋銑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愛之隆形於文墨向曰手命謂太子与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子零落略盡此追亡慮存者也形見也日月冉冉歲不我與翰曰冉冉疾行皃不与我言不留也昔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報並騁材力効節明主良曰謂在太子所時也廁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銑曰陳琳徐幹劉禎應瑒也來命謂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向曰雍容謂和皃虞度也有變謂寇至也輻至言衆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徵兵之書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翰曰君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儔類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

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濟曰嚴助吳丘壽王主父見任用後淮南王反与助等相連皆棄市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銑曰謂後後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可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周也抗高也摛布發也藻文也鸞為龍有五色文章也奮振也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与之齊矣故質以此荅之百謂勝百倍也同声言俱謂然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翰曰墜失勅正蹈履也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己与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時邁齒臷徒結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良曰邁往也年歲大也觸冒奮首割裂謂冒鋒刃甘死而效其用以報德也不勝慺慺音婁銑曰慺慺敬皃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想一作存

吳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向曰質迁為元城令之官迁辭牋太子

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翰曰謂辭太子時也曜靈日月匿藏也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濟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秦昭王遺平原書曰寡人聞君高義願為布衣之交君幸遇寡人飲与君十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也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小器易盈先須沉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良曰沉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失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銑曰謂前人之教化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向曰岡山脊也平代二都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翰曰鄰近柏人縣名漢高擊韓信餘寇東垣過趙趙相貫高等謀欲殺高祖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去不宿故云所忌重以泜祇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又使万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与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萆山二千人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走斬成安泜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息也是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故云失策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良曰廉頗藺相如趙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想李齊之流良曰漢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

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食飯未嘗不思之鉅鹿縣名也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
節包左車之計向曰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 而貞闇弱無以莅之翰曰闇弱謙也莅臨也 若
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
非貞之能也濟曰邁行豫樂也 至於奉遵科教班揚名令下無威福之吏邑
無豪俠之桀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懔有庶幾之心良曰賦布也威福擅
作威福於人者懔懔敬危貌庶幾慕近也 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
從之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
異乎銑曰漢嚴助為中大夫得侍從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詔曰君厭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以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拜侍中也故云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然者貞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 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
咸憤積思入京城向曰漢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无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故云憤積也 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
榮顧左右之勤也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呂郎守彭在左右亦貧之心 古今一揆先後不貿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濟曰揆致貿易也言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与張敞陳咸相類也 聊以當覲不敢

多云良曰覯見也質死罪死罪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良曰鄭沖爲大傅魏帝封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相皆詣府勸進籍爲牋

沖等死罪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銑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氏媵臣佐湯伐桀以爲阿衡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爲魯侯治曲阜有龜山蒙山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呂尚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爲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指麾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濟曰先相謂宣帝爲魏丞相也世有言不絕也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良曰綏安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銑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軍拒之到靈州斛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万万計威加南海名攝三越 向曰叛逆謂諸葛誕反上親臨圍之四面並攻誕開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等詐來應誕唐咨王皆降吳兵万衆器杖軍實山積兵法全軍為上剋勝也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万万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攝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 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 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 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韎舞獻樂舞 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良曰謂封為晉公 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 銑曰旨音也聖旨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信也天人謂天意人事也 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 向曰元大也光光明兒如彼謂破吳維之類国土嘉祚如此謂晉原之地巍巍高兒 內外協同靡愆靡違 翰曰協合靡無愆失也內外其心合同无相違也 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吴會 銑曰由從斯此也吳會吳地名掃除謂滅吳也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田焉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 遠無不服迩無不肅 濟曰肅敬也迩近也 令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桓文齊桓公晉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 濟曰言公宜受封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堯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余有幽憂之疾未暇天下

也堯朝許由於沛澤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揖謝皆讓也至公至平誰與爲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向曰隣比也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翰曰不通謙詞也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濟曰眺爲隨王府文學世祖勑眺可還都迁新安王記室牋辭隨王也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黃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驥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良曰潢汙兩水也蹇跛也沃若良馬行皃言比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困疲殆无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強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己所以終莫遂也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嗚唈烏合反銑曰皐壤搖落謂秋也歧路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皐壤川源歧路行道也恐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向曰言服習王之道我但以擁趾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邈若墜雨翩似秋蔕音帝翰曰墜雨離於雲秋蔕去於樹喻已別王也邈遠翩落也眺實庸流行能無筭濟曰皆謙詞也言不足數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良曰川澤納污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代容受我不肖之人同於山川之納藏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銑曰捨耒罷耕也場圃田畔也奉筆兔園請事於王也梁孝王有兔園東乱三江西泝七澤向曰王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迁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會稽越竟也七澤荊州楚境也東楚西泝流曰乱浮游也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銑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

也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濟曰鄒陽書云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裾冠衣之裾也曰曳謂朝夕遊王門也魏文帝書云文学託乘於後車詩曰載脂載轄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崖涘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洽不測崖際也楚詞云朝濯髮於陽谷晞余髮乎九陽晞乾也撫臆論報早逝肌骨銑曰言撫持胷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骨而不忘逝往也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向曰寤覺也滄溟海也莊子云鵾化爲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汗轉也波臣自喻也蕩失也渤澥方春旅翮先謝翰曰解嘲云若渤澥之島也渤澥海名方春鳥鳴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翮先謝自喻去王也謝去也翮鳥翮清切藩房寂寥舊蓽濟曰藩房藩國也房謂王府也蓽柴門也謂朓舊所居也清切悽傷也寂寥无人也輕舟反湖素弔影獨留良曰別王東輕舟反向而望心已馳於王左右矣而形影相弔則留獨矣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銑曰西王母爲穆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攸遠山川間之將子无死尚能復來楚詞云過夏首以西浮顧龍門而不見言已相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与王隔猶龍門不見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翰曰言已不可得往惟待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晚也艎舟名王東也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濟曰朱邸謂王在京之邸朱其戶也蓬心非特達既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朓頓因得效已同於此而少報王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良曰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列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踦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与之俱出而不俱反自是楚国无相弃者晉文公至河令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哀離席畢

席也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銑曰橫交也不任犬馬之誠

任彦升到大司馬記室牋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昉到官而謝之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翰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濟曰副被也含生之倫庇身有地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銑曰君子謂高祖与昉有舊也咳唾為恩眄睞力代成飾向曰睞視也因恩飾謂光益於己也小人懷惠顧知死所翰曰言懷因恩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苦結之言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濟曰始高祖遇昉于竟陵王於西邸從容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末也提挈謂許以為記室也言意也形見也謔戲也渝猶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良曰言誤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任之以淪沒於驕君之餌餌祿也湯沐具而非弔大夏搆而相歡銑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此喻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勸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翰曰伊尹周公輔佐郡周也桓文齊桓公晉文

翟翦謝宅也使之奉繼抹報謂高祖之功過也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无能紀述造化万物何以稱之等作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也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銑曰魚目似珠
自喻也璵璠魯玉也喻高祖言突觸犯觸也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向曰涯分寔是也塵污忝辱也千載一逢
再造難荅翰曰言千載一逢聖人不誅己罪又與之官是再成於己其恩難以荅也造成也雖則殞越且知非
報濟曰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越墜也不勝荷戴屛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
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皇帝也初文帝詔授高祖梁公加九錫高祖辭之於是左吏王瑩等勸進高祖猶謙讓未許瑩等文牋託昉之辭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進赤心謂授不求也奉被
還命未蒙虛受向曰言高祖還讓命不虛心而受之搢紳顒顒深所未達翰曰搢紳謂百官皆顒顒
敬所向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銑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
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辭不敢取其金孔子曰賜也失之矣自今已往魯不贖人矣為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高蹈海隅匹夫
之小節良曰辭以天下讓友石戶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子以入海終身不反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是以履乘

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增王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向曰武王崩成王小周公攝東宮頌東宮為假

天子七年而不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己也秉石天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所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乃佐周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翰曰言況高祖之家代有聖哲有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兄懿為監郢州

經綸草昧歎深微管翰曰綸理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此孔子之歎微管中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无也加

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良曰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四成盛十萬眾於鍾山宮城拒守懿聞難投

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慧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所從也荊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慧景實依高祖之兄懿之力也班師振

旅大造王室銑曰班還也師[illegible]曰振旅造成也王室[illegible]言齊室雖由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向曰公輸班為

楚造機械將以攻宋墨翟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使无攻宋也吳入楚申包胥重趼七日七夜至於秦告急於秦王乃發兵破吳以存楚也累亦重也以

今觀古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翟申包胥不足云也而忌其鍾以疑不賞翰曰言東昏侯欲除

己言元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於闕竪而鴆殺之也汗簡謂將作毀之恐人聞之自除其可剖東昏侯謂白虎通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舒通曰功高天下

者不賞[illegible]猶可在重不賞之言以功多矣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

銑曰酷痛也紂惑妲己王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王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侯无道賢人歸於高祖

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矣桀殺龍逢於顛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曰族王命龍逢與夏同姓故爾族王命見殺言所以見殺也謂東昏殺懿懿與文惠同姓其忠智有如此也明

兒一作猶

公懷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向曰孫權兄策為許貢客所殺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權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兒如此二主三軍五臣作主為之激厲也輟止也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翰曰楚辭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海若海神此文指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興則兒見祇神也山澤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乱良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濕伐葛伯救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乱謂除迷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類於此匪叨天功實勤濡足銑曰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之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取而得為天下父母濡足以救於今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向曰言高祖起自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翰曰雅俗謂正風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遘成也驅盡誅之盡濟必封之俗銑曰桀紂之人比屋可誅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言亦變風俗若此龜玉不毀誰之功歟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也今則不然誰之功歟言高祖之功兒為君子使伊周何地翰曰言為君子將使伊周公何地而立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高閣掾王默
至得記欣然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 濟曰晉太尉蔣濟聞籍有俊才然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遣吏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懼與籍書鄉親共喻之乃就後謝病歸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含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故云上台重之 群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緯以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銑曰子夏卜商字也魏文侯師之於西河西河魏地名擁篲掃也敬之禮篲帚也 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向曰鄒子鄒衍也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生黍稷衍時在燕昭王敬其德而陪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皮也 今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 濟曰陋鄙也 猥煩大禮何以當之 良曰猥頓也大禮謂辟命 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銑曰東皋籍之所居之處也澤旁曰皋稅田稅也當塗謂當時之貴人 負薪疲病足力不強 向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備言力不可強不堪王事也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翰曰克能也辭以無德則辟命有[illegible]謬恩迴以[illegible]

文選卷第四十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朱叔元與彭寵書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阮元瑜爲曹公作與孫權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又與鍾大理書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又與吳季重書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李少卿荅蘇武書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 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

幸甚幸甚向曰令善也銑曰策字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濟曰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望風謂遠望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誨謂慰勞誨教也踰過也陵雖不敏能不慨然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歎其情深於人致此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翰曰異類不同類於己者韋韝古豆毳川幕莫以禦風雨銑曰韋皮也韝衣袖也毳氈也帷以皮為袖以氈為幕也戎夷之服也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良曰冰厚故色玄土地也慘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翰曰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吟嘯成羣邊聲四起向曰笳曲馬鳴鼓吹之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銑曰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濟曰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曰禮義中國也無知謂匈奴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良曰域國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翰曰陵自傷令爲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成悲也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爲罪亦小不蒙天子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知區區之意見誅母妻每一念至忽然忘生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心忽然不知生之有生陵不難刺七亦心以自明刎云粉頸以見何甸志良曰難懼也刎以刀自斷顧國家於我已矣翰曰顧念已止也言我雖欲自明念國家於我恩情止也殺身無益適足即喻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向曰攘奮也忍恥辱在匈奴中苟求於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銑曰在陵左右之人見陵憂情如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也秖辭也忉怛內悲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濟曰略言之則下事也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翰曰作書時是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絕域遠國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與之合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向曰師衆也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銑曰匈奴軍有十萬

也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然猶斬將

搴居展旗追奔逐北翰曰斬賊之將取賊之旗軍敗曰北賊敗走而陵軍逐之滅跡埽塵斬其梟帥良曰

殺敵之易如滅行跡埽塵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謂得人心陵也不才

希當大任銑曰希少也意謂此時功難堪矣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也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翰曰匈奴既為陵所敗遂退盡其國中更起大軍以敵陵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

客且不如主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勢又相懸絕遠也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

命爭首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死傷積野餘不滿

百銑曰餘兵不滿百人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創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呼創病

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奔走猶懼威也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

徒首奮呼火故爭為先登向曰徒空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叫呼猶將先登而戰也當此時也天地為

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濟曰飲血謂飲泣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

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可得欲引兵還昔高皇帝

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靳乃得免翰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如雲如雨言多僅纔也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良曰高祖尚如此況當陵者豈容易而致力也向曰云云謂多言苟怨陵以不死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爲國也然陵不死罪也濟曰言陵之不死亦是罪也亦有所以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古貝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刼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爲漢報功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濟曰骨肉謂母與子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武爲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實薄也昔蕭

樊囚縶韓彭葅醢良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稾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爲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逢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至洛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貽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縣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葅肉醬也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向曰漢書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彊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漢書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子律使懷才受誇能不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人少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後出爲長沙王太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爲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古令身絕

域之表【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氣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絶域遠國表外也】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歎者也【銑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有才者死故負戟而長歎】何謂不薄哉【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而武何謂云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死朔北之野【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者匈奴勝也良曰幾近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向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室謂嫁也終堂謂母亡】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王乎【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爲天下之王而不知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向曰武自匈奴還賜錢二百万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及貪財巧佞之臣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子尚如此陵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爲國家盡死節】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向曰虧闕也】所以每顧而不

悔若也 良曰每内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 銑曰昔人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 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 翰曰稽顙拜也北闕天子所居也 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 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事耶 願足下勿復望陵 良曰勿復望陵歸於漢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濟曰自歎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 銑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勸勸之辭 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 翰曰勉勸以事聖君相勸戒義翰曰胤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子勿以為念言勿憂之 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 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

李陵頓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内人也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

太史公牛馬走（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盖自卑之辭）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書賜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翰曰曩昔教示也言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以進用士子為務謂遷為中書令）意氣懃懃懇懇（良曰情切之辭）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僕雖疲駑（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向曰疲極也駑鈍馬也自比之駑馬謙也亦嘗耳聞長者之遺風謂古賢人也）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濟曰殘謂被刑穢謂惡名也）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邑）而誰與語（翰曰身為殘刑動見情過本於益而反損既不得志則與誰語此事）諺曰（銑曰諺言也古今相傳之言諺）曰誰為（去聲）為之孰令聽之（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為之又令誰聽用我也孰誰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子期知其妙理期既死則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令君不明察是無知音使我何為）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向曰何則謂自發胎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於己心首必盡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其容今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翰曰大質身也虧缺為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之珠卞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潔何以為榮祗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

汙也書辭宜答會東從才用上來又迫賤事濟曰待少卿書詞宜即答爲東從天子來故未也東東游也上天子良曰從天子東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畢各在一方相見日淺卒卒七忽無須臾之間閑得竭志意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盡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

迫季冬向曰安爲戾太子事因於賦不測謂生死不可知銑曰近季冬將刑也僕又薄博從上市文雍恐卒然不可爲諱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然言達也不可爲諱謂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門本以曉左右銑曰恐安死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向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

報幸勿爲過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答書略陳固陋之志幸勿以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翰曰府聚也愛施者仁之端也銑曰端首也取與者義之表也翰曰取謂受惠與謂行德恥辱者勇之決也向曰受恥辱者是勇者之決性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濟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故禍莫憯憯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之至憯痛也行莫醜於辱先詬火構莫大於宮刑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濟曰詬恥也害人之恥者宮刑爲大也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遷自謂也非一世也所從來

遠矣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乃遠言自古已來有之謂下文昔者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向曰雍渠閹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閹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商鞅因景監見見趙良寒心良曰寒心謂愧恥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向曰絲盎之字此則自古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閹人皆具傷其氣鞠不同況慷慨高節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良曰刀鋸宮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數與宦豎無異奈何得遺進賢士浮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僕賴先人緒業濟曰先人祖考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之業若待罪請也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起奉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士謂隱逸人也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蹇旗之功濟曰斬前敵之將拔前敵之旗搴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也光美寵盛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苟且合時取容執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鄉許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

陪奉外庭末議翰曰嚮者謂前者也謂宋則之時厠閒也遷爲太史則大夫也列次也濟曰陪奉擧官朝堂之餘議也外庭謂朝堂也末餘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擧綱維盡思慮以進賢士也引擧也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吐臘茸尒勇之中向曰虧形爲被刑也掃除謂除道也隸僕也闒茸小人不肖之輩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翰曰伸擧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之中乃欲仰首擧眉論列是非意亦羞之當代之士謂天下之人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銑曰痛恨之甚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事始終之理甚難簡明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良曰遷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也向曰時無知音故不知其才乃與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翰曰先人謂遷父也故事奏進伎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爲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刑割事之始終難明不然者也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爲侍中官素非能相善也趨舍捨異路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

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翰曰下謂謙卑不爭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丑六積也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今舉事一不當丁浪反銑曰謂陵事迫降匈奴一不當若也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從搆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搆結也孽生也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良曰提執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音二虎口銑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横挑徒鳥彊胡仰億萬之師濟曰横横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謂遠望師衆也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當去聲向曰言陵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當敵也虜救死扶傷不給翰曰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旃裘言所服用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一國共攻而圍之良曰匈奴一國兵共攻陵而圍之轉鬭千里良曰轉謂相馳逐鬭戰也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濟曰士卒傷者爲陵撫勞無不感而復起戰也躬自流涕沫音妹血飲泣張空拳向曰躬爲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拳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冒亡北白刃北嚮許亮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謂爭勇死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市丈壽濟曰言有使報漢謂捷也而群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後數日陵敗書聞向曰聞奏於天子也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臣相也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悼濟曰憂病也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向曰款款勤心也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翰曰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衆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且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伏於天下矣銑曰謂不得已濟曰言其得士卒死力苦戰邊亭暴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於天子而未有便也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翰曰此指謂於上所述陵功一欲以廣

主上之意塞睚(魚解)眦(柴懈)之辭(向曰廣猶開也睚眦怒貌)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才呂)貳師而爲李陵游說(稅)遂下於理(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一不曉察遷意也)拳拳(丘辨)之忠終不能自列(翰曰拳拳勤誠也列猶分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翰曰有司以遷爲誣罔天子終從獄吏之議上謂天子也卒終也)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向曰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銑曰伍對也)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濟曰囹圄獄也)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二)之蠶室(銑曰隤壞也隤壞家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佴次也蠶室漢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次之於此刑)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爲天下所看而笑之)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爲俗人委曲而言者謂俗人不知也未易謂難也一二謂委曲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許六)流俗之所輕也(銑曰遷父爲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爲天子所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爲調戲者故爲俗之所輕)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濟曰遷刑餘猶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失一毛不減其少)

命之輕賤與螻蟻不殊蓋恨俗所輕之也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良曰言世人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不明才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惜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俗人不知濁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極不能自脫終就死耳何也者設疑以發下文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還自恨之甚故假云皆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苟遇明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謂不忠於君是辱先人祖考辱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理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其次屈體其次易服受辱向曰易服謂赭衣冠罪人服之是也其次關木索先各被皮義箠之藥楚受辱銑曰關木杻械索繩也拘縛也箠杖也楚荊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濟曰剔毛髮謂髠刑繞金鐵謂鍱也嬰繞也其次毀肌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曰腐刑遷之所刑也極重也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銑曰

畏一作威

檻圈也穽穿地爲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遜自踰志節之士爲刑所加威力屈折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辯也此惡苛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決定計度於未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搒行箠幽於圜牆之中良曰暴露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七良地視徒隸則正惕息濟曰徒衆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奴之類則正容驚惕喘息而以求自免何者積畏約之勢也翰曰何爲如此者是積累畏懼制約之勢使然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爲辱者乃謂強爲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銑曰羑里獄名李斯相也具於五刑良曰李斯相秦爲趙高譖乃先行劓宮割臏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濟曰陳循編也言杻械編於身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翰曰彭越梁王高祖將誅陳豨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因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爲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爲諸侯也抵罪猶伏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清七淨切室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於彼也後有告絳侯謀反者逮因於清室清室因人所也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銑曰魏其竇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三木有杻械枷季布爲朱家鉗奴濟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辱於居室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爲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向曰此人謂上從西伯下至灌夫人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翰曰罔猶法也言不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一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向曰勇怯彊弱皆形勢也勢彊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銑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亡滅以出獄吏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槩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刑大夫者殆爲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故難於刑近爲此汚辱殆近也夫人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若義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如何

哉言何足顧也且勇者不必死節銑曰勇者不必知義理故不必為人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良曰慕分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力追切紲思列切之辱哉濟曰縲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翰曰荆揚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殺者況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著糞土中也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不見於後世采事表見也古者富貴而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蓋西伯拘而演周易良曰演廣也仲尼厄而作春秋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選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作離騷歌以諷誦之也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也孫子臏毗忍腳兵法修列濟曰刑斷足曰臏因此時皆呼為孫臏修作列美也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翰曰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翰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篇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因而後作

也遷但取比類以才不見用而遭刑也有詩三百篇大氐音指賢聖發憤之所為于僞作也向曰氐致也言詩三百篇此大雅之致而賢聖發憤之所作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翰曰述往古興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丁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濟曰遜順也言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文舊聞謂先賢所傳而聞之也略考其事綜其終始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略量古人行事理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亡紀記也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也于茲漢武也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可以盡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也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作史記未成遭此刑矣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此刑而無恨色不然亦自裁而死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良曰言當時無聖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邑大邑也言與傳大邑都也則僕償前

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還恥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成以還於所負也）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万度被刑戮亦無悔恨矣）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銑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僕以此語遇遭此禍（翰曰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重（逐用）為鄉里所戮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鄉黨辱笑是重也戮辱也）以汙（烏臥）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穢也）是以腸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一日至九九數之極也）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銑曰忽忽然亂皃亡失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良曰斯恥謂被刑）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濟曰閨閤臣閹官引出也）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浮吉沉凶俯下仰高也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僕私心剌（力割）謬（密救切）乎（向曰剌戾也繆誤也與我心戾誤不同也）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萬）辭以自飾（銑曰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大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無益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益為人俗所不信也）秖足取辱耳（良曰耳辭也）要（一召）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還自言及死後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書不能悉意故

略陳固陋翰曰固陋猶鄙也謹再拜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濟曰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

惲材行朽穢文質無所底音旨銑曰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翰曰先人餘業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遭遇時變以獲爵位向曰霍山霍雲謀反惲覺之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惲以此有功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銑曰矇暗督正也所不及謂智所不能及然竊恨足下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惲故言鄙陋過心以報荅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過默而自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謂會宗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銑曰謂父敞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謂宗族十人乘之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揔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濟曰揔領群官之長與聞國家政事良曰通侯諸侯也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能有所立明正之道以宣布天子德化又

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音望向曰僚宮陪助輔王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良曰變故口語謂見廢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宮內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音良惟思也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向曰游無欲之道小人全軀說以忘罪銑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良曰沒終也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濟曰治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爲庶人故也不意當復用此以爲譏議翰曰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室以財自娛爲譏謗之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不禁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者故雖聖人不可禁也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銑曰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良曰惲自謂也上言親送其終有時哀盡況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勤勞之苦伏臘歲節以勞宴爲樂焉烹羔炰炙也家本秦也能爲秦聲翰曰謂作樂也秦聲擊缶也

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濟曰缶樂器陶土為之嗚嗚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向曰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銑曰萁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向曰奮舉也低卬高下也）誠淫荒無一度不知其不可也（銑曰樂之極也不知此事不可為但適性而已）惲幸有餘力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良曰糴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此賈豎之事污（烏臥）辱之處惲親行之（濟曰賈買賣也豎小人也求利則為污辱之處）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人毀聲所歸集不寒而懷戰慄言懼也）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之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銑曰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不堪化理天下此大夫之意）故道不同不相為謀（翰曰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濟曰謂復為庶人）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

戎一作夷

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良曰西河會宗居處也魏文侯所與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邈也）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乎言我志亦不可遷也）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搨無多談（翰曰勉勵搨之也言覩子搨為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盛憲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因禁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意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升堂見親）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向曰公曹也始滿五十過二謂五十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銑曰零落死也殆近也）惟會稽盛孝章尚在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良曰孫氏謂策也湮沒謂喪亡）單子獨立（濟曰無右臂曰孑言無援助如無右臂）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翰曰齊桓公也時桓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者必救之不救則恥）

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桓公欲使救盛憲於吳故云此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銑曰幽縶囚也不期朝夕害欲將見殺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孫朱穆著絕交論譏時以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曰咫言加短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向曰可致可至弘大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切孝章翰曰平議也言譏議孝章得失也孝章要一呂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銑曰要盛也孝章雖為少年誇議然歎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牧伯皆其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良曰此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翰曰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資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朞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之其帝位而繼之繼之之術實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脛胡定而自

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銑曰踁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之故也況賢人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翰曰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弱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邪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濟曰向若郭隗勒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舉賢也引去首向也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崇學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翰曰後爲大司空事賜死

蓋聞智者慎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向曰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號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翰曰秉執也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

議作讓

族滅之計乎（良曰言寵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王上何不詣天子闕下自陳說所由起兵作逆爲誅吏之事）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然受重寄之義）匹夫媵（以證）母尚能致命一飡（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飡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竊受天子厚恩深義而心生背叛也）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濟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爲背叛）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向曰朝夕與人言辭拜起豈不慚顏翰曰言豈不內愧也）引鏡窺影何施眉目（向曰窺見影也言其引鏡見影豈不恥哉）舉厝建功何以爲人（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欲立功自建何以爲人生於天地間）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古堯）鴟（昌曳）之逆謀（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鴟不孝鳥也先食母而後飛以喻逆子）捐傳葉之慶祚（良曰言光武封寵爲建忠侯可傳後葉子孫慶善福祚也）招破敗之重災（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爲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道而不棄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皮義）國恩（銑曰耿況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俠游謙議屢有降挹之言而

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爲高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往時
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
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爲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
功以爲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昔不少亦如遼東之豕自以爲異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向曰時伯通自號爲燕故自
比於昔者六國之時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銑曰廓開也勝猶
近有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若假設
問辭言今天下廣於六國時而爲一家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光武
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羣臣禮待故怨此而反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向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方今天下
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力各立名於世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志義之名於時也
世謂時者也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捎盛時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終自棄死不見
漢之武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諫言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諫虛也長爲羣后
惡法永爲功臣監戒豈不誤哉翰曰寵爲叛逆必見誅戮則爲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爲見惡而戒身也實爲誤哉

鑒見也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勿以前事有過懼誅疑而不改逆歸順顧留意顧老母幼弟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母幼弟顧留意改節以顧母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於親厚故痛之而爲見讎者所快濟曰從見誅斬爲讎者所快也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向曰文帝從父琳爲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爲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僁意奢說事頗過古卧其實翰曰破賊情喜放奢僁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郃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視玩無猒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良曰言琳公事多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銑曰曹洪不工爲文辭多令人所戲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帝爲歡也辭多不可一二粗徂古舉大綱以當談笑濟曰一二委曲也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之嶽三塗山名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翰曰彼謂蜀也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古老未足以喻其易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罽魚網也魯縞細繒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客網奔兕之觸細繒其破甚易猶未足爲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而罪者不敢拒戰不義而彊古今常有良曰

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 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 翰曰猾亂也夏謂中也 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 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彼賊妖惑之罪曠蕩廣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 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 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有扈氏威侮五行並爲暴亂故以見斃斃死也 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 翰曰有道則勝無道則敗克勝也 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濟曰商紂也周武王也言昔非有道代無道不然則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爲紂無道故然 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 津有再駕之役 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虎紂之臣好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歸是再駕役難也 然後殪 音翳 戎勝殷有此武功焉 銑曰殪一也武王既退盟津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戎此武功也 焉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焉 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飈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威威也景日影飈風奮舉捷勝也 由此觀之彼固不遠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

明矣翰曰逮及也有德則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在中才
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力而猶無所救
竊又疑焉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翟氂禽滑氂言來書乃至以爲張魯惡積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妙巧之道禽
滑氂之辯無所救之又將疑此理爲不然也何者濟曰自發問上文所疑將述其理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
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銑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王欲伐紂聞
此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宮奇在虞晉不加戎銑曰宮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季良猶
在彊楚挫謀銑曰楚將伐隨知季良在而不爲伐挫止也暨至衆賢奔絀勑律三國爲墟明
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翰曰暨至也衆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此衆賢之謀奔
絀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人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
箸爲械堅不可入向曰公輸子爲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爲城以箸爲械公輸之攻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
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向曰陽平古關名石門古鎮名並在蜀攄八
陣之列向曰攄布騁驅也八陣謂孫吳兵法也騁奔牛之權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爲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頭畫以五色爲
龍文橫致刃於角束葦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爲穴夜縱牛出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焉乾一肯土崩魚爛

哉向曰言張魯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上於宋城樂毅已拔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乎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切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古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游睢息推渙者學藻繢之綵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繢綿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土所為也閭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楊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閭猶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發進之貌故頻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人是何言歟銑曰頻少奮發也他日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東家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夫騄綠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音烏池良曰騄驥良馬也垂耳謂未能用其力故耳垂也坰牧野外也鴻雀大鳥也戢斂也汙池小水也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濟曰褻輕也廄育馬所及其整蘭筋揮勁翮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陵厲清浮顧聘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

於六駮補角哉向曰鶡高也陵高清浮鴻也鵾鵬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惜翰於六駮之駿乎晨鶤鷁也六駮馬名恐猶

未信丘言必大噱其略也洪白翰曰丘虛噱笑也

阮元瑜爲曹公作與孫權書良曰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協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爲子章取孫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違事結好捐知日淺疑即離絕矣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濟曰孤曹公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向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氣危用成大變翰曰因事緣情有所侵奪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良曰韓信爲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爲淮陰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爲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群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銑曰此皆事之緣情而孟之反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向曰將軍謂孫權也骨肉兄弟也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

不屬本朝以爲阻絶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指弃舊情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
放方往朱浮顯露之奏濟曰遏絶寧豈放學也壽州剌史劉馥每請代吳而曹公常遏絶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見光
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時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雒相學豈學朱浮明露進言
於天子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良曰張勝燕王盧綰之臣也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反
事以脫勝家屬此爲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爲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爲之也匪有陰構貰音肥赫之告銑曰淮南王英布陰
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向曰言非與盧綰英布同事而忍絶王命明弃
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權言權所以絶命弃交實爲諂佞之人所構作
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古亂反濟曰乃佞人之言
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爲之若多也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夫
雄心能無憤發濟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昔蘇秦説韓羞以牛
後韓王按劒作色而怒雖兵折古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向曰蘇秦説韓
王云寧爲雞口不爲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
割亦不悔此辯佞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銑曰仁君權也相激之辭壯少也氣勇氣

也猶順變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忿恨謂恨敵國之未滅也

不能復遠度大各孤心近慮事勢濟曰孤心謂曹公之心遂齎子夷見薄之決計秉

翩然之成議良曰齎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執翩然高飛之成議謂衆言加劉備相扇揚事結

疊連推而行之向曰劉備蜀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爲應援疊累也相推而行行不且也想暢本心不顧

於此也銑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心不顧此事劉備扇揚而成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

將泰之運翰曰往蜀漢朝喪亂今幸將欲泰平也運會也蕩平天下懷集異類良曰蕩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

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夷狄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向曰姻親厚援

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讎也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

取胡之詐濟曰海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

爲伐之胡君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爲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詐也乃使仁君翩

然自絕銑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翩然高舉遂自與我阻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

事更申前好翰曰小事謂戰爭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

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效勤也抱懷數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平生之懷三已上曰數昔赤壁之

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銑曰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翰曰物盡穀殫移人還師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荊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向曰荊本非吳分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而走其地入吳也志望益權國之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孤也冀望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還悔其心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累力瑞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銑曰高帝召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瀠士支反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瀠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吳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翰曰是時江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爲已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

規規於未兆向曰達謂達理皆規度兆見也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伍子胥知吳王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爲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將雜彊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爲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逝矣王意怠也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陽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亡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之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之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向曰但論慎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知萬端銑曰謂水戰之情巧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翰曰越子代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爲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

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向曰言江河雖濶長遠難爲衛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時遂其所爲之此不得盡言也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爲威脅重敵人之心濟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也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若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爲勝我已有傲志今後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持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效學圖謀也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銑曰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云滅爲時人所笑也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翰曰梁孝王不受闕出之二賢王竇融也詭覺其事理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安以文武內外之事取謂殺以效赤心用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然寬也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興兵甲也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向曰謂享榮受利二好俱修也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

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肯爲此也銑曰忽迷婉鵲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爲小人也若海内之人以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若憐子布顧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以從事取其後善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顧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捨前愆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内取子布外禽備一也若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良曰荆揚州漢將得吳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因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教也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銑曰謂吳豊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吳云云謂辭多略而不能載也孤聞此言未以爲悅良曰謂憂人不濟故不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翰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秉遇此敝以襲於人若子所不爲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循遇也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望君來昭然爲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

君及孤虛心廻意銑曰桒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繼兵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恩恩及戎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衆善之言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愼周易牽復之義濟曰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袞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憂恙猶言季重安否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濟曰願言謂相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翰曰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彈棊間設終以愽奕向曰彈棊愽奕並戲玩之事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清也所欲則奏故云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濟曰旅衆也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沒也同乘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騎輿輪徐動賓

從無聲向曰輿車也徐緩也竊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銑曰笳節類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常如此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質徒謂諸友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向曰每一念樂死生之事何時與賓言之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銑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而遨游北遵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為遨遊遵循也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也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翰曰時異謂此時不同游也時物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思為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聲行矣自愛丕白向曰騎使也鄴鄴都也朝歌縣遠故云枉道行矣自愛謂亂行政治自愛聲響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濟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銑曰行謂四時運行復謂歷暑往復也三年

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過古卧之思何可支濟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數三年爲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爲過三年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憂心之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遭也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昔日游處昌呂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向曰輿車騎也止坐也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銑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不自知樂謂百年已紀分去聲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歡是已分之有可長相保也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零落死也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哉謂不可復追也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向曰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有小瑕少能以美名節獨立於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貌偉長徐幹字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濟曰言此子之文爲不朽也德璉力展常斐然有

述作之意良曰德璉應瑒字斐然貌爲之辭述作謂作文章也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
痛惜翰曰言瑒不遂志而死矣良實也間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亡粉淚既痛逝者行自
念也向曰間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已終當于此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銑曰孔璋陳琳字也章表書也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濟曰遒盡也言未盡美矣妙絶言
時人謂過於時人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元瑜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其文惟之致足爲樂也仲宣
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古人無過也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子期死
而伯牙絶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
亦一時之儁也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雖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儁才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已不及徐陳諸子也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良曰言後生之
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今者恐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翰曰
謂爲太子所懷者萬事也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

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向曰遒達也瞑睇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光武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濟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舉動出入顧眄甚難故恐長不得為昔日南皮之遊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爰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翰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否謂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又與鍾大理書銑曰潁川長社人也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翰曰禮記孔子云君子比德於玉焉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晉之垂棘魯之璵余璠附蕃宋之結綠楚之和璞良曰皆美玉名價越萬金貴重都城翰曰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向曰疇昔謂古也將來謂

自古至今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銑曰晉既滅虢還而滅虞復其璧是爲雙禽禽獲也以和璧入秦相如抗節濟曰抗立也竊見玉書稱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比也雞冠雞情也侔類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也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翰曰景明也言雖非君子然願觀美玉有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覩明之行私心所慕仰也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向曰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玉比此四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於未副此情也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卞會濟曰君侯謂繇也玦帶飾美玉爲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撫手曰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良曰仲茂時爲子建先客以勸諭君心述我所欲之鄙意也旨猶意也乃不忽遺厚見周稱翰曰言辭乃不輕遺我所屬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銑曰匣以盛玦跪坐以開發其匣喜悅并集故五情震駭若繩窮匣開爛然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繫繩去匣開見玦故爛然光色滿目也窮盡也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良曰蒙暗也暗鄙之姿文帝謙也

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翰曰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之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寶旣有秦昭章臺之觀去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事則無矣乃眞惠我也詭猶欺也嘉貺益腆敢不欽承銑曰貺賜腆厚欽敬也謹奉賦一篇以讃揚麗質丕白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翰曰漢南荊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向曰海隅東平藻文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帝都也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良曰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翰曰該遍頓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下乗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許言切絕跡一舉千里也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

猶不能高遠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夫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爲論其盛道而譏美其文言其不知音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翰曰鍾子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大旦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辭不爲也翰曰言我以小才不過此人辭不爲潤飾也若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銑曰語及前人曰卿猶今稱君也言不爲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爲我潤飾之後代誰知子建改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濟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翰曰孔子制春秋之辯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能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若我未所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皆有美女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斷割此言知音者可得論

其文章也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丁禮訶呼哥文章掎居綺摭之石利病銑曰逮及也掎偏摭拾利善病惡也言偏拾人善惡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濟曰稷下服之者有千人呰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代高唐亡在朝又令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鳴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翰曰劉季緒詆訶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良曰蘭茝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向曰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謳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亦又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章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銑曰章刑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彫）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良曰勳績皆功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則建功業之志是吾道不行）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向曰庶衆也植將著書述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翰曰要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又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弔）得爲密坐（向曰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雖讌飲彌日（向曰彌終也）其於別遠會希猶不盡其勞積也若使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虎視（濟曰言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鳳觀言有和容也虎視謂有威儀也）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

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慈躍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翰曰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我見質容顧盼若人雖不用於時凡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託也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名梓木名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卮酒盃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我留也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闊也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翰曰抑止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良曰若木日過處濛汜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閉濛汜之谷使日凝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由緣懷戀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熟如何如何猶奈何也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暐若春榮瀏若清風銑曰訊問也暐盛美貌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也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濟曰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良曰還所治謂休治

公事之暇可令憙許記事小史諷而誦之翰曰憙事謂好事少知文者質為朝歌令言小史若其佐史也言文章之
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向曰病諸猶難之也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
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貴珍文亦如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夫君
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曁翟不好妓何為過朝歌而廻
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値墨氏廻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過之而廻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目怒之也好妓樂知音也又聞足下在彼
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也良曰生善也言求而下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吳質為政故有善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
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比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勵質勉之也適對嘉賓口授
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

乎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力氏迤移尔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良曰邐迤小而相連貌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向曰自從從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然驚懼昔非敢美望寵貴光榮之美倚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惘若驚懼貌倚頓古之巨富人也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檽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檽檻鈎欄也言憑鈎欄於前殿以遊也伏憑也觴盃也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列反濟曰替失也言陪遊燕樂不知威儀戲笑談弄言辭過度漏渫而出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光頴之才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媿慙也毛遂及到楚遂為辯勇之首餘皆莫當之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爰三窟之效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從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竊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

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悄緣邑者也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顧效志誠也悄邑憂貌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去非鄙人之所庶幾也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質自謂庶幾近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向曰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銑曰縣令佩銅印黻綬飾校棄釋去此職恒侍坐於子建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五千文也對清酤户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良曰清酤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醉飽也使西施出淮嫫模毋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翰曰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爲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宴之時也蕩動也鄙心質自謂秦箏發徽二八迭奏銑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遞奏進也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濟曰塤簫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鼗鼓也耳嘈嘈而無閒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之情極踊躍如數馬也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

乎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戱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懾震懼也楛矢箭也還治諷采所著觀

省思郢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實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

談銑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

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

濟曰言無文才以承君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良曰貺賜也荅所賜書也赧然

謂慙恥而得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

乎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史而已荅植書文可令意事小史諷而誦之者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向曰政事理之事也政墨子迴車而

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以也雖無德以與下人周歌且舞言人歌

樂也式用也儒墨不同因以久矣濟曰儒道尚樂墨子非樂不同亦以久也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

名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縣小不足為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巧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閒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

其軌跡也此記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易行言

也質託言若不收職大任將何以用之力也今處（昌呂）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猶曰致猨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憂也）吳質白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翰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別事不得往故爲報）

璩（其魚）白昨者不遺猥見（何見）照臨（向曰言至璩處納）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幸碩才見（何見）誠知已（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碩才璩自謂也言炳見我志誠以爲知已也炳父寵爲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踊躍情有無量（濟曰嘉炳相過也）是以奔騁僕御宣命周求（良曰騁馳也言命馳車馬宣我教命周求鮮食以給公琰）陽晝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翰曰陽晝教于眺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揚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爲酒者此言來魚酒使陽晝曉喻詹何令其釣之揚倩言說范武也使其酤之）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曰芳旨美酒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銑曰俎几也言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酒盃也飛騰盡速也）牙曠高徽義渠哀激（濟曰牙伯牙善鼓琴曠師曠樂官也徽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動也）當此之時仲孺不辭

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良曰同產謂姊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翰曰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使來也濟曰漳水名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綵之鳥也蔽水言多也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爲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銑曰不得往侍坐同樂實增悒悒也悒悒不得志之貌也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因闍都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良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

望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技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斂翼栖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銑曰塊然獨居貌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濟曰言千載思度其事知汲何有所由也蓋謂時勢不可處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翰曰漢書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向曰璩自言才劣仲舒銑曰璩言家貧於孟公無此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七亂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平聲閔子濟曰机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袁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趾足也王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爲也周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翰曰逝謂死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歎豈有恨哉向曰秋物雖榮若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悵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 良曰礫石也 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剩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 濟曰雖在涼臺谷寒泉亦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 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 翰曰憩息也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 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也玄寺謂祈雨所思神之事故玄侍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閭里也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 良曰祈雨不降 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 銑曰在於精誠 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向曰靈壇祈雨壇也 昔夏禹之解 呂買 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 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 今者雲既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 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又膚侵肌者信用心苦切也 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 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爲不如

北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章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報間若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銑曰閒近也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風伯埽涂雨師灑道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廈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過大廈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廈大屋也膚寸肴脩味踰方丈銑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菀欝柳之下濟曰陂塘池水也菀猶茂也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一緣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翰曰弋射餌釣也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嬛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遁游也韶舜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之處臺名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良曰漢書曰栢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濟曰濱近也思樂汶上每發寤寐銑曰璩思隱遁不離

寤寐也李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豫思此樂也汶水名言渡此水不仕也昔伊尹輟耕
郢質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烝人於塗炭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令
出其難也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緡旻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銑曰耒耜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鈞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
晉楚之富亦其志也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良曰鄉邑之人念其才行也
欲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
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
衆官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且宦無金張之援游
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
耳向曰金金日磾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
內言求官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珠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
銑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良曰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爲田家事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濟曰精思也墳籍爲典墳也無成游言以增邑邑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貌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向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謂負郭之田也廣開土宇吾將老焉銑曰言不用廣闢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良曰劉杜璩友人也生有德之稱也朱明夏節也相見在近不復爲言翰曰言劉杜二生相見在近故此不言慎夏自愛向曰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也璩報

文選卷第二十一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浩書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　移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檄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鍾士季檄蜀文　難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翰曰山濤爲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己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賢軍關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銑曰山嶔爲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嶔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悃康之志故以爲知言也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向曰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濟曰公孫

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名事雖不行知足下不知之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我情也足下
傍通多可而少怪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寬容也吾直性狹中多
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銑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間聞足下遷
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向曰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
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手薦鸞刀漫平之羶腥
濟曰薦進也鸞刀上鈴也漫汙也羶亦腥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
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
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
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着耳言閒有如是人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
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
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

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凝取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所謂達人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爲憂悶衆渝變也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良曰堯舜爲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向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良曰言此二人志氣所託亦不可移奪改易也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爲人也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銑曰疎慢嬾墮也筋駑謂寬緩若駑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濟曰儕輩寬縱攻擊也莊老言榮辱齊是非故增放逸也故使榮進之心日穨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良曰積隤也任實謂用本情也篤恒馴擾育養羈繫纓橐赴奔蹈蹈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曰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馴求雖有榮祿終思遁逸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銑曰師法也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毋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時爲大將軍言爲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濟曰弛緩闕失也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人石奮有子四人仕皆至二千石并父爲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恭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爲累也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翰曰疵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起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性復多蝨瑟把蒲巴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向曰弋繳射也痺濕病也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教禮教義名義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良曰言不為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欲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翰曰懼然自警也化謂改變也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銑曰詭詐也言欲下意順人則為詭之道情不願為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向曰咎凶也譽美聲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伎巧之物在於前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於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

七不堪也良曰鞅掌衆多貌機事繁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

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代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流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爲禮教之人不容我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

不可二也銑曰剛腸謂彊志也肆放也言見患便道不能愼言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

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朮黃精藥名也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

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翰曰禹曰雖化矣乃不偪之是全節也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爲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恥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向曰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偪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必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濟曰強勸勉也

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

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
以得其志為樂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歆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桷椽
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
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
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自以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銑曰鴛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
不飲豈可以已嗜臭爛而以死鼠養鴛雛言此譏濤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
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向曰術法也外跡也滋味美味
也寂漠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
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濟曰頃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已所不樂之事也自卜已審若道
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冤
猶枉屈也溝壑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
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力向如何可言翰曰歡愛也悢悢悲恨也今但願守陋巷教
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

畢矣足下若嬲奴了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
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
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而言耳向曰嬲惱置止也言
惱我不止欲爲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疎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予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爲快此最近我情而可得言耳然使長
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重也
言我則多病非爲有大才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良曰
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眞性之所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
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爲歡悅相益也迫偪也言煩事
偪別發狂病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
已疏矣銑曰快喜也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
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遷征東大將軍又

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誅討也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翰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又曰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也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向曰夸奢喪失粗麤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濟曰言桓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遠貌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銑曰暴亂謂袁紹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協建靈符天命既集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

存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任也鼎可寘故云器九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

郁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公孫

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向曰擁持也燕胡匈奴也憑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修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

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地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

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良曰控弦引弓之士也燕齊二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根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代用威武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代也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大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

附濟曰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自兹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清通也東

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

栝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銑曰巍巍蕩蕩言帝德廣遠也想謂想孫皓當已具聞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也劉備震懼亦逃巴岷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爲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遊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合從子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爲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泰山齊其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桓桓武貌厲嚴也秋霜殺物也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盡思慮絕於衆人也王上欽明委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彌入其阻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奮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則姜維面縛銑曰介閣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也劒閣蜀山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

益肅清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球琳重錦充於府庫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滿我魏之府庫也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翰曰晉滅虢次又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蜀滅吳亦爲次師法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稅內附願爲臣妾銑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使如魏請太守及兵是覩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脣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濟曰危國謂吳也起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之將至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將之盛也可以衝突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謂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也自頃國家整治器械銑曰脩兵仗也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泰行木盡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脩之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

船萬艘則千里相望濟曰濭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船之總名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
有如今之盛者也良曰黃帝刳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
再舉今日之謂也翰曰驍健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伐必平也然王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
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銑曰眷眷迴顧貌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所重也崇城自
卑文王退舍向曰舍止也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
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也蹙
然改容祇承往告良曰蹙然起貌言能驚起改尊敬之容敬承所往之書告也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翰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
表永為藩輔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豐報顯賞隆於今
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
盛於常日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
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末陵翰曰雍益
青徐荊揚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

校燭日旌旗流星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游龍曜路歌吹

盈耳銑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曜猶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曜路盈耳騎樂之盛也士卒

奔邁其會如林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

先忽焉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夫治膏肓荒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

疑者必告逆耳之言良曰膏心下也肓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如其

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翰曰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

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又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皆徼慢恃險不即從化

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銑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其去就石苞曰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翰曰千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景

眞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

景眞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爲定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梁生鴻也岳

即卽山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銑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也不得已謂被遷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濟曰遊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巔翰曰風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貌也皐九折之澤也慷慨失志貌皐小巔上也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中正之風弩也怵惕驚貌衢道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暗投人不知若此懼而按劒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

聾俗固難以取貴矣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鞶衣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峯陋宇則有後慮之戒銑曰飄飄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從處也揔攬也前言謂經途路涉沙漠也懸峯懸車也後慮謂蘭蕙傾頓之事戒懼也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遄征向曰啟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濟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劬勞惕也鶩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乃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睜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綒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睜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翰曰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蹴崐崘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銑曰崐崘太山蹋摧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

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向曰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從也鋒鉅靡
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濟曰鉅鍔也言不加鋒鍔而六翮自摧屈也命天命憤怨
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猶生於美族
也喻嵇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絜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藻俯據潛龍之淵
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子也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眩惑豔美餌念儔類也聲名令聞也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
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翺翔游樂也倫黨朋
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貌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
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
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煢煢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貌
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斷之使我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越意存斷金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
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翰曰儀善敦厚璞眞沈深也謂交道也繁華流
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欽也悵不平貌何云

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危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 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良曰燕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翰曰機會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則武帝也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刺史也同漢王例故稱孤寡以穀為稱也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 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髇也股髀也穹廬氈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 尋君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 良曰亣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之言也 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翰曰沈溺迷惑猖狂蹷僵也言惑亂倚行至於此也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於天下不凝滯於物也 此將軍之所知非

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剸刃於愛子漢主不以
爲疑魏君待之若舊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也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爲侯剸揷
也刃箭鏃也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
與濟曰無昔人之罪謂朱鮪張繡殺兄子之罪哲智也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若不遠而能廻是不迷也易曰不遠復無
祇悔攸所也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翰曰謂法網之踈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將軍松
栢不翦親戚安居銑曰松栢不翦謂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向曰愛幸也言宅宇幸安
皆未追沒也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良曰悠悠憂傷之貌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
黃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
幄帳也謀策謀也軺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埸邊陲也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歃之以爲誓使
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銑曰靦慚
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爲吏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夫以慕容超之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
面縛西都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故知霜露所
均不育異類也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

都洛陽故云舊邦也種類也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翰曰北虜謂托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銑曰蕭衍篡其殺王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孽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酋豪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濟曰魚游沸鼎鷰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若之亦同魚鷰之危飛幕軍幕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翰曰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銑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白環西獻楛矢東來濟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良曰夜郎滇池皆南夷國名解辮謂解其辮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

延歲月之命耳 翰曰北狄謂繼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殘猶殘渠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 中軍臨川殿下明

德茂親揔茲戎重 銑曰殿下者不斥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 方弔民洛汭

伐罪秦中 向曰弔慰也洛北曰汭秦中關中也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

之丘遲頓首 濟曰僕遲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因偪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 良曰劉峻即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 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

而莫傳 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蘊藏也莫無也言沼之遺言餘論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

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 味 而其人已亡 向曰徽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 青簡尚新宿

草將列 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 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良曰泫然淚流貌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翰曰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銑曰言文章之美如蘭菊英妙之華永無絕也）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向曰梗槩粗略也酬報旨意也）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濟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士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良曰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青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翰曰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去）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銑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移書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職用廣大謂之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向曰

歆爲光祿大夫敘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若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銑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頌也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作春秋及夫子没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濟曰夫子孔子也没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籩豆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興起也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翰曰謂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

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矣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

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

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向曰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濟曰

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

從伏生受尚書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閒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尚書

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

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

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銑曰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

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

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

公先師謂前進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良曰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

讀而傳之令泰誓篇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衡脫誤閔

燮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延也離此日遠也及

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

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皆古文舊書多

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

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或間編濟曰通卷伏藏也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眞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傳問人間

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翰曰桓公

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

嗟痛也銑曰歎愍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

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

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

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即鄒曾梁趙也傳記注古文皆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雍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賚諸侯也冥暗原本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大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用義之正心也]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銑曰疾妒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向曰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二十篇以爲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紀揚名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妒疾私情推讓賢士故因而不違也]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弱謂諸經有闕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言同心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今則不然謂不肯也]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

廢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翰曰猥頻也不誦絶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試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若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行者相當豈爲苟且而已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濟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與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

雲一作雪

也守殘謂者生守殘訣之業薰助也同門曰明道眞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敢謂不可也

孔德璋北山移文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鍾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誘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蜀英靈二神也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度白雲以方絜千青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翰曰隱者之志清高也絜清干觸之方知之言有如此也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銑曰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此寄槩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也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遊於伊洛之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恠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乎豈有終始參差蒼黃飜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濟曰參差不一也飜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其一途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識之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

謬哉良曰乍變也言周顒暫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俗也貞正黷垢謬誑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爲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銑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俗中之雋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多文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顒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處士濫居吹竽之位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顒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竽也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濟曰誘謂引誘也欺誑也言雖假其容貌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顒初至如此談空空於釋部覈胡華玄玄於道流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銑曰務光涓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向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其義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聳罥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illegible]聳謂將臂也芰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騁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至其紐金章綰墨綬翰曰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良曰紐繫綰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所理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普卜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孔傯惣裝其懷向曰帙書衣也擯棄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倥傯繁偪貌言道書講席久從棄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濟曰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紛綸衆多之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良曰張敞趙廣漢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翫也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

佇向曰摧絶也破壞也荒凉蕪穢也言山人之去松蘿寥落白雲無與爲偶不復更歸徒爲延望也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翰曰飈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爲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投弃也謂踈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縶也塵纓世事也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誚譏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山爲周顒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翰曰託林澗以中其愧也風月所以遊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遺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栧翺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栧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顒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渌池於洗耳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扃門也岫幌山窻也雲關謂以雲爲關鍵蔽斂湍霧遮無

聞見也來轅妄轡謂周顒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絕之於是叢條瞋膽疊頴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士駕爲君謝逋客良曰條木枝也頴草穗也言條穗瞋怒擊折躑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顒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爲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翰曰檄皎也喻波使皎然如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爲威猛之辭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上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南夷之君西僰蒲北切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憧怠良曰僰犍謂蠻夷名長君效具憧怠傲慢也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衆口向上之貌言蠻夷之人皆喁然向國家風義願爲臣妾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
將往賓之濟曰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
不然良曰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不虞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
軍興制翰曰靡無也言意不許爲兵戰之患其辭也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
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而爲轉運非上本意也當行者或
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夫邊郡
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牒弓而馳荷兵而走濟曰烽燧者舉火以警候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
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良曰言邊
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皆決志陷陣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生
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翰曰第次也西爲尊東爲下言爲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

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丁禮誅濟曰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爲賊殺觸犯兵之誅也身死無名諡爲至愚良曰諡者行之跡言爲賊而死故諡爲至愚之人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巴蜀之人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爲三老以教人孝悌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向曰重慎煩擾也言農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吉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任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守銑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爲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怖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産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産爲相國封梁王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己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

權之明表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是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皆亦將爲權道以匡漢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綰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向曰曹騰操祖桓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爲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父嵩乞匄蓋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匄乞也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操贅職內閹遺醜本無令德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令善也贅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標匹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銑曰標劫狡健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鷙鳥也言紹督理鷙鳥掃除閹官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良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提攜鼓奮也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採訪賢才弃瑕釁而取其能者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脾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爲兗州刺史授以偏帥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犬鷹將搏擊之能可爲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銑曰佻輕略法也操輕薄少有法度言傷夷折衄女六數喪師

徒向曰夷殺衂縮也師徒衆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被以虎文獎蹴子六威柄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若乃獎勸紹蓋勸蹴以成威福之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若亦冀操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銑曰跋扈謂掘彊也肆縱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良曰林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貌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向曰援引擐貫金鉦沮壞也言紹開操敗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壞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

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濟曰極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兖州刺史也無德於兖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兖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良曰鑾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羣虜則董卓韓暹也寇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向曰海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濟曰由心不論勳賢也任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背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百寮鉗口道路以目翰曰寮官也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但以目相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柴懈睚五懈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

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猶楚櫝榜笞也冢犴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爲毒惡不循其法律也

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明時絶忠諫故立即殺彦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胡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良曰言帝弟塋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

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翰曰隳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

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苛一煩慘毒罾網也繳繫繳箭上以射鳥穽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兗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爲問罪於外

末及齊數於操也加緒含覆冀可彌縫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而操豺狼
野心潛包禍謀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同豺狼也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翰曰
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掾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任者伐鼓北
征公孫瓚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彊寇桀逆拒
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
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
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鋒鋩挫縮厥圖不
果良曰鋒鋩兵戈也挫摧也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
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
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先爭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
畏威云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師震慴章懾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翰曰震慴
驚懼貌逋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太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
隧銑曰螳蜋蟲之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

宇宙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濟曰戟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曲部也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良曰越踰也涉度也濟漯二水也大軍汎黃河而擁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居蟻其後翰曰汎濟捅觸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掎擊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銑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向曰焫燒沃灌也熛火飛也舉炎盛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良曰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揚以應曹操揚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衆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衆覆敗也張揚之衆皆欲亡離勞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爲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

恃一作持

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士獵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斂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操特部曲精兵七百人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衆人以助叛逆也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書到荊州便勒見胡面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音脾將

校諸吏降首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偪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銑曰孫權吳王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異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洿刑書也譬猶鷇角口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良曰鷇卵鳥子也翰羽也

陸梁跳躍貌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跖之犬可使吠堯謂為舟楫足以距皇
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
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爨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
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銑曰言此若欲以推折山水之固也漢書
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
也向曰朝鮮遼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數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拔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昔
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濟曰吳王夫差承父
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
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六軍
良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
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而殺夫差屠壞盤盡也及
吳王濞浦祕驕恣屈掘強猖昌猾胡刮始亂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獗狂狡猾始亂謂為亂首也自
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

泮銑曰太尉周亞夫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泮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向曰罵詈言也陷入也刃入於胸謂殺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紿音殆何則天威不可當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濞皆爲亂逆而誅不足恃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如二袁勇如呂布良曰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跱止也以叶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鷙鷙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爲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銑曰鈇椹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椹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餘遺也孑餘也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向曰馬超揚秋叛於關中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續次也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爲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

傳曰時惟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伏屍十萬流血漂櫓曾此皆天下所共知也良曰
漂浮也櫓大楯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
還涼州復欲鳴吠翰曰逋竄逸失迸散也嗚吠猶救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兵皆為伐韓約馬超也逆賊宋建僭
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銑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副也又鎮
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向曰負倚也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也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
觀兵旋旆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復整六師長驅西
征致天下誅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良曰
偏將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於帝都也軍入散關則羣氐
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翰曰散關關名自是氐羌侯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進臨漢中則平
陽不守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大破之故云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
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潰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
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巴夷王朴胡賨琮邑侯杜濩胡郭各帥種落共舉巴
郡以奉王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賨皆地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方俱

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良曰鉦鐃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令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若此之
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羣叛
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大啟爵命以
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向曰爵謂封侯
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
安堵四民反業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墻也安於堵墻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
也而建約支屬皆為鯨鯢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戮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翰曰
孥子焚燒也金城郡名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非國家鍾福於彼
降禍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從也夫鷙鳥之
整先高攫俱縛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濟曰攫執也言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若取其勢
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是之意今者枳棘翦刋戎夏以清良曰
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刋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
百萬之衆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

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蒲墨反銑曰並戎狄號也】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向曰霆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汝江搤【厄】據庸蜀【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汝江名搤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衛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誅滅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故每破滅彊敵未甞不務在先降後誅枝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枝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濟曰術病死勳舉眾降封為列侯也】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還討眭固

薛洪墋流尚開城就化翰曰睦固將居袁紹留薛洪墋尚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官渡之役則張郃烏合高奐舉事立功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奐當有二名後討袁尚則尚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向曰曹公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降公許之尚夜遁保邲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衆大潰也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至涓水而游逆降審配兄子開門入兵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納操軍上以降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翰曰焦觸攻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銑曰凡此之輩謂然諾而降服之類也剌亂曰果亂謀芟除搴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若夫詭誘其

煙一作熛

言懷寶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之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盡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闔合肥水名古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存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從輔置東令言殺者益設非之吳兵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六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慚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向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乃神靈之逋罪下人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辻殷辛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盛吳墊注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若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

博一作號

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乂養也言先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于子孫也而周盛門戶無辜受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克負析薪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爲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爲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術誑若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而並見驅迮窄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濟曰迮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卻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聖賢之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若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難網鷤寧鴂決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翰曰鷤鴂小鳥也爲巢葦草之上狂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吳是同鷤鴂之危也若草莫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

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

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與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王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

濟曰筭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

音煩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蹯足也猛虎著絆則怒絕蹯而去

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

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

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反也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

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

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謂暗上明高岡之安樂巢葦苕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如律令

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給也如左謂列任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

鍾士季檄蜀文

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劒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為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向曰太祖魏武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拯其將墜造我區夏濟曰拯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既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大也言廣大其德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銑曰江山之外謂吳蜀也言國政異而人俗殊也率土齊民未蒙王化向曰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蒙被也謂未被大魏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春蜀人有遺言令討之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良曰主上則陳留王奐尚書曰放勛欽明紹繼緒業也言有聖明之德而繼先人之業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翰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銑曰協合也萬邦百蠻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也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是以命授六師龔行

湖北新

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按授師與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洛谷二道合成五道也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翰曰以仁謂不尚殘殺也動不為已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仁剋舜乃脩文德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楯戚鉞也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翰曰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之表飾賢人閭里以存其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盡記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戎車兵車也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翰曰先王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故云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與武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棄同即異也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銑曰規圖也隴右地名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氐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方國家多

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濟曰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故事遑暇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代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良曰乂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力一向攻蜀也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威貌言以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萃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銑曰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事宜也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授首謂就戮也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濟曰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備聞謂總聞蜀侯公孫述之事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翰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于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羽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鴆毒懷爵祿不為變通哉鴆毒殺人之藥喻蜀也今國

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爲先以誅代爲後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衆歸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祿也殊異謂異於常人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擒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良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鴦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爲戎首鄭玄曰爲兵主曰戎首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爲將伐魏也困偪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爲將軍也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往者哉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堵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向曰卵鳥卵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長安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濟曰迷惑也不及謂不降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各具

宣布咸使知聞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良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國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爲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翰曰茂盛也 威武紛紜湛 沈 恩汪濊 烏鱠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銑曰紛紜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 上 靡因朝冄從駹 蒙江 定筰 鑿 存邛 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貌朝從定存謂招懸得也 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 向 將報 濟曰軌車也還轅謂將還歸以報命 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良曰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矜肅貌畢竟也牧養也羈縻謂以繩縈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 今罷 皮 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自從郎來通今又續西夷之事恐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左右侍者也相

敬之辭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銑曰言西僰與中國並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不可用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也固陋識辭也所謂所說也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椎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下事也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至也及其成則天下衆人皆安之昔者洪水沸出汜汎濫衍溢向曰洪大也言昔若大水沸出堯時也汜濫衍溢大水貌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斯息移沈澹災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

夏后謂禹也慼憂也堙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澌盡也澹水摇動貌謂盡除沈沒摇動之災也
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奏胝竹尸無胈蒲葛
膚不生毛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也亦勞也慮謀腠皮胝繭也胈膚上小毛也言艱苦至使皮膚累繭而不生毛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
瑣齷齪拘文牽俗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聲反于無窮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
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留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向曰崇高
閎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論大議創業垂統為萬世法也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于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於地故云貳地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良曰普徧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
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
也言如此等有不霑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銑曰封疆之內謂國內嘉善祉福靡無也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
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

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

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縲號泣内嚮而怨濟曰内謂通其朝獻也外

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求縛也訶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爲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曷何遺弃也已謂上號泣若身也踵足也言何爲弃我也舉足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

戾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翰曰戾很惡人也言很惡之大見係縲若猶且垂淚況天

子能止而不伐乎胡奴也誚責勁強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既能言語之人使以德諭諷二方即胡越之君因其討責如魚鱗之相次仰承流風也願

得受號若以億計銑曰號教令也億數之多也故乃關沫昧若徼叫牂臧牁向曰沫若蜀西水名

牂牁遠郡名關門徼道也鏤靈山梁孫原濟曰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鏤之者以紀功也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爲塗以化之垂仁義

以理之將廣大恩信以撫御之使疏逖不閉曶忽爽闇昧得輝乎光明翰曰疏逖遠也言曶爽未明也

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口暝昧之闇光明之曜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

中外禔福不亦康乎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外內也禔安康樂也夫拯人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向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隤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絶業也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良曰憂勤謂征伐也言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翰曰言受命符瑞合於此時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泰山禪梁甫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鄭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向曰旨美也鷦鵬大鳥也寥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藪澤悲夫謂悲其不知於德化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貌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喪失也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討西夷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敝罔靡徙猶疑貌遷延却退貌

文選卷第二十二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

揚子雲解嘲　　班孟堅荅賓戲

辭　漢武帝秋風辭　　陶淵明歸去来

序　卜子夏毛詩序　　孔安国尚書序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石季倫思歸引序　　陸士衡豪士賦序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任彦升王文憲集序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之人乎何爲衆庶百姓不談先生聲譽）宋玉對曰唯（銑曰唯敬應之辭）然有

之良曰然亦有其所以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翰曰下里巴人下曲名也陽春白雪高曲名也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濟曰鳳鳥之長鯤魚之長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絕遠處夫蕃蘺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蘺蒿草之屬鷃小鳥也言栖於蕃蘺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玉自喻高才人安能知之乃肯輒自爲聲響鯤魚朝發崐崘之墟暴鬐巨夷於碣石良曰崐崘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也鬐魚之鬐鬣也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良曰孟諸大澤名鯢小魚名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大才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古回意琦巨宜行超然獨處向曰瑰大琦美也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向曰玉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東方曼倩荅客難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曰云其

才上傑之也
客難東方朔翰曰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難以荅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
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翰曰當遇也良曰都居也今子大夫向曰謂朔也
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
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無效明白甚矣翰曰言張儀蘇秦一
遇而為卿相而朔好學樂道位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且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
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銑曰客意者以朔有才而位下恐其有遺失之行也同胞浦包之
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向曰同胞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東方先生喟
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
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翰曰謂爭彊弱未定也得士者彊失
士者亡故說去得行焉良曰士謂賢士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向曰慴懼也]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翰曰言連如衣帶也盂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於覆盂器之下]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向曰言天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銑曰虜謂寇敵也]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也]方今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向曰掌故卑吏也]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銑曰皐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譽滿

蔽作充

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于外鶴鳴于澤而聲聞于天也 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
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 音稅濟曰用文武之道以相周室得信用其說策也 封於
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 茲 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翰曰孳孳敬懼貌怠慢也 譬若鶺鴒飛且鳴矣 向曰鶺鴒鳥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捨亦如人孳孳修身而不懈怠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 烏故 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
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銑曰匈匈喧譁貌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是其常而小人則自矜夸爭計其功
也 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濟曰愆失恤憂也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
察則無徒 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所疾畏故孤立而無徒侶黨援矣 人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
土斗 纊 擴 蔽耳所以塞聰 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目前之明察視不見下人小過也黈黃王以緜裹之於冠兩邊以塞
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過纊細緜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
於一人之義也 銑曰不求備才於一人蓋取其片善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之令直
使各自得所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濟曰優柔寬容使自求所宜也 揆而度之使自索 所格 之 翰曰

揆度其才性所爲使不得奪論各自求其分也索求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
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則必有逸志而才有疾速且廣大其事也今世之處士塊然無徒
廓然獨居銑曰塊獨皃廓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輿並隱皆計同范蠡忠合
子胥濟曰伍子胥吳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見殺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
也子何疑於予哉翰曰國家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竊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
者其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難說也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歷食異
其肌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王用李斯并六國漢用酈食其說齊下
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指也子謂客也語曰以管窺天以蠡力和測海以莛
廷撞濁江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者哉銑曰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
也莛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以木枝擊其鐘其條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之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蠡
瓠瓢也猶是觀之譬由鼱精鼩劬之襲狗孤豚之咋士白虎至則靡亡皮
耳何功之有良曰咋齧也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言令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勢虎但畏服而已矣所彊言者

蓋無功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濟曰下愚朔自謂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荅以下愚之言以非斥於客雖疆欲勿困悴固不可得也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翰曰朔自謙不知權變而迷惑於大道

楊子雲解嘲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銑曰丁明傅晏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附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爲二千石之位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爲也謂雄造作太玄經以守淡泊無爲之務也人有嘲雄以玄尚白翰曰玄道也白喻人俗也化俗歸道亦如染素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尚白者識其道未行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向曰上世之人爲人綱紀若不爲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爲也已止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先歷人之珪儋都甘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銑曰盡忠爲尊人君也揚名爲榮父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爲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色飾其車轂也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

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濟曰天子多忌諱而人彌貧窮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 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 子恭 一橫論者莫當 翰曰電光謂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以取重位也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 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太大也太玄經謂廣大於老子玄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 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纖小也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良曰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技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郎而已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濟曰拓落猶排擯也言其何為官見排擯如此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轂結 吾之族也 翰曰且富貴朱丹其轂若一逢差失則族亦見誅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向曰網謂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狀而秦攝束制諸侯故別言之則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 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剖並為戰爭之國也剖判也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 良曰言君臣數遷易不常定 得士者富失士

若貧[濟曰得賢士則國彊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恣意高飛意所存慕者乃下事也]故士或自盛以橐[託]或鑿坏[普回]以遁[向曰橐袋也坏壁後牆也遁逃也]是故鄒衍以頡[賢挈]頏[若良]而取世資[銑曰頡頏猶詭異也言世人取資以為師學也]孟軻雖連[去]蹇猶為萬乘師[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而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威王師也]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濟曰在西故言右]前番[潘]禺[音愚][翰曰在南故云前也]後陶塗[翰曰在北故曰後]東南一尉[向曰一尉官名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銑曰候所以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也候亦官也]徼以糾墨製以鑽[質]鈇[方無反良曰糾墨鑽鈇皆刑法名也徼繫也製裁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濟曰倚廬堊室也斬衰之服居之以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示於人也]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翰曰區方也]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繇[向曰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戴縰[音史]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銑曰縰冠也纓衣領也言衣冠若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之臣謂已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管仲字也]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

去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濟曰以喻羣臣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鳧之集不爲多飛去不爲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翰曰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也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爲之丘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爲一老不開其二老爲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爲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去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子胥死而吴亡種蠡禮在而越霸向曰吳王不用伍子胥賜以鏤鏤令自死後三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爲霸王五羖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銑曰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伐燕也范雎以折支列拉力荅切而危穰侯良曰魏齊笞擊范雎折脅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說秦王以穰侯爲相之不忠遂拜雎爲相代穰侯也蔡澤以噤欺禀吟疑甚而笑唐舉濟曰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語而笑從後乃代范雎爲相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向曰章句之徒謂文儒之人也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銑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騖謂奔走也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有餘也良曰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翰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濟曰侯嬴也秦代趙趙求救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或橫江潭而漁翰曰此爲漁父也漁捕魚也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或立談間而封侯銑曰言立談之間乃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濟曰擁執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爲賢人執埽與先驅而行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翰曰謂人王貴而信之故也頗少也窒竹栗隙蹈瑕而無所屈也向曰窒塞也隙過也瑕亦過也言塞諸人君之過君雖蹈獲其過終無見屈謂賢士用忠故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銑曰言今天下太平無有列國則縣令不求諸賢士郡守不迎致師傅賢人何用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良曰不低眉下色以求賢人也言奇者見疑行胡庚殊者得辟濟曰奇策也殊謂與常理殊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翰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投跡謂觀事變而隨行之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向曰策謂對時務之策也抗舉也疏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意上書論道是非

則是下躡上躡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詔謂天子之命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銑曰炎炎隆隆盛貌滅絕者有盛必衰也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良曰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盛莫測其所以矣為傳屈也焉復實也忽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也攫縛九拏女加者亡默默者存濟曰攫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默默守道者必存也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翰曰清靜寂漠皆無營欲也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向曰言古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文易處皆時亦未知勝否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烏典蜓徒典而嘲龜龍不亦病乎銑曰鴟梟惡鳥也蝘蜓蜥蜴之類也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附與扁鵲也悲夫良曰言病甚不逢善醫亦可悲也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濟曰靡無也言無此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下何必有太玄而居卿相之位也楊子曰范雎之亡命者也折脅拉髂口亞免於徽索翰曰髂腰骨也則雎所拉齒齒即骨也徽索刑具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向曰翕肩畏懼貌雎初入秦道遇穰

侯藏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蹤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橐中橐無底袋也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

抵征氏穰侯而代之當也銑曰激卬怒也介間也抵拒也言雎間秦王兄弟拒穰侯之喉說其是非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

君秦昭王同母弟也穰侯姓魏名冉宣太后長弟也為秦相用事甚威號為穰侯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縮險頤折

支列頞於達涕唾流沫呼情西揖彊秦之相搤烏革其咽一千而亢其氣拊其

背而奪其位時也良曰言澤醜貌也䫌口向前引也折頞謂無鼻莖齃也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流沫狀能入秦高揖范雎而說之所言

必搤其咽喉亢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捬背猶隨後繼跡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濟曰

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器也婁敬委輅胡革脫輓亡遠掉三寸之舌建不

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翰曰婁敬本輓車之人也見高祖所都不便言便宜此適時之務也不拔之策言其

策定不可移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大鼓之間解

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

棄戈戟遂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銑曰靡壞也言刑法壞敝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律法合其時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

布內切矣良曰誖乖也言時宜不同故不用蕭何律法於唐虞之世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濟曰並言時異政理不同也前漢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盛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狂亂之事與也夫蕭規曹隨翰曰蕭何作律法之規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向曰留侯張良也奇謂計有六奇也功若泰山響若阺頹阺征氏切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銑曰阺山石其有崩落若聲聞數百里言蕭何之徒功響高若山頹之聲也贍足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王之時則君臣相遠疑言必從計必用也可為謂適時也不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濟曰事本不可為而彊為之謂不適時也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翰曰趙有和氏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藺相如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指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指瑕相如因不與之秦王竟不得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藺生之功也四皓采榮於南山向曰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洛山中高祖時呂后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采德於南山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曰竊私取也貲財也炙亦肉也細君妻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濟曰並謂比並也默然清靜貌

班孟堅荅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實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蓋爲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世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銑曰太上謂太古有道之時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良曰德者仁行之先故不得後於身也特獨也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乃管墨突不黔巨炎反濟曰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席不暖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子墨謂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暖食故不黑也由此言之取捨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向曰著作謂述作文史也前烈謂前賢也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向曰吾子賓謂主人也浮英華湛道德矕莫販龍虎之文舊矣銑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閒見朝廷之事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貌矕見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久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良曰卒終也攄舒也奮振也言其終不能如神龍舒其首尾振

其翼鱗以游於高遠也喻求富貴也振拔洿烏卧塗跨騰風雲濟曰洿塗以淺水而有泥者言當須去卑賤以升高位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也跨行也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翰曰言富貴則使人聞見其影響則驚懼也景影駭驚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向曰枕經典而臥鋪詩書而居也紆屈也衡門謂以草木為門者貧賤之居也上下無根蔕謂無接助也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銑曰攄舒也宇宙天地也銳精也毫芒細小也言造制文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之內以成其文章也潛神默記亘以年歲良曰亘猶終也言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年歲也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勑施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丁見最也濟曰賈賣也效呈也摛發也藻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有器物不賣與當於已若亦如積學累行而才用不呈於一世雖辯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宜之計策以取富貴也主人逌爾而笑曰向曰逌爾寬閑之貌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銑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熒燭小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光未仰天見白日之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良曰曩昔塗道也穢謂亂也馭理也言周家失其理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音務濟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國也橫騖亂走也方

並軌跡也於是七雄虓乎交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魏也虓闞猛烈也諸夏中
國也游說之徒風颮蒲交電激並起而救之向曰颮急風也電激謂其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
其餘猋必遙飛景附雲爲輒煜育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銑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雲煜疆
盛貌言游說之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辯如烈火之飛熠馳逐如影之附形恐爲疆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當此之時搦女握朽磨
鈍鉛刀皆能一斷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搦磨皆自激厲也言當此之時不才者皆亦激厲以求僥倖如鈆錫之刀能一斷割蓋寡
世易爲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濟曰齊圍燕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繫於矢射與燕將燕將得
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魯連在趙爲謀秦軍爲之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爲醻仲連弃而不受蹶弃也
顧眄而捐相印翰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眄
之閒乃棄相印而去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哇烏生而不可聽者
非韶夏之樂也向曰啾衆聲也投合也淫哇邪音也樂有衆聲相合感於人耳又合音律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若蓋爲非韶夏之雅樂也
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
子法也銑曰言人因乎權勢合於變通過於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得乖迕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通於政體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及
至從人合之衡音橫人散之良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從人謂蘇秦合六國以擯秦也橫人謂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從使棄

君事秦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濟曰亡命謂棄君命而好游者也羈旅謂客游不得志也漂說謂浮說之言騁辭謂騁辯之說
皆欲感動於人君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翰曰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而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
若取以入之義也如以鐵鑽之也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向曰要致也謂致始皇為彊暴之法彼皆躡風
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銑曰風塵顛沛喻危亂也據徼古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
言據徼倖乘邪險以求當貴也一日言不久計也朝為榮華夕而顦顇福不盈眥濟細禍溢於
世濟曰眥目匡也不盈目匡者言不久也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
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古國翰曰韓非設辯說以激發
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子楚為質於趙不韋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餘見下文善注賈首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國之周也說難既
遒其身乃囚向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適而死適終也秦貨既貴厥宗
亦墜銑曰秦貨謂始皇也貴者言為王也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良曰
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自放逸彼豈樂為迂羽夫闊哉道不可以
貳也濟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孟豈樂為迂闊富貴之事蓋為人之道不可貳行方今大漢洒所賣埽羣穢夷險
芟荒翰曰洒埽羣穢謂翦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荒者芟之廓帝紘恢皇綱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大五帝三皇之綱紀

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銑曰羲伏羲也農神農也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
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含之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春含養萬物納入百川是以六
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濟曰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化也沐浴玄德禀仰大龢翰曰禀受
也名受太和平均之道也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向曰言上下相親附
其所有如此也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者則去位也蓄滋盛也零落喻失
位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良曰言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兼天子為三故
云三天地言其如天地之化豈有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
所覿濟曰吾子謂賓也曜明也言其以遠之所聞為明以今之所見為疑也欲從堥毛敦都回而度高乎泰山
懷氿軌濫音檻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翰曰堥敦小丘也氿濫小泉也重淵海也喻賓以小見欲窺我
大道亦如小丘小泉比度測量大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
命矣翰曰鞅斯謂商鞅李斯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
者默而已乎向曰之士行道可述者豈有默然所制作而止於一時主人曰何為其然
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翰

曰咎繇爲舜謨以致太平武王訪於箕子問以天道政理之事言此二臣所謀皆達帝王之至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殷說夢發於傅
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向曰殷王高宗夢賢臣乃得說於傅巖之所周文王卜兆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水之濱也齊甯激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備眉垠音銀銑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
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
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良曰俟待也言上四人皆
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遊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功也建立也展申也無窮言大也勳功也近者陸子優游新
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濟曰近者謂漢時也與行也董仲舒發文謂著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列於洪儒之林言文
儒多如林木故名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翰曰分辯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也
譚深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向曰言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賁臻之於門闈之
下而君納而行之闈宮中門也究盡也壼內與室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室中婆娑乎術藝之場銑曰婆娑縱遲
貌也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圃之育物也濟曰言文質相半用
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翰曰烈業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
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而辱仕向曰夷謂伯夷也抗立也

（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降志辱身而為仕也）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銑曰顏回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魯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見之曰此麟也孔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聲溢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為上也表上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哲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庚俱反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所味道德之膏腴曰所謂志之所好也爾汝也天符天性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銑曰以精神聽察時事及自善惡之名皆將捨之勿繫於情也）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示假）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石中珠在蚌蛤之內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剖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膺龍潛於潢汙（烏）魚黿媟（息列）之（濟曰膺龍有翼之龍也媟謂欺慢也）不覿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躨（據）皓蒼也（翰曰奮起也忽荒謂天下八荒也踐行也）故夫泥蟠（盤）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賊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銑曰先賊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卞和隨隨侯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

眞也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明道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明者言能察秋毫之末百步之外逢蒙絶技於弧矢般班輸㩁巧於斧斤翰曰逢蒙善射者也絶妙也技能也弧弓也般輸工巧者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烏獲壯士力舉千鈞也抗舉也三十斤曰鈞也和鵲發精於鍼林之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音銀銑曰石藥也垠涯也言計筭無涯畔也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良曰走王人自稱也猶今之言下走也廁間也彼列謂列子曠研桑之徒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

漢武帝秋風辭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濟曰佳人謂羣臣也泛樓舡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翰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舡上施樓故號曰樓舡列女傳曰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向曰物極必反故樂極而哀多也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陶淵明歸去來

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濟曰思求於祿故形屈而驅役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翰曰心悟已往之事不可諫而來事亦可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追改也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謂休仕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銑曰行舟而歸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憙許眉微良曰問前路遠近也憙微日欲暮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喜而至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濟曰稚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潛到也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向曰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相掩覆以為可榮悅故悅也倚南窻以寄傲五到審容膝之易安銑曰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良曰言田園之中日日游涉自成佳趣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觀濟曰周流而憩息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勌

飛而知還翰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管事自為縱逸言鳥晝飛勸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之歸去來兮請息
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銑曰焉何也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將有事乎西疇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潛所居之西也疇
田也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游行也既窈窕以尋壑亦
崎嶇而經丘翰曰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舡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游之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
涓而始流向曰欣欣春色貌涓涓泉流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銑曰休謂死也言感吾人
生行將死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良曰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
俗之心任性去留也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濟曰帝鄉仙都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音云耔音茲協韻翰曰懷安也孤獨也言安此良辰獨任田園以背其性也植杖謂插其所執之
杖於田以除田中之草也耘耔謂除草也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向曰東皋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
云東也皋田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
卜子夏毛詩序翰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上平下去）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翰曰天下無主兵戈興動故人困也）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濟曰近猶過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良曰經治也）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翰曰厚謂使其淳厚）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決）諫（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譎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爲諫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銑曰言者謂諷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靡）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良曰苛煩也）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濟曰一人君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向曰形見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翰曰政則正也言正天下之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向曰周南篇名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翰曰哀念也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孔安國尚書序向曰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

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濟曰倫次也誥言也奧深也揆致也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十一代祖故云先君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覽讀者不能一一徧之也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翰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取也述職方以除九丘向曰職方書名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翰曰討尋也墳典即三墳五典也訖至也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向曰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也有浮豔之辭如刀翦而截之宏大也垂世謂從於後世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皐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之類也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皆篇名如此之類據有百篇此略舉之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

軌範也（良曰恢大範法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翰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衆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濟曰逃避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於壁中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銑曰闡開猷道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向曰科斗古文字也）王又升孔子堂（濟曰王即共王也）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之字以書今文乃得定）更以竹簡寫之（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

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覃深也）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翰曰摭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向曰冠正也言正其篇首以次序也）既畢（濟曰言定篇已畢也既已也）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故不復聞奏天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翰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

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雜也年有四時舉其春秋以立名不必兼言冬夏也周禮有
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
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
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銑曰檮杌乘皆春秋之別名韓宣子適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濟曰言知周室為王之所由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
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赴告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
策簡而書之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偽而志
其典禮銑曰志記也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
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也刊削也其餘則皆即用舊
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
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
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

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良曰略不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旨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饜飫其自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饜飫猶食飽也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條目也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闡開之也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濟曰暢通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於彼稱族

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曰楹柱也桷椽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類皆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復荅重明其義春秋以錯文見義銑曰錯雜也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翰曰然猶如此也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翰曰謂十數家所言若如此也而更膚引公羊

穀梁適足自亂[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公穀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終無益也]預今所以爲異[濟曰預今言所作異於諸家]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銑曰違謂與理相乖]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良曰詳論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銑曰孔子卒後而爲或人所謗云孔子自立爲素王以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爲終篇也]而左氏經終孔丘

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爲終篇敢問所安銑曰安何也言問所以何爲也敢答曰異乎余所聞翰曰言與我所聞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永命繼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向曰弘大也啓開也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謂平王未東遷之時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銑曰會合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則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濟曰答上或問之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分別不黜周王魯之意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

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意也）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濟曰言以忠信禮樂周備其身以防其患）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所聞也荅上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爲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爲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爲亂逆之道而孔子不爲）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銑曰此亦荅上文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向曰誣虛也）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知泚）射亦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起之歲也可謂得其實事也）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亦人可取之爲實也）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良曰左思三都賦成謐見之爲之作序以稱其善也）

玄晏先生曰（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翰曰敷布也言布以）

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貫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向曰言周兼於夏殷二代文質兼備也監兼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銑曰頓壞也）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良曰炳明也）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翰曰言後世因宋玉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自此而起風雅體失自此漸長）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濟曰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榱不容以居也（翰曰充滿也廣廈大屋也榱椽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

成王生靈光向曰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

銑曰宏大侈麗也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良曰蔚爾文盛貌鮮集言次序也偉

美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濟曰常產謂土地所常出之物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

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翰曰司馬長卿揚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

長卿上林而言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言玉樹青葱是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

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七人法學相如以合其文章皆如雷聲發而無數同啓若影之附於形

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平彼裂銑曰曩昔也潰亂也

圮毀也毀裂謂三國各據守一方也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谷夏良曰孫劉

謂孫權劉備也交益吳蜀地名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

偏王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瓌美琦大也而却爲魏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

意言吳蜀以禽滅比亡國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

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濟曰梁岷

二山名嶓南也名中區中國也衍大也考分去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揚荊之分屬吳也觜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向曰言二國不可與魏同年而語矣謂魏都美也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得聞其美也謂其所習識濁二聞美事若洗滌其非也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良曰各自說本土爲樂其人皆善矣良善也作者又因客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若以比之言土物皆以實說也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銑曰按驗也誣虛也

石季倫思歸引序

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爲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有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也舉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居別業也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渠依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濟曰幾近也舍謂屋也

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翰曰觀臺也]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向曰技樂也]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銑曰出謂出遊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謂歸入室也]又好服食咽[伊練]氣志在不朽慠然有凌雲之操[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欻[許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婆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時崇爲太僕卿]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翰曰黷汙也]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向曰儻疑辭也]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絲竹也[銑曰播布也]

陸士衡豪士賦序[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與見齊王冏自矜其功有簒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寤矣文選但録其序莫載其賦]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爲宜故云不一]何則脩心以爲量者存乎我[銑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於我也]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果以常繫於彼也]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

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曰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遊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宫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向曰斗筲小器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良曰歷徧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濟曰自我謂自說己是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以爲收累昆蟲之徒亦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翰曰挾帶也勳功也神器天下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心意以爲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向曰心玩其所欲以爲常安耳飽其謟諛之說以爲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銑曰期猶同也言生人所大同此意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昔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誅人主操

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故曰天可
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于元旗誓衆奮於阡陌之
上翰曰袨服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　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
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況乎代王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向曰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況乎今皆
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
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銑曰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故人有代匠斲者非
其所宜故為所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
人人主所不久堪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王當之不能久
堪也其是以君奭快快於亮切不悅公旦之舉濟曰君奭邵公也快快不悅貌公旦周公也邵公為保周
公為師制成王邵公不悅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翰曰漢丞相魏相封高平侯師師謂相法
也側目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
與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羣臣之謗疑根周公於懷嫌疑吝恨之嗟乎
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

親近也暱近也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之至也沒齒至死也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濟曰周公遭羣叔流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當時危勢劣方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翰曰伊生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也嬰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固為人主所疑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且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也又況乎饕土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平者哉良曰饕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策也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則喪亡其身也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向曰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己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然後威

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偃仰瞪（直孕）眄謂足以夸世（濟曰陊壞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眄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功能於時世也）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而不知已事拙之甚也工善也）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銑曰顛仆謂傾倒也）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去）蓋爲此也（濟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踰亦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若謂顛仆禍酷之事）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翰曰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爲將來史籍之首也冠首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濟曰大欲

謂好道德也縱失也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翰曰劭謂不絕也愈益也此之不爲

彼之必昧向曰此謂退身也彼謂貪榮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

山岳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爲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釁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土漸積以成山岳之大

名編凶頑之條身猒荼毒之痛豈不謬哉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

之痛謂受刑網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巳即

三日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是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䜩於樂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

王義季命延年爲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巳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向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

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謂手舞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銑曰淵流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

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權變源流遂往行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

道神明其位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明敬也拓土洛世貽

統固萬葉而爲量者濟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量大也言廣世葉以遺後緒使堅萬代而成大道有宋函

夏帝圖弘遠翰曰函夏中國也言有宋奄居中國也弘大也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向曰
定鼎猶定天下也大道造化萬物以得其所者言高祖規矩同於大道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銑曰皇上
謂文帝也叡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位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
焉良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文紀曰王卜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後故云宗
漢言宋作將興周漢同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濟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體以育德
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為輔佐晷緯昭應山瀆效靈翰曰晷日
緯星也昭明也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五方雜遝徒合四隩於六來
暨向曰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遝人物殷衆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
號必酌之於故實銑曰建立戚親茂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酌取
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大予協樂上庠肆教良曰大予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章程明密品式周
備濟曰品品秩也式猶法也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義也眡令謂視號令也象物
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
遠之使論德于外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箴以箴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之職采

遺謂采拾遺遺之事銑曰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爲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楨莖素毳昌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絶書棧山航海踰沙軼余日漠之貢府無虛月良曰楨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絶言常有之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浮舟航踰沙漠來貢上物府庫之內每月無絶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城言郡縣多也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爲臣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之化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銑曰響慕德音也警蹕清夷表裏悅穆良曰天子出入曰警蹕夷平也表裏內外也穆和也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猶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并南郊也增類帝之壇飾禮神之館塗歌邑誦

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也言日次胃星之軌行畔也青陸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言月於此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銑曰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良曰言天子思荅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戒

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也庶祇衆人也顧望也邁行也有詔掌故爰命司歷濟曰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如時歷之官也獻

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翰曰昔周公禊飲于洛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向曰除埽除也輦道天子

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左關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銑曰

關據也隥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皋謂野作亭也上林賦云亭皋千里言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廛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

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為苑包懷其高山也松石峻崿古毀蔥翠陰煙游泳之所

攢在官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濟曰峻崿高峻也蔥翠青色也陰煙

山中氣也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向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循也言周循於山水之閒也旌門洞立延

帷接枅銑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迴行而立之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迴枅也枅即幵閲水環階引池分

席良曰閲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至帝坐之所謂流盃池也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

胤緹徒兮騎搖玉鑾發流吹濟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出游之禮也蒼靈謂春初句芒也奉塗謂前驅以清道

翰曰祕駕天子馬也胤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玉鑾天子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

所禮也向曰此皆衆士百官行從多貌行所即游所也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

虹旗委旆銑曰帝暉天子也臨幄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肴蔌速芬藉觴醳亦泛浮良曰魚肉

曰肴菜蔬曰藙芬香也藉多也醽醳酒也泛浮言多也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翰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銜綵組又樹以羽毛為幢者皆樂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向曰四上六莖九成皆曲名也龍文飾轡青翰侍御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舩名御近也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楊袂風山舉袖陰澤靚靜裝藻野袨服縟川銑曰華裔內外也殷盛也鶩奔也言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衆袖則蔽川澤乃成其陰矣靚裝美人瞻粉之色袨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縟雜色也故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會者矣良曰殷賑富有饒區方也煥衍多溢饒上膺萬壽下禔氏移百福翰曰膺當也布筵熏和闔堂依德良曰筵席也熏受也闔蒲也言羣臣布席蒲堂皆受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情盤景遽懽洽日斜銑曰盤樂也景亦日也遽疾也洽合也金駕揔駟聖儀載佇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揔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行也聖儀天子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悵釣臺之未臨慨鄷宮之不縣濟曰悵慨並歎也判臺夏設會饗諸侯之所也在洛陽鄷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也在長安縣謂縣鍾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縣也此盡歎未至中國之西京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以為宴並命在位展詩登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向曰楚子木問趙孟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神而不虛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象也鈞天乃天帝樂）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濟曰易乾卦云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是以得一奉宸道遥襄城之域（翰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天謂黄帝也言黄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道遥游貌域野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亦）之阿然窅（烏鳥）眇寂寥其獨適者也（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銑曰言黄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也窅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人共也（良曰夏后帝啓也有馬號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貌瑤水瑤池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王有宴饗則又不與天下萬人共樂）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濟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二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大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於明堂之宮中）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向曰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銑曰雷風通饗陰陽和也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錫禹玄珪劉曰延喜之字言此二寶徙歸于齊也攸所也）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待洛）邑靜

鹿丘之數遷鼎息大坰古螢之慙濟曰亳邑謂小亳邑都也言武王克殷將變邑自鹿丘而數遷者以從代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坰而有慙德亦謂以從代君也鹿丘大坰並地名言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慙歎之事靜息猶無也紹清和於帝猷聡顯懿於王表翰曰紹繼也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外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德疾發開於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安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皇帝銑曰齊武帝也體膺上聖運鍾下武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文王之下武王繼之言武帝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道故云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邁過也三代夏殷周也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翰曰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向曰彈壓猶蹴蹋也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銑曰景光敷布柔安也澤普泛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濟曰具及也言日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穫冰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冰若御奔馬於秋駕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良曰巍巍高大之貌蕩蕩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誰能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皆蓋憂天下也言濟天下之艱難如孟門太行亦不以為險志憂人也孟門山名也儲后睿哲在躬妙

善居質銑曰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
範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令善範法也言炳冊青道潤金璧濟曰言炳冊青文也道潤金璧美也出龍樓而
問竪入虎闈而齒胄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竪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詢於王季問於內竪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
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云齒胄齒年也愛敬盡於一人光耀
究於四海向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躡女展昌姬韜軼
炎漢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盤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跨越也昌姬謂文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踰越躡
於文王懷藏超過於炎漢也漢火德故稱炎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
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良曰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故言
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公也濟曰召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也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官信能當施惠
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華古勿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翰曰珪璋玉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華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猶親密也言為臣皆親密於君一心盡忠也本枝之盛如此稽
古之政如彼向曰本枝謂宗族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
業守屏稱事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不用故致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樸陋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引鏡

皆明目臨池無洗耳（良曰言今時清故人皆明目也無洗耳言今太平野無遁人）沈冥之怨既鈌邁（苦和）軸之疾已消（濟曰沈冥邁軸皆疾病也鈌稍謂疾病盡除也）興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去）議年日夕于中旬（翰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最議年數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朔夕爲于讖旬之中）協律揔章之司序倫正俗（向曰協律樂官揔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正風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先）摯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良曰摯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珥執也彤赤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君言也仙室館名）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銑曰從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爲瑯邪太守俗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事危冠壞冠也空履敝履也言其吏清廉而貧）彯揺武猛扛鼎揭（渠列）旗之士（良曰彯揺輕便貌扛揭皆舉也）勤恤民隱糾逖（士力）王慝（翰曰恤憂隱痛逖遠王大慝惡也言憂勸天下人之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也）射集隼於高墉繳（之若）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濟曰隼鷙鳥也以喻凶人也墉墻也喻人所居也言射此鳥於高墻之上喻凶人於平人之閒也尭時大風爲害尭使羿繳之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翰曰讒譖之人在朝如苗之有莠言此事於齊朝亦無聞也蔑無也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稀鳴

桴伏流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向曰桴擊鼓杖也鼓所以鳴於路若盖爲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於獄中耆年闕市井之游銑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慓九永切清夷濟曰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皆謂得其天翰曰宮居隣近慓遠夷平也言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侮食來王

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側麻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向曰侮食左言蠻夷國也銑曰離身反踵髽首貫胷四海國名屈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國家以輸貢文鉞碧砮之琛

奇幹善芳之賦良曰善芳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故云駟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邸猶府藏也言遠方之物溢滿於府藏也充仞滿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官言遠方所獻奇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軌躅相尋鞮丁兮譯無曠銑曰軌躅行跡也言萬物貢獻行跡相尋不絕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宣之者也言四夷獻樂譯言歲時不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

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鄰之轙綏而惟旌卷悠悠之旆良曰暢長也轔長轂兵車也轔轔衆車聲也綏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悠旌旆垂貌埋卷言皆不用四方無拂扶勿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

金罷刃濟曰拂亂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捍王命也偃息革甲也辭軒去兵車也金刃兵器也皆銷毀罷去之天瑞降地符

升翰曰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澤馬來向曰澤馬瑞馬也器車出銑曰器車瑞車也紫脫華朱英秀向曰並瑞草也華秀皆花也佞枝植濟曰黃帝有屈軼草生於階若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故曰佞枝植生也歷草滋翰曰堯時有蓂莢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以知日歷滋茂也雲潤星暉風揚月至良曰暉明也風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號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迹濟曰帝王世紀堯與皐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茅緯命央曰封于太上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逆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君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曾梳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黃帝之靈矩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翰曰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粤上斯巳謂於此上巳也惟詞也同律克和樹草自樂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向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銑曰禊絜也言祓不祥以獲清絜也願懽歡謀於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順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之春懸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良曰裁則也平圃芳

林園名濟曰冊陵地名亳所生處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殷殷上均乎姚澤膴膴無甫尚於周原良曰殷殷盛貌姚澤舜生地膴膴美也均者言所游地猷同於姚澤也尚者言孔悉之美加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早緬反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褊小也言皆以豐譙為狹陋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盐雲構向曰言於園中作宮也將造作必求中和也經處猶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銑曰離房側室也借高也向曰負向也抗立也跨道也榮屋檐也言近池水構屋檐於水上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翰曰鏡飾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窗也綺疏窗也渠中生蘭水繞於階故云浸蘭泉於玉砌也玉者美言之也砌階也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良曰幽幽深貌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流貌斯干澗水也曲拂邅迴謂水曲折流也潺湲中水流貌徑復謂出入山谷也右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平采于桑荑啼亂嚶聲於錦羽向曰沚池岫山也謂季春之月萍始生桐始華銑曰天采桃花也桑荑初生木葉也錦文也禁軒承幸清宮俟宴濟曰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御曰幸清宮天子所游宮俟侍也緹啼帷宿置帟幕宵懸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之也帟平帳也幕帳裙也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

向曰減宿澄霽謂天曉而無雲也光辨色謂日光初上始辨曉色也登戒道執殳展軨零效駕銑曰戒道謂清淨其路也殳兵器也軨車也效命也徐鑾警節明鐘暢音良曰鑾鈴也馬徐行以鸞動其節知君之行止也天子出則撞左鐘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濟曰七萃壯勇士也鑣馬銜也九斿謂天子之車九乘名曰九斿車軌車跡也從建旗拂蜺揚葭振木翰曰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簫管屬言其聲衆振山木而動魚甲煙聚貝冑星離重英曲瓊側絞之飾絕景追風之騎向曰魚甲以鮫皮為甲貝冑以貝珠為冑也冑兜鍪也煙聚星離言多也銑曰重英緌畫之矛也曲瓊車蓋玉也絕景追風之騎良馬也昭灼甄部駔祖朗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也駔駿良馬也函列行列也濟曰虎視龍超雷駭電逝並言奔走疾速之甚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羗難得而稱計翰曰轟轟隱隱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羗數辭也爾乃廻輿駐罕岳鎮淵渟音亭向曰輿天子車也罕獵車名孫武子兵法其鎮如岳其渟如淵睟邃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銑曰睟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用也言賓客之儀用有次序良曰几玉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而成次肴酒皆用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循循行激葆保佾陳階金匏在席底奏翹舞籥動夘盥詩向曰葆所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皆樂器也底斧也舞者所執也翹舞名也籥樂器也夘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於夏召鳴鳥于弇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

子傳妙靡於帝江翰曰弇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參差竽曲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識歌舞至於妙靡名帝江清歌有闕缺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向曰闕終也銑曰上天子也景大也下謂群臣也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良曰凱歡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群臣依明君如魚在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嘉賓之義濟曰日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被露矣居留也滋潤也渥厚也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依人也其先向曰其先謂始祖自秦至宋國史家諜待協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海内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銑曰利者利萬物也天道運行言仁道者世祚長遠如天運之不絕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向曰離王離也翦王翦也並為秦將行殺伐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朝王吉為諫議大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之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聖賢未生有命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銑曰漢祖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詣潁川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此皆賢人之星也言得此一精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況乃

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良曰淵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道也言人雖欲望其道其道幽遠常不能見若如觀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皆也際至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濟曰宏大也載籍經典也博廣也

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與隱海上層書百篇名山即司馬遷所述史記也旨美也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辯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辨其白者使不白合其異者使同離其同者使其異莫不揔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

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銑曰總聚秉思也言諸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互為用於心中也極中也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乎非此所能論考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

洛不守憲章中輟濟曰函函關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壞賀生達

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次也言賀蔡儒尚有闕典未補者而公乃能備脩於此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向曰

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人有德之稱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銑曰言上老生之徒莫不北面申弟子之禮也人宗謂爲人所尊也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父之敬自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勵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濟曰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爲賢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丁仲公翰曰志學年十五時也折衷皆言皆取公所爲以合制度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向曰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太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銑曰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毋憐之彊爲餐飯誑言之已飯郁察母顏色未飯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夫父祖父瓊首之是時蝕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

之先告旣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爲
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也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
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
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濟曰誓不遵奉毀塋棄棺之詔也翰曰太宗則
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元徽初遷秘書丞向曰尚配也元徽年號也初謂元年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
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銑曰言其修書史也同善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爲七志之書采
拾也刊削也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
生民屬心矣良曰伊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以佐君故有應合時務之迹而百姓皆有歸望之心時司徒
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
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
向曰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侔等抗平也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翰曰要約也歲
暮之期謂約以歲寒之志也止足之戒謂戒其滿盈也粲荅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向曰老夫袁粲

自謂也之子猶夫子也即謂儉也亦何猶無也照見襟心也言老夫無所寄託賴夫子見我而清心服闋拜司徒右長史銑曰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即袁粲也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翰曰參掌也良曰魏毛玠爲典選舉晉李重爲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識鑒之理並於古人
俄遷侍中以憖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向曰憖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經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
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即帝位寤寐風雲寔資人傑銑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賢人傑也智倍萬人曰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良曰宸居天子宮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也圖讖也緯謂讖也著明也王佐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若符應也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爲齊公爲立百司臺署故云齊臺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末世也浮薄紊亂軌跡也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

戶向曰章章程紀綱紀也彝常也典常備物朝廷威儀也符策也蓄積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銑曰太祖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建

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役瓊郤烏荅分司盧欽兼掌譽

望所歸允集茲日濟曰言自營部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儉也允信也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前領吏部也尋表解選翰曰言尋上表請解吏部選事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

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翰曰丹陽帝都郡名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向曰六輔謂傍有六郡相近也五方者謂四方及帝都公不謀聲訓

而楚夏移情銑曰訓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情於善道矣楚謂遠也夏謂近也故能使解劍拜

仇歸田息訟良曰後漢許荊兄子世嘗殺人其讎操兵將殺世荊乃跪曰今顧殺我以代世死仇子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遂解劒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田也歸田謂不爭前郡

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溫嶠字太眞劉惔字眞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臭味風雲千載無爽翰曰臭香也言儉繼溫劉之跡而爲尹丹陽闡其餘德知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燕味風虎雲龍同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

神期用彰世祀向曰言儉親自爲祭溫劉二尹上表奏爲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間用明代祠祀之禮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翰曰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少失父母所養故特深於常哀表求解職服斬衰有勅不許慕謂哀慕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國家道義經典之師爲人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復官濟曰謂居叔父之服令却居官故云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卌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揹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翰曰魏裴潛爲兖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爲服王濬爲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産故也揹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爲法則後漢侯霸爲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轍中乞留霸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從不能全也穆底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湯不早來爲我除害也胥相也言儉解卌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同常人之法以尊訓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銑曰頃之言不久也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良曰本號謂衛將軍謙光愈遠大典未申濟曰愈益也大典重位也六年又申前命翰曰前命謂故官悉如故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向曰固辭知吏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難不許辭讓之請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興

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 銑曰晉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專儼也勗遷為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凰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令儉有德故專車者慚而追恨然奪者慨而甘失

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良曰奔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

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 濟曰人性賢愚深淺難知欲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

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翰曰若使前人無訟其事深在善誘之道也弘善也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向曰提銓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

拔奇取異興微繼絕 銑曰拔用奇異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興之緒絕者繼之

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良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於朝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云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 濟曰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太子也鉉鼎耳也謂三公也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 翰曰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舂者不相送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輟機言儉之薨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蓋君臣所共痛傷也

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向曰以其脩衣冠之禮故衣冠之士痛深也以其明教義之道故教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於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船也所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友之

道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保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銑曰羽葆斑劒並葬之儀衛增於常儀爲六十人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良曰利物不利已玩好絶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有貧素之人必出財以賑其急遽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盡賢良也姬姜美女也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向曰不說已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濟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和貌弘長風流許與氣類良曰弘大也風流謂風化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也氣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類聚也言招引道義之士與已同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進必加善誘之道使脩行其業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翰曰勗勉也丹霄天也青冥天也價美也期契也言勗勉學者使其道業高遠如天雲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向曰各隨才而擢用之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銑曰言知分節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良曰言其知止知行窮涯畔則反也知滿如以器求物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改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濟曰人譽謂謳謌美德也緝熙光明也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翰曰言雖此四人論競禮義亦不可以仰模儉之深意而欲取法則於後世與差淵深也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

寄宏略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寔實宏大也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銑曰義理積於心所爲必決則神思無忤往也前事感其義理則皆以喜悅之情而來歸焉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隔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也人無愛憎均平如一則毀譽從何而生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濟曰造至也干犯也言至於大體之理性多寬和故若可犯言而臨事必定故不可奪後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翰曰不以廉謂廣施於物也弘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爲人害者故攻而代之使歸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銑曰言生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隔絕素所不習也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攬民宗謂致理之事獨爲人所尊重擅獨也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濟曰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也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版所以書記事也紀記訊問也言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奸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者百數謂詐不定主司易百數人若此事皆積習以成奸僞矣久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還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濟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當時嗟服若有神道翰曰言既研幾而爲斷決則當時之人嘆嗟而服之

若有神明之道也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向曰瑚璉黍稷器宏大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銑曰此任昉自序情也得奉名節謂昉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良曰昉自謂不才濫見推譽為美同善注言濫叨以顧眄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銑曰禮闈尚書省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翰曰述作校史詩賦也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濟曰該及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事豈直為彫飾文章以為縟采乎縟采雜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過之則為勝也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銑曰貽遺範法也為如千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二十三

[illegible]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楊子雲趙充國頌

史孝山出師頌　劉伯倫酒德頌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司馬長卿封禪文

楊子雲劇秦美新　班孟堅典引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良曰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負氈服毛者難與論繒帛麗密）羹藜唅（含）糗（去久）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說太牢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蓬茨草所以覆屋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濟曰王襃奏襃有逸才帝徵之故謙云不充厚望明旨謂宣帝）

命言雖不足究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抒申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翰曰為此頌之記上為謙辭此立文首向曰惟思也言敬思春秋也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人則進退所作者省而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廣矣趨進舍退普廣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而成功多也就成效功衆多也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骨切翰曰工人匠人也矻矻勤作也亦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健作貌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子會其鋒越砥斂其鍔良曰巧冶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樸劍未理者淬謂燒刃令熱漬於水中也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鍔亦刃

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銑曰剸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篲帚也氾灑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有如此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翰曰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如上之所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故也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向曰御駕也駑劣馬也吻口敝勞策鞭也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胸喘而膚汗人

亦困極馬亦疲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繫刑法國既亂矣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驂乘去旦銑曰驂亦駕也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輿車也縱騁馳騖忽如景靡良曰靡沒也言上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景之疾沒也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濟曰越過蹶疾也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翰曰電風皆謂疾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向曰八極八方也遼遠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王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翰曰鬱燠熱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悽愴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具而易為備也故明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吁喻俞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向曰易謂海內易理銑曰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延接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擇伯霸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濟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之驕士吾一沐三握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握捉隆盛也齊桓設庭燎之禮翰曰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故有匡合之功

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說曰逸樂也言君王勤於求賢必樂得其賢人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苦本誠則上不然其信向曰揆度悃至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良曰賢臣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其功效而為邪臣讒毀已遭斥逐又非其過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濟曰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翰曰關猶用去卑辱奧於六渫薛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脚而享膏粱向曰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蹻揩投蹻以纏為襪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晉悼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說士

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之各執一契舉動所爲必合於契然後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爲諸侯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而隨也冽清也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向曰蟋蟀蜉蝣皆蟲也候時而鳴知寒以出言如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明時而見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銑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大人起治萬物利見之大人則天子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良曰皇美也多士謂衆賢也言思美衆賢生於此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濟曰文武文王武王也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號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良曰聚其精集會其神理君臣道合如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諧和則雖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待也上下俱欲歡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臣之道不疑雖左右論說其非若不信也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銑曰言君臣道合如鴻鵠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縱於大川得其性也

翼飛疾貌沛大水貌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濟曰胡曷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蠻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士物而萬善必至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彈傾耳而聽已聰翰曰言賢臣爲君耳目故君不徧盡視聽已聰明矣殫盡也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向曰天子恩德與祥風和氣翱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塞充也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銑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爲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濟曰雍容閑和貌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自治祿福萬年也永長也何必偃仰屈申若彭祖呴吁嘘虛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絕於俗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向曰濟濟盛貌多士衆賢也寧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怜先零猖狂侵漢西疆翰曰聖明神靈惟我宣帝也能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猖狂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良曰

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濟曰臨羌人之域宣諭天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有守矜功謂之弗克銑曰有守謂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與充國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喻其使降不勝擊之故云弗克克勝也矜功自說有能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以擊之奮震旅衆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銑曰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开於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封章謂頻進表言勝捷之事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音剛濟曰料計靡無亢拒也言計其前敵制度勝否其兵威深謀不可拒當遂克西戎還師于京翰曰克勝也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侄伏於帝庭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周卿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美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良曰時漢室稍至陵遲及宣帝即位時稱中興也赳赳桓桓武貌也班固贊美宣帝比德殷宗周宣之主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史孝山出師頌

翰曰文章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孝山出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向曰茫茫廣大貌祚福也兆基開業人神攸讚銑曰兆始也攸所也五曜宵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濟曰五曜五星也宵夜也歎則哭也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

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良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陵不順東夷遘逆濟曰西零西羌也遘作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向曰上將鄧騭也授謂天子授與之也雄戟兵器也桓桓上將寔天所啟銑曰寔實啟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允文允武明詩悅禮良曰允信也憲章百揆爲世作楷向曰揆度楷則也昔在盟津惟師尚父向曰武王伐紂次盟津太公爲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素旄一麾渾一區宇翰曰素旄旗鞠太公執之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蒼生更始朔風變律良曰蒼生百姓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理也謂天子君朝而稱尊故比亂以變化於南楚也言王亂廣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向曰獫狁北狄也薄伐言不殺戮逐之於邊而已太原地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銑曰言太公薄伐詩人尚以爲艱難而況乎鄧騭至遠遠鼓旗不捨宣帝澤於遠荒而功銘於鼎鉉鼎杠也乃著述人通言之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向曰我出謂鄧騭出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翰曰天子餞送鄧騭也伯舅也鄧騭安帝長舅也詩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駟馬車也乘黃馬色也言天子之恩於舅氏深也介珪既削列壤酬勳向曰分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削剖也言將封騭爲諸侯也列壤謂分土也勳功也

今我將軍啟土上郡（銑曰啟開也上郡謂鴈所封也）傳子傳孫顯顯令門（翰曰令善也人有積善則天下相聞者皆稱其善故曰令聞也）

劉伯倫酒德頌（向曰臧榮緒晉書曰劉靈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嘗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向曰假為辭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銑曰言志廣大也以天地開闢以來為一日也萬歲之期為少時也扃牖門也八荒八方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翰曰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人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良曰如往也）止則操巵執觚（姑）動則挈榼提壺（濟曰操挈執也巵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翰曰專於飲酒不知其餘事）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向曰介大也搢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銑曰吾則先生自稱也言公子處士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良曰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濟曰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蝟蔟至而起）方捧甖（鶯）承槽銜盃漱醪（翰曰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奮髯踑（舉止）踞（據）枕麴藉糟（銑曰奮動髯鬚也踑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藉也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藉糟而臥）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向曰陶陶和樂貌）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

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萍（向曰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蜾（果）蠃（力果）之與螟（名）蛉（音靈向曰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蜾蠃螟蛉彼小蟲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何如此蟲言見之微小也焉何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茫茫宇宙上墋（楚錦）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翰曰茫茫廣遠貌墋垢黷濁也並言天下昏亂垢濁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也徘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也言天將懸秦濁亂改卜清平之君）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向曰赫盛始載運也）（肇）沈跡中鄉飛名帝錄（向曰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讖如預飛名在其中）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銑曰慶雲瑞雲也皇階謂天伍之次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濟曰龍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常為泗水亭長也豐邑高祖所居也）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良曰彤丹紫色）金精仍頹朱光以渥（向曰金精秦也朱光漢也渥流也）（朱）萬邦宅心駿人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心故群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堂堂蕭公王跡是因（向曰北蕭何也堂堂盛貌言高祖因之而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綢繆叡后無競惟人（銑曰綢繆親密貌叡聖后君也舉君則高祖也惟辭也言其無侵競於人能安而悅之也謂留在泰）外濟六師

內撫三秦濟曰六師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聚粮以給關外軍也內內訓撫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為王王秦中故謂之三秦拔奇
夷難邁德振民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遂平天下行其德惠振給於下人夷平邁行也體國垂制上穆下親
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向曰羣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
何功第一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銑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樂道臨事能變
通而合於理也爰淵爰嘿有此武功濟曰爰於淵沈嘿靜也言於事好沈靜而為理也長驅河朔電擊
壤東良曰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袤電擊雷震協
策淮陰亞跡蕭公翰曰協合也亞次也漢書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
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罷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向曰此謂張良也之不言姓名皆所
封邑名及號諡也餘皆類此良自言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幽所謂受兵法於黃石公也永言配命因心則靈銑曰言配合天
命善策因心而出則如神靈無不必中也窮神觀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良曰言其
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逃形也武關是闢鴻門是寧翰曰漢書
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令持重寶啗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
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

滎陽即謀下邑向曰漢書曰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酈食其謀撓楚權良從外來漢王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以籌之漢上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
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甚忌廢推齊勸立良曰推齊銷印欽越信銑曰項羽
數侵奪漢軍於滎陽漢軍乏食酈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其計令鑄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急令銷印甚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
高祖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説高祖請立信為王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
王從風五侯允集濟曰固陵地名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曾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呂馬童呂勝揚武等
五人各得其一體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霸楚寔喪皇漢凱入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
也凱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卻粒翰曰
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卻粒謂絕穀也曲屈句逆
遇宏達好謀能深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奥九
地匪沈銑曰平常好道術玄理也濟曰重玄天也陛非奥深也言平妙知天道地理則天地非為深沈也伐謀先兆擠濟響
于音良曰言將伐敵其謀策已先見其始事所響出於音故須音響相濟也亦如君臣相得也則平與高祖亦如之奇謀六奮嘉聲
四迴向曰奮出也四迴謂迴轉於天下四方也規王以足離項于懷向曰規諫也韓信破齊信欲立為齊王使使請於高祖高

祖怒平乃躡高祖足諫令封信爲王又平以金離間項羽君臣羽遂疑范增是其離懷也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銑曰格至也謂范增謝病去楚而楚羽翼實已摧折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濟曰韓信反平謀令高祖僞遊雲夢信必郊迎因執之高祖用其計而禽信也高祖至平城爲匈奴所圍用平計遂得解圍胡馬即匈奴也洞通也迎文以謀送高以哀良曰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翰曰此謂韓信也灼灼盛烈皃冠首也言其靈武爲世之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向曰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合也入猶與也契合也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銑曰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雲起猛烈若虎之噬噬齧也陵險必夷摧剛則脆濟曰言其雖陵敵險難必以平也摧敗堅陳則如脆矣夷平也肇謀漢濱還定渭表良曰肇始也漢濱謂項羽封高祖爲漢王高祖就國漢中蕭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用其計遂自漢中還定秦地渭水名在秦故也濱表謂水畔也京索桑各既扼引師北討濟曰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左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向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埽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爲猛烈破敵之勢過於風埽言易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濟曰破代齊二國如拾物於地如草偃於風也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良曰據爲

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郡魏代趙齊也乃眷北燕遂表東海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李左車勸按甲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爲齊王也東海齊地也表猶立也克滅龍且子余爰取其旅向曰龍且項羽將也信既勝滅之於是盡取其衆爰於也旅衆也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推德辭通絕楚銑曰蒯通知天下權任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故云留項懸命也人謀謂蒯通說信反漢爲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背之不祥此則念已之功推高祖之德辭蒯通所說絕楚王之望彭越觀時韜跡匿光

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鷹揚言其勇[illegible]之擊揚威陵楚域質委

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良曰楚域謂項王也翰曰即就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爲梁王初爲相國將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云舊梁也言如舊之有也烈烈黥布眈眈其眡向曰凡有姓名則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則注重說餘類此烈烈猛也眈眈虎視貌比於虎言猛也眡視也名冠彊楚鋒猶駭電銑曰初布爲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勇急如雷電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覩幾蟬蛻稅悟主革面濟曰言布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蛻去其殼也覺漢王仁明故改操而來北面事之悟覺也革改也肇彼梟風翻爲扇良曰肇始也彼謂項羽也梟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之風後乃翻飛而來爲漢助也扇助也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爲淮南王矯矯三雄至于垓下

向曰蟜蟜雄勇貌垓下地名元凶既夷寵禄來假銑曰元凶則項羽夷平也假至也保大全祚非德孰

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濟曰安於大位而能全福若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良曰聲譽也謂高祖微時素聞其賢士也囧極自貽伊媿翰曰此言陳餘交不周也周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初以相誅戮此所以自遺其媿也貽遺伊其也俯思舊恩仰

察五緯向曰耳與陳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五星也高祖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望此而歸漢也

脫跡違難披榛來洎攺策西秦報辱北冀銑曰脫遺也跡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叢生也洎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求至秦中高祖遣耳與韓信擊趙是爲敗榮矣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於泜水上是報辱也趙在冀州分野故曰北冀悴

葉更耀枯條以肆濟曰謂耳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遇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王信韓孽宅土

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良曰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後立信爲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孌我皇向曰綰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綰出入帝卧內婉孌相親說我皇高祖也跨功踰德祚爾輝章銑曰跨度踰過祚福爾汝也言其功則封土爵已過其德蓋上心所惠故福汝輝榮之寵章

人之貪禍寧爲亂亡濟曰言人志貪禍乃爲亂亡之道謂綰爲叛亡入匃奴吳芮之王祚由梅鋗

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董我王軍翰曰肅肅嚴整貌董正也我圖四方殷

薦其勳向曰殷多薦進勳功也庸親祚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銑曰庸用
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福於功勞之臣分楚地而爲荊國也濟曰厥其宇居也言往踐其荊國之居也啓開也淮水名在荊也瀆水瀆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良曰
此則恐其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翰曰淑美寔實邦國基本也言陵才器可謂美人君子實
國之本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辱與亡末命是期向曰高祖崩呂后欲廢絕漢祚將封呂
氏王陵曰昔高帝云非劉氏不王也呂后不悅此則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也言其一心事主志節不移故曰主亡與亡也守其遺命不封呂氏可謂末命是期
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銑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曾是忠勇惟帝攸歎平聲濟曰漢書曰始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驁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良曰驁驟
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
太尉劉宗以安向曰惟是也時勃爲太尉也劉宗漢也挾功震主自古所難銑曰挾懷也言其懷挾定
社稷之功震動君王自古所難爲勳曜上代身終下藩濟曰勳功也言勃免相國出於下藩而斃也諸侯之國曰下藩即所
封絳是也舞陽道迎延帝幽藪良曰此謂樊噲也初噲在沛蕭何使迎高祖立爲沛公高祖嘗在澤中游故曰延帝幽藪也澤
無水曰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

主向曰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撫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兒

俾率爾徒從王于征銑曰此謂酈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乃進用於高初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衆屬高祖略地故云俾率爾徒從王于征也俾使爾汝徒衆也振威龍脫據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濟曰龍脫地名墉城垣墻也據猶用也寔是克勝禽殺也

猗歟汝陰綽綽有裕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其才器寬也戎軒肇跡荷策來附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太僕嘗奉車故云始跡也負策謂負鞭策以奉事也來附謂附高祖也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向曰馬煩謂馬疲也殆壞也釋捨也皇儲太子也孝惠帝也時是乂安也平城地名

潁陰銳敏屢為軍鋒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敏達也鋒謂為先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銑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啟于東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響乃渡江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大開東上也光大啟闢也

陽陵之勳元帥是承翰曰此謂傅寬也勳功也元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大帥之令以定齊地遂封勳爵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也江陵郡名薄伐謂以義伐敵克之易銑曰夷平

珍盡俾使懲止也言平定江岐翕其王盡得其國使亂者止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宮名都翰曰此謂酈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度令善圖謀也向曰名都謂滎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滎陽從也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飛狐之口據敖庚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塞名也敖庚倉名二塗山名也

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庚據險三塗

守即就也

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銑曰輶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則徂往也言漢之威風則往矣雖身死于齊非說辭不善之罪也

我皇寔念言祚爾孤翰曰我皇謂高祖也寔實祚福爾汝也言高祖實念其功封子齊為高梁侯此蓋福及其孤也

建信委輅胡格被褐獻寶良曰此謂婁敬也委棄也輅輓車也婁敬本為輓車者乃棄車被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都長安者可謂大寶也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向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銑曰漢書婁敬述曰敬繇戍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濟曰安遠近實敬之所考定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銑曰此謂陸賈也抑抑威儀貌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

往制勁越來訪皇漢翰曰制約也勁彊也皇大也高祖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叱蹶然而起謝佗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漢之德也訪歸也

附會平勃夷凶翦亂良曰平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翦代也謂與陳周誅呂氏也

所謂伊人邦家之彥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彥美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銑曰此謂叔孫通言漢承百王

微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濟曰朗明昏暗也翰曰漢拜通為博士號為稷嗣君言其制禮儀下敬而止尊各有分也肅敬也

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良曰睎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睎望與三代同盛而法流於後嗣昆猶嗣也

無知叡敏，獨照奇跡。察侔蕭相，貺同師錫。向曰此謂魏無知也叡明敏達侔比也貺猶慶也師猶眾也錫舉也言其明達獨有奇跡謂薦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周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眾舉舜而洪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舒漢披楚，唯生之績。銑曰酈布本屬項羽則漢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若有德之稱

皤皤音婆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向曰此謂新成三老董公也皤皤老貌若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奴教切

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良曰秀朗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心照見事理向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楚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然撓也大旆旗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深大功如響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人也

紀信誑項，軺以焦軒是乘。攝齊即夷切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服王衣詐為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燒殺信軺一軒輕車也攝齊摳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懲恐也言其忠勇是用死節誰復恐懼難

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興周苛慷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良曰暴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也陵欺也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向曰軌跡亮信升高疇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祖封信子通爲襄平侯周苛子成爲高平侯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烏老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爲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爲高祖往說羽父母皆得歸漢封侯公爲平國君故云寵命有輝也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爲太上皇媼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頌畢此下總述其事震風過物清濁效響翰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中無清濁皆聽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濟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所往言君臣相應所往則利弘海者川崇山惟壤向曰弘大崇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衆川成之山所以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衆賢成之韶護錯音袞龍比象良曰韶舜樂名護湯樂名錯雜也天下既平功成作樂之義也袞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向曰同濟天綱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綱紀綱羅也剱宣其利鑒獻其朗翰曰宣猶用也鑒鏡朗明也言羣臣如用劍之利以斷割事機如獻鏡之明以照察事理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向曰衆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也克能也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樂一作背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銑曰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爲散騎常侍此贊爲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琰次人也良曰朔爲太中大夫魏建安中翰曰建安年號也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向曰又爲樂陵郡人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恣傲慢也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臣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翰曰正諫恐禍及身故不可久爲也詼諧取容謂戲弄以悅主上之容絜其道而穢其跡向曰言志清而爲穢跡以混於俗使人不知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節亦所以亂俗而隱向曰弛張猶衰榮也羣道也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良曰曠寬贍多宏大也倜儻博物觸類多能翰曰倜儻謂奇才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向曰合道通變任於妙筭幽通神明知其來事贊猶通也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銑曰圖緯謂圖

發術交

識天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濟曰又有疾患之辯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術也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向曰計數也乃不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自盡其妙理謂天性而知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翰曰言諸術皆纔經於目則諷誦不忘近過於耳而闇底於心謂明惠也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歷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臺籍貴勢向曰陵犯轢踐也嘲哂謂戲弄也銑曰謂豪傑之人所懼無敢前與之通言者網皆籠罩在於心智也跆籍猶蹵暴也言不畏貴勢之士也靡無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求其榮貪賤則不憂也戚亦憂也賤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良曰萬乘天子也儔列謂同類猶草芥卑賤之物雄節邁倫高氣蓋世翰曰言英雄之節過人蓋世謂最高也邁過也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類遊於常俗之外也萃類也方常也談若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銑曰嘘吸謂吹歔也沖和謂良氣也吐故謂吐其濁氣納新謂得其清氣皆言養形存神也蟬蛻龍變棄俗登仙濟曰蟬蛻謂蛻殼出其身龍變謂解其骨而騰形棄俗登仙有如此者神變造化靈為星辰向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恠惚怳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良曰惚怳謂幽微也僕自京都言歸定

不避一作應

倫一作偕

省翰曰謂湛覲省於父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濟曰路寢謂廟也遺象謂所畫形象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銑曰逍遥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翰曰慨然猶恨然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向曰矯矯高貌肥猶樂也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居其正道退不終否進不避榮銑曰退無慍色故終否否謂塞不通臨世濯足希古振纓良曰臨世而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濁以隱於俗也振亦濯也希望濯洗也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翰曰涅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混道自高如在涅中而無穢污外行則濁中志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濟曰伊惟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穢惟何也則高明能爲柔道能清伊何視汙若浮銑曰此亦疊上辭也言其視濁汙之理若清也謂不以爲恥浮猶清在樂必行處倫罔憂銑曰遠樂時必行樂在沈淪時則無憂言知其時也罔無也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也蹈步也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良曰言其思往代之事於是想翔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猶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染跡朝隱和而不同良曰染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翰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濟曰下位謂朔爲太中大夫我來自東言適茲邑銑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也謂朔故居丘墓之處墟墓徒存精

靈永戢良曰戢藏也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主其寢廟也圖畫也周游祠宇庭序荒蕪銑曰東西廂曰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良曰榱椽也萊蒿也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濟曰肅肅清貌言其豈於此居是居弗形悠悠我精翰曰言不見別其形使我悠悠遠思也精猶思也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有禮神監孔明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序有祭祀之禮則神監其忠信甚可明也髣髴風塵用垂頌聲良曰言髣髴聞其高風清塵故此用垂頌聲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濟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翰曰三皇五帝更遞興盛雖歷遠代而後帝王必繼其道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向曰舜禹揖讓文德以興湯武干戈武功以取言各異道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銑曰宗本也匠制也陶鈞造化也緝明熙廣也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向曰元首君也經略經營也股肱臣也肆陳也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良曰遭離猶逢遇也言揖讓干戈所遇時亦不同而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

靡一作美

固道契不墜風靡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翰曰至於爲君之體爲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皆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理天下一也契合翕振革改揆理也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銑曰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向曰三賢謂管仲鮑叔隰朋也小白齊桓公名良曰五臣謂趙衰先軫魏武子賈佗狐偃也重耳晉文公名中古陵遲斯道替矣翰曰替廢也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向曰謂私行請託以求其官榮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中誠也率理也向曰方地也謂臣也言臣事上必弄威權以爲詐謀而求榮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銑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向曰燕昭王與樂毅相得上下不疑故立大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向曰伯樂善相馬者驥良馬也言不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無人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銑曰控猶用也高祖雖

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言必用計必從也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翰曰言蕭曹佐高祖靜息禍亂庇育生人抑亦次三代之君臣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向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礼制故尚語不尚默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向曰不患廣道為難遭平時為難也銑曰遭平時亦不足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濟曰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翰曰有生謂生人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向曰嘉善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銑曰慨歎也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濟曰志謂三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良曰各得一時之宜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向曰魏臣荀彧字文若也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銑曰委質也而以事魏朝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

後顯濟曰言彧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標昡為己明鑒故久而益明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盡籌策不貪為已功故有事至其所主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向曰彧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亡身也欲匡漢故云明順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向曰神器帝位也時卓偪遷獻帝於長安公達慨然志在致命銑曰荀攸字公達慨然壯勇猶言公達見獻帝危故志在致其命以匡漢室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向曰言荀攸存其名節至如身為漢隷而跡入魏幕濟曰隷官也軍府曰幕源流取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良曰源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匡漢亦與荀彧同翰曰謂其與彧志同彧之死矣而攸則存焉是存亡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言名教忠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夫仁義不可以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向曰宗尊也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尊舉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荀彧生理不可以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生以匡時難故達識君子行其義事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良曰言二荀相與資此道豈不深遠哉弘道也崔生高朗折而不撓向曰崔琰也亦魏臣也朗明折勇撓曲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匡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以不與魏

武所以不容良曰璽謂國璽也君臣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貶武所不含容也與許也之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令琰以義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拘者乎翰曰言先賢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玉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又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名教拘束使至於此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盤桓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用之時每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遠如此二人高㡳流於前代可師而行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銑曰謂亮死蜀人皆泣也沒死也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命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君臣不相疑阻也劉后先主也武侯亮也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向曰先主勅後主云汝與丞相從事如父事而後主納亮之義無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公瑾卓爾逸志不羣摠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銑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貌良曰摠角謂童子之髻也料度也孫策與瑜同年少小摠角之時常友善升堂拜母相度以義心合於策也伯符策字素猶心也契合也晚節曜奇則參

分於赤壁[翰曰晩節謂壯年也曜奇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職於軍事赤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將兵破曹公軍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濟曰言瑜早卒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良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佐策謂輔佐立計策也]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向曰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哭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肆匹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神情所涉豈徒謇愕而已哉[銑曰謇正愕直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向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襃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捨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向曰初昭之用也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譏辱此則一人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捨之則譏辱須臾之間何其不同況沈棄於溝壑遇時與不遇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向曰有自古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銑曰雖詩頌大意同歸其理所託之事或有乖異]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處則固節自守故曰名體不滯也]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濟曰言古人善惡高跡著其德音爲天下作法度者不可廢而不述]故復撰序所懷爲之贊云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平聲協韻向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飇扇海二溟揚波銑曰洪大飇風扇動也二溟謂南溟北溟皆海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合也言驚者動而求應潛魚擇淵高鳥候柯翰曰言臣之君求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赫赫三雄並迴乾軸良曰赫赫盛貌三雄謂三國之主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轉天軸萬物之震動也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銑曰鳳龍蘭菊並比德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棲伏也亭秀也言無著皆出見於時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向曰此謂荀彧也文若彧也英英鮮明貌洞通照明也翰曰賾求賞探也探求奇要之道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良曰言其明也彌益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識理映於中心鑽而研之愈至於精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銑曰滄海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濟曰紛亂也始救生人終明風槩翰曰風槩節槩也謂不順太祖取漢位也公達潛朗思同蓍蔡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朗明也蔡龜也蓍以卜龜以筮言思慮潛明有如卜筮預見其事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統攝衆事也濟曰遘遇也

顛沛亂也銑曰言其雖遇亂代神情玄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涌泰言其器量勇大也愔愔幕裏筭無不經翰曰愔愔安靜
貌幕裏謂軍中也言任軍中籌筭事理無所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斁停雖懷尺壁顧哂連城
向曰亹亹進也言善謀所進如音樂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斁停滯也銑曰尺璧謂趙之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彼之才可寶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
而哂之哂笑也智能極物愚足全生向曰言其內智筭能極於物而外貌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郎中
溫雅器識純素向曰此謂袁渙也郎中官也純素謂與衆不雜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
汪汪軌度銑曰貞正也諒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志成弱冠
道數歲暮良曰弱冠二十歲也數布也歲暮謂年老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濟曰言煥仁而能勇也太上立
德其次立言謂與言詞忠正雖遇履虎神氣恬然翰曰履虎尾喻危懼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行
不脩飾名跡無愆向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操不激切素風逾鮮良曰志操不待激勸
切磋自有純素之風雖在濁世愈鮮明也邈哉崖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翰曰此謂崔琰也天
性踈通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貌忠存軌跡義形風色銑曰謂曹公每欲竊篡漢位琰每折之義見於風神顏色
也形見也思樹芳蘭翦除荊棘向曰芳蘭謂忠賢之上也樹立也荊棘謂逆亂人也翦除言殺也人惡其上
時不容哲翰曰人才在人上者人必惡之時有姦雄不容智士言琰才智過人曹公憚之琅琅先生雅杖名節

雖遇塵霧猶振霜雪良曰琅琅珠玉貌先生琰也言琰才如珠玉也抗持也向曰塵霧謂恥辱也謂曹公怒琰罰為徒隸是恥辱也曹公視之琰詞色無屈是振霜雪也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濟曰天運窮極君子道消而曹公忌琰乃殺之如碎明月珠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也其思如音韻和理與道相合也形器不存方寸海納翰曰形器不存謂心存萬物不專存一理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川也言其包含廣也和而不同通而不雜良曰與時和光其道不同理通於衆其心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荅向曰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刑文帝踐阼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為光祿大夫寵

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字也格至也言其義心終始不移濟曰戴輔也元首謂文帝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愧恥不能致君如堯舜之德民未知德懼若在巳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輔佐之過故懼若在巳也良曰嘉善也肆用也讜直盈滿也言善謀用於帝庭直言滿於帝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向曰此謂夏侯玄也言玉雖美麗光色不過一把之內雖積德微薄天下所知也踰過也

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向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銑曰泰初夏侯玄字濟曰器量法度

出於自然爲人標望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涔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欲正直及至後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姦所疾身臨誅戮辭色自若義心所切以爲處死非離但正直理存死則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翰曰萬物波蕩謂天下亂如波蕩之沸蕩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人共苦也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亂姦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其身竟無所寄託卒見誅戮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銑曰此謂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性之道非由名教所策以爲浮偽敬愛其君與父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不失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翰曰烈烈謂威勇貌王生謂經也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若必任忠孝之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向曰此謂陳泰也玄伯字也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

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濟曰言其立志將欲大成帝功也高大構成增尊也堂喻君也陛喻羣臣也言泰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臣使有等差

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良曰虎門軍門也言其端身委質於虎門之下正直之言益開也謂泰請誅賈充銑曰臨危難之間必致命盡死以存臣心盡禮正欲於君也自荀彧至此並錄臣凡九人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濟曰此謂諸葛亮也孔明字也堂堂盛貌基宇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

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寤之理知帝王之道可以爲也器形也覺寤也

標牓風流遠明管樂翰曰標牓諸葛見古人之風流遠明管仲樂毅之才以此比

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向曰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古言曰未升天之

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厄迭遞也干戈遞用言亂

也苟非命世孰埽雰雺翼貢切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雰雺昏濁氣也

以喻亂也言亮若非命世之賢豈能埽除天下之亂宗子思寧薄言解控翰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下故薄言

求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故稱宗子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向曰釋去也褐衣庶人之服言去褐衣棄林野鬱然而起為棟

梁之臣也鬱盛貌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翰曰此謂龐統也士元字也弘大長遠也言其思慮大遠

也融明也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

風銑曰備多塗道標立也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之為政乃立此道振古人之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

時良曰綢繆恩密貌哲后謂先主也无妄惟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无妄卦云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濟曰夙早匪非懈墮緝和熙明也言其早夜非敢怠墮義任和明政治以平天下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向曰蜀志曰劉璋既還成

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

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

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

成都所過輒克為軍中郎將卒公琰植根不忘忠正豈曰謨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

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植立根本謨學擬比也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道豈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銑曰羈馬絡頭也勒控也言琬既受祿秩以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公衡沖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向曰此謂黃權也公衡字也沖幽秉執淵深塞實媚愛也一人天子也言權用情幽遠執心深實愛於天子臨危難之事行而不貳疇昔不造假翮鄰國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翮鄰國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借朝夕而已非其欲也進能徽音退不失德濟曰徽美也進能美音者謂嘗諫先主也退不失德若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紜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者擇地而都而賢臣須君顧眄乃為用也公瑾英達朗心獨見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斷也披草求君定交一面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向曰桓桓武貌霸跡謂漢朝也言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吳國恃其戰勇輕忘吳敵也此所述魏武若欲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衡霍吳二山名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銑曰若人猶此人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曜明奇策也赤壁江口也參三也三光謂日月星三分者言三國也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良曰撫猶斂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閭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孫策也息肩謂投志也表外也王略威夷吳魏同

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濟曰畧道也威夷險阻也吳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吳也桓

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翰曰孫權即位追謚孫策為長沙桓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

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

老臣良曰南面天子也寔實也老臣謂昭也才為世生世亦須才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

臣相須乃戎其業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

雲臺向曰君不可偝於臣也銑曰此謂魯肅也子敬字也昂昂出群貌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求若之事子瑜都長體性

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字也都美長善也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逆顏色正直而不

剛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翰曰私位謂兄弟之次伯言謇謇

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謇謇直也出為將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

進也替廢也謂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銑曰寧安

挫折也言折挫前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招君王之疑以忠鯁而得其罪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

無塵玷良曰此謂顧雍也元歎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玷缺也立行以恒匡上

以漸翰曰言其德行有恒也匡正也正其君上必以漸諫不為爚也清不增潔濁不加染向曰清不增潔者謂心清而不

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故不染仲翔貞亮性不和物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也亮明也不和物謂不隨俗而易性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爲君主所知乃遭遷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遇孫陽也是同于賈誼屈原身沒於流裔也上自周瑜至此並吳臣凡七人詵詵衆賢千載一遇向曰此總述三國之美也詵詵衆美整轡高衢驤首天路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也高衢亦天路也驤舉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澤流也俯下也宏安也名節殊途雅致同趣銑曰人之名節雖則殊道事君之義亦同趣理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終身不匱也麗著墜落之也尚想重暉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向曰言庶幾想衆賢之遠風也則挹其德味其道乃使後生之賢擊其節操懦弱之夫亦增其壯氣也

司馬長卿封禪文濟曰封封泰山禪禪梁父築土爲壇圖高書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知其盛德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歷選列辟以迄于秦向曰迄至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良曰踵繼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知遠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翰曰紛綸威蕤言衆多也言自古之君衆多其湮沒磨滅

不稱紀於載籍者不可勝計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向曰昭明夏大也自古之君有
繼明大道崇其號謚歷世可稱道者七十二君有封禪之事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翰曰言爲善之道無
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必道而求其存乎皆以有道乃可爲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得而聞
已銑曰軒轅黃帝也遐邈遠也詳求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良曰五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
之所傳述美惡亦可見也維語辭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翰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因斯以談君
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向曰后稷堯臣周之始祖詩曰創始也公劉
發跡於西戎濟曰公劉后稷之孫也居於西戎人咸歸其德文王改制爰周郅質隆大行越
成翰曰爰於郅大越逾也言文王改制遂爲西伯於周大盛大道遂行仁化逾成其功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
豈不善始善終哉銑曰言周室後雖衰微而無惡聲者蓋爲積仁之德善終始之道使之然也然無異端愼所
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良曰言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端蓋愼守先王之遺教故軌跡夷易易遵
也向曰夷平遵去也言周軌跡平易而易爲法則湛恩厖莫江鴻易豐也濟曰豐備也言深恩大而備用也憲度著明
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翰曰憲法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
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翰曰襁褓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在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后也度其終

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后君揆度元始都美攸所卒盡也出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曰尤甚也言周德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絕遠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也今謂漢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向曰言周猶有封禪之事建明聖之號施行尊上之名漢亦宜然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勿潏聿曼羨向曰漢火也言漢之盛德若火原泉之湧出流潤不絕也沕潏泉流貌曼羨長多貌旁魄四塞雲布霧散翰曰旁魄通達也言德澤通達於四方如雲霧布散無所不至上暢九垓下泝八埏銑曰八埏謂八方也言聖化上達九重之天下流八方之極懷生之類霑濡浸潤濟曰萬物皆霑天子之德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濟曰協和也武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猋疾風也邇狹游原迥闊泳沫向曰邇狹近也迥闊遠也泳浮沫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游其原流遠者浮其波首惡鬱没闇昧昭晳翰曰天下流仁惠之積澤則大姦之猶首皆自流没闇昧之人皆變而爲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晳明也昆蟲闓古改澤回首面内濟曰闓歡也回首面内皆謂懷天下之仁德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良曰囿養獸處也騶虞瑞獸也徼遮也麋麈麟也天子有德祥瑞畢見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格共柢丁禮之獸銑曰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庖廚用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應有此瑞也蘇獲周餘放龜于岐向曰獲得也珍寶也放畜也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閑濟曰靈圉猶所居之處也是時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鬼神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閒館之内奇物譎詭俶惕儻

窮變良曰譎詭謂非常也假儻謂奇異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向曰欽美臻至也言武帝美哉衆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女六進讓之道何其爽歟翰曰隕落航舟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也恧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王舟王以爲瑞乃以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爲符應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羣臣請封泰山帝謙之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音惠向曰大司馬官號也相如假立之以發從辭諸夏樂貢百蠻執贄銑曰諸夏中國也言中國之人樂輸貢賦蠻夷執質而進也贄夷質名德侔往初功無與二濟曰言德齊上古之君功美無雙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應期紹至不特創見良曰休美烈盛浹及洽備紹續特獨創初也言美盛之德乃徧天下符瑞衆變如期相續而至不獨初見而已蓋常有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翰曰望天子幸之泰山以脩封禪之禮紀聖號以為萬代之善美也蓋皆辭也況善也榮美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向曰帝天儲多祉福慶善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濟曰三神天地人也缺闕也言不封禪缺三神之意羣臣恧焉良曰恧慙也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翰曰天道闇昧而不言故以珍符之異端以示王者使知至化之道此天命固不可辭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

幾也向曰自帝王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之禮亦無幾何之跡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

而屈說若尚可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翰曰言自昔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若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言武帝不可讓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

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德則天賜以瑞應也天子乃奉瑞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也故聖王不替

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向曰替廢謁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於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上業不可貶

也顧陛下全之翰曰皇皇大也丕亦大也貶輕也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

日月之末光絕炎焰以展宷錯事銑曰搢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絕遠炎照展申宷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猶兼正列其義祓失勿飾厥文

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亡窮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美故將欲祓飾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皆書也藝經也襲繼也攄猶行也無窮謂終古也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良曰俾使騰傳也言使萬世之後激揚太漢之餘波傳茂實之德前聖所以永

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向曰永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保大名為王者之首者用此道也宜

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向曰掌故謂掌禮樂之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

乎朕其試哉銑曰沛然溫潤貌俞然也朕我也言我試往哉將然封禪之議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

詢封禪之事向曰揔總詢謀也詩大澤之愽廣符瑞之富翰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向曰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雲行天下也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濟曰壤土也游作也謂風雨時可行其農作滋液滲踈禁漉何生不育良曰雨露滋液潤澤滲下於上何物之生若不養也嘉穀六

穗我穡曷蓄翰曰言我之稼穡既豐何所不蓄積也曷何也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銑曰此非唯雨也則君之惠氾所為潤澤也非唯徧之我氾似布護之向曰潤澤非唯徧我下人而已蓋君化分散萬物皆霑也氾猶君也布護分散貌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濟曰名山泰山也言此山禮明神之位望天子之來幸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良曰邁往也般班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

儀可嘉翰曰般般雜色貌樂遊也是時有瑞獸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旼旼旻穆穆君子之態

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去聲向曰旼旼明貌穆穆美也態貌也言瑞獸之形明美如君子之貌蓋曾聞有之今乃親見其來也厥

塗靡從天瑞之徵銑曰言其来見之道無從地應蓋天瑞以示明君之徵也茲尒於舜虞氏以興濟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良曰濯濯游貌武帝元狩元年十月往五畤祭祀有白麟見馳於帝車之側此乃上帝享君福也徂往輿車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曾有向曰三代謂夏殷周也宛宛黃龍興德而升向曰時有黃龍見也宛宛龍貌采色炫耀煥炳煇翰本煌光也向曰龍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銑曰陽龍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士德也漢本土德也今黃龍見當欧為土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之純反濟曰厥其章明也言天以其有德示之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言也依類託寓喻以封巒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事當諫喻以封山之事巒山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向曰披覽藝文圖書以觀國家之事天應人事已相交也銑曰上下謂百姓自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荅天子之德而天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恭然天下未致和平故曰於音烏良曰歎美之辭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向曰此言天子雖致和平化尚猶恭懼此興而慮衰安而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格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武帝亦然也

揚子雲劇秦美新翰曰劇甚也王莽簒漢位自立為皇帝國號新室是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害故皆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美將悅莽意求免於禍非本情也

諸吏良曰謂諸官也比雄自稱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銑曰謂莽也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惠拔擢倫比與群賢並位愧無以稱職濟曰渥澤惠恩比類也言蒙澤恩拔於倫類與群臣並位自愧無才以當職事也稱當也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道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享德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向曰新德謂莽之德也罔無也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眴縣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銑曰顛眴謂風疾也犬馬雄自謙賤比于莽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疾病恐一朝先於犬馬而死填於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濟曰章見也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向曰究盡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許惟盱盱音吁翰曰權輿始也祛開也睢睢盱盱視不分明貌言始天地形未開之時混沌不分也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良曰玄天也黃地也言其色漾龍始生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音吁向曰剖判分也上下天地也言天地之氣相蒸而生萬物也嘔蒸也爰初生民帝王始存銑曰天地既分是有萬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焉蓋將治也在乎混混茫茫之時㒨閈罕漫而不照察世莫得而云也翰曰混茫混沌之氣也㒨閈罕漫不明貌言此當時事物不得明察後世之人不可得言其實上罔顯於犧皇向曰其有可云者無有明於伏犧之皇者也罔無也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銑曰邇近無著盛也靡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翰曰孔子不見用於時故脩春秋因而發思也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良曰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以垂福也人所以依者無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之君唯秦皆棄此而暴虐獨秦崛起西戎邠斌荒岐雍之疆濟曰邠岐雍皆地名荒外也疆界也因襄文宣靈之僭跡良曰襄文宣靈並秦公之言始皇因此跡而起謚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翰曰秦孝公始稱王惠文昭莊並秦王謚也茂盛奮起也言秦盛起從此諸王君首也至政破從子容切擅衡橫并吞六國遂稱乎皇帝盛良曰政始皇名關東為從關西為橫皆諸侯連謀援助之名始皇皆破之自專擁其威也向曰始皇盛從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之計以邪為政馳騖起翦恬賁奔之用兵翰曰馳騖白起王翦蒙恬王賁以為將故云用兵

剗(楚簡)滅古文刮(古八)語燒書(向曰剗削也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銑曰弛廢塗塞也欲使人愚也)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濟曰流漂滌蕩並謂除去其禮法也)難(狀)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業(翰曰難憚也勤記也)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向曰稽述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遯(良曰耆舊碩大也大老謂老儒也遯逃也)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七余)獷(古猛)而不臻(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懸狗而不至也狙獷犬嚙人者也)甘露嘉醴景曜浸(侵)潭(淫)之瑞潛(濟曰此瑞潛而不出)大茀(浦沒)經霣(隕)巨狄鬼信之妖發(向曰茀妖星也霣落也始皇時彗星見)神歇靈液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平聲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海水羣飛喻天下亂也)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銑曰競競懼也言為君之道競競恐懼不可離於身也)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濟曰窮極皆多也回邪也言帝王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應憑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向曰覽古若憑仁義而應瑞而尚闕有喪缺之理何有為壞廢之道而能全乎言必無全者也徹猶廢也比亦微有意言漢有仁義之德尚缺矣)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翰曰若順也又曰有談人君威暴侮暴者則必比跡於桀紂之王)況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

已之私而能享祜者哉良曰言除埽前聖之書專用已之私為酷暴安能享福久遠者乎汎除也以會漢祖龍

騰豐沛奮迅宛葉寃葉音攝向曰奮迅成武貢宛葉地名自武關與項戮力咸陽銑曰項項

羽也言與項羽戮力攻秦也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摘秦政慘

酷尤煩者應時而蠲濟曰尤甚也蠲除也始儒林形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

焉向曰辟法也言始開學校定刑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興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

猶襲之良曰言漢繼秦餘近項羽爵起之號雖知其違于古道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未能盡除絕也是以帝典闕而不

補王綱弛而未張濟曰典則弛發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銑曰漢道已極歷數窮盡闇昧忽然亂道散

不還遂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向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秦為酷暴漢興稍資其猶未能至

治道極數盡扶散不還故大新受命上天還祥以爲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翰曰玄天黃地也言天地

符契祥瑞皆見於時渾必渤汋勿潏聿川流海渟音庭良曰言祥瑞多如川流海水之渟貯也餘皆水流貌雲動

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濟曰誕大彌廣也八圻八方也言雲行雨施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霧

霧潤集布散天下大廣於八方之境德聲上陳於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閒必有

不可辭讓云爾向曰震動明德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炎盛之光萬國歌謠響飛滿於天淵之閒故受命於漢必不可辭讓於是

漈一作祭

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向曰若順也窮寵極崇謂至尊之位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銑曰剖分也言創治下人規萬世也奇偉倜儻譎詭天際地事翰曰奇大卓異變化之應天地之閒亦屢出焉偉大也倜儻謂卓異也譎詭謂變化之速其異物殊恠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向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示符瑞異物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八章謂錄之為書如篇章然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良曰登上格至穹天鋪布衍廣疇誰離治也言美聲上至皇天廣布天下非新室其誰能治之也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濟曰卓大煌明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虵方斯蔑矣銑曰湯有白鳩丹烏之瑞武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虵之應比之於此為輕蔑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昔帝纘祖管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已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向曰纘繼也踵追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於古道而舜則無為而治殷因於夏禮法有所損益其後紂乃亡之豈如新室委積意思垂拱治事也帝作穆穆明旦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平聲銑曰穆穆美也言莽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所用心驕逸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良曰前人謂先王也君不勤勤則前王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

辟雍作雍臺

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良曰胤嗣紹繼也言禮樂法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照耀靡不宣臻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者神卦靈兆卜文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均而平之崇而行之古文前典盡發而明之炳德照耀明德也言如此明德宣之無所不至臻至也式軨軒旂旗以示之向曰式用也軨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有差以有節揚和鸞肆夏以節之銑曰揚動也和鸞金鈴以節車行也肆夏樂名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衮冕以昭之濟曰以衣服昭其等差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良曰正天下吉凶之禮以知人之次序親九族淑賢以穆之翰曰淑美穆和也夫改定神祇上儀也良曰改定祭神祇之禮使得其中欽脩百祀咸秩也銑曰欽敬咸皆秩序也謂敬脩百祀皆得次序也明堂辟廱壯觀也向曰明堂布政室辟雝講藝之所九廟長壽極孝也銑曰天子七廟帶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又置長壽宮以為文母饗食之堂制成六經洪業也翰曰洪大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濟曰懷來也單于匈奴也若復五爵度三壤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子男也壤田也言民田有三等之給經井田良曰經營也井謂之畝數營而均之免人役方甫刑良曰方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比之匡馬法良曰匡正也司馬法兵革之事將正而行也恢崇祇庸爍德懿和之風翰曰恢大祇敬庸用爍盛懿美也崇賢良敬而用之此盛德美和之風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向曰搢紳儒生也言廣用

儒生講習經義以爲箴規諷誦之道也塗道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銑曰振鷺鴻鸞皆喻賢人也充庭漸階言多也漸進也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不韞韣翰曰俾使緒業也布濩分散貌行廣也韞櫝藏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廣興行於時而不藏郁郁乎煥哉濟曰郁郁乎煥哉盛美之言也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濟曰允信塞滿也羣公先正罔不夷儀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罔無夷平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向曰無不振懼威德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向曰黃帝少典之子也著盛也黃帝虞舜恭之先祖帝典闕者以補王綱弛者既張炳炳煒煒豈不懿哉翰曰炳炳煒煒盛明也懿美也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帀洽侯衛厲揭綺例要荒濯沐銑曰被及仁風霑濡淳化者則帝都且深矣沈潛深也良曰甸內謂近都邑也帀洽謂被霑風也侯衛要荒遠服也厲深霑也揭淺霑也濯沐微霑也近者深遠者漸淺也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翰曰術法也四民四方之民也迄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禮巡省四方之人問百年勞農務至于四嶽中宗祀之儀增封泰山廣禪梁甫斯受命之典業也向曰典常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向曰言自古有受命爲君者四方未寧營不暇惜日不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漢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之應猶或登山有禮者則始皇也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命之臻焉銑曰高山深海四瀆之神皆設壇場以祭

之而望新君之至淳深也受命謂脊也臻至也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向喁喁魚恭如也
翰曰企舉踵足也回面內向謂順服於君喁喁衆口喜悅貌帝者雖勤讓惡烏可以已乎翰曰帝者謂脊也惡辭也
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爲辭讓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也宜命賢哲作典一篇奮三爲一
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起之典合三篇以爲一書襲行於時以示來世舒於臣下之心
使無極也摛舒奮振罔無也令萬世常戴巍巍偃栗栗濟曰令萬世之從帝者戴巍巍尚大之德獲其謹敬之道也栗
栗謹敬也臭許又馨香含甘實向曰令天下常臭聞馨香之馨含甘美之實德鏡純粹之至精聆清
和之正聲翰曰鏡鑒也聆聽也言天下訴謡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銑曰工官伊惟凝成庶衆
績功越逾熙廣也荷天衢提地釐向曰天下之上皆欣荷天道之亨通絜其地理以助若之安人也地爲聖道提絜也釐理也斯
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良曰言封禪獻事此天下之上則也近可獻爲之
班孟堅典引翰曰典者尭典也漢爲堯後故班生將引堯事以述漢德是命曰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詣雲龍
門翰曰謂帝召固等六人詣此門小黃門趙宣向曰小黃門官者持秦始皇本紀問臣等曰太
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處有非也寧猶何也臣等對

曰此贊賈誼過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皇贊中全述賈誼此篇以明秦事）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得中庸之人以為輔佐秦亦未滅謂是時無賢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過秦篇為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臣具對素聞知狀（銑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之固終奏聞此論為非又具對本所聞知事非之狀於帝也素本也）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陷刑故乃反微其文譏刺朝廷貶損漢世非義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濟曰謂私於卓氏女）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向曰周備也）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迹而死）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銑曰言相如以此賢於遷相去遠）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制治也聖論云司馬遷非義士之論也因史見意謂脩春秋褒貶之事）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為學官也最舊言久也浸深極深也畢盡也言報天子之恩如天之無極）臣固頓首

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向曰惟思靡美也）然皆游

揚後世無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 濟曰雍容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美明之盛德所與萬分而得其一分 猶樂啟發憤懣覺悟童蒙 銑曰樂謂樂為其事也 光揚大漢軼聲前世 良曰軼過也言光揚大漢之美過聲於前世聖帝明王也 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 因 熅熅 於云反 翰曰太極渾沌氣之初也元始也兩儀天地也烟烟熅熅天地之氣 有沈而奧有浮而清 向曰奧深也言混沌氣有重濁而沈深為地有浮輕而清為天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 銑曰沈浮之氣相交雜眾類混合而成其形 肇命民主五德初起 銑曰肇始也五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 同于草昧玄混之中 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紐于草創但昧玄混之中 踰繩越契寂寥而亡 無 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後世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 亦 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 向曰其有名氏號令之君紹繼天下開治萬物者莫不始於太昊之王以為帝王之首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修治也闡開也繹治也敻遠也 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已上敻通神化其光不見則難可知也 若

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銑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也炳明卓高綽寬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下承龍飛利物之道明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高大寬遠皆莫崇於堯也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殷肱既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舜舜亦不授其子而讓禹稷契佐治能廣其事以至於殷成湯之業浸盛成武王之業周既有至德殷備也則堯之位當知舜為賢聖之道以至於此而大乃歸功於堯將授漢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使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亢龍悔窮之災日月晦昧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斷缺聖教喪矣而漢說倫之易云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彝常倫理斁敗也舊章古書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銑曰言漢當興先命習玄聖之教皆使綴於學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向曰玄大也舉表立相助迪蹈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助祖宗贊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跡謂聖王之道備哉粲爛真聖明之式向曰古道既備粲爛然其有文章也式法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茲禰矣銑曰禰小也言古道之興當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皐陶之徒繼倪同心為之輔佐功庶德廣比此亦小也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翰曰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言有德也居其域所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向曰天命既至則候時而動其

辦一作拚

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文明而人利見之似龍躍於淵自試也欲飛之意也易乾卦九四云或躍在淵自試也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翰曰拊翼未舉欲飛也紛紜盛多貌海內雲蒸雷動電熛必遙反良曰威搖動也熛疾也胡縊一智莽分上不莅其誅向曰高光二聖威靈之盛故胡亥而王莽誅分散謂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誅之皆已自誅縊而死也涖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正位度宗向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就其尊位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也有于德不台嗣淵穆之讓翰曰二聖除暴亂諸侯推而尊之乃將讓於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淵深穆美也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翰曰靡無師眾矢陳敦勉也言二聖取天下無戰爭兵革陳列勤勞奮擊指撝之容也蓋以成德自守也撝與麾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銑曰蓄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相助於時大陳王道亦如輔佐決定矣禮樂既盛故云蘊也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也若順也帝看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濟曰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德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士責可探也銑曰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賾深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纖細也賾幽深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翰曰湯及文王累世開迹自於甲微如起一簣之土以成其山喻為諸侯奕世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養百姓也簣土籠也侯甸諸侯之國也伯長牧養也秉其命賜

形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向曰湯又一王當承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弧弓也黃鉞金飾斧也韋顧黎崇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至于參三五夏京遷鎬亳良曰周后稷至公劉遭夏亂去邰之豳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天子所宮曰華夏京大也鎬亳地名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用虎龍之兵攻滅殷紂以代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歟銑曰湯以臣伐君故古今義士以為華薄之事不為敦厚之道也武護周殷樂皆以臣伐君也不其然與猶豈不如此亦猶於烏穆猗那翕純皦皎繹亦翰曰此商頌周頌美殷周用樂於宗廟之中也於穆猗那皆美也翕純皦繹盛明之貌皆謂大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向曰嚴敬殷盛也薦進宗尊帝天也言所以崇敬祖考厚進馨香尊配享於上天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曰對答也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向曰舄奕長盛克能也自猶事也言所以長盛千載者豈不由能事見神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銑曰誕大朗明渝變也言大略有古之常道審言行於禮樂篇籍光其文藻明而不變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向曰矧況也泝上也況我大漢以堯為基土測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契稷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土燒器也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向曰言天子神靈如日照天下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處）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銑曰區方也鬼方裔夷遠國也）慝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頎（濟曰邪惡若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慝惡回邪瑣細頎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良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興也）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翰曰鋪布也遺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遺者在下之訓謂政教也言以時明於漢德不弘其道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向曰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失其道）外運渾元內霑毫芒（濟曰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霑恩於細微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細微也）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銑曰性生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良曰帝世謂與堯繼世也翰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其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皆亢敵也）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向曰虔敬也鞏勞也言漢行此虔德乃猶謙欲勞謙戒慎自取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之理不敢論制作封禪之事言至謙也）至於遷正黜色賓監（平）之事渙揚寓內（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改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禪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視也寓內天下也）而

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死

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人而進曰向曰言禮官皆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也三事三公也寮官僉皆也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向曰高祖之則也俯蹈宗軌銑曰俯下也世宗武帝封禪之軌則也躬奉天經良曰等皆天地之經言天子身行者道惇睦辨章之化洽翰曰惇厚九族和睦上下辨折章服其化已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濟曰巡謀天下衆庶之人懷安鰥寡之徒其恩浹浹洽也燔扶元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向曰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祇皆敬也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銑曰來儀鳳也言鳳感天子之德乃與衆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良曰麟也乃與帝獸之類聞於外囿之中肉角馴順也毛謂獸也言獸之處曰囿擾緇文皓質於郊翰曰擾順緇黑皓白也郊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升黃輝采鱗於沼濟曰此謂黃龍也天子有至德則黃龍見甘露宵零於豐草銑曰宵夜豐盛也三足軒翥於茂樹向曰三足烏也軒翥飛舉貌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良曰圖諜皆圖書之類也言祥瑞朝夕見於坰牧也林外曰坰郊外曰牧日月邪戢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翰曰日月之下邪戢之內奇異卓犖之瑞生於帝都洋溢於遠國也方州帝都也洋溢言多也要荒遠國也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莫侯之事耳向曰昔周成之時有白雉亦烏

之瑞黑黍黃麥之秀皆爲瑞也秬黍麰麥也君臣動色左右相趨銑曰謂周之君臣喜悅其嘉瑞故動色而相趨也濟濟

翼翼峨峨如也向曰皆盛多貌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濟曰寅敬聿脩懷安也言嘉此瑞者

蓋用昭明明神之感歆異上天之命奉脩先王之美安於兆人以成多福故作封禪亦以寵靈文武貽宴後昆覆以

懿鑠良曰又益神靈於文武二王遺安後嗣還以美盛之德也寵益貽遺宴安昆嗣懿美鑠盛也豈其爲身而有顓辭

也向曰成王所以封禪者豈爲其身而爲壽擅之辭也蓋以光祖考之德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濟曰恁旅力以

充厥道向曰若如此受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事以充美祖考之道也旅眾陳也啟恭館之金縢御

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向曰啟開也恭館置金縢之所也金縢周公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序

東序東廂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驗受命之事故開而進之以流傳其占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翰曰亮信章明哲智

也言圖書所以示信天命以明賢哲之道也孔猷先命聖孚也濟曰孔子之道先王教命聖人信而行之也此謂孔子也猷道

孚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良曰丁當也景明也言逢其吉瑞當於嘉辰此天命之明

命也順命以創制銑曰順天命以創立封禪之制因定以和神向曰因天下治定以和思神以事封也荅三靈

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翰曰封禪者所以荅天地人之多福審帝堯之明德矣三靈天地人也蕃多祉福展審也放唐謂堯

也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向曰此事體大而信寤寐之次於聖心也豈蔑清廟憚

勑天翰曰言天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闡洪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天若予蔑輕也清廟祖考廟也禪雖微告也伊

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向曰伊雖也遂古上古也降下戾至爰於也此謂漢也自古作封禪者七十二君今漢有二是七十四人也有不俾而假素罔光慶而遺章銑曰言自古君王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假勤素勞無大慶之瑞亦妄遺跡於舊傳俾使罔無光大章也謂書傳今有如台怡而獨闕也良曰自封禪之君豈有如我天子之德首我安可獨闕於此禮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封禪也屢訪羣儒俞咨故老翰曰訪問也俞然也咨謀也言天子咨納封禪之事謀於故老謂以可否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餚覈胡革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向曰斟酌飲也餚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道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食以求其餚覈也餚肉也覈木實也臻至也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五繇宙之碩慮矣銑曰羣后百官也讜正也悉盡也五繇卜辭以明大也言感百官之正辭知其可以禮又盡卜筮之大慮以知吉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翰曰俾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萬世揚漢德之大光振大漢之明盛扇遺風播芳烈良曰扇動播布烈業也久而逾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利於人而人不猒故雖久而逾新也其德廣遠故不竭也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皇哉皇哉唐哉濟曰汪汪深廣貌丕大律法疇誰亘終也言其德深如水道大如天又立大法其誰能知其深極之理言不可測也良曰唐美唐皇大也再言之美之甚也

卷終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

晉紀揔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

後漢二十八將論　宦者傳論

逸民傳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恩幸傳論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

述成紀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内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寛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銑曰三人雖趣相類故連言之鴻亦鳥三人昔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傳燕雀小鳥喻俗人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向曰言當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

海内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濟曰四夷四方之夷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文切也前人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翰曰虜獲也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銑曰古此數君之過同之明已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良曰篤厚也行謂孝謹也質直則汲黯卜式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内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名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延天下賢士定令則趙禹張湯銑曰漢書張湯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也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俳諧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濟曰應對謂抗答君上歷數則唐都落下閎良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官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濟曰運籌謂心計也奉使則張騫蘇武銑曰張騫蘇武並著誠節也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向曰此二人俱為漢將破匈奴有功者也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濟曰漢書曰武

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其餘不可勝紀良曰其餘謂諸道術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首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繼脩大業謂修武帝故事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銑曰蕭望之修齊書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爲著職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濟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名稱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良曰言此數公皆職平直而有聲譽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銑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良曰栢皇栗陸

上古帝王號爲謂爲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鴻黃世及以一民也翰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銑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剪代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借稱以爲禪代耶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救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代高光爭代定功業也濟曰高祖光武代咸陽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言古者敬其事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万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耶乃天意也

干令升晉紀總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爲漢丞相時數任文學掾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遂服輿軫驅馳三世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爲丞相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

善采拔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覺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向曰懷來畢盡也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濟曰隙甲細豹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妥任之各盡其事也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禽執也內夷曹爽外襲王凌翰曰于寶晉紀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黃門張當辭連爽反狀遂夷三族也高祖東襲太尉王凌于壽春初凌以覆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變斷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於四方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官也權柄言國柄在己謂高祖也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法也言晉之興創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繼業嗣祖繼以成帝業也玄豐亂內欽誕寇外銑曰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世宗誅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故惡言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

潛謀玄豐也幾微兆見也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黙異圖用融前烈濟曰淮浦許洛謂叛誕也
震動咸皆也言皆黙異心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會鄧艾爲將
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三關電掃劉禪入臣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天府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銑曰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名器崇於周公權
制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受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爲魏輔亦如周公伊尹也至於
世祖遂享皇極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大中之位正位居體重言愼法良曰正位天子
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愼其法令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翰曰弛緩也
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銑曰言人皆歌詠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
新君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向曰聿循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知戰國之艱苦輯和也
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賈充以爲不便納羊祜之策
以善爲衆良曰上納其策以從衆人之所善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
之決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排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氾舟三峽介馬桂陽銑曰
三峽山名桂陽郡名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夷吳蜀

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
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曆數也八荒八方也太康之中天下書同
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也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
外閭不閉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民相遇如
親其罝之者取資於道路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諺向曰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
世之一時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守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
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為惠帝母朝士舊臣夷
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
閼伯實沈之郤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
諸王兄弟歲構郤如閼伯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向曰師尹大臣也使万人具瞻
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汙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濟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曰太史奏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良曰人不見德但聞爲亂朝爲伊周夕爲桀跖翰曰言朝居尚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爲夏桀盜跖之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銑曰成皆爲善敗皆爲惡當理無能刪之皆以爲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向曰混同餚亂庶衆也失才失賢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濟曰爲惡若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綱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良曰迭更也言亂人猶若更執國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攔閼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翰曰李辰石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爲亂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銑曰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攻青州撓亂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向曰河洛之都皆爲劉曜劉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懷帝爲劉曜所虜愍帝爲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濟曰失權爲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爲政也言晉亡在於此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故于時天下非

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翰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農器爲干戈裂衣裳爲旗幟皆非戰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羊舉二都如拾遺芥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代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舉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遭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刑害相傾是其常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

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良曰言哲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爲人已不自主利者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主取人以自養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感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適運以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良曰諭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爲官人君篤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向正道矣方道也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向曰篤厚也閭里門也銷除也胷懷心府也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良曰干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爲亂乎言不可也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

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閒豈無邪僻之王哉而不亡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從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烝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稷而得中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銑曰實是也栗息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邰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邰使無變改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糇糧于槖託于囊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邰不忍使與鬭乃棄邰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槖小曰囊皆盛糗食之器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濟曰陟升也巘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或下原反覆重苦也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太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

戎狄闕也杖策猶柱杖也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滸水涯岐下岐山之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者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所從者漸多每勞來而安集之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時耕曰宣畝壟也言各安其業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翰曰王季大王之子也貊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受命惟新皆美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曰翼翼恭敬貌昭明也聿遂懷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耇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也言以成福祿而其后妃躬行四教翰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

化天下以婦道銑曰師傅女師傅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礼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於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歸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

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戚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揆也揆度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向曰烈盛也自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蓋取天下為已而不為人也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任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良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絪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沖童也皆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向曰言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篤也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

過邪以高尚爲恥辱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爲德六經以莊敬爲本言學者皆尊放誕而退莊敬 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 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 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爲通而以節信爲褊狹 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 是以目三公以蕭机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 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机爾無爲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笑虛談之名 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或衆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自海內重名也 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 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爲病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 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爲官擇賢爲官者但擇所利而趣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 大極其尊小録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録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 而世

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悠悠風塵

皆奔競之士向曰悠悠遠貌風塵喻殊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奔競勢利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銑曰

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良曰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子雅制九班

而不得用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駮事不見行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銑曰傅長虞為司隸

校尉削從執政彈糾百僚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紝女金皆取成於婢僕向曰櫛縱也縱紝理繒帛也言

皆委婢僕而為之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

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

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

下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父兄不之罪也

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

者哉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皆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潔行以輔佐君子者乎禮

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

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銑曰鑿契巽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新

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故觀阮籍之行
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為達人則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察庾純賈
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良曰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
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荅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
不讓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銑曰
悟覺也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之邪向曰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
故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疏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
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
彰濟曰核考也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
之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
樂翰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銑曰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
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

放蕩之德臨之哉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貽公行庸王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同助為姦惡淫亂事也言晉室不道所致敗壞豈獨繫賈后婦人也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束也彊臣謂東海王越也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銑曰去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以愍懷之政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翰曰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文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銑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

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向曰徵祥謂讖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聡所虜也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濟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帝有貳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大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自二十前而官分事各有典掌頒布務事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管筆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昔而教訓之環珮王為之以節行步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哀賢審官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

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向曰肅敬雍和也險詖謂不行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愆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諷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銑曰驪姬戎人之女元大也]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縊於新城自縊也冢長遘遇屯難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失明暗之節]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翰曰漢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衽席卧席也]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

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濟曰言妖嬖取倖毀敗王政符亂國之迹著前漢史詳悉也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良曰言斲斫雕鏤却爲朴素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審淑善哲智也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曰令善閫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沉溺致敎而授與皆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爲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爲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翰曰授與

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恩隆好合遂忘濤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

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濤蠹冢宰大臣也重器天子位也唯秦芈名爾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芈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王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闇弱之王臨朝稱詔卒見亡滅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圄犴岸之下良曰帝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執政故立小兒爲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纓繞也縲黑索也紲摯也圄行獄名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翰曰踵足也輈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燋爛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銑曰陵夷微也淪亡也神寶喻國位也詩書所嘆略同一揆向曰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故考烈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正號者並列乎篇濟曰行迹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論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曄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向曰咸皆也皆撥其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濟曰稱為佐命若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議若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衰償故不用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通矣銑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也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向曰

翼輔倔特也戮敗也猾狡也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醢不其然乎良曰勢疑謂處武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葅醢戮殺也自茲以降迄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臣爲宰輔搢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首多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存其曲直之意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良曰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日采加位不過特進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光武政平法明得刑法之中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蓋自發問以明下文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向曰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愛曲情於私則廢典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

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仕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推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
責成吏職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建武之世侯者百
數若失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
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賈也均同也休咎義猶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
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宗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
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複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
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
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
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謙也夫崇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
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解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闢也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

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范蔚宗宦者傳論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宦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銑曰備數者謂周禮云奄十人閹十人奄守門首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宜也寺人掌女宮之戒向曰寺人亦奄屬戒令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濟曰王之正內謂路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良曰閹尹閹官也閹亦門也審謹閑之者順冬氣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宮中奄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向曰稍漸也言漸廣其能者而用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藺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彊盛是著功也庸功也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良曰左傳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豎貂為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

平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良曰弊惡也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翰曰仍乃襲因也爲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銑曰謁者官人之官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受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翰曰昔急就十一篇故云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銑曰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向曰他士外人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總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良曰言和帝幼劣竇憲執權内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宦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憝惡也大憝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翰曰宮卿則大長秋自明帝以後迄乎

延平銑曰後漢書安帝年號延平迄至也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古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署司也

言閹人兼王之也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濟曰鄧后和帝母殷衆也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閹人以通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出於黃門非復掖庭永巷之役閨牖房閣之任也銑曰宦者本掖庭閨房使役人而令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宮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向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侯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濟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閹宦之威皆屏

氣而恐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麗宦爭屬自稱同也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向曰高冠長劍武夫之服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之人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閹人親屬紈縞也縠紗也氷若如氷之絜霧若如霧之輕牣滿也嬙墻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良曰嬙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啼繡翰曰彫畫也土墻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皆剝割萌黎恣極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腐身熏子以自衒達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閹宦以求進者或自腐割其刑體同於閹人以自衒露而求閹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向曰弊惡也繁多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

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閹官爲暴之甚緣其間隙扼其譏言動亂於國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良曰憤怒也奮發謂怒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翰曰考謂拷擊也鉤黨謂鉤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銑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爲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嚬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向曰戚親嚬譁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燼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良曰袁紹雖誅剗宦官之長而自爲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以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者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銑曰龜國寶鼎大器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范蔚宗逸民傳論向曰謂自放逸不爲時俗所拘懷道不見辭居無名王侯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爲逸人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良曰遯逃也謂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又曰不事王侯高尚

其事良曰事謂幽叙之事也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良曰許由逃於潁陽而堯不能屈其志其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翰曰論語曰子謂韶盡美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下事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今至道也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然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濟曰畎畝之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且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爲也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然而蟬蛻稅躡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良曰

浮利榮華也言去鄙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銑曰微弱篡奪也向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携隱遁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篡取也言鴻飛既高弋射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翰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反相望於巖中矣銑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望巖中言多也若薛方逢步江反萌聘而不肯至向曰後漢書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濟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於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

方咸遂志士懷仁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也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翰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銑曰范曄後漢書肅宗孝章皇帝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取也列行列也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濟曰高抗憤怒而不迴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此篇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敘文章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銑曰靈異也迭更慍恨也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良曰虞舜夏禹也覩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翰曰

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遄其風流弥加明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銑曰屈原作離騷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濟曰愈益也揚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翰曰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蓄才於懐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濟曰甫始也緯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徒

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銑曰詭但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好若異故隨製作而變降及元康潘
陸特秀向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
稠繁文綺合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躰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縟繁飾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綴平臺之逸響
采南皮之高韻良曰漢書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千餘里招延四方豪桀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陳林之文也綴猶緝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晉中興
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銑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
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向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也雖比響聯辭波
屬雲委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盛多也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於此遒麗之辭無聞焉耳翰曰遒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辭皆也仲文始革
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銑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躰謝混字叔源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
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標高方並軌遊範法昆嗣也若夫

敷衽論心商榷前藻〔濟曰衽襟也榷畧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妙〕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仕也茂盛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濟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良曰孫子荊陟陽候詩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胷臆之辭非附文彩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銑曰靈均屈原字〕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銑曰稍漸也此祕謂音韻調適也覩見也〕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質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而去

之遠也

世之知音若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沈休文恩倖傳論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顱頭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傅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岩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濟曰世胄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從也明揚幽仄唯才是與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王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逮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毉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毉乃毉療牛疾之人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官七代漢珥插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驂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都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

宿衛皆由勢族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逐才而用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俗高卑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爲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向曰言舉人蓋少知尚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駕驅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濟曰言州都郡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濟曰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良曰訛僞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爲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參差不齊貌言高下人不齊而爲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學反然有辨銑曰較明辨別也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奧深絕遠也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銑曰

陪奉朝夕謂近倖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階陛闥門也任謂用閹官爲之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王威獨運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昔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爲媚說之色則易親也運用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糺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爲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糺雜言多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眠矣爲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今百僚是近臣爲天之威任於彼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也悟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鈇鉞瘡痏構於牀笫側里反之曲良曰鈇鉞斧也瘡痏喻譖讒賊狀疵也言倖臣構讒於宮與牀笫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南金北毳來悉方艚徂刀反素縑丹珀至皆兼兩銑曰金以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出故云北毳也艚舟也縑緗也珀琥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近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石未或能比 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朔王愷石崇皆當擬王者云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 及太宗晚

運慮經盛衰 濟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於盛衰 權倖之徒摺憚 丁達反 宗戚 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倖佞之臣 欲使幼王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劉 翰曰幼王謂明帝孤獨也言佞倖之臣搆造同異起禍隙讒搆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劉絕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 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東也寶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佞倖而起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向曰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職帝道挾王行威傾覆國家是亦所哀故嘆之

班孟堅史述贊三首 濟曰固脩漢書自作叙傳而重述其首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寔天生德聰明神武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代無不就曰武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銑曰項籍曰秦重獄楚人天下叛之故敗言入耳綱以喻綱網無網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網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向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於衆曰神母謂所斬蛇嫗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 粤 于厥反 蹈秦郊嬰來稽首 濟曰粤始蹈踐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也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良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綱紀也應天順民五星合晷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晷光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銑曰漢書項羽曰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乘釁而運席卷三秦濟曰釁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恩之人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翰曰股膝肱臂也言蕭何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臣恭行天罰赫赫明明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之貌

述高紀贊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有光光明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良曰珪璋玉名閫闈恣趙朝政在王翰曰閫闈宮中門也趙謂趙飛燕王謂帝舅王鳳炎炎燎火亦允不陽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燕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述成紀贊

信惟餓隷布實黥徒向曰隷賤徒侶也銑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爲具食信知之自絶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苟盜芮尹江湖濟曰苟且爲盜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起賊而爲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英布封淮王彭越封梁王綰自同閈胡旦反鎮我北疆翰曰盧綰與高祖同里而高祖封綰爲燕王北疆謂燕也德薄位尊非祚惟殃銑曰祚福也言綰德薄而居尊位非爲福乃爲殃咎也謂與陳豨有反狀亡入匈奴吳克忠信胤嗣乃長向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爲忠信之行故王代嗣位長沙王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贊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脩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國謂篡國而盜也九縣飈迴三精霧塞良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飈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民猒淫詐神思友德太祖誕命靈眖自甄翰曰言民猒王莽淫詐而思復漢室誕大眖也言光武大受寶命神靈眖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沈機先物深略緯文銑曰沈深機微略決也言謀策先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蕤沒反雲向曰漢書曰劉聖公爲天子以光武爲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十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當于紂虎兕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文騑集雲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盛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翰曰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良曰虔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代燕謂彭寵也梁趙謂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卜首王郎占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銑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旗所顧遞行天討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向曰言城之金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下太平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濟曰靈神慶福啟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隆漢良曰廟謨謂廟筭也赳赳武貌於嘆美辭也赫盛貌言武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文選卷第二十五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論

賈誼過秦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班叔皮王命論
魏文帝典論論文　曹元首六代論
韋弘嗣博奕論

○賈誼過秦論 翰曰誼有過秦二篇論秦之過此第一篇也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銑曰秦至孝公益彊盛故先述之崤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八荒八方也言皆欲取之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 銑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謂關東六國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向曰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

收要害之郡（駱曰沒死也惠王文王武王昭王也漢中巴蜀皆曰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也要害山川險阻也）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良曰盟誓言約也）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相與為一（銑曰締結也）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
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向曰關東連兵曰從言關東諸侯為約離散秦之衡也韓魏燕趙宋衛中山皆國也）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
最陳軫召（紹）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駝）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銑曰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嘗以什
倍之地百万之眾仰關而攻秦（良曰言諸侯地與兵於秦什倍百万仰關函谷關高故云仰攻也）秦人開
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銑曰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
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
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櫓（濟曰軍敗曰北百万言多也櫓大楯言流血漂之）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

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翰曰自孝公至始皇六世矣烈業也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濟曰時周分為二稱東周西周始皇吞之而并滅諸侯也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良曰履至尊謂稱始皇帝也敲扑擊捶也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銑曰言破南越分為此二郡也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向曰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銑曰百家言經史之類也秦命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向曰隳壞也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的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翰曰兵戟具也咸陽秦所都也鋒鍉兵刃也弱天下民謂去其兵器也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濟曰踐華山以為城因河以為池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曰億丈也十万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銑曰何問也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万世之業也向曰金城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濟曰

沒死也殊俗遠方也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繫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材能不及中庸銑曰庸常也言不及中常之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言涉不賢又不富躡足行伍之閒俛起阡陌之中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蘄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躧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濟曰將兵皆被於行役而逃散也數百言少也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良曰斬木為兵器而無鋒刃揭竹竿為旗而無旌幡也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銑曰如雲之會如響之應贏擔儋負也景從如影之隨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向曰自涉之起封建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翰曰秦并有天下所以非小弱也自若自然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息廉於鉤戟長鎩所介也濟曰耰鉏柄也棘戟柄也以鉏柄為之銛利也鉤戟鎩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謫戍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良曰謫戍謂陳涉戍漁陽也抗敵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銑曰謂不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向曰謂六國滅而涉盛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翰曰山東國謂六国也繫圍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万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良曰招挈也九州之數秦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朝同列謂六国諸侯嘗与秦為列国皆使朝服也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隳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良曰非有謂无有也言无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銑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惰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向曰率然猶忽然也高舉若翔之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翰曰嘉善也靡曼好貌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之美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

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濟曰殆近也非有先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敬聽之詞也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銑曰竦正也於戲歎也可乎言不可也所言之者所以言談之難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銑曰悖逆拂違謬反也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愍主澤不下流而万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翰曰愍傷也騷動不安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无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濟曰紛然亂也蒙被无罪見殺之名也戮辱也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良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來革多力俱事於紂也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銑曰弛廢也言國滅為墟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向曰愉愉呴呴進諂之皃)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翰曰儼然矜非自排夢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故知是邪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句)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濟曰懼然驚視皃捐薦去几向張損也捐弃也薦席也几案也危坐敬之也)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淫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

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銑曰負鼎俎是恥辱也）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化摠統也類亦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翰曰所天、順人性謂不可奪也倫理也）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濟曰穆然默然也俛仰思惟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良曰緜緜連連將絕言殆危將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稅斂省刑罰（銑曰明也）

布政之宮鄭声雅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万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虛空向曰晏安也洽和也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人也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illegible]言祥瑞並至也郊外曰郊萌不草初生也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乱之道存亡之端君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并序濟曰四子謂微斯文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也設寓假立以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良曰距止也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銑曰懷寶謂懷德也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向曰伯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曰布知其音以為相与交也舜禹堯之賢遇而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逃有道之君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

蹶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馬也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嚚愚也達通也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良曰懿美也誠信也話言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銑曰介紹傳命也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向曰甯戚飯牛扣角為商歌於車下桓公乃召以為政故云干商秋声也晏嬰之言至于中牟見越石父反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嬰問曰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切吾是以為僕也晏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甚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吾三年為人臣僕莫知我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晏子出見之客之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故云寤也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翰曰覯見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濟曰毛嬙西施皆美婦人也嫫母倭傀皆醜婦人也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吁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良曰吁歎詞也特獨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銑曰公輸

班輸巧者也与公輸有不与其刃則不能有所制斷也蒲苴子善弋射者也与曼蒲不与其弓矢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須而成也曼長也結射矢謂之繳也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向曰膺水行不能撇波不如乘舟之縱逸涉田而行不如依道之捷疾翰言須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善名易致也膺胸也撇擊也衝謂衝突蒙謂能也才藏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翰曰敬聞求友之命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濟曰索求也西州蜀也在西故云西州也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良曰輅車也輗轅端木也中台也雅大也也轉運聲也嘽緩舒繹柔和之声也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銑曰儀禮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脯禮文既集向曰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紀力人不識寡見鮮聞曩從末路望聽王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翰曰俚人鄙俚之人謙言也寡鮮皆少也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濟曰太上謂天子也股肱臣也

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良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三復白圭之詩孔子以為能慎言之至以兄之子妻之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其傅倉唐使於君文侯見之曰太子亦何好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為文侯忘我者也文侯知其封復其所使中山君有發其徵家亦發太子於是召中山君以為嗣公子誦曉也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良曰言古人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昌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節行節也趨進也好惡不刑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瑜謂蘊積也碔砆石次於玉者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和氏之寶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鍊謂精鍊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鑛璞謂金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見巧冶理金之工也幹材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臣所不能命哉良曰言物尚如此況天子之德巍巍蕩蕩人臣所以不能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

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聊宇宙銑曰洋洋盛皃罔無也紛紜衆多皃寂聊遼遠皃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向曰究盡也皇唐謂帝堯也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翰曰言歌樂之而忘其老也文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濟曰迪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庶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良曰攄舒也洪大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也愚謙詞惑疑也浮游先生色勃眥溢銑曰勃怒也眥溢怒目精出於目匡也曰是何言與向曰怪其言不常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翰曰周公作周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大雅詩篇名也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過也鄙恥也累辱也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耇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良曰厖眉耇者皆老稱厖白黑毛相雜也淳厚流行也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

詠之也（銑曰皇澤天子恩澤也豐茂也信久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卻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向曰罔無也億度丈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狹也寥廓廣大也大人天子也樞機樞要也方伯諸侯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慚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鰌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虧（濟曰言江海網罟之大不為一物而損益也行潦雨水也鰌鱓魚名九罭大網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良曰言帝王之德不為一人而損益也許由辟堯而隱於箕山伯夷叔齊恥周而自餓于首陽山也文武謂文王武王也）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銑曰青蠅白黑也而不能汙其寶玉邪論亂於眾人也而不可亂聖賢垂棘璧名孔孔丘墨墨翟皆賢聖也）今子剌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向曰質正敏達舒布也）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翰曰董正也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緡約與綍言之出小而大也詩甘棠美召伯也倚立也）二客雖窒計沮

議何傷（向曰二子謂文學夫子也窒塞微也何傷言无傷於理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良曰微少也大猶致也）夫子曰否（翰曰否不然也）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鎗而介士奮竦（向曰霆疾雷也潛底蟄物也枹擊也鏗鎗鼓聲也介甲士也竦躍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與感敵舒先生之憤頓二生亦勿疑也（翰曰文學先生議欲以感動前敵之人以舒二生謂先生陳丘子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濟曰繹理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濟曰明周成王康王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其榮之臣（良曰聖智謂成康也其榮謂召邵伯也）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銑曰龍嘯虎嘯皆相感而生也寥戾風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向曰皆感時而不失其常寥戾風聲蟋蟀蟲名俟待也蜉蝣亦中名蟲也易則出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翰曰仇匹也）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就者衆也（濟曰殫盡也淑善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而價千金也大）

夏屋也丘山也睿智也　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銑曰元首頭也股肱手足

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是也　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翰曰管仲鮑叔牙隰朋甯戚也匡正也　晉文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濟曰王由由余也五羖百里奚也緒業也　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良曰孫叔敖也諸夏中國也　句踐有種蠡泄庸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銑曰句踐越王名種文種蠡范蠡泄庸大夫皆越臣伐吳越棲於會稽山竟以滅吳故云雪恥也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向曰段干木田子方翟璜皆魏臣也寢罷也　燕昭有郭隗樂毅攘破彊齊困閔於莒翰曰莒齊邑也燕破齊齊閔王走保莒邑故云困也　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于羣異姓哉濟曰言聖明任賢以輔佐百姓也　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良曰冠被佩皆服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爲衣服也　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銑曰倫等也茂美也　是以海內

勸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至溢填闕庭言多也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翰曰言有條理通出忘疲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為域而游息焉域謂閾也咸絜身脩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鋭以貢忠誠允頌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良曰貢獻允信弘大銑曰濟濟盛皃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銑曰究陳蠲除苛細刻也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向曰恤憂也遑暇也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翰曰閔哀辜罪也縗絰居憂之人也服事謂服役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濟曰惻隱傷痛也悽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縲匿父兄之罪而見縲繫者也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良曰育長也零落茂盛言皆遂其性不夭伐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翰曰愷悌大順也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

文卅六

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天理峻法良曰刻削謂損害也峻深也處
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狠摯虎攫壞殘秉賊翰曰言皆如虎
狼之暴也摯執持也攫亦持也其所臨位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
怔忪周忩無所措其手足濟曰慴戰也言如蛇虺之螫毒於人者怔忪惶懼无措置也噭噭愁怨遂亡秦
族良曰噭噭衆聲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
人者除其賊良曰貍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上寬柔
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銑曰淳厚也睦親也今四海樂業朝廷淑
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向曰天符人瑞以下自分也亨通也神光耀
暉洪洞朗天翰曰神天地之神洪洞相通也朗明也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
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良曰鳳凰神雀瑞鳥麒麟瑞獸名甘露瑞露也
嘉禾瑞穀也翼翼鳥飛皃邕邕聲也垂容有容儀也滋液津潤櫛比連接也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
則三壤豈不盛哉銑曰隆盛洽和給足也咸則三壤謂上中下田皆有法則也昔文王應九尾狐東
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向曰謂白魚入于王舟諸侯同辭而伐紂也周公受秬鬯

而鬼方臣翰曰秬黑黍瑞黍秬也鬯香草也鬼方遠國之名也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濟曰張武南郡太守也賓服洽會恤憂寇賊寢息仆偃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良曰百蠻夷狄之通名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賊老貴壯氣力相高銑曰蹇逆桀悖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向曰畜居也如鳥獸之集散濟逐也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翰曰以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布也扞絃掌拊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以日求逐也殪仆皆殺傷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良曰遁逃寇賊也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獯鬻邊杌士屢犯勿莧詩人所歌自古患之銑曰懷來綏安也杌動也犯勿莧言塞而食蒹草也詩云獫犹孔熾我是用急也今聖德隆盛威靈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向曰靈神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頹熊

齒鼻瞯剪髮𪑾首文身裸袒之國翰曰皆蠻夷種類也編結緶髮古徂顏刻面也𪑾齒黑齒也鼻瞯服白也𪑾首彫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銑曰婆无也婆娑舞皃鼓掖鼓腋之類也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斂翼躍樂貌也是以刺史感蕙本莫舒音而詠至德銑曰蕙德積也鄙人黯黮於戲不能究識哉遵所聞未殫焉向曰鄙人先生謙詞也黯黮不明也殫盡也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班叔皮王命論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有天命是時屬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擁隴右衆欲有分割土宇之意彪時在隗囂所彪以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與有五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翰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以命禹而禪之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貧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而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雖有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一揆焉銑曰揆理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嬗紹之濟曰堯漢之先

祖祐禍緒縊也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翰曰高祖夜行澤中見白蛇斬之乃有神所號哭曰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騐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向曰懿美也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良曰言必有大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積得累行之業也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濟曰倔起謂平起於匹夫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銑曰言人不達其初起於布衣所因也以為適遭暴乱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取天下勢以逐鹿於對爭者捷急者則先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向曰神器帝位也言世人以為高祖自布衣亦欲效之以捷急之勢取之所以天下多為乱臣賊子欲懷惡逆之甚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良曰无菜曰饉無穀曰飢流隸謂逃流賤隸之人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蓄銑曰短褐分麁衣也褻重衣也儋謂一儋之重石謂一斛之數蓄積也言思有擔石之糧以積也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濟曰一金謂一斤之金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翰曰言不

可妄處也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
卒潤鑊伏鑕亨醢分裂向曰信韓信也布黥布也梁項梁也籍項籍也卒終也潤鑊伏鑕亨醢分裂皆殺也鑊者煮人也鑕砧也醢肉
醬也分裂謂斷其支解也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良曰幺麽小也數子謂信布梁
籍干求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羽翰曰
六翮謂鴻鵠之翼也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銑曰栭謂之楶梁上楹謂之梲蓋小材也荷負也斗筲之
子不秉帝王之重向曰斗筲小器也秉執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良曰
鼎六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之珍饌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也當秦之時豪傑並起共
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
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
為漢將而母獲於楚翰曰陵母為項羽所擒繫也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
吾子良曰陵母自謂漢使傳言於陵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
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翰曰陵母恐陵為母故違背二心於漢遂對漢使前以劍自殺以絕陵心使固心於漢也其後

果定於漢陵爲漢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彂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向曰春秋史書之通名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皃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濟曰達聽受謂不信讒佞也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音起翰曰趣時謂見時天也嚮音起言疾如嚮音起聲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良曰初酈食其說立六国之後高祖問張良良發八難而高祖輟食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也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銑曰酈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足酈生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居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拔足揮洗止洗足揖敬從也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納戍卒婁敬說言遂迁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良曰高祖愛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且時南山有四皓者四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遊太子入朝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云割肌膚之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銑曰行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謂亡叛逃歸於高祖也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

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烏老妊而鴆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向曰劉媼謂高祖母也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暗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遂生高祖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媼武負二人貰酒既醉卧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索其財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貌乃妻以女即呂后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良曰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所至處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高祖在中輒求而得之始受命則白蛇分入關則五星聚銑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高祖受命之應也東井是名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翰曰淮陰侯韓信留侯張良並言高祖得天之授也非人力之致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翰曰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捨不厭斯位符瑞不周斯度向曰闇合周備度數也而苟昧權衡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銑曰折足之凶明上所述鼎折足也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

奠與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翰曰英雄謂明哲也言識能知天命審識賢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嬰之意不為明聖之分絕韓信黥布之逆无為窺覦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求秦位說則妄說也皆說謂无知之說也神器帝位也貪不可冀謂貪帝位者不可冀得徒為二母所笑也二母則陵嬰母是也］

◯魏文帝典論論文［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章之軆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良曰伯仲言相次也］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銑曰小之謂以與為小才也超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息也言其文美不能自息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濟曰言文人各自見所長輕人所短也］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翰曰帚謂除穢之帚也言家有弊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違[illegible]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良曰驥騄良馬也以比賢才之俊逸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

免於斯累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无不相服之累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翰曰齊俗文體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緩氣然亦是粲之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濟曰初征登樓槐賦征思玄猿漏巵員扇橘並賦名也玄猿黑猿也漏巵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他諸文未勝於此者也稱勝也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向曰陳琳阮瑀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銑曰言文美理弱也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良曰楊雄班固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翰曰貴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博聞遠者為善乃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責反言而為己賢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向曰雅正也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謂華美也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謂兼通諸事皆能之通術也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撿濟曰撿法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良曰譬如笛簫宮商之曲雖同而引氣吹之各不同也素本也言其巧妙

者雖父兄親於子弟亦不能教而移之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向曰年壽有尽榮樂有時此二者必至之期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銑曰飛馳言疾速也以喻鳥飛而馬走者言不假託此四物而声名自至於遠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濟曰隱約失志貌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良曰已時命也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翰曰融孔融也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曹元首六代論銑曰魏氏春秋云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illegible]天子幼稚冏著此論冀感悟曹爽也六代夏殷周秦漢魏也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良曰設疑問之詞也發後文也 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濟曰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其民者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

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韓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生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疎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疎者異謂異姓也言並封為諸侯兼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也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向曰及周室衰微有君桓公晉文公帥礼以代不義戎秦於周室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銑曰苞茅菁茅楚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宋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良曰弛廢也肅敬也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傲慢振復得敬懼也二霸之後浸以陵遲濟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殁後益復陵遲致亂也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宗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窺周之心而猶畏周同姓一國宗姬同姓國也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向曰言吳楚懼恃桓同姓之国不敢為姦謀也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銑曰與助也言枝葉大盛能蔽本根故云賴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

三晉滅於秦，鄭兼於韓。良曰吳王闔閭為越王句踐所并也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魯為楚考烈王所滅鄭為韓哀侯滅之并取其地 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向曰暨及也 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翰曰燕衛周同姓也 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向曰言自救滅亡不暇相憂也 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銑曰王赧謂周赧王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良曰譎其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葉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 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濟曰曠日謂積德而祚長也若彼謂周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虽強取周室然為枝葉猶大難以為枝至始皇方定天位也 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翰曰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周之積德深遠有似於此者故云當也 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向曰秦王觀周所以為滅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大奪其國也遂發五等諸侯之爵置郡縣之吏也 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銑曰毗佐也 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謂子弟也 譬猶芟刈股肱，獨

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万世之業也豈不勃哉濟曰芟刈猶以刀斷之也股肱手足也捐棄也金城者言其堅如金也勃逆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翰曰言田常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至田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伐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縣越言不封子弟縱有此禍亡人輔弼當何以救其敗亂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義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銑曰始皇遺詔使太子扶蘇與喪會於咸陽趙高道孫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也託猶假也至命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良曰申謂申不害商謂商鞅也皆專為刑法之術而二世復師謨其前方也自幽深宮謂為趙高所欺常居於宮中不親視事事皆決於高故云委政讒賊也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濟曰時關東諸侯起兵欲誅秦趙高之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

陰謀使咸陽令閻樂詐下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乞爲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爲黔首終不許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殘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翰曰潰叛也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羽[illegible]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濟曰封三代之後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謂同姓諸侯之於帝室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爲用謂首有難則尾救之尾有禍則首救之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爲諸侯使子孫失道人無成湯武王之賢者雖有姦謀造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矣何得有陳勝項羽復得措手足以爲亂哉區區小兒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向曰烏集言如烏之集或散或聚以喻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銑曰盤石大石膠固言堅固也東年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

共誅諸呂延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此則諸侯内外之勢彊盛故也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

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 良曰傳謂傳於他人 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

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賈誼

濟曰跨帶也權侔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七國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曰諸侯彊盛長乱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 翰曰言多立諸侯少封其地則使其力少也 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

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 向曰不從賈誼計也 至於孝景用晁錯

之計削黜諸侯 銑曰黜退也削黜謂削退其土 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

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良曰吳楚先起謀五之意

濟曰兆萌也言七國之反其萌兆發於高祖而瑕釁成於文景謂高祖封地大文帝不能削之是寬之過制也景帝削黜過急是不漸也 所謂末

大必折尾大難掉 平從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

哉 濟曰此謂諸侯地大而彊帝室弱而見侵如末大根小必折也尾大身小難掉也且尾指身若此況諸侯不從其心況諸侯彊盛且非已躰之尾何掉哉

謂難以禁止也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

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翰曰主父偃上書勸武帝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其地分之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弱矣天子從其計自此諸侯国果有分割矣割分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翰曰言分其土地遂至陵遲貧薄故租稅不得預於国家也不豫猶不斡也政事謂国家也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銑曰酎酒也漢諸侯助祭獻酎金不如斤兩色惡者削其縣邑及免国或以无後嗣者除其國至於成帝王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專擅其朝廷凡兄弟七人皆封列侯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翰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翰曰母黨即王氏也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向曰稱引稱古今之事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銑曰異姓謂王莽為大司馬輔平帝立中山王子嬰為主自比周公攝政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乱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釋綬謂奪其位也貢奉謂以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恐殺也應陵亡言獻莽符命封部都侯此皆懼誅所以苟取免禍而已豈不哀也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

除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良曰徒但也所以責奉社稷於王莽者豈為叛逆乎但權勢輕弱不能定乱也）賴
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濟曰挺出也不世謂希世也資質也）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
絕（翰曰成謂成逆篡也絕謂絕社稷也）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
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向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国之法而為無窮无疆之期亡国謂秦也不封子弟故君帝位傳於无窮者也則以謂无疆之期疆猶窮也）至于臺閣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
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
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銑曰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羽翼也鼎沸謂乱也）宗廟焚
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安處悲夫（良曰謂董卓為逆焚洛陽宮室化為榛藪謂草木叢也）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
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濟曰譙沛地名兗豫二州也）掃除凶逆翦
滅鯨鯢（翰曰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布曹公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川也邑州通而一口也）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

傾覆而不改其轍迹銑曰謂魏亦不封子弟也五代覆那剧秦漢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良曰空虛謂有其名實无其地也君不使之人謂不使其民人也竄致也閭閻与里之門也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万世之業也濟曰盤石大石也凡之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万一之虞也翰曰間廁維持掎接也非子弟所封以扶杪所以備万一危難之事以稍蔭庇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向曰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於大軍之副將也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銑曰小宰大武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良曰衡軛車上横木軛格也謂居命位僕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濟曰此謂宗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流根枝不得其所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

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翰曰蟲所以喻帝室也足所以喻諸侯也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向曰墉城墻也建立素本也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銑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槁不暇繁育其枝葉矣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不優其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拔根所見誰与言於久遠之計也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翰曰吳志云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博者局戲也弈者圍棊也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向曰君子之學雖速如存於物志恐以為不及猶恐失之況於今日乎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

而懼名稱之不建也銑曰[illegible]　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日力良曰操志也日力謂以積日力也　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可以達矣甯越曰從寢吾不寢從食吾不食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威公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猶浸潤也棲遲謂優游也　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翰曰西伯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所以脩其德以安兆人周公亦夜待旦以安其政事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向曰十万曰億載年也已止也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　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銑曰素猶心也　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良曰卜式以耕作牧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時夏侯勝亦下獄霸從勝受經於勝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囹圄獄也　故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府也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

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翰曰太牢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不暇存者言不暇食不聽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棊子也弛廢也戾恨也弛然其所志不出一枰補頭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買之間銑曰枰棊局線道也罫線之間方目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良曰階上也徵選謂選賢良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銑曰孫吳謂兵法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氏孔子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向曰擊木投石言兒戲也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銑曰致養其父母也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良曰旰日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早食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孝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方於世貞純之名彰著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翰曰乾乾勤也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向曰熊羆喻猛

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文字之司也百行兼苞文武並騖銑曰苞納也騖馳也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良曰程試謂呈其才能也

見試用也金爵謂金印紫綬以封人爵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

名書史籍勳在盟府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濟曰勳功也盟府謂掌諸侯盟誓之官也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翰曰方國之封謂一國之田也枯棊

棊子也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向曰袞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

之器也貿易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向曰

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資貨

是有猗頓之富也銑曰猗頓古富人也言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

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翰曰行此者則功名立於後世而鄙賤之困小遠於身也

文選卷第二十六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論中　嵇叔夜養生論　李蕭遠運命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

五等諸侯論　劉孝標辨命論

嵇叔夜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夭妄者（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夭妄而死）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向曰兩失謂神仙夭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夫神仙雖目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史備神仙事實）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銑曰言神仙非積學所能成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illegible]攝也）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向曰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故不得長年也）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銑曰服藥不得汗也）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一集乃有渙然而汗）

出若流離汗流貌終朝未餐則嚻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翰曰嚻飢憂皃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濟曰夜分半夜也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音名良曰開目曰瞑皆言

憂懼損性故不能致長年也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鬢髮飲酒

以發顏色得其鬢髮豎面赤耳僅少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翰曰言其怒色殊觀赫然甚於酒之

發色者豎髮衝冠亦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

也向曰形骸无精神則猶国无君則乱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

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皃失色於外如君聽而国乱也喪失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

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濟曰㬥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灌者俱欲見燋爛則此

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偏獨也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良曰

誣輕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

侵損肆縱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銑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

求長年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於旱苗終不可得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向曰形无神則

恃則死也神須形以存銑曰神若无形則何所依存此皆損[illegible]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

濟曰若然過此以營生理之易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良而本於乘謙也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翰曰棲居也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銑曰泊然无營欲見无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濟曰呼吸吐納謂服氣也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秋收得區二斗計畝當百斛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向曰商農所以无十倍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音名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翰曰蠲除也合歡宜草藥名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薰之使黃而無

使堅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脆亦能變之所堅也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良曰輔助也而世人不察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生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躭翰曰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淫與佳反向曰淫哇樂聲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煮其腸胃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銑曰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也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良曰蕞最小貌軀身也非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香芳喜怒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外以形[illegible]內以思慮攻之[illegible]其自用甚者濟曰言自用其性[illegible]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翰曰謂形神之氣之絕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翰曰衆難謂上事也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向曰人皆知笑傷之者謂其不善持攝生理也悼傷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失於微細之間也措致亡失也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

若蝴緒之所田也中智以下謂之自然齊曰言中人小智已下謂斬然至死為自然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既曰中智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恨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然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也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為受病之始也曰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矣桓侯怒曰寡人无疾以扁鵲為好和欲醫不病者為功後桓侯果疾使召扁鵲扁鵲逃之桓侯遂死矣故云怒扁鵲之先見也病甚至於覺病方以為得病之始則中智已下皆然豈預知攝養之事也亦如理國未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因乃理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翱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无功療之也亦如國家崇重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輕弃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无可施功也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齊曰馳騁猶歷蹈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善惡觀當人之謂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艮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處之於驗自覺輕於攝養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翊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翊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半路復廢翊曰言服藥未至於驗而將歇中路則廢者或益

之以眣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翰曰眣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長年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或抑情忍欲割弃榮顯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與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向曰嗜好之物在目前其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所希復无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非未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曰於外以情欲為交棄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与衆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異見殊也養生之理初与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脩切望其應遠矣人貪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不得之也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然不兼於他事故養生无功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翰曰追求術苟從名之言若以偏方小道沉溺其心又不能成矣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向曰此類謂上所述者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強

泊音白

白樸上言且貪不欲之故能養於生也

識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銑曰厚味滋味也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若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所以若著明也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大順之大理也順和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翰曰晞乾綏安也晞於朝陽所以養和於物也安以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所以養群生也此謂得生性之理也

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身存也

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向曰羨門王喬皆仙人也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生也

李蕭遠運命論 銑曰集林云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和俗善文辭廷家為汨陽令有美政也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翰曰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媒也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良曰唱和相從君臣和也道德玄同，曲折合符。濟曰委曲相合如符契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

其[illegible]然後得成功也何曰不相疑故不信讒不信讒故君臣道成矣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會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銑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以此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翰曰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里社鳴而聖人出良曰里社神祠也春秋潛潭記云里社鳴聖人出也羣龍見而聖人用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故伊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向曰莘氏國名也媵臣小臣也阿倚衡平也商邦也言邦有伊尹倚以為事平於天下也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銑曰大公呂望也周尊太公故号為尚父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翰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仕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亡乃之秦秦用其謀而為強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則昌不用則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向曰張良漢臣也黃石三略兵法也羣雄諸侯也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翰曰石取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莫之不入也故不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与不識用与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公謂漢高祖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向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之道猶神

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測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上也格至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銑曰天之將雨必先出雲君臣相感亦如此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良曰惟辭也岳中岳也言中岳降其神靈生申伯甫侯作藩周室以佐國家也申伯甫侯周之諸侯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銑曰言為周之羽翰以佐王室也豈唯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翰曰乱亡之国亦運命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国之二君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夏氏乃緘而櫝之以三代莫敢發之至周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為玄黿童妾遭之既笄而有孕生一女子懼而弃之有收之奔褒国後褒人進於幽王王寵之廢申后而立褒姒為后也於是申后之父申侯怒遂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此則運命始于夏庭而幽王惑之也而亡也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向曰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有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說伯陽田弋之事伯陽悅之乃以為政事焉於是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殺伯陽此則亡曹之徵以發於社宮也社宮猶社稷也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焉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已有一人僕目而豭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至日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乱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

覆之以返空罟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叟宗矣罷親也豎官号也吉凶成敗各以數至良曰謂運数至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銑曰介媒也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翰曰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文王没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盖言之倒及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向曰幽王厲王无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銑曰二霸齊桓公晉文公文薄之弊漸於靈景翰曰文德之浇薄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時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良曰七國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翰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暴於天下也復亡之故云亡秦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向曰漢初出重文章之士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忽輕棄儒士之也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翰曰顏回冉有孔子弟子也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絶僥倖之端也誾誾和樂皃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翰曰孟孫二人躰法顏冉故云躰二上已久孔子之道故云希聖言衰微之世雖躰聖賢之義不能維綴其末也從容安樂之皃維繫也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也良曰卒終也溺謂大道沉溺也援助也夫以仲尼之

造門下本

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向曰孔子之楚昭王將以七百里地封之令尹子西曰使孔子得土壤而賢弟子佐之恐非楚之福也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翰曰桓魋宋司馬也欲殺孔子故云取讎也以仲尼之智也而受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銑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夫子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夫子之賢者日月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天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向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翰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君辱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國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銑曰子思孔子之孫也子思希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己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望也封厚也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為賓客之位者造至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室者也良曰子夏之道亦近習孔子而猶淺也欲升於堂上而未入深室言其未得夫子之深道也退老

於家魏文侯師之銑曰孔子卒後子夏告老而歸魏文侯以師事也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向曰西河地名也肅敬也間非也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盡運命使之然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世君子區區於一至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翰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大過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翰曰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銑曰抑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沉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運命之理也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名守之如一不可失也奪失也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銑曰水流曰川水深曰淵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於主獨立清正則背於俗須此事理之勢亦自然也迕觸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向曰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必折也堆出於岸流必湍之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浸入於水若故水流必先衝

之也湍衝也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眾人嫉妬其為作岸亦如木秀先折堆出流衝也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復繼其跡其志士蹈忠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求其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成君王之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銑曰言衝君之威以進忠直如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也冒衝也塗道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謗議於當時所以甘處危亡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筭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奚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漢高祖也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向曰道廢命賤豈獨君子羞耻之而不為哉乎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銑曰希望也蘧蒢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其心懷姦邪諂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舌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人勢利之中也逶迤行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

濟曰貴人之所去者无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无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声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良曰闚看盛衰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而遺之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其祿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与辱孰珍言榮者重去辱誰也珍重也故遂繁其衣服矜其車徒良曰繁謂裝飾使其鮮繁車徒謂車馬侍從也冐其貨賄淫其聲色翰曰冐貪也脈脈摸白然自以為得矣銑曰脈脈驕詐皃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惡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以為不如逐勢苟且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諂佞竟以誅滅至於族謂家族皆誅也闗龍逢諫桀殺之比干諫紂殺焉飛廉惡來並紂之臣而諂佞人也皆誅滅之也蓋知伍子胥之钃蜀鏤力但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翰曰伍子胥吳之賢臣以忠諫而吳王賜劍而死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累害貞良昭王誅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諂佞以全乃不戒費無忌諂媚之見殺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銑曰汲黯為東海太守大理天子召為主爵都尉而邪佞之人譏笑其長白而車此位不作邪佞以求大榮也漢武帝朝邪佞之徒上書言張湯陷事張湯自殺人

昆弟欲厚葬湯毋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人言而死何厚葬之為也乃載而七年云天子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乃盡誅邦佞之徒言後之佞臣不懲戒此之為以發揭

蓋哭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良曰跋躓於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傅見重曹石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弟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弟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傅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無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韓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元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諸侯之臣入朝天子則稱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闔其門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竊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揚雄字子雲漢士也言其守尺且閉關然不喧雜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而元道也顏回原憲孔子弟子皆清約守貧而樂道老也四馬曰駟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水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濟曰人之為實貴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而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灑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

譽流於千載炎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良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翰曰言人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若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向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銑曰褰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椎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翰曰椎髻以髮台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此比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知其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敖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插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向曰衽衣襟也言插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光璵璠美玉名也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甚為衆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也豈可為之且苟貪於榮付者皆貨者手盡貢益於主而利於人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翰曰夫人之生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之夫其邪惡言是衆人之營其事務所求於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喪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明而喪其身空愛其命有如風驚塵起一散亡豈不復止矣此喻愛也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良曰六疾謂人受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若失道不如之五刑謂劓割墨宮非腰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也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濟曰言利害攻奪利一人其利言攻切奪取之事皆在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踐分榮辱之客主哉

其左右豈可白以吾能見親疏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盡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盡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

其官也翔曰古之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冒貪也古之君子盡恥得之而弗

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尚曰得謂得官位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胡革邪正

之分銑曰原本也核考也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良曰言自上至此論

而筭計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故君子舍彼取此濟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若夫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翔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无道則處而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

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

衡軸猶執其中尚曰天之轉動衆星遂移而北斗指居其所而不動也璣琁謂北斗柄也遂四時以指四方而衆星在斗星之中不迷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

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以前賢聖之人雖運時各異而志即不改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銑曰言明哲安身遠其禍詩以安敬其子孫者則孔

孔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燕安翼敬也老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良曰御理也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濟曰弛廢紊乱也 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雷發荊南 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国謂侯之国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荊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堅為武烈皇帝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 五計 兵交則醜虜授馘 古獲反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懼盪而讓避出兵交戰則醜衆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遂掃清宗祊 補盲 蒸禋 因 皇祖 翰曰堅入洛掃潔漢氏之宗祊以致祭祀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蒸禋祭祀也 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飊起之師跨邑 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兵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有 哮 呼交 闞 呼暫 之羣風驅 驅 熊羆之衆霧集 翰曰哮闞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不能然也言後勇多皃 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 濟曰言羣雄雖義以奮兵同為盟誓勠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乱然皆包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兵恃詐除乱也怙恃也 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向曰言羣雄之兵或以謀策之法喪失兵威以成熟可取之敵也稔熟也寇敵也 忠規武節未見如此其著者也 銑曰言群雄中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著盛也 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

世弱冠秀發良曰沒死也長沙桓王謂孫策也權即位追謚曰長沙桓王也年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神兵東驅奮寡犯衆向曰謂以少兵犯衆敵也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鬬戰也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良曰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翰曰交猶也御用也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哲智也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銑曰言張昭周瑜求附孫策等齊以類聚合皆以氣相合而同氣相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來也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翰曰鉏誅也干亂也紀謂綱紀也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濟曰皇輿天子也夷平庚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龍衛漢獻帝以平王道反於帝坐也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欲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用集我大皇帝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兵命於大皇帝也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向曰言孫權以奇異英雄之蹤紹父兄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從

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翰曰咨謀也播布也憲法稽考也遺風謂前人之遺風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銑曰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堅固也申重也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濟曰疇咨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翰曰旅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束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閭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銑曰天下豪彥之士賢人聞其用賢之聲皆尋聲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從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騖馳也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甘寧、陵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之名將也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之日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向曰器才器也幹辛也諷議謀議以奉正國家之事也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濟曰此二人以天文術數知其機祥災祥之事以合其德與協合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駱統、劉

基彊諫以補過（向曰補君之過也）謀無遺諝（思與）舉不失策（良曰諝智也）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也）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濟曰魏氏曹操也）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鄧塞下漢水名也水南曰陰衆謂兵衆也）羽楫萬計龍躍順流（翰曰言羽楫者謂其浮也龍躍順流言船行疾也）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謀臣盈室武將連衡（良曰衡車軛也言連車軛者多也）喟然有吞江滸（呼古）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并吞吳之意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於赤壁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處名也）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其敗人亂亦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收其敗師之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向曰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漢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而破之取荊州虜羽劉備忿之遂伐吳大敗於馬鞍山吳將陸遜諸軍因而壓之士卒瓦解圖謀也湘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即夷陵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軍既敗遂治於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絕命）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良曰後又寇斯曹公軍於

需百需頁水也慈瀲也摧鋒謂摧其鋒銳也曲公毀而退走也蓬龍之戰孑輪不反劉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蓬龍之地孑得逆輪東輪也一曰大敗失車不還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女六反財匱求位反劉曰匱乏也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善曰吳先於笑兒乃苜樂也請好謂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言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劉曰言吳從天命升而尊號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跱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以淮漢二水為界涘水崖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善曰括結也表外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所蒐八代之禮猶謂劉曰八代謂三皇五帝也蒐閱也三王謂夏殷周也王沈注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劉曰告類祭天也拱揖謂拱手以揖諸侯也虎臣毅卒循江而守劉曰虎臣言猛也毅卒言男也循依也長轂勁鎩望飆而奮劉曰鎩刃也飆風也奮擬動也望飆而動者男於關也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劉曰庶尹言百官也四民士農工商也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善曰衍溢也言德化與遠方合也圻界也遐遠也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劉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猶使也域方也言子內者不用戎馬獨使而撫巡於方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劉曰巨大也象謂象也逸駿謂馬也閑謂馬闌也擾謂畜養也明珠瑤寶燿於內府劉曰府庫也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劉曰珍瑰奇玩珍寶之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累也應響謂遠方合速輶軒蓼擾於

南荒衝輣息於朔野翰曰輶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於遠國也衝輣兵車也息於北野謂不用兵戈也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向曰齊人百姓也晨服謂晨駕裝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乃帝業之堅固也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銑曰大皇權也幼主謂孫亮也涖臨也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孫休為景帝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翰曰景帝遵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濟曰陸公謂陸抗也機之父故不言名避迴也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向曰謇諤正直也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銑曰施姓也績名也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翰曰元首君也謂孫皓股肱臣也謂上所述者也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良曰葉代也黔首百姓也瓦解土崩謂亂也釁兆也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向曰言歷數天命應其政化言為微弱也王師謂晉軍也言晉帝乃躡運而發兵而伐吳也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銑曰吳有堅城高山大川之固而為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非有工輸雲梯之

械智伯灌激之害濟曰工輸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伯攻趙襄子攝走保晉陽乃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此事而自云若蓋云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向曰楚子圍宋九月不克遂築室反耕以守之宋乃降燕昭王使樂毅將兵及與韓魏楚趙之兵以伐齊敗齊於濟西也隊謂之部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翰曰浹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勇各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銑曰向時之師謂晉軍也曩日之衆謂曹劉也言晉之師不如昔日曹劉之衆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向曰符驗也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險阻之固尚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猶不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化有殊而授任之才有賢愚之異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皓用人有貳也

陸士衡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翰曰漢氏謂劉備也吳制荊楊而掩交廣銑曰交廣二州名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良曰曹操好殺戮故下離心人怨之

劉翁因險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濟曰劉翁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境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鄙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向曰太祖謂孫權也聰明叡達懿度深遠矣銑曰叡智也言權有深遠智量也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翰曰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初呂蒙十六隨鄧當擊賊孫策奇之列置左右其後張昭薦之於孫權遂拜為別部司馬此所謂拔之於戎行也孫權破荊州得潘濬識其賢即以荊州事以諮之係虜者言濬破敗為孫權所擊獲也虜獲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向曰誠心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推誠心信於人已不憂前人有欺也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銑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偪也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翰曰魏大司馬曹休侵吳孫權乃遣陸遜征之權執鞭鞠躬以送之則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良曰時曹公入荊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濟曰卑其宮室菲薄其飲食也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向曰披張也虛己者亦猶虛器將容物也其謨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己而納謀臣之計也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翰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皆退獨與肅對飲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也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向曰張公張昭也游田謂畋獵也賢

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銑曰諸葛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屬也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翰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之煩苛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良曰權會羣臣權自行酒虞翻佯醉而伏權欲殺之劉基諫而止乃勅左右曰自今已後醉後言殺者勿殺議亦謀也三爵謂醉後也誓言戒也屏氣踟躕以伺子明之疾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呂蒙有疾權欲數見其顏復恐勞其起故常穿壁瞻視之見其下食則喜不然則夜寢不安也屏氣踟躕謂窺覘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踟躕緩行也伺謂伺候也分滋損甘以育陵統之孤向曰將軍凌統卒權聞之哀不自止統有二子權內養於宮中與權子同分滋味減其甘美之食以育養也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皃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濟曰諸葛瑾使蜀或人謂瑾與劉備相通權曰吾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矣出則弃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弃也子瑜瑾字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翰曰肆用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良曰厭安也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国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向曰遑暇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礼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如慊也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礼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若言天下以我為之有慊然欲居宮室車服盡如不足甚也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

之鈌粗精濟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擁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鈌失首粗得增脩也雖醲化懿

綢未盡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翰曰言雖醇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綢羅天下則未列盡於上代帝王之跡然至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

沃其民練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銑曰練謂習戰事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

阻險塞良曰器謂兵器也濟曰負恃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翰曰封域謂疆界也

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

術向曰御理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銑曰敦勉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循定

策守常險則可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

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

陸無長轂之徑濟曰其險狹行車之路也無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

百萬啟行不過千夫向曰闊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舳艫千里前驅不過

百艦翰曰舳艫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爲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流迮以爲險阻机械兵器之總名也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宣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向曰言彼北皆有机械也銑曰言晉人所長於陸戰若棄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荊揚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

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以招延晉軍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群蠻同爲背叛也寶猶堅也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亡机仕于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兵沿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下曰沿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

窺生路（言吳人自謂步闚也蹊路 謂於此也又窺謂揆音也）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翰曰宵夜遁走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彊半也）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銑曰俘囚 取人曰俘獸曰獲 計言勝不計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向曰言陸抗之謀 豈欺詐於吾也）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翰曰自陸公捷則烽火之候希 有驚動而彊埸少其虞備也）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良曰言陸抗沒之後而晉有潛謀伐吳自此而始 孫皓無道吳釁日深而六軍於是驚駭也兆始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濟曰晉武帝年號吳言太康時兵衆未能盛於曩日 魏蜀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尚[illegible] 而吳滅者由[illegible] [illegible]後九及將也）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翰曰孫皓時郭馬反 殺廣州督虞授[illegible] 於魏蜀之[illegible]廣州豈亂豈不由元 良曰明王在[illegible]向時謂蜀魏也）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邦家顛 覆宗廟為墟是以陸公亡而邦國乃殄矣 不其然歟謂 豈不知此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向曰玄謂太玄經也 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向曰恃險 則地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

所謂合其參者也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良曰捨去天地人三者之理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濟曰四州荊揚交廣也皆吳地也萌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兵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此所以用之者失謂任群臣付授之心非其人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銑曰先王謂吳先帝也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銑曰敦愛也俊乂謂賢人也士人謂百姓也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翰曰上行其恩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如一而君臣之道得則危不難事不足憂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人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濟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故能保社稷固土宇則長無衰亡之思也微子朝周過殷故都見麥秀漸漸[illegible]曰以周之[illegible]所以服所立也乃志勤心悲周大夫行役過宗周宮室盡為禾黍[illegible]之詩若彼周長有王西周則[illegible]之事也[illegible]悲之也

五等諸侯論 翰曰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之爵号也盖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銑曰黄謂黄帝也唐謂堯也五等之制自黄帝至于周室尚不改易至秦并吞天下列置郡縣而漢因秦之敝行而不改也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 向曰詳議也 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翰曰曠遠也 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濟曰夫子任重必假借衆賢之力用衆賢之才所以分重而輕其事乃濟也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良曰五長即五等也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使万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 銑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以固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 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 向曰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維城盤石之業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 翰曰綏安御理也 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 濟曰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爲人君即不然也 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 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上者謂君王也 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

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如在利之時因更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与天下共分饗使則國之不理与諸侯同憂矣乃理矣危害与諸侯共除乃安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翰曰博廣篤厚遠長也憂深謂憂天下之深也故諸侯饗食土之實万國受世及之祚向曰子孫相承絶曰世及祚福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銑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良曰九服天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濟曰上之視人如子下之信上情相連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共國理則足以共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足以相援以御彊暴也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向曰言分而久之定人九年也然後國安由万邦之思治銑曰言天子國安由万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安也主尊賴群后之圖身良曰諸侯謹敬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也群后諸侯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濟曰猶諸侯即万邦則国安圖身則王西譬猶衆網之目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備故天網通安相通也四體辟難而心膂獲乂翰曰四体四方喻諸侯也辟去也膂背也心背以喻天子也乂安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其難而天子之国獲安也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向曰三代夏殷周也四有三不間有四今云四者侯也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

褒亹繫乎其人銑曰上欽寬仁下人懷恵其化則興行上政怠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也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良曰亮謹也言明也言事明猶不常故世及之制敝於彊御厚下之典漓於末折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敝於彊禦而難制謂其益盛而天子恚之也折斷也土地則少於末大而本折也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大於本小則本必折也漓薄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翰曰遘起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年天子无道則諸侯彊者侵弱此釁起自夏殷周之末年也陵夷謂稍毀也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諸侯之道頹毀終于此時也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良曰成湯周公觀見夏商封建之事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濟曰文質損益各以取其宜也物事也故五等之體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銑曰革改也畛彊也亦皆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彊之制有盛於夏殷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向曰言成湯周公豈好習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通所宜為也玩好經理計筭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翰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可遠為禁止而垂善制以有衰敝蓋不泰之敝也且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已而秦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

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良曰是以理国之初者構且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終蓋亂少禍豈謂立諸侯則不可乱置郡縣則非政理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也經治始初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銑曰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主弱則其諸侯以為勇佐使不失其位也釋去也翼戴猶輔佐也及承積其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良曰祚福也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濟曰言諸侯既從天子則雖王室承卑且使皇家之緒絶而不止天子雖遭否塞其路必存豈非諸侯置盤石之勢使之然也統緒輟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翰曰尋用也左傳云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子者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也況其國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秦不封子弟乃如用斧斷其所庇蔭也秦所以不封諸侯將以弱其下此制国之術實為昧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良曰言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国有憂難無人與之共除害也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頗由孤立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釁實由不封王所置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銑曰言秦徒知五等有陵夷之患不悟土崩而不解又執莫有助援可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濟曰競彊也然片言

勤王諸侯必應翰曰周室雖不強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匡正者諸侯應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向曰公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者有九振矜謂自美也言齊桓公自美已強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覬鼎之志銑曰晉侯朝王請隧不許謂請掘地通路為王葬之禮也收用也圖謀也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頓猶廢也此二君也不敢欲偪周而取天下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濟曰言周室雖弱諸侯之強猶如秦之大崩壞豈有漢高祖項羽之流能闚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野澤哉言周無此事也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而覆滅之禍豈在曩日翰曰設使秦能用五等之制雖其无道且有諸侯共理其弊而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日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向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漢室既興革秦之弊大開侯王之國以封子弟也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強盛長亂起姦邪所以危國也鼂錯又恐諸侯盛以為亂乃勸景帝削諸侯之地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良曰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多故疾為叛[illegible]土狹者力不足故為逆遲也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向曰六臣謂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弱綱謂漢初紀綱尚弱漏網謂法網踈闊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濟曰皇祖謂高祖也夷傷也黥徒黥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

帝吴王濞也言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傷故云矣於黥先也吴楚反景帝使袁盎使於吴吴王知其欲説笑而應之曰我已爲東帝孝景帝病之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良曰言漢所以諸侯爲亂者竟土廣大過於王典所以爲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翰曰呂后背高祖約而封呂氏爲侯而呂氏將起禍難朝士大臣皆以顧望代王之代王疑欲不從宋昌畫策曰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今大臣以王賢聖仁孝故迎大王王勿疑也代王乃之長安即是帝位從設其策此則諸侯所以爲帝室之援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王侯之名實無其國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子而使王氏作威万邦无諸侯之忌故王莽襲漢易於拾遺物也五侯謂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新都謂王莽封爲新都侯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循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猶遵其必喪也故言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僅及數世姦宄充斥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内外充斥充斥言多也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横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翰曰從横謂亂也夷平也言一夫爲亂而城池已爲寇賊所平也豈不危哉爲无諸侯之援故也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向曰放命謂弃叛王命爲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五國二曰邊伯三曰元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頹二曰叔帶三曰

子朝是皆為乱王室者也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也以三子之乱弃国出奔也委弃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劫逆僭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鉦征鼙震於閨宇，鋒鏑流乎絳闕。翰曰鉦金声也鼙鼓也閨宇謂四方也鏑亦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乱流于天子之宮室也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乱。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国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国也覃延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頗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是以厲宣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翰曰厲王無道出奔而厲王太子居於召公家也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後厲王崩于奔所二相立太子是為宣王此則諸侯之援也襄王避子頹之難奔鄭鄭伯納之二王皆復位此亦諸侯之功也振起也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向曰言周王霸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之內暫乱而四海已沸也階闥宮城內也擾乱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乱哉。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入夕乱者言遠近無所援助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翰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无此人哉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无周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无諸侯可以共為矣則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

於位賤而勢單人不威服耳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挫怒莫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手也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
室銑曰鳩聚也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濟曰奧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
臣無相保之志翰曰師旅兵衆也班衆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敢則无闘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是
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向曰謂逆徒劫殺帝族也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銑曰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世子孫不必常有
安全之勢也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乱今之牧守皆以官方
庸能良曰庸用也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
陟日用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中黜陟之理日用於時也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翰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
国以為屬屬有長十国為連連有率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宣述其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向曰君謂諸侯也言雖淫昏逸
相防制故也所容過也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銑曰既相防制既无容過何則不為理也
故先代帝王有此諸侯而不興也苟或衰陵百度自悖翰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此自乱法也苟且所法勃乱也
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向曰鬻賣也貨貝多者則高官少者下位故云以化貝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

羣后也銑曰誹謗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
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衰亂貪殘之事改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
治濟曰謂其爲長父子孫計故謂思理郡縣之長爲利圖物翰曰謂其知不久居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何
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向曰企羨也言羨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脩己安民
良士之所希及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事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良曰
銳利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濟曰憚難也言衆皆為之故不憚也損實
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翰曰實謂政化之美以人損之名謂虛言之名目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向曰此郡縣長所為如此五等諸侯則不然也
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
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構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夏之屋爲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翰曰謂其扶而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使其並賢
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皆理則諸侯以長久而然則探八代之制幾
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恵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以利己過則深焉

可以一理貫良曰八代五帝三王也一理謂合典則也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濟曰秦弃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大皆可一言蔽之也

劉孝標辯命論并序翰曰辯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向曰主上謂梁武帝也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銑曰赤墀天子所居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濟曰天旨謂天子旨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濟曰日者謂掌日月依數之任者卜祝謂主卜筮存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當獨非此者之流耳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向曰夭謂短壽也閼止也言命之年可止於而不可止也紛綸多也言人所論之者甚多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闇其惑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長並言紛紛貴賤富貴天命皆自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闇謂開也開人心之所惑也至於褐冠緌纓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向曰褐纓分白賤之居也褐

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人有其運雖貴高門謂富貴也譊譊喧呼阻格異端斯起銑曰譊譊喧也謂言語喧繫不足兒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濟曰李蕭遠作運命論不其本根而不通其條流也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良曰郭子玄作致命論言吉凶由己故云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翰曰事在冥昧理不可定故云嘗試言之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向曰任其生理故无主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銑曰物之生也任夫自然但見其形貌不知其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濟曰万物所生皆得其所而不知何為得所也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良曰道之无形則鑄陶万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万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翰曰亭毒均養也虔劉殺也皆任自然也墜之深淵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翰曰墜淵謂鱗介之屬也升霄謂羽翼其類曰不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蕩乎大乎萬寶之以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銑曰蕩蕩廣也宝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万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壯化終不改易之也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良曰冥昧也兆猶兆也言命定之於冥昧之中不可改易也鬼神不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地維絕天柱折言命運若來雖有此力无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戰日將暮而不勝魯陽公以誠壓

戈曰焉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翰曰言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於箭漏箭漏刻漏也皆天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箭幹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銑曰放勛堯也浩浩襄陵謂洪水也天乙湯也焦金流石謂大旱也言堯之大水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其不聖明乎蓋天命也文公嚏其尾宣尼絕其糧良曰文公周公也詩云狼跋其胡載嚏其尾是跲也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命也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濟曰顏回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翰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淑媛婦人也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何食周之草木夷齊感而死子輿孟軻字也魯平公欲造孟子所幸嬖人臧倉毀之戒人來告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乎訴毀也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向曰伍員吳賢臣也吳王不用其言乃賜死以鴟夷之革浮其屍於江中三閭大夫謂屈原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傅也馮都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向曰相譚字君山仕後漢世祖為議郎天子使其決讖譚書曰譚曰臣不讀讖書上怒欲斬之譚叩頭流血出

補六安太守丞道病而死鴻漸言鴻之飛自陸漸高以喻仕于也鍛殘也言其為帝所殺而死亦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荀道鳳起摧迅
翮於風穴【翰曰馮敬通少有周苟之志漢明帝以為才過其實抑而不用鳳起喻賢德也摧迅翮謂帝不用也鳳息灌羽弱水暮宿風穴】此豈
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濟曰上之所述聖賢盡遇其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盡天命也】近世有沛
國劉瓛【桓】瓛弟璡【津】並一時秀士也【良曰近世謂齊朝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
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向曰楊震明經博覽无不窮究故時之諸儒謂之為關西孔子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
【誘進也】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銑曰崐山名出美玉亭亭高皃】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翰曰衡門横木為門言貧賤之居也】而官有微於侍郎位
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向曰殂落死也兩賢則瓛】
【璡也言因此兩賢不達故言古之典則也】昔之玉質金相英旄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
才而莫用【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皃也擯斥猶弃置也韞謂懷藏也】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
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翰曰其肉脂膏塗於平原填於川谷也】堙滅而無聞者豈可
勝道哉【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灰滅而无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比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
之與殤子【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皁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

與敦洽濟曰何頓畄者黠妻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貴美醜之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間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
體命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或不召自來
或因人以濟良曰言人之運命亦有因人成者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非可
以一途驗而其道微密寂寞忽怳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銑曰忽怳不明皃言運命出於无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声所聞見也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
成象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偶於人則運命莅或不相符也若乘物偶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譬天王之冕旒任
百官以司職向曰冕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冕旒之尊須任百官以為三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亦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而
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奇響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龍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龍勝者於伸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術挺生謂其英智自得非由命亦不非千年五百之運命也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翰曰彭越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勢与執也言有不達運命者見韓彭二人豹變為列士之王謂壯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見張桓之
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良曰張禹桓榮以博學而至封以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濟曰莊子云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有力者負之而走其昧者不知也言皆是所禀受天道運轉
非必已能所致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所為不必由己也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爾請陳
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噅許為顣頞形之異也銑曰美顏膩理好皃也哆噅張口不正也顣頞鼻蹙皃也
乃人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向曰朝謂日未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日出乃死龜鵠
壽乃千歲故年之殊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良曰聞言如響謂耳聽也菽豆也辨別也同知三
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
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下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者是知二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龍犀日角
帝王之表向曰額有龍犀入髮額左角有日帝王之相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翰曰目上下匡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
文撫鏡知其將刑銑曰張裕善相術每窺鏡視面自知刑死也壓紐顯其膺錄濟曰楚共王有子五人无
適以立之乃祈神請擇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密以璧埋致於祭所之庭令諸子當對而拜者神所以立也而諸子皆遠之平王弱抱入而拜之拜兩皆壓於璧之紐壁
上鼻也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夜
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
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常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皃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迹發於

前期溟涬沆布兒 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賓實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一也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賓實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帝位也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良曰有侁氏女子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於其君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乃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歷陽地名也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後卒沒為湖人悉化為魚鼈故言化為魚鼈也楚師屠漢卒雎息惟河鯁其流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塡也言項羽殺漢兵於雎水之上雎水為之不流蓋死者塡之也秦人坑趙士沸聲如雷震翰曰秦將白起坑趙降兵四十餘万流血成川沸声如雷也 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亢之哉其蔽三也向曰礫瓦也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学伊伊尹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全文学之子知幾之人亦何亢御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銑曰纇瑕也璜美玉也考猶不平也 故崔駰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翰曰崔駰為長岑令司馬長卿為文園令 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緑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向曰縣黎結緑美玉也色潤也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

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弃州部（良曰牧養也淄石地名）設令忽如過隙
溘（苦合）死霜露其為詬（呼豆）恥豈崔馬之流乎（銑曰詬病也）及至開東閣列五
鼎（翰曰主父偃後為齊相公孫弘後為御史大夫貴士開東閣所以待客礼也列五鼎之食言貴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
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
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翰曰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故重華立而元凱
升辛受生而飛廉進（銑曰言善惡各從類而見也重華舜也元凱八元八凱也辛受紂也飛廉紂之諂臣也）然則天下
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濟曰薰香草也蕕臭草也梟惡鳥也鸞神鳥也此風俗之弊）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
堅耕耘於巖石之下（良曰渾敦檮杌不才子也踵武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横（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
心宴安鴆毒（良曰言心懷惡）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向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
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翰曰大風鳥名青丘地名鑿齒獸名華野地名昔者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誅鑿齒於疇華之澤言今戎狄亂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自金行不競天地板

蕩左帶沸脣秉閒電發銑曰金行西晉也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乱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秉此閒隙如電之疾以爲版逆也謂劉聡之徒也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謂爲帝號也中縣謂中国也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良曰仞滿也神州中国也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向曰古人云爲善則福爲乱則禍今盡反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但乱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銑曰賦布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猾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絓及中庸之人皆有事皆在於所習而成也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向曰言中庸之人遂物迁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黄相閒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变鮑魚臭也芳蘭香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良曰楚穆王成王子也初成王欲黜之乃告於師潘崇崇請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死穆王乃立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翰曰商臣則穆王名也仲由子路也衛太子蒯聵以戈擊子路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於地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

世言惡者乃人善者乃兆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濟曰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火星心宋之分野劏召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也以喻宣之疾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国无人何以為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是夜熒惑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罰星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殷帝自翦千里來雲翰曰殷時天下大旱湯乃以身禱而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而四海雲來千里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為善无徵則未洽此義此義謂星退雨至台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銑曰于定国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令門高大令得駟馬高蓋出入焉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果小子定国為丞相封侯此所謂待封也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母見其刑罰多乃謂延年曰不聞仁愛事以多殺此豈為人父母意哉我不意當老見汝被上我東歸掃除墓地遂去歸郡後歲餘延年果敗而被誅也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良曰仁道陰德必有所報若使无之則何為脩善立名者乎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翰曰婉柔也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濟曰河漢之水深廣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礼樂以進中庸懶怠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懶窮至也積善餘慶立教也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勸人為善其實在命也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此孟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且荊昭德音并雲不卷濟曰荊昭楚昭王也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此妖異也楚使請移於令尹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之股肱何益也是則荊昭德音而氣殺二日景滅也丹雲則比赤氣也宋景公熒惑之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向而福異也周宣祈雨珪璧斯罄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賜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不曰于叟于公也種德立祉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而延年速見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銑曰蕩蕩廣貌帝天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翰曰雞鳴不失其時也在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並居亂世之世其善不改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川襲冰紈向曰粱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紈素繒也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

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瑶臺夏屋不能悦其神向曰夏大屋也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屈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翰曰史公司馬迁也董相謂漢董仲舒也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有此文乎

文選卷第二十七

百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論下 劉孝標廣絕交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　箴 張茂先女史箴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崔子玉座右銘　張孟陽劍閣銘

陸佐公石闕銘　新刻漏銘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

潘安仁楊荊州誄　楊仲武誄

劉孝標廣絕交論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劉倣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銑曰朱穆字公叔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客主人以相問以明為論之大指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向曰奚何也 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也 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良曰絪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鳴鳥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翰曰王陽登朝貢人

貢禹隱之而喜卒于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產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也悲為无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銑曰琴瑟塤篪皆樂器其声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兒婉孌相從好兒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塤篪其芬如蘭茝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悦也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盂玉牒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牒禹所刻文合玉牒古人有嘗事則銘鐘鼎以記之也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銑曰匠石只巧漫者鼻上有泥上匠石運斤成風声以斲之堊盡而鼻不傷從此廢者死匠石為之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友亡相知則絶也雅正引曲也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良曰范式与張劭為友劭卒乃夢於式曰吾以某日死子豈能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塟而柩不進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哭喪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矣白紼引柩乃前款款誠也尹敏与班彪友善每相見晝即至暝夜即達曙陶陶和樂兒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翰曰駱驛縱橫不絶向曰烟霏雨散喻多也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計之人无能測其委趣也而朱益州汩彝叙粤謨訓捶直切絶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銑曰汩亂彝常也粤当為誕也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鸇鷙鳥豺虎攫齧嗜貪而无親愛之也猜疑也言公叔若絶交論是亂常叙誕謨訓蒙咨自謂也

客所此喻欲請主人撫琴喻也主人听笑貌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徵音未達燥濕变

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高同听笑見循絃曰徵罪有草曰由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感是不知

羅網也喻畏可補鵬琴循絃不達燥濕之声变張網沮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驤蠖屈從道汙隆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揚搖喻出處名言聖人持明道闢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之隨時隆殺也而

況交誤一日月聯璧賛亹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

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曰良

日月聯璧謂至時督亮微妙也弘大也雲飛由薄謂交亂而後合離能正直也言互也九成韶楽也聖人如明時則行微則從智之理處

一亦乱亦五聲乙合圖之音亦猶五音合變化以成韶楽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宗自執事也以公取朋類之故謨云神聖為言以絕交之論得矯時之理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翰曰組綬類也織謂編以成也言己交以仁

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成器物也愉悅也陵夷猶陵遲也言歡慼同也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

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

万古而一遇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左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從變也素雅也言素交心相知而

跡相忘謂危難之時而不改其節若乃天下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

之雅交也歷万古而一遇謂不可逢也

利交有五術

勢交

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詭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飆起驚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人多詐偽險巇鬼神之尚不能究尺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以賈損交之道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其勢盛不知其然交如水之決

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良曰源本也派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於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此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

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銑曰雕刻鑪捶神斡喻化也吐嗽雲雨謂因呼吸也下霜露謂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嗽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上皆懼其威風之盛也燻灼謂熾也

靡不望影向曰靡無也言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逐勢力之人如星奔川騖趨影聽響而趨於富家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鶴蓋言飛蓋也流水車也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

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沉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銑曰頂頭也踵足也隳墮毀也抽拔也言尺心也要離吳王宗殺慶忌先殺其妻子誓言也以身從物曰徇湛自殺此謂翰軒孟嘗君秦子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而不於我自其禍然也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

燕金究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汗而鳴鍾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公白圭程羅裒皆貲至巨万鄧通如一號陶朱龍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況家多金宝賤人為之金穴漢將灌氏以賁貲騁連騎張氏以馬醫鳴鍾開里門也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卑也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与富女會績曰我无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論語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常齊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踊躍颯沓鱗萃言多也萃比發瓶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一也銑曰言公貞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援也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謂賄貨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讌喜謂遊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声籍甚猶名声也郭泰時謂有道昔遊洛陽東都人倫歆之後將歸搢紳士子送之与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頭也加以顩錦兀頤蹙將六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濟曰顩頤蹙頞謂之頤蹙額涕唾流沫出腆強奏之相而奔其往時也顩醜皃頤頷蹙促也頞鼻莖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而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頌雄盛辯辞之謂也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

談交　窮交

言良曰溫燠也嚴苦感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衍在燕有寒谷不生五行吹律暖氣至而生黍今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乞頼其餘論附駔子朗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紈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遒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辯也丐乞也駔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辯者乞餘論乃猶蝇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声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以哀鳴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呴以沫似相親也乃游江湖則以相忘矣用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怜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亦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怜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其致也斯同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胡臘反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雖死不出也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由在貧賤也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浦几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翰曰伍員子胥也濯溉洗濯也宰嚭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佐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厄於奔吳陳張困於立趙也馳騖之倫澆薄

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鶵曾史蘭薰雪白鶵曰鳳雛翰謂旋走也倫輩操并衡秤纊綿揣量也言趍走之乎又專之輩皆欲秤勢之輕重詩條量氣之鏡細若勢輕氣微衆行如顏回者其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就如鳳舞吟君子蘭薰雪白吟芳契舒向金玉淵海嫏雲灝瀚河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深司馬長卿楊子雲文章如灝瀚之瀕河漢之廣灝瀚錦繡之寫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卒有落其一毛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洸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上梗謂土人木人也菽豆也若衡重錙銖纊微影飄撇匹俄雖其士之蒐慝睢兜之掩義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纊飛皃喻微有氣勢之人蒐慝匿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一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荊楚也莊蹻為盜跖扈於南楚巨大猾乱也盜跖為乱於東陵東陵地名南荊之跂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翰曰匍匐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舐痔後病也宣人舐之言趍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兵亡驩兜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只蔚傍擎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孕意也脂韋柔弱皃佞皃辟由諂皃導引也謂作柔弱之皃引誠心於勢人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鯢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

伯夷悳椰下惠苞苴篳筍司以裹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附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天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闤闠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言相譚譚无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

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說曰遞迭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恒通塞之理如循環无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

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同請詐則異其變化謂貧富貴賤不同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

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翰曰翟公為廷尉賓客皆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羅後復為廷尉客又往公乃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規規小皃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人矣謂翟公若門刺客兒事故也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銑曰殄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以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向曰攜離訟諍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濟曰陷沒也貪食為饕貪財為餮言嗜利沒在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恥也古人知三

釁之為梗擢五交之速尢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良曰梗病尢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馬檟楚杖也昌當也旨美也美哉夫升朋之情遠也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傑俊茂也綰貫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遒美也麗藻謂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猶連衡也謂與許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字文好養賓客鄭莊仕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見好賢人也見一善則盱吁衡扼捥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向曰盱衡舉視也扼捥揚拳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劭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品題故汝南亦有月旦評焉耳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濟曰輜軿華車也轊車軸頭也閫閾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隩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隩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良曰顧眄也人有賣良馬者立於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騏驥駕鹽車於吳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己也言士

人目眄顧亭翰拂而升其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莫不締恩狎

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

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皃言當時与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

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粮与角哀餓死於樹中矣及瞑目東粵

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銑曰

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楊州楊州則梁之洛陽也繐素牢爲帷也行喪靈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綿漬酒中常持弔乃至其家

乃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礼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无車馬之謁也藐爾諸孤朝

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向曰藐小皃諸孤謂昉之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瘴山癘惡氣

也言流離遠惡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

分宅之德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

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臭如蘭比言到溉兄弟平生与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

而不問也无叔向下泣之仁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

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言到溉一何至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嶄絕危斷皃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

噭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鶩走也言裂裳裹足奔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噭之潔白見雰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必到治者信可恥畏也

陸士衡演連珠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而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沖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月迴迫自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沖虛臣躰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而時相諧以成且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循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且事无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声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稱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尽則困用廣能寡能尽則凶所稱之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

事業百俊受職貞臣致力佐王常辞爵祿豐大故能安国存身而无叨濫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王明王之與賢臣亦相雁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王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濟曰此章明君王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李使者如鳳鳥之來也言昏亂王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处於山岩則發使以求之也漢使王襃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国危亡交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以謂相承不絶也五侯謂王商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夷謂頹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国舉選之道曾君之務漢祚中缺蓋由此也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万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覯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衆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万物各盡其分故百姓无乏匱之也

臣

演連珠

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盻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礼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无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巢父也箕箕山名盻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時傅說也隱於傅巖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於中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鏡之明謂目也形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礼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躰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礼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翰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此卻美人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出于崇虛不能移於人心冶美也云冶媱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良曰此章明雅物有方則无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時若難亦易為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言

績梁者彈絃之人思与合曲亦由明王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位亦明王所思与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无窮屈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意變故无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習之時用情与太平之世同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非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罪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尸諫也衛侯至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无黜殯進賢之事此陸生之誤也禽息自擲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進之言此二人所有豐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喻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王賢臣由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抱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貞心而後名彰言香灰而香方

音以經急而繫詠但列二十首文從身如即當手而後成名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楊門之哭良曰以喜謂良宰也七銅大夫設宴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趙武侯韓[?]侯趙斯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覘宋反報晉侯曰宋楊門介死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覘哉言此二人脩身衛主[?][?]於傳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致加兵於齊宋也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適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謂詠節也言繁音大小雖異但合於韻舞容俯仰殊異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不適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銑曰此章明賢人得時德[?][?]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而芬澤之香響因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深賢人因時而後彰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遅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无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書語也言循書語者乃攬[?]宗要貴空言苟不足理機務也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湯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資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晷日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溫涼也蕭艾惡草喻惡人芝蕙香草喻善人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其燠聖王理人亦不以貴賤而殊其德天也蕭蘭霜露普徧共天也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道繫於神人亡則誠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翰曰此章明一藝可以習致妙道雖以力求也贊能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史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之斵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乎妙外物易善也非專繫神輕成乎八六之聲則成由妙道則難傳也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銑曰同此言上下貴賤由其賢愚則同也言物有貴賤殊別賢愚異理至其極則同歸[illegible]所能也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由取之理不加於時常水火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楚也言郢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不請之野人不聽馬圉往說之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

錄卷之

不食二十畝邪野人大抗辭而罷之言楚人其唱惟曲凡耳所不聽者貞虫陶其芳義野人所不善見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重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絶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翰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如道在身者難繼也董煙徵聲喻世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徵音錄響曲終則絶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虚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藏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也善藏形於闇自以為深月發光藻而照之喻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照之於日非索捕聖非探情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翰曰此章明姦黑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雲霧喻亂臣也言去雲霧則天清而水平誅黑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劭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於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顔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翰曰此章明君當時因擢賢才也空慕云又北里樂名樂曲婉順變好貌待也西子西施也夫人況耳目若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曲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

豈忩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民倫不能救棲遑之辱

向曰此章明生禺之不可以教変俗敝不可以力移也叡明也童昏騃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心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勉己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揆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濟曰此章明人事〼表不可揆知也循轉也揆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差轉有定分故可察易无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无恒之人心口相謬昜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良曰此章明賢才在人事各勢不可以殊能兼也優勞也定向苦感不安其隙也夫傾聽求音者則耳若而目〼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然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陵霄之節厲

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持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遷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

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致和人得其足矣鈞大中大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之雲高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也密宓子賤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夫聽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彼子路宓子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前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燿。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瞍謂盲人喻愚也懸景謂月也月象權臣也秉乃出也夜光壁名喻賢也武夫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者同為无察月出則夜光與武夫咸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臣聞示應於遠，近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乎志之遠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傃向也謂律管向地中候氣也欺詐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則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詐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君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良曰此章明聖人以直御物不私其情故无不應也畜積也究尽也絃有常音曲終則更其以挍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无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躰故能尽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柷圉希聲，以諧金

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柷圉止樂之物鼙小鼓也夫柷圉鼙鼓音雖希疏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士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殊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銑曰此章明人無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猒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猒飽充足也王鮪魚名俎槃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室照蘭膏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夏屋有時而傾翰曰此章明人性循化也易聖人為理亦可不拂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發夏大傾則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翰曰凝止也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動貞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以動止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絜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淫風大行濁亂之時則貞以居大今堅正風淳則側循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得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絜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

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

其亡簪 齊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弃也昔楚昭王与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蹄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国雖貧豈无一屨哉吾悲与之俱出而不与之俱返矣於是楚俗无相弃者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在時所用或有可弃貧賤之次在於貴賤志故楚王之悲少原婦衢蓋欲獎厲薄俗也

目聞觸非其類雖疾不應感以無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弥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琅曰此章明理行累急之政則不能襄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弥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雨一猶也東風動條必降雨而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目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乾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国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火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盛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貪國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尽為禾黍故无佇立之跡

目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

郎笛跌而吐音銳曰此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己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細綱也大哉曰賁朗明疏通且天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巽而正天用心附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綱故物不能逃而无不通也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閑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也所謂天下於友比人无罪元嘏曰欲以辱汙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天理有可守者為勢所奪道有可閑者為成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聞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良曰此言明弃虛取實也圖書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燭察火於灰不見赫烈君信虛言不能存道乃從其實形於影不至其實質也造至也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濟曰此章明君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闡微術功大道有必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術於方家琴張五絃物於象者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翰曰此章明言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此蓋天步晷影脩長短也夫天躰雖遠可以法推者疎而易知神機至近水能理見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一不重其大一不輕其小臣聞虐暑熙

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雷土也陵火原出明以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仲連隱於海也鹵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鹵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減火之性熱凝陰不能減累繼以桐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向曰山早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當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不及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渥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彫寒木之心翰曰此言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心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於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鶴霜雪不能彫松柏也淫侵也

◎張茂先女史箴良曰女史女人之官掌書后妃之事箴諫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翰曰茫茫廣大兒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揔氣流而為形有物隨人為器也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銑曰庖犧伏羲也肇始經治言伏羲始治天下始立夫婦君臣之道也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向曰猷道倫治也婦德尚

柔含章貞吉 濟曰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 婉嫕 翳 淑慎正位居室 良曰婉順嫕靜淑善也正

位謂皇后也 施衿結褵虔恭中饋 翰曰褵纓也虔敬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 肅慎

爾儀式瞻清懿 銑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

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向曰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感之而勤於政事

齊桓衛姬以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矯桓厲操也二主楚莊齊桓也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

知死不吝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漢元帝幸虎圈熊逸出攀檻欲上殿左右皆走而馮婕妤以身當之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死不惜也言

情也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良曰武帝嘗欲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觀古圖畫

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无近似乎言此豈无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其微漸遠也 道罔隆而不殺物

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翰曰殺減昃偏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 銑曰

替廢也崇積成山嶽積小而成高遠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廢德似機之易也 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向曰飾容謂理妝飾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 濟曰愆失也 斧之藻之克念作

聖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也言脩飾其德則為聖人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

以疑 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同衾謂夫婦也 夫出言女微而榮辱由茲 銑曰言榮辱在口言善惡

光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向曰幽昧暗也玄漠寂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處而以為无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知也無矜爾榮天道惡盈濟曰矜大盈滿也言无以榮自大天道惡滿也無恃爾貴隆隆者墜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鑒于小星戒彼攸遂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言尽婦人之道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銑曰螽斯蚣蝑也言无妬忌故種類繁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理之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懷輕薄之行者則自取尤過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銑曰翼翼矜矜小心兒興盛也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所箴敢告庶姬向曰言守靖恭於躬則榮至自期於汝身司王也庶姬庶妾也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并序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將因隨竇憲行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翰曰寅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升為三公使輔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万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于朔方向曰耿秉為執金吾御林小也朔方北方也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既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良曰暨与也与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元戎輕武長轂四分翰曰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雷輜蔽路万有三千餘乘銑曰輜車也言兵車之衆如雷声也蔽塞也勒以八陣涖以威神向曰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牡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曰鴈行涖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濟曰玄黑色絳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遂陵高闕下雞鹿良曰陵上也高闕雞鹿皆山名經磧鹵絕大漠翰曰磧石也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銑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号殺之以血塗軍鼓曰釁鍔劒鋒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彗埽言除也此並威武之威矣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濟曰蕭條空里望遠之皃言寇賊无餘也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良曰區亦域也殫尽也旆旗也言既平匈奴考書傳驗圖牒皆見匈奴中山川也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翰曰踰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躡冒墨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銑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君長号也區落部落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向曰攄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卬言今誅之以舒高祖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並賁怨玄神也下

徵 在玄切 家? 五臣本亦作徵 陵切

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武天子之聲也 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 翰曰鑠美勦絕也言美哉王師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 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 銑曰敻邈遠皆遠也亘徧也神丘上也建立隆高嵑碣也 熙帝載兮振万世 向曰熙廣也言廣帝業上振萬世

○崔子玉座右銘 翰曰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文章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 良曰以仁為紀綱也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翰曰隱度於心其言能然後動謗議何理何能傷乎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銑曰臧善也 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向曰涅黑土也緇黑色也曖曖暗貌也言在涅不染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 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 向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言以此戒人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良曰行行剛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悠然甘於損敗堇也悠遠長遠之貌也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知足不貪故祥害也

勝不善也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銑曰苟且也恒常也

張孟陽劍閣銘向曰晉載隨父任蜀郡太守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晉帝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濟曰巖巖積石白貌梁山山也峩峩高貌遠屬荊衡近綴岷嶓音波良曰屬連也荊衡岷嶓皆山名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翰曰邛山名僰亦夷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國名也狹過彭碣高踰嵩華銑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惟蜀之門作固作鎮向曰大可以為鎮險可為固是曰劍閣壁立千仞濟曰劍閣言其峯如劍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窮地之險極路之峻翰曰言窮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翰曰留此險固亂世則逆而拒之道清時則順而開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拗也開謂晉帝平蜀而開之秦得百二并吞諸侯說曰秦地險以二萬人之眾可敵百萬故能吞并諸侯也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翰曰齊地險以一敵十故能以二十萬當百萬田肯謂漢高帝言齊秦形勢之險也矧茲狹隘土之外區向曰矧況茲此也狹隘區域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也一人荷戟萬夫趑趄濟曰言一人荷戟守其險萬夫不能進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良曰匪非也言非親信不可令居此險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濟曰喜歎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歎曰美哉山河之固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已劉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之国左洞庭德義不修禹滅之殷紂之国左孟門太行不遇武王殺之由此言之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敵国也武侯曰善洞庭州名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銑曰迄至昏暴作小績功此言天命不易憑險難而作昏者少不敗其功也）公孫既滅劉氏銜璧（向曰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劉禪王蜀郡鄧艾伐之禪乃面縛銜璧而降也）覆車之軌无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濟曰言公孫述劉禪覆車之所无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

陸佐公石闕銘 并序

（良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帝刻石闕二銘冠絶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照起所畫異禽獸之状）

昔者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变商俗湯黜夏政（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堯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期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銑曰革改也襲因也晷影也緯星也言日月五星皆有祥瑞一色也啓開庇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代其受命也殊至於應天人之運開人神之謀明同其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向曰季末也昏闇暴虐也謂北齊東昏侯作為君臨人不道厚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跼地无歸瞻

烏靡託孫曰紂丑鉞往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民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死叛視人雖救也踦累足行也人皆自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罔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無人望歸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死叛而無所託也於是我皇帝拯之乃

操斗極把鉤陳冀百神視乃福良曰我皇帝明哲神武也拯援也操持也拯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冀家言者皆星既祀爲冀百神也視猶取也言敬由低以取多福也於是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韓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見武自雍州荊州等征故云雷動風驅盛大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止也命旅致屯雲之

應發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鉄曰依罷也烏祖開白旄屯甲帝登壇祭天也武王所何火流爲烏此並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也謂響附謂如之應聲也穿留霸路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

援旗請奮執鋭爭先向曰穿留霸路西南夷之國也其坐椎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執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于前道也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濟曰夏首夏水口也協恃于衡守郡山庸岷嶓也協合抗舍也離心謂東夷下叛也同德謂我武也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良曰凶渠首稽養副黎也言帝赫然怒秣馬訓兵嚴鼓而不未通而凶渠之帥皆泥其頭面以降也弘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千羣

朱旗萬里韓曰弘巨也舟尾曰軸檻舩接艫者舶也鐵甲也言其不陸發重也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

兵不血刃士無遺鏃獎鄧威懷巴黔底定鉄曰折簡謂召也書曰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

侶 詰言切 竄寄句

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旡遺鏃言不放箭也契鄧邓默皆部名懷來民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以藩籬戰同枯朽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疎弱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盖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濟曰華車兵車也次止也商商郊牧野武王誓衆之地亦謂商牧簞笥也言師至其境士女皆以壺簞盛漿食迎我師於路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價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朝梁徳亦猶於此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得其業也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銑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出入會而奉圖牒軍書更至也書曰一日二日万機也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僭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言之適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君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乃焚其綺席弃彼寶衣歸斯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王向曰焚綺席弃寶衣謂崇儉也晋王紀曰王命帰斯璇臺之珠還於諸侯人咸喜也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兹塗炭救此横流

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朝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投溺大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敘次納者言升為天子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翰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夏中國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銑曰班布也政教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民向曰羈繫也皆四夷區名莫不屈膝交辟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搸地千都幕南罷鄗河西無警濟曰交辟屈膝謂屈服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搸地拓千城也罷鄗九鄗言安清也於是治定功成迩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銑曰近者已安遠者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盜已擾也忘息言亡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翰曰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銑曰博士秦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於此館所以納之也言四方之人來者如市也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illegible]

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濟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於禮也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受教之化也乂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无備也簡略也阜厚也歷代規謩

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翰曰規法謩謀也故事也芟夷翦截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有煩亂人名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

布憲之文銑曰哀公三年秋季桓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經礼謂周礼也周礼大宰以正月縣理象之法於象魏使万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向曰礼記戴聖所傳故曰戴記仲尼上於蜡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觀則闕也文王自商至程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也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

黄金河瑰紫貝濟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崐崙山有流精闕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北所布蒼龍

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良曰皆闕名也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治懸法翰曰李尤闕銘曰悉理聽省乃无窮究布理謂前大宰縣法也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銑曰表飾也光崇崇重也言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崇重也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寞无記鴻規

盛列湮没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

憲章向曰憲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寞空靜皃鴻天列業湮沈罕存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天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斷闕是敗訛耳且无細草程也乃命審曲直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明習四方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良曰天紀星紀也太簇乃正月律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為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物覩雙碣之容民識百重之典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作範垂訓矣壯乎向曰範法訓教也赫赫然盛皃爰命下臣式銘盤石濟曰下臣倕自謂也刊也盤石大石也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面營洛涘浚洛故沼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涘水涯故沼謂雍川也言古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恆故雍洛或為帝宅也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翰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屏宇也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所紀銑曰青蓋謂晉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比皆无闕故使法无所照書无所藏也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闕名雙起雙闕也偉哉偃蹇壯矣巍巍峩

映重疊上連翠微濟曰偃蹇巍巍壯大皃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布教方顯淡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次日而斂之委篋謂藏書也鬱崫魚勿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翰曰鬱崫穹隆壯大皃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銑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謂取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前實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向曰寘置也四會四道也九房明堂也闕北曰准所二轍漢書曰奏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闕永配無疆濟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天地之无窮也疆窮也

新漏刻銘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暅吏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夫自天觀象晷日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暇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銑曰周禮挈壺氏掌漏刻哉歎此義之用遠也揆景測辰儆叫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儆巡宮也戒井謂宮中守井戒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夜漏盡夜深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侯殄滅攝提無紀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子者為疇人也正月

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元紀言閏餘乖錯不与正歲相值也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崐王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崐王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並擅其文而无銘也弘度遺篇承天垂日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自意也有布方冊無彰器用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質未成器用也譬彼春華同夫海棗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花不實也公曰吾詳問晏子對曰亦詳對之言何李法亦无寶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良以寫安斲法也言為法无寶安可以字人所教也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翰曰舊漏本山陰公號丕所浩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銑曰積聚若引也言漲水引布於導正法六日無辨五行不分向曰夏至加二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書曰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无辨不分謂失常也歲躔閹於撿茂月次姑洗濟曰太歲在戊曰閹茂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良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変易也言易齊政也業類補天功均柱地翰曰女媧煉石補天共工与顓頊爭帝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言齊天地壞絕而更成能補柱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坐

朝晏罷每旦晨興向曰旦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呼曉以候百官使早起屬擊也言君繫於此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遺用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昏見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參錯謬候也言違候失常時乖啟閉箭異錙銖翰曰啟閉以箭前漏水也八兩曰錙二十四銖曰兩言舊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也爰命日官草創新器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語具新漏刻也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祲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則于地四參以天一濟曰則法也地以四生金金以一生水故壺用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遺蠹舛謬也舛差也金箭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翰曰金謂壺壺形方箭引水其形圓飛謂箭也流水也吐謂箭納於壺也變律改經一皆懲革銑曰律法經常也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濟曰謬誤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累言新漏刻无乖誤也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算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疏密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虛謂消長也六曆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并魯曆也張倉用顓頊曆比於六家之疏闊之中最為微近也陸後渠覆太初曆驗朔最密也衣世貽則傳之無窮

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向曰周礼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国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万物資生等齊契信也勳倍楹席事百巾机良曰勳功也楹柱机案也太公有楹席巾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翰曰曾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乃詔小臣為其銘曰向曰此銘字初為碑帝改為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向曰晦闇也神之与首其求无跡工官罕希也神妙之道天官布能代也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濟曰熙脩載事也衡石稱也權槩斛木斗際也言置挈壺以熙事使氣平晷正也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良曰時首交錯喪亂故礼教法術銷散亡滅也遷遷水火爭倒衣裳翰曰遷[illegible]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illegible]中分明暗之時節也擊刁舛次叢木乖方銑曰漢儀書漏盡則擊刁斗自[illegible]謂打更木也此次[illegible]常也要究要度時惟我皇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變也方壺外次圓流內龍濟曰[illegible]壺[illegible]也洪殺殊等高卑異級良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狀

大小高卑名異狀也靈虯承注陰蟲吐噏翰曰虯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躲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盡而吐噏之倏往忽來鬼出神入銑曰言微妙也微若抽繭逝如激電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濟曰輟止也耳不止聽謂聽漏者眼不留眄謂伺機發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履薄非兢臨深罔戰良曰言掌壺人恐有差失甚於履冰臨深也授受靡愆登降弗爽翰曰言時之授受不愆言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唯精唯一可法可象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月不遁來日不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步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剖信也影響喻言與節相應如影響遞於形聲合昏暮卷蓂莢晨生濟曰合昏槿也其葉夜合而明舒蓂莢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尚辨天意猶測地情翰曰言合昏蓂莢猶能辨天地明晴之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銑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程謂法也

曹子建王仲宣誄 并序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良曰穹天也言皇天神不祥祖折明哲

之人乎何天神地祇而殲滅之吉謂善也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翰曰傷亦痛也零落

銑言痛其早死也存亡分流夭遂同期銑曰夭少死遂終也言存亡雖殊途夭與壽終同期於死也朝聞夕沒先

民所思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人古人也思聞道而死也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

送之濟曰素旗雜帛為之即今之銘旌幡也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良曰猗歟歎辭侍中楊肇官也遠祖畢公高也布与周同姓

銑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

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万始事晉晉獻公滅魏封畢万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厥姓斯氏條分葉散銑曰斯氏王氏也條葉謂子孫也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揚聲也會遭

陽九炎光中矇濟曰百六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矇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世祖撥亂爰建時雍良曰世祖謂光武也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翰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銑曰謚法慈仁好与曰惠恭敬事上曰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向曰衆曾祖襲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掌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

敘五典克從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大尉謂襲司空嘏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而行也天静民和皇
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下安和皇王之教達通也伊君顯考弈世佐時翰曰伊惟考父也弈大絶之稱也謂粲父謙為大將軍何
進長史也入管機密朝政以治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向曰粲父出為[illegible]
大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暨也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
聞幽讚微言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粲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也濟讚明也謂技藝廣遠而洪明微言也微言為洪聖之旨也文
若春華思若涌泉良曰春華喻繁茂也思田思不思也泉涌言不絶也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
不洽何藝不閑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棊局逞巧博弈惟賢銑曰棊局逞巧謂能巧於棊乃至博弈
之術也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宗也洛陽也隕顛謂
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言宰臣專制遷帝於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濟曰
阻艱謂亂難也翕然鳳飛兒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比喻粲也竄走也荊蠻則荊州也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良曰身窮謂羇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也鄙陋鮮明也南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荊州故也潛處蓬室
不干勢權翰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銑曰我公謂曹操也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
荊州也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向曰或違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君乃義發筭我師旅濟曰

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筭謂其詩賦知其彌盛也高尚霸功投身帝宇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宗也斯言既發謀夫是与翰曰斯言爲勸琮降漢之言也与用也是与伊何鄉我明德投戈編都若稽顙漢北銑曰奉上曰鄀音編鄀二縣名言奉上投兵戈於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我公寔嘉表揚京国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寔嘉善粲之功明奉京国也金龜紫綬謂辟粲爲核爵關內侯也彰明勳功也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濟曰靡无卓高峙立也言勞謙无已憂国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出於時也乃署祭酒与軍行止良曰曹公署粲爲軍謀祭酒与之軍中行止也筭无遺策畫无失理翰曰言計筭必中也我王建国百司儁乂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爲魏王侯置百官乂理也謂儁乂之人也君以顯舉秉機省闥音太協韻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向曰秉執也機謂機密也省闥宮門謂粲爲侍中所掌機密之事於省中出入禁中也皆侍中服也珥插貂素也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濟曰言粲居侍中之任從駕出入而乘華輦光於當世也晻藹盛兒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輅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耀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光武兒戎輅兵車也言吳因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粲爲侍中驂乘故云侍華轂輝耀王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翰曰思懷歸也彼謂吳也威畏也言粲思田疇其榮故求附魏王伐吳亦望其來大來屬向王者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

哉銑曰言抑何不能成濟富貴運命衰斥也弥終控吉往凶歸謂粲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向曰翩く孤皃孤嗣粲子也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向曰軫車也迄至也謂粲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頹墜也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鳴呼哀哉良曰魚失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翰曰貫過也植自言與粲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良曰友生謂朋友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向曰遐遠征行也如何奄忽弃我夙零銑曰零落夙早求零落也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良曰弊盡也予植自謂也戲為初與粲有戲言曰吾人路碾死也異制數粲先死也此歡之人孰先隕越翰曰此歡則弊安會也孰誰也誰先隕越者謂昔戲言北會之時誰當先沒也何寤夫子果乃先逝銑曰言何寤粲乃先逝也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向曰言與粲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粲懷疑求其明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粲有求仙之言也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濟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喪柩既臻將及魏京靈輀回軌白驥悲鳴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輀喪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昔所乘以哭元伯虛廓无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翰曰廓空也藏景蔽形言不見也延首

歎息雨泣交頸居盈反銑曰延引也雨泣言泣下如雨而交頸也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没達士徇名向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濟曰孔甚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潘安仁楊荊州誄并序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字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翰曰滎陽郡名戴諡也諸侯死曰薨夫天子建国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共以政教和也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台太阿伊尹也相於殷而殷依之以致和平也矯矯楊侯晉之爪牙濟曰矯矯武貌爪牙喻為扞衛也忠節克明茂績惟嘉良曰克能績功嘉善也將宏王略肅雍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翰曰宏大略道清遠荒遐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不長以至首頭未白而至卒也銜恨没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銑曰銜抱恨功未著也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没名垂先哲所韙向曰哲智韙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濟曰諡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良曰旒旗銘旌也言託人用以書德行之美也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采於晉之陽因氏焉後國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曰陽侯肇則其後也

奕世丕顯，克迪大猷。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天道也

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向曰龍戰喻群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濟曰伊惟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良曰言肇之祖父肇未仕於魏朝也

奮躍泥塗，騰驤風雲。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祖遭魏之任用如龍之奮於泥滓躡騰風雲也

或統驍騎，或攝領軍。銑曰統領也驍騎肇祖也領軍肇父也

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承洪緒，肯構堂基。向曰纂承也茂猶成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而紹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

弱冠味道，无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進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皃

多才豐藝，彊記洽聞。良曰豐多也洽徧也

目睇毫末，心筭无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与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

文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向曰優長也言其出仕猶明散粹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此肇為此縣令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徧也

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良曰職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史言肇自軌公從職登此官而肅朝命也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位其任
視民如傷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恤臨也視人如傷言重人命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銑曰庶眾辟法
端正詳審也聽參皐呂稱倖于張向曰皐陶舜士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倖不也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肇之參聽
与之齊也改授農政于彼野王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倉盈庾億國富兵彊良曰
盈滿也庾亦倉名露積十萬曰億言倉廩實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我作弼翰曰煌煌
明也文后謂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并資取也言肇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用錫土宇膺茲顯
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土於白茅分賜諸侯朱紱公侯
之服飾也魏氏順天聖王受終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晉嗣主而晉王受其終命也烈烈楊侯實統禁
戎濟曰烈烈盛兒統領也禁戎禁兵也司管閶闔清我帝宮良曰司主管籥也閶闔[illegible]門言主門籥清淨帝宮以[illegible]也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翰曰苛慝謂乱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乱惡不起穆然如和風也謂督勳勞班命彌崇
銑曰謂言摇穀出宰高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侯故云班命彌高也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
分流向曰茫茫滔滔廣遠兒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道化也周被也疆場分派言未周也疆場謂疆界也秉文兼武時推
楊侯既守東莞言乃牧荊州良曰折衝衝禦也言可以摧衝于万里也對答休美也謂對答天子之休美命也聞達若

鷙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翰曰若鷙恐不及柔未安也言威以伐撥德以安人也吳夷凶侈銑曰吳夷凶侈謂孫晧也偽師謂闡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逆偽師畏逼將乘讎釁席卷南極闡羊祜遣荊州刺史楊肇救之肇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良人言肇初乘闡之隆將席卷於吳也繼褰糧盡神謀不忒向曰褰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濟曰君子引曲於己推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己也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良曰咎罪也讓責也言負持其罪為責不足力也旆旗也旋旗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丘塋杜門不出翰曰丘壠塋墓也杜閉也游目典墳纖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允疑不質銑曰祁祁眾多兒搢紳衣冠之類也靡無咨問質貞也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向曰貶黜也言肇爵位雖貶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逸逸樂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臥之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愍而使大人而終也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良曰楚子囊還自伐吳病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於郢史魚衛大夫也伊君臨終不病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不肖死不當居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忘忠款寢伏牀蓐念在朝廷翰曰蓐席也朝廷謂天子也朝建厥辭久隕其命銑曰

訃朝有思君之言而久之也聖主嗟悼寵贈衾襚向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誄德策勳考終定謚濟曰舉謚死天子追其功祭以少牢謚曰戴侯也群辟慟懷邦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及同姓也言為國惜賢也孤嗣在疚寮屬含悴翰曰孤嗣肇之子也疚病寮官悴憂也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銑曰欷泣之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向曰余岳自謂也頑蔽猶愚闇也覆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覆潤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濟曰考謂岳父言我追感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良曰知己言戴侯識我之心而我亦識其深也承諱切怛涕淚霑襟翰曰諱死也岳時在表闕之故云承諱切怛悲傷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憎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奔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赴時屬病深故在疚病不得省視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并序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譚也八歲喪父其母曰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操行甚高撫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良曰保安乂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

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旨義也言且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也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忍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銑曰舅氏謂鄭褒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岳甚以為奇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向曰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也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濟曰已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秉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卒于德宮里。翰曰德宮里名喪服同次，綢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皃言時與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志也。不幸短命，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誠之至也短命謂死也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熙隆。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人也終卒也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章知微也章明微幽也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向曰賾幽也言深幽文理皆能鉤深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翰曰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遘閔，曾未齓髫。良曰遘遇閔病曾則也齓毀齒

也髫總髮也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向曰飈急風也忽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靡无喬高也言德之休明无有幽而不高也弱冠流芳雋聲清劭音詔協韻銑曰二十曰弱冠雋美劭繼也言美声清遠相繼不絕也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曰違避豐盛匱乏也先訓俾父舊作之文也藝法制也罔无肄習也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濟曰穆和矧況也謂岳父与仲武祖舊相和好況今日我与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爾休爾戚如實在已良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己也視子猶父不得子苟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昃景西岳自喻將老也朝陰喻仲武盛年也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銑曰死未六十曰短未三十曰折湮沈謂死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向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念慈母也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嗷嗷同生悽悽諸舅良曰嗷嗷哭聲同生謂兄弟也悽悽悲傷也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輝毀璧摧柯翰曰既出剖破也和卞和也含芳謂蘭也委輝謂辭也皆喻正盛而摧毀言死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推我與尒對筵接枕自時迄

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淚霑于巾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衣襟袖也龜筮既襲延埏既開良曰龜筮謂卜也襲因也言因其吉而殯死延埏墓道也痛哉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穴長訣撫櫬盡哀翰曰隈曲也頡頏徘徊雲鳥不進皃哀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銑曰遺形莫紹謂无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文選卷第二十八

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顔延年陽給事誄

陶徵士誄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哀策文　潘安仁哀永逝文　顔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　陳仲弓碑文　王仲寶褚淵碑文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并序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向曰野王縣令也中書郎南陽相濟曰武帝子東出為南陽王徐湛為相也家艱乞還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帝也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銑曰天子惠帝也言以次而任非擢材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

哉乃作誄曰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克明克聖光啓夏政良曰啓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太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爲侯遂爲氏也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翰曰邁循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也顯祖曜德牧兖及荊父守淮岱治亦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荊兖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也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盛皃辯美辭也摛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濟曰隨隨侯珠和卞和玉繢繡也絢文彩也言湛之章如隨玉錦繡也人見其表莫測其裏良曰表儀表也裏德行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忠照神交唯我與子銑曰言湛與余忠心神相照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濟曰閔子騫曾參有孝行也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翰曰言德高不可爲偶如曲高者唱和寡然我終復賞爾德音也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銑曰厲整也言整習翼以爲羽儀也初升爲太傅掾古之招士以弓与車也徵爲太子舍人也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爲尚書郎外宰謂爲野王令黎蒸皆衆也忠節

允著淸風載興、濟曰允信著明載起也淸風謂內外俱有美化也泱彼樂都寵子惟王良曰泱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官也相爾南陽謂為南陽王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乃眷北顧辭

祿延喜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濟曰

余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二紀於此班白攜手何歡如之良曰言二人俱鬢髮班白相攜為歡也居

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儁異俗疵文雅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衆賢者少是衆勝少也時俗憎病儁異文雅之人也

埶戟疲楊長沙投賈銑曰楊子雲才高位下為埶戟郎賈誼衛遂投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向曰勿以自為高恥居人下也自居吾已下皆岳誡湛之辭也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

曰道固不同濟曰洗然洞淸貌言承岳之誡迥情易容歎自思仰時亦已道與時固不同也爲仁由己匪我求蒙

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貌言為仁者之行由己不曲求無知之人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莫涅匪緇莫

磨匪磷予獨正色居屈志申翰曰緇黑磷薄也言万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予獨不变常節於屈而能申志也雖

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余不見用猶致身極諫献可廢否盡規諫以愛天子也

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纏承華向曰讜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

皇大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出光其家謂為南陽相也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翰曰湛四十九卒年未至知命也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示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銑曰湛平生頗豪侈甘食美服必極精妙及臨終遺言令擋小斂也錫賜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礼賜其子以為善也襲衣簡選也器棺槨也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薄葬者言湛達死生之分也

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

柩輅既祖，客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儀靜質長歸黃泉壞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及也

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翰曰望湛所乘之車所服之衣愊抑哀痛也迸散涕淚揮下也

非子為慟，而慟為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凝結，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向曰襲及疑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消也良執良朋也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

呼哀哉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後感謂其孤子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誄并序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氐羌所攻執郎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維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及柔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銑曰元康惠帝年号弭息也編户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向曰王旅二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氐為患也驟數也言虽為国家絶滅然數失小利也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濟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類墜塗炭也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遯乎大谿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氐羌賊齊万年所殺好畤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氐羌度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車者蓋以十數翰曰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剖符專城紆青拖紫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銑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也青紫綬色也言攫賊奔走失守若相望於境言多也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向曰鞏更羌賊率魁主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既已襲汧而館其縣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眇爾微弱皃也介隔也率寡弱之眾十雉之城翰曰據依也長三丈曰雉十雉言小也羣羌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

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銑曰蝞蝨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鑿穴負戶避矢之中也木石
將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向曰樵蘇柴薪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盡也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罥的以鐵瑣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濟曰發出焉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罥繫也言
以鐵繫也既縱下礧賊而又以機關卻升上也爨陳焦之麥柹梠桷之松良曰爨炊陳久焦燒也柹木札也梠屋楣也桷屋椽也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望煙傍起歷馬長鳴翰曰言資梠桷之松故得人馬不乏也煙起
言有新也馬長鳴言壯也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壺鐳瓶甀武
卧合以偵之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攻城也子謂敦也浚深穴坑也壺鐳瓶甀並器名言以比器置深坑聽之器中則知穴處偵視也將穿響
作因焚穬古猛火薰之潛氏殲焉向曰穬大麥潛氏謂穴中者殲殺也言早也穿城則器中響起因焚麥薰穿中之氏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濟曰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敗而竟免虎口之厄也全數
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良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府也聖朝疇咨進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翰曰聖朝惠帝朝也疇誰也咨謀也言帝稱誰謀進以明秩殊幢蓋之制幢蓋車使儀制也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十斛考訊吏兵以攢楚之辭連
之銑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攢楚杖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大將軍屢抗其疏濟曰大將軍謂梁王肜屢

數也抗寇也疏謂表也言數寇表論馬敦之功也此下形表敦辭也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推極小疵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也言忌其功效推窮小過也非所以褒奬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良曰言推窮小過非褒奬之道也劾推也謂寇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形所請也子謂馬敦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偪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汧之功也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向曰加善也寵榮謂贈將軍也然埶累士之閒穢其庸致思乎濟曰庸用也言清埶之士閒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良曰肆次噤閉也貿易也言能害者皆妬嫉之徒也若乎妬欺也言嫉妬之人欺其善行當以己首易人之首為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戮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昔秉丘之戰縣玄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 銑曰魯與宋戰乘丘地名也縣氏賁父人名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死之謂賁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圉人養馬者矢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中馬非賁父之罪乃誄其赴敵之功士有誄自此始也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劒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誄之 向曰手持劒殺之也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濟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皃綴辭之士舊史臣也遺棄也 天子既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良曰策贈謂策即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末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不易人不易知 翰曰言人不易知也 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 銑曰西戎氐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 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矣危城小粟富子以耿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 曾含 群狄豺虎競逐 向曰城小多財粟為賊所窺故危也栽栽制也婪婪貪貝盛皃言能以耿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壘此貪婪之狄如豺虎之競欲并汧也 琣毛乂 咨雎 許季 潛跱官寺 濟曰咨雎大視皃跱止也官寺容舍也 育萬虓 呼交 闞 呼檻 震驚台司 言[illegible]闞[illegible]皃台司三公職司也 聲勢沸騰種落煽熾 翰曰沸騰交亂起皃種落部落也煽熾盛皃也 旌旗電舒戈矛

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銑曰電㸌林植言賊旗之盛形以賊為鑪銷㸌灌城中散如流星也飛矢雨集言多也惴

惴士女號天以泣向曰惴惴懼兒號呼叫也纍麥而炊負戶以汲罣穽之危倒懸之

急翰曰言城之危如罣穽之人之急如倒懸也馬生角發在險彌亮良曰發謂發其謀彌益明亮也精貫白日

猛烈秋霜濟曰精誠向日白日喻精誠明皎也秋霜喻威嚴肅物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寒恩撫循

寒士挾纊銑曰懦弱也言以威稜勵之弱夫皆能壯也楚子伐蕭師人多寒楚子巡而拊之三軍皆如挾纊纊綿衣也欺之亦如今也

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穴攻九地之下向曰蠢蠢衆多兒犬羊謂賊也但恃陵此寡弱少也潛隧謂

賊鑿地道以攻城也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㥷㥷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濟曰

㥷㥷自危兒言所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敢計策而存惟此馬生才

博智贍偵耻命以瓶壺剋罌結以長塹良曰博廣也贍足偵覘也掘也言賊為地道攻城敵乃掘塹置瓶壺以覘之皆知所在

鍤未見烽火以起熘薰尸滿窟指穴以斂翰曰錘鈚也鋒鍬刃也言賊為地道鍬刃斂以火薰殺之於穴中因悟究以埋之也悟音也

木石匱竭萁稈空虛瞷下版然馬生傲若有

餘銑曰木石戰闘之物撚石竿木也萁稈新薪供炊灰之事也瞷然自得兒傲若有餘言不急遽也罟紆為磾柿松為

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騶哀二建威負伏虎賁戭二烈將覆軍喪舌

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歿於戰場，質其也。悠悠衆兒，言列將喪敗者衆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无二心，唯毀无之。疇，誰也。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謩弥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我后曲宥，勸褒旌善。翰曰：我后，自謂也。幽谷曰宥，言宥汧督之諸罪，旌善而表之也。表也。思人愛樹，甘棠勿翦。銑曰：甘棠，木名。邵伯為政於其下，後人思之，不忍翦伐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向曰：矧，況也。言況有功而疑之淺也。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忘會不戢翼。爾大勞，借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向曰：眡，視也。囹圄，獄也。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向曰：田單為安平君。

後爲莒許即全齊国一襄王封爲安平君免然完全也張孟運壽危趙獲安濟曰張孟談者趙襄子臣也智伯引水灌趙城趙將陷設乃与漢魏之君謀殺智伯而趙獲安也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良曰汧救之人亦多子之謂大儒吝嫉因田單張孟而妄也吝根也害賢曰不揺弄也謂吏弄墨同其小過也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翰曰頒賜也言可頒倉乃所虜狄以賜況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乎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向曰剔奪璫印也汧督乃囚中徐故双龜也三木謂杻械枷也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扶老携幼巷街號哭向曰摧割折傷也言同圍者國敗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嗚呼哀哉明二天子旌以殊恩光二寵贈乃牙其門濟曰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良曰兆問也後昆謂後嗣也言司勳班爵亦問其後嗣恕以慰安冤死之魂也

○顏延年陽給事誄 并序

翰曰宋索虜勇將斛率衆攻滑臺東北崩壞衣工景京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去與從虜抗其不降爲虜勇嗣所殺少帝息贈給事中尚書令傳其義寔家在彭城官郎下入臺緡百匹粟二百斛賜給後文帝立命文士顏延年一作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貞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廷嘉其能故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銑曰果烈也身主軍旅之事滑臺城名也值國禍荐臻王

略中否𢓸霸勇間釁孼剝司兖（向曰存重也臻至也否隔也𢓸霸勇即索勇嗣也間伺釁隙也孼剝傷害也司兖二州也）名幽并騎弩屯偪翟洛列營緣六相望屠著潰（濟曰弩射也言索霸勇騎射聚偪翟洛也否言魚列營緣守賊盜不免屠潰也潰殺潰乱也）瓚奮其猛鋭志不違難立乎將率之間以緝華裔之衆（良曰鋭利違避也將率謂諸軍率也緝撫也華謂中国也裔謂邊夷也）疲困相保坚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翰曰疲極勍彊也旬十日也言力盡乃陷殁彊寇也）士師奔撓吞軍争免（銑曰師衆奔散撓亂爭免欲免其死）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向曰抵上言世佻輕也言瓚自終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尽死於旗下語兵語也竭尽也斃死也）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良曰以身從物曰徇也）景平之言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少帝年号）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偪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翰曰撓曲也古中烈士曲節以求全也殉道也）可贈給事中振卹孤遺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暴節術什之間有義風矣（銑曰振卹收也孤謂瓚子也遺其即遺之人也）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班録舊勳旌有惡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向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号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

聖得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賢不節賢也言有節有貞者若皆勉夫子仁明之心

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翰曰末臣延年自稱也蒙謂闇也至教末制誥也詢咨謀也謂咨謀前典作誄之行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然省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言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鞫殺陽處父比則貞正之道亦不常為福也

古莫致果題子行間翰曰古莫曾為父臣召致畢竟殺也題名之也若初生子將待士而名之及陽川人後復號名之曰陽川行間謂行陣之間也

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銑曰忠謂父也壯謂自來也爾謂陽也舊勳謂古休之功也廢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邑也

惟邑及氏旨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向曰昔封處父於溫後改封陽處父後孫續所稱而後世遂易以名之也

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奉猛洗毅溫敏肅良翰曰之子謂胤也猛毅溫和敏疾肅敬言其能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王前而能奉上

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良曰竹栢喻堅貞也騑駟喻能當國家行陣之任

邊兵喪律王略未恢翰曰律軍法也恢大也

函陝堙阻壃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銑曰函谷關陝洛二水名堙塞也蒿萊謂亂不能治也朔風胡塵謂虜之亂

帝圖斯中國路無歸轊翰曰轊小棺也言道路之上死者以棺殯而歸者田人之內多不棄之骨

野有委骸

難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銑曰危臺謂滑臺也

捍彼危臺在滑之坰周

衛是交鄭翟是爭良曰堺袁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坰周衛鄭翟四國名言古者已有戰爭於此也昔惟華國兮實

邊其馬嘯結闗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之國而當此衝要所

據故云邊其亭秋山也言馬山為因負河縈繞為衛也金謂刀斗也柝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扃閉也料敵厭難時惟陽生銑曰

料量也厭難猶安危也嚴冬嚚勁塞外草衰向曰嚚弓弩也勁堅也逷矣獯虜乘障犯威

翰曰逷遠也獯虜謂索虜嗣也陘鼻之也威國威也鳴驒橫厲霜鏑高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

良曰驒校之鏑人羣衆料為俘取也言虜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攢鋒成林投戟為圍翰曰攢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投擲也言行

多也按其以為圍也騖〻窮壘嗷〻羣悲銑曰騖騖驚懼也言滑臺羣為寇圍嗷〻悲〻也各〻悲愁也師老變形地

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拑巨炎秣向曰兵久也度形〻狀閑與少〻收闕遠而形勢多也方其也尼半求〻耑種

也寡師要不次舍以木橫口中不使食以芸行也此云尼有芸蒿積也守未焚衝已濡褐烈〻陽子在困彌達

濟曰衝謂車也濡霑也褐衣也言守者不焚敵之衝而攻之已濡褐衣也烈〻盛也彌益也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

可窮氣不可奪良曰勉勵撫痍創也言勉勵視痍傷撫循之人使其用命力雖竭而志氣不可奪也義立邊

疆身終鋒鏑嗚呼哀哉翰曰鋒刃也鏑矢也貢父隕節魯人是誄督效貞

晉文攸記貢父名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公命誄之於晉馬敦死郤令賊可命誄也皇上嘉悼息存寵異

于以贈之言登給事向曰悼傷登升也踈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没有餘哀翰曰踈分紀録庸功也謂分爵録功以表孫息也恤孤謂撫子也嗟悅也嗚呼哀哉

顏延年陶徵士誄并序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延年為始安郡道從尋陽飲酒陶舍自晨至昏及潛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也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向曰璿美天下也隍城池也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晉平公游於河曰安得賢士与之樂此船人盖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之不好也貫于見一日朝士不於資當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藉薦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良曰巢父許由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漢時隱者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翰曰言此數人事行守節以比自輕細堯禹周漢如平居之父老錙銖猶輕細也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良曰緜邈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銑曰菁英也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照末景汎餘波向曰言今之作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与小其清塵及

其尘轂止使其跡殊變皆多矣豈所以幽明古人末異從浮餘波也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翰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銑曰弱少也素无飾也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良曰言學無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得文章但取指陳通為意不以浮華為務也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銑曰心在於事心出於物故雖同於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翰曰汲井舂臼不任其勞操藜菽取長不給其食言藜菽豆皆貧之食也母老子幼親養勤匱翰曰勤苦匱之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銑曰惟思也田過謂齊宣王曰非君之地无以處吾親非君之爵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士君老以為親也後漢毛義貧以孝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因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聞之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良曰偶諧也遂乃解躰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銑曰不與俗諧也灌畦田曰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向曰畦圃鬻賣也子陳人夫陳之曰常之子有魚菽之祭言用豆且示儉也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翰曰絇履之飾也緯織也蕭蒿也何上有小家貧恃織蕭為業也言織屨緯編蒿也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向曰心不云不其貴者

国爵升焉至留者国財屛焉屏除也又云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也 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
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
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銑曰言雖冥默無象因應神然嗚呼歎辭淑善貞正也 夫實以誄華
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信筭數也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
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向曰愆違也前志前書記也 故詢諸友好宜
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特生人固介立濟曰特獨也 豈伊時遘曷云世及銑曰言所謂待而為此行非世世相及繼作其事矣伊語助遘遇也曷何也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士謂潜也望古遙人選与相集也 韜此洪族蔑彼
名級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祖為大司馬甚顯也名級策名階級也 睦親之行至自非敦濟曰睦親敦勉也言敦親之行至自天生非勉物為之也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良曰始楚語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此人重之也 廉深簡
絜貞夷粹溫銑曰絜清白正夷平也粹不雜也 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向曰峻高也繁多也 依世尚
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与世同反於時者必務与時異皆非其捨与
道之也 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翰曰能莊而不同夫子謂潜也 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良曰薄身謂自

儉約厚志謂斂滋德也 世霸虛禮州壤推風濟曰霸謂富將霸君也虛禮虛心禮之州壤州士也言見辟命也 孝惟義養道心懷邦良曰惟思義善也懷邦不忘於國也言潜為養親而就彭澤令也 人之秉彝不隘不恭銑曰人亦謂潜也彝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今潜亦不隘而不恭也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向曰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一也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翰曰鈞猶及也言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於至道 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濟曰長卿相如病免官游梁也穉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 子之悟之何悟之辨濟曰語知也辨明也言潜所知之明也 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濟曰謂潜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謂去彭澤令也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銑曰超曠遠明遠往也言既心亦明事理无往不合於心也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向曰巘山也葺脩宇室也 晨煙暮藹春煦秋陰翰曰煙藹皆山氣也煦陽氣也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濟曰躬身也否不堪也然知也 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銑曰謂潜辭徵著作郎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其率道之性也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糾纆斡流冥漠報施銑曰糾纆二合繩也斡轉也吉凶翻覆轉流有似繩纆相纏次也冥漠報施謂神靈報應冥冥昧不能施善人言天不能明也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向曰誰云天道與仁於潜不驗使復疑之孰誰也明智謂潜也 謂天蓋高胡諐斯義翰曰常謂天高聽卑何為然訛仁義也斯此也 履信曷憑思順何寘銑曰擬何也寘置也 年在中身

疢維痁疾傷闕良曰上壽百二十年中則六十也痁瘧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銑曰達天命也藥劑

弗嘗禱祠非恤翰曰劑和也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傃幽告終懷和長畢翰曰傃向也幽幽冥

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尊遺占書去聲濟曰式用也貴占遺言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

人書之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良曰訃至也尊謂喪不足也言潛戒令

送終者少至其喪所賻者皆使知而不受哭者不至使哀戚以時服務從儉約也遭壤以穿旋葬而窆之畢驗反銑曰使逢地即

穿葬而不棺也遭逢也壙也窆下棺也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游遠情隨逐於

潛歿化也自爾介居及我多暇翰曰爾謂潛我延之自稱也暇閑也伊好之洽接閻鄰舍濟曰伊惟

洽合也閻門也宵盤晝憩非舟非駕良曰盤樂憩息也不與舟車而攜手相隨也念昔宴私舉觴相

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向曰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患於時名兵物方則止圓則行此延之之誠於潛也哲人卷

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翰曰哲人智人也卷舒謂進退也仕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載籍取鑒不遠故見所規諫子皆佩服也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濟曰潛復贈延之以言也愀然正色兒中言中之言也違

眾速尤迕風先蹶良曰尤過也蹶倒也身才非實榮聲有歇銑曰身與才非至實之具而榮聲必

有消歇也睿音永矣誰箴余闕向曰言潛既沒智音永遠誰復箴戒我之闕失也嗚呼哀哉仁焉而

終智焉而斃翰曰歎自古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黔婁既沒展禽亦逝濟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弔而問曰先生終有何謚妻曰康曾子曰先生存而不免飢寒死而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帝辭國不為是有餘貴也嘗辭君賜之粟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其謚為康不亦宜也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良曰旌表也加過也嗚呼哀哉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銑曰孝武嬖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也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暄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驪城辭趙向曰燕有寒谷鄒子吹律暖之而生黍龍鄉有司晨雞獻之若驗而與漏合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趙王得和氏璧秦王求以十五城易之故世謂連城璧言此數者罷以去之皆喻貴妃薨而離於帝也皇帝痛掖殿之既閴悼泉途之巳宮向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也閴空也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巳宮謂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翰曰步檐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徙謂六宮重陽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也故天子女通言王姬肅雍揆景陟屺爰臻良曰言王姬將擇自出嫁而貴妃遂死也肅敬雍和也揆景擇日也詩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臻至也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隕妣之怨銑曰軫痛淑善凝成也隕喪也妣母也

家諱皇女也礼曰母死曰妣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万向曰撰集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之於旌旂幡旒之上然冀於景鐘流芳於万舞也国語云魏顆親也杜回銘勳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万焉謂傳盛德於万舞中也其辭曰

玄丘湮因熅瑶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翰曰契母簡狄有娀氏女也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墮之玉色鬵然得而吞之遂生契也高唐賦云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以美貴妃也芬香渫出鬱盛也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濟曰言比神女之美尺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蘭芳草玉重寶皆喻容儀淑美也望月方娥瞻星比婺良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婺女星名方亦比也毓德素里棲景宸軒銑曰毓養也素舊也棲託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處麗絺綌出懋蘋蘩向曰詩云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謂女未知將所適故謂絺綌之事能無斁倦見其性卑尊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詩又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沼于沚蘋藻也蘩蒿也謂公侯夫人執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行此事也脩詩貴道稱圖照言翰曰脩習貴美也稱舉也圖書也照見也言善言也既習詩美道率以圖書昭其善言翼訓姒幄贊軌尭門濟曰翼輔贊佐也姒禹妃也軌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以喻幄尭母懷尭十四月而生矣尭所尭母門也綢繆史館容與經闈良曰言貴妃無善於經史之文闈門也言以經史為門館也綢繆容与皆皃也陳風緝藻臨家分微銑曰風詩国風也緝綴也藻文章也家易詞也分微分其精微游藝彈數撫律窮機銑曰藝六藝律六律彈尽也機微也躊躇冬愛怡悵秋暉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躊躇行止皃怡悵相望皃言於此時著篇章矣傳云冬日可愛展如之華

寔邦之援濟曰展誠華美援助也國人所依倚以為援助詩云展如之人邦之援也肅勤顯陽肅恭崇憲濟曰宋文帝路

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号曰崇憲皇太后顯陽言貴妃敬勤肅恭於此奉榮維約承慈以遜良曰榮寵維承約儉慈愛遜順也逮

下延和臨朋違怨翰曰延長朋衆違避也詩云樛木后妃逮下也喻后妃能以心意逮下則衆妾上事之无怨也祚靈集祉

慶藹迎祥銑曰祚福靈善祉福也藹盛皃也皇嗣璿式帝女金相向曰貴妃生皇子始平王陵晉陵王子雲又第二皇

女也[illegible]也言汝也[illegible]所也聯跗齊穎接萼均芳濟曰跗足也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也言皇子[illegible]美人有

拒也化以藩以牧燭代輝梁良曰漢文以子武為代王以參為梁王言皇子出為藩牧照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眡朔書

氛觀臺告祲銑曰謂貴妃懷孕之徵也眡朔望氣之職也觀臺觀氣祥氣之臺也氛祲皆災祥也八頌偘和六祈輟沴

頌契可圖之徵既生卜筮不吉祈禱了耳也偘樂也和吉也沴惡也周禮云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又云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

衡總滅容輦瞿毀袵翰曰周礼云王后之首服有衡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又云內則曰櫛縰笄總[illegible]也

後為禕以六服之六服禕衣褕翟衣畫輦也袵不禱言[illegible]皆貴妃之喪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illegible]曰瑤光[illegible]貴妃所居殿

名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華言死亡也嗚呼哀哉帷軒夕改輧輅晨遷[illegible]帷軒輧輅[illegible]言其車[illegible]遷謂

其舊居也輧輅衣車也言遷謂將葬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銑曰離宮別殿[illegible]常雲懸言高[illegible]寂寥也靈

衣虛襲組帳空煙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綬類以繫帳也空煙謂室虛无人唯有煙也巾見餘軸匣有遺

絃翰曰巾箱器也軸謂書也絃琴絃也嗚呼哀哉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济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也闌晚也言貴妃身歿羅紈輕薄至秋則變也庭樹驚兮巾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良曰驚鳴謂風驚鳴也金釭謂金飾燈置燈也曖不明兒也玉座謂靈座也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也擗擗胸也俱毀謂病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摧割也欒欒羸瘦兒詩云庶見素冠棘人欒欒又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風喻仁母言既毀不可攀也茫昧與善寂寞餘慶向曰昔言天与善人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虛而不驗也茫昧幽暗寂寞無也喪過乎哀棘實滅性翰曰謂貴妃喪皇子子悲不勝哀而又毀死也棘急也世覆沖華國虛淵令济曰沖華美也淵令深善也覆復也虛絕也嗚呼哀哉題湊既肅龜筮既辰良曰題湊棺木刃向也肅嚴敬言棺槨既具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復用辰厭也階撤兩奠庭引雙輴諸倫反銑曰撤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輴擯車也言兩与雙者貴妃与子雲同時葬也維慕維愛曰子曰身向曰維与曰皆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翰曰言天子視衣禮容儀衣物而哀慟也凡列辟聞而出之天子子哀亦當晉陵王故云列辟列辟則諸侯也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济曰崇樹徽旌旗也章旌也寰圻也照明也殊策謂特加策書而誄其德闉城曲重門也嗚呼哀哉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良曰建春閶闔皆宮城門名逕邪也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銑曰旐謂銘旌也龍駕也委鬱翻揚兒逶遲徐行兒鏘楚挽

於槻風暍噫之蕭蕭於松霧向曰銷暍皆鳴也楚醆楚人也挽挽歌也噫遶蕭蕭垂之聲也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翰曰穆天子西征至于玄池是曰樂池盛姬亡乃葬于樂池之南天子乃宿姑繇之水以闔喪車故比之嗚呼哀哉晨轀溫解鳳曉蓋俄金濟曰轀輬喪車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爲爪也言欲窆故解去其鳳而飾其蓋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良曰言山陵之庭及大隧之道寢伏日影抽引幽陰於中也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銑曰重門謂墓門重閉閉也燈謂墓中燭燈黯不明也夜深謂墓中无曉時也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向曰神躬靈魄謂貴妃神靈也壤土潯畔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翰曰言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不窮無窮也嗚呼哀哉

潘安仁哀永逝文濟曰此亦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良曰啓夕謂啓殯之夕也宵夜也夜興也絕緒失次序莫承莫能相承也俄龍輀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銑曰俄邪也龍輀喪車也嗟歎詞也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嫂姪兮章偟慈姑兮垂矜向曰章偟憂遽於時喪事也慈姑即岳母也矜憫也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翰曰戒驚也膺胸也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濟曰潘岳妻初嫁之時常思父母父母亡不得此詩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今柰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良曰奉去也終天謂終竟天地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丑倫反銑曰祖祭也儀礼云宵設燎于門內之右援持也輴殯車也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向曰撤去也酹謂以酒沃地也悽切兮增欷俯抑兮揮淚翰曰悽切哀皃歔欷悲声揮洒也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濟曰眷顧宇室也倏忽卒疾也髣髴謂似乎生時也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良曰靡猶與也與一遇妻皃也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銑曰徘徊旋行也何獲謂无所見也去華輂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向曰言初去也華輂謂畫衣車也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良曰帷車帷也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翰曰言魚鳥為感傷俛低也瀨波也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濟曰悵悵悵皃遲遲行皃遵循也言以常吉路今以凶歸也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末夷銑曰夷不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銑曰寥廓空虛也浩汗廣大皃蒼茫无色也蕭散无人皃也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翰曰潛隧埏道也敞開也送形謂妻柩入墓也委蘭房兮繁華襲窮

泉兮朽壤濟曰委弃也蘭房妻昔所居室也繄華盛皃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
兮宅兆良曰慕哀也擗摽拊心也之子謂妻也宅葬地兆吉兆也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
窕銑曰櫬棺也訣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冥冥窈窕闇深皃戸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向曰戸墓門也闔閉也灯
墓中之灯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
目中翰曰皇暇趣求遇逢也言想望其儀形何暇分其是非但求一逢目中也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
夢平声濟曰兆形也逢於目者皆无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匪躬良曰家道謂
居家之道也尔躬謂妻之身也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銑曰已往也然耳謂如此也渠懷之
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向曰渠發声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摽於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盆而歌也
顔延年宋文皇后哀策文翰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湛之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礼甚篤及崩詔延之作哀策文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濟曰凡天子崩未有定謚物名曰
大行皇后亦同此義也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于長寧陵禮也良曰長寧即皇后陵号也龍輴
淚恭纚离綍容翟結驂銑曰龍輴凶飾容翟吉制並在喪事而同也儀也礼記云天子殯叢塗龍輴儀礼云夷牀輴軸餽于西
階纚繫也引柩在輴車曰綍周礼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
厭翟勒面繢總皆有容蓋連結也驂兩騑也言將行之威儀也皇塗照烈熙神

路幽嚴向曰皇塗吉利也照烈光明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敬也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翰曰祖始行也饋祭也宵夜也載備始載於庭也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濟曰言皇后組旒之飾有其餘儀珩珮之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徂往也凡后妃皆鳴三珮后既崩則与其音俱絶也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良曰筵席晦闇也書云敷重蔑席黼純几御謂改常所也周礼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畫翬者褕翟畫雉者重晦謂將入墓也重幽闇也降輿客位撤奠賓階銑曰降下也輿載柩車也客位西也撤去也奠祭也周人殯柩於西階之上猶賓礼也乃命史

臣累德述懷向曰累德后之德也述懷帝之懷也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翰曰言天地未分之前明人倫之義升伉儷之道自是物理可得憑據也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濟曰圓精謂天也方祇謂地也鑠明凝成也言天地分也昭哉世族祥發慶膺良曰數皇后族之明盛有善福也祥善慶福膺當也祕儀景胄圖光玉繩翰曰祕閉景大胄胤也言后在室時閉藏儀形於大族之家及配於帝圖發容光於玉繩之內家有玉繩殿昌暉在陰柔明將進濟曰昌盛暉光也陰妻位也妻者法坤柔道也將進謂皇后行此德行進於天下也率禮蹈和稱詩納順良曰率循蹈履稱舉納受也爰自待年金聲夙振銑曰傳云叔姬歸于紀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国金聲善言也夙早也亦既有行素章增絢向曰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宜之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繪事後素絢文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翰曰詩云象服是宜又云言觀其所又云

柔蕩則鬱也維俾王風始基嬪德濟曰俾使也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嬪婦也惠

階川派芳猷淵塞良曰惠閒芳猷皆美稱也川派淵塞言廣深也方江泳漢動謠南國銑曰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江漢之域无思犯礼詩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𥳑相也謠歌也伊昔不造鴻化中微向曰少帝之時也伊推造成鴻大也用集寶命仰陟天璣翰曰謂文帝即位也宝命即大命天璣即璇璣玉衡釋位公宮

登曜紫闈濟曰謂帝自𥳑都王升為天子則皇后是釋諸侯之夫人於公宮而為天子之后登光輝於紫微宮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也欽若皇姑允迪前徽良曰欽若敬順也皇姑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敬順信蹈太后之美也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銑曰寧親謂歸寧於父母也宗祀謂祭祀也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向曰才能淑善綜理也圖書史史籍也發音在詠動容成紀翰曰令於詩礼也壼政穆宣房樂韶理濟曰壼政穆宣謂宮中之政明也儀礼有房中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穆和宣明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良曰謂能法則坤德而成柔順之道又得軒轅星之九彩而潤飾焉軒轅星女主之象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銑曰屆至測度也言后德尤遠所不至推深而必度也

下鄗震騰上清朓上鳥側向曰下鄗謂水也上清謂明月也此皆喻德故言於后也震騰朓側謂明后將崩之徵也周幽王時三川皆震詩云百川沸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也有來斯雍無思不極翰曰雍和極中也言后所求所思之事必柔和之理而合大中之道也謂道輔仁司造莫晰台制濟曰晰明也宜言天道輔仁何主司造化者不

明亦求皇后至於斯也象物方臻眡禋告沴靈細反良曰臻至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眡陰主視祅氣者氣相傷曰沴也言今至德之代象物方至後弥之徵沴氣斯發也大和既融收華委世銑曰大和天下和平也融明也奈何當如此之時而皇后收光華弃世上而崩委弃也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向曰蘭殿椒塗后妃所居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塗室也長陰謂長閉之而中幽闇也弛發也衛侍衛也嗚呼哀哉戒涼在肂杪秋即穸翰曰戒涼秋時也杪秋末秋也肂瘞也儀禮云死三日而瘞也穸長夜也言將葬墓中就長夜也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濟曰流唱挽歌流轉也升魄神靈升天也八神警引五輅遷跡良曰八神八方神也警策而引京車也周礼巾車氏掌王后之五輅迁跡謂發行也噭〻古吊儲嗣哀哀列辟銑曰噭〻哀〻皆哭音也儲嗣太子列辟諸王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向曰灑零雨泗皆淚落也玉墀丹掖皆宮殿之階也掖以丹飾也撫存悼亡感今懷昔翰曰哀寃既去而自傷此八字以致其哀傷也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濟曰謂山陵在北也首向也園山陵也僕人按節服馬顧轅良曰按低也服馬駟馬也遙酸紫蓋眇泣素軒銑曰紫盖吉儀素軒凶飾酸悲眇遠軒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原向曰清都謂生所居也壽原謂葬山陵也滅綵絕其光彩也夷躰毀其支躰也夷毀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諠翰曰邑野都邑之野也淪藹謂朱其光彩之色也戎狄諸夏皆號泣指喧也來芳可述往駕弗援濟曰[illegible]軀往[illegible]可紀述[illegible]援也嗚呼哀哉

謝玄暉 齊敬皇后哀策文 良曰明敬劉皇后諱惠光，光祿大夫弘道孫也。太祖初為高宗納之為妃，柏承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東昬侯寶卷立，改葬祔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啟自先塋，祔于其陵。銑曰：以梓木為棺，因通名其陵曰梓宮。先塋則張山舊墳也。孔子曰：魯人之祔也。祔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其皇帝向曰：至尊謂東昬侯也。高宗未定諡，故因其號呼皇帝焉。乃使兼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向曰：設祖將行祭也。行宮祖禮之宮也。翠帟舒阜，玄堂啟扉。濟曰：翠帟，翠帟也。舒，布。阜，山也。玄堂謂墓中也。啟，開。扉，戶也。俎撤三獻，遂卷六衣。良曰：謂祭畢也。俎，几也。撤，去也。三獻，初獻、亞獻、終獻也。遂帟也。卷，去也。六衣，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也。哀子嗣皇帝攀蜃衛而延首，想鷖輅而撫心。銑曰：蜃衛謂柩車也。禮云：安車四馬謂鷖輅。痛振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向曰：長信，太后之所居，謂皇后早崩，故云先廓，莫臨也。身隔兩世，時無二展。良曰：展，視也。言一身之隔兩處，生死一時，不得兼視一所省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翰曰：左謂左史記言也。敷，布也。光布聖善，謂述皇后之德也。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向曰：劉氏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故云帝唐御龍。胄、緒，末也。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漢高祖封弟交為楚王，皇后則其後也。肇惟淑聖，克家

克令濟曰鑒始徵善令兆也清漢表靈曾沙膺慶良曰清漢有游女漢水神也曾沙謂春秋時沙麓山崩晉史占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且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及漢元后之宗正居其地錄數復與之相符也言皇后神靈表異慶福膺當由有類於此曾高也爰定厥祥

徽音允穆銑曰厥其徽美允信穆和也光華沼沚榮曜中谷向曰詩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云葛覃后妃之德也詩云葛覃之覃兮施于中谷言皇后之德光華榮曜於此也肇始紘綖教先種稑翰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紞冕先上露種稑者也周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言以此為之始教之先也睿問川流

神襟蘭郁濟曰睿聖也聖哲謂天下相問聖德也襟懷也川流廣大也蘭郁言芳盛者也先德韜光君臨方被良曰韜藏被又也謂高宗未即帝位時韜藏光於下而為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后內助也于佐求賢所謁無詖銑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言皇后之德佐於此也謁請詖謟也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向曰顧視也史女史也弘廣式法陳布展申也厚下曰仁藏往伊智翰曰書云厚在下之人曰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善物不得知此推智也言皇后兼有此德也十亂斯佐四教罔忒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文母居其一斯此佐待也今母亦待皇后而成其數也四教謂婦德婦容婦功婦言也罔無忒差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銑曰媚愛也諸姑謂先大后也貽遺也嬪則為婦之法則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向曰化教也凡婦人先嫁三日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言皇后先孝而後施於南國也軒曜懷光素舒衍德翰曰軒轅謂星也軒轅星主女主也素舒謂月月亦以比后如也懷光衍德言如星月合懷光彩延其德也閔子

一祐茲兮早違銑曰閔予東居自傷之詞也不祐言天不祐助我也茲謂皇后也早違謂早弃我而崩方年沖藐懷袖靡依良曰中幼藐小靡無言我方年幼小而皇后遂崩何不得依懷袖之恩也家臻寶業身嗣昌暉銑曰高宗既登天子之位而已得嗣盛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位也昌盛暉明也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向曰壽宮清廟皆謂祭熟也寂遠虛空也不可見其神靈也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翰曰高宗升皇帝位應天明命合神人之心矣胥相也乾景外臨陰儀內鈌翰曰乾景謂高宗也陰儀謂皇后也內鈌謂后崩也空悲故劒徒嗟金穴良曰漢宣帝初即位以許皇后為婕妤是日公卿議欲更立后帝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旨立許婕妤立為皇后也漢光武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賜金錢京師號其家為金穴言皇后早崩高宗徧士悲嗟而已矣璋瓚奚獻禕褕罔設銑曰璋瓚后夫人以祼祭也禕褕皆后服也言皇后既崩以其何時分元少設矣何罔无也嗚呼哀哉馮相告祲寢駕長往向曰周禮馮相氏登高臺視天文告祲言高宗崩之徵祲妖氣也寢駕天子駕也長往謂高宗崩也貽厥遠圖天命將奬翰曰遺圖謀也木命高終之命將與厲也高宗遺我遠謀臨崩有所戒屬於己也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濟曰豐沛漢高祖鄉以喻安陵也綢繆相視自見神京謂京都弘大敞明也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良曰舜葬蒼梧三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東北荒之中何水之間鮒隅之山故遵之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工犯於松楸銑曰園寢陵寢也言陳列生時象物於寢中輿車也鍐馬宗也松楸謂陵上所栽者望承明而不

入兮度清洛而南游向曰謂靈駕出赴於陵也承明門與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擬而稱之繼池綍之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翰曰繼接也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玄池於荒之爪若承霤形也綍引輴車也又云飾棺君龍帷振龍䟽荒通軌謂貴路也造舟浮橋也言靈駕威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廻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濟曰言景物助其哀也廻塘曲限也宸空也東川東流也澹水止皃嗚呼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良曰藉承也詩云閟宮有侐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姜嫄稷母也烈業也又云纘女維莘長子維行遐遠也慶善也言嘗承比者遠之比業同善也始協德之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翰曰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又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言皇后始於高宗未即位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妣配地言皇后終加尊謚而為先妣是表明天命也慕方纓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銑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時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云漢宣帝被繫時猶有史良娣身毒國鏡一枚及即位持此鏡感咽移辰言是東昬觀皇后舊物悲摧若此也慕思纓結隆盛撫持也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向曰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言東昬侯慕託此遺詠而增其哀嗚呼哀哉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向曰范曄後漢書云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為郎中董卓西遷邕為尚書及卓被誅收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翰曰先生有德之稱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

手者號叔者二才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良曰王季文王父也橎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號咨謂謀事也而號叔之後因国命氏或謂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 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 銑曰誕大叡聖哲智篤厚也 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濟曰奧深也已至也言不可測量其所至也 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辞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向曰砥節厲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度矯直也言占度事理足可以直道行於時也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絶 翰曰探求綜集也圖圖書也周流謂行也華夏中国也帝李猶囙文字也緯天之文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圖緯行之於中国隨集於国李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拯猶脩也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 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声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良曰纓緌衣冠之飾也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李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立木而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田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李之士望林宗之德行如人形表而影附之聽其声如響應相和者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趣之鱗介之物以龜龍為長也 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收朋謂聚其友朋也勤誨謂勸行訓教於人也 童蒙賴焉用祛其蔽 銑曰童蒙謂暗於義理也蔽利私夫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以去蔽惑皆知

礼義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向曰休美也言不應辟皆辭之以疾也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逸人也絕遠也軌亦跡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良曰區方峙立也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濟曰稟受不長也建寧靈帝年号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銑曰靡無寘致也言無所致念者念之不可及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翰曰惟思也不朽之事謂所謀立碑也僉以為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向曰存德音者亦賴於述碑文言不可發闕此礼也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烏休先生明德通玄銑曰於休歎美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濟曰純大懿美淑善也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向曰崇壯高也幽浚深也禮樂是悅詩書是敦翰曰敦重也匪惟摭華乃尋厥根良曰摭拾也言礼樂詩書之事非推拾其英華乃亦尋其根本也宮牆重仞允得其門銑曰……百官富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言郭生得先聖之道可謂得入聖門其

操翰曰確然確堅操志也紀質洋洋搢紳言觀而高音告協韻良曰洋洋盛皃搢紳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百官皆觀仰其高德也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之邵反協韻向曰赫赫盛皃三事謂三公之任也謂上司徒辟為掾也幾數招辟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銑曰委累也召貢謂宰也謂上宰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悶居之理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翰曰言令人於此悲傷也爰勒茲銘摛其光曜济曰摛發也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伯喈陳太丘碑文并序

翰曰陳寔字仲弓為太丘令也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謂應五百年而生賢之數也兼資九德惣脩百行於鄉黨則銑曰皐繇有九德君子有百行恂恂焉斌斌焉良曰恂恂和樂皃斌斌文質皃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濟曰言其道德於時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度也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翰曰徼名訐訐發人罪也干亂也遷怒謂移怒於人也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向曰宰聞喜謂為聞喜令又為太丘令也德務中庸教敦不肅銑曰庸用也言其行大中之道用之於人其教敦厚不行

感肅也政以禮成行有謚良曰謚靜也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濟曰遭黨犯罪而因於時竟不憂悔寬意自樂交不諂上愛不黷下翰曰不諂諛順顏以取上言其施惠愛則均不以其下而慢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俟待也言士必見幾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銑曰文書赦宥謂天子詔放罪人也懸車謂其所乘之車懸而不復乘也四門備禮閑心靜居良曰四門四方門也閑閉也言當時在位者皆欲徵賢於四方而脩束帛之禮聘先生先生閑心靜居終不復應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翰曰何進袁隗也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翰曰[illegible]衣謂綬[illegible]謂[illegible]用之也常伯人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金印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向曰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在官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群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銑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皆拜三公群寮賀之賜等皆數先生大位未登也衮職三公也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竊文仲為大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孔子以為竊位楊陳二公慚負比名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

留葬所卒（良曰顧念謂遺令也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所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濟曰財纔也櫬棺也）群公百僚莫不咨嗟嚴敬知名發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翰曰將軍即何進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故以比之也靈曜謂天地也純和也憖傷也俾使也遺老老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智哲萎死靡無憲法也言智人既死于今則無可以為法則也）傳曰郁郁乎文哉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向曰言存亦以文範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為號亦為宜也）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銑曰中牢羊豕也）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銑曰赫盛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良曰醇厚也程法也）資始旣正守終有令（平声協韻省曰令善也言始資正道終有善名也）奉禮終沒休矣清聲（翰曰奉禮終沒謂奉先聖禮教行約儉而葬也休美）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向曰刊刻也）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

河南尹种府君臨郡銑曰河南尹种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良曰遠近古今也鮮少也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濟曰言重使部內大掾為銘也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翰曰言立五岳之精吐其符應降其神靈乃先生也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向曰於皇歎美之辭也寶珍喻道德也如何昊穹既喪斯文銑曰昊穹天也斯文謂先生也謂其有文德故也微言圮絕來者曷聞良曰微言道也圮毀也來者謂後人也曷何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濟曰交交小兒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兒小集於棘材得其所也喻前人以壽時終亦得其所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翰曰言人命有分一死不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人哀矜何有窮盡也

王仲寶褚淵碑文并序向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也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銑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君也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良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又云隨者謂隨武子也隨武子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原趙文子與叔譽言將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文子曰我則與隨武子利於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亦此則趣文子儀其餘風也言於顏回之德可比二人故云見之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濟曰微子殷紂兄也有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師以功高其官命氏焉遂為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逮兩漢儒雅繼及翰曰逮及也前漢褚大通五經為博士後漢褚禮聰明智達亦為儒官並及謂能繼不絕也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翰曰晉褚裒為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諡曰元穆公魏之人呂尚氏孟可以引戕位刑罕故史傳不載矣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銑曰言其莊德行可以比之訓壤之開出昂也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向曰臧善否惡也毀譽者以惡言談人舍者以善事說人言得穆公神以此士不見於言形見也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濟曰亮亦采士也沖虛謂謙懷撫士也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而能明其政士有其明志而不自矜故云晦也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岳之靈暉合珪璋而挺曜向曰川岳皆[illegible]珪璋美玉也挺出曜光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銑曰凝止也內謂心思也外謂言語形見也神茂初笄業隆弱冠良曰言公神氣俊茂在於初笄之年其業至盛冠於謂社初笄謂年十歲弱冠謂年二十歲是以仁經義緯濟曰言其以仁義為經緯也敦穆於閨庭敦重親穆於閨庭之間也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翰曰金玉聲喻名文高亮寥亮喻清亮聞於天下也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向曰

言公在家於物[illegible]徽人之[illegible]難以推測也 逍遥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樂之圃。風儀与秋

月齊明，音徽与春雲等潤。銑曰徽美也言德音既善必潤於物故比之春雲也 韻宇弘深，喜愠

莫見其際。銑曰韻宇猶器量也慍怒也際涯畔也 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猶於己。濟曰亮信也言用人之

言若用己言也 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翰曰汪汪洋洋水深大貌以比其德深廣

撓也 擅表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去声 向曰表陽源時為吏部郎言其主司理者上才器精麗能裁言

將選公為駙馬以尚公主也 宋文帝端明臨朝，覽賞无昧。表既延譽於遐迩，文亦

定婚於皇家。銑曰言文帝定婚欲以公主妻公也 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結叔高

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良曰漢有荀叔高以明経為郡上計吏郭[illegible]數百人而叔高儀皃絕眾天子愛之以公主妻之晉有

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猶公蔑如也 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

朝，冠冕當世。濟曰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㓗登朝也天子冠冕在首若喻其以道德為世之首 升降兩宮，實惟時

寶。銑曰升降上下也兩宮謂天子太子入天子宮則為上太子宮則為下也 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

向曰具瞻並宰相位也台衡三台並宰相也 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

道槐庭，司文天閣。銑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也謂為太宰參軍是其佐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之閣也天祿書閣名

蕃秘事也光照諸侯一天下去多也籍甚言多也其風美之声流下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依禮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済曰幾近也留感謂多感也服闋除中書侍郎二二籍甚良曰二綸居官次智效惟穆翰曰中書侍郎掌出納天子詔令宣於外言王言衣出於絲之系宣於外如綸之大給繁纚也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以諧國華向曰冠首也列蕃謂諸王也越將敷布邦國教訓國華謂英賢也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良曰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銑曰晉裴楷為吏部郎清而通王戎為吏部郎簡要言今夫跡復存於此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良曰泰始宋明帝年號朔不移謂不經月也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啟行衣冠未緝済曰天步謂天下步也夷平也阻險也元戎戎車也啟行伐也衣冠朝臣也緝和也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翰曰[illegible]謂目前也制勝謂謀策也涇渭分別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向曰有功必賞有功無不賞也績簡帝心聲敷物聽[illegible]事寧[illegible]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雅惟之功膺庸祗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介一作分

答曰慎宗謀策也應劭曰當審用秩序也言當宗之功大功有此少序故封以為都縣伯也既秉辟梁之介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韓子曰楚惠王初封魯陽文子於梁文子辭以國險恐子孫有貳也遂封魯陽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我不受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將亡汝也可長久者有寢丘其地不以為惡故能長久也叔敖死王果欲封其子美地其子辭而不受乃封寢丘父而不失故介猶介之節也言諸公之能秉操之介之志屋三為井百井九百頃父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勵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蕃方叔之望尚書曰蕃謂替其可行之理發其不可為之志也同毛詩曰仲山甫周之賢臣能補過王也言諸公同仲山甫功有緝熙光明王於天子蕃施也方叔亦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使蕃方叔之望也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丹陽郡名京輔言近帝都也收所也吳興衿帶寔惟股肱吳興郡名言天下都一衣一衿帶股肱謂手足言如人有手足也頻作二守並加蟬冕齊書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太守蟬冕侍中冕也郡皆入加手一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翰曰人皆得孔義政安民之辭也明皇不豫儲后幼冲寄允屬時望向曰文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儲后謂太子寄託允信屬在也言衆望有在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屬在於望謂使公輔少帝故也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銑曰理有不正者端其條流事有不平若權衡之稱也言於公平如稱權衡外寬謂言劍威嚴內謂心慮也弘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詠謨議也二八謂八元八凱也由庚詩篇名也言萬物

背由其道而得其性也　太宗即世銑曰太宗即明帝也卽世崩也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
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翰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
允合亮信也秉執均政維繫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向曰象物礼也公之登太階
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子職悅賞於士
伯者也銑曰太階星三公位也尹正也言公爲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使樂正子春爲政孟軻喜而不寐言子春命進賢也言將士去職悅亦以爲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瘠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
去出爲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良曰魯侯伯禽也遭喪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此並有所爲爲之也式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身率國家事準法也朝臣之議欲使褚公從此準法也　爰降詔書
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濟曰敦勸也事不我與謂違其辭
不免也屈己謂屈己出私也弘化謂弘大其化也　屬值三季在辰戚藩內侮翰曰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世也辰時也言當少帝
之世禍亂如三季之時也戚藩謂諸王也侮猶亂也　桂陽失圖窺窬神器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
神器帝位也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銑曰言將出征桂陽上也鼓棹謂行舟也振蕩搖動也
旌旗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　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良曰分流曰派風翔言行疾如飛也雷動言威猛也

嗚控絃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濟曰控絃謂角弓也宗稷謂宗廟社稷也言鋒鏑戰之鏃矢也象魏天子闕也言賊兵至于宗廟社稷闕下也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宜竄宮廟憂偪翰曰英宰謂諸公也戎兵也元渠謂惡逆之首也殄滅也言惟惡首已滅而餘黨尚多在於帝城攻劫宮室往往奔竄偪迫也公乃揔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勠力盡規克寧禍亂向曰熊羆言猛烈也克能也寧安也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銑曰綴安也綴旒冠上垂珠以喻危也拯救也維綱維也獎濟也太祖高祖皇帝裕也仁公即諸公也翼輔也宗也言有賞德有刑罰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信也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道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弗有固秉撝挹良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弗有謂持挹此功而堅固其志也以執撝謙退讓之行也秉執挹讓也改授侍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毋艱去官銑曰此謂[illegible]毋夫郡公也雖事緣義感而情切天屬翰曰義感謂非所生也天屬謂天性顏丁之合禮三連之善喪介過山踰向曰魯人顏丁居喪合禮又言有大連少連善居喪制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也曷何也踰過也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荊楚銑曰天厭宋德言失亂也宋水德王故云水運謝盡也言水運告盡若謝宋祚盡彊臣逆亂之臣謂憑陵勇暴皃也荊楚謂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也

楚荊州也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良曰廢昏廢少帝也繼統謂立順帝也龕能勝寧安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濟曰贊佐宏大規模筭計也言有神妙之計策也雖無受脤填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翰曰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脤戎祭肉也言天子遣將必賜其脤肉也言其無此受脤之功亦有甘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以脩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乃作司空，山川收既序，兼授衛將軍，戎政輯睦。向曰司空以度土居其人也收所以序也言其行所以序也戎政軍陣之法也輯睦和也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向曰文帝太祖蕭道成受宋禪即皇帝位順皇宋順帝禪讓位與齊也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良曰易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匡正贊佐也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濟曰弼輔諧和允信也徽美猷道弘大也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向曰稷契二臣名佐舜禹以致和平也荀彧作魏相裴秀為晉左光祿大夫並有大功於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求監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銑曰坦平也崇高替廢也監視也五君謂宋文帝明帝順帝齊高帝武帝也二代謂齊宋也大啟南康，爰登中鉉，時胥土宇，固辭邦教。翰曰齊建元中封南康郡公遷位司徒故云大啟南康爰登中鉉也胥相也土宇謂周禮司徒也司徒掌邦教故云固辭邦教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

辟濟曰此又加授尚書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尚書令同也 銑曰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盛百官也揆序也衮司三公也百辟百官也

𩃓遂沖旨攺授朝端翰曰中深旨意也言受尚書令遂深于天子深旨 向旋攺授司徒以為朝臣之首也端首也邇無

異言遠無異望向曰法度之故也帝嘉茂庸重申前冊銑曰嘉善茂盛庸用也 重申前冊冊謂復拜授司徒也

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良曰五礼吉凶賓軍嘉也八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罕希也言希用者寛于也故能騁績康衢延慈搚

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illegible]

[illegible]仰南風之高

詠餐東野之祕寶[illegible]

[illegible]準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

宴私之夕向曰雅正也[illegible]參以酒德間以琴心銑曰參雜也暖有

餘暉遥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天子志先乃之[illegible]肅肅焉穆穆

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illegible]其君君美其臣也於是[illegible]言臣

祀一作禮

人事君事親愛敬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非食不生非教不成生在三如一也

太祖升遐綢繆遺寄揄曰升遐天子崩曰升遐言其死皆上升遐居升仙而去遠游者也綢繆密意也遺寄謂召託公後土以輔少主也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與

王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曰周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王几以出命言[illegible]衣幄[illegible]出幄帳于廷也亦奉此禮以輔少帝也尊受也內

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illegible]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維熙[illegible]物

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illegible]明德[illegible]人居高[illegible]

謙光之日用申超世之尚[illegible]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

光之[illegible]故用[illegible]尚之下[illegible]其所崇也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illegible]景命不永大漸彌留[illegible]建元四年八月

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

祀晏嬰斃往齊侯超乘而行哭[illegible]

[illegible]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慟於下豈惟衰經

[illegible]

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濟曰覲朝天子也震動也羣后謂百官諸侯也恇恐也言諸公在天子朝聾悼於上百官及天下諸侯皆恐動於下豈如柳莊晏嬰亡僅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録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翰曰節信也貴極行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為幢隨柩之儀飾也班劍木劍无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謚曰文簡禮也夫秉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向曰貞據也言據守其德以處於時萬物不能害其貞近一心也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銑曰虛己謂自下其身而游於世當世之人何能亂其度量宇矣均貴賤於條風忘彼我於然後可以兼善天下聊以卒歲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過言不常也言公其榮辱者則不以毀辱為辱不以榮為榮言齊此卒終也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詩云克備公實有焉濟曰經理圖謀式用祇大克能也言理士人始其身於終用免大悔者詩云能備此士者公實有之是以義結君子恵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向曰庶美盛言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言而詠之者非所能盡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銑曰感逝川日夜不捨亦如人命一去不生也清暉儀刑也眇默言永從幽冥不復見也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輿臺賤者之言也丘邑里之間也春秋云鄭子產為政輿人誦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詠謂歎其德音一声也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濟曰衛大夫孔悝有大功銘之於鼎垂文則銘之字也晉大夫魏顆有功於景鍾則法

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翰曰言故吏仰公之德比之高山而仰之刊刻也玄者石之色也表見也其辭曰

精感運昇雲發祥向曰辰星主水也感運謂齊以水德王也蕭何而言公昇皇而生齊帝則蕭何後也先言公帝者欲明君臣相合之義

元首惟明股肱惟良銑曰元首君也股肱即褚公也良善也天監璿曜踵武前王良曰尚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也踵繼武跡也前王謂前代明王言齊能監天道繼跡前王也

欽若元輔躰微知章濟曰欽敬若順也元輔謂公也言其体機微之事旨以理明也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向曰誘進也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翰曰孝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外也

覲海齊量登嶽均厚銑曰言其道德深高如觀海登岳齊均其器量厚德也

五臣兼六八元斯九良曰同於五臣臣稷契公此為六也元凱八公亦賢臣也兼褚公此為九也

內謨帷幄外曜台階濟曰帷幄謂策也台階三公位也言公此光也

遠无不肅邇无不懷翰曰肅成也懷來也

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銑曰諧和也緝理也

率礼蹈謙諒實身幹良曰言率礼蹈謙諒信也幹用也

跡屈朱軒志隆衡館濟曰言其身雖貴居朱軒而志常尚幽明如衡門之下也衡館衡門也

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翰曰眇眇深遠也萋萋盛貌言玄宗之道辭翰之文皆美也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言其義如川流文亦霧散也

嵩高掛云頹綱陰載缺向曰嵩高山中岳也綱陰缺不振也

歔則欽悼八荒如協也銑曰歔

德猷靡嗣儀形長逝良曰衆無以繼風也衆無逝往也

悢悵

餘徽鏘洋遺烈良曰怊悵悲恨皃徽美也鏘洋德音也列烈盛也久而彌新用而不竭翰曰弥益也竭盡也言其美德遺声久而益新用之者不可窮盡也

文選卷第二十九

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注

碑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　顏延之祭屈原文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　翰曰姓氏英賢錄云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巳齊朝起家郢州從事後為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不足知其遠近　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　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向曰言无所見故若存若亡无所覺故不生不滅也　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　良曰掩室謂默忘言之辭也經云佛在摩竭提國處寂滅道場此言斂心於摩竭之國用閉不言之道也　杜口毗耶以通得意之路　銑曰杜口謂不言也維摩經云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詣維摩詰問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无言文殊師利曰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得意謂忘言是也　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　濟曰彝常倫理也言欲語人之常理

者以求事於九疇〻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談陰陽者亦研機於六位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向曰三才天地人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翰曰太極天地之始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良曰已止也言廣大深妙故不可止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銑曰繫〻辭也筌則也此域謂道也則稱去聲謂所絕形乎彼岸矣翰曰稱謂名号也言天道无名故名号絕彼岸謂悉悟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无明流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人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常也禪定以下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終始相若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不可以識智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蕩乎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而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不寂滅也溫律耶夫幽谷无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无來不應翰曰幽深之谷无有聲至則必答之以響大鍾虛其躰以受物々來无不應之以声佛道於物亦如此无私也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銑曰問道學一義一名无比法一名對天心圓對規謂无偶對也冥立謂與冥昧之道相會而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良曰言道合万物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向曰菩薩下生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太子也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銑曰

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軾車上横木也極敬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來化救之使濟矣開

八正之門大庇交喪翰曰一正見二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蔭其人交喪失不道者也

於是玄關幽揵感而遂通遥源浚波酌而不竭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遂也關揵皆所以閉拒於

門者言如來説前妙道開通如泉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行不捨之檀而施夫洽群有良曰捨上也檀惠也

洽遍也群有謂萬物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為無緣之慈演勿照之

明而鑒窮沙界濟曰演廣勿无也大聖无私万品於有不照者故以无私照之明而鑒於沙數之界導亡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翰曰導引也亡无也若聖人以機之權人人以機唯則多以无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時義遠

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銑曰言如來行道化功濟數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

中此于涅槃示有所終也西娑羅樹也屣履也惟恍惟忽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无

物向曰恍忽不明兒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无所從來亦无所去身歸涅槃復无質形也物質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

為之寂不撓良曰棲遑謂游也撓亂也如來游於三千大世界縱行以化而无為之心寂然不動終无亂也焚燎堅

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濟曰焚燒也堅林娑羅樹林也佛以金棺纏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其餘骨碎取以起靈塔穿鑿

不可盡歇也正法既没象教陵夷翰曰正法既没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謂其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頹壞也

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向曰正法既設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聲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銑曰言順於非法以為是口辯其偽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理止言於目前挾論也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翰曰正法衰微六百歲九十六種諸外道邪見競興以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於其要法皆伏其心自此六百歲又有比丘名龍樹善說法要法復大行也幽讚謂深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頹壞之綱紀繫絕致之經帶振救之也言大法之要如人衣有經帶也

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向曰章嚮龍樹二人以法雲大偏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无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蔭衆物如雲蔭其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曬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乃物咸明如日照於通道重深昏暗之夜於中明曉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銑曰大品經三十七品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丘能行以伏外道若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觀之齊景公大饗之一使還報曰否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於前削其心皆伏若无隄防之岩不藩籬一固皆外以歸

既而方廣東被教隸南移濟曰方廣佛經以東被謂教人習佛法以隸南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

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明皆圖畫佛象以崇其法也

然後遺文

閭去出列剎察相望翰曰遺丈謂經也列剎佛塔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迹多也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皆游於吳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良曰沃流也蕩動也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濟曰迴照也薄迫也西眺城邑百雉紆餘翰曰三版曰一雉紆餘曲直貌東望平臯千里超忽向曰超忽遠貌也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潔珪璧擁錫來游銑曰珪璧比有德也擁執也錫錫杖也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良曰宅居也言如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也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濟曰軀身也言人志若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䐶膚於猛鷙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共救萬物也徇猶施也䐶膚肉也猛鷙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鴿釋提栢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鴿鴿來投我稱己身肉與鷹代鴿也班荊蔭松者久之向曰班荊蔭松若山野之居班布也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象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翰曰薙芟也經行謂經歷行息之處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宗復為崇

基表剎立禪誦之堂焉良曰剎塔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斗藪也言斗藪煩惱以歸正真後有僧勤法師真節苦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銑曰纂繼沒死也高軌難追藏舟易遠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于壑人以為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僧徒闃其無人榱衰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銑曰榱棟也構起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濟曰洪大也紐猶綴也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良曰言祖業武王尊嚴其文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行之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向曰格至光顯表外弘大啟闢也言宋聖德上正于天傍顯四外又大開惠澤興復積壞之理也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翰曰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為君之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驟合韶護向曰韶舜樂護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炎區九譯沙場一候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語而來朝天子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伺候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粵在於建武焉良曰粵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濟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子也藩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銑曰方城楚也龜蒙魯也焉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曾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王為

郢州亦有此事也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
劉府君諱諠翰曰諠為江夏內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事智刃所由日新月故向曰明智之理斷割
之道如刃刃之利善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銑曰虛心求物得道勝實自歸之以此
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巨衣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翰曰慨恨也簣土籠也有以籠
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簣之土而不成山者有掘井難深將及泉而棄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因百姓之有餘間天
下之無事向曰間伺也庀匹耳徒揆日各有司存銑曰庀具徒眾揆度也於是民以悅
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翰曰亘徧也因高丘起高樓故曰就遠也層軒延袤茂
上出雲霓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也飛閣逶迤下臨無地銑曰逶迤相連皃言閣高下臨見地若無也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䑉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䑉以赤飾殿也九衢
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崖谷
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籍閑安濟曰渙亦清也金資寶相言佛之靈像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
之事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向曰了覺也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
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

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

而名紹銑曰言鏤文樹碑別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猶紹繼而不絕積多也敢寓言於彫篆庶

髣髴乎衆妙翰曰寓寄也彫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皃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向曰天地初分之時涉器千名含靈萬族銑曰器物也淳源

上派澆風下黷濟曰淳和之源自上流派而澆薄之風垢濁於下黷垢濁也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向曰

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情相漸積若塵飛為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翰曰皇大也撫期謂千年撫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

應千年之期命跡於世也而乃睠中土聿來迦衛良曰言佛之將見于世乃睠顧中土聿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在天

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奄有大千遂荒三界良曰奄同荒理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向曰

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啟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懸念人生丁壯不久太

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懸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後太子居深山不飲食箕坐叉手閑

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濟曰既已也帝獻方石天開

淥池翰曰佛成道見淤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取四方成治之石置池邊曰佛言可以浣衣也是為帝獻方石又云佛食訖欲澡漱天帝以手指地

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為天闢淥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

流入佛於池浴了欲山无所攀泄上有寶座其狹自低下佛因攀出也通莊九折安步三危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道也川靜波澄龍翔雲起翰曰波澄謂心靜雲起謂其應感也耆山廣運給園多士向曰耆山謂耆闍崛山給園謂給孤獨園多士謂衆比丘也金粟來儀文殊戾止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應乾動寂順民終始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安佛應之以順人也終始不已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濟曰不然猶无形也无滅謂不生不滅也象正雖闡希夷未缺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闡微也希夷謂无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微於其人為之道不缺廢也於昭有齊式揚洪烈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也洪大也烈業也言齊有聖明之君也用舉大業將其崇法也釋網更維玄津重柵胡洩反協韻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柵枻也言佛法行將衰齊人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川之濟川而得其棹也惟此名區禪慧攸託良曰名區謂卓寺之所也禪靜慧智攸所也言此人靜智之人所託居也傍據崇巖臨睨通壑濟曰睨視壑川也俯池湘漢堆阜衡霍翰曰言此通川崇巖得奇麗則以湘漢如池沼之小衡霍如堆阜之小相湘江也衡霍山名膴膴武直皐幽幽林薄向曰膴膴美也皐平原皐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婣茲邦后法流是挹銑曰婣爰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夏王本此佛法而挹酌也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益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六情超越於此六情者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此葺反良曰靈宇寺也葺修也丹刻翬暉飛輪奐煥離立

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輪奐高大也奐文章貌翬雉也離麗也言丹青文彩似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闢開也睟容謂佛之貌言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常安於此也桂深冬燠松踈夏寒翰曰深謂葉密也燠暖也桂氣辛而冬暖也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向曰安陸郡名昭謚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郡人也翰曰晉分東海郡為東蘭陵蘭陵為南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籙並天子將興之符應蕭曹扶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興仁德於下故魏王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翰曰宣是帝安陸王之祖也高帝即位追尊也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濟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居正可卷懷前代帝王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向曰

謂涵也辰象日月星也河岳之精靈雖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氣蘊粉約風雲身負日月翰曰蘊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立身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内照向曰範法也銑曰外謂貌也内謂心也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翰曰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自由用也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濟曰言挹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銑曰三辰日月星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六幽允洽一德無爽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允信洽合也一德謂法令畫一也爽差也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銑曰庸用也涖臨也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可略而不言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升為天子也侯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

龕堪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向曰龕勝也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
朝夕從容左右濟曰言緬陪奉太祖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
年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年也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
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邵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
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勑之言使其掌之也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銑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桂之有香
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良曰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也衣青光者
亦取其木色也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向曰太祖既即位乃封緬為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茅土
以立其社也俾使也受瑞析珪遂荒雲野濟曰瑞猶福也析分也圭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
雲野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式掌儲命帝難其人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儲謂儲君太子也
帝難其人謂帝重之如此人難有也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向曰允信也膺當也協隆三善仰數
四德銑曰協合隆盛數布也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博望之苑載暉龍
樓之門以峻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名峻高也獻
替帷扆實掌喉脣濟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可皆發其事不可皆掌於帷陛扆牖之間匡諫不已喉脣謂出納言辭也扆戶牖間也皆

發也奉侍漏之書銜如綸之旨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侍其刻漏銜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公以密戚上賢儀而奉職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良曰緬遷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抱劍增華謂自燕予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戟翊善納言是司濟曰伊惟也帝唐堯也自此迄今其任無爽自近侍式贊權衡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戟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權衡謂政理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使緬為吳郡太守也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銑曰姑蘇地名切重也都會殷阜提封百萬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也殷大阜盛也提封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為劣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袨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翰曰臨淄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都亦何足稱盛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春并楚故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用上德綏用中典銑曰綏安典法也疑獄得情而弗喜良曰哀其有罪宿訟兩讓而同歸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若皆決絕化兩讓而歸也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甿庶不能尚也翰曰春申君黃歇封江東

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餞乃發倉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疆界也緝和煦養也詆廉百姓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荊州牧也古之遺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衿帶中流地殷江漢銑曰殷正也言荊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良曰衡巫二山名西通鄾憂鄧水陸之塗三七濟曰鄧鄧邑名三七謂二千一百里是惟形勝閫外莫先翰曰閫門限也邦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向曰麾旗類也以毛為之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銑曰暴曬也陽日也言思育下人如秋日之和曬人也其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威人皆畏其猛也澤無不漸子鹽螻蟻之冗靡遺良曰漸入靡無也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濟曰容光小隙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翰曰其政令以近及遠先行於己而及於人也慧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運行也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良曰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還居近侍兼饗戎秩濟曰謂入為侍中兼驍騎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候府寄隆儲端任顯翰曰候府宿衛之官也儲端任顯謂綰為太子詹事也東西兩晉茲選特難向曰謂此官晉朝選人任之特難也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嘗

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戲許之從武帝即位琇但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頗言匪獲也又謝玦征羌有功為輔國將軍領

太子詹事故云後至升降二君令績斯傒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待成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俟待也禁旅尊

嚴王器彌固濟曰旅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謂太子也細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禹穴神

皋地埒分陝翰曰此細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皋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皋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

已西召公主之今細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也陝地名也江左以來常遷斯任向曰謂天子節江左已來

遷求此任也東渚巨海南望秦稽銑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會稽二山之名淵藪背苹藿

蒲佼在良曰言會稽郡舊多盜賊淵藪大澤也背相苹聚也昔者郯國多盜聚人藿蒲之澤也藿蒲草也佼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在於藿蒲也

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郛墉之內雲屋萬家翰曰郛墉猶郭邑也雲屋

謂高樓及雲也上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向曰言此郡多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倚於常而舊士所然難以詳正使其一也南

山羣盜未足云多銑曰漢王遵治京兆功劾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

稽未足云多也渤海亂繩方斯易理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飢盜賊並起帝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理亂繩不

可急也唯緩之然後繩理也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濟曰下車初至也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誠恕

既孚鉤距靡用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距以得事情也孚信鉤置距閑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閑奸路而細為會稽誠心恕物為距

人明信則狗邪無用不待赭汙之權而姧渠必翦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
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敞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令忽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
偷長以赭色汙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汙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姧惡之長必見誅翦無假里端
之藉而惡子咸誅銑曰假里此云里者蓋從人書罰之悞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閭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德不假致法令於
里端賊皆已誅也被以哀矜孚以信順良曰孚敬也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濟曰韓詩
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辱而已言此蒲鞭夫可比緬之仁政也穎川時雨無
以豐其澤翰曰郭伋為潁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緬之為政雖潁川之惠無以豐也公攬轡升車牧川典
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向曰祇神也老安少懷塗歌里詠銑曰歌詠其德也莫不
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銑曰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
轍之戀爭塗忘遠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
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去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
疲也塗道也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翰曰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又拜河南太守後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時下復
借寇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方城漢池南顧莫過千里北指嵴潼平塗不過

七百銑曰崤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西接崤武關路曾不盈千良曰崤武二關名不盈千里也蠻陬子侯夷徼子甲重山萬里濟曰陬聚徼居也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匹妙邑翰曰蠻夷聚居時為人患俘謂生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向曰鼓烽皆所以警候邊賊也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銑曰椎埋謂劫殺人而埋之穿掘謂發塚而取物阡陌道路也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良曰慠慢侮欺禦止也累蕃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濟曰藩國也歷任為政於此者亦不能裁制也加以戎羯居謁窺窬伺我邊隙翰曰戎羯並夷狄名也窺窬覘也伺我邊隙謂伺候其邊鄙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向曰並謂秋時備守邊疆永明八載疆埸大駭銑曰永明武帝年號疆埸界也駭驚也言暴賊所驚亂也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良曰怡悅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濟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翰曰遄速也威令首塗仁風載路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軌躅清晏車徒不擾銑曰軌躅車馬迹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擾亂也牛酒日至壺漿塞陌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來征塞陌多而蒲道也謂細行征代而人服悅亦如

此也失義犬羊其來久矣濟曰言夷狄如犬羊之畜徵賦嚴切唯利是求翰曰謂從魏王斂賦百姓
嚴切也首鼠疆界災𧖴彌廣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𧖴害也公翁以廉風孚以誠德
銑曰翁孚也孚信也言行忠信之德也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銑曰東漢記曰龐參字
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韰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
者欲吾清也拔大本韰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
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
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東信得人心皆此類也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羊而靡入濟曰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翰曰雛雉謂從漢書恭爲中牟
令仁政所致言緬之仁政雖雉必懷其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向曰蠻夷
感其仁惠皆傾其巢居部落望緬恩德而來也椎直追髻髽側瓜首日拜門闕銑曰椎髻髽首蠻夷結髮之形弁服滿
塗夷歌成韻良曰蠻夷以草爲服行滿於道也各以其方樂爲歌謠成其音韻也禮義既敷威刑具舉疆
民獷古猛俗反志遷情翰曰疆暴之人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遷情歸善也風塵不起囹圄寂
寞向曰囹圄獄也富商野次宿秉停菑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遇盜秉禾束也菑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禾束停之

於田也蝝緣蝗弗起豺虎遠跡良曰蝝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爲患遠跡避境也北

狄懼威關塞謐靜濟曰北狄謂魏也謐清也偵諜不敢東窺駞馬不敢南牧翰曰偵間也諜吏狄懼言也言吏狄恐懼相間之言不敢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

代向曰振舉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銑曰龍駕紫蓋並天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代魏也洛陽咸陽並爲魏所都也而遘疾彌留歔焉大漸良曰遘遇也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耕夫釋耒桑婦不機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咸緬之仁惠恐其將斃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惜參請門衢並走羣望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山川所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也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

僚如霣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衆僚官也霣零落也言衆官如零落有所失也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達也吏羣

戎落幽遠必至向曰落謂聚居部落也望城拊膺震動郢邑並求入奉靈櫬藩

司抑而弗許良曰櫬棺也藩司府官屬也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

對而爲言遠有慙德翰曰晉羊祜爲都督卒民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二君遠有

懃德也神駕東還號送踰境濟曰神駕謂喪車也東還謂自荊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奉觴奠以望靈
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向曰人吏中祭號哭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公
臨危審正載貽話言銑曰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迷亂則遺於話言也楚囊之請雖幾而
彌固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彌忠於國雖至
危殆其情固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翰曰衛魚言細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推鬱結也二宮軫動遐
邇同哀向曰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二宮也軫隱也言慟隱而哀慟追贈侍中衛將軍給鼓吹一
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良曰
允信也明帝初為右僕射加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縣留氣序
翰曰遘遇也縣留謂不絕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
望銑曰勉彊也膳食也禁止也言世祖使勸明帝彊食止哭中使相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
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濟曰御食也若此移年癯瘵改貌翰曰
癯病瘠瘵也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銑曰謂即天子位也膺當也纂
繼也言繼太祖之業而立也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濟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

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翰曰玄言談道也鞶帨

之麗篆籀之則向曰鞶帶也帨巾也喻礼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書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

於毫端銑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良曰博弈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弈秋天

下之善弈也言王之弈思雖弈秋之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濟曰取睽射也養由善射流睇

而猿號也睇邪視也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

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陰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其妙理也宴語

談笑情瀾不竭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也譽滿天下德冠生民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

蓋百世之儀表千載之領袖曾不慭留梁摧奄及良曰慭惜也梁摧謂如仁屋梁棟摧折

也奄及言速及也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濟曰僑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

與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比則興謠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輟舂而思慎之相送杵聲也凡我僚舊

均哀共戚翰曰戚憂也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向曰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

陰不復留也思所以克播遺塵敉之穹壤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敉也乃刊石

圖徽寄情銘頌翰曰刊刻也徽美也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翰曰有娀氏女吞鷰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是開金運
祚始王筐濟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運也三仁去國五曜入房向曰房蒼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亦白
其馬侯服周王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以奉周王也本枝派別因萊
命氏良曰本枝謂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王嶽二百里地曰萊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萊於蕭命焉蕭氏焉水
分流曰派也涉徐而東義均梁徙翰曰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氏從大梁
徙居於豐同也漢氏隨從大梁徙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也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向曰懷拖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崇
基巖巖長瀾瀰瀰容爾反銑曰巖巖高皃瀰瀰流長皃言其祖宗德高而祚長也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良曰造物謂科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載鼎載革有除有布濟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若取新
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高皇赫矣仰膺乾顧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景皇蒸哉實
啟洪祚向曰蒸君啟開洪大祚福也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應期誕德絕後光前良曰
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光于祖考故云光前也機以成務覺在民先銑曰
謂先覺事機也位非大寶爵乃上天向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向曰於始濯纓謂緬初入仕時也纓不滯也猷謀濬深也升降文陛逶迤魏闕銑曰文陛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逶迤行貌魏闕天子之闕惠露霑吳仁風扇越良曰恩惠仁德如露之霑潤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太守故也涉夏踰漢政成期月濟曰夏謂荊州漢謂襄陽緬皆理也曾用簡必從日新為盛翰曰用事簡下人必易從而理日新其德是為盛美之道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向曰為上則哀矜下人所不逮也莊敬恭儉禮敬也草木不夭昆蟲得性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夭而得性也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良曰芳蘭喻其德盛馨香皆相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德也羣夷蠢蠢巖別嶂分向曰蠢蠢動貌巖嶂山也言各分別四居於山也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濟曰落謂蠻夷所聚居處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其徒相從如雲之多也挈妻荷子負戴成羣銑曰挈攜也負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言人多也迴首請吏曾何足云翰曰漢朝南夷及邛笮之君長皆迴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歸帝命以為臣也倒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彼蒼如何興山止簣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簣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簣也簣土籠也四牡方馳六龍頓轡翰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乘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而日御不駐頓下其轡其喉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斯民昌仰邦國殄瘁向曰緬既卒矣此下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殄齊隕晏

平行哭致禮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平也趙俎昌國列邦揮涕濟曰樂毅卒於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吾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哀感徒庶慟興

雲陛翰曰徒庶下人也雲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云陛者不指斥言也亦言陛下也階毀留攢川汎歸軸向曰攢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啟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歸軸謂船載其柩以歸也以船比車故云軸也

競蓋野

奠爭攀去轂銑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奈之禮爭攀去轂謂船去而攀留導渚號追臨波望哭濟曰循其洲渚號泣而追送之也遵循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于終古也塗

由帝渚朱軒靡駕翰曰帝渚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没於此故云緬極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榮今則無此駕

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向曰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宮居也長夜謂墓中也逝川無待黃金難

化銑曰待猶傳也黃金雖可化為神用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鐘石徒刊芳猷

永謝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向曰瓛平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銑曰老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翰曰簪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之屬欣欣

負載在冀之畦良曰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也居室有行亟聞義讓濟曰亟數也稟訓丹陽弘風丞相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惔是獻六代祖也故獻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導是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教也藉甚二門風流遠尚銑曰二門謂劉王也肇允才淑閫德斯諒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內之德此為善也礼曰內言不出於閫閫門限也蕪沒鄭鄉寂寥揚冢良曰孔融為北海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揚雄卒其弟子為其起冢故云揚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揚二君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濟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味檕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者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皃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向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既出令云合葬蓋獻卒之後王氏宗合之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荒埏墓中道也夫貴妻尊匪爵而重翰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為爵祿重也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公道亞生知照隣庶幾 向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亞近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 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禮之非言所至 銑曰非人言詳所能毀言以至於此 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乃曲臺之禮九師之易 翰曰曲臺行謝礼之所也漢淮南王安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 樂分龍趙詩析齊韓 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 向曰漢成帝時以書頗亡散使謁者陳農求遺失之書於天下漢河間王好脩學古事而四方賢士皆集言竟陵王窮其所未窮尽者未采集者皆復重與其事也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向曰謂上諸學技之事有一善者尤不兼理而存之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欲得雨其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曰寒暑交上及下此山有承水兩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嘉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楊雄也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七步則蔑如也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向曰跋扈猶擾也上流荊州也時攸之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舉兵作亂稱以荊州比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服也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 翰曰宋明帝第六子燮封為晉熙王進號西邵陵王友為南中郎將江州刺

史邵陵邵王二王並以假之之亂鎮盆口也盆口江州也世祖眦贊兩藩而任摠西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
王之政出伐征假之亂也兩藩二王也公時從在軍從世祖在軍也鎮西府版寧朔將軍銑曰以版封授為寧朔將
軍非臺署之補也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翰曰軍主謂軍中之長也署王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向曰股肱猶左右也書記謂文翰之任也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
參軍掌書記文翰之任也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銑曰魏武帝稱阮瑀名蔚之天廣逃入
山中武帝使人焚山林乃得瑀以為記室允焚林之求也晉東海王越以王承為記室羅稱歎軍勒其子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瞻其儀形故竟陵所任實兼也
詁也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濟曰言其公行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言以為扶也風儀騁氣所以大益於
人倫也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
會稽郡也複阻也選衆而舉敢悅斯在良曰選於衆官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敬重也除
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
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公
以高昭部武穆惟戚惟賢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昭於武帝為穆惟謂也戚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封聞

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号冠軍將軍銑曰言其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良曰越斬之俗死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持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弃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弃也邪叟忘於西京龍丘狹其東皐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賫百錢送寵皆感寵德刃忘夕而不反西京謂日夕也任延為會稽都尉有龍丘長者隱居累辟不至延乃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餼饌相望於道一歲長者乃乘輦詣府門延辭讓再三言說畏循化而依其耕農故出仕也東皐則耕農之所也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濟曰星言謂早行後星也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逮及也疚病也謂除服衰服也禮屈於厭烏甲降事迫於權奪良曰礼父在母喪服期為齊衰期而降之事理以迫於權宜而奪情而使入仕也謂將受征虜將軍也而茹戚肌膚沈痛瘡距向曰言茹食憂苦悲其心當言以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懷憂毀至也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麻非隆殺之要翰曰樂之與礼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声縗麻之服以為礼樂乎降升殺降也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從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首亦敵漢有此事內屬當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

方術則也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翰曰神皐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轂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武王嗣位追封竟陵王食邑加千戶濟曰如千戶猶若干也盡食邑无定之故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其田北土故江南別置徐兗等州以為南州也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句曰兗青冀並在北不得至其州蓋遥授也兗徐接壤素漸河潤良曰素本漸及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王關請析北門寢扃翰曰王關禁北關名也析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比之匈奴王關也請析謂彊界无守備也北門謂閭州為国之北門也寢扃謂除其關守也朝日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翰曰朝日太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也興起邦国也言太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方任雖重比此為輕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正授司徒即侍中如故也上穆三台下敷五典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不昏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射國翰曰闢開也闈門也言開政道之門以闡

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也寢息也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向曰翼佐也亮猶行

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大和廣佈中平之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銑曰言竟陵王能政人皆不爲爭訟

蓋德化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金蹊過於田若乃讓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

成道也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外貌

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收理賴得此公也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

師人範向曰謂成以爲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

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爲合法則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

補尚書令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式是敷奏百揆時序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庭則百

事於是有次序揆事時是也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曰事親有隱

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不得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向曰公謂竟陵王也

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爲一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濟曰亮信猷風弘大也又

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

則神牧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編戶殷阜氓俗滋繁良曰編戶

（萌俗皆百姓也殷衆也阜盛也滋繁言多也）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頌之解尚書令攺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絶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隕絶于地也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疚）聖王嗣興地居旦奭（良曰欝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旦奭謂如周公召公輔相成王之事）有詔崇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地尊禮絶親賢莫貳（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絶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劒履上殿也而晉陵一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矣（濟曰蕭傅謂蕭何傅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言晉陵賢則如蕭傅親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復以由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欲益崇其德之紀）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篆上身沒讓存（翰曰疏表也身死而謙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天不憖（魚靳）遺

梁岳頹峻翰曰慭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見亡此人如太岳摧其峻峯也梁山太山也其年月日薨春秋三

十有五詔給溫明祕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

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向曰溫明祕器皆凶器也衮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故以慟極

津門感充長樂向曰後漢東海王彊死肅宗皇帝從太后出津門亭於長樂宮發哀哭臨悲感無已也豈徒舂人不

相傾壥罷肆而已哉翰曰相舂人送杵聲也壥郊野也肆市也秦五羖大夫百里奚卒秦人流涕舂者不相杵也鄭子產相鄭二十

年卒國人哭於巷農夫澗郊野而哭商人罷市而哀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

訟情之所隆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肉情所感也令善典法訟肉也故使持節

都督楊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楊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

督南徐州良曰謂督察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首冠民宗具瞻惟允

翰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民宗謂天下所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肇自弱齡孝

友光備銑曰肇始也弱齡謂幼年也光大也爰及贊契協外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

翰曰贊助夫子令外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王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敷奏朝端

百揆惟穆濟曰揆事穆美也寄重先顧任均負圖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
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召輔成王故
與之齊美方憑保祐永翼雍熙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
也天不憖遺奄見薨落良曰憖且也薨落死也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
遠戒期龜謀襲吉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襲吉謂得吉日也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向曰
式用也可追崇假黃鉞翰曰假之以名非眞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伐功德高故也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
禮銑曰綟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侯
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黃屋
左纛徒到輼溫輬涼車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
之馬騣上致之輼輬車天子喪車名也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翰曰
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向曰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
故事翰曰晉宣帝弟名孚封安平王薨謚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

亶直上干仍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銑曰慍怒弛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慍之色不可覩焉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實公貽耻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誘接怐怐降以顏色濟曰進納賢良則怐怐和悦而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怐怐和悦降下也方於事上好下規已翰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毋所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於已也而廉於植財施人不倦向曰植猶資也帝子儲季令行禁止銑曰竟陵王武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國綱天憲實諸掌握良曰寔致也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名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翰曰以辭理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緒張呂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袞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俱皆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向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仲長之言也邙山洛水協應叟之性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竟陵王亦合此性也協合也丘園東國錙銖軒冕良曰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絫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仍依林構宇傍巖拓架翰曰拓開險隘之處以架屋也清猨與壺人

爭旦緹題幙與素瀨交輝銑曰清猿謂猿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猨與刻漏之人俱有聲昔相爭而候其曉也緹朱繒以為幙裏者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言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向曰置此小山中虛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何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

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濟曰何點皆當時貴人隱居者躡步也屩草鞋也鍾阿鍾山也竟陵王遺何點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劉虬虬以書答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士謂德高徵而不就皆曰徵士也徵屈以好士之風由其趣王之意乃

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憲后致之有由良曰後漢井大春隱者也是時沛王輔等五王盛好賓客召賢良屢徵大春不至乃使人劫取之故云屈已也又荀君人亦隱者也為東平獻王蒼辟之為祭酒故云降節也憲后即獻王也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亦有所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居四時有所序述之文

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言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遵衿褵离於未萌申烱永古戒於茲日向曰遵法也褵帶也烱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偏非直旦暮千載故乃

萬世一時也命公汪解（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翰曰謂作九言之序）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室宇也）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良曰顧山中室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于室使告神與我相對也）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翰曰緬遠也淑美也）匹婦之操亦有取焉（向曰列女亦圖畫也）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人假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詞）曰未見好德愚竊惑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士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悉投也投棄也杖謂所拄之杖）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翰曰驥騄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失於所言遠也）乃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向曰謂門階戶席言作箴銘寄情於物垂示於人以訓戒也）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誡懼不怠（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誡懼也）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良曰虛其

已心以受人言常受之不足也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信必由中貌無外悅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貌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眞性悅也貴而好禮怡寄典墳向曰怡樂也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夜夜勤貌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息也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爲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並勤成一家懸諸日月銑曰言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開闡釋迦之化也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黷殯之請至誠懇惻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能進言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是吾事君之不忠矣我死勿以我殯於正堂殯我於側堂足矣是為黷殯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勤懇而惻痛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賈誼弔屈原文

誼爲長沙王太傅以謫去意不自得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

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曰汨羅水名

誼追傷之因以自喻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張晏曰恭敬也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生即屈原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濟曰言遭當世讒邪之人無極乃喪隕其身罔猶無也又曰讒言罔極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土合茸如勇尊顯兮讒諛得志翰曰鸞鳳喻賢人也鴟梟惡鳥也喻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闒茸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之用而居尊顯焉諂諛得志於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世謂隨夷為溷胡本兮謂跖之石蹻居略為廉向曰卞隨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蹻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皆喻若賢用不肖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息廉切翰曰莫邪神劍名也鉛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鈍以鉛刀為利也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濟曰默默失意貌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此禍也斡棄周鼎寶康瓠兮翰曰斡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棄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騰駕疲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良曰騰奔也言御車着但奔駕其疲

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銑曰章甫冠也薦猶藉也冠之在上屨之在下章甫薦屨者謂以冠藉於足以屨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信曰已矣向曰訊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類也已止也國其莫我知獨壹鬱其誰語濟曰國謂君也壹鬱謂聚憂也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翰曰漂漂高飛皃逝猶往也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昧深潛以自珍向曰襲猶察也千金之珠必在九淵龍頷下也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偭面蟂古堯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螾音引銑曰湎殊也蟂獺水蟲食魚者蝦蝦蟇也蛭螾皆水蟲也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盤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良曰言屈生蹈相于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為之故也夫子謂屈生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向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而去之銑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彼尋常之汙烏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搬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暗君亦不能用賢也橫江湖之鱣善鯨兮故將制於螻蟻向曰鱣鯨亦大魚也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今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良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

岸乎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爲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冢

嗣貽謀四子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經國之略

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

失不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善乎達

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向曰執持也姬

衆妾之摠名也魏武帝有小女後爲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泣傷

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銑曰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同乎盡者無餘

而得乎亡者無存翰曰性命同歸乎盡威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无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

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銑曰婉孌從順皃綢繆相視皃裁近

也密猶細也言置遺令於房闥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陸略銅雀臺良曰著置也武

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於臺上銅雀臺名於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繐歲帳向曰繐細布而踈若

以爲靈帳之裙朝晡設脯糒之屬濟曰晡日晚時糒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焉月朝十五輒向帳

作妓翰曰月朝一日也十五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向曰

汝等謂四子也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銑曰諸舍中謂衆妾無所爲皆令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綵色飾之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良曰綬綵爲之以貫玉佩也藏猶櫃中藏也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以衣裘別爲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也雖有智惠安能去死離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乎銑曰人之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未事雖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値王塗之多違向曰緒業也塗道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翔於雲天而遠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翰曰載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向曰

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勍彊也如蹟謂擊彊敵如拾遺于地言易也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良曰八極
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
禁闈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闈謂天地之闈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啟開闈門也舉脩網之絕紀
紐大音之解黴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
之樂調著復致太平紀理細繼解釋黴調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銑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
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
暉向曰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翰曰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
所推其高德也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向曰造成臻至也將覆簣於浚谷擠
子計為山乎九天銑曰將覆簣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簣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
浚深也擠墜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
事在其中而無究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
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也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翰曰言孝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
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向曰稅捨也捨駕言死也惟降神

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緜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則武帝應之信

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當也雖龍飛於

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憤西

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泝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

秦川而與戰也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

災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卻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詠歸塗以

反旆登崤澠而揭去謁來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奇歸塗以反旆也崤澠二山名揭來言歸去來也旆猶旌之屬也次洛汭

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至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向曰伊惟也赫奕盛貌寔實也言實終古所難有也威先天而蓋

世力盪海而拔山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偏厄奚險而

弗濟敵何彊而不殘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雖除必濟也雖彊必殺也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

而必安濟曰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福也雖陟踐危險其志如安憂閔之深也迄在茲而蒙昧

慮噤閉而無端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委軀命

以待難痛没世而永言向曰委弃身命以待死終痛没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撫四子以深念
循膚體而積歎平聲銑曰積歎謂悲思隕絶也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良曰
迨及也營魂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
鹿賄焉濟曰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嚬瘁謂蹙眉而憂也漼深悲皃謂遺囑於四子也氣衝襟以鳴呼涕垂睫而
汍瀾翰曰鳴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汍瀾淚疾流皃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以一棺向曰言其違弃天下
以死也乃戢斂弥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大下也靜寐死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銑曰咨嗟
宏大峻高邈遠允信也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没而肇揚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援
貞吝以惎渠記悔雖在我而不臧濟曰援引也貞正也惎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
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
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緜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借其臨終下即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迷之甚也紆家人於
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作履組賣之也塵清慮於餘香銑曰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於婉
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
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

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是也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翰曰此謂衆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矯舉也戚憂也赴節謂曲之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銑曰形翳則影滅聲沒則音藏音響景影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良曰徽謌也糒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濟曰悼痛也茫茫草大貌登雀臺而羣悲貯直呂美目其何望平聲翰曰張目視曰貯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既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遺累信可以簡略于禮而尚薄葬也彼裘絞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銑曰謂遺令云吾衣裘別為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贖之誚於後世帝王也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良曰嗟其大戀愛所在心雖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若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謝惠連祭古冢文祭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翰曰封界也域牆也以木

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銑曰應手即破如灰滅也）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翰曰出散在棺外也）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録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版築謂牆版築杵也司主也）窮泉為壍聚壤成基（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槨既啟雙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鍤漣洏（濟曰畚土籠也鍤鍬也漣洏流涙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翰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醢（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盎瓦器也醢肉醬也）蔗傳餘節瓜表餘犀（銑曰犀瓜瓣也）追

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之人誰為子之先祖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濟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牆高下長短墉不可轉塹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塹既不可曲轉以迴避此塚也作黃腸既毀便房已積循題興念撫櫬增哀向曰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棺兩頭也櫬棺也射聲垂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也謂卜改塟也輪移北隍穸窀東麓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城池也穸窀墓中埏道山足曰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向曰壙墓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銑曰言夫婦合塟非古有也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敬遵昔義還祔雙魂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塟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濟曰特一也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顏延之祭屈原文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安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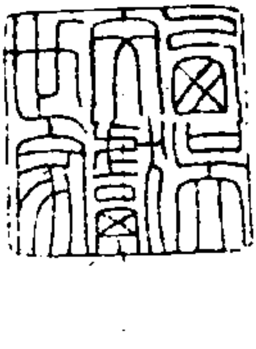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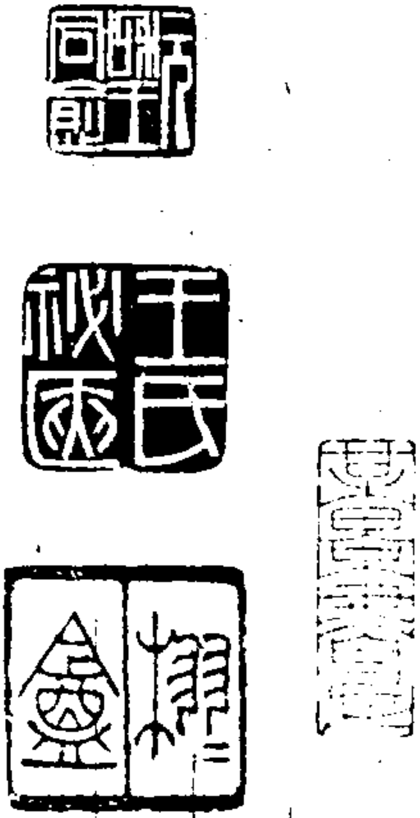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良曰旟旗幟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濟曰屈生懷沙石自沉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弃捐也弭節羅潭艤舟汨渚翰曰弭節謂止駕也艤舟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乃遣戶曹掾其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蘭薰而摧玉縝則折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亡身之本物忌堅芳人諱明潔良曰明潔謂忠直也曰若先生逢辰之鈌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温風怠時飛霜急節翰曰温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讒言積乃見弃逐急節謂温風忽然已變至于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贏芊弭遘紛昭懷不端向曰贏秦也芊楚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遘紛為亂君道不正弃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謀折儀尚貞茂椒蘭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交以倩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遂絶齊交也貞正也茂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貞正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身絶郢闕跡徧湘干良曰絶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間也言其逝如湘江故跡徧其間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聲溢金石志華日月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如彼樹芳實頡實發翰曰芳香也頡禾秀也言屈生譬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于時也望汨心欷許殺瞻羅思越良曰欷悲也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歷昭忠難闕向曰歷久也苟藉順諂諛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濟曰懿美也)義窮幾彖文蔽班揚(翰曰幾彖易道也班班固揚揚雄言顏君之文蔽此二人也)性婞剛絜志度淵英(向曰婞直淵深英智也)登朝光國實宋之華(銑曰言實為宋國之華英)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浹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服爵帝典棲志雲阿(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阿猶曲也)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向曰言交友清潔而之戎接比光景共游波瀾也)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比也)逸翮獨翔孤風絕侶(良曰言孤介不群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濟曰流連言好也緒猶遠也)游顧移年契闊宴處(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衢盼嘗移年歲雖契闊為苦同宴語居處也)嘗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向曰言春與游談賦詠至秋乃死太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明發晨駕瞻廬望路(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神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心悽目泫情條雲互(良曰泫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涼

陰掩軒娥月寢耀濟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微燈動光几幘誰炤翰曰几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處也雖有燈光誰用其炤曜也衾袵長塵絲竹罷調向曰長生若也孿悲蘭宇屑淨濟曰松嶠銑曰宇室也屑下也松嶠謂墓所也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濟曰言古來皆有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以此忍哀敬薦于饋申酌長懷顧我歔欷嗚呼哀哉翰曰歔欷悲也



文選卷第三十